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一六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一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9.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一一六册目次

史部・傳記類

崇禎内閣行畧一卷

〔明〕陳盟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嘉慶二十年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崇禎閣臣行畧一卷》提要

崇禎内閣行畧

西蜀太史陳盟雪灘

錢龍錫

號機山華亭人登丁未科改庶吉士授編修歷陞諭德少詹掌翰林院事礼部侍郎尋以魏璫用事削籍追奪丁卯十一月金甌之卜以礼部尚書台入内閣崇禎元年

六月加太子太保晉文淵閣至秋名起蒲州公首輔時在廷紛紛請定璫案江南物望素推重公而一時主持論議則多屬姚侯兩詞林已巳五月山海督師袁崇煥以殺東江總兵毛文龍于海上來告云臣在都門曾商之次輔錢龍錫云至虜兵入大安口薄都城崇煥磔西市言者乃為文龍訟

寃並追論崇煥京既次輔之説謂受指于
公十二月公引疾去庚午三月御史䇓極
論公遂緹綺逮盖希陽羨指云先是戊辰
冬枚卜陽羨求與名不得以為憾止公在
事日也至是下廷臣議在廷瞻徇無敢寬
者賴上洞然繫獄久之辛未春詞臣黃道
周上疏極言其事始從輕擬得謫戍定海

二

公在戍十二年肆赦者再皆不得釋至其
子輸粟代贖公罪疏再上值陽羨復秉政
又扼之至甲申乃得復官存問卒于家

劉鴻訓

號青岳山東長山人登癸丑科改庶吉士
丙辰授編修歷陞中允諭德丁卯十一月
以金甌之卜用礼部尚書名入內閣崇禎

元年六月加太子太保晉文淵閣公性伉
俠遇事敢任在廷翕然稱之是時上方用
嚴覈懲玩愒故事提督京城街道京僚府
衛不隸于戎政惠安伯張慶臻奉命為京
營總督乃請之長山屬中書增入勅內及
提督以功令職掌為言上大怒詰事者且
刺得其關通受賕之人于是並下長山獄

三

罷慶臻先時長山在政府嘗議事有所不
可輒言曰主上畢竟是沖主上聞之而慊
至是必欲寘之重典賴廷臣力救乃謫戍
去竟卒戍所

韓爌

號象雲山西蒲州人登壬辰翁正春榜改
庶吉士授編修歷陞庶子少詹礼部侍郎

已未副史繼偕總裁會試教習庶吉士八月光宗登極以礼部尚書入閣加太子太保少傳少師左柱國甲子七月福清葉公向高予告去位公為首輔時左副都御史楊漣參大璫魏忠賢不勝合在廷力併攻朝著閧然卒不勝忠賢欲重懲一二人以狥公持不可遂中璫忌計逐公而用其次

四

輒降內旨切責皆出中官李永禎手公力辭避賢者路疏有糠粃在前語蓋謂崑山南樂也明年大獄興督師熊廷弼擬辟待決衆論多惜之公尤為不平于是黃龍先上甲元免刑疏援嘉靖甲子免天下行刑例得請龍光公門生也及廷弼正法追論甲元疏為受廷弼賄而入楊璉左光斗等坐贓拷訊致之死並逮龍光及公下其僕韓三詔獄多端文致偕極榜楚至死不承乃已公亦岌岌矣崇禎元年魏璫伏法子時為國子司業上疏首訟公冤特旨存問廷臣又極言之乃復名公秉政己巳二月定璫案公生平醇正篤忠貞自任有古大臣之風而時方繩急不無枘鑿未免竟

五

展其用惜哉庚午五月引疾馳驛甲申賊入蒲州未敢犯公久之乃卒年近八旬矣

成基命

號毖予北直大名人登丁未科改庶吉士授編修陞中允庶子洗馬兼國子司業少詹礼部侍郎掌南京翰林院丙寅魏璫用事以楊漣同門故奉旨閒住崇禎元年起

原官協理詹事府事已巳特旨晉礼部尚
書台入内閣庚午加太子太保晉文淵閣
九月予告公性秉和厚容儀偉岸貳公弘
化寅亮正直在揆席中爲表々云

周延儒

號挹齋宜興人登癸丑會殿皆第一人授
修撰陞中允庶子掌司經局少詹事礼部

六

侍郎時懷宗時初政簡覈各边兵糧八月
寧遠兵譁譟其巡撫畢自肅上縊召廷臣
詰問寧遠兵何遽譁天語再三莫有对者
久之延儒属声奏云古有羅雀掘鼠而士
心不変者上深以為是復誦其語再三六
終莫有对者上起令中官出詰班中奏对
何官以職名入上已意属矣十一月枚卜

延儒与廷推不得會推疏上内銭謙益爲
温體仁以謙益主辛酉浙江場千秋関節
事奏訐上怒褫謙益官聽勘罷枚卜已巳
十月又枚卜两人復不与獨點用大名十
二月乃特旨召延儒以礼部尚書同何如
寵銭象坤入内閣延儒年方踰仕從来詞
林躋政地除涿鹿外未有壯歯若斯者庚

七

午加太子太保晉文淵閣七月蒲州高邑
大名相継去延儒遂爲首輔辛未偕如寵
會試総裁壬申加少保少傅吏部尚書晉
建極殿癸酉予告馳驛恩礼優渥先是戊
辰冬之役延儒不獲与推益嫉視其鄉人
而与烏程比自此与門户角立既罷归犹
時々古望三台其門人庶吉士張溥為延

儒謝傅其閒与謙益捐除宿憾奠為東用
爲門戶周旋乃醵金逾十餘萬付盛順者
輦之長安大璫王裕民等啟納其重賂于
辛巳春同淄川江夏並召舉名太傅兼太
子太傅是時流寇披猖闖去猾中原獻殊
躪楚蜀边腹糜潰力不能支錦州圍困甚
逆先是輔臣謝陞有款边制敵之議大司

八

馬陳新甲独对于臺逆及此上曰可款則
款在卿部便宜從事耳乃遣職方郎馬紹
愉往議歲以百萬餉之紹愉入報上問何
以荅之蓋爲名号言也延儒俯不对上慨
然起言官遂劾新甲辱国下之獄大司寇
擬新甲從事欲陷衷禍二藩抵辟決不待
時甚寛因新甲过被寵任將有发五意救

必殺之為快癸未加太師奉命督師敗于
永平乃以捷聞監軍御史蔣拱宸擬寘入
告上艴然其門人范志完為總督禦兵德
州敗衂亦掩敗為功延儒閣旨庇之德州
道雷演祚發其事六月逆引疾去八月何
綸等並尽發其貪穢遣緹騎逮十月至京
賜死順城門外紅廟追贓十二萬延儒之

九

再入也引用吳昌時為吏部濁乱朝政逢
迎窺伺一以粉飾為巧至于在廷傾宋陰
陽操縱陷極牢寵壬午南闈子弟姻戚俱
登賢書處門戶人不為巳用欲撥風昔閫
好繼者之知廷臣甚畏渝州每每揄之以
市聖宰之與化甫入隨擠之出科目熊開
元臺臣姜埰交章論其欺飾諸狀俱被杖

革戕已而瀹州竟起門户乃群起攻之不
遺餘力絲毫儒工下蒙狗尘蠹塗炭已極
而惟賭是鬬偷安旦夕身死未几而国亦
随之矣

何如寵

號芝岳桐城人登乙未科改庶吉士授編
修陞中允庶子国子祭酒詹事礼部侍郎

十

乙丑請告崇禎元年起吏部侍郎協理府
事六月陞礼部尚書已巳十二月命以原
官入內閣庚午加太子太保少保户部尚
書晋文淵閣武英殿副荊溪為會試總裁
尋予告馳驛癸酉荊溪罷召復入閣遣行
人敦趣就道至淮工辞以疾不赴归大金
陵家居凡九載至辛巳卒

錢象坤

號武城浙會稽人登辛丑張以誠榜改庶
吉士授檢討陞贊善庶子少詹掌翰林院
礼部侍郎請告去丙寅魏璫用事以推吏
部尚書削籍崇禎元年三月起掌詹事府
事已巳十二月命以原官入內閣庚午加
太子太保晋文淵閣辛未四月請告馳驛

土

公恬居守宿望尺度惟謹循々雅飭有儒
者風值荊溪當国恃寵郭專属其私人武
弁某者任京營荊營荊溪入闈而大司馬
梁廷棟出之于外廷棟為公門人因嗾之
公遂拂衣去大司馬亦得罪閒住卒于家

温體仁

號園嶠浙烏程人登戊戌科改庶吉士授

編修陞南國子監司業庚子少詹掌翰林
院礼部尚書協理詹事丁卯陞南礼部侍
郎崇禎元年掌詹事府是冬以枚卜不与
訐奏廷推錢謙益浙闈人錢謙益千秋事言
廷且比私背公大負主上反覆三四疏時
上初政勵精尤惡欺蔽得奏大怒奪謙益
職丁未千秋勘訊黜降其同邑門人給諫

十一

瞿式耜而罪枚卜上意已屬体仁矣然犯
門戶鋒益樹仇敵及荊溪大拜後乃以庚
午六月特旨用東官同吳宗達入內閣七
月加太子太保晉文淵閣辛未桐城會稽
相繼去遂与荊溪同心秉政相得甚歡壬
申加少保少傅吏部尚書晉建極殿荊溪
去位爲首輔丁丑予告馳驛体仁初佻達

任率在官貶者嘗納娼爲妾後稍稍簡約
忽以競進忿爭受上知遇當軸有八年崇
禎朝閣臣久任未有如体仁者小心謹愿
兢兢自持既与門戶不協眈眈伺隙遂絕
私交謝情面一惟迎合上旨以是上益推
重之去之歲會謙益怨家有擊登聞鼓言
事者遂逮謙益謙益懼体仁修卻不敢前

十二

逮其客多方謀之長安中及体仁出國門
而謙益始入說者謂客之計行归之明年
辛

吳宗達

號青門常州人登辛丑科殿甲辰榜第三
人授編修陞中允庚子國子祭酒礼部侍
郎協理詹事崇禎戊辰陞吏部侍郎九月

陞礼部尚書掌詹庚午六月以原官名入
內閣歷加太子太保少保少傅吏部尚書
晉武英建極殿加少師晉中極殿乙亥請
告馳驛 宗達醇謹踈直不附門戶于剞漢
內戚遂得与烏程並升同心輔政竟歷六
年有非他人所可及有內子卒于家

徐光啟

十四

號玄扈上海人丁酉領順天解登甲辰科
改庶吉士授檢討歷陞諭德時西洋人利
瑪竇初入都光啟從之遊習其歷筭大器
之法殊精癸丑分較會闈其歷法一策光
啟業也會東事啟以知兵起薦遂陞少詹
兼御史練兵通州是時用崇禎己巳任部
事庚午陞尚書掌詹壬申同鄭以偉入內
閣癸酉晉文淵閣光啟留心兵事精于西
法汩汩自喜常以未竟其用為憾九月卒
于位

鄭以偉

號方水江西上饒人登辛丑科改庶吉士
授檢討陞贊善庶子少詹礼部侍郎教習
庶吉士崇禎己巳起陞礼部尚書掌詹壬

十五

申以原官名入內閣癸酉卒

王應熊

號春石四川巴縣人登癸丑科會魁改庶
吉士授戰檢討陞洗馬少詹事崇禎庚午
數陞礼部侍郎癸酉陞尚書同錢士升何
吾騶入內閣公生平博學多聞嫻熟國家
典故烏程秉政尤倚重毘陵亦稱同心先

還蜀撫剡漢儒以流敎入變門遠治議推
代有應熊夲其同門雲南布政王維章堪
任流敎冉入保奥言者交章論之謂維章
輦金珠宝玉入應熊索[東]潔條即新撫臣亦
著廉声然謀詠益甚先是工涎忠内閣漏
泄擬旨廷臣嘗以此得罪應熊時在告道
論者疏粟[宗]紅未下而應熊之辦入言官曰
廿六
極糾之遂乞休致乃予告馳驛家居六年
上嘗念之至壬午復名入閣遣行人敦趣
是時敎氛充斥関陝阻塞癸未九月始達
京師在廷僤其來謀所以阮之沺輔何吾
周延儒被罪逮不時至上一日顧中官曰
延儒何尚未到中官乘間奏曰閣之外聞
云延儒需閣臣王應熊之前入也及至請

台覲不報遂允还山是冬仍以内閣督師
西南丁亥自尽
錢士升
號御冷浙江嘉善人以丙辰第一人授修
撰陞中允庶子掌司經局少詹事掌南翰
林院尋改北詹辛未四月陞南禮部侍
郎癸酉以尚書入閣士升本依附東林而
廿七
私結好烏程烏程善之引為巳助是時陽
羨去烏程當國昆時巴縣次皆不為門戶
所喜独士升与香山是其臭味烏程慎守
其官上眷倚殊切諸人亦無隙可乘三五
年間小得奥論丙子以病請致归士升初
以明經赴吏部考注選主溥是秋中北闈
遂登狀頭時四十二歲云壬午卒于家

何吾騶
號象岡廣東香山人己未二甲四名改庶吉士授編修歷春坊陞少詹事壬申陞禮部侍郎癸酉以尚書入閣乙亥致仕吾騶容儀魁岸与人煦煦樂易依倚時局兢業取容而已

十八

張至發
號蒿松淄川人登萬曆辛丑科許獬榜趙家玉田遷化令行取礼部主事庚戌考選授御史廵按河南應天陞大理寺丞天啟三年以病去崇禎改元起原官陞順天府丞尋陞光祿卿乙亥陞刑部侍郎是年七月以礼部侍郎同文震孟入閣与烏程毘陵渝州長水香山共事自永嘉青溪後閣員取充詞林几八十餘年未有异也是時上求治切思廣才路故罷甲戌甲辰常之選以考選知推改授而是秋至發遂枚卜入閣兢兢奉命惟上意所向嗣後保舉人才宗室改授吏改法度寔是孙始矣逾年陞尚書加太子太保文淵閣丁丑烏程去國至發為首輔總裁會試錄士三百人戊寅

十九

請告归辛巳復召用壬午再請告至發至明年病卒

文震孟
號湛持長洲人登天啟壬辰廷試第一名授修撰時四十九歲矣曾祖徵明授翰林侍詔以書畫名于世所稱衡山者也世以清白称震孟二十一季于鄉吴俗一薦賢

書立可致震孟為孝廉廿九年家泊如也
吴人以是重之為人伉俠激昂氣節自負
初登第时朝政紛龐大司𡨚王公紀以獄
中官獄不當内旨革職法位震孟有憤于
中工封事言時政得失内有破帽蒙頭崇
于嫌王及朝儀唱賛如傀儡之登場等語
疏入不報崇禎改元以原官起補陞中

二十

允諭德掌司經局少詹事乙亥七月以礼
部侍郎入閣甫一月為都給事中許譽卿
求轉官太宰謝陞以其事入告上怒革譽
卿職為氏而祇震孟归里震孟少游東林
為時魁所赴太宰素獨立不以為然故有
是夻甲戌乙亥間烏程柄用門户以為嫌
知上意獨莫敢誰何而逆攻其昕与震孟

乆自時望標表人物傳㓂以西江附之倪
元璐主議論政府銓曹籍為月旦言路皆
取決焉归之次年卒

黄士俊

號玉嵛廣東順德人以萬曆丁未第一人
歷官宮坊少詹陞礼部侍郎協理詹事巳
巳陞尚書巳亥掌部事丙子以原官同礼

三

自運賀逢聖林釬入閣是時烏程秉政武
塘淄川佐之士俊中材伴食無所建明然
以地遠不与門户相睚踰年予告去

孔貞運

號玉横句容人以萬曆己未一甲二名歷
官宮諭日講官崇禎戊辰六月陞國子祭
酒少詹庚午以憂去癸酉起南礼部侍郎

尋改吏部内子以礼部尚書入閣加太子
太保文渊閣丁丑副淄川為會闈總裁戊
寅予告貞運淳厚和平生鎮雅俗當烏程
時梲々奉行故事未能有以异也

賀逢聖

號对揚湖廣江夏人丙辰以廷試第二人
歷官詹允国子司業再陞洗馬丁卯魏璫

三

用事革職為民崇禎戊辰正月起陞南国
子祭酒五月陞少詹事礼部侍郎祭酉
改礼部乙亥以礼部尚書教習館員是年
初用推知改館職去内子用原官名入閣
戊寅請告辛巳復名闰壬午再請告賜馳
驛去归里過献賊之禍破城投水死

林釬

號鶴胎福建同安人丙辰會魁廷試一甲
三名歷編修賛善中允丁卯陞国子司業
四月魏璫矯旨削住崇禎戊辰陞少詹事
兼祭酒礼礼部侍郎教習庶吉士掌翰林
院内子春以本官入閣五月卒官釬謹愿
誠恪訥々不能出口以去官非罪遂起声
望游至大位云

刘宇亮

號逢玄四川綿竹人乙未庶吉士歷檢討
賛善諭德庶子陞少詹事南礼部侍郎丁
丑改吏部侍郎尋以吏部尚書同傳對薛
國觀入閣戊寅首文淵閣淄川去遂當国
改是歲北虜蹂躪畿輔朝廷憂皇徵兵逮
將宇亮素負勇力自請視師 工甚善十二

月出京未具百端次定州唐陽和總督盧
象昇敗歿于井陘遽單騎入真定總督孫
傳庭宮已卯正月督諸將至天津特糾總
兵劉紹基逗遛不前有旨即軍前正法亡
何又為其既請省上怒其反覆矛盾下九
卿科道議咸謂其身為輔臣玩弄國憲有
負委任罪當大不赦上重其法但褫職罷
廿四
去宇亮為人短小精悍生有膂力好技擊
雖居史館常與其家僮角逐為戲日夕不
倦居平謂張魏公是其里人數自負人或
以此多之然性嗜骨不喜讀書無智識才
略善忌才能勝己者傾軋之不少斬凡史
官講筵撰文纂修典試諸差一不與以為
賢初畏忠東林既而依附房師武塘援引

攻擊巴縣以成巳声耆數年間遂獲大用
云

傳冠

號寄菴南昌人壬戌廷試第二人授編修
戊辰二月陞侍讀中允諭德國子祭酒乙
亥春陞少詹事掌翰林院教習館員丁丑
以禮部尚書入閣戊寅晉文淵閣八月內
廿五
傳發下擬票本置諸票冠情〻謂是外來
技揭援筆判其上既知悞皇恐引罪遂罷
之是科點用三人震孟與陳仁錫同里仁
錫素孤行不為震孟所喜劉獨依附震孟
震孟倪元璐喉言路攻巴縣及其所與善
者擊去之以是党援日众辛日登庸然性
奢侈不得父歡好長夜飲过午乃能出齋

客祖烱官尚書家不饒裕里第㪚造宏麗
群〻婢各置室恣其游惣取樂乙酉奉命
招撫楚豫行次崇安遇賊被殺

薛国観

號賓廷陝西韓城人登己未科起家萊州
府推官行取戶科給事中十月陞刑部崇
禎戊辰冬逆案議起凡官熹宗朝皆不免
洗索時倪元璐主持論議国観幸以典試
之役与周旋得已意乃以二月京察踐遂
請終養癸酉補礼部都甲戌會闈分考乙
亥以太常少卿右僉都御史丁丑以礼部
侍郎入閣戊寅陞尚書加太子太保文淵
閣尋加少保改吏部武英殿庚辰會試總
裁錄士三百人傾之被議上令閑住去国

観故与烏程善引以為助时局以為非其
臭味𠯌〻側目国観尋人覺少問李閣
于大倖且不自訶林不曉謟閣規制上方
忠中書漏泄机務国観欲取一人繩之以
自懲遂發典籍周国與窮穴議概狀而疏
列所受賍僅得某官餽送書儀一金国與
斃于獄行人吳昌時有長洲之甥設驟獄
清要国観不可陞礼部主事又欲用吏部
司官国観又不可昌時銜之移病去是時
工患外廷党庇賄賂令金吾調察事件無
大小以聞𡍩中偽感怨之私遂行于其間
昌時故善南北司主者又嘗厚餽遺納至
是寸紙條国観得某賄工之上大怒逮繫
騎遠至京置順城門外寺中賜之帛自縊

於梁間取旨數日下倖有脫落者贓四萬
金藉其家財曾不及四之一毋夫人至居
神廟士論冤之

方逢年

號書田嚴州遂安人壬戌二甲四名改庶
吉士甲子授編修主湖廣試魏璫用事補
各省試錄有訕諷朝政語与浙江〻南主

三八

考陳子壯丁乾李俱落職尋丁艱丙寅復
復避論革職為民崇禎戊辰起侍讀庶子
掌司經局南国子祭酒陞詹事礼部侍郎
戊寅春以礼部尚書同蔡国用入閣八月
忽奉旨罷去逢才本庸才寡李識以受璫
蟄得名為時局所属意逢年亦傾心归嚮
故淂致此丙戌同馬士英方国安被戮于

閩之水口

程国祥

號我旋上元籍歙人登甲辰科起家雒山
九山令陞南考功主事任四年引疾去又
十年趙公南星為太宰起北吏部歷稽勳
至文選主事復引疾去焰之魏璫掃除太
宰党革職為民崇禎二年九月起稽勳員

三九

外尋轉考功郎管庚午大計太宰王公永
光称為政称平允辛未陞大理寺丞歷太
常卿南通政使乙亥陞南工部侍郎尋改
戸部倉場戊寅以礼部尚書入閣己卯病
作請告归旋卒于家

楊嗣昌

號文弱湖廣武陵人登庚戌科以杭州府

授曆南国博陞户部主事山東司郎中管
新餉是時辺警軍興如派田畝增関東兵
糧歲六百餘萬始設新餉司嗣昌首當其
任精覈敏幹一時咸称其能壬戌引疾去
崇禎戊辰以辺道起副史叅政壬申陞山
永巡撫時嗣昌父三辺総督以撫流賊神
一魁為言路論糾逮下法司嗣昌請以官

叶

贖父罪不允甲戌宣大總督法宗衛罪以
嗣昌代之丙子大司馬張鳳翼卒于家時
辺警方殷即其家起復嗣昌兵部尚書是
時流寇充斥幾半天下官兵不能禦往往
尾賊後即遇賊又常中賊餌牵致敗嗣昌
乃倡為三正四隅之議欲令南直隸楚奉
蜀合從夾擊視賊所至毋令得逸逸者罪

之然亦不能行已丁丑張献忠扰穀城陝
撫即撫苗胙土不能制嗣昌請罪之奉兩
廣総督熊文燦督勦流寇献忠初佯許諾
既以争餉迁延撫事久不就戊寅名揚嗣
昌入閣仍管兵部事賊竟殺穀令屠其城
叔監軍張大經並已降賊衆走入房縣扰
之已卯逮文燦下獄治罪嗣昌皇恐乃請

王

解本兵任奉陽和総督陳新甲自逮而已
往辦楚賊于是建五有視師節賜上方文
師道武総兵而下得自專殺兵馬錢糧一
聽調漕東亦許酌用歲暮出師上自為詩
廷遣之文武郊餞威權之盛近世無比凡
用兵十萬木析三百餘萬庚辰駐師襄陽
調兵會勦以陝西兵安一路失期斬其監

單司道殺火白以殉相持久之值獻賊生
日卽賊飲太平之半過山總兵左良玉請
會兵合擊嗣昌不許良玉乃自以兵往獻
忠倉皇墜崖走所獲殺甚众以捷聞遂調
賊釜底游魂剋期掃蕩云加太子太保先
是嗣昌在朝日嘗言于上曰臣惟恐賊不
入蜀耳君以蜀委之必殲賊無疑至是賊
調蜀守阨路將　詣軍門計事賊遂
東瀾逸入嗣昌乃縱兵陵泝江而上至夔
門賊已馳至川南轉蒲城郡嗣昌又從陸
至廣安賊又騰出房縣直趨襄陽破之又
襄王于城上嗣昌復東下抵江陵辛巳二
月廿八日自縊

蔡國用

號靜原金谿人登庚戌科起家中書考選
授御史乙丑以丁憂起補值魏璫劇除西
江人遂得閑住崇禎戊辰起用從李應天
陞大理丞寺癸酉陞太僕卿乙亥陞工部
侍郎戊寅以礼部尚書入閣己卯改戶部
加太子太保文淵閣庚辰加少保英武殿
副國觀總裁會場出闈甫月餘卒于官

范復粹

號玉波山東黃縣人登己未科初授開封
府推官崇禎戊辰考選御史巡按江西京
刷卷丙子陞大理寺丞丁丑九月陞少卿
戊寅以礼部侍郎入閣己卯陞戶部尚書
加太子太保文淵閣尋加少保改吏部晉
武英辛巳請告去後數月而卒

魏炤乘

號琛海滑縣人登丙辰科初授袞州府金
鄉令壬戌考選給事中乙丑歷陞吏科都
給事中戊辰分校會闈陞太常少卿六月
推江西巡撫戊寅陞兵部侍郎協理京營
戎政己卯以礼部尚書同姚明恭入閣皆
韓城所汲引也加太子少保辛巳加太子
少傅改戶部晉文淵閣壬午請告命馳驛
去

姚明恭

號崑年楚之蘄水人己未會魁改庶吉士
丁憂後檢討陞諭德庶子掌翰林院戊寅
陞礼部侍郎教習館員尋任部事己卯以
尚書入閣加太子太保改戶部晉文淵閣
庚辰請告馳驛去

張四知

號岩叟袁之貴人登壬戌科改庶吉士授
檢討戊辰分較會闈五月陞侍讀中允諭
德乙亥陞南國子祭酒詹事礼部侍郎己
卯以尚書入閣尋加太子少部改戶部晉
文淵閣辛巳加少傅陞吏部晉武英殿壬
戌請告馳驛去

謝陞

號青墩山東德州人登萬曆丁未科起家
三河遵化令以憂去癸丑補雄縣調滑縣
陞文部考功主政曆文選郎引疾去甲子
儕鶴趙公爲太宰遴簡司属起陞文選郎
受事數日復引疾去太宰留之不得丙寅

起陞太常少卿庚午陞吏部侍郎辛巳四月陞南吏部尚書甲戌改北吏部加太子少保丁丑以薦弁崔惟華為言官論列閑住去己卯再召為吏部尚書庚辰以礼部尚書同陳演入閣加少保晉武英殿尋改吏部加少師晉建殿極壬午後以漏泄机密語為言官論列閑住復辛

三八

陳演

號贊皇井研人登壬戌科改庶吉士授編修庚午二月陞中允諭德副姜曰廣主應天試丁丑陞國子祭酒少詹事掌翰林院庚辰以礼部侍郎入閣辛巳陞尚書晉文淵閣加太子少保會試總裁時陽羨再去位遂為首揆甲申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晉建極殿午壬冬巳縣復名王應熊入閣時以流致充斥門戶方惮而忠之因為流言于宮禁以熒上聽及至國門遂不復名見演與有力焉當是時国事去亡演端拱擬席猶怙寵納賄甲申二月請告有乳媼逆去五城為之緝捕不獲以力于难李賊入刑拷追贓四月廿二日賊亭演及方岳貢

芒

魏藻德殺之忠安伯園中嗟乎以萬鎰之王付之庸工有不敗裂而破碎者乱是班之咎已

蔣德璟

號八公閩晉江人登壬戌科改庶吉士授編修陞侍讀中允癸酉副丁進士應順天鄉試甲戌陞諭德庶子掌司經局陞少詹

事礼部、侍郎壬午六月以尚書同黄景昉
吳姓入閣癸未加太子少保改户部晉武
英殿甲申一月末的請告去甫出的日而
城破德璟世家閩閑諳練典故謹飭好修
循默守成未能有所登據僅克保其身而
已士論惜之

黄景昉

號東崖晉江人登天啟乙丑科余煌榜改
庶吉士授編修尋陞中允諭德經筵日講
官丙子順天主考辛巳陞詹事掌翰林院
壬午以礼部尚書入閣癸未加太子太保
改户部旬之請告馳驛去

廿八

吳姓

號鹿友揚州興化人登癸丑科起家部武
調晉江行取御史丁卯魏璫專権革職為
民崇禎戊辰起補原官曆巡按河南真定
陝西癸酉陞大理寺丞陞右通政甲戌陞
山西巡撫養病戊寅起兵部侍郎協理京
營戎政壬午以礼部尚書入閣尋加太子
少保晉文淵閣會流賊披猖上憂之甚一
日語閣臣曰流賊猖熾如此誰能為朕分

廿九

憂者姓起奏曰臣不才願往任之上大悅
賜尚方督五省兵會勦初首輔延儒與馬
程合而攻錢謙益東林仇視之既而延儒
與門戸釋憾再賜環名爲衆欲难厭稍不
當便加責備延儒頗厭苦之會延儒爲故
輔馮銓援恩詔求復致帶曰郊祭日言于
衆力爭不可姓又奮厲曰名爾某有掛劾

去耳遂罷去廷儒心忠之乃私結璫謂上
旅憂敍意屬在公若能副上意上必喜故
璫慨然承旨璫既被命中寖悔之知為廷
儒所賣乃以徵調邊兵為詞迁延數月無
去意致有科目能善支吾之疏二日皆予
杖廷儒益恨時邊兵薄近畿廷儒一日請
于上曰兵已飽刀諸將刀皆觀望莫肯擊

罪

者曰願親至行間督之庶几一得當以報
上甚喜而豫戒裝以待即刻首辭至外直
掌襟被出宣武俱者以聞上益喜而廷儒
之党遂論璫稽留都門抗旨罪當不赦下
廷臣議乃謫戍雲南金吾衛同官自相顧
軋如此而上不寤可嘆也弘光立乃予回
籍

方岳貢

號禹修襄陽穀城人登壬戌科起家户部
主事歷陞郎中丁外陞松江知府崇禎改
元以天下逋負過多責成府正行降俸敗
法罰多者皆不得遷近雲間稱歡散岳貢
遂降至十五級角帶視事凡為雲間守十
四年然居官清約如一日壬午自解任去

罡

官橐蕭然不能居名一錢士民攀留者數萬
舟不得前及以逋糧逮至京在廷皆言其
賢語聞于上乃陞岳貢漕儲道尋陞都御
史癸未三月命以原官同李建泰等同入
閣甲申賊至追贓無以應拷掠與演同被
誅傷矣

李建泰

號梧蒼山西曲沃人登乙丑科改庶吉士
授編修甲戌分校會闈陞中允諭德丙子
副王錫袞主考應天陞国子登[祭]酒癸未以
吏部入閣甲申加兵部尚書賜尚方督師
勦殺建泰善操机智以安声擧故捷得華
膴三月初乃以人望荐奉命出督各路援
兵勤王闖賊漸逼都城計無所出乃上疏

請駕南遷願奉太子先行上召对平臺云
国君死社稷朕將何往及甫至真定而京
師陷撲兵無至者建泰率其徒走臨清至
濟上聞致敗走乃復还京仍入閣居久之
請告去归里后回里中人起義事敗被戮

魏藻德

號思令順天通州人登崇禎庚辰廷試第
一人授修撰時虜兵大犯往來經过潞水
既不能禦又不能追逼通玩愒藻德秘之
甚悉聞具疏言其事然條奏寥寥又卑之
無甚高論上獨心异之意其能兵癸未枚
卜遂特名以少詹事入閣即命副演總裁
會闈以示優异然時事日非卒碌碌不能
一筹展致陷都城被殺

丘瑜

號蒭怀襄陽罗城人登乙丑會試改庶吉
士授檢討分校會闈陞中允諭德日講官
辛巳陞少詹礼部侍郎甲申二月以原官
同范景文入閣踰月而都城陷瑜自盡

范景文

號質公河間吳桥人登癸丑科起家東昌

府推官入吏部主事驗封郎給假甲子起
文選郎陞太常少卿以憂去已巳七月起
陞河南巡撫是冬虜兵入大王安口景文
援庚午三月陞兵部侍郎壬申請告去甲
戌陞南都察院右都御史乙亥陞南兵部
尚書己卯時少詹黃道周以論楊嗣昌奪
情杖下獄景文疏救忤旨落職為民大為
畱
時論所推壬戌起刑部尚書尋改工部甲
申二月以原官入閣三月致逼都城景文
請奉太子南遷上不決及致入從容殉難
景文伉爽豪俠而沾沾自喜居官儉朴極
好音樂每讌必陳歌伎與門戶交契座客
常滿雖小有蹉跌以是得力云

崇禎內閣行畧終

崇禎閣臣行畧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陳盟撰盟號鶴灘富順人天啟壬戌進士官至
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加禮部尚書是編首
列崇禎一朝五十閣臣年表次各爲小傳據其載
及姜瓖叛逆李建泰伏誅之事則其書當成於桂
王未滅時也所列小傳各有評斷而大抵深致憾
於門戶夫明以門戶亡國其憾之是也然稱溫體
仁小心謹慎兢兢自持旣與門戶不協耽耽伺隙
遂絕私交謝情面稱薛國觀之賜死士論寃之稱
李建泰以人望薦舉督師無一貶詞顚倒是非至
於如是其褒貶尚可信乎亦仍一門戶而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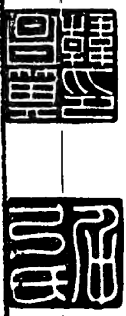
王謝世家三十卷

〔明〕韓昌箕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天啓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王謝世家三十卷》提要

王謝世家序

古者重原家世剡子能稱其先衆仲善論氏族則君子美之然門地蔭藉非矜衒憑逞之資也宋荀伯子爲臨川內史謂王弘曰天下膏粱惟使君與下官爾宣明之徒不足數也北齊崔㥄每語盧元明天下盛門惟我與爾傅崔趙李何爲者哉兩人輕薄之言卒以取譏而蒙忌使門地蔭藉而果足矜詡則孰有如王謝者沈約不言乎身爲四代

之史少好百家之言開闢以來爵位蟬聯文才相繼無如王氏彼所稱七葉重光九世有集固照耀至今而謝傳家庭私論亦若以芝蘭玉樹世產階除春草百年猶含榮露顛而論之昏參

曉昴豐玉儉粱惟兩宗子弟饒爲伯仲若塵尾團扇移入他人手中便覺傖父面目矣至如文獻文靖力殫補浴重奠堂基拭涕以闢蒿萊舉棋而驅風鶴使東南半壁不染腥羶文物衣冠

力保正始雖尸祝至今詎曰不宜乃其周旋逆憝之間婉轉譏詠之際率用含弘以茹物假矯鎮以攝情但矢蹇蹇之誠靡暴皎皎之迹俾孱國倚金湯之固昏主有日月之明繄誰力也世

或以青蓋不返黃屋徒偏執江山之苟安咎股肱之不力嗟乎扶輿如器有夷之者不碎不止雖復雲擾鼎沸要皆魔事鬼謀顧完正朔於名區激義憤於畢世後代詎無小朝庭求活者乎

而奴事穹廬不敢務息安在舞雞擊揖之能奮矣若夫風流嗣續裼襲彌光狎龍鳳爲常雛視琳瑯作家寶不寧箕裘載重亦使記籍揚芬故讀典午六朝之書卽謂兩家私譜具存國史亦

無不可然則元凱不得擅嫩於二族達适無庸耑馨於八士由其源泒之日綿益微篤棐之食報矣嗚呼盛衰廻環廢興滋感天監以後陽夏日衰陳亡之年長淮頓竭始知簪纓帶礪總非傳後之資益信忠言嘉謨卽爲不朽之業吾輩生江左清樂之鄉覩直北軍興之困見夷吾而始慊懷根本而無憂論人論世亦竊有微意焉若僅敘門地而羨蔭藉巳也不幾於熊安生謬

遠代之碑郭崇韜拜他人之隴哉世有大雅識幾之君子當不致河漢斯言云爾

天啟壬戌端月西吳韓昌箕仲甫題

凡例

一諸傳都本六朝史其唐宋以來宗派繁衍未能詳攷姑置不載

一史傳有一人而彼此互見兩三傳者止擇其敘議詳雅者存之間有叢詞無關理要畧為刪削

一攷他書二姓事蹟有本傳所不載者即條附於本傳後

一二姓宗系或無傳而附見於祖若孫父若子

兄若弟傳中者今亦依傳序譜其有史所不載而他書可攷者亦爲補傳

一王氏瑯琊太原兩宗而太原之祁與晉陽又分二派今攷玄沖武子而下原係瑯琊正傳故祖文舒而爲太原正派凡四卷其自王嶠而下雖同爲晉陽似與瑯琊支系稍別故爲支派凡二卷若司徒而后爲太原祁人則爲別派凡二卷此皆按籍而疏原非確見即爲譜系祇取便觀要以木本水源自有二姓之

世譜在耳

一古人命名自有微意或一再從祖孫兄弟僅多同諱不知何故特爲標出以便詳覈

四人同名

王深
一係王虞子王珣孫見琅邪四卷
一係王詡子王貞曾孫見琅邪八卷
一係王杲子見太原正派一卷
一係王茂祖見太原別派二卷

三人同名

王融
一係王祥父見琅邪一卷
一係王道琰子王僧達孫見琅邪五卷
一係王貞子王僧朗曾孫見琅邪八卷

王詡
一係王琛子王貞孫見琅邪八卷
一係王誕子王恬曾孫見琅邪三卷
一係王普曜子王弘之孫見琅邪十一卷

二人同名

王祥
一係王覽兄太保公見琅邪一卷
一係王筠子王僧虔曾孫見琅邪七卷

王琨
一係王恬子王誕父見琅邪三卷
一係王懌子王薈孫見琅邪九卷

王彤
一係王僧虔子見琅邪二卷
一係王正子王彪之父見琅邪十三卷

王衍
一係王乂子王玄父見琅邪十四卷
一係王融子王貞孫見琅邪八卷

王澄
一係王乂子王衍弟見琅邪十四卷
一係王渾子王濟弟見太原正派一卷

王遐
一係王肇子王祥孫見琅邪一卷
一係太原派見太原正派一卷

王泰
一係王薈孫王華見琅邪九卷
一係王慈子王僧虔孫見琅邪七卷

王儁
一係王彧孫王績子見琅邪八卷
一係王詡子王貞曾孫見琅邪八卷

王琛
一係王覽子王捷父見琅邪二卷
一係王貞子見琅邪八卷

王恢
一係王嘏子王恬曾孫見琅邪三卷
一係王劭子見琅邪八卷

王華
一係王廞子王薈孫見琅邪九卷
一係王蘊子王濛孫見太原支派二卷

王蘊
一係王楷子王劭玄孫見琅邪八卷
一係王濛子王恭父見太原支派二卷

王錫
一係王弘子王僧達父見琅邪五卷
一係王冰子王份孫見琅邪八卷

王䋫
一係王志子王僧虔孫見琅邪七卷
一係王訟子王世之孫見太原正派二卷

王乂
一係王衍王澄父見琅邪十四卷
一係王廣業子王慧龍玄孫見太原正派三卷

王渾
一係王昶子王濟父見太原正派一卷
一係王雄子王戎父見琅邪十四卷

王承
一係王棟子王儉孫見琅邪六卷
一係王湛子王杲孫見太原正派一卷

王徽
一係王孺子見琅邪五卷
一係王澄子見琅邪十四卷

王亮
一係王攸子見琅邪二卷
一係王叔弟見太原支派一卷

王叔
一係王玠子見太原支派一卷
一係王慈見太原別派一卷

王穆
一係王劭子王僧朗父見琅邪八卷
一係王湛孫見太原支派二卷

王劭
一係王導子見琅邪二卷
一係王松年子見太原正派二卷

謝靖
一係謝爽子
一係謝貞子

瑯琊卷之一目錄

王祥

王覽

瑯琊卷之二目錄

王導

王悅

王恬

王洽

王恊

王劭

王薈

瑯琊卷之三目錄

瑯琊卷之四目錄

瑯琊卷之五目錄

瑯琊卷之六目錄

瑯琊卷之七目錄

瑯琊卷之八目錄

瑯琊卷之十一目錄

瑯琊卷之十二目錄

瑯琊卷之十三目錄

王彬
王彪之
王准之
王猛
王逡之
王素

瑯琊卷之十三目錄

瑯琊卷之十四目錄

王戎
王乂
王衍
王玄
愍懷太子妃
王澄

瑯琊卷之十四目錄

太原正派卷之一目錄

太原正派卷之二目錄

太原正派卷之三目錄

太原正派卷之四目錄

太原支派卷之一目錄

太原支派卷之一目錄

太原支派卷之二目錄

太原支派卷之二目錄

太原別派卷之一目錄

太原別派卷之二目錄

陽夏卷之一目錄

謝鯤

謝尚

陽夏卷之一目錄

陽夏卷之二目錄

謝奕

謝安

謝萬

謝石

陽夏卷之二目錄

陽夏卷之三目錄

陽夏卷之四目錄

陽夏卷之五目錄

陽夏卷之六目錄

陽夏卷之七目錄

陽夏卷之八目錄

石封夏　儀元徵甫評閱
西吳韓昌箕仲弓甫纂校

王祥

王祥字休徵瑯琊臨沂人漢諫議大夫吉之後也祖仁青州刺史父融公府辟不就娶高平薛氏生祥繼室以廬江朱氏生覽祥性至孝繼母朱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常欲生魚時

六十而仕不當為太保

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幙復以供母鄉里驚嘆以為孝感所致焉有丹奈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祥嘗在別牀眠母自往闇斫之值祥私起空斫得被既還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請死母於是感悟愛之如己子漢末遭亂扶母攜弟覽避地廬江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居喪毀瘁杖而後起徐州刺史呂虔檄為別駕祥年垂耳順固辭不受覽

仁者之勇

勸之為具車牛祥乃應召虔委以州事於時寇盜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州界清靜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舉秀才除溫令累遷大司農高貴鄉公即位與定策功封關內侯拜光祿勳轉司隸校尉從討毋丘儉增邑四百戶遷太常封萬歲亭侯天子幸太學命祥為三老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陳明王聖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訓之聞者莫不砥礪及高貴鄉公之弒也朝臣舉哀祥

號哭曰老臣無狀涕淚交流眾有愧色頃之拜司空轉太尉加侍中五等建封睢陵侯邑一千六百戶及武帝為晉王祥與荀顗往謁顗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既已盡敬今便當拜也祥曰相國誠為尊貴然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班例大同安有天子三司而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為也及入顗遂拜而祥獨長揖帝曰今日方知君見顧之重矣武帝踐阼拜太保進爵為公加置七宮之

職帝新受命虛巳以求讜言祥與何曾鄭冲等耆艾篤老希復朝見帝遣侍中任愷諮問得失及政化所先祥以年老疲耄累乞遜位帝不許御史中丞侯史光以祥久疾闕朝會禮請免祥官詔曰太保元老高行朕所毘倚前後遜讓不從所執此非有司所得議也祥固乞骸骨詔聽以睢陵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祿賜如前以公子騎都尉肇爲給事中使常優游定省又以太保高潔清素家無宅宇其權留本府須所賜第成乃出及疾篤

著遺令訓子孫曰夫生之有死自然之理吾年八十有五啓手何恨不有遺言使爾無述吾生値季末登庸歷試無毘佐之勳沒無以報氣絕但洗手足不須沐浴勿纏尸皆澣故衣隨時所服所賜山玄玉佩衛氏玉玦綬笥皆勿以斂西芒上土自堅貞勿用甓石勿起墳隴穿深二丈椁取容棺勿作前堂布几筵置書箱鏡奩之具棺前但可施床榻而已糒脯各一盤玄酒一杯爲朝夕奠家人大小不須送喪大小祥乃設特牲無違余命高柴泣血

三年夫子謂之愚閔子除喪出見援琴切切而哀仲尼謂之孝故哭泣之哀日月降殺飲食之宜自有制度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過德之至也揚名顯親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臨財莫過乎讓此五者立身之本顏子所以爲命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其子皆奉而行之泰始五年薨詔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帛百匹策諡曰元祥之薨奔赴者非朝廷之賢則親親故吏而已門無雜弔之賓族孫戎嘆

曰太保可謂清達矣又稱祥在正始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言理致清遠將毋以德掩其言乎祥有五子肇夏馥烈芬肇孽庶夏早卒馥嗣爵咸寧初以祥家甚貧儉賜絹三百匹拜馥上洛太守卒諡曰孝子根嗣散騎郎肇仕至始平太守肇子俊太子舍人封永世侯俊子遐鬱林太守烈芬並幼知名爲祥所愛二子亦同時而亡將死烈欲還葬舊土芬欲留葬京邑祥流涕曰不忘故鄉仁也不戀本土達也惟仁與達吾二子有焉

吾能欽其寶不能名其器三復斯覽使人涕淚

祥既卒及覽亦繇覽妻更[illegible]

王覽

王覽、字玄通、母朱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於成童、每諫其母、其母少止凶虐、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祥喪父之後、漸有時譽、朱深疾之、密使酖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其有毒、爭而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朱賜祥饌、覽輒先嘗、朱懼覽致斃、遂止、覽孝友恭恪、名亞於祥、及祥仕進、覽亦應本郡之召、稍遷司徒西曹掾、清河太守、五等建、封即丘子、邑六百戶、泰始末、除弘訓少府、職省、轉太中大夫、祿賜與卿同、咸寧初、詔曰、覽少篤至行、服仁履義、貞素之操、長而彌固、其以覽為宗正卿、頃之、以疾上疏乞骸骨、詔以太中大夫歸老、賜錢二十萬、牀帳薦褥、遣殿中醫療疾給藥、後轉光祿大夫、門施五馬、咸寧四年卒、時年七十三、諡曰貞、有六子、裁、基、會、正、彥、琛、裁字士初、撫軍長史、基字士先、治書御史、會字士和、侍御史、正字士則、尚書郎、彥字士治、中護軍、琛字士瑋、國子

祭酒初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固辭强之乃受祥臨薨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奕世多賢才興於江左矣

覽不惟仁於護兄且巧於化母眞有豢龍擾虎之術祥或可能覽難及矣

瑯琊世家卷之二

石封夏　儀元徵甫評閱
西吳韓昌箕仲弓甫纂校

王導

王導字茂弘光祿大夫覽之孫也父裁鎮軍司馬導少有風鑒識量清遠年十四陳留高士張公見而奇之謂其從兄敦曰此兒容貌志氣將相之器也初襲祖爵即丘子後參東海王越軍事時元帝爲瑯琊王與導素相親善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推奉潛有興復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執帝之在洛陽也導每勸令之國會帝出鎮下邳請導爲安東司馬軍謀密策知無不爲及徙鎮建康吳人不附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導患之會敦來朝導謂之曰瑯琊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輕兄威風已振宜有以匡濟者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乘肩轝具威儀敦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竊覘之見其如此咸驚懼乃相率拜於道左導因進計曰顧榮賀循此土之望未若引

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俄而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導勸帝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時荊揚晏安。戶口殷實。導爲政務在淸靜。每勸帝尅己勵節。匡主寧邦。於是尤見委仗。情好日隆。朝野傾心。號爲仲父。永嘉末。遷丹陽太守。加輔國將軍。導上牋言臨郡不問賢愚豪賤。皆加重號。輙有鼓蓋。動見相準。時有不得者。或爲恥辱。天官混雜。朝望頹毀。導

忝荷重任。不能崇峻山海。而開導亂源。饕竊名位。取紊彝典。謹送鼓蓋加崇之物。請從導始。庶令雅俗區別。羣望無惑。帝下令曰。導德重勳高。孤所深倚。誠宜表彰殊禮。而更約己沖心。進思盡誠。以身率衆。宜順其雅志。式允開塞之機。拜寧遠將軍。尋加振威將軍。愍帝卽位。徵吏部郎。不拜。晉國旣建。以導爲丞相軍諮祭酒。桓彝初過江。見朝廷微弱。謂周顗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將何以濟。憂懼不樂。往見導極談世事。還謂

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過江人士每至暇日。輙相要新亭。藉卉飲宴。周顗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山之異。皆相視流涕。惟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邪。衆收淚而謝之。俄拜右將軍、揚州刺史。遷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領中書監、錄尚書事、假節。刺史如故。導以敦統六州。固辭中外都督。後坐事除節。於時軍旅不息。學校未修。導上書曰。夫風化之本在於正人倫。人倫之政存乎設庠

序。庠序設。五教明。德禮洽通。彝倫攸敘。而有恥且格。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順。而君臣之義固矣。易所謂正家而天下定者也。自頃皇綱失統。頌聲不興。於今將二紀矣。先進忘揖讓之容。後生惟金鼓是聞。干戈日尋。俎豆不設。先王之道彌遠。華僞之俗遂滋。非所以端本靖末之謂也。殿下以命世之資。屬陽九之運。禮樂征伐。翼成中興。誠宜經綸稽古。建明學業。以訓後生。漸之教義。則化之所感者深。而德之所被者大。使帝典闕而復補。皇綱弛

而更張獸心革面饕餮檢情揖讓而服四夷綏帶
而天下從得乎其道豈弊也哉故有虞舞干戚而
化三苗。魯僖作泮宮而服淮夷。桓公之霸。皆先教
而後戰。今若聿遵前典興復道教擇朝之子弟並
入於學選明博修禮之士而爲之師化成俗定莫
尚於斯帝甚納之與溫嶠俱見帝帝問前世所以
得天下之由溫未答頃導曰溫嶠年少未諳臣爲
陛下陳之廼具敘宣王創業之始誅夷名族寵樹
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貴鄉公事帝聞之覆面著牀

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長初帝登尊號百官陪列命
導升御牀共坐導固辭至於三四曰若太陽下同
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進驃騎大將軍儀同
三司以討華軼功封武岡侯會太山太守徐龕反
帝訪可以鎮撫河南者導舉太子左衛率羊鑒既
而鑒敗抵罪導上疏乞自貶黜以穆朝倫詔不許
尋代賀循領太子太傅時中興草創未置史官導
始啓立於是典籍頗具時孝懷太子爲胡所害始
奉諱有司奏天子三朝舉哀羣臣一哭而已導以

爲皇太子副貳宸極普天有情宜同三朝之哀從
之及劉隗用事導漸見疎遠任眞推分澹如也有
識者咸稱導善處興廢焉王敦之反也劉隗勸帝
悉誅王氏論者爲之危心導率羣從昆弟子姪二
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帝以導忠節有素特還朝
服召見之導稽首謝曰逆臣賊子何世無之豈意
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之曰茂弘方託百里之
命於卿是何言邪乃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
爲安東時節假之及敦得志加導守尚書令初西

都覆沒海內思主羣臣及四方並勸進於帝時王
氏彊盛有專天下之心敦憚帝賢明欲更議所立
導固爭乃止及此役也敦謂導曰不從吾言幾致
覆族導猶執正議敦無以奪自漢魏已來賜謚多
由封爵雖位通德重先無爵者例不加謚導乃上
疏稱武官有爵必謚卿校常伯無爵不謚甚失制
度之本意從之自後公卿無爵而謚導所議也初
帝哀瑯琊王裒將有奪嫡之議以問導導曰夫立
子以長且紹又賢不宜改革帝猶疑之導日夕陳

諫故太子卒定及明帝即位導受遺詔輔政解揚
州遷司徒一依陳羣輔魏故事王敦又舉兵內向
時敦始寢疾導便率子弟發哀衆聞謂敦死咸有
奮志及帝伐敦假導節都督諸軍領揚州刺史敦
平進封始興郡公邑三千戶賜絹九千匹劍履上
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固讓帝崩導復與庾亮等
同受遺詔共輔幼主是為成帝加羽葆鼓吹班劍
二十人及石勒侵阜陵詔加導大司馬假黃鉞出
討之軍次江寧帝親餞於郊俄而賊退解大司馬

庾亮將徵蘇峻訪之於導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
且山藪藏疾宜包容之固爭不從亮遂召峻既而
難作六軍敗績導入宮侍帝峻以導德望不敢加
害猶以本官居己之右峻又逼乘輿幸石頭導爭
之不得峻日來帝前肆醜言導深懼有不測之禍
時路永匡術賈寧並說峻令殺導盡誅大臣更樹
腹心峻敬導不納故永等貳於峻導使參軍袁耽
潛風誘永等謀奉帝出奔義軍而峻衛禦甚嚴事
遂不果導乃攜二子隨永奔於白石及賊平宗廟

導娶彭城曹韶女名淑

宮室並為灰燼溫嶠議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
會稽二論紛紜未有所適導曰建康古之金陵舊
為帝里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
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
不可若不績其麻則樂土為墟矣且北寇遊魂伺
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
今特宜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嶠等謀並不行
導善於因事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時帑藏
空竭庫中惟有練數千端鬻之不售而國用不給

導患之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於是士人翕然
競服之練遂踊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其為
時所慕如此導簡素寡欲倉無儲穀衣不重帛帝
知之給布萬匹以供私費導有羸疾不堪朝會帝
幸其府縱酒作樂後令輿車入殿石季龍掠騎至
歷陽導請出討之加大司馬假黃鉞督中外諸軍
事復轉中外大都督進位太傅又拜丞相妻曹氏
卒贈金章紫綬初曹氏性妬導甚憚之乃密營別
館以處衆妾曹氏知將往焉導恐妾被辱遽令命

駕猶恐遲之以所執麈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
聞之戲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弗之覺但謙退
而已謨曰不聞餘物惟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導
大怒謂人曰吾往與羣賢共游洛中何曾聞有蔡
克兒也於時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鎮於外南蠻校
尉陶稱閒說亮當舉兵內向或勸導密爲之防導
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之談宜絕智者之口
卽如君言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又
與稱書以爲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於是讒閒

遂息時亮雖居外鎮而執朝廷之權旣據上流擁
彊兵趨向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常遇西風塵起
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汚人偶得病七年以問戴
洋洋曰君侯命在申爲土地之主而於申上冶火
光照天此爲金火相爍水火相炒以故相害導呼
冶令奕遜使啟鎮東徙咸和五年薨時年六十四
帝舉哀於朝堂三日遣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賵
襚之禮一依漢博陸侯及安平獻王故事及葬給
九游轀輬車黃屋左纛前後羽葆鼓吹武賁班劍

[illegible]

百人中興名臣莫與爲比諡曰文獻二弟穎敞少
與導俱知名時人以穎方鄧伯道以敞比溫忠武
穎位至議郎年二十卒敞襲爵堂邑公年二十二
卒導六子悅恬洽協劭薈
殷中軍爲庾公長史下都王丞相爲之集桓公王
長史王藍田謝鎮西並在丞相自起解帳帶麈尾
語殷曰身今日當與君共談析理旣共清言遂達
三更丞相與殷共相往反其餘諸賢畧無所關旣
彼我相盡丞相乃歎曰向來語乃竟未知理源所

歸至於辭喻不相負正始之音正當爾耳明旦桓
宣武語人曰昨夜聽殷王清言甚佳仁祖亦不寂
寞我亦時復造心顧看兩王掾（王濛王述並爲王導所辟）輒翣
如生母狗馨
王丞相過江自說昔在洛水邊數與裴成公阮千
里諸賢共談道羊曼曰人久以此許卿何須復爾
王曰亦不言我須此但欲爾時不可得耳
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作兩髻葛帬策杖路邊窺
之歎曰人言阿龍超阿龍故自超（阿龍丞相小字）不覺至

臺門

王丞相有幸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貨蔡公謂之雷
尚書（語林曰雷有寵生恬洽）
謝太傅云小特在殿廷命見王丞相便覺清風來
拂人
丞相嘗夏月至石頭看庾公庾公正料事丞相云
暑可小簡之庾公曰公之遺事天下亦未以為允
（殷羨言行錄曰王公薨後庾冰代相網密刑峻羨時行遇收捕者於途覷然嘆曰丙吉問牛喘似不爾嘗從容謂冰曰卿輩自是網目不失皆是小道小善耳至如王公故能行所無事庾亦至曾問羨王公治何似詎是所長羨曰其餘令績不復稱論然三捉三治三休三敗）

陸太尉詣王相咨事過後輒翻異王公怪其如此
後以問陸陸曰公長民短臨時不知所言既後覺
其不可耳
王丞相拜揚州賓客數百人並加霑接人人有悅
色唯有臨海一客姓任及數胡人為未洽公因便
還到過任邊云君出臨海便無復人任大喜悅因
過胡人前彈指云蘭闍蘭闍羣胡同笑四坐並懽
（晉陽秋曰王導接誘應會少有牾者雖疏交常賓一見多輸寫款誠自謂為導所遇同之舊暱）

古人批文稱日課今日准

丞相末年略不復省事正封籙諾之自歎曰人言
我憒憒後人當思此憒憒（徐廣歷紀曰導阿衡三世經綸夷險政務寬恕事從簡易故垂遺愛之譽也）
溫嶠初為劉琨使來過江于時江左營建始爾綱
紀未舉溫新至深有諸慮既詣王丞相陳主上幽
越社稷焚滅山陵夷毀之酷有黍離之痛溫忠慨
深烈言與泗俱丞相亦與之對泣敘情既畢便深
自陳結丞相亦厚相酬納既出懽然言曰江左自
有管夷吾此復何憂

王丞相主簿欲檢校帳下公語主簿欲與主簿周
旋無為知人几案間事
王丞相令郭璞試作一卦卦成郭意色甚惡云公
有震厄王問有可消伏理不郭曰命駕西出數里
得一栢樹截斷如公長置牀上常寢處災可消矣
王從其語數日中果震栢粉碎子弟皆稱慶大將
軍云君乃復委罪於樹木
江僕射年少王丞相呼與共棊王手嘗不如兩道
許而欲敵道戲試以觀之江不即下王曰君何以

與長史不喜丞相

按約叙述何也倘清談眞不足貴

不行江曰恐不得爾傍有客曰此年少戲迺不惡王徐舉首曰此年少非唯圍棋見勝（語林曰…以…）（范汪棋品曰彭與王恬等棋第一品導第五品）

劉眞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棋局曰何乃渹（吳人以冷爲渹）劉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耳（語林曰眞長云丞相何奇止能作吳語及細唾也按字書渹虛脆切水浪聲韻書呼宏切水石聲又大也）

王丞相招祖約夜語至曉不眠明旦有客公頭鬢未理亦小倦客曰公昨如是似失眠公曰昨與士少語遂使人忘疲

王敦引軍垂至大桁明帝自出中堂溫嶠爲丹陽尹帝令斷大桁故未斷帝大怒瞋目左右莫不悚懼（按晉陽秋云敦將至嶠燒朱雀桁以阻其兵而云未斷大桁致帝怒大爲譌謬一本云帝自勸嶠入一本作嘁飲帝怒此則近也）召諸公來嶠至不謝但求酒炙王導須臾至徒跣下地謝曰天威在顏遂使溫嶠不容得謝嶠於是下謝帝乃釋然諸公共歎王機悟名言

導諸事獨識大體未免名過其實嘗見陽明先

生集中有夢中過郭景純一詩則導之隱衷似未可問也

王悅

王悅字長豫弱冠有高名爲人謹順事親盡色養之孝導甚愛之導嘗共悅奕棊爭道導笑曰相與有瓜葛那得爲爾邪導性儉節帳下甘果爛敗令棄之云勿使大郎知悅少侍講東宮歷吳王友中書侍郎先導卒謚貞世子先是導夢人以百萬錢買悅潛爲所禱者備矣尋掘地得錢百萬意甚惡之一皆藏閉及悅疾篤導憂念特至不食積日忽見一人形狀甚偉被甲持刀導問君是何人曰僕

是蔣侯也公兒不佳欲爲請命故來耳公勿復憂因求食遂噉數升食畢勃然謂導曰中書患非可救者言訖不見悅亦殞絕悅與導語恒以慎密爲端導還臺及行悅未嘗不送至車後又恒爲母曹氏襞斂箱篋中物悅亡後導還臺自悅常所送處哭至臺門其母長封作篋不忍復開悅無子以弟恬子琨爲嗣襲導爵丹陽尹卒贈太常子嘏嗣尚鄱陽公主歷中領軍尚書卒子恢嗣義熙末爲游擊將軍

王恬

王恬字敬豫小字螭虎少好武不爲公門所重有美形嘗問訊王公王公撫其肩曰阿奴恨才不稱故導見悅輒喜見恬便有怒色州辟別駕不行襲爵即丘子性傲誕不拘禮法謝萬嘗造恬既坐少頃恬便入內萬以爲必厚待己殊有喜色恬久之乃沐頭散髮而出據胡床於庭中曬髮神氣傲邁竟無賓主之禮萬悵然而歸晚節更好士多技藝善奕棊爲中興第一卒謚曰憲

王司州嘗乘雪往王螭許司州言氣少有牾逆於螭便作色不夷司州覺惡便輿床就之持其臂曰汝詎復足與老兄計螭撥其手曰冷如鬼手馨強來捉人臂

王公

敬豫不爲丞相所喜然語林又云敬豫事事似

後人如此便有要著

王洽

王洽、字敬和、導諸子中最知名、與荀羨俱有美稱、謝公書與右軍書曰、敬和棲託好佳、弱冠歷散騎中書郎、徵拜郎、軍尋加中書令、固讓表疏十上、穆帝詔曰、敬和清裁貴令、昔爲中書郎、吾時尚小、數呼見、意甚親之、今所以用爲令、既機任、須才、且欲時時相見、共講文章、待以友臣之義、而累表固讓、甚違本懷、其催令拜、苦讓、遂不受、升平二年、卒于官、年三十六、二子珣、珉、

初法汰北來、未知名、王領軍供養之、每與周旋、行來往名勝許、輒與俱、不得汰、便停車不行、因此名遂重、

王協

王協、字敬祖、元帝撫軍參軍、襲爵武岡侯、蚤卒、無子、以弟劭子謐爲嗣、

王劭

王劭字敬倫歷東陽太守吏部郎司徒左長史丹陽尹劭美姿容有風操雖家人近習未嘗見其墮替之容桓溫甚器之遷吏部尚書尚書僕射領中領軍出為威武將軍吳國內史卒贈車騎將軍諡曰簡三子穆默恢穆臨海太守默吳國內史加二千石恢右衛將軍穆三子僧朗簡智超默二子鑒惠義熙中並歷顯職

王劭王薈共詣宣武正值收庾希家薈不自安逡巡欲去劭堅坐不動待收信還得不定乃出論者以劭為優

王敬倫風姿似父作侍中加授桓公公服從大門入桓公望之曰大奴固自有鳳毛

按劭別傳曰清貴簡素研味玄賾

王元美曰超宗殊有鳳毛洪景盧以為始於此然此不若超宗之切也王嘉拾遺記稱青鳳吉光裘事亦在桓溫語後恐鳳毛別自有出處不可曉

王薈

王薈字敬文亦稱小奴亦稱衛軍恬虛守靖不競榮利嘗有言曰酒正自引人著（與自遠同）勝地少歷清官除吏部郎侍中建威將軍吳國內史時年饑粟貴人多餓死薈以私米作饘粥以飴餓者所濟活甚衆桓沖表請薈為江州刺史固辭不拜轉督浙江東五郡左將軍會稽內史進號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卒於官贈衛將軍子廞字伯輿歷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以母喪居於吳王恭舉兵假廞建武將軍吳國內史令起軍助為聲援廞即墨経合衆誅殺異己仍遣前吳國內史虞嘯父等入吳興義興聚兵輕俠赴者萬計廞自謂義兵一動勢必未寧可乘間而取富貴而曾不旬日國寶賜死恭罷兵符廞去職廞大怒廻衆討恭恭遣司馬劉牢之距戰於曲阿廞衆潰奔走遂不知所在王長史登茅山大慟哭曰瑯琊王伯輿終當為情死長子泰為恭所殺少子華以不知廞存亡憂毀布衣蔬食後從兄謐言其死所華始發喪入仕初導渡淮使

郭璞筮之卦成璞曰吉無不利淮水絕王氏滅其後子孫繁衍竟如璞言

瑯琊世家卷之三

石封夏　儀元微甫評閱
西吳韓昌箕仲弓甫纂校

王誕

王誕字茂世太保弘從祖兄也祖恬晉中軍將軍父珉太常卿誕少有才藻晉孝武帝崩從叔尚書令珣爲哀策出本示誕曰猶恨少序節物誕攬筆便益之接其秋冬代變後云霜繁廣除風回高殿珣歎美因而用之襲爵雒鄉侯爲會稽王世子元顯後軍長史瑯邪內史誕結事元顯嬖人張法順故見寵元顯納妾誕爲之親迎胡證隨府轉驃騎長史內史如故元顯討桓玄欲悉誅諸桓誕救桓脩等由此得免脩誕甥也及玄得志將見誅脩爲陳情乃徙廣州盧循據廣州以誕爲其平南府長史甚賓禮之誕久客思歸乃說循曰下官與劉鎮軍情味不淺若得北歸必蒙任寄公私際會思報厚恩愈於停此空移歲月時廣州刺史吳隱之亦爲循所拘留誕又曰將軍今留吳公公私非計孫伯符晉說

豈不欲留華子魚但以一境不容二君耳於是誕及隱之俱得還誕爲宋武帝太尉長史盡心歸奉帝甚仗之盧循自蔡州南走劉毅因求追討誕密白帝曰公既平廣固復滅盧循則功蓋終古勲無與二如此大威豈可使餘人分之毅與公同起布衣一時相推耳今既喪敗不宜復使立功帝納其說後爲吳國内史母憂去職武帝伐劉毅起爲輔國將軍誕固辭以墨絰從行時諸葛長人行太尉留府事心不自安武帝甚慮之毅既平誕求先下

帝曰長人似有自疑心卿詎宜便去誕曰長人知下官蒙公垂眄今輕身單下必當以爲無虞可少安其意帝笑曰卿勇過賁育矣於是先還後卒追封唐縣五等侯子詡嗣卒誕兄散字偉世侍中左戶尚書始興公嘏子偃

既附元顯復仕盧循慙愧慙愧

王偃

王偃字子游母晉孝武帝女鄱陽公主宋受禪封永成君偃尚宋武帝第二女吳興長公主諱榮男常倮偃縛諸庭樹時天夜雪噤凍久之偃兄恢排閤詬主乃免偃謙虛恭謹不以世事關懷位右光祿大夫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恭公

爲婦所縛謚恭不忝

王藻

王藻位東陽太守尚文帝第六女臨川長公主諱英媛公主性妬而藻別愛左右人吳崇祖景和中主讒之於廢帝藻下獄死主與王氏離婚太始初以主適豫章太守庾沖遠未及成禮而沖遠卒宋世諸主莫不嚴妬明帝每疾之湖熟令袁慆妻以妬賜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妬婦記左光祿大夫江湛孫斆當尚孝武帝女上乃使人為斆作表讓婚曰伏承詔旨當以臨海公主降嬪榮出望表恩加

典外顧審輶菽伏用憂惶臣寒門悴族人凡質陋閭閻有對本隔天姻如臣素流家貧業寡年近將冠皆已有室荆釵布裙足得成禮每不自解無偶迄茲媒訪莫尋素族弗問自惟門慶屢降公主天恩所覃庸及醜末懷憂抱惕慮不獲免徵命所當果膺茲舉雖門忝宗榮於臣非幸仰緣聖貸冒臣愚實自晉氏以來配尚王姬者雖累經美胄亟有名才至如王敦懾氣桓溫斂威真長佯愚以求免子敬炙足以違禍王偃無仲都之質而倮雪於北

階何瑀闕龍工之姿而投軀於深井謝莊殆自害於蠓臾殷沖幾不免於強鉏彼數人者非無才意而勢屈於崇貴事隔於聞覽吞悲茹氣無所逃訴制勒甚於僕隸防閑過於婢妾行來出入人理之常當待賓客朋從之義而令掃轍息駕無闚門之期廢筳抽席絕接對之理非唯交友離異乃亦兄弟疏濶第令受酒肉之賜制以動靜監子待錢帛之私節其言笑姆妳爭媚相勸以嚴尼媼競前相諂以急第令必凡庸下才監子皆葭萌愚豎議舉

止則未閑是非聽言語則謬於虛實姆妳敢恃耆舊唯贊妬忌尼媼自唱多知務檢口舌其間又有應答問訊卜筮師母乃至殘餘飲食詰辯與誰衣被故弊必責頭領又出入之宜繁省難衷或進不獲前或入不聽出不入則嫌於欲疏求出則疑有別意召必以三晡為期遣必以日出為限夕不見晚魄朝不識曙星至於夜步月而弄琴晝拱袂而披卷一生之內與此長乖又聲影裁聞則少婢奔迸裾袂向席則老醜叢來左右整刷以疑寵見嫌

賓客未冠以少峉致斥禮有列朕象有貫魚本無
嫂嫡之嫌豈有輕婦之誚今義絕傍私虔恭正匹
而每事必言無儀適設辭倾云慳易我又竊聞諸
王聚集唯論夫族緩不足爲急者法急則可爲緩
者師更相扇誘本其恒意不可貸借因實常辭或
云野敗去或云人笑我雖曰家事有甚王憲發口
所言恒同科律王藻雖復彊佷頗經學涉戲笑之
事遂爲寃魂褚暖憂憤用致夭絕傷理害義難以
貝聞夫螽斯之德實致克昌專妬之行有妨繁衍

是以尚主之門往往絕嗣駙馬之身通離釁咎以
臣凡弱何以克堪必將毀族淪門豈伊身責前後
嬰此其人雖衆然皆患彰遐邇事隔天朝故吞言
咽理無敢論訴臣幸屬聖明矜照由道弘物以典
處親以公臣之鄙懐可得自盡如臣門分世荷殊
榮足守前基便預提拂清官顯位或由才升一叨
婚戚咸成恩假是以仰冒非宜披露丹實非唯止
陳一已規全身願實乃廣申諸門受患之切伏願
天慈照察特賜蠲停使燕雀微羣得保叢蔚蠢物

悸生自已彌篤若恩詔難降披請不申便當刊膚
剪髮投山竄海帝以此表遍示諸主以諷切之并
爲戲笑於是臨川長公主上表曰妾遭隨奇薄絕
於王氏私庭釁戾至此分異今孤疾煢然假息朝
夕情寄所鍾唯在一子契濶荼炭特兼憐愍否泰
枯榮繫以爲命實願申其門釁還爲母子推遷僶
俛未及自聞先朝慈愛鑑爽丹衷若賜使息徼歸
第定省仰接天旨或有可尋今事迫誠切不顧典
憲敢緣恩燾觸冒披聞特乞還身王族守養弱嗣

雖死之日實甘於生許之藻弟懋昇明末貴達懋
弟攸太宰從事中郎蚤卒追贈黃門侍郎弟琰昇
明末顯宦懋子瑩

不立訓典乃使臣下作如此書疏殊自飄絕
一篇江斅讓婚表竟成王藻一傳根本公主性
妬來妬可傳哉又可傳其夫哉使百世而下知
有王藻者妬婦之功也

王瑩

王瑩字奉光選尚宋臨淮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
義興太守代謝超宗去郡超宗與瑩交惡還都就
懋求書屬瑩求一吏曰丈人一旨如湯澆雪耳及
至瑩答旨以公吏不可超宗往懋處對諸賓謂懋
曰湯定不可澆雪懋面洞赤惟大恥懼懋後往超
宗處設精白鮆美鮓麞肶懋問那得佳味超宗詭
言義興始見餉陽驚曰丈人豈應不得邪懋大忿
言於朝廷稱瑩供養不足坐失郡廢棄久之後歷
侍中東陽太守以居郡有惠政遷吳興太守齊明
帝勤憂庶政瑩頻處二郡皆有能名遷為中領軍
隨王長史意不平改為太子詹事中領軍永元初
政由羣小瑩守職而已不能有所是非及尚書令
徐孝嗣誅瑩頗綜朝政歒取孝嗣所居宅及取孝
嗣封名枝江縣侯以為已封從弟亮謂曰此非盛
德也瑩怒曰我昔從東度為吳興東身登岸徐時
為宰相不能見知相用為領軍長史今任其宅差
無多慙時人咸謂失德亮既當朝於瑩素雖不善

特欲引與同事遷尚書左僕射未拜會護軍崔慧
景自京口奉江夏王內向瑩拒慧景於湖頭眾敗
瑩赴水乘舫入樂遊因得還臺城慧景敗瑩還居
領軍府梁武兵至復假節都督宮城諸軍事建康
平瑩乃以宅還徐氏初為武帝相國左長史及踐
阼封建城縣公累遷尚書令瑩性清慎帝深善之
時有猛獸入郭上意不悅以問羣臣羣臣莫對瑩
在御筵乃斂板答曰昔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陛下
膺籙御圖虎象來格帝大悅十五年位左光祿大
夫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既為公須開黃閤宅前
促欲買南鄰朱侃半宅侃懼見侵貨得錢百萬瑩
乃回閤向東時人為之語曰欲向南錢可貪遂向
東[illegible][illegible]銅及將拜印工鑄[illegible]六鑄而龜六毀及成
頸空不實補而用之居[illegible] 薨謚曰靜恭
少子實嗣起家秘書郎尚梁武帝女安吉公主襲
爵建城縣公為新安太守實從兄來郡就求告實
與銅錢五十萬不聽於郡及道散用從兄寄於郡
市貨還都求利及去郡數十里實乃知命追之呼

從兄上岸盤頭令卒與杖搏頰乞原劣得免後爲南康嗣王湘州刺史長沙郡王三日出複寶衣冠傾崎王性方嚴見之意殊惡實稱王名謂王曰蕭玉誌念實殿下何見惜王驚赧仰起後寄啟之因此廢錮

王亮

王亮字奉叔瑩從父弟也父攸字昌達仕宋位太宰中郎贈給事黃門侍郎亮以名家選尚公主拜駙馬都尉歷任秘書丞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才俊以爲士林使工圖其像亮亦預焉累遷晉陵太守在職清公有美政時有晉陵令沈巑之性麤疏好犯亮諱亮不堪遂啟代之巑之怏怏乃造坐云下官以犯諱被代未知明府諱若爲攸字當作無骸尊傍犬爲犬傍無骸尊若是有心攸無心攸乞告示亮不履下床跣而走巑之撫掌大笑而去建武末累遷吏部尚書時右僕射江祏管朝政多所進拔爲士所歸亮自以身居選部每持異議始亮未爲吏部郎時以祏帝之內弟故深友祏祏爲之延譽益爲帝之所器重至是與祏情好攜薄祏眠之如初及祏遇誅羣小放命凡所除拜悉由內寵亮弗能止外若詳審內無明鑒所選用拘資次而已當時不謂爲能後爲尚書左僕射及東昏肆虐亮取容以免梁武帝至新林內外百僚皆道迎

其不能拔者亦開路送誠款亮獨不遣及東昏遇殺張稷仍集亮等於太極殿前西鍾下坐議欲立齊湘東嗣王寶晊領軍瑩曰城閉已久人情離解征東在近何不咨問張稷又曰桀有昏德鼎遷於殷今實微子去殷項伯歸漢之日亮默然朝士相次下牀乃遣國子博士沈宏齎東昏首送石頭推亮爲首城平朝士畢至亮獨後祗履見武帝帝謂曰顛而不扶焉用彼相亮曰若其可扶明公豈有今日之舉因泣而去霸府開以爲大司馬長史梁臺建授侍中尚書令固讓召爲侍中中書監兼尚書令及受禪遷侍中尚書令中軍將軍封豫寧縣公天監二年轉左光祿大夫元日朝會亮辭疾不登殿設饌別省語笑自若數日詔公卿問訊亮無疾色御史中丞樂藹奏亮大不敬論棄市詔削爵廢爲庶人四年帝宴華光殿求讜言尚書左丞范縝起曰司徒謝朏徒負虛名陛下擢之如此前尚書令王亮頗有政體陛下棄之如彼愚臣所不知帝變色曰卿可更餘言縝固執不已帝不悅御史中丞任昉因奏縝妄陳褒貶請免縝官詔下亮因屏居閉掃不通賓客遭母憂居喪盡禮後爲中書監加散騎常侍卒諡煬子

大節可觀

孝武文穆王皇后

孝武文穆王皇后、諱憲嫄、偃女也、元嘉二十年、拜武陵王妃、生廢帝、世祖在藩、后甚有寵、上入伐凶逆、后留尋陽、與太后同還京都、立爲皇后、大明四年、后率六宮躬桑於西郊、皇太后觀禮、上下詔曰、朕卜祥大昕、測辰拂羽、爰詔六宮、親蠶川室、皇太后降鑾從御、佇蹕觀禮、緣蓮既具、玄紞方脩、厥儀發椒闈、化動中縣、妃主以下、可量加班錫、廢帝即位、尊曰皇太后、宮曰永訓、其年崩于含章殿、時年三十八、祔葬景陵、

瑯琊世家卷之四

石封夏　儀元徵甫評閱
西吳韓昌箕仲兮甫纂校

王珣

王珣、字元琳、小字法護、亦字阿瓜、弱冠與陳郡謝玄爲桓溫掾、俱爲溫所敬重、嘗謂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仗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珣轉主簿、時溫經畧中夏、竟無寧歲、軍中機務、並委珣焉、文武數萬人。悉識其面、從討袁眞、封東亭侯、珣兄弟皆謝氏壻、以猜嫌致隙、太傅安既與珣絕婚、又離珉妻、由是二族遂成仇釁、時希安旨、乃出珣爲豫章太守、不之官、除散騎常侍、不拜、遷秘書監、安卒後、遷侍中、孝武深仗之、轉輔國將軍、吳國內史、在郡爲士庶所悅、徵爲尚書右僕射、領吏部、轉左僕射、加征虜將軍、復領太子詹事、時帝雅好典籍、珣與殷仲堪徐邈王恭郗恢等、並以才學文章見昵於帝、及王國寶自媚於會稽王道子、而與珣等不協、帝慮晏駕後怨隙必生、故出恭恢爲方

伯而委珣端右珣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覺語人云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帝崩哀冊謚議皆珣所草隆安初國寶用事謀黜舊臣遷珣尚書令王恭赴山陵欲殺國寶珣止之曰國寶雖終爲禍亂。要罪逆未彰。今便先事而發。必大失朝野之望。况擁強兵。竊發於京輦。誰謂非逆。國寶若遂不改。惡布天下。然後順時望除之。亦無憂不濟也。恭迺止。既而謂珣曰此日視君一似胡廣珣曰王陵廷爭。陳平慎默。但問克終何如耳。恭尋起兵國寶將殺

珣等僅爾得免二年恭復舉兵假珣節進衛將軍都督琅邪水陸軍事事平上所假節加散騎常侍四年以疾解職歲餘卒時年五十二追贈車騎將軍開府謚曰獻穆桓玄與會稽王道子書曰珣神情朗悟經史明徹風流之美公私所寄雖逼嫌謗才用不盡然君子用朝弘益自多時事艱難忽爾喪失歎懼之深豈但風流相悼而已其崎嶇九折風霜備經雖賴明公神鑒亦識會居之故也卒以壽終殆無所哀但情發去來賓之未易耳玄輔政

末婢謝琰小子

改贈司徒初珣既與謝安有隙在東聞安薨便出京師詣族弟獻之曰吾欲哭謝公獻之驚曰所望於法護於是往哭督帥刁約不聽前曰官平生在時不見此客王亦不與語直前哭甚慟不執末婢手而退珣五子弘虞柳孺曇首宋世並有高名

王珣疾臨困問王武岡曰世論以我家領軍比誰武岡曰世以比王北中郎東亭轉臥向壁嘆曰人固不可以無年領軍王洽珣之父也年二十六卒珣意以其父名德過坦之而無年故致此論

王珣郗超並有奇才爲大司馬所眷拔珣爲主簿超爲記室參軍超爲人多鬚珣狀短小於時荊州爲之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宣武移鎮南州制街衢平直人謂王東亭曰丞相初營建康無所因承而制置紆曲方此爲劣東亭曰此丞相乃所以爲巧江左地促不如中國若使阡陌條暢則一覽而盡故紆餘委曲若不可測

王東亭爲桓宣武主簿既承藉有美譽公甚欲其人地爲一府之望初見謝失儀而神色自若坐上

賓客、郎相貶笑、公曰、不然、觀其情貌、必自不凡、吾當試之、後因月朝閣下伏、公於內走馬直出突之、左右皆宕仆、而王不動、名價於是大重、咸云是公輔器也、

謝公領中書監、王東亭有事、應同上省、王後至、坐促、王謝雖不通、太傅猶歛膝容之、王神意閑暢、謝公傾目、還謂劉夫人曰、向見阿瓜、故自未易有、雖不相關、正是使人不能已已、

王東亭作宣武主簿、嘗春月與石頭兄弟乘馬出郊、時彥同遊者、連鑣俱進、石頭桓嗣小字、中興書曰、嗣字恭道、溫長子也、仕至豫州刺史、唯東亭一人常在前、覺數十步、諸人莫之解、石頭等既疲倦、俄而乘輿回、諸人皆似從官、唯東亭奕奕在前、

王東亭到桓公吏、既伏閣下、桓令人竊取其白事、東亭即於閣下更作、無復向一字、續晉陽秋曰、珣學涉通敏、文高當世、

王忱死、西鎮未定、朝貴人人有望、時殷仲堪在門下、雖居機要、資名輕小、人情未以方岳相許、晉孝武欲拔親近腹心、遂以殷為荊州、事定、詔未出、王珣問殷曰、陝西何故未有處分、殷曰、已有人、王歷問公卿、咸云非、王自計才地、必應在己、復問非我邪、殷曰、亦似非、其夜詔出用殷、王語所親曰、豈有黃門郎而受如此任、仲堪此舉、是國之亡徵、

王珉

王珉字季琰小字僧彌少有才藝善行書名出珣右時人爲之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爲兄時有外國沙門名提婆妙解法理爲珣兄弟講毗曇經珉時尚幼講未半便云已解即於別室與沙門法綱等數人自講東亭問法綱曰弟子都未解阿彌那得已解所得云何法綱歎曰大義皆是但小未精耳辟州主簿舉秀才不行後歷著作散騎郎國子博士黃門侍郎侍中代王獻之爲長兼中書令

二人素齊名世謂獻之爲大令珉爲小令卒時年二十八追贈太常二子朗練義熙中並歷侍中練子釗世祖大明中亦經清職太宗初爲司徒左長史隨司徒建安王休仁出赭圻時居母憂加冠軍將軍忤犯休仁出爲始興相休仁恚之不已太宗乃收付廷尉賜死

王忱爲吏部郎嘗作選草臨當奏王僧彌來聊出示之僧彌得便以已意改易所選者近半王忱甚以爲佳更寫即奏

王弘

王弘字休元曾祖導晉丞相祖洽中領軍父珣司徒弘（世家子好學那得不代典）少好學以清恬知名弱冠爲會稽王導子驃騎主簿時農務頓息末役繁興弘以爲宜建屯田啟曰近面所咨立屯田事已具簡聖懷南畝事興時不可失宜早督田畯以要歲功而府資單刻控引無所雖復厲以重勸肅以嚴威適足令圖充積而無救于事實也伏見南局諸冶募吏數百雖資以廩贍收入甚微愚謂若回以配農必功利百

倍矣然軍器所須不可都廢今欲留銅官大冶及都邑小冶各一所重其功課一准揚州之求取亦當無乏餘者罷之以充東作伏願以時施行庶歲有務農之勤倉有盈廩之實禮節之興可以垂拱待也導子嘉之欲以爲黃門侍郎珣以其年少固辭珣頗好積聚財物布在人間及薨弘悉燔券書一不收責其餘舊業悉委諸弟時內外多難在喪者皆不得終其哀唯弘徵召一無所就桓玄剋建業收道子付廷尉臣吏莫敢瞻送弘時尚居喪

獨道側拜辭、攀車涕泣論者稱焉、宋武帝召補鎮軍諮議參軍、以功封華容縣五等侯、累遷太尉左長史、從北征、前鋒已平洛陽、而未遣九錫、弘銜使還都諷朝廷、時劉穆之掌留任、而旨乃從北來、穆之慚懼發病遂卒、宋國建、爲尚書僕射掌選、領彭城太守、奏彈世子左衛率謝靈運、爲軍人桂興淫其嬖妾、靈運殺興、棄屍洪流、御史中丞王准之曾不彈舉、武帝答曰、端右肅正風軌、誠副所期、自今以爲永制、於是免靈運官、後遷江州刺史、省賦簡

役、百姓安之、永初元年、以佐命功、封華容縣公、三年入朝、進號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帝因宴集曰、我布衣始望不至此、傅亮之徒並撰辭、欲盛稱功德、弘率爾對曰、（詞在濃淡之間）此所謂天命、求之不可得、推之不可去、時稱其簡衆、少帝景平二年、徐羨之等謀廢立、召弘入朝、文帝即位、以定策安社稷、進位司空、封建安郡公、固辭見許、進號車騎大將軍開府刺史如故、徐羨之等以廢弑罪將及誅、弘以非首謀、且弟曇首又爲上所親委、事將發、密使報弘、羨之

既誅、遷侍中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事、給班劍三十人、上西征謝晦、與彭城王義恭居守、入住中書下省、引隊仗出入司徒府、權置參軍、元嘉五年春大旱、弘引咎遜位、先是彭城王義康爲荆州刺史鎮江陵、平陸令河南成粲與弘書、誡以盈滿、兼陳彭城王宜入知朝政、竟陵衡陽宜出據列藩、弘由是因自陳請、乃遷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六年、弘又上表陳彭城王宜入輔、并求解州、義康由是代弘爲司徒、與之分錄、弘又辭分錄、弘博練政體、

留心庶事、斟酌時宜、每存優允、與八座丞郎疏曰、同伍犯法、無人士不罪之科、然每至詰謫、輒有請訴、若常垂恩宥、則法廢不行、依事糾責、則物以爲苦、恐宜更爲其制、時議多不同、弘以爲謂之人士、便無庶人之坐、署爲庶人、輒受人士之罰、不其頗歟、謂人士可不受同伍之謫、取罪其奴客、庸何傷邪、無奴客、可令輸贖、有修身閭閻、與羣小實隔、又或無奴僮、爲衆所明者、官長二千石、便親臨列上、依事遣判、又主守偷五疋、常偷四十匹、並加大辟、

議者咸以爲重弘以爲小吏無知臨財易昧或由
疎慢事蹈重科宜進主守偷十疋常偷五十疋死
四十疋降以補兵至於官長以上荷蒙榮祿付以
局任當正己明憲檢下防非而親犯科律亂法冒
利五匹乃已爲私矣士人無私相偷四十匹理就
使至此致以明罰固其宜耳何容復加哀矜且此
輩人士可殺不可謫謂宜奏聞決之聖旨文帝從
弘議弘又上言舊制人年十三半役十六全役今
四方無事應存消息請以十五至十六爲半丁十
七爲全丁從之及弟曇首亡文帝嗟悼不已見弘
流涕歔欷弘斂容而已既而彭城王義康言於帝
曰曇首既爲家寶又爲國器弘情不稱何也帝曰
賢者意不可度其見體亮如此九年進位太保領
中書監餘如故其年薨贈太保中書監給節加羽
葆鼓吹增班劍爲六十人謚曰文昭公配食武帝
廟庭弘既人望所宗造次必存禮法凡動止施爲
及書翰儀體後人皆依倣之謂爲王太保家法雖
歷藩輔而不營財利薨亡之後家無餘業子錫嗣

弘少時嘗樗蒲公城子野舍及後當權有人就弘
求縣此人嘗以蒲戲得罪弘詰之曰君得錢會戲
何用祿爲答曰不審公城子野何所在弘默然自
領選及當朝總錄將加榮爵於人者每先呵責譴
辱之然後施行若美相盼接語欣懽者必無所諧
人問其故答曰王爵既加於人又相撫勞便成與
主分功此所謂姦以事君者也若求者絕官叙之
分既無以爲惠又不微借顏色即大成怨府亦鄙
薄所不任問者悅伏

爲宋武求九錫可謂因時乘便其滅人士之罰
寬小吏之偷得大臣體

王曇首

王曇首太保弘之弟也幼有素尚兄弟分財曇首唯取圖書而已辟琅邪王大司馬屬從府公脩復洛陽園陵與從弟球俱詣宋武帝帝曰並脊梁世德乃能屈志戎旅曇首答曰既從神武自使懦夫立志時謝晦在坐曰仁者果有勇帝悅及至彭城大會戲馬臺賦詩曇首文先成帝問弘曰卿弟何如卿答曰若但如下官門戶何寄帝大笑曇首有智局喜慍不見於色閨門內雍雍如也手不執金

玉婦女亦不得以爲飾玩自非祿賜一毫不受於人爲文帝鎭西長史武帝謂文帝曰曇首輔相才也汝可每事諮之及文帝被迎入奉大統議者皆致疑曇首與到彥之從兄華並勸上行上猶未許曇首固諫并言天人符應上乃下率府州文武嚴兵自衛臺所遣百官衆力不得近部伍中兵參軍朱容子抱刀在平乘戶外不解帶者累旬及卽位謂曇首曰非宋昌獨見無以致此以曇首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容子爲右軍將軍誅徐羨之等及平

大臣之言

謝晦皆曇首及華力也元嘉四年車駕出北堂使三更竟開廣莫門南臺云應須白獸幡銀字棨不肯開尚書左丞羊玄保奏免御史中丞傅隆以下曇首曰旣無興敕又闕幡棨雖稱上旨不異單利元嘉元年二年雖有再開門例此乃前事之違今之守舊未爲非禮其不請白獸幡銀字棨致開門不時由尚書相承之失亦合糾正上特無問更立科條遷太子詹事侍中如故自謝晦平後上欲封曇首等會讌集舉酒勸之因拊御牀曰此坐非卿

兄弟無復今日出詔以示之曇首曰豈可因國之災以爲身幸陛下雖欲私臣當如直史何封事遂寢時弘錄尚書事又爲揚州刺史曇首爲上所親委任兼兩宮彭城王義康與弘並錄意常怏怏又欲得揚州以曇首居中分其權任愈不悅曇首固乞吳郡文帝曰豈有欲建大廈而遺其棟梁賢兄比屢稱疾固辭州任將來若相申許此處非卿而誰時弘久疾屢遜位不許義康謂賓客曰王公久疾不起神州詎合臥臨曇首勸弘減府兵力之半

以配義康乃悅七年卒時年三十七文帝臨慟歎曰王詹事所疾不救國之衰也中書舍人周赴侍側曰王家欲衰賢者先殞上曰直是我家衰耳贈光祿大夫九年以預誅徐羨之等謀追封豫寧縣侯謚曰文孝武即位配饗文帝廟庭子僧綽嗣

王曇首年十四五便歌諸妓向謝公(安遠)稱歎公甚欲聞之而王名家年少無由得聞諸妓又向王說謝公意謝後出東府土山上作伎王時作兩丸髻著袴褶騎馬往土山下庾家墓林中作一曲歌于時秋月王因舉頭看北林卒曲便去妓白謝公曰此是王郎歌

雅善持盈

瑯琊世家卷之五

石封夏 儀元徵甫評閱
西吳韓昌箕仲方甫纂校

王錫

王錫字寂光位太子左衛率江夏內史高自位遇太尉江夏王義恭當朝錫箕踞大坐殊無推敬卒子僧亮嗣齊受禪降爵為侯僧亮弟僧衍位侍中

王僧達

王僧達幼聰敏弘爲揚州時僧達六七歲遇有通
訟者竊覽其辭謂爲有理及大訟者亦進弘意其
小留左右僧達爲申理閑詣不失一句文帝聞其
蚤慧召見德陽殿應對閑敏上甚知之妻以臨川
王義慶女少好學善屬文爲太子舍人坐屬疾而
於揚列橋觀鬭鴨爲有司所糾原不問性好鷹犬
與閭里少年相馳逐又躬自屠牛義慶聞之令周
旋沙門慧觀造而觀之僧達陳書滿席與論文義。
慧觀酬答不暇。深相稱美。訴家貧求郡文帝欲以
爲秦郡吏部郎庾仲文曰王弘子既不宜作秦郡
僧達亦不堪涖人乃止遷太子洗馬母憂去職服
闋爲宣城太守性好游獵而山郡無事僧達肆意
馳騁或五日三日方歸。受詞辯訟多在獵所。人或
逢不識問府君所在。僧達且曰近在其後從義興
及元凶弒立孝武發潯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僧達
必來赴義人問其所以慶之曰虜馬飲江。王出赴
難見其在先帝前議論開張執意明決。以此言之

其必至也。僧達尋至孝武即以爲長史及即位爲
尚書右僕射僧達自負才地三年間便望宰相嘗
答詔曰亡父亡祖司徒司空其自負若此後爲護
軍將軍不得志乃求徐州上不許固陳乃以爲吳
郡太守時朞歲五遷彌不得意吳郭西臺寺多富
沙門僧達求須不稱意乃遣主簿顧曠率門義刼
寺內沙門竺法瑤得數百萬荆江夏反叛加僧達
置佐領兵臺符聽置千人而輒立三十隊隊八十
人立宅於吳多役功力坐免官後孝武獨召見傲
然了不陳遜唯張目而視及出帝歎曰王僧達非
狂如何乃戴面向天子後顏師伯詣之僧達慨然
曰大丈夫寧當玉碎安可以没没求活師伯不答
逡巡便退初僧達爲太子洗馬在東宮愛念軍人
朱靈寶及出爲宣城靈寶已長僧達詐列死亡寄
宜城左永籍之涯以爲子改名元序啟文帝以爲
武陵國典衛令又以補竟陵國典書令建平國中
軍將軍孝建元年事發又加禁錮表謝言不能因
依左右傾意權貴上愈怒僧達族子確少美姿容

僧達與之私欵確叔父休爲永嘉太守當將確之郡僧達欲逼留之確知其意避不往僧達潛於所住屋後作大阬欲誘確來別殺埋之從弟僧虔知其謀禁呵乃止御史中丞劉瑀奏請收案上不許二年除太常意尤不悅頃之上表解職文旨抑揚侍中何偃以其言不遜啟付南臺又坐免官先是何尚之致仕復膺朝命於宅設八關齋大集朝士自行香次至僧達曰願郎且放鷹犬勿復游獵僧達答曰家養一老狗放無處去已復還尚之失色

大明中以歸順功封寧陵縣五等侯累遷中書令黃門郎路瓊之太后兄慶之孫也宅與僧達門並嘗盛車服詣僧達僧達將獵已改服瓊之就坐僧達了不與語謂曰身昔門下騶人路慶之者是君何親遂焚瓊之所坐牀太后怒泣涕於帝曰我尚在而人陵之我死後乞食矣帝曰瓊之年少無事詣王僧達門見辱乃其宜耳僧達貴公子豈可以此加罪乎太后又謂帝曰我終不與王僧達俱生先是南彭城蕃縣人高闍沙門釋曇標道方等共相誑惑自言有鬼神龍鳳之瑞嘗聞簫鼓音與秣陵人藍宏期等謀爲亂又結殿中將軍苗乞食等起兵攻宮門事發凡黨與死者數十人僧達屢經犯忤以爲終無悛心因高闍事陷之收付廷尉於獄賜死時年三十六帝亦以爲恨謂江夏王義恭曰王僧達遂不免死追思太保餘烈使人慨然於是詔太保華容文昭公門爵因姻一不貶絕僧達子道琰徙新安元徽中爲廬陵內史未至郡卒子融

王融

王融字元長少而神明警慧母臨川太守謝惠宣女性敦敏教融書學博渉有文才從叔儉謂人曰此兒至四十名位自然及祖乗秀才累遷太子舍人以父官不通弱年便欲紹興家業啓齊武帝求自試遷秘書丞從叔儉初有儀同之授贈儉詩及書儉甚奇之笑謂人曰穰侯印詎便可解尋爲丹陽丞中書郎永明末武帝欲北伐使毛惠秀畫漢武北伐圖融因此上疏開張北侵之議圖成上置琅

邪城射堂壁上游幸輒觀焉九年芳林園禊宴使融爲曲水詩序當時稱之上以融才辯使兼主客接魏使房景高宋弁弁見融年少問主客年幾融曰五十之年久踰其半景高又云在北聞主客曲水詩序勝延年實願一見融乃示之後日宋弁於瑶池堂謂融曰昔觀相如封禪以知漢武之德今覽王生詩序用見齊主之盛融曰皇家盛明豈直比蹤漢武更慙鄙製無以遠匹相如上以魏所送馬不稱使融問之曰秦西冀北實多駿驥而魏之

良馬乃駑駘之不若將旦旦信誓有時而爽駉駉之牧遂不能嗣宋弁曰當是不習地土融曰周穆馬迹徧於天下若騏驥之性因地而遷則造父之策有時而躓弁曰王主客何爲勤勤於千里融曰卿國既異其優劣聊復相訪若千里斯至聖上當駕鼓車弁曰向意既須必不能駕鼓車也融曰買死馬之骨亦以郭隗之故弁不能荅融躁於名利自恃人地三十内望爲公輔夜直中書省歎曰作此寂寂使鄧禹笑人初爲司徒法曹詣王僧祐因

遇沈昭畧未相識昭畧屢顧眄謂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平謂曰僕出於扶桑入於暘谷照耀天下誰云不知而卿此問昭畧云不知許事且食蛤蜊融曰物以羣分方以類聚君長東隅居然應嗜此族共高自標置如此行遇朱雀桁開路人塡塞乃捶車壁曰車中乃可無七尺車前豈可乏八騶及魏軍動竟陵王子良於東府募人板融寧朔將軍軍主融文辭捷速有所造作援筆可待子良特相友好曉節大習騎馬招集江西傖楚數百人並

有幹用。融特爲謀主、武帝病篤暫絶、子良在殿內、太孫未入、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閤口斷東宮仗不得進。欲矯詔立子良。詔草已立。上重蘇、朝事委西昌侯鸞。梁武謂范雲曰、左手據天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王上大漸、國家自有故事、道路籍籍將有非常之舉、卿聞之乎。雲不敢答、俄而帝崩、融乃處分以子良兵禁諸門、西昌侯聞急馳到雲龍門、不得進、乃曰、有敕召我、仍排而入、奉太孫登殿、命左右扶出子良、指麾音響如鍾、殿內無不從

命、融知不遂、乃釋服還省、歎曰、公誤我。鬱林深怨融、卽位十餘日、收下廷尉獄、使中丞孔稚珪倚爲奏曰、融姿性剛險、立身浮競、動迹驚群、抗言異類、近塞外微塵、苦求將領、遂招納不逞、扇誘荒傖、校弄威聲、專行權利、反覆脣齒之間、傾動頰舌之內、威福自已、無所忌憚、誹謗朝政、歷毀王公、謂已才流無所推下。事暴遠近、使融依源據答。融辭曰、囚實頑蔽、觸行多愆、但夙忝門素、得奉教君子、爰自總髮迄將立年、州閭鄉黨、見許愚慤、過蒙大行皇帝

奬育之恩、又荷文皇帝識擢之重、司徒公賜預士林、安陸王曲垂盼接、前後陳代虜之計、亦仰簡先朝、今段犬羊乍擾、令囚草撰符詔、及司徒宣敕招募、同例非一、實以戎事不小、不敢承教、續蒙軍號、賜使招集、銜敕而行、非敢虛扇、且張弄威聲、應有形迹、專行權利、又無贓賄、反役脣齒之間、未審悉與誰言、傾動頰舌之內、不容都無彼此、自上甘露頌及銀甕啟、三日詩序、接虜使語辭、竭思稱揚、得非誹謗。囚才分本劣、謬被策用、悚怍之情、夙宵兢

惕、自循自省、並愧流言、伏惟明皇臨宇、普天蒙澤、戊寅赦恩、輕重必宥、百日曠期、始蒙旬日、一介罪身、獨嬰憲劾、融被收、朋友部曲參問北寺、相繼於道、請救於子良、子良不敢救、西昌侯固爭不得、詔於獄賜死、時年二十七、臨死歎曰、我若不爲百歲老母、當吐一言、融意欲指斥帝在東宮時過失也、先是太學生會稽魏準、以才學爲融所賞、既欲奉子良、而準鼓成其事、太學生虞羲丘國賓竊相謂曰、竟陵才弱、王中書無斷、敗在眼中矣、及融誅、召

準入舍人省詰問遂懼而死舉體皆青時人以準
膽破融文集行於時
琅邪王元長才名甚盛欲與徐勉相識每託人召
之徐謂人曰王郎名高望促難可輕敘衣裾而
元長及禍時人服其幾鑒
輕躁之徒取死應爾

王冲

王冲字長深弘玄孫也祖僧衍位侍中父茂璋字
微光仕梁位給事黃門侍郎冲母梁武帝妹新安
公主卒于齊世武帝深鍾愛冲賜爵東安亭侯累
遷侍中南郡太守習於法令政號平理雖無赫赫
之譽久而見思曉音樂習歌舞善與人交貴游之
中聲名籍甚侯景之亂元帝承制冲求解南郡以
讓王僧辯并獻女伎十人以助軍賞侯景平授丹
陽尹魏平江陵敬帝爲太宰承制以冲爲左長史

紹泰中累遷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開府儀同三
司給扶陳武帝受禪領太子少傅加特進左光祿
大夫領丹陽尹參撰律令帝以冲前代舊臣特申
長幼之敬文帝即位益加尊重嘗從幸司空徐度
宅宴筵之上賜以几光大元年薨年七十六贈司
空謚曰元簡冲有子三十人並致通官第十二子
瑒

王瑒

王瑒、字子瑛、沈靜有器局、美風儀、梁元帝時、位太子中庶子、陳武帝入輔、以爲司徒左長史、文帝卽位、累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侍中、父沖嘗爲瑒辭領中庶子、文帝顧沖曰、所以久留瑒於承華、正欲使太子微有瑒風法耳、宣帝卽位歷中書令吏部尚書、瑒性寛和務清靜、無所抑揚、遷尚書左僕射加侍中參選事、瑒居家篤睦每歲時饋遺徧及近親、敦誘諸弟、稟其規訓、卒贈特進、謚曰光子、弟瑜、

王瑜

王瑜、字子珪、亦知名、美容儀、年三十、官至侍中、永定元年、使齊、以陳郡袁憲爲副、齊以王琳故、囚之、齊文宣每行、裁死囚以從、齊人呼曰供御囚、每他叱怒、則召殺之、瑜及憲、並危殆者數矣、齊僕射楊遵彦每救護之、天嘉二年還朝、復爲侍中、卒謚曰貞子、

王微

王微字景玄光祿大夫孺之子也少好學善屬文工書兼解音律及醫方卜筮陰陽數術之事宋文帝賜以名著初為始興王友父憂去職微數無宦情服闋除南平王鑠右軍諮議參軍仍為中書侍郎時兄遠免官歷年微歎曰我兄無事而屏廢我何德而叨忝踰分文帝即以遠為光祿勳微為文好古言頗抑揚袁淑見之謂為訴屈吏部尚書江湛舉微為吏部郎微確乎不拔與湛書曰君平有

言生我名者殺我身天爵猶滅名安用吏部郎哉其舉可陋其事不經非獨縉紳者不道僕妾皆笑之因與湛告絕足不踰閾十餘年棲遲環堵之室苫草沒堦時論者或云微之見舉盧江何偃亦參其議偃慮為微所咎與之書自陳微報書深言塵外之適其從弟僧綽宣文帝旨使就職因留之宿微妙解天文知當有大故獨與僧綽作祝謂曰此上不欺人非智者其孰能免之遂辭不就尋有元凶之變微常住門屋一間尋書玩古遂足不履地終日端坐牀席皆生塵埃唯當坐處獨淨弟僧謙亦有才譽為太子舍人遇疾微躬自處療而僧謙服藥失度遂卒深自咎恨發病不復自療哀痛僧謙不能已以書告靈僧謙卒後四旬而微終遺令薄葬不設轜旐鼓挽之屬施五尺牀為靈二宿便毀以常所彈琴置牀上何長史偃來以琴與之無子宗人遵之所著文集傳於世贈秘書監微兄遠字景舒位光祿勳時人謂遠如屏風屈曲從俗能蔽風露言能不乖物理也遠子僧祐

陳眉公曰景玄避世絕俗希心獨往甚洽古隱之情中世無以比也江湛之辟舉將同山公之啟事微之箋札亦緣叔夜之餘波跌宕少謝于前貞懿尚標于後考槃泉石過稀邈矣

王僧祐

王僧祐字胤宗幼聰悟叔父微撫其首曰兒神明意用當不作率爾人雅爲從兄儉所重每鳴笳列騶到其門候之僧祐輒稱疾不前儉曰此吾之所望於若人也世皆推儉之愛名德而重僧祐之不權勢也未弱冠頻經憂居喪至孝服闋髮落略盡殆不立冠幘舉秀才爲驃騎法曹羸瘠不堪受命雅好博古善老莊不尚繁華工草隸善鼓琴卒然獨立不交當世沛國劉瓛聞風而悅上書薦之爲

著作佐郎遷司空祭酒謝病不與公卿游齊高帝謂王儉曰卿從可謂朝隱答曰臣從非敢妄同高人直是愛閑多病耳（四字用之不盡）嘗贈儉詩云汝家在市門我家在南郭汝家饒賓侶我家多鳥雀儉時聲高一代賓客填門僧祐不爲之屈時人嘉之稍遷晉安王文學而陳郡袁利爲友時人以爲妙選齊武帝數閱武僧祐獻講武賦王儉借觀不與竟陵王子良聞其工琴於坐取琴進之不從命永明末爲太子中舍人在直屬疾不待對人輒去中丞沈約彈之云肆情運氣不顧朝典揚眉闊步直嚮高輦坐贖論時何點王思遠之徒請交並不降意自天子至於侯伯未嘗與一人游卒於黃門郎子籍

景玄明哲胤宗清衆更孝友如一是祖是孫

王籍

王籍字文海七歲能屬文及長好學博涉有才氣爲詩慕謝靈運至其合也殆無愧色時人咸謂康樂之有王籍如仲尼之有丘明老聃之有嚴周齊末爲冠軍行參軍累遷外兵記室梁天監初除安成王主簿歷餘姚錢塘令性頗不儉爲百姓所訟遂以放免久之除輕車湘東王諮議參軍隨府會稽郡至若邪溪賦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劉孺見之擊節不能已已以爲文外獨絕還爲大司馬從事中郎遷中散大夫彌忽忽不樂乃至徒行市道不擇交游有時途中見相識輒以笠傘覆面後爲作唐侯相小邑寡事彌不樂不理縣事人有訟者鞭而遣之未幾而卒籍又甚工草書筆勢遒放益孔琳之流亞也湘東王集其文爲十卷云

王瞻

王瞻字思範弘從孫也祖柳字休季位光祿大夫東亭侯父猷字世倫位侍中光祿大夫瞻年六歲從師時有伎經門過同業皆出觀瞻獨不視習業如初從父僧達聞而異之謂其父猷曰大宗不衰寄之此子年十二居父憂以孝聞服闋襲封東亭侯後頗好逸游爲閭里患以輕薄稱及長折節修士操涉獵書記善碁工射歷位驃騎將軍王晏長史晏誅出爲晋陵太守潔己爲政妻子不免饑寒時號廉平王敬則作亂瞻赴都敬則經晋陵郡人多附之敬則敗臺軍討賊黨瞻言愚人易動不足窮法齊明帝從之所全萬數遷御史中丞梁臺建爲侍中吏部尚書性率亮居選所舉其意多行頗嗜酒每飲或彌日而精神朗贍不廢簿領梁武每稱瞻有三術射碁酒也卒諡康侯子長玄襲卒弘四弟虞柳孺晏首虞字休仲位廷尉卿虞子淙字景度有美名位新安太守

亦是奇人

瑯琊世家卷之六

石封夏　儀元徵甫評閱

西吳韓昌箕仲弓甫纂校

王僧綽

王僧綽、幼有大成之度、衆便以國器許之、好學練、悉朝典、年十三、文帝引見、拜便流涕哽咽、上亦悲不自勝、襲封豫寧縣侯、尚文帝長女東陽獻公主、初爲江夏王義恭司徒叅軍、累遷尚書吏部郎、叅掌大選、究識流品、任舉咸盡其分、僧綽深沈有局度、不以才能高人、父曇首與王華並被任遇、華子新建侯嗣、才劣位遇亦輕、僧綽嘗謂中書侍郎蔡興宗曰、弟名位與新建齊、弟超至今日、蓋姻戚所致也、遷侍中、時年二十九、始興王濬嘗問其年、僧綽自嫌蚤達、逡巡良久乃答、其謙退若此、元嘉末、文帝頗以後事爲念、大相付託、朝政大小皆參焉、從兄微清介士也、懼其太盛、勸令損抑、僧綽乃求、吳郡及廣州、並不許、會巫蠱事洩、上先召僧綽具言之、及將廢立、使尋求前朝舊典、劭於東宮夜饗將士、僧綽密以啟聞、上又令撰漢魏以來廢諸王故事、送與江湛徐湛之、湛之欲立隨王誕、江湛欲立南平王鑠、文帝欲立建平王宏、議久不決、誕妃即湛之女、鑠妃湛妹也、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惟宜速斷、幾事難密、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上曰、卿可謂能斷大事、此事不可不殷勤三思、且庶人始亡、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恐千載之後、言陛下惟能裁弟、不能裁兒、上默然、江湛出閤、謂僧綽曰、卿向言將不傷直邪、僧綽曰、弟亦恨君不直、及劭弑逆、江湛在尚書上省、聞變曰、不用王僧綽言至此、劭立、轉僧綽吏部尚書、及檢文帝巾箱及湛家書疏、得僧綽所啟饗士、并廢諸王事、乃收害焉、孝武即位、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愍侯、子儉、

自嫌蚤達愧殺輕薄少年

王儉

王儉字重寶生而僧綽遇害爲叔父僧虔所養數
歲襲爵豫寧縣侯拜受茅土流涕嗚咽幼篤學手
不釋卷賓客或相稱美僧虔曰我不患此兒無名
政恐名太盛耳乃手書崔子玉座右銘以貽之丹
陽尹袁粲聞其名及見之曰宰相之門也栝柏豫
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終當任人家國事言之宋
明帝選尚陽羨公主拜駙馬都尉帝以儉嫡母武
康主同泰初巫蠱事不可以爲婦姑欲開冢離葬

儉因人自陳密以死請故事不行年十八解褐秘
書郎太子舍人超遷秘書丞依七略撰七志四十
卷表獻之又撰定元徽四部書目母憂服闋爲司
徒右長史晉令公府長史著朝服宋大明以來著
朱衣儉上言宜復舊制時議不許及蒼梧暴虐儉
告袁粲求外出引晉新安主婿王獻之任吳興爲
例補義興太守昇明二年爲長史兼侍中以父終
此職固讓先是齊高帝爲相欲引時賢參讚大業
時謝朏爲長史帝夜召朏屏人與語久之朏無言

唯有二小兒捉燭帝慮朏難之仍取燭遣兒朏又
無言帝乃呼左右儉素知帝雄異後請間言於帝
曰功高不賞古來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北面居
人臣可乎帝正色裁之而神色內和儉又因曰儉
蒙公殊眄所以吐所難吐何賜拒之深宋以景和
元徽之淫虐非公豈復寧濟但人情澆薄不能持
久公若小復推遷則人望去矣豈惟大業永淪七
尺豈可得保帝笑曰卿言不無理儉又曰公今名
位故是經常宰相宜理絕羣后微示變革當先令

褚公知之儉請銜命帝曰我當自往經少日帝自
造彥回款言移晷乃謂曰我夢應得官彥回曰今
授始爾恐一二年間未容便移且吉夢未必便在
旦夕帝還告儉儉曰褚是未達理虞整時爲中書
舍人甚閑辭翰儉乃自報整使作詔及高帝爲太
尉引儉爲右長史尋轉左專見任用大典將行禮
儀詔策皆出於儉褚彥回唯爲詔又使儉參懷定
之齊臺建遷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多
所引進時客有姓譚者詣儉求官儉謂曰齊桓滅

譚那得有君答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儉賞其善
據卒得職焉高帝嘗從容謂儉曰我今日當以青
溪爲鴻溝對曰天應人順庶無楚漢之事時朝儀
草創衣服制則未有定準儉議曰漢景六年梁王
入朝中郎謁者金貂出入殿門左思魏都賦云藹
藹列侍金貂齊光此藩國侍臣有貂之明文晉百
官表云太尉參軍四人朝服武冠此又宰府之明
文又疑百僚敬齊公之禮儉又曰晉王受命勸進
云沖等眷眷稱名則應盡禮而世子禮秩未定儉

五

又曰春秋曹世子來朝待以上公之禮下其君一
等今齊公九命禮冠列藩世子亦宜異數並從之
世子鎮石頭城仍以爲世子宮儉又曰魯有靈光
殿漢之前例也聽事爲崇光殿外齋爲宣德殿以
散騎常侍張緒爲世子詹事車服悉依東宮制度
高帝踐阼與儉議佐命功臣從容謂曰卿謀謨之
功莫與爲二卿止二千戶意以爲少趙充國猶能
自舉西零之任況卿與我情期異常儉曰昔宋祖
創業佐命諸公開國不過二千以臣比之唯覺超

越上笑曰張良辭侯何以過此建元元年改封南
昌縣公時都下舛雜且多姦盜上欲立符伍家家
以相檢括儉諫曰京師翼翼四方是湊必也持符
於事既煩理成不曠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爲京師
乃止是歲有司奏定郊殷之禮儉以爲宜以今年
十月殷祭宗廟自此以後五年再殷祭二年正月
上辛有事南郊即以其日還祭明堂又用次辛饗
祀北郊而並無配從之明年轉左僕射領選如故
初宋明帝紫極殿珠簾綺柱飾以金玉江左所未

六

有高帝欲以其材起宣陽門儉與褚彥回及叔父
僧虔連名表諫上手詔酬納宋世宮門外六門城
設竹籬是年初有發白虎樽言白門三重門竹籬
穿不完上感其言改立都墻儉又諫上答曰吾欲
後世無以加也朝廷初基制度草創儉問無不決
上每曰詩曰惟岳降神生甫及申今天爲我生儉
也其年固請解選見許帝幸樂遊宴集謂儉曰卿
好音樂孰與朕同儉曰沐浴唐風事兼比屋亦既
在齊不知肉味帝稱善後幸華林宴集使各効伎

藝褚彥回彈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彈琴沈文季歌
子夜來張敬兒舞儉曰臣無所解唯知誦書因跪
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
堪之後上使陸澄誦孝經起自仲尼居儉曰澄所
謂博而寡要臣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章上曰
善張子布更覺非奇也於是王敬則脫朝服袒以
絳糾髻奮臂拍張叫動左右上不悅曰豈聞三公
如此答曰臣以拍張故得三公不可忘拍張時以
爲名答儉尋以本官領太子詹事加兵三百人時

皇太子妃薨左衞將軍沈文季經爲宮臣未詳服
不儉議曰漢魏以來宮僚先備臣隸之節具體在
三存既盡敬亡豈無服昔庾翼喪妻王允勝含猶
謂府吏宜有小君之服況臣節之重宜依舊君之
妻齊衰三月而除上崩遺詔以儉爲侍中尚書令
鎮軍每上朝令史恒有三五十人隨上諮事辯析
未嘗壅滯褚彥回時爲司徒錄尚書笑謂儉曰觀
令判斷甚樂儉曰所以得厝私懷寔由稟明公不
言之化武帝即位給班劍二十人進號衞將軍掌

選事永明二年領丹陽尹三年領國子祭酒又領
太子少傅舊太子敬二傅同至是朝議接少傅以
賓友禮宋時國學頹廢未暇修復宋明帝泰始六
年置總明觀以集學士或謂之東觀置東觀祭酒
一人總明訪舉郎二人儒玄文史四科科置學士
十人其餘令史以下各有差是歲以國學既立省
總明觀於儉宅開學士館以總明四部書充之又
詔儉以家爲府四年以本官領吏部先是宋孝武
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莫以專經爲業儉弱

年便留意三禮尤善春秋發言吐論造次必於儒
教由是衣冠翕然並尚經學儒教於此大興何承
天禮論三百卷儉抄爲八帙又別抄條目爲十三
卷朝儀舊典晉宋來施行故事撰次諳憶無遺漏
者所以當朝理事斷決如流每博議引證先儒罕
有其例八坐丞郎無能異者令史諮事賓客滿席
儉應接銓序傍無留滯十日一還監試諸生巾卷
在庭劍衞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幘斜插簪朝野
慕之相與倣效儉嘗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

謝安蓋自況也武帝深委仗之士流選用奏無不可五年儉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固讓六年重申前命先是詔儉三日一還朝尚書令史出諮事上以往來煩數詔儉還尚書下省月聽十日出外儉啟求解選上不許七年乃上表固請見許改領中書監參掌選事其年疾上親臨視薨年四十八詔衛軍文武及臺所執兵仗悉停侍葬又詔追贈太尉加羽葆鼓吹增班劍爲六十人葬禮依太宰文簡公褚彥回故事諡文憲公儉寡嗜慾唯以經國

爲務車服塵素家無遺財手筆典裁爲當時所重少便有宰相之志賦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及生子字曰玄成取仍世作相之義撰古今喪服集記幷文集並行於世梁武帝受禪詔爲儉立碑降爵爲侯儉弟遜宋昇明中爲丹陽丞告劉彥節事不蒙封賞建元初爲晉陵太守有怨言儉慮爲禍因褚彥回啟聞中丞陸澄依事舉奏詔以儉竭誠佐命特降刑書宥遜遠徙永嘉郡於道伏誅長子騫嗣

王僕射高自標位常自比漢李膺時人呼儉府爲入芙蓉池常用庾杲之爲衛軍長史謝人曰昔袁粲作衛軍欲用我爲長史雖不獲就要是意向如此今亦應須我輩人也（按蕭緬與儉書曰盛府元僚實難其選庾景行泛淥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以儉府爲蓮華池故緬書美之）

王儉與王敬則同拜三公徐孝嗣於崇禮門候儉因嘲之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

自況安石差足無忝此若全得讀書力若勸成

齊祚亦是因世就功

王騫

王騫字思寂本字玄成與齊高帝偏諱同故改焉性凝簡慕樂廣爲人未嘗言人之短諸女子姪皆嬪王尚主朔望來歸輒斬與喇非所欲也數歲中不過一再見嘗從容謂諸子曰吾家本素族自可依流平進不須苟求也歷黄門郎司徒右長史不事產業有舊墅在鍾山八十餘頃與諸宅及故舊共佃之常謂人曰我不如鄭公業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周以此爲愧永元末召爲侍中不拜三年

春枉矢晝見西方長十餘丈騫曰此除舊布新之象也及梁武起兵騫曰天時人事其在此乎梁武霸府建引爲大司馬諮議參軍遷侍中及帝受禪降封爲侯歷位度支尚書中書令武帝於鍾山西造大愛敬寺騫舊墅在寺側者即王導賜田也帝遣主書宣旨就騫市之欲以施寺答云此田不賣若敕取所不敢言酬對又脱略帝怒遂付市評田價以直逼還之由是忤旨出爲吳興太守騫性侈於味而儉於服頗以多忌爲累又惰於接物雖主書宣敕或過時不見才望不及弟暕特以儉之嫡故不棄於時暕爲尚書左丞僕射當朝用事騫自中書令爲郡邑邑不樂在郡臥不視事徵復爲度支尚書郎給事中領射聲校尉以母憂去職普通三年卒年四十九贈侍中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安子規

與故舊共佃而復與主上抗市殊不可解

王規

王規字威明、八歲丁所生母憂、居喪有至性、齊太尉徐孝嗣每見必爲流涕、稱曰孝童。叔父暕亦深器重之、常曰此兒吾家千里駒也。年十二、略通五經大義。及長遂博涉、有口辯。起家秘書郎、累遷太子洗馬。天監十二年、改造太極殿畢、規獻新殿賦、其辭甚工。後爲晉安王綱雲麾諮議參軍、久之爲新安太守。父憂去職。服闋、襲封南昌縣侯、除中書黃門侍郎。敕與陳郡殷芸、瑯邪王錫、范陽張緬同侍東宮、俱爲昭明太子所禮。湘東王繹時爲丹陽尹、與朝士宴集、屬規爲酒令。規從容曰、江左以來、未有茲舉。特進蕭琛、金紫光祿大夫傅昭在坐、並謂爲知言。普通初、陳慶之北侵、陷洛陽、百僚稱慶。規退曰、可弔也。又何賀焉。道家有云、非爲功難、成功難也。晉桓溫得而復失。宋武竟無成功。我孤軍無援、深入寇境。將爲亂階。俄見覆沒。六年、武帝於文德殿餞廣州刺史元景隆、詔群臣賦詩、同用五十韻。規援筆立奏、其文又美、武帝嘉焉、即日授侍中。後爲晉安王長史、王立爲太子、仍爲散騎常侍、太子中庶子、侍東宮。太子賜以所服貂蟬、并降令書、悅是舉也。尋爲吳郡太守。主書芮珍宗家在吳、前守宰皆傾意附之。至是珍宗假還、規遇之甚薄。珍宗還都、密奏規不理郡事。俄徵爲左戶尚書。郡境千餘人詣闕請留、表三奏不許、求於郡樹碑、許之。規常以門宗貴盛、恒思減退。後爲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辭疾不拜、遂於鍾山宋熙寺築室居焉。卒、贈光祿大夫、謚曰文。皇太子出臨哭、與湘東王繹令曰、王威明風韻遒上。神峰標映。千里絕跡。百尺無枝。實俊人也。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絕涸。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傷。信非虛說。規集後漢衆家異同、注續漢書二百卷、文集二十卷。子褒、魏尅江陵、入長安。

一爲昭明所賞便爾千秋

王褒

王褒字子漢曾祖儉祖騫父規褒識量淹通志懷沈靜美威儀善談笑博覽史傳七歲能屬文外祖梁司空袁昂愛之謂賓客曰此兒當成吾宅相弱冠舉秀才除秘書郎太子舍人梁國子祭酒蕭子雲褒之姑夫也特善草隷褒少以姻戚去來其家遂相模範而名亞子雲並見重於時武帝嘉其才藝遂以弟鄱陽王恢女妻之襲爵南昌縣侯歷位秘書丞宜城王文學安城內史及侯景陷建鄴褒

輯寧所部見稱於時梁元帝嗣位褒有舊召拜吏部尚書右僕射仍遷左丞兼參軍褒既名家文學優贍當時咸共推挹故位望隆重寵遇日甚而愈自謙損不以位地矜物時論稱之初元帝平侯景及擒武陵王紀後以建鄴彫殘時江陵殷盛便欲安之又其政府臣僚皆楚人也並願即都鄢郢嘗召羣臣議之領軍將軍胡僧祐吏部尚書宗懍太府卿黃羅漢御史中丞劉瑴等曰建鄴王氣已盡又荊南地有天子氣遷徙非宜元帝

深以爲然褒性謹慎知元帝多猜忌弗敢公言其非後因清閑密諫言辭甚切元帝意好荊楚已從僧祐等策竟不用及魏征江陵元帝授褒都督城西諸軍事柵破從元帝入金城俄而元帝出降褒遂與衆俱出見柱國于謹甚禮之褒曾作燕歌妙盡塞北寒苦之言。元帝及諸文士並和之。而競爲悽切之辭。至此方驗焉。褒與王克劉瑴宗懍殷不害等數十人俱至長安周文喜曰昔平吳之利二陸而已今定楚之功羣賢畢至可謂過之矣又謂

褒及王克曰吾即王氏甥也卿等並吾之舅氏當以親戚爲情勿以去鄉介意於是授褒及殷不害等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常從容上席資餼甚厚褒等亦並荷恩眄忘羇旅焉周孝閔帝踐阼封石泉縣子明帝即位篤好文學時褒與庾信才名最高特加親待帝每遊宴命褒賦詩談論恒在左右尋加開府儀同三司保定中除內史中大夫武帝作象經令褒注之引據該洽甚見稱賞褒有器局雅識政體既累世在江東爲宰輔帝亦以此重之

建德以後、頗參朝議、凡大詔冊、皆令褒具草、東宮旣建、授太子少保、遷少司空、仍掌綸誥、乘輿行幸、褒常侍從、初褒與梁處士汝南周弘讓相善、及讓兄弘正自陳來聘、帝許褒等通親知音問、褒贈弘讓詩并書焉、尋出爲宜州刺史、卒於位、子鼒、

和帝王皇后

和帝王皇后、名舜華、太尉儉孫也、初爲隨王妃、中興元年、爲皇后、帝禪位、后降爲妃、

太宗王皇后

太宗簡皇后王氏、諱靈賓、祖儉、太尉、南昌文憲公、父騫、后幼而柔明淑德、叔父暕見之、曰吾家女師也、天監十一年、拜晉安王妃、生哀太子大器、南郡王大連、長山公主妙碧、大通三年十月、拜皇太子妃、太清三年三月、薨於永福省、時年四十五、其年太宗即位、追崇爲皇后、謚曰簡、大寶元年九月、葬莊陵、先是詔曰、簡皇后窀穸有期、昔西京霸陵、因山爲藏、東漢壽陵、流水而巳、朕屬值時艱、歲飢民弊、方欲以身率下、永示敦朴、今所營莊陵、務存約儉、又詔金紫光祿大夫蕭子範爲哀冊文

王暕

王暕、字思晦、騫弟也、年數歲、而風神警拔、有成人之度、時父儉作宰相、賓客盈門、見暕曰、公才公望、復在此矣、弱冠選尚淮南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歷秘書丞、齊明帝詔求異士、始安王表薦暕及東海王僧孺曰、竊見秘書丞琅邪王暕、七葉重光、海內冠冕、居無塵雜、家有賜書、辭賦清新、屬言玄遠、乃東序之秘寶、瑚璉之茂器、除驃騎從事中郎、天監中、歷位侍中吏部尚書、領國子祭酒、暕名公子、少致美稱、及居選曹、職事修理、然世貴顯、與物多隔、不能留心寒素、頗稱刻薄、後爲尚書左僕射、領國子祭酒、卒、謚曰靖、子承訓、並通顯、

王承

王承字安期初爲秘書郎累遷中書黄門侍郎兼國子博士時胄膄貴遊咸以文學相尚罕以經術爲業唯承獨好儒業遷長史兼侍中俄轉國子祭酒承祖儉父暕皆爲此職三世爲國師前代未之有久之出爲東陽太守政存寬惠吏人悦之卒郡謚曰章承性簡貴有風格右衛朱异當朝用事每休暇車馬填門有魏郡申英者門寒才俊好危言高論以忤權右嘗指异門曰此中輻輳皆爲利往能不至者惟大小王東陽耳小東陽即承弟穉也時唯承兄弟及褚翔不至异門世並稱之

申英亦作

王訓

王訓字懷範生而紫胞師媪乙法當貴幼聰警有識量僧正惠超見而奇之謂門人雜智周曰四郎眉目踈朗舉動和韻此是興門户者智周以白暕暕亦曰不墜基業其在文殊文殊訓小字也年十三暕亡憂毀家人莫識十六召見文德殿應對爽徹上目送之久謂朱异曰可謂相門有相初補國子生問說師袁昂昂曰久藉高名有勞虛想及覩容止若披雲霧俄而諸袁子弟來昂謂諸助教曰我兒出十數若有一子如此實無所恨射策除秘書郎累遷秘書丞嘗有詩云旦奭匡世功。蕭曹佐氓俗。追祖儉之志也後拜侍中入見武帝帝問何敬容曰諸彥回年幾爲宰相敬容曰少過三十上曰今之王訓無謝彥回訓美容儀善進止文章爲後進領袖年二十六卒謚温子

何物寧馨使袁昂羨慕若此

瑯琊世家卷之七

石封夏　儀元微甫評閱

西吳韓昌箕仲弓甫纂校

王僧虔

王僧虔金紫光祿大夫僧綽弟也父曇首與兄弟集會子孫任其戲適僧達跳下地作彪子時僧虔累十二博碁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僧綽採蠟燭珠爲鳳皇僧達奪取打壞亦復不惜伯父弘歎曰僧達俊爽當不減人然亡吾家者終此子也僧虔必至公僧綽當以名義見美或云僧虔採燭珠爲鳳皇弘稱其長者云僧虔弱冠雅善隸書宋文帝見其書素扇歎曰非唯跡逾子敬方當器雅過之爲太子舍人退默少交接與袁淑謝莊善淑每歎之曰卿文情鴻麗學解深拔而韜光潛實物莫之窺雖魏陽元之射王汝南之騎無以加焉遷司徒左西屬兄僧綽爲宋元凶所害親賓咸勸之逃僧虔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同歸九泉猶羽化也孝武初出爲武陵太守兄子儉中塗得病僧虔爲廢寢食同行客慰喻之僧虔曰昔馬援子姪之間一情不異鄧攸於弟子更逾所生吾實懷其心誠未異古亡兄之胤不宜忽諸若此兒不救便當回舟謝職還爲中書郎再遷太子中庶子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跡大明世常用拙筆書以此見容後爲御史中丞領驍騎將軍甲族由來多不居憲臺王氏分枝居烏衣者位宦微減僧虔爲此官乃曰此是烏衣諸郎坐處我亦可試爲耳泰始中爲吳興太守始王獻之善書爲吳興郡及僧虔工書又爲郡論者稱之徙會稽太守中書舍人阮佃夫家在東請假歸客勸僧虔以佃要幸宜加禮接僧虔曰我立身有素能曲意此輩彼若見惡當拂衣去耳佃夫言於宋明帝使御史中丞孫敻奏僧虔坐免官尋以白衣領侍中元徽中爲吏部尚書尋加散騎常侍轉右僕射昇明二年爲尚書令嘗爲飛白書（此便是累棊故智）題尚書省壁曰圓行方止物之定質脩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慄馳之不已則躓引之不已則迭

是故去之宜疾當時嗟賞以比座右銘兄子儉每
覲見輒勗以前言往行忠貞止足之道雅好文史
解音律以朝廷禮樂多違正典人間競造新聲時
齊高帝輔政僧虔上表請正聲樂高帝乃使侍中
蕭惠基調正清商音律齊受命轉侍中丹陽尹郡
縣獄相承有上湯殺囚僧虔上言湯本救疾而實
行冤暴若罪必入重自有正刑若去惡宜疾則應
先啟豈有死生大命而潛制下邑上納其言而止
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古冢者相傳云是楚王

冢大獲寶物玉屐玉屏風竹簡書青絲綸簡廣數
分長二尺皮節如新有得十餘簡以示僧虔云是
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高帝素善書篤好
不已與僧虔賭書畢謂曰誰為第一對曰臣書第
一陛下亦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為謀或云帝
問我書何如卿答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
草書第二而正書第三臣無第三陛下無第一帝
大笑曰卿善為辭然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帝示
僧虔古跡十一卷就求能書人名僧虔得人間所

有卷中所無者吳大皇帝景帝歸命侯書桓玄書
及王丞相導領軍洽中書令珉張芝索靖衛伯儒
張翼十一卷奏之又上羊欣所撰能書人名一卷
遷湘州刺史侍中如故清簡不營財產百姓安之
武帝即位以風疾欲陳解遷侍中左光祿大夫開
府儀同三司僧虔少時羣從並會客有相之云僧
虔年位最高仕當至公餘人莫及及此授僧虔謂
兄子儉曰汝任重於朝行當有八命之禮我若復
此授一門有二台司實所畏懼乃固辭上優而許

之客問其故僧虔曰吾榮位已過無以報國豈容
更受高爵方貽官謗邪儉既為朝宰起長梁齋制
度小過僧虔視之不悅竟不入戶儉即日毀之永
明三年薨時年六十追贈司空侍中如故諡簡穆
僧虔頗解星文夜坐見豫章分野當有事故時僧
虔子慈為豫章內史慮有公事少時而僧虔薨棄
郡奔赴僧虔論書云宋文帝書自言可比王子敬
時議者云天然勝羊欣功夫少於欣王平南廙右
軍叔過江之前以為最亡曾祖領軍書右軍云弟

書遂不減吾變古制今唯右軍領軍不爾至今猶法鍾張亡從祖中書令書子敬云弟書如騎騾駸駸恒欲度驊騮前庾征西與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分在荊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輩賤家雞皆學逸少書須吾下當比之張與王右軍自書表晉穆帝令與寫題後答右軍當時不別久後方悟云小人幾欲亂真張芝索靖韋誕鍾會二衛並得名前代無以辨其優劣唯見其筆力驚異耳張澄當時亦呼有意郗愔章草亞於右軍郗

嘉賓草亞於二王緊媚其父桓玄自謂右軍之流論者以比孔琳之謝安亦入能書錄亦自重爲子敬書嵇康詩羊欣書見重一時親受子敬行書尤善正乃不稱名孔琳之書天然縱放極有筆力規矩恐在羊欣後丘道護與羊欣俱面受子敬故當在欣後范曄與蕭思話同師羊欣後小叛既失故步爲復小有意耳蕭思話書羊欣之影風流趣好殆當不減筆力恨弱謝綜書其舅云緊生起是得賞也恨少媚好謝靈運書乃不倫遇其合時亦得

入流賀道力書亞丘道護庾昕學右軍亦欲亂真矣僧虔嘗自書讓尚書令表辭制既雅筆迹又麗時人以比子敬崇賢吳郡顧寶先卓越多奇自以伎能僧虔乃作飛白以示之寶先曰下官今爲飛白屈矣僧虔著書賦儉爲注序甚工僧虔宋世嘗有書誡子曰知汝恨吾未許汝學欲自悔厲或以闔棺自期或更擇美業且得有慨亦慰窮生但亟聞斯唱未覩其實吾未信汝非徒然也往年有意於史取三國志聚置牀頭百日許復徙業就玄汝

曾未窺其題目未辨其指歸而終日自欺人人不受汝欺也由吾不學無以爲訓然重華無嚴父放勳無令子亦各由己耳吾在世雖乏德素要復推排人間十許年故是一舊物人或以比數汝耳即化之後若自無調度誰復知汝事者舍中亦有少負令譽弱冠越超清級者於時王家門中優者龍鳳劣猶虎豹失蔭之後豈龍虎之議況吾不能爲汝蔭政應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經三公蔑爾無聞布衣寒素卿相屈體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

也。體盡讀數百卷書耳。吾今悔無所及。欲以前事誡爾後乘也。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宦。兼有室累。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耶。各爾身已切。豈復關吾耶。鬼唯知愛深松茂栢。寧知子弟毀譽事。因汝有感。故略敘胸懷。子慈

陳眉公曰。僧虔子誡。克盡庭訓。經誥玄言情理共貫。以書傳之文為約身之度。其所由來者尚矣。末更數語。尤切諸心。故瑯琊氏江左世傳書術學云

王慈

王慈。字伯寶。年八歲。外祖宋太宰江夏王義恭。迎之內齋。施寶物。恣所取。慈取素琴石硯。及孝子圖而已。義恭善之。袁淑見其幼時。撫其背曰。叔慈內潤也。少與從弟儉共學書。謝鳳子超宗嘗候僧虔仍往東齋詣慈。慈正學書。未即放筆。超宗曰。卿書何如虔公。慈曰。慈書比大人。如雞之比鳳。超宗狼狽而退。十歲時與蔡興宗子約入寺禮佛。正遇沙門懺。約戲慈曰。衆僧今日可謂虔虔。慈應聲曰。卿

如此。何以興蔡氏之宗。歷位吳郡太守。大司馬長史。侍中。領步兵校尉。司徒左長史。慈患腳。齊武帝敕王晏曰。慈有微疾。不能騎。聽乘車在仗後。江左以來少例也。卒贈太常。謚懿。子泰。

敏慧

王泰

王泰、字仲通、幼敏悟、年數歲時、祖母集諸孫姪、散棗栗於牀、羣兒競之、泰獨不取、問其故、對曰、不取自當得賜、由是中表異之、少好學、手所抄寫二千許卷、及長、通和溫雅、家人不見喜慍之色、姊夫齊江夏王鋒、爲齊明帝所害、外生蕭子友並孤弱、泰資給撫訓、逾於子姪、梁天監元年、爲秘書丞、自齊永元之末、後宮火、延燒秘書、書圖散亂殆盡、泰表校定繕寫、武帝從之、歷中書侍郎、掌吏部、自過江吏部郎不復典大選、令史以下小人求競者輻湊、前後少能稱職、泰爲之、不爲貴賤請屬易意、天下稱平、轉黃門侍郎、每預朝宴、刻燭賦詩、文不加點、帝深賞歎、沈約常曰、王有養炬、謝有覽舉、養泰小字、炬筠小字也、始華大理、以泰爲廷尉卿、再歷侍中、後爲都官尚書、卒諡夷子廟、

海陵王王妃

海陵王王妃、諱韶明、太宗慈女也、永明八年、納爲臨汝公夫人、鬱林即位、爲新安王妃、延興元年、爲皇后、其年降爲海陵王妃、

王志

王志字次道慈之弟也九歲居所生母憂哀容毁瘠為中表所異弱冠選尚宋孝武女安固公主拜駙馬都尉褚彥回為司徒引志為主簿謂其父僧虔曰朝廷之恩本為殊特所可光榮在屈賢子累遷宣城內史清謹有恩惠郡人張倪吳慶爭田經年不決志到官父老相謂曰王府君有德政吾鄉里乃有如此爭倪慶因相攜請罪所訟地遂成閑田後為東陽太守郡獄有重囚十餘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反唯一人失期志曰此自太守事主者勿憂明旦果至以婦孕吏人益歎服之為吏部尚書在選以和理稱改領右衞將軍及梁武軍至城內殺東昏百僚署名送首志歎曰冠雖弊可加足乎因取庭樹葉挼服之偽悶不署名梁武覽牋無志署心嘉之弗以讓也霸府開為驃騎大將軍長史梁臺建位散騎常侍中書令天監初為丹陽尹為政清靜都下有寡婦無子姑亡舉債以斂葬既而無以還之志愍其義以俸錢償焉時年饑每旦為粥於郡門以賦百姓眾悉稱惠常慎止足謂諸子姪曰謝莊在宋孝武時位止中書令吾自視豈可過之三年為散騎常侍中書令因多謝病簡通賓客九年遷為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卒志善草隸當時以為楷法齊游擊將軍徐希秀亦號能書常謂志為書聖志家居建康禁中里馬蕃巷父僧虔門風寬恕志尤惇厚所歷不以罪咎劾人門下客嘗盜脫志車幰賣之志知而不問待之如初賓客遊其門者專覆其過而稱其善兄弟子姪皆篤實謙和時人號馬蕃諸王為長者普通四年志改葬武帝厚賻贈之諡曰安有五子緝休諲操素志弟揖位太中大夫揖弟彬揖子筠

自是善承門地人亦是積勵人

王筠

王筠字元禮一字德柔幼而警悟七歲能屬文年十六爲芍藥賦其辭甚美及長清靜好學與從兄泰齊名沈約見筠以爲似外祖袁粲謂僕射張稷曰王郎非唯額類袁公風韻都欲相似稷曰袁公見人輒矜嚴王郎見人必娛笑惟此一條不能酷似仕爲尚書殿中郎王氏過江以來未有居郎署或勸不就筠曰陸平原東南之秀王文度獨步江東吾得比蹤昔人何所多恨乃欣然就職沈約每見筠文咨嗟嘗謂曰昔蔡伯喈見王仲宣稱曰王公之孫吾家書籍悉當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斯言自謝朓諸賢零落平生意好殆絕不謂疲暮復逢於君約於郊居宅閣齋請筠爲草木十詠書之壁皆直寫文辭不加篇題約謂人曰此詩指物程形無假題署約製郊居賦構思積時猶未都畢示筠草筠讀至雌蜺連蜷約撫掌欣抃曰僕常恐人呼爲霓次至墜石磓星及氷懸埳而帶坻筠皆擊節稱贊約曰知音者希眞賞殆絕所以相要政在此數句耳筠又嘗爲詩呈約約即報書歎詠以爲後進擅美筠又能用強韻每公宴並作辭必妍靡約嘗啟上言晚來名家無先筠者又於御筵謂王志曰賢弟子文章之美可謂後來獨步謝朓嘗見語云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近見其數首方知此言爲實累遷太子洗馬中舍人並掌東宮管記昭明太子愛文學士嘗與筠及劉孝綽陸倕到洽殷鈞等遊宴玄圃太子獨洗筠袖撫孝綽肩曰所謂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見重如此筠又與殷鈞以方雅見禮後爲中書郎奉敕製開善寺寶誌法師碑文辭甚麗逸又敕撰中書表奏三十卷及所上賦頌都爲一集後爲太子家令復掌管記普通元年以母憂去職筠有孝性毀瘠過禮大通二年爲司徒左長史三年昭明太子薨敕製哀策文復見嗟賞尋出爲臨海太守在郡侵刻還資有芒屩兩舫他物稱是爲有司奏不調累年後歷秘書監太府卿度支尚書司徒左長史及簡文即位爲太子詹事筠家累千金性儉嗇外服麤弊所乘牛嘗

飼以青草及遇亂離宅先爲賊焚乃寓居國子祭酒蕭子雲宅夜忽有盜攻懼墜井卒時年六十九家人十二口同遇害人棄尸積於空井中筠狀貌寢小長不滿六尺性弘厚不以藉能高人而少擅才名與劉孝綽見重當時其自序云余少好抄書老而彌篤雖遇見瞥覩皆即疏記後重省覽懽興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自年十三四建武二年乙亥至梁大同六年四十載矣幼年讀五經皆七八十遍愛左氏春秋吟諷常爲口實廣略去取凡三過五抄餘經及周官儀禮國語爾雅山海經本草並再抄子史諸集皆一遍未嘗倩人假手並躬自抄錄大小百餘卷不足傳之好事蓋以備遺忘而已又與諸兒書論家門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沈約常語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爲四代之史自開闢以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也汝等仰觀堂構思各努力綜自撰其文章以一官爲一集自洗馬中書中庶吏部左佐臨海太府各十卷尚書三十卷凡一百卷行於世子孼仕陳位黃門侍郎

此方是文章富貴○書必手抄固是讀書一訣

王胄

王胄、字承基、祖筠、父祥、胄少有逸才、仕陳、歷太子舍人、東陽王文學、及陳滅、晉王廣引爲博士、仁壽末、從劉方擊林邑、以功授帥府、大業初、爲著作佐郎、以文詞爲煬帝所重、帝嘗自東都還京師、賜天下大酺四日、爲五言詩、詔羣官詩成者奏之、胄詩曰、河洛稱朝市、崤函實奧區、周營曲阜作、漢建奉春謨、大君苞二代、皇居盛兩都、招搖正東指、天駟廻西驅、展軨齊玉軑、式道耀金吾、千門駐罕畢、四

達儼車徒、是節春之蒐、神皐華實敷、皇情感時物、睿思屬枌榆、詔問百年老、恩隆五日酺、小人荷鎔鑄、何由荅大鑪、帝覽而善之、因謂侍臣曰、氣高致遠。歸之於胄。詞清體潤。其在世基。意密理新。推庾自直。過此者未可以言詩也。帝所有篇什、多令繼和、與虞綽齊名、同志友善、於時後進之士、咸以二人爲準的、從征遼東、進授朝散大夫、胄性疎率不倫、自恃才伐、鬱鬱於官、每負氣陵傲、忽略時人、爲諸葛頴所嫉、屢譖之於帝、帝愛其才而不罪、禮部尚書楊玄感、虞綽與交、數游其第、及玄感敗、與虞綽徒邊、胄遂亡匿、潛還江左、爲吏所捕、坐誅、時年五十六、所著詞賦、多行於世、兄眘、字元恭、博學多通、少有盛名於江左、仕陳、歷太子洗馬中舍人、陳亡、與胄俱爲學士、煬帝即位、授秘書郎、卒於官、

王彬

王彬字思文好文章習篆隸與志齊名時人為之語曰三真六草為天下寶齊武帝起舊宮彬獻賦文辭典麗尚齊高帝女臨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仕齊歷太子中庶子徙永嘉太守卜室於積穀山有終焉之志梁天監中歷吏部尚書秘書監卒謚惠彬立身清白推賢拔士有士君子風彬弟寂

王寂

王寂字子玄性迅動好文章讀范滂傳未嘗不歎息王融敗後賓客多歸之齊建武初欲獻中興頌兄志謂曰汝膏粱年少何患不達不鎮之以靜將恐貽譏寂乃止位秘書郎卒年二十一

好氣格志語却是享用人

石封夏　儀元微甫評閱
西吳韓昌箕仲与甫纂校

王惠

王惠字令明誕從祖弟也祖劭車騎將軍父黙左光祿大夫惠幼而夷簡爲叔父司徒謐所知恬靜不交游未嘗有雜事陳郡謝瞻才辯有風氣嘗與兄弟羣從造惠談論鋒起文史間發惠時相酬應言清理遠瞻等慙而退宋武帝聞其名以問其從兄誕誕曰惠後來秀令鄙宗之美也即以爲行參軍累遷世子中軍長史時會稽內史劉懷敬之郡送者傾都惠亦造別還過從弟球球問向何所見惠言唯覺逢人耳素不與謝靈運相識嘗得交言靈運辯博辭義鋒起惠時然後言時荀伯子在坐退而告人曰靈運固自蕭散直上王郎有如萬頃陂焉嘗臨曲水風雨暴至坐者皆馳散惠徐起不異常日不以霑濡而改宋國初建當置郎中令武帝難其人謂傅亮曰今用郎中令不可減袁曜卿既而曰吾得其人矣曜卿不得獨擅其奇乃以惠居之宋少帝即位以蔡廓爲吏部尚書不肯拜乃以惠代焉惠被召即拜未嘗接客人有與書求官得輒聚閣上及去職印封如初時以廓不拜惠即拜事異而意同也兄鑒頗好聚歛惠意不同謂曰何用田爲鑒怒曰無田何由得食惠又曰何用食爲其標寄如此卒贈太常無子

可稱高雅

王彧

王彧字景文球從子也祖穆字伯遠位臨海太守
父僧朗仕宋位尚書右僕射明帝初以后父加特
進贈開府儀同三司諡元公彧名與明帝諱同故
以字行伯父智少簡貴有高名宋武帝甚重之常
言見王智使人思仲祖武帝與劉穆之討劉毅而
智在焉他日穆之白武帝曰伐國重事公言何乃
使王智知武帝笑曰此人高簡豈聞此輩論議其
見知如此爲宋國五兵尚書封建陵縣五等子追

贈太常智無子故父僧朗以景文繼智幼爲從叔
球所知憐美風姿爲一時推謝袁粲見之歎曰景
文非但風流可悅乃哺歠亦復可觀時謝孺子特
善聲律嘗與景文張宴桐臺孺子吹笙王自起舞
既而歎曰真使人飄飄有伊洛間意景文好言理
少與陳郡謝莊齊名文帝嘗與羣臣臨天泉池帝
垂綸良久不獲景文越席曰臣以爲垂綸者清故
不獲貪餌衆皆稱善文帝甚相欽重故爲明帝娶
景文妹而以景文之名名明帝武帝第五女新安

公主先適太原王景深離絕當以適景文景文固
辭以疾故不成婚襲爵建陵子元凶以爲黃門侍
郎未及就孝武入討景文遣間使歸款以父在都
下不獲致身事平頗見嫌責猶以舊恩累遷司徒
左長史上以散騎常侍舊與侍中俱掌獻替欲高
其選以景文及會稽孔顗俱南北之望以補之尋
復爲司徒左長史以姊墓開不臨赴免官後拜侍
中領射聲校尉左衛將軍加給事中太子中庶子
坐與奉朝請毛法因蒲戲得錢百二十萬白衣領

職景和元年爲尚書右僕射明帝即位加領左衛
將軍尋加丹陽尹遭父憂起爲尚書左僕射丹陽
尹固辭僕射出爲江州刺史加都督服闋乃受詔
封江安縣侯固讓不許後徵爲尚書左僕射領吏
部揚州刺史加太子詹事不願還朝求爲湘州不
許時又謂景文在江州不能潔已景文與上幸臣
王道隆書深自申理景文屢辭内授上手詔譬之
曰尚書左僕射卿已經此任東宮詹事用人雖美
職次政可比中書令耳庶姓作揚州徐于木王休

元般鐵並處之不辭卿清令才望何愧休元毗贊中興豈謝于木綢繆相與何後廢鐵邪此選大備與公卿疇懷非聊爾也固辭詹事領選徙為中書令常侍僕射揚州如故又進中書監領太子太傅常侍揚州如故景文固辭太傅上遣新除尚書右僕射褚彥回宣旨不得已乃受拜時太子及諸皇子並小上豫為身後計景文外戚貴盛張永累經軍旅疑其將來難信乃自為謠言曰一士不可親弓長射殺人一士王字弓長張字也景文彌懼乃

自陳求解揚州詔答曰人居貴要但問心若何耳大明之世巢徐二戴位不過執戟權亢人主顏師伯白衣僕射橫行尚書中袁粲作僕射領選而人往往不知有粲卿今雖作揚州太子太傅位雖貴而不關朝政可安不懼差於粲也卿虛心受榮（復云爾又何必）而不為累貴高有危殆之懼卑賤有溝壑之憂張（殺）單雙災木雁兩失有心於避禍不如無心於任運夫千仞之木既摧於斧斤一寸之草亦悴於踐蹋高崖之修幹與深谷之淺條存亡之要巨細一揆

耳晉將畢萬七戰死於牖下蜀相費禕從容坐譏斃於刺客故甘心於履危未必逢禍縱意於處安不必全福但貴者自惜故每憂其身賤者自輕故易忘其己然為教者每誡貴不誡賤言其貴滿好自恃也凡名位貴達人以存懷泰則觸人改容否則行路嗟愕至如賤者否泰不足以動人存亡不足以絓數死於溝瀆困於塗路者天地之間亦復何限人不係意耳以此而推貴何必難處賤何必易安但人生自應卑慎為道行己用心務思謹惜

若乃吉凶大期正應委之理運遭隨參差莫不由命也既非聖人不能見吉凶之先見正是依稀於理言可行而為之耳得吉者是其命吉遇不吉者是其命凶以近事論之景和之世晉平庶人從壽陽歸亂朝人皆為之戰慄而乃遇中興之運袁顗圖避禍於襄陽當時皆羨之謂為陵霄駕鳳遂與義嘉同滅駱宰見幼主語人云越王長頸烏喙可與共憂不可共樂范蠡去而全身文種留而遇禍今王長頸頗有越王之狀我在尚書中久不去必

危遂求江南縣諸都令史任京都者皆遭中興之慶人人蒙爵級宰迷義嘉染罪金木纏身性命幾絕卿耳目所聞見安危在運何可預圖耶上既有疾而諸弟並已見殺惟桂陽王休範人才本劣不見疑出為江州刺史慮一旦晏駕皇后臨朝則景文自然成宰相門族強盛藉元舅之重歲暮不為純臣泰豫元年春上疾篤遣使送藥賜景文死使謂曰朕不謂卿何罪有罪然吾不能惡逆獨死請子先之因手詔曰與卿周旋欲全卿門戶故有此處分敕至

之夜景文政與客棊扣函看復還封置局下神色怡然不變方與客棊思行爭刼竟斂子內奩畢徐謂客曰奉敕見賜以死方以敕示客酒至未飲門客焦度在側憤怒發酒覆地曰大丈夫安能坐受死州中文武可數百人足以一奮景文曰知卿至心若見念者為我百口計乃墨啟答敕并謝贈詔酌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自仰而飲之時年六十追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懿長子絢絢字長素早惠年五六歲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尚之

戲之曰可改耶耶乎文哉絢應聲答曰尊者之名安可戲寧可道草翁之風必舅及長篤志好學位秘書丞先景文卒謚曰恭世子子婿襲封齊受禪國除絢弟績

既有詔辭便應固解揚州惜哉不能見幾若其從容畢命庶同夏侯色矣

宋明恭王皇后

明恭王皇后諱貞風父僧朗初拜淮陽王妃明帝改封又為湘東王妃生晉陵長公主伯姒建安長公主伯媛明帝即位立為皇后上嘗宮內大集而裸婦人觀之以為歡笑后以扇鄣面獨無所言帝怒曰外舍家寒乞今共作笑樂何獨不視后曰為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聚而裸婦人形體以此為樂外舍為歡適與此不同帝大怒令后起后兄揚州刺史景文以此事語從別陳郡謝緯曰后在家為儜弱婦人不知今段遂能剛正如此廢帝即位尊為皇太后宮曰弘訓廢帝失德太后每加朂譬始猶見順後狂慝稍甚太后嘗賜帝玉柄毛扇帝嫌毛扇不華因此欲加酖害令太醫煮藥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作孝子豈得出入狡獪帝曰汝語大有理乃止順帝即位齊高帝執權宗室劉晃劉綽卜伯興等有異志太后頗與相關順帝禪位太后與帝遜于東邸因遷居丹陽宮降汝陰王太妃順帝殂于丹陽更立第都下建元

元年薨於第追加諡葬以宋禮

王績

王績、字叔素、弱冠秘書郎、太子舍人、轉中書舍人、景文以此授超階令、績經年乃受、景文封曲安侯、績襲其本爵、爲始平縣五等男、元徽末、爲黃門郎東陽太守、齊武帝爲撫軍、吏部尚書張岱選績爲長史、呈選牒、高帝笑曰、此可謂素望、而遷義興太守、輒錄郡吏陳伯喜付陽羨獄、欲殺之、縣令孔逭不知何罪、不受績教、爲有司奏、坐白衣領職、後長兼侍中、武帝出射雉、績信佛法、稱疾不從、永元元年卒、於太常、謚靖子、績女適武帝寵子安陸王子敬、永明二年、納妃、脩外舅姑之敬、武帝遣文惠太子相隨。往績家置酒設樂、公卿皆冠冕而去、當世榮之。績弟約、齊明帝世數年廢錮、梁武帝時、爲太子中庶子、嘗謂約曰、卿方當富貴、必不容久滯屈、及帝作輔、謂曰、我嘗相卿當富貴、不言卿今日富貴、便當見由、歷侍中左右尚書廷尉、績長子儁、不慧、位止建安太守、儁子克、克美容貌、善容止、仕梁、歷司徒右長史尚書僕射、臺城陷、仕侯景、位太宰侍中錄尚書事、景敗、克迎侯王僧辯、問克曰、勞事夷狄之君、克不能對、次問璽紱何在、克默然良久、曰趙平原將去、平原名思賢、景腹心也、景授平原太守、故克呼焉、僧辯乃謂克曰、王氏百世卿族、便是一朝而墜、仕陳、位尚書右僕射、

王蘊

王蘊、字彥深、或兄子也、父偕太中大夫、楷人才凡劣、故蘊不爲舉從所禮、常怏怏恥輕、家貧、爲廣德令、明帝卽位、四方叛逆、欲以將領自奮、每撫刀曰、龍泉太阿汝知我者、叔父景文常誡之曰、阿答汝滅我門戶、蘊曰、答與童烏貴賤異、童烏、絢小字、答、蘊小字也、及事寧、封吉陽男、歷晉陵義興太守、所蒞並貪縱、後爲給事黃門侍郎、桂陽之逼、王道隆爲亂兵所殺、蘊力戰、重創御溝側、或扶以免、事平、撫

軍長史、褚澄爲吳郡太守、司徒左長史蕭惠開言於朝曰、褚澄開城以納賊、更爲股肱大郡、王蘊被甲死戰、棄而不收、賞罰如此、何憂不亂、褚彥回慙、乃議用蘊爲湘州刺史、及齊高帝輔政、蘊與沈攸之連謀、事敗、斬於秣陵市、

按續晉陽秋曰、蘊素嗜酒、末年尤甚、嘗嘆曰、酒正使人人自遠、及在會稽、略少醒焉

王奐

王奐、字道明、或兄子也、父粹、字景深、位黃門侍郎、奐繼從祖球、故小字彥孫、年數歲、常侍球許、甚見愛、奐諸兄出身諸王國常侍、而奐起家著作佐郎、瑯邪顏延之、與球情款稍異、常撫奐背曰、阿奴始免寒士、奐少而强濟、叔父景文、常以家事委之、仕宋、歷侍中祠部尚書、轉掌吏部、昇明初、遷丹陽尹、初王晏父普曜、爲沈攸之長史、常懼攸之舉事、不得還、奐爲吏部、轉普曜爲內職、晏深德之、及晏仕

齊武帝、以奐宋室外戚、而從弟蘊、又同逆、疑有異意、晏叩頭保奐無異志、時晏父母在都、請以爲質、武帝乃止、永明中、累遷尚書右僕射、王儉卒、上欲用奐爲尚書令、以問晏、晏位遇已重、意不推奐、答曰、柳世隆有勳望、恐不宜在奐後、乃轉左僕射、加給事中、出爲雍州刺史、加都督、與寧蠻長史劉興祖不睦、十一年、奐遣軍主朱公恩征蠻失利、興祖欲以啟聞、奐大怒、收付獄、興祖於獄以針畫漆合盤爲書、報家稱枉、令啟聞、而奐亦馳信啟上、誣興

祖扇動荒蠻、上知其枉、救送與祖還都、奐恐辭情
翻背、輒殺之、上大怒、遣中書舍人呂文顯、直閤將
軍曹道剛、領兵收奐、又別詔梁州刺史曹武、自江
陵步出襄陽、奐子彪凶愚、頗干時政、士人咸切齒、
時文顯以滁匣匣箜篌在船中、因相誑云、臺使封
刀斬王彪、及道剛曹武文顯俱至、衆力既盛、又懼
滁匣之言、於是議閉門拒命、長史殷叡、奐女婿也、
諫曰、今開城門、自服接臺使、不過檻車徵還、豁宥
免罰耳、彪堅執不同、叡又曰、宜遣典籤間道送啟

自申、亦不患不被宥、乃令叡書啟、遣典籤陳道齊
出城、便爲文顯所執、叡又曰、忠不背國。勇不逃死。
百世門戶。宜思後計。孰與仰藥自全。則身名俱泰。
叡請先驅螻蟻。又不從、奐門生鄭羽、叩頭啟奐、乞
出城迎臺使、奐曰、我不作賊、欲先遣啟自申、政恐
曹呂輩小人相陵藉、故且閉門自守耳、彪遂出戰
敗走、歸土人起義攻州西門、彪登門拒戰、却之、司
馬黃瑤起、寧蠻長史裴叔業、於城內起兵、攻奐、奐
聞兵入、禮佛未及起、軍人斬之、彪及弟爽弼、殷叡

皆伏誅、奐長子太子中庶子融、融弟司徒從事中
郎琛、於都棄市、餘孫皆原宥、琛弟肅秉並奔魏、後
得黃瑤起、臠食之、弟仙女爲長沙王晃妃、以男女
並長、又且出繼、特不離絕、奐既誅、故舊無敢至者、
汝南許明達、先爲奐參軍、躬爲殯斂、經理甚厚、當
時高其節、奐弟份、
王奐初拜僕射、劉顯徵與奐子融同載、行至中堂、
見路人驅驢、劉曰、驢汝好爲之、如汝人才、皆已令
僕矣、

嗟哉奐逆順兩失

王肅

王肅、字恭懿、少聰辯、涉獵經史、頗有大志、仕齊位秘書丞、父奐及兄弟並爲齊武帝所殺、太和十七年、肅自建鄴來奔、孝文特幸鄴、聞其至、虛衿待之、遂引見、問故、肅辭義敏切、辯而有禮、帝甚哀惻之、遂語及爲國之道、肅所陳說、深會帝旨、帝促席移景、不覺坐之疲也、肅因言蕭氏危亡之兆、可以乘機、帝於是圖南之規轉銳、器重禮遇、日有加焉、親貴舊臣、莫之間也、或屏左右談說、至夜分不罷、肅亦盡忠輸誠、無所隱避、自謂君臣之際、猶孔明之遇玄德也、尋除輔國大將軍長史、賜爵開陽伯、肅固辭伯爵、許之、詔肅討齊義陽、聽招募壯勇、以爲爪牙、其募士有功賞加等、其從肅行者、六品已下、聽先擬用、以後聞、若投化人、聽五品已下、先即優授、肅至義陽、頻破賊軍、除持節都督豫州刺史揚州大中正、肅善撫接、甚有聲稱、尋徵入朝、帝手詔曰、不見君子、中心如醉、一日三歲、我勞如何、飾館華林、拂席相待、卿欲以何日發汝墳也、二十年七月、帝

以久旱輟膳、百寮詣闕、帝在崇虛樓、遣舍人問肅、對曰、伏承陛下輟膳已經三日、群臣不敢自寧、臣聞堯水湯旱、自然之數、須聖人以濟世、不由聖以致災、是以國儲九年、以禦九年之變、昨四郊之外、已蒙滂澍、唯京城之內、微爲少澤、蒸庶未闕一餐、陛下輟膳三日、臣庶惶惶、無復情地、帝遣答曰、雖不食數朝、猶自無感、朕誠心未至之所致也、朕志確然、死而後已、是夜澍雨大降、以破齊將裴叔業功進號鎭南將軍、加都督四州諸軍事、封汝陽縣子、肅頻表固讓、不許、詔加鼓吹一部、初齊之收肅父奐也、奐司馬黃瑤起攻奐殺之、二十二年、平漢陽、瑤起爲輔國將軍、特詔以付肅、使紓泄哀情、孝文崩、遺詔以肅爲尚書令、與咸陽王禧等同爲宰輔、徵會駕魯陽、肅至、遂與禧參同謀謨、自魯陽至京洛、行途喪紀、委肅參量、憂勤經綜、有過舊戚、禧兄弟並敬昵之、上下稱爲和輯、唯任城王澄以其起自羈遠、一旦在己之上、每謂人曰、朝廷以王肅加我上、尚可、從叔廣陵宗室尊宿、歷任內外、云何

一朝令肅居其右也肅開恒降避之辭爲澄所奏
劾稱肅謀叛事尋申釋詔肅尚陳留長公主本劉
昶子婦彭城公主也賜錢二十萬帛三千疋肅奏
考以顯能陟由績著升明退闇於是乎在自百寮
職察四稔於茲請依舊例考檢能否從之裴叔業
以壽春內附拜肅使持節都督江西諸軍事與彭
城王勰率步騎十萬以赴之齊豫州刺史蕭懿屯
小峴交州刺史李叔獻屯合肥將圖壽春肅進師
討擊大破之擒叔獻走蕭懿還京師宣武臨東堂
引見勞之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昌國縣侯尋爲
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揚州刺史肅頻在邊
悉心撫接遠近歸懷附者若市咸得其心清身好
施簡絕聲色終始廉約家無餘資然性微輕佻頗
以功名自許護疵稱伐少所推下孝文每以此爲
言景明二年薨於壽春年三十八宣武爲舉哀給
東園秘器朝服一襲錢三十萬帛一千疋布五百
疋蠟三百斤并問其卜遷遠近專遣侍御史一人
監護喪事又詔曰杜預之殁窆於首陽司空李冲

覆舟是託顧瞻斯所亦二代之九原也故揚州刺
史肅忠義結於二世英惠符於李杜平生本意願
終京陵既有宿心宜遂先志其令葬於冲預兩墳
之間使之神遊相得也贈侍中司空公有司奏以
肅貞心大度宜謚匡公詔謚宣簡明帝初詔爲肅
建碑銘自晉氏喪亂禮樂崩亡孝文雖釐革制度
變更風俗其間朴畧未能淳也肅明練舊事虛心
受委朝儀國典咸自肅出子紹襲紹字三歸位中
書侍郎卒贈徐州刺史子遷襲齊受禪爵通例降
紹弟理孝靜初得還朝位著作佐郎紹肅前妻謝
生也肅臨薨謝始携女及紹至壽春宣武納其女
爲夫人明帝又納紹女爲嬪肅弟秉字文政涉獵
書史微有兄風宣武初攜兄子誦翊衍等入魏拜
中書侍郎卒幽州刺史贈征虜將軍徐州刺史誦
字國章肅長兄融之子學涉有文才神氣清雋風
流甚美歷位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右將軍幽州刺
史長兼秘書監給事黃門侍郎明帝崩靈太后之
立幼主也於時大赦誦宣讀詔書言制抑揚風神

竦秀百寮傾屬莫不歎美孝雅初於河陰遇害贈尚書左僕射司空公諡曰文宣子孝康尚書郎中孝康弟雋性清雅頗有文才齊文襄王中外府祭酒誦弟衍字文舒名行器藝亞於誦位光祿大夫廷尉卿揚州刺史大中正度支七兵二尚書太常卿出爲散騎常侍西兗州刺史爲爾朱仲遠所擒以其名望不害令其騎牛從軍久乃見釋還洛孝靜初位侍中卒救給東園秘器贈尚書令司徒公諡曰文獻衍篤於交舊有故人竺䖍於西兗州爲仲遠所害其妻子飢寒衍置於家累年贍恤世人稱其敦厚翊字士游肅次兄琛子也風神秀立好學有文才位中書侍郎頗銳於榮利結婚於元義爲濟州刺史清靜有政績入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卒贈司空徐州刺史子深武定中儀同開府記室參軍

王份

王份字季文仕宋位始安內史袁粲之誅親故無敢視者份獨往致慟由是顯名累遷大司農兄奐於雍州被誅奐子肅奔魏份自拘請罪齊武帝宥之肅屢引魏人至邊份常因侍坐武帝謂曰北有北信不份改容對曰肅既近忘墳柏寧遠憶有臣帝亦以此亮焉後位秘書監仕梁位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兼起部尚書武帝嘗於宴席問羣臣曰朕爲有爲無份曰陛下應萬物爲有體至理爲無帝稱善後累遷尚書左僕射歷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監丹陽尹卒諡曰胡子長子琳字孝璋位司徒左長史琳齊代取梁武帝妹義興長公主有子九人並知名長子銓字公衡美風儀善占吐尚武帝女永嘉公主拜駙馬都尉銓雖學業不及弟錫而孝行齊焉時人以爲銓錫二王可謂玉昆金友母長公主疾銓形貌瘠毀人不復識及居喪哭泣無常因得氣疾位侍中丹陽尹卒於衛尉卿子溥字伯淮尚簡文帝女餘姚公主

王錫

王錫字公嘏銓弟也幼而警悟與兄弟受業至應休散輒獨留不起精力不倦致損右目十三爲國子生十四舉清茂除秘書郎再遷太子洗馬時昭明太子尚幼武帝敕錫與秘書郎張纘使入宮不限日數與太子游狎情兼師友又敕陸倕張率謝舉王規王筠劉孝綽到洽張緬爲學士十人盡一時之選錫以戚屬封永安侯普通初魏始連和使劉善明來聘敕中書舍人朱异接之善明彭城舊族氣調甚高負其才氣酒酣謂异曰南國辯學如中書者幾人异曰异所以得接賓宴乃分職是司二國通和所敦親好若以才辯相尚則不容見使善明乃曰王錫張纘北間所聞云何可見异具啟聞敕即使南苑設宴錫與張纘朱异四人而已善明造席遍論經史兼以嘲謔錫纘隨方酬對無所稽疑善明甚相歎挹他日謂异曰一日見二賢實副所期不有君子安能爲國引宴之日敕使左右徐僧權於坐後言則書之累遷吏部郎中時年二十四謂親友曰吾以外戚謬被時知兼比羸病庶務難擁安能捨其所好而徇所不能乃稱疾不拜便謝遣胥徒拒絶賓客掩扉覃思室宇蕭然諸子溫凊隔簾趨倚公主乃命穿壁使子涉涅觀之卒年三十六贈侍中諡貞子錫弟僉

高門才士淡退乃爾大難大難

王僉

王僉、字公會、八歲丁父憂、哀毀過禮、初補國子生、祭酒袁昂稱爲通理、累遷始興內史、丁所生母憂、固辭不拜、又除南康內史、在郡、義興主薨、詔起復郡、後爲太子中庶子、掌東宮管記、卒、贈侍中、元帝下詔賢而不伐曰恭、追謚曰恭子、僉弟通、

敬王王皇后

敬王王皇后、僉女也、承聖元年、十一月拜晉安王妃、紹泰元年十月拜皇后、明年降爲江陰王、

王通

王通、字公達、通梁世起家國子生、舉明經、爲秘書郎太子舍人、以帝甥封武陽亭侯、侯景之亂、奔於江陵、元帝以爲散騎常侍、遷守太常卿、自侯景亂後、臺內宮室、並皆焚燼、以通兼起部尚書、歸於京師、專掌繕造、江陵陷、敬帝承制、以通爲吏部尚書、紹泰元年、加侍中尚書如故、尋爲尚書右僕射、吏部如故、高祖受禪、遷左僕射、侍中如故、文帝嗣位、領太子少傅、天康元年、爲翊右將軍、右光祿大夫、量置佐史、廢帝即位、號安右將軍、又領南徐州大中正、太建元年、遷左光祿大夫、六年、加特進侍中將軍光祿左史並如故、未拜、卒時年七十二、詔贈本官、謚曰成、葬日給鼓吹一部、弟勱、

王勱

王勱、字公齊、美風儀、博涉書史、恬然清簡、未嘗以利、欲干懷、仕梁爲輕車河東王功曹史、王出鎮京口、勱將隨之藩、范陽張纘時典選、衆勱造纘言別、纘嘉其風采、乃曰王生才地、豈可游外府乎、奏爲太子洗馬、後爲南徐州別駕從事史、大同末、梁武帝謁園陵、道出朱方、勱隨例迎候、敕令從輦側、所經、山川、莫不顧問、勱隨事應對、咸有故實、又從登北、顧、樓賦詩、辭義清典、帝甚嘉之、時河東王爲廣州刺史、乃以勱爲冠軍河東王長史南海太守、王至嶺南、多所侵掠、因懼罪稱疾、委州還朝、勱行州府事、越中饒沃、前後守宰、例多貪縱、勱獨以清白著、聞入爲給事黃門侍郎、侯景之亂、奔江陵、歷位晉陵太守、時兵飢之後、郡中凋弊、勱爲政清簡、吏人便安之、徵爲侍中、遷五兵尚書、會魏軍至、元帝徵湘州刺史宜豐侯蕭循入援、以勱監湘州、及魏平江陵、敬帝承制、以爲中書令、加侍中、歷陳武帝司空丞相長史侍中中書令並如故、及蕭勃平、以

此王琳字子珩會稽山陰人以帥鉾入後庭見寵項入齊封巴陵郡王與勱史同名

勱為廣州刺史未行改為衡州刺史王琳據有上流衡廣攜貳勱不得之鎮留於大庾嶺太建元年累遷尚書右僕射時東境大水以勱為晉陵太守在郡甚有威惠郡人表請立碑頌勱政德詔許之徵為中書監重授尚書左僕射領右軍將軍卒諡曰溫子弟質

王質

王質字子貞少慷慨涉獵書史梁世以武帝甥封甲口亭侯位太子中舍人庶子侯景濟江質領步騎頓於宣陽門外景軍至都質不戰而潰乃翦髮為桑門潛匿人間城陷後西奔荊州元帝承制歷位侍中吳州刺史領鄱陽內史魏平荊州侯瑱鎮湓城與質不協質率所部依於留異陳永定二年武帝命質率所部隨都督周文育討王琳質與琳素善或譖云於軍中潛信交通武帝命文育殺質文育啟救之獲免文帝嗣位以為五兵尚書宣帝輔政為司徒左長史坐招聚博徒免官後為都官尚書卒諡曰安子弟固

王固

王固、字子堅、少清正、頗涉文史、梁時以武帝甥、封莫口亭侯、位丹陽尹丞、梁元帝承制、以爲相國戶曹屬掌管記、尋聘魏、魏人以其梁氏外戚、待之甚厚、承聖元年、爲太子中庶子、遷尋陽太守、魏剋荆州、固之鄱陽、隨兄質渡東嶺、居信安縣、陳永定中、移居吳郡、文帝以固清靜、且欲申以婚姻、天嘉中、歷位中書令、散騎常侍、國子祭酒、以其女爲皇太子妃、禮遇甚重、廢帝即位、授侍中金紫光祿大夫、

宣布輔政、固以廢帝外戚、妳媼恒往來禁中、頗宣密旨、事洩、比黨皆誅、宣帝以固本無兵權、且居處清素、止免所居官、禁錮、太建中、卒於太常卿、謚恭子、固清虛寡欲、居喪以孝聞、又信佛法、及丁所生母憂、遂終身蔬食、夜則坐禪、晝誦佛經、嘗聘魏、因宴饗、祭請停殺一羊、羊於固前跪拜、又宴昆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魚、大設罟網、固以佛法呪之、遂不獲一鱗、子寬位侍中、

陳廢帝王皇后

廢帝王皇后、金紫光祿大夫固之女也、天嘉元年、爲皇太子妃、廢帝即位、立爲皇后、廢帝爲臨海王、后爲臨海王妃、至德中薨、后生臨海嗣王至澤、至澤以光大元年、爲皇太子、太建元年、襲封臨海嗣王、尋爲宜惠將軍、置佐史、陳亡入長安、

石封夏　儀元徵甫評閱
西吳韓昌箕仲弓甫纂校

王謐

王謐、字雅遠、少有美譽、與譙國桓胤、大原王綏齊名、拜秘書郞、襲父爵、遷秘書丞、歷中軍長史黃門郞侍中、及桓玄舉兵、詔謐銜命詣玄、玄深敬昵焉、及玄將篡、以謐兼太保、奉璽冊詣玄、玄篡、封武昌縣開國公、加班劍二十人、初劉裕爲布衣、衆未之識也、惟謐獨奇貴之、常謂裕曰、卿當爲一代英雄。及裕破桓玄、謐以本官加侍中、領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謐旣受寵桓氏、常不自安、護軍將軍劉毅嘗問謐曰、璽綬何在、謐益懼、會王綏以桓氏甥自疑、謀反、父子兄弟皆伏誅、謐從弟諶少驍果輕俠、欲誘謐還吳、起兵爲亂、乃說謐曰、王綏無罪、而義旗誅之、是除時望也、兄少立名譽加位地如此、欲不危得乎、謐懼而出奔、劉裕牋請大將軍武陵王遵遣人追躡、謐旣還、委任如先、加謐班劍二十人、義熙三年卒、時年四十八、追贈侍中司徒、謚曰文恭、三子瓘球琇、入宋、皆至大官、

識劉裕不識桓玄何也輕受人知因是一病

王球

王球字倩玉司徒謐之子宋武帝受命爲太子舍人宜都王友轉諮議參軍文帝卽位王弘兄弟貴動朝廷球終日端拱未嘗相往來弘亦雅敬之歷位侍中中書令吏部尚書時中書舍人徐爰有寵於上上嘗命球及殷景仁與之相知球辭曰士庶區別國之章也臣不敢奉詔上改容謝焉球簡貴不交游筵席虛靜門無異客嘗云倩玉亦是玉卮無當耳既而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

湛並執重權傾動內外球雖通家姻戚未嘗往來居選職接客甚稀不視求官書疏而銓衡有序遷光祿大夫領廬陵王師時大將軍彭城王義康專以政事爲本刀筆幹練者多被意遇謂劉湛曰王敬弘王球之屬竟何所堪施爲自富貴復那可解球兄子履深結劉湛委誠義康與劉斌等球每訓厲不納自大將軍從事中郎轉太子中庶子流涕訴義康不願遠離故復爲從事中郎文帝甚銜之及誅湛之夕履徒跣告球球命爲取履先溫酒與之謂曰常日謂汝何履怖不得答球徐曰阿父在汝何憂左右扶郎還齋亦以球故履免死廢於家殷景仁卒球除尚書僕射王師如故素有脚疾多病還家朝直至少錄尚書江夏王義恭謂尚書何尚之曰當今乏才群下宜當戮力而王球放恣如此宜以法糾之尚之曰球有素尚加又多疾公應以淡退求之未可以文案責也義恭又面啟文帝曰王球誠有素譽頗以物外自許端任要切誠非所長帝曰誠知如此要是時望所歸昔周伯仁終

日飲酒而居此任蓋所以崇素德也遂見優容後以白衣領職十八年卒時年四十九無子從孫奐爲後

王華

王華字子陵祖薈衛將軍會稽內史父廞司徒右長史晉安帝隆安初王恭起兵討王國寶時廞丁母憂在家恭檄令起兵廞即聚衆應之以女爲貞烈將軍以女人爲官屬及國寶死恭檄廞罷兵廞起兵之際多所誅戮至是不復得已因舉兵以討恭爲名恭遣劉牢之擊廞廞敗走不知所在長子泰爲恭所殺華時年十三在軍中與廞相失隨沙門釋曇永逃使提衣襆從後津邏咸疑焉華行遲曇

五

永罵曰奴子怠懈行不及我以杖捶華數十衆乃不疑由此得免遇赦還吳以父存沒不測布衣蔬食不交游者十餘年宋武帝欲收其才用乃發廞喪使華制服服闋武帝北伐長安領鎮西將軍北徐州刺史辟華爲州主簿後爲別駕歷職著稱文帝鎮江陵爲西中郎主簿諮議參軍文帝未親政事悉委司馬張邵華性尚物不欲人在己前邵性豪每行來常引夾轂華出入乘牽車從者不過三兩人以矯之嘗相逢華佯若不知是邵謂左右曰

此鹵簿甚盛必是殿下乃下牽車立於道側及邵至乃驚邵白服登城爲華所糾邵坐被徵華代爲司馬文帝將入奉大統以少帝見害不敢下華曰先帝有大功於天下四海所服雖嗣主不綱人望未改徐羨之中才寒士傅亮布衣諸生非有晉宣帝王大將軍之心明矣畏廬陵嚴斷將來必不自容殿下寬叡慈仁所知已且越次奉迎冀以見德悠悠之論殆必不然羨之亮晦又要檀道濟王弘五人同功孰肯相讓勢必不行今日就徵萬無所

六

慮帝從之曰卿復欲爲吾之宋昌矣乃留華總後任上即位以華爲侍中右衛將軍先是會稽孔甯子爲文帝鎮西諮議參軍以文義見賞至是爲黃門侍郎領步兵校尉與華並有富貴之願自羨之等執權日夜構之於文帝華嘗閑居諷詠常誦王粲登樓賦曰冀王道之一平假高衢而騁力出入逢羨之等每切齒憤吒歎曰當見太平時否元嘉二年甯子卒三年誅羨之等華遷護軍將軍侍中如故宋世唯華與南陽劉湛不爲飾讓得官即拜以

此爲常、華以情事異人。未嘗預宴集。終身不飲酒。有宴不之詣。若有論事者。乘車造門。主人出車就之。及王弘輔政、而弘弟曇首、爲文帝所任、與華相埒、華常謂已力用不盡、每歎曰、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安。四年卒、年四十三、九年、以誅羨之功、追封新建縣侯、謚曰宣、孝武即位、配享文帝廟庭、子定侯嗣、卒、子長嗣、坐罵母奪爵、以長弟佟紹封、齊受禪國除、

若使宰相數人皆如弘如曇首亦差不惡○建議奉文殊有識力

王琨

王琨、華從父弟也、父懌、不辨菽麥、時以爲殷道矜之流、人無肯與婚、家以獠婢恭心侍之、遂生琨、初名崑崙、懌後娶南陽樂玄女、無子、故即以琨爲名、立以爲嗣、琨少謹篤、爲從伯司徒謐所愛、宋武帝初、爲桓脩參軍、脩倚帝厚、後帝以事討圖脩、猶懷昔顧、使王華訪素門、嫁其二女、華爲琨娶大女、以小女適潁川庾敬、庾亦是舊族、除琨郎中駙馬都尉奉朝請、先是琨伯父廞得罪晉世、諸子並從誅、

唯華得免、華宋世貴盛。以門衰。提攜琨。恩若同生。爲之延譽。歷位宣城義興太守、皆以廉約稱、華終、又託之宋文帝、故琨屢居清顯、孝建中、爲吏部郎、吏曹選局貴要多所屬請、琨自公卿下至士大夫、例爲用兩門生、江夏王義恭嘗屬琨用二人、後復屬琨、答不許。出爲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加都督、南土沃實、在任者常致巨富、[illegible]云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琨無所取納、表獻祿俸之半、鎮舊有鼓吹、又啓輸還、及罷任、孝武知其清問、

還資多少琨曰臣買宅百三十萬餘物稱之帝悅
其對後爲歷陽內史上以琨忠實徙爲寵子新安
王北中郎長史再歷度支尚書加光祿大夫後出
爲吳郡太守遷中領軍坐在郡用朝舍錢三十六
萬營餉二宮諸王及作絳襖奉獻軍用左遷光祿
大夫尋加太常及金紫加散騎常侍順帝卽位進
右光祿大夫順帝遜位百僚陪列琨攀畫輪獺尾
慟泣曰人以壽爲歡老臣以壽爲戚旣不能先驅
螻蟻頻見此事嗚噎不自勝百官人人雨淚齊高

帝卽位領武陵王師加侍中時王儉爲宰相屬琨
用東海郡迎吏琨使謂曰語郎三臺五省皆是郎
用人外方小郡當乞寒賤省官何容復奪之尋解
王師及高帝崩琨聞國諱牛不在宅去臺數里遂
步行入宮朝士皆謂曰故宜待車有損國望琨曰
今日奔赴皆自應爾遂得病卒贈左光祿大夫年
八十四琨謙恭謹愼老而不渝朝會必蚤起簡閱
衣裳料撿冠幘如此數四或爲輕薄所笑大明中
尚書僕射顏師伯豪貴下省設女樂琨時爲度支

尚書要琨同聽傳酒行炙皆悉內妓琨以男女無
親授傳行每至令置牀上回面避之然後取畢又
如此坐上莫不撫手嗤笑琨容色自若師伯後爲
設樂邀琨琨不往中領軍劉勔晩節有栖退志表
求東陽郡尚書令袁粲以下莫不贊美之琨曰永
初景平唯謝晦殷景仁爲中領軍元嘉有到彥之
爲人望才譽勔不及也延明加侍中已爲快快便
求東陽臣恐子房赤松未易輕擬其鯁直如此而
儉於財用設酒不過兩盌輒云此酒難遇鹽豉薑

蒜之屬並挂屏風酒漿悉置牀下內外有求琨手
自賦之景和中討義陽王昶六軍戒嚴應須紫標
左右欲營辦琨曰元嘉初征謝晦有紫標在匣中
不須更作儉取果得焉而避諱過甚父名懌母名
恭心並不得犯焉時咸謂矯枉過正

攀輪一慟自足生平

王舒

王舒、字處明、父會侍御史、舒少爲從兄敦所知、以天下多故。不營當時名。恒處私門。潛心學植。年四十餘、州禮命、太傅辟、皆不。就。及敦爲青州、舒往依焉、時敦被徵爲秘書監、以寇難路險、輕騎歸洛陽、委棄公主、時輜重金寶甚多、親賓無不競取、惟舒。一無。所。。眄益爲敦所賞、及元帝鎮建康、因與諸父兄弟俱渡江委質焉、參鎮東軍事、出補溧陽令、明帝之爲東中郎將、妙選上佐、以舒爲司馬、轉後將

軍、宜城公裒諮議參軍、遷軍司、固辭不受、裒鎮廣陵、復以舒爲車騎司馬、頻領望府、咸稱明練、裒薨、遂代裒鎮、除北中郎將、監青徐二州軍事、頃之、徵國子博士、加散騎常侍、未拜、轉少府、太寧初、徙廷尉、敦表舒爲鷹揚將軍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監荊州沔南諸軍事、及敦敗、王含父子俱奔舒、舒遣軍送之、並沉於江、進都督荊州平西將軍假節、尋以陶侃代舒、遷舒爲安南將軍、廣州刺史、舒疾病、不樂越嶺、朝議亦以其有功、不應遠出、乃徙

爲湘州刺史將軍都督持節如故、徵代鄧攸爲尚書僕射、時將徵蘇峻、司徒王導欲出舒爲外援、乃授撫軍將軍會稽內史、秩中二千石、舒上疏辭、以父名、朝議以字同音異、於禮無嫌、舒復陳音雖異、而字同、求換他郡、於是改會字爲鄶、舒不得已而行、在郡二年、而蘇峻作逆、乃假舒節都督行揚州刺史事、時吳國內史庾冰棄郡奔舒、舒移告屬縣、以吳王師虞駿爲軍司、御史中丞謝藻行龍驤將軍、監前鋒征討軍事、率衆一萬、與庾冰俱渡浙江、

前義興太守顧衆、護軍參軍顧颺等、皆起義軍以應舒、舒假衆揚威將軍、督護吳中軍事、颺監晉陵軍事、於御亭築壘、峻聞舒等兵起、乃赦庾亮諸弟以悅東軍、舒率衆次郡之西江、爲冰藻後繼、冰颺等遣前鋒進據無錫、遇賊將張健等數千人、交戰、大敗、奔還御亭、復自相驚擾、冰颺等並退於錢唐、藻守嘉興、賊遂入吳、燒府舍、掠諸縣、所在塗地、舒以輕進奔敗、斬二軍主者、免冰颺督護、以白衣行事、更以顧衆督護吳晉陵軍、屯兵章埭、吳興太守

虞潭率所領討使屯烏苞亭並不敢進時暴雨大水賊管商乘船旁出襲潭及衆潭等奔敗潭還保吳興衆退守錢唐舒更遣將軍陳孺率精銳千人增戍海浦所在築壘或勸舒宜還都使謝藻守西陵扶海立柵舒不聽留藻守錢唐使衆臧守紫壁於是賊轉攻吳興潭諸軍復退賊復掠東遷餘杭武康諸縣舒遣子允之行揚烈將軍與將軍徐遜陳孺及揚烈司馬朱燾以精銳三千輕邀賊於武康出其不意遂破之斬首數百級賊悉委舟步走

允之收其器械進兵助潭時賊韓晃既破宣城轉入故鄣長城允之遣朱燾何準等擊之戰於于湖潭以彊弩射之晃等退走斬首千餘級納降二千人潭由是得保郡是時臨海新安諸山縣並反應賊舒分兵悉討平之會陶侃等至京都舒潭等並以屢戰失利移書盟府自貶去節侃遣使敦喻不聽及侃立行臺上舒監浙江東五郡軍事允之督護吳郡義興晉陵三郡征討軍事既而晃等南走允之追躡於長塘復大破之賊平以功封彭澤縣

侯尋卒增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諡曰穆長子晏之蘇峻時爲護軍參軍遇害晏之弟允之最知名

有根器有幹畧

王允之

王允之字深猷總角從伯敦謂為似己恒以自隨出則同輿入則共寢敦嘗夜飲允之辭醉先臥敦與錢鳳謀為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或疑己便於臥處大吐衣面並污鳳既出敦果照視見允之臥吐中以為大醉不復疑之時父舒始拜廷尉允之求還定省敦許之至都以敦鳳謀議事白舒舒即與導俱啟明帝帝舒為荊州允之隨在西府及敦平帝欲令允之仕舒請曰臣子尚少不樂早官

帝許隨舒之會稽及蘇峻反允之討賊有功封番禺縣侯邑千六百戶除建武將軍錢唐令領司監都尉舒卒去職既葬除義興太守以憂哀不拜從伯導與其書曰太保安豐侯以孝聞天下不得辭司隸和長輿海內名士不免作中書令吾群從死亡略盡子弟零落遇汝如親如其不爾吾復何言允之固不肯就咸和末除宣城內史監揚州江西四郡事建武將軍鎮于湖咸康中進號西中郎將假節尋遷南中郎將江州刺史蒞政甚有威惠時

嘏闕除豫章郡允之聞之驚愕以為恬丞相子應被優遇不可出為遠郡乃求自解州欲與庾冰言之冰聞甚愧即以恬為吳郡而以允之為衛將軍會稽內史未到卒年四十謚曰忠

舒避父諱不就會稽允之不肯奪情便是家法

瑯琊世家卷之十

石封夏　儀元徵甫評閱
西吳韓昌箕仲弓甫纂校

王敦

王敦字處仲父基治書侍御史敦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女襄公主拜駙馬都尉除太子舍人時王愷石崇以豪侈相尚愷嘗置酒敦與導俱在坐有女伎吹笛小失聲韻愷便毆殺之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愷愷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敦導所導素不能飲輒自勉強至於沉醉每至敦固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顏色如故尚不肯飲導讓之敦曰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王丞相德音記曰丞相素為諸父所重王君夫問王敦聞君從弟佳人又解音律欲一作妓可與共來遂往吹笛人有小忘君夫聞使黃門階下打殺之顏色不變丞相還曰恐此君處世當有如此事兩說不同故詳錄導還歎曰處仲若當世心懷剛忍非令終也洗馬潘滔見敦而目之曰處仲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當為人所噬及太子遷許昌詔東宮官屬不得送敦及洗馬江統潘滔舍人杜蕤魯瑶等冒禁於路側望拜流涕時論稱之永嘉初徵為中書監於時天下大亂敦悉以公主時侍婢百餘人配給將士金銀寶物散之於眾單車還洛東海王越自滎陽來朝敦謂所親曰今威權悉在太傅而選用表請尚書猶以舊制裁之太傅今至必有誅罰俄而越收中書令繆播等十餘人殺之越以敦為揚州刺史潘滔說越曰今樹處仲於江外使其肆豪強之心是樹賊也越不從其後徵拜尚書不就元帝召為安東軍諮祭酒會揚州刺史劉陶卒帝復以敦為揚州刺史加廣武將軍尋進左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假節帝初鎮江東威名未著敦與從弟導等同心翼戴以隆中興時人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尋與甘卓等討江州刺史華軼斬之蜀賊杜弢作亂荊州刺史周顗退走敦遣武昌太守陶侃等討弢既而侃為弢將杜曾所敗敦以處分失所自貶為廣武將軍帝不許建武初遷征南大將軍開府如故中興建拜侍中大將軍江州牧遣部將朱軌趙誘伐杜曾為曾所

[illegible]此事書那得不亂[illegible]竹林中人猶[illegible]以[illegible]美人首領

殺敦自貶免侍中并辭牧不拜尋加荊州牧敦上疏曰春秋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奢僭晉文思崇周室至有求隧之請襄王讓之以禮聞義而服自爾諸侯莫敢越度臣謂前者賊羲未殄苟以濟事朝廷諸所加授頗多爵位兼重今自臣以下宜皆除之且以塞羣小矜功之望炎狄無厭之求臣門戶特受榮任備兼權重渥恩偏隆寵過公族行路厮賤猶謂不可臣獨何心可以安之臣一宗誤陛下傾覆亦將尋至雖復灰身剖心陛下追悔將何所

及伏願諒臣至款及今際會小解散之並授賢儁少慰有識各得盡其所懷則人思競勸矣州牧之號所不敢當輒送所假侍中貂蟬又宜并官省職以塞羣小覬覦之望帝優詔不許又固辭州牧聽爲刺史時劉隗用事頗疏間王氏導等甚不平之敦上疏曰昔臣親受嘉命云吾與卿及茂弘當管鮑之交臣忝外任漸冊十載訓誘之誨日有所忘至於斯命銘之於心竊猶眷眷謂前恩不得一朝而盡伏惟陛下聖哲日新廣延俊乂臨之以政齊

之以禮頃者令導內綜機密出錄尚書杖節京都并統六軍既爲刺史兼居重號殊非人臣之體流俗好評必有譏謗宜省錄尚書杖節及都督且王佐之器當得宏達遠識高正明斷道德優備者以臣闇識未見其才然於見人未踰於導加輔翼積年實盡心力霸王之主何嘗不任賢使能共相終始管仲有三歸反坫之譏子犯有臨河要君之責蕭何周勃得罪囹圄然終爲良佐導性慎密尤能忍事善於斟酌有文章才義動靜顧問起予聖懷

外無過寵公私得所今皇祚肇建八表承風聖恩不終則遐邇失望天下荒弊人心易動物聽一移將致疑惑臣非敢苟私親親惟欲忠於社稷表至導封以還敦敦復遣奏之初敦務自矯厲雅尚清談口不言財色既素有重名又立大功於江左專任閫外手控強兵羣從貴顯威權莫貳遂欲專制朝廷有問鼎之心帝畏而惡之遂引劉隗刁協等以爲心膂敦益不能平於是嫌隙始構矣每酒後輒詠魏武帝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

老驥歌自豪悲尤可憐

卽兵機悲惻次生意也

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爲節壺邊盡缺及
湘州刺史甘卓遷梁州、敦欲以從事中郎陳頒代
卓、帝不從、更以譙王承鎮湘州、敦復上表、陳古今
忠臣見疑於君、而蒼蠅之人、交構其間、欲以感動
天子、帝愈忌憚之、俄加敦羽葆鼓吹、增從事中郎
掾屬舍人各二人、帝以劉隗爲鎮北將軍、戴若思
爲征西將軍、悉發揚州奴爲兵、外以討胡、實禦敦
也、永昌元年、敦率衆內向、以誅隗爲名、敦黨吳興
人沈充起兵應敦、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

大怒、下詔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
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親率六軍、以
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召戴若思、劉隗、並
會京師、敦兄含、時爲光祿勳、叛、奔於敦、敦至石頭、
欲攻劉隗、其將杜弘曰、劉隗死士衆多、未易可尅、
不如攻石頭、周札少恩、兵不爲用、攻之必敗、札敗
則隗自走、敦從之、札果開城門納弘、諸將與敦戰、
王師敗績、既入石頭、擁兵不朝、放肆兵士、劫掠內
外、官省奔散、惟有侍中二人侍帝、帝脫戎衣、著朝

服顧而言曰欲得我處但當蚤道我自還琅琊何
至困百姓如此、敦收周顗、戴若思害之、以敦爲丞
相江州牧、進爵武昌郡公、邑萬戶、使太常荀崧就
拜、又加羽葆鼓吹、並僞讓不受、還屯武昌、多害忠
良、寵樹親戚、以兄含爲衛將軍都督沔南軍事、領
南蠻校尉、荊州刺史、以義陽太守任愔督河北諸
軍事、南中郎將、敦又自督寧益二州、及帝崩、太寧
元年、敦諷朝廷徵己、明帝乃手詔徵之、又使兼太
常應詹拜授、加黃鉞班劍武賁二十人、奏事不名、

入朝不趨、劍履上殿、敦移鎮姑孰、帝使侍中阮孚
齎牛酒犒勞、敦稱疾不見、使王簿受詔、以王導爲
司徒、敦自爲揚州牧、敦既得志、暴慢愈甚、四方貢
獻、多入己府、將相嶽牧、悉出其門、徙含爲征東將
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從弟舒爲荊州、彬爲江
州、邃爲徐州、敦以沈充錢鳳爲謀主、充等並凶險
驕恣、共相驅扇、殺戮自己、又大起營府、侵人田宅、
發掘古墓、剽掠市道、士庶解體、咸知其禍敗焉、敦
從弟豫章太守稜、日夜切諫、敦怒、陰殺之、敦無子、

養含子應、及敦病甚、拜應爲武衛將軍、以自副、錢鳳謂敦曰、脫其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敦曰、非常之事。豈常人所能。且應年少。安可當大事。我死之後。莫若解衆放兵。歸身朝廷。保全門戶。此計之上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亦中計也。及吾尚存。悉衆而下。萬一僥倖。計之下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須敦死後作難、時帝將討敦、微服至蕪湖、察其營壘、又屢遣大臣訊問其起居、遷含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含子瑜散騎常侍、敦以溫嶠爲丹陽尹、欲使覘伺朝廷、嶠至、具言敦逆謀、帝欲討之、知其爲物情所畏服、乃僞言敦死。敦轉病篤、不能御衆、使錢鳳鄧嶽周撫等、率衆三萬向京師、含謂敦曰、此家事、吾便當行、於是以含爲元帥、鳳等問敦曰、事尅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尚未南郊、何得稱天子、便盡卿兵勢、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乃上疏罪狀溫嶠、以誅奸臣爲名、帝遣中軍司馬曹渾等、擊含於越城、含軍敗、敦聞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矣、兄弟才

兼文武者皆蚤死、今世事去矣、語參軍呂寶曰、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復臥、鳳等至京師、屯於水南、帝親率六軍以禦鳳、頻戰破之、敦謂羊鑒及子應曰、我亡後、應便即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乃營葬事、初敦始病、夢白犬自天而下嚙之、又見刁協乘軺車、導從瞋目、令左右執之、俄而敦死、時年五十九、應秘不發喪、裹尸以席、蠟塗其外、埋於廳事中、與諸葛瑤等、恒縱酒淫樂、沈充自吳率衆萬餘人至、與含等合、含復率衆渡淮、蘇峻等逆擊、大

敗之、充亦燒營而退、既而周光斬錢鳳、吳儒斬沈充、並傳首京師、有司議曰、王敦滔天作逆、有無君之心、宜依崔杼王凌故事、剖棺戮尸、以彰元惡、於是發瘞出尸、焚其衣冠、跽而刑之、敦充首同日懸於南桁、觀者莫不稱慶、敦眉目疏朗、性簡脫、有鑒裁、學通左氏、口不言財利、尤好清談、時人莫知、惟族兄戎異之、經略指麾、千里之外肅然、而麾下擾而不能整、武帝嘗召時賢共言伎藝之事、人人皆有所說、惟敦都無所關、意色殊惡、自言知擊鼓、因

[王大將軍自請鼓吹恒宣武上馬舞稍各以枝擺無不驚人]

振袖揚袍、音節諧韻、神氣自得、傍若無人、敦嘗坐武昌釣臺、聞行船打鼓、嗟稱其能、俄而一捶小異、敦以扇柄撞几曰、可恨、應侍側曰、不然、此是回颿過、使視之云、船人入夾口、應知鼓、又善於敦也、又嘗荒恣於色、體爲之弊、左右諫之、敦曰、此甚易耳、乃開後閤、驅諸婢妾數十人、並放之、時人歎異焉、

王敦初尚主、敦尚武帝女舞陽公主、字脩禕、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食遂至盡、既還、婢擎金澡盤盛水、琉璃盌盛澡豆、因倒著水中而飲之、謂是乾飯、羣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王大將軍執司馬愍王、夜遣世將載王於車而殺之、當時不盡知也、晉陽秋曰、司馬丞字元敬、譙王遜子也、爲中宗湘州刺史、路過武昌、王敦與宴會、酒酣謂丞曰、大王篤實佳士、非將御之才、對曰、烏知鉛刀不能一割乎、敦將謀逆、召丞爲軍司馬、丞歎曰、吾其死矣、地荒民解、勢孤援絶、赴君難忠也、死王事義也、死忠與義、又何求焉、乃馳檄諸郡、丞起義、敦遣從母弟魏乂攻丞、王廙使賊迎之、襲於車、敦既滅、追贈驃騎、謚曰愍王、雖愍王家、亦未之皆悉、而無忌兄弟皆稚、王胡之與無忌長甚相暱、胡之嘗共遊、無忌入告母、請爲饌、母流涕曰、王敦昔肆酷汝父、假手世將、吾所以積年不告汝者、王氏門彊、汝兄弟尚幼、不欲使此

聲著、蓋以避禍耳、無忌驚號、抽刃而出、胡之去已遠、

王大將軍下、庾公問、聞卿有四友、何者是、答曰、君家中郎、我家太尉、阿平、胡毋彥國、阿平故當最劣、庾曰、似未肯劣、庾又問、何者居其右、王曰、自有人、又問何者是、王曰、噫、其自有公論、左右躡公、公乃止、敦自謂右者在己也、

[此知庾目中無王王目中無庾]

王敦既下、住船石頭、欲有廢明帝意、賓客盈坐、敦知帝聰明、欲以不孝廢之、每言帝不孝之狀、而皆

云溫太眞所說、溫嘗爲東宮率、後爲吾司馬、甚悉之、須臾溫來、敦便奮其威容、問溫曰、皇太子作人何似、溫曰、小人無以測君子、敦聲色並厲、欲以威力使從己、乃重問溫、太子何以稱佳、溫曰、鉤深致遠、蓋非淺識所測、然以禮侍親、可稱爲孝、

[敏事知言]

石崇廁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沈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著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廁、王大將軍往、脫故衣、著新衣、神色傲然、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語林曰、劉寔詣石崇、如廁、見有絳紗帳大

[此都大勝戊弘]

牀茵蓐甚麗兩婢持錦香囊寔遽反走
即謂崇曰向誤入卿室内崇曰是廁耳

王含

王含、字處弘、凶頑剛暴、時所不齒、以敦貴重、故歷
顯位、作廬江郡、貪濁狼籍、王敦護其兄、故於衆坐
稱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時何充爲敦
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
然、旁人爲之反側、充晏然神意自若、含二子瑜應、

王應

王應、字安期、含子也、敦無子、養爲嗣、以爲武衛將軍、敦甞稱之曰、其神候似欲可、敦既亡、應欲投世儒、世儒爲江州、王含欲投王舒、舒爲荆州、含語應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汝欲歸之、應曰、此迺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强盛時、能抗同異、此非常人所行、及覩衰危、必興愍惻、荆州守文、豈能作意表行事。含不從、遂共投舒、果沈含父子於江、彬聞應當來、密具船以待之、竟不得來、深以爲恨、

王稜

王稜、字文子、國子祭酒琛之子也、少歷清官、渡江、爲元帝丞相從事中郎、從兄導、以稜有政事宜守大郡、乃出爲豫章太守、加廣武將軍、稜知從兄敦驕傲自負、有罔上心、日夕諫諍、以爲宜自抑損、推崇盟主、且擧從一門、並相與服事、應務相崇高、以隆勳業、每言苦切、敦不能容、潛使人害之、弟侃亦知名、少歷顯職、位至吳國内史、

惜哉不善藏其用

琅琊世家卷之十一

石封夏 儀元微甫評閱
西吳韓昌箕仲弓甫纂校

王廙

王廙字世將丞相導從弟文正尚書郎廙少能屬文多所通涉工書畫善音樂射御博奕雜伎辟太傅掾轉參軍隨迎大駕封武陵縣侯拜尚書郎出為濮陽太守元帝作鎮江左廙弃郡過江帝見之大悅以為司馬頻守廬江鄱陽二郡豫討周馥杜弢以功累增封邑除冠軍將軍鎮石頭領丞相軍諮祭酒王敦啟為寧遠將軍荊州刺史及帝即位廙奏中興賦上疏曰臣託備肺腑幼蒙洪潤爰自齠亂王於弱冠陛下之所撫育恩侔於兄弟義同於交友思欲攀龍鱗附鳳翼者有年矣是以昔忝濮陽弃官遠跡扶侍老母攜將細弱越長江歸陛下者誠以道之所存願託餘庇故也天誘其願遇陛下中興當大明之盛而守局遐外不得奉贍大禮聞問之日悲喜交集昔司馬相如不得覩封禪之事慷慨發憤況臣情則骨肉服膺聖化哉又臣昔嘗侍坐於先后說陛下誕育之日光明映室白毫生於額之左相者謂當王有四海又臣以壬申歲見用為鄱陽內史七月四星聚於牵牛又臣郡有枯樟更生及臣後還京都陛下見臣自兗命臣作賦時琅邪郡又獻甘露陛下命臣嘗之又驃騎將軍導向臣說晉陵有金鐸之瑞郭璞云必致中興璞之爻筮雖京房管輅不過也明天之歷數在陛下矣臣少好文學志在史籍而飄放遐外常與絲冠為對臣犬馬之年四十三矣未能上報天施而譽負屢彰恐先朝露填溝壑令微情不得上達謹竭其頑獻中興賦一篇雖未足以宣揚盛美亦是詩人嗟嘆詠歌之義也初王敦左遷陶侃使廙代為荊州將吏馬儁鄭攀等上書請留侃敦不許廙為儁等所襲奔於江安賊杜曾與儁攀北迎第五猗以距廙廙督諸軍討曾又為曾所敗敦命湘州刺史甘卓豫章太守周廣等助廙擊曾曾衆潰廙得到州廙性倨傲率嘗從南下旦自尋陽迅風飛

帆暮至都倚舫樓長嘯神氣甚逸王導謂庾亮曰世將爲傷時識事亮曰正足舒其逸氣耳廙在州大誅戮侃時將佐及徵士皇甫方回於是大失荊土之望人情乖阻帝乃徵廙爲輔國將軍加散騎常侍以母喪去職服闋拜征虜將軍進左衛將軍及王敦搆禍帝遣廙喻敦既不能諫其悖逆乃爲敦所留受任助亂敦得志以廙爲平南將軍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尋病卒帝猶以親故深痛愍之喪還京都皇太子親臨拜柩如家人之禮贈侍中驃騎將軍謚曰康子願之嗣仕至東海內史願之弟胡之

惜哉有文無識

王胡之

王胡之字脩齡少有風尚才器率衆有秀悟之稱治身清約以風操自居好談諧善屬文辭爲當世所重嘗至吳興印渚中看歎曰非惟使人情開滌亦覺日月清朗在東山甚貧乏陶胡奴爲烏程令送一船米遺之都不肯取直荅語王脩齡若饑自當就謝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先爲庾公記室參軍後取殷浩爲長史始到庾公欲遣王使下都王自啟求住日下官希見盛德淵源始至猶貪與少

日周旋嘗在謝公坐詠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語人云當爾時覺一坐無人林公亦嘗稱之云見司州警悟交至使人不得住亦終日忘疲或問林公司州何如二謝林公曰故當攀安提萬謝太傅亦曰司州可與林澤遊仕歷郡守侍中丹陽尹素有風眩疾發動甚數而神明不損石季龍死朝廷欲綏緝河洛以胡之爲西中郎將司州刺史假節以疾固辭未行而卒子茂之字與元亦有美譽仕至晉陵太守茂之之子敬弘

可與林澤遊者故雖每至印渚諷詠人情開滌
日月清朗之語輒想見其人

王裕之

王裕之字敬弘名與宋武帝諱同故以字行少有清尚起家本國左常侍衛軍參軍性恬靜樂山水求為天門太守及守郡妻弟荊州刺史桓玄遣信要令過巳敬弘至巴陵謂人曰靈寶正當欲見其姊我不能為桓氏贅壻乃遣別船送妻往江陵彌年不迎山郡無事恣其游適意甚好之後為南平太守去官居作唐縣界玄輔政及纂位屢召不下宋武帝以為車騎從事中郎徐州中從事史征西將軍道規諮議參軍時府主簿宋協亦有高趣道規並以事外相期嘗共酣飲敬弘因醉失禮為外司所白道規即便引還重申初讌永初中累遷吏部尚書敬弘每被召即便祗奉既到宜退旋復解官武帝嘉其志不苟違也除廬陵王師加散騎常侍自陳無德不可師範令王固讓不拜元嘉三年為尚書僕射關署文案初不省讀嘗豫聽訟上問疑獄敬弘不對上變色問左右何故不以訊牒副僕射敬弘曰臣乃得訊牒讀之正自不解上甚不

悅雖加禮敬亦不以時務及之六年遷尚書令固
讓表求還東上不能奪改授侍中特進左光祿大
夫給親信三十人及東歸車駕幸冶亭餞送十二
年徵爲太子少傅敬弘詣都上表固辭不拜東歸
上時不豫自力見焉十六年以爲左光祿大夫開
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又詣都表辭竟不拜東歸
二十三年復申前命復辭明年薨於餘杭之舍亭
山年八十八順帝昇明三年追謚文貞公敬弘形
而起坐端方桓玄謂之彈棊發八勢所居舍

亭山林澗環周備登臨之美故時人謂之王東山
文帝嘗問爲政得失對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上
高其言左右嘗使二老婦女戴五條辮著青紋袴
襬飾以朱粉女適尚書僕射何尚之弟述之敬弘
嘗往何氏看女遇尚之不在因寄齋中臥俄頃尚
之還敬弘還使二婢女守閤不聽尚之入云正熱
不堪相見君可且去尚之於是移於他室上將爲
廬陵王納其女辭曰臣女幼既許孔淳之息子恢
之被召爲秘書郎敬弘求爲奉朝請與恢之書曰

彼秘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
處不競之地文帝嘉之並見許敬弘見兒孫歲中
不過一再相見見輒剋日未嘗教子孫學問各隨
所欲人或問之答曰丹朱不應乏教甯越不聞被
捶恢之位新安太守嘗請假定省敬弘剋日見之
至日輒不果假日將盡恢之求辭敬弘呼前至閤
復不見恢之於閤外拜辭流涕而去恢之弟瓚之
位吏部尚書金紫光祿大夫謚貞子瓚之弟昇之
位都官尚書瓚之子秀之

王秀之

王秀之、字伯奮、幼時祖父敬弘、愛其風采、仕宋爲太子舍人、父卒、廬於墓側、服闋、復職、吏部尚書褚彥回欲與結婚、秀之不肯、以此頻爲兩府外兵參軍、後爲晉平太守、朞年求還、或問其故、答曰、此郡沃壤、珍阜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逐、智者不昧財、亦不逐禍、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乃上表請代、時人以爲王晉平恐富求歸、仕齊爲豫章王嶷驃騎長史、嶷於荊州立學、以秀之領儒林祭酒、武帝即位、累遷侍中祭酒、轉都官尚書、秀之祖父敬弘、性貞正、徐羨之傅亮當朝、不與來往、及致仕隱吳、與秀之父瓚之書、深勗以靜退、瓚之爲五兵尚書、未嘗詣一朝貴、江湛謂何偃曰、王瓚之今便是朝隱、及柳元景顏師伯貴要、瓚之竟不候之、至秀之爲尚書、又不與王儉款接、三世不事權貴、時人稱之、及除吳興郡、隱業所在、心願爲之、到郡修舊山、移置輜重、隆昌元年卒、遺令朱服不得入棺、祭則酒脯而已、世人以僕妾直靈助哭、當由喪主不能淳至、欲以多聲相亂、魂而有靈、吾當笑之、諡曰簡子、

遺令可師

王峻

王峻字茂遠秀之子也少美風姿善容止仕齊爲桂陽内史梁天監初爲中書侍郎武帝甚悅其風采與陳郡謝覽同見賞擢出爲宣城太守爲政清和吏民安之視事三年徵拜侍中累遷吏部尚書處選甚得名譽峻性詳雅無趨競心嘗與謝覽約官至侍中不復謀進仕覽自吏部尚書出爲吳興郡平心不畏强禦亦由處俗情薄故也峻爲侍中以後雖不退身亦淡然自守無所營務遷金紫光

祿大夫未拜卒謚惠子子琮爲國子生尚始興王女繁昌主琮不慧爲學生所嗤遂離婚峻謝王王曰此自上意僕極不願如此峻曰下官曾祖是謝仁祖外孫亦不藉殿下姻婣爲門戶耳

王延之

王延之字希季昇之子也少靜默不交人事仕宋爲司徒左長史清貧居宇穿漏褚彥回以啟宋明帝即敕材官爲起三間齋屋歷吏部尚書尚書左僕射宋德既衰齊高帝輔政朝野之情人懷彼此延之與尚書令王僧虔中立無所去就時人語曰二王居平不送不迎高帝以此善之昇明三年出爲江州刺史加都督齊建元元年進號鎮南將軍延之與金紫光祿大夫阮韜俱宋領軍將軍劉湛

外甥並有早譽湛甚愛之曰韜後當爲第一延之爲次也延之甚不平每致餉下都韜與朝士同例高武聞之與延之書曰韜云卿未嘗有別意當由劉家月旦故邪延之居身簡素清靜寡慾凡所經歷務在不擾在江州祿俸外一無所納獨處齋內未嘗出戶吏人罕得見焉雖子弟亦不妄前時時見親舊未嘗及世事從容談詠而已後爲尚書左僕射尋領竟陵王師卒謚簡子子綸之

王綸之

王綸之字元章爲安成王記室參軍偃仰召會退居僚末司徒袁粲聞而歎曰格外之官便今日爲重貴游居此位者遂以不掌文記爲高自綸之始也齊永明中歷位侍中出爲豫章太守下車祭徐孺子許子將墓圖畫陳蕃華歆謝鯤像於郡朝堂爲政寬簡稱良二千石武帝幸琅邪城綸之與光祿大夫全景文等二十一人坐不參承爲有司奏免官後位侍中都官尚書卒自敬弘至綸之並方嚴皆尅日乃見子孫蓋家風也綸之子昕有業行居父憂過禮謝瀹欲遣參之孔珪曰何假參此豈有全理以憂卒

高尚事正不必多

王耆之

王耆之字脩載荊州刺史廙弟三子歷中書郎鄱陽太守給事中謝中郎稱之云王脩載樂託之性出自門風子隨之上虞令隨之子鎮之

王鎮之

王鎮之、字伯重、爲剡上虞令、有能名、桓玄輔晉、以爲大將軍錄事參軍、時三吳饑荒、遣鎮之銜命賑卹、而會稽內史王愉不奉符旨、鎮之依事糾奏、愉子綏、玄之外甥、當時貴盛、鎮之爲所排抑、以母老、求補安成太守、尋以母憂去職、在官清潔、妻子無以自反、致喪還上虞舊墓、葬畢、爲子標之求安復令、隨子之官、服闋、爲征西道規司馬南平太守、後爲御史中丞、執正不撓、百僚憚之、出爲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加都督、宋武帝謂人曰、鎮之少著清績、必將繼美吳隱、嶺南弊俗、非此不康也、在鎮不受俸祿、蕭然無營、去官之日、不異初至、武帝初建相國府、爲諮議參軍、領錄事、善於吏職、嚴而不殘、遷宋臺祠部尚書、武帝踐阼、卒於宣訓衞尉、弟弘之、

王弘之

王弘之、字方平、少孤貧、爲外祖徵士何準所撫育、從叔獻之、及太原王恭、並貴重之、仕晉爲司徒主簿、家貧、性好山水、求爲烏程令、桓玄輔晉、桓謙以爲衞軍參軍、時殷仲文還姑孰、祖送傾朝、謙要弘之同行。荅曰、凡祖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風馬不接、無緣扈從。謙貴其言、母隨兄鎮之之安成郡、弘之解職同行、義熙中、何無忌及宋武帝辟召、一無所就、家在會稽上虞、從兄敬弘爲吏部尚書、奏弘之爲太子庶子、不就、文帝即位、敬弘爲尚書左僕射、陳弘之高行、徵爲通直散騎常侍、不就、敬弘嘗解貂裘與之、即著以採藥、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始寧沃川、有佳山水。弘之又依巖築室。謝靈運顏延之、並相欽重。靈運與廬陵王義真牋曰、會境既豐山水。江左嘉遯。並多居之。但季世慕榮。

幽栖者寡或復才爲時求弗獲從志至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閑纂成先業既遠同羲唐亦激貪厲競若遺一介有以相存真可謂千載盛美也弘之元嘉四年卒顏延之欲爲作誄書與其子曇生曰君家高世之善有識歸重豫染豪翰所應載述况僕託慕末風竊以敘德爲事但恨短筆不足書美誄竟不就曇生好文義以謙和見稱歷吏部尚書太常卿孝武末為吳興太守明帝初與四方

同逆戰敗歸降被宥終於中散大夫曇生弟普曜位秘書監普曜子晏

弘之遠性當在隱淪之流

王晏

王晏字休默一字士彦仕宋初爲建安國左常侍稍至車騎晉熙王燮安西板晏爲主簿時齊武帝爲長史與晏相遇府轉鎮西板晏爲記室沈攸之事難隨武帝鎮盆城齊高帝時威權雖重而衆情猶有疑惑晏便專心奉侍軍旅書翰皆見委性甚便辟漸見親待常參議機密建元初爲太子中庶子武帝在東宮專斷朝事多不聞啟晏慮及罪稱疾自疎武帝即位爲長史兼侍中意任如舊遷侍中

祭酒遭母喪起爲司徒左長史晏父普曜藉晏勢多歷通官普曜卒晏居喪有禮永明六年爲丹陽尹晏位任親重自豫章王嶷尚書令王儉皆降意接之而晏每以疎漏被責連稱疾久之轉爲江州刺史泣不願出留爲吏部尚書太子右率終以舊恩見寵時尚書令王儉雖貴而疎晏既領選權行臺閣與儉頗不平儉卒禮官欲依王導謚爲文獻晏啟上曰導乃得此謚但宋以來不加素族謂親人曰平頭憲事已行矣十一年爲右僕射領太孫

右衛率、武帝崩、遺旨以尚書事付晏、及徐孝嗣鬱
林即位、轉左僕射、及明帝謀廢立、晏便響應推奉、
轉尚書令、封曲江縣侯、給鼓吹一部、甲仗五十人、
入殿時、明帝形勢已布、而莫敢先言、蕭諶兄弟握
兵權、進疑未決、晏頻三夜、微步詣諶議、時人以此
窺之、明帝與晏東府語、及時事、晏抵掌曰、公常言
晏怯、今定如何、建武元年、進號驃騎大將軍、給班
劍二十人、又加兵百人、領太子少傅、進爵爲公、以
魏軍動、給兵千人、晏篤於親舊、爲時所稱、至是自
謂佐命唯新、言論常非武帝故事、衆始怪之、明帝
雖、以、事、際、須、晏、而、心、相、疑、斥、料簡武帝中詔、得與、
晏、手、詔、三、百、餘、紙、皆、是、論、國、家、事、承明中、武帝欲
以明帝代晏領選、晏啟曰、鸞清幹有餘、然不諳百
氏、恐不可居此職、乃止、及見此詔、愈猜薄之、帝初
即位、始安王遙光便勸誅晏、帝曰、晏於我有勳、且
未有罪、遙光曰、晏、尚、不、能、爲、武、帝、安、能、爲、陛、下、帝
默然變色、時帝常遣心腹左右陳世範等、出塗巷、
采聽異言、由是以晏爲事、晏輕淺無防慮、志望開、

府數呼相工自視、云當大貴、與客語、好屏人、上聞
疑晏欲反、遂有誅晏意、有鮮於文粲與晏子德元
往來、密探朝旨、告晏有異志、又左右單景儁陳世
範等、啟上云、晏謀因南郊與世祖故舊、主帥於道
中竊發、會獸犯郊壇、帝愈懼、未郊前一日、上乃停
行、先報晏、及徐孝嗣、孝嗣奉旨、而晏陳郊祀事大、
必宜自力、景儁言益見信、元會畢、乃召晏於華林
省誅之、晏之爲員外郎也、父普曜齋前栖樹。忽變
成梧桐。論者以爲梧桐雖有栖鳳之美。而失後凋
之節。及晏敗。果如之。又未敗前、見屋桷子悉是大
蚍。就視之。猶木也。晏惡之、乃以紙裹桷子。猶紙內
搖動。蔌蔌有聲。又於北山廟答賽夜還。晏醉。部伍
人亦飲酒。羽儀錯亂。前後十餘里中。不服禁制、識
者云此不復久也。未幾而敗、晏子德元有意尚位
車騎長史、德元初名湛、武帝曰、劉湛江湛、並不善
終、此非佳名也、晏乃改之、至是及誅、晏弟詡位少
府卿、敕未登黃門郎、不得畜女伎、詡與射聲校尉
陰玄智坐畜伎、免官、禁錮十年、後拜廣州刺史、晏

誅上遣殺之
皆武帝仍見殺枉爲小人

王思遠

王思遠晏從父弟也父羅雲平西長史思遠八歲父卒祖弘之及外祖新安太守羊敬元並栖退高尚故思遠少無仕心宋建平王景素辟南徐州主簿深見禮遇景素被誅左右離散思遠親視殯葬手種松栢與廬江何昌寓沛郡劉璡上表理之事感朝廷景素女廢爲庶人思遠分衣食以相資贍年長爲備笄總訪求素對傾家送遣○齊建元初歷竟陵王司徒録事參軍太子中舍人文惠太子與竟陵王子良素好士並蒙賞接思遠求出爲遠郡除建安内史長兄思玄卒思遠友於甚至表乞自解不許及祥月又固陳武帝乃許之仍除中書郎大司馬諮議詔舉士竟陵王子良薦思遠及呉郡顧暠之陳郡殷叡邵陵王子貞爲呉郡除思遠爲呉郡丞以本官行郡事論者以爲得人後拜御史中丞臨海太守沈昭畧贓私思遠依事劾奏明帝及思遠從兄晏昭畧叔父文季並請止之思遠不從案事如故建武中遷吏部郎思遠以晏爲尚

書令不欲並居内臺權要之職上表固辭乃改授
司徒左長史初明帝廢立之際思遠謂晏曰兄荷
武帝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相
須未知兄將何以自立及此引决猶可保全門戶
不失後名晏曰方啜粥未暇此事及拜驃騎會子
弟謂思遠兄思微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
用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
晚也晏既不能謙退位處朝端事多專斷内外要
職並用門生帝外迹甚美内相疑異思遠謂曰時

事稍異兄覺不凡人多拙於自謀而巧於謀人晏
默然不答思遠退後晏方歎曰天下人遂勸人自
殺旬日晏及禍明帝後知思遠有此言謂江祏曰
王晏早用思遠語當不至此思遠立身簡潔諸客
有詣已者覘知衣服垢穢方便不前形儀新楚乃
與促膝雖然及去之後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
明帝從祖弟季敞性甚豪縱使詣思遠令見禮度
都水使者季珪之常曰見王思遠終日匡坐不妄
言笑簪帽衣領無不整潔便憶丘明士見明士蓬

頭散帶終日酣醉吐論縱橫唐突卿宰便復憶見
思遠言其兩反也上既誅晏思遠遷為侍中掌優
策及起居注卒年四十九贈太常謚曰貞子思遠
與顧暠之善暠之卒後家貧思遠迎其妻子經恤
甚至

斯人緯有古誼勸晏語不惟强直亦其用意之
厚○何點稱王思遠常如懷氷暑月亦有霜氣

王韶之

王韶之、字休泰、曾祖廙、祖羨之、鎮軍掾、父偉之、少
有志尚、當世詔命表奏、輙手自書寫、泰元隆安時、
事大小、悉撰錄、位本國郎中令、韶之家貧好學、嘗
三日、絕糧、而執卷不輟、家人誚之曰、困窮如此、何
不耕、答曰、我嘗自耕耳、父偉之爲烏程令、韶之因
居縣境、好史籍、博涉、多聞、初爲衛將軍謝琰行參
軍、得父舊書、因秘撰、晉安帝陽秋、及成、時人謂宜
居史職、即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善
敘事、辭論可觀、遷尚書祠部郎、晉帝自孝武以來、
常居內殿、武官主書、於中通呈、以省官一人、管詔
誥、任西省、因謂之西省郎、傅亮羊徽相代在職、義
熙十一年、宋武帝以韶之博學有文辭、補通直郎、
領西省事、轉中書侍郎、晉安帝之崩、武帝使韶之
與帝左右密加酖毒、恭帝即位、遷黃門侍郎、領著
作西省如故、凡諸詔黃、皆其辭也、武帝受命、加驍
騎將軍、黃門如故、西省職解、復掌宋書、坐璽制謬
誤、免黃門、韶之爲晉史、序王珣貨殖、王廞作亂、珣

子弘、廞子華並貴顯、韶之懼爲所陷、深附結徐羨
之傅亮等、少帝即位、遷侍中、出爲吳郡太守、羨之
被誅、王弘入相、領揚州刺史、弘雖與韶之不絕、諸
弟未相識者、皆不復往來、韶之在郡、常慮爲弘所
繩、夙夜勤勵、政績甚美、弘亦抑其私憾、文帝兩嘉
之、韶之稱爲良守、徵爲祠部尚書、加給事中、後爲
吳郡太守、卒、撰孝傳三卷、文集行於世、宋廟歌辭、
韶之所制也、子曄之、位臨賀太守、

文安王皇后

文安王皇后諱寶明、父曄之、宋世祖爲文皇太子納后、桂陽賊至、太祖在新亭、傳言已沒、宅復爲人所掠、惊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奉穆后庾妃及后挺身送后兄爵之家、事平乃出、建元元年、爲南郡王妃、四年、爲皇太子妃、無寵、太子爲宮人製新麗衣裳及首飾、而后牀帷陳故、古舊釵鑷十餘枚、永明十一年、爲皇太孫太妃、鬱林即位、尊爲皇太后、稱宣德宮、置男左右三十人、前代所未有也、贈

后父金紫光祿大夫、母桓氏、豐安縣君、其年十二月、備法駕謁太廟、高宗即位、出居鄱陽王故第、爲宣德宮、永元三年、梁王定京邑、迎后入宮稱制、至禪位、天監十一年、薨、年五十八、葬崇安陵、謚曰安、后兄晃、義興太守、

瑯琊世家卷之十二

石封夏　儀元徵甫評閱
西吳韓昌箕仲弓甫纂校

王羲之

王羲之、字逸少、祖正、尚書郎、父曠、淮南太守、元帝之過江也、曠首創其議、羲之幼訥於言、人未之奇、年十三、嘗謁周顗、顗察而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噉、顗先割啗羲之、於是始知名、及長、辯贍、以骨鯁稱、尤善隸書、爲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爲

飄若浮雲、矯若驚龍、深爲從伯敦導所器重、時陳留阮裕有重名、爲敦主簿、敦嘗謂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裕亦目羲之與王承王悅爲王氏三少、時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壻於導、導令就東廂徧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牀坦腹臥、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壻邪、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起家秘書郎、羲之既少有美譽、朝廷公卿皆愛其才器、頻召爲侍中吏部尚書、皆不就、復授

護國將軍、又推遷不拜、揚州刺史殷浩素雅重之、勸使應命、義之報書曰、（此書正殘闕殿。語）吾素自無廊廟直王丞相時。果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兒娶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驅使。關隴巴蜀。皆所不辭。吾雖無專對之能。直謹守時命。宣國家威德。故當不同於凡使。必令遠近咸知朝廷留心於無外。此所益殊不同居護軍也。漢末使太傅馬日磾慰撫關東。若不以吾輕微。無所為疑。宜及初冬以行。吾惟恭以待命。義之既拜護軍、又苦求宣城郡、不許、乃以為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時殷浩與桓溫不協。義之以國家之安在於內外和。因與浩書以誡之。浩不從。及浩將北伐。義之以為必敗。以書止之。言甚切至。浩遂行、果為姚襄所敗、復圖再舉、又遺浩書曰、知安西敗喪。公私惋怛。不能須臾去懷。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熟念。往事豈復可追。願思弘將來。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

寬和為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所長。以固大業。想識其由來也。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記。忠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追咎往事。亦何所復及。宜更虛己求賢。當與有識共之。不可復令忠允之言。常屈於當權。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若還保長江。都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國鈞者。引咎責躬。深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賢。思布平正。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群望。救倒懸之急。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舉。未能事事允稱。當董統之任。而喪敗至此。恐闔朝群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今亟脩德補闕。廣延群賢。與之分任。尚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為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執政。然當精慨所在。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若必親征。

未達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願復與衆共之復被州符增運千石徵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丧氣罔知所厝自頃年劉剝遺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慘夷之刑耳恐勝廣之憂無復日矣又與會稽王牋陳浩不宜北伐并論時事曰古之弘大業者或不謀於衆傾國以濟一時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誠獨運之明足以邁衆暫勞之弊終獲永逸者可也求之於今可得擬議乎夫廟算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便當因其衆

而即其實今功未可期而遺黎殲盡萬不餘一且千里饋糧自古為難況今轉運供繼西輸許洛北入黃河雖秦政之弊未至於此而十室之憂便以交至今運無還期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內所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張令殷浩荀羨還據合肥廣陵許昌譙郡梁彭城諸軍皆還保淮為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時東土

饑荒義之輒開倉賑貸然朝廷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義之每上疏爭之事多見從義之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義之同好嘗與同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義之自為之序以申其志曰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

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已為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

況脩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
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
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
爲妄作。後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
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
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或以潘岳金谷詩序方
其文。羲之比于石崇。聞而甚喜。（何足喜。）性愛鵝。會稽有孤
居姥養一鵝。善鳴。求市未得。遂携親友命駕就觀。
（姥、亦、未、嘗、不、顧。）
姥聞羲之將至。烹以待之。羲之歎惜彌日。又山陰

有一道士養好鵝。羲之往觀焉。意甚悅。固求市之。
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耳。羲之欣然寫
畢。籠鵝而歸。甚以爲樂。其任率如此。嘗詣門生家。
見棐几滑淨。因書之。眞草相半。後爲其父誤刮去
之。門生驚懊者累日。又嘗在蕺山。見一老姥持六
角竹扇賣之。羲之書其扇。各爲五字。（不似會稽姥。）姥初有慍色。
因謂姥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錢邪。姥如其
言。人競買之。他日姥又持扇來。羲之笑而不答。每
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草。猶當鴈行也。

曾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人耽之
若是。未必後之也。羲之書初不勝庾翼、郗愔。及其
暮年方妙。嘗以章草答庾亮。而翼深歎伏。因與羲
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狽。遂乃亡
失。常歎妙迹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
頓還舊觀。時驃騎將軍王述少有名譽。與羲之齊
名。而羲之甚輕之。由是情好不協。述先爲會稽。以
母喪居郡境。羲之代述。止一弔。遂不重詣。述每聞
角聲。謂羲之當候己。輒洒掃而待之。如此者累年。

而羲之竟不顧。述深以爲恨。及述爲揚州刺史。將
就徵。周行郡界。而不過羲之。臨發。一別而去。先是
羲之常謂賓友曰。懷祖正當作尚書耳。投老可得
僕射。更求會稽。便自邈然。及述蒙顯授。羲之恥爲
之下。遣使詣朝廷。求分會稽爲越州。行人失辭。大
爲時賢所笑。既而內懷慨歎。謂其諸子曰。吾不減
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述後
檢察會稽郡。辯其刑政。主者疲於簡對。羲之深恥
之。遂稱病去郡。於父母墓前自誓不出。惟日與東

土人士、盡山水之游、弋釣爲娛、又與道士許邁、共脩服食。採藥石不遠千里。徧游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謝安嘗謂羲之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須正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其懽樂之趣、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復徵之、時劉惔爲丹陽令、許詢嘗就惔宿、牀帷新麗、飲食豐甘、詢曰、若此保全、殊勝東山、惔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保此。羲之在坐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

此言。二人並有愧色。初羲之既優游無事、與吏部郎謝萬書曰、古之辭世者、或被髮佯狂、或汚身穢跡、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免、遂其宿心、其爲慶幸、豈非天賜、違天不祥、頃東游還、脩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或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比當與安石東游山海、并行田視地利、頤養閑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懽讌、雖不

能與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邪。常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於此也、萬後爲豫州都督、又遺萬書誡之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辟。誠難爲意也。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爲遠耳。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爲美談。濟否所由。寔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萬不能用。果敗。年五十九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諸子

遵父先旨、固讓不受、有七子、知名者五人

王右軍年減十歲時、大將軍甚愛之、恒置帳中眠、大將軍嘗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入、屏人論事、都忘右軍在帳中、便言逆節之謀、右軍覺既聞所論、知無活理、乃剔吐汙頭面被褥、詐熟眠、敦論事造半、方意右軍未起、相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唾從横、信其實熟眠、於是得全、於時稱其有智、按諸書皆云王允之事而此言羲之疑謬

簡文在殿上行、右軍與孫興公在後、右軍指簡文

清眞謂精天
明眞率也李
式曰用其語
爲於布算本
清眞是其體
也

語孫曰此歟名客簡文顧曰天下自有利齒兒後
王光祿作會稽謝車騎出曲阿祖之王孝伯罷秘
書丞在坐謝言及此事因視孝伯曰王丞齒似不
鈍王曰不鈍頗亦驗
王右軍少時丞相云逸少何緣復減萬安邪
殷中軍道王右軍云逸少清貴人吾於之甚至一
時無所後（文章志曰羲之高爽有風氣不類常流也）
王右軍少重患一二年輒發動後答許掾詩忽復
惡中得二十字云取歡仁智樂寄暢山水陰清冷

一蕃悉世俗是
以有作

澗下瀨歷落松竹林既醒左右誦之誦竟右軍歎
曰瀨何預盛德事邪
王右軍為會稽內史謝公就乞箋紙右軍檢校庫
中有九萬悉以乞謝公桓宣武聞之曰逸少不節
王右軍郗夫人謂二弟司空中郎曰（司空郗愔中郎郗曇）王
家見二謝傾筐倒庋（二謝安萬）見汝輩來平平爾汝可
無煩復往
王尚書惠嘗看王右軍夫人問眼耳未覺惡不答
曰髮白齒落屬乎形骸至於眼耳關於神明那可

便與人隔
洪容齋云王右軍晉宋間第一流人也遺情軒
冕擺落世故蓋其生平雅懷自去會稽內史誓
于父母墓下詞致確苦寻味其言而深悲之又
讀所與謝萬石書按是時逸少春秋纔五十餘
耳史氏不能實取其高乃屑屑以為坐王懷祖
之故待之淺矣

王凝之

王凝之工草隸、仕歷江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內史、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凝之彌篤、孫恩之攻會稽、寮佐請爲之備、凝之不從、方入靜室請禱、出語諸將佐曰吾已請大道、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設備、遂爲孫恩所害、兄玄之早卒、弟操之、字子重、歷侍中尚書豫章太守、弟肅之、字幼恭、歷中書郎驃騎咨議、

王徽之

王徽之、字子猷、性卓犖不羈、爲大司馬桓溫參軍、蓬首散帶、不綜府事、又爲車騎桓沖騎兵參軍、沖問卿署何曹、對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嘗從沖行、值暴雨、徽之因下馬排入車中、謂曰公豈得獨擅一車、沖嘗謂徽之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徽之初不酬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時吳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

嘗馬不知馬數看竹而門主人風流亦多猖狂太甚

欲觀之、便出坐輿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洒掃請坐、徽之不顧、將出、主人乃閉門、徽之便以此賞之、盡懽而去、嘗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或問其故、徽之但嘯詠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邪、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皓然、獨酌酒詠左思招隱詩（左詩曰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白雪停陰岡丹葩曜陽林）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徽之曰、本乘興而來、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邪、雅性放誕、好聲色、嘗夜與

弟獻之、共讚高士傳讚、獻之賞井丹高潔、徽之曰、未若長卿慢世也、其傲達若此、時人皆欽其才、而穢其行、後為黃門侍郎、棄官東歸、與獻之俱病篤、時有術人云、人命應終、而有生人樂代者、則死者可生、徽之謂曰、吾才位不如弟、請以餘年代之、術者曰、代死者以己年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君與弟算俱盡、何代也、未幾、獻之卒、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歎曰、嗚呼子敬、人琴俱亡、因頓絕、先有背疾、遂潰裂、月餘亦卒、

子楨之、

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見諸王何如、答曰、見一群白頸烏、但聞喚啞啞聲、

苻宏叛來歸國、謝太傅每加接引、宏自以有才、多好上人、坐上無折之者、適王子猷來、太傅使共語、子猷直熟視良久、回語太傅云、亦復竟不異人、宏大慚而退、

王子猷詣郗雍州、雍州在內、見有氍毹、云、阿乞那得此物、（阿乞恢小字）令左右送還家、郗出覓之、王曰、向有大力者負之而趨、都無忤色、

王子猷詣謝公、謝曰、云何七言詩、（東方朔傳曰、漢武帝在柏梁臺上、使群臣作七言詩、七言詩自此始也。）子猷承問答曰、昂昂若千里之駒、汎汎若水中之鳧、

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舊聞桓子野善吹笛、（續晉陽秋曰、左將軍桓伊善音樂、孝武飲燕、謝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忤、既吹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乃不如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臣有一奴、善吹笛、且相便串、請進之、帝賞其放率、召奴、奴既至、吹笛、伊撫箏而歌怨詩、因以為諫也）而不相識、遇桓於岸上過、王在船中、客有識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與相聞云、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桓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回下車、踞胡牀、為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按異苑、子猷為交州刺史、在道、有客命索酒炙、言未訖、而炙至、徽之取自割、終不食、投地、大怒、顧視而炙已變為徽之頭矣、乃大驚愕、反矚目、其首在空中揮霍而沒、至州便殞、

逸少是經濟人、不應以臨池獨見、子猷高寄蕭條想像使人自遠

王楨之

王楨之字公幹小字思道歷位侍中大司馬長史桓玄爲太尉朝臣畢集問楨之曰我何如卿第七叔（指獻之）在坐咸爲氣咽楨之曰亡叔一時之標公是千載之英一坐皆悅桓南郡與道曜講老子楨之時爲主簿在座桓曰王主簿可顧名思義（老子明道楨之小字思道故曰顧名思義）王未答且大笑桓曰王思道能作大家兒笑

王獻之

王獻之字子敬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雖閑居終日容止不怠風流爲一時之冠年數歲嘗觀門生樗蒲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獻之怒曰遠慙荀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子敬故事見此）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溫而已既出客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小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吉人之辭寡（易繫辭）以其少言故知之嘗與徽之共在一室忽然火發徽之遽走取履獻之神色恬然徐呼左右扶出夜臥齋中而有偷人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氊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羣偷驚走工草隸善丹青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嘗書壁爲方丈大字羲之甚以爲能觀者數百人桓溫嘗使書扇筆誤落因畫作烏駮牸牛甚妙起家州主簿秘書郎轉丞以選尚新安公主嘗經吳郡聞顧辟彊有名園先不相識乘平肩輿徑入時辟彊方集賓友而獻之游歷既畢傍若

兄弟所遺不同體散有據

無人辟彊勃然數之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士
非道也失是二者不足齒之傖耳便驅出門獻之（未詳）
傲如也不以屑意謝安甚欽愛之請爲長史安進
號衛將軍復爲長史太元中新起太極殿安欲使
獻之題榜以爲萬代寶而難言之試謂曰魏時陵
雲殿榜未題而匠者誤釘之不可下乃使韋仲將
懸橙書之比訖鬚鬢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宜
絕此法獻之揣知其旨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
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

逼安又問曰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故當不同安
曰外論不爾答曰人那得知尋除建威將軍吳興
太守徵拜中書令及安薨贈禮有同異之議惟獻
之與徐邈共明安之忠勳獻之乃上疏曰故太傅
臣安少振玄風道譽洋溢弱冠遐棲則契齊箕皓
應運釋褐而王猷允塞及至載宣威靈彊獮消殄
功勳既融投紱高讓且服事先帝眷隆布衣陛下
踐祚陽秋尚富盡心竭智以輔聖明考其潛躍始
終事情繾綣寔大晉之俊輔義篤于曩臣矣伏惟

亦是見子敬生平無隙處矣離婚以來語尚于子敬了行書最獻遺韻甚楚

陛下留心宗臣澄神于省察孝武帝遂加安殊禮
未幾獻之遇疾家人爲上章道家法應首過問其
有何得失對曰不覺餘事惟憶與郗家離婚獻之
前妻郗曇女也俄而卒於官安僖皇后立以后父
追贈侍中特進光祿大夫太宰謚曰憲無子以兄
子靖之嗣位至義興太守時議者以爲羲之草隸
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獻之骨力遠不及父而頗有
媚趣桓玄雅愛其父子書各爲一帙置左右以翫
之

標撮者亦禮諸邪

羊敬元美言笑善容止父不疑爲烏程令王獻之
爲吳興太守羊時年十二王甚知愛之嘗夏月入
縣羊著新絹裙晝寢獻之書裙數幅而去羊本工
書因此彌善（袁蒙書曰羊欣師資大令時多衆賢非無是處之遠若親承妙旨入於室者惟獨此公沈約云敬元尤長於隸書子敬之後可以獨步時人云買王得羊不失所望）
人有問太傅子敬可是先輩誰比謝曰阿敬近撮
王劉之標（續晉陽秋曰獻之文義並非所長而能撮其勝會故擅名一時爲風流之觀也）
王令詣謝公値習鑿齒已在坐當與併榻王徙倚
不坐公引之與對榻去後語胡兒曰子敬實自清

恃快二字極不成語然極有似

讀此便可以想山陰道

立但人爲爾多矜咳、殊足損其自然、（劉畢之當紀與王獻之性）其豐吹不交非旗

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爲懷。（世說註會稽郡記曰會稽境特多名山水峰崿隆峻吐納雲霧松栝楓柏擢幹竦條潭壑鏡澈清流寫注王子敬見之曰山水之美使人應接不暇）

按黃魯直曰、右軍似左氏、大令似莊周、

王元美曰、宋齊之際、右軍幾爲大令所掩、梁武一評、右軍復伸、唐文再評、大令大損、若唐文之論、是偏好語、不足以服大令心也、人謂右軍内擫、故森嚴而有法、大令外拓、故散朗而多姿、法自兼姿、姿不能無累法也、後人學右軍、終不能似、大令已自逗漏李北海蘇眉山趙文敏一派矣、

王悅之

王悅之、字少明、父靖之、司徒左長史、爲劉穆之所原、就穆之求侍中、如此非一、穆之曰、卿若不求、久自得之、遂不果、悅之少厲清操、亮直有風檢、爲吏部郎、鄰省有會同者、遺悅之餅一甌、辭不受、曰所費誠復小小、然少來不欲當人之惠、宋明帝泰始中、爲黃門郎御史中丞、上以其廉介、賜良田五頃、以爲侍中、在門下、盡其心力、掌檢校御府太官太醫諸署、時承奢忲之後、姦竊者衆、悅之按覆無所避、得姦巧甚多、於是衆署共呪詛悅之、病甚、恒見兩烏衣人挿之、及卒、上乃收典掌者十許人、桎梏之、送淮陰、寄令度瓜步江、投之中流、

瑯琊世家卷之十三

石封夏　儀元徽甫評閱
西吳韓昌箕仲方甫纂校

王彬

王彬、字世儒、少稱雅正、弱冠不就州郡之命、光祿大夫傳祗辟爲掾、後與兄廙俱渡江、爲揚州刺史劉機建武長史、元帝引爲鎮東賊曹參軍、轉典軍參軍、豫討華軼功、封都亭侯、愍帝召爲尚書郎、以道險不就、還建安太守、徙義興內史、未之職、轉軍

諮祭酒、中興建、稍遷侍中、從兄敦舉兵入石頭、帝使彬勞之、會周顗遇害、彬素與顗善、先往哭顗、甚慟、既而見敦、敦怪其有慘容、問其所以、彬曰、向哭伯仁、情未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復何爲者哉、彬曰、伯仁長者、君之親友、在朝雖無謇諤、亦非阿黨、而赦後加以極刑、所以傷慨也、因勃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謀圖不軌、禍及門戶、音辭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爾狂悖乃可至此、爲吾不能殺汝邪、時王導在坐、爲之懼、勸彬起謝、彬曰、有腳疾已來、見天子尚欲不拜、何跪之有、此復何所謝、敦曰、腳痛孰若頭痛、彬意氣自若、殊無懼容、後敦議舉兵向京師、彬諫甚苦、敦變色、目左右將收彬、彬正色曰、君昔歲害兄、今又殺弟邪、先是彬從兄豫章太守陵爲敦所害、敦以彬親故、容忍之、俄而以彬爲豫章太守、彬爲人樸素方直、乏風味之好、雖居顯位、常布衣蔬食、遷前將軍、江州刺史、卒、諡曰肅、長子彭之嗣、位至黃門郎、次彪之、最知名、

即哭伯仁一節、茂弘當媿死矣

按王右軍在南、丞相與書、每歎子侄不令、云虎㹠虎犢還其所如、㹠彭之小字、犢彪之小字、言其真如㹠犢耳

王彪之

王彪之字叔武年二十鬚鬢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少有局幹之稱初除佐著作郎東海王文學從伯導謂曰選官欲以汝爲尚書郎汝幸可作諸王佐邪彪之曰位之多少既不足計自當任之於時至於超遷是所不願遂爲郎鎮軍將軍武陵王晞以爲司馬累遷尚書左丞司徒左長史御史中丞侍中廷尉時永嘉太守謝毅赦後殺郡人周矯矯從兄球詣州訴寃揚州刺史殷浩遣從事收毅付

廷尉彪之以球爲獄主身無王爵非廷尉所料不肯受與州相反覆穆帝發詔令受之彪之又上疏執據時人比之張釋之時當南郊簡文帝爲撫軍執政訪彪之應有赦不答曰中興以來郊祀往往有赦愚意常謂非宜何者黎庶不達其意將謂郊祀必赦至此時凶愚之輩復生心於僥倖矣遂從之轉吏部尚書簡文有命用秣陵令曲安遠補句容令殿中侍御史奚朗補湘東郡彪之執不從曰秣陵令三品縣且殿下昔用安遠談者紛然句容

近畿三品佳邑豈可處卜術之人無才用者邪湘東復遠小所用未有朗比談者謂頗兼卜術得進殿下若超用寒悴當令人才可拔朗等凡器實未足充此選太尉桓溫欲北伐屢詔不許溫輒下武昌人情震懼或勸殷浩引身告退彪之言于簡文曰此非保社稷爲殿下計皆自爲計耳若殷浩去職人情崩駭天子獨坐既爾當有任其責者非殿下而誰又謂浩曰彼抗表問罪卿爲其首事任如此猜釁已構欲作匹夫豈有全地耶且當靜以待

之令相王與手書示以款誠陳以成敗當必旋旆若不順命即遣中詔如復不奉乃當以正義相裁無故忽忽先自猖獗浩曰決大事正自難頃日來欲使人悶聞卿此謀意始得了溫亦奉帝旨果不進時眾官漸多而遷徙煩速彪之上議曰爲政之道以得賢爲急非謂雍容廊廟標的而已因將蒞任贊時職思其憂也得賢之道在於蒞任蒞任之道在於能久久於其道天下化成是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不收一切之功不採速成之舉故勳格

辰極道融四海風流遐邈聲冠百代凡庸族衆
賢能之才寡才寡於世而官多於朝焉得不賢鄙
共貫清濁同官官衆則闕多闕多則遷速前後去
來更相代補非爲故然理固然耳所以職事未修
朝風未澄者也職事之修在於省官朝風之澄在
於并職官省則選清而得人職并則吏簡而俗靜
選清則勝人久於其事事久則中才猶足有成今
內外百官較而計之固應有并省者矣六卿之任
太常望雅而職重然其所司義高務約宗正所統

蓋尠可以并太常宿衛之重二衛任之其次驍騎
左軍各有所領無兵軍校皆應廢罷四軍皆罷則
左軍之名不宜獨立宜改游擊以對驍騎內官自
侍中以下舊員皆四中興之初二人而已二人對
直或有不周愚謂三人於事則無闕也凡餘諸官
無綜事實者可令大官隨才任所帖而領之若未
能頓廢自可因缺而省之委之以職分責之以有
成能否因考績而著清濁隨黜陟而彰雖緝熙之
隆康哉之歌未可使庶官之選差清蕪職之日差

久無奉祿之虛費簡吏寺之煩役矣永和末多疾
疫舊制朝臣家有時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雖無
病百日不得入宮至是百官多列家疾不入彪之
又言疾疫之年家無不染若以之不復入宮則直
侍頓闕王者宮省空矣朝廷從之既而長安人雷
弱兒梁安等詐云殺苻堅苻媚請兵應接時殷浩
鎮壽陽便進據洛營復山陵屬彪之疾歸上簡文
帝牋陳弱兒等容有詐僞浩未應輕進尋而弱兒
果詐姚襄反叛浩大敗退守譙城簡文笑謂彪之

曰果如君言自頃以來君謀無遺策張陳復何以
過之轉領軍將軍遷尚書僕射以病疾不拜徙太
常領崇德衛尉時或謂簡文曰武陵第中大脩器
械將謀非常也簡文以問彪之彪之曰武陵王志
意盡於馳騁田獵耳願深靜之以懷異同者勿復
以此爲言簡文甚悅復轉尚書僕射時豫州刺史
謝奕卒簡文遽使彪之舉可以代奕者對曰當今
時賢備簡高監簡文曰人有舉桓雲者君謂如何
彪之曰雲不必非才然溫居上流割天下之半其

弟復處西藩兵權晝出一門亦非深根固蔕之宜也人才非可豫量但當令不與殿下作異者耳簡文頷曰君言是也後以彪之爲鎭軍將軍會稽內史加散騎常侍居郡八年豪右斂跡亡戶歸者三萬餘口桓溫下鎭姑孰威勢震主四方脩敬皆遣上佐綱紀彪之獨曰大司馬誠爲富貴朝廷既有宰相動靜之宜自當諮稟脩敬若遣綱紀致貢天子復何以過之竟不遣溫以山陰縣折布米不時畢郡不彈糾上免彪之彪之去郡郡見罪謫未上州臺者皆原散之溫復以爲罪乃檻收下吏會赦免左降爲尚書頃之復爲僕射是時溫將廢海西公百寮震慄溫亦色動莫知所爲彪之既知溫不臣迹已著理不可奪乃謂溫曰公阿衡皇家便當倚傍先代耳命取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於須臾曾無懼容溫歎曰作元凱不當如是耶時廢立之儀既絕於曠代朝廷莫有識其故典者彪之神彩毅然朝服當階文武儀準莫不取定朝廷以此服之溫又廢武陵王遵以事示彪之彪之曰武陵親尊

未有顯罪不可以猜嫌之間便相廢徙公建立聖明遐邇歸心當崇獎王室伊周同美此大事宜更深詳溫曰此已成事卿勿復言及簡文崩羣臣疑惑未敢立嗣或云宜當須大司馬處分彪之正色曰君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先面諮必反爲所責矣於是朝議乃定及孝武帝即位太皇太后令以帝冲幼加在諒闇令溫依周公居攝政事事已施行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使萬機停滯稽廢山陵未敢奉令謹具封還內請停事遂不行溫遇疾諷朝廷求九錫袁宏爲文以示彪之彪之視訖歎其文辭之美謂宏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時謝安見其文又頻使宏改之宏遂逡巡其事既屢引日乃謀於彪之彪之曰聞彼病日增亦當不復支久自可更小遲迴宏從之溫亦尋薨時桓冲及安夾輔朝政以新喪元輔主上未能親覽萬機時太皇太后宜臨朝彪之曰先代前朝主在襁抱母子一體故可臨朝太后亦不能決政事終是顧問僕與君諸人耳今上年出

十歲垂髫冠反令從嫂臨朝示人君幼弱豈是翼
戴讃揚立德之謂乎二君必行此事豈僕所制所
惜者大體耳時安不欲委任桓冲故使太后臨朝
決政獻替專在乎已彪之不達安旨故以爲言安
竟不從尋遷尚書令與安共掌朝政安每曰朝之
大事衆不能決者諮王公無不得判以年老上疏
乞骸骨詔不許轉拜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安欲
更營宮室彪之曰中興初即位東府殊爲儉陋元
明二帝亦不改制蘇峻之亂成帝止蘭臺都坐殆

不蔽寒暑是以更營脩築方之漢魏誠爲儉狹復
不至陋殆合豐約之中今自可隨宜增益脩補而
已彊寇未殄正是休兵養士之時何可大興功力
勞擾百姓邪安曰宮室不壯後世謂之無能彪之
曰任天下事當保國寧家朝政惟允豈以修屋宇
爲能邪安無以奪之故終彪之之世不改營焉加
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未拜疾篤帝遣黃門侍郎問
所苦賜錢三十萬以營醫藥太元二年卒年七十
三即以光祿爲贈謚曰簡二子越之撫軍參軍臨
之東陽太守

卓哉大臣雖從廢海西要亦時情無奈

王准之

王准之字元魯祖臨之父訥之並御史中丞彪之博聞多識練悉朝儀自是家世相傳並諳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謂之王氏青箱學准之兼明禮傳贍於文辭桓玄篡位以為尚書祠部郎宋武帝起兵為太尉主簿出為山陰令有能名預討盧循功封都亭侯宋臺建除御史中丞為僚所憚自彪之至准之四世居此職准之嘗作五言詩范泰嘲之卿唯解彈事耳准之正色答猶差卿世載雄狐

坐世子左衛率謝靈運殺人不糾免官武帝受命拜黃門侍郎永初中奏曰鄭玄注禮三年之喪二十七月而吉古今學者多謂得禮之宜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故二十五月而除遂以為制江左以來准晉朝施用搢紳之士多遵玄義夫先王制禮以大順群心喪也寧戚著自前經今大宋開泰品物遂理愚謂宜同即物情以玄義為制朝野一禮無家殊俗從之元嘉中歷位侍中都官尚書改領吏部出為丹陽尹准之究識舊儀問無不對時大將軍彭城王義康錄尚書事每歎曰何須高論玄虛正得如王准之兩三人天下便足然寡風素性惝急不為時流所重撰儀注咸見遵用卒贈太常子輿之征虜主簿輿之子進之仕齊位給事黃門侍郎扶風太守梁武帝之舉兵也所在響應隣郡多請進之同遣脩謁進之曰非吾志也竟不行武帝嘉之梁臺建歷尚書左丞廣平天門二郡太守左衛將軍封建寧公進之子清位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鎮東府長史新野東陽二郡太守

安南將軍封中盧公承聖末陳武帝殺大尉王僧辯遣文帝攻僧辯將杜龕龕告難於清引兵援龕大敗陳文帝於吳興追奔至晉陵時廣州刺史歐陽頠亦同清援龕中更改與殺清而歸陳武帝子猛

王猛

王猛字世雄本名勇五歲而父清遇害陳文帝軍度浙江訪之將加夷滅母韋氏攜之逃於會稽遂免及長勤學不倦博涉經史兼習孫吳兵法以父遇酷終文帝之世不聽音樂疏食布衣以喪禮自處宣帝立乃始求位大建初釋褐鄱陽王府中兵參軍冊遷永陽王府錄事參軍猛慷慨常慕功名先是上疏陳安邊拓境之策甚見嘉納至是詔隨大都督吳明徹略地以軍功封應陽縣子累遷太

子右衛率徙晉陵太守威惠兼舉姦盜屏跡富商野次云以付王府君郡人歌之以比漢之趙廣漢至德初徵為左驍騎將軍加散騎常侍深見信重時孔範施文慶等並相與比周害其梗直議將出之而未有便會廣州刺史馬靖不受徵乃除猛都督東衡州刺史領始興內史與廣州刺史陳方慶共取靖猛至即擒靖送建鄴進爵為公加光勝將軍平越中郎將大都督發廣桂等二十州兵討嶺外荒梗所至皆平禎明二年詔授鎮南大將軍都

督二十四州諸軍事尋命徙鎮廣州未之鎮而隋師濟江猛總督所部赴援時廣州刺史臨汝侯方慶西衡州刺史衡陽王伯信並隷猛督府各觀望不至猛使高州刺史戴智烈清遠太守曾孝遠各以輕兵就斬之而發其兵及聞臺城不守乃舉哀素服藉藁不食嘆曰申包胥獨何人哉因勒兵緣江拒守以固誠節及審後主不死乃遣其部將辛昉馳驛赴京師歸款隋文帝大悅謂昉曰猛懐其舊主送故情深即是我之誠臣保守一方不勞兵

甲又是我之功臣即日拜昉開府儀同三司仍詔猛與行軍總管韋洸便留嶺表經畧猛母妻子先留建鄴因隨後主入京詔賜宅及什物甚厚別賚物一千段及遺璽書勞猛仍討平山越馳驛奏聞時文帝幸河東會猛使至大悅楊素賀因曰昔漢武此地聞喜用改縣名王猛今者告捷遠符前事於是又降璽書褒賞以其長子繕為開府儀同三司猛尋卒於廣州文帝聞而痛之遣使弔祭贈上開府儀同三司封歸仁縣公命其子繕襲乃授普

州刺史、仁壽元年、繕弟績表陳績志求葬關中詔
許之、仍贈使持節大將軍宋州刺史三州諸軍事、
諡曰成、績之弟瓌之、字道茂、位司空諮議參軍、瓌
之子逡之、

猛既饒才具去留之間更見志節

王逡之

王逡之、字宣約、少禮學博聞、仕宋位吳令、升明末
尚書右僕射王儉重儒術、逡之以著作郎兼尚書
左丞、參定齊國儀禮、初儉撰古今喪服集記、逡之
難儉十一條、更撰世行五卷、國學久廢、齊建元二
年逡之先上表立學、轉國子博士、又兼著作、永明
起居注、後位南康相光國大夫、加給事中、逡之率
素衣裘不澣、几案塵黑、年老手不釋卷、建武二年
卒、從弟珪之位長水校尉、撰齊職儀、永明九年其
子中軍參軍顥啟上其書凡五十卷、詔付秘閣、

王素

王素、字休業、彬五世孫、而遂之族子也、高祖翹之、晉光祿大夫、曾祖望之、祖泰之、並不仕、父元弘、位平固令、素少有志行、家貧母老、隱居不仕、宋孝建大明泰始中、屢徵不就、聲譽甚高、山中有蚿。清長聽之使人不厭、而其行甚醜、素乃爲蚿賦以自況。卒年五十四、

瑯琊世家卷之十四

石封夏　儀元徵甫評閱
西吳韓昌箕仲弓甫纂校

王戎

王戎、字濬沖、祖雄幽州刺史、父渾涼州刺史、貞陵亭侯、戎幼而穎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年六七歲、於宣武場觀戲、猛獸在檻中、虓吼震地、衆皆奔走、戎獨立不動、神色自若、魏明帝於閣上見而奇之、又嘗與羣

兒戲於道側、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趣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邊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阮籍與渾爲友、戎年十五、隨渾在郎舍、戎少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籍毎適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濬沖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及渾卒於涼州、故吏賻贈數百萬、戎辭而不受、由是顯名、爲人短小、任率不脩威儀、善發談端、賞其要會、朝賢嘗上巳禊洛、或問王濟曰、昨游有何言談、濟曰、張華善說史漢、裴頠論

前言往行衮衮可聽王戎談子房季札之間超超玄箸其爲識鑒者所賞如此戎嘗與阮籍飲時兗州刺史劉昶字公榮在坐籍以酒少酌不及昶昶無恨色戎異之他日問籍曰彼何如人也答曰勝公榮不可不與飲若減公榮則不敢不共飲惟公榮可不與飲戎每與籍爲竹林之游戎嘗後至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戎笑曰卿輩意亦復易敗耳鍾會伐蜀過與戎別問計將安出戎曰道家有言爲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及會敗議者以

以公榮語稱出史妙滑稽之雄

爲知言襲父爵辟相國掾歷吏部黃門郎散騎常侍河東太守荊州刺史坐遣吏脩園宅應免官詔以贖論遷豫州刺史加建威將軍受詔伐吳吳平進爵安豐縣侯增邑六千戶賜絹六千匹戎渡江綏慰新附宣揚威惠吳光祿勳石偉方直不容皓朝稱疾歸家戎嘉其清節表薦之詔拜偉爲議郎以二千石祿終其身荊土悅服徵爲侍中南郡太守劉肇賂戎筒中細布五十端爲司隸所糾以知而未納故得不坐帝謂朝臣曰戎之爲行豈懷私

苟得正當不欲爲異耳帝雖以是言釋之然爲清愼者所鄙由是損名戎在職雖無殊能而庶績脩理後遷光祿勳吏部尚書以母憂去職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奕棊而容貌毀悴杖然後起裴頠往弔之謂人曰若使一慟能傷人濬沖不免滅性之譏也時和嶠亦居父喪以禮法自持量米而食哀毀不踰於戎帝謂劉毅曰和嶠毀頓過禮使人憂之毅曰嶠雖寢苫食粥乃生孝耳至於王戎所謂死孝陛下當先憂之戎先有吐疾居喪

增甚帝遣醫療之并賜藥物又斷賓客楊駿執政拜太子太傅駿誅之後東安公繇專斷刑賞威振外內戎誡繇曰大事之後宜深遠之繇不從果得罪轉中書令加光祿大夫給恩信五十人遷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戎始爲甲午制凡選舉皆先治百姓然後授用司隸傅咸奏戎曰書稱三載考績三載黜陟幽明今內外羣官居職未朞而戎奏還既未定其優劣且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巧詐由生傷農害政戎不仰依堯舜典謨而驅動浮華虧敗風

俗非徒無益乃有大損宜免戎官以敦風俗戎與
賈郭通親竟得不坐尋轉司徒以王政將圮苟媚
取容屬愍懷太子之廢竟無一言匡諫裴頠戎之
壻也頠誅戎坐免官齊王冏起義孫秀錄戎於城
內趙王倫子欲取戎爲軍司博士王繇曰濬沖譎
詐多端安肯爲少年用乃止惠帝反宮以戎爲尚
書令既而河間王顒遣使就說成都王穎將誅齊
王冏檄書至冏謂戎曰孫秀作逆天子幽逼孤糾
合義兵掃除元惡臣子之節信著神明二王聽讒

造構大難當賴忠謀以和不協卿其善爲我籌之
戎曰公首舉義衆匡定大業開闢已來未始有也
然論功報賞不及有勞朝野失望人懷貳志今二
王帶甲百萬其鋒不可當若以王就第不失故爵
委權崇讓此求安之計也冏謀臣葛旟怒曰漢魏
以來王公就第寧有得保妻子乎議者可斬於是
百官震悚戎僞藥發墮廁得不及禍戎以晉室方
亂慕蘧伯玉之爲人與時舒卷無蹇諤之節自經
典選未嘗進寒素退虛名但與時浮沉戶調門選

而已尋拜司徒雖位總鼎司而委事僚寀間乘小
馬從便門而出游見者不知其三公也故吏多至
大官道路相遇輒避之性好興利廣收八方園田
水碓周徧天下積實聚錢不知紀極每自執牙籌
晝夜算計恒若不足而又儉嗇不自奉養天下人
謂之膏肓之疾女適裴頠貸錢數萬久而未還女
單衣 鑽 貝 珂 拔 核 丙
從歸寧戎色不悅女遽還直然後乃歡從子將婚
戎遺其一單衣婚訖而更責取家有好李常出貨
之恐人得種恒鑽其核以此獲譏於世其後從帝

北伐王師敗績于湯陰戎復詣鄴隨帝還洛陽車
駕之西遷也戎出奔于郟在危難之間親接鋒刃
談笑自若未嘗有懼容時召親賓歡娛永日永興
二年薨於郟縣時年七十二謚曰元戎有人倫鑒
識常目山濤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
器王衍神姿高徹如瑶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物
謂裴頠拙於用長荀勖工於用短陳道寧纙纙如
束長竿族弟敦有高名戎惡之敦每候戎輒託疾
不見敦後果爲逆亂其鑒賞先見如此常經黃公

酒壚下過顧謂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暢於此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阮云亡吾便爲時之所羈紲今日視之雖近邈若山河（○竹林七賢論○曰俗傳若此潁川庾爰之嘗以問○其伯文康○文康云中朝所不聞○江左忽有此論蓋好事者爲之耳）初孫秀爲琅邪郡吏求品於鄉議戎從弟衍將不許戎勸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宿怨者皆被誅而戎衍獲濟焉子萬有美名少而大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年十九卒有庶子興戎所不齒以從弟陽平太守愔子爲嗣

王安豐婦常卿安豐安豐曰婦人卿壻於禮爲不

（其言甚平然此今人所）

敬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遂恒聽之

王安豐頴脱不拘儀形好乘巴騎馬雖爲三司率爾私行巡省田園不從一人自以手巾插腰

王濟沖裴叔則二人總角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問鍾曰向二童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年此二賢當爲吏部尚書冀爾時天下無滯才

晉陽秋曰戎多殖財賄常若不足或謂戎故以此自晦也戴逵論之曰王戎晦默於危亂之際獲免憂禍既明且哲於是在矣或曰大臣用心豈其然乎逵曰運有險易時有昏明如子之言則蘧瑗季札之徒皆負責矣自古而觀豈一王戎也哉

王乂

王乂、字叔元、琅邪臨沂人、時蜀新平二將作亂、文帝西之長安、乃徵爲相國司馬、遷大尚書、出督幽州諸軍事平北將軍、祖光祿少孤貧、性至孝、常自爲母炊爨作食、王乂聞其佳名、以兩婢餉之、因取爲中郎、有人戲之者曰、奴價倍婢、祖云、百里奚亦何必輕於五羖之皮耶、

夷甫常自謂風神英俊不至與人校

王衍

王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風姿詳雅、總角常造山濤、濤嗟歎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父乂爲平北將軍、常有公事、使行人列上、不時報、衍年十四、時在京師、造僕射羊祜、申陳事狀、辭甚清辯、祜名德貴重、而衍幼年無屈下之色、衆咸異之、楊駿欲以女妻焉、衍恥之、遂陽狂自免、武帝聞其名、問戎曰、夷甫當世誰比、戎曰、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耳、

泰始八年、詔舉奇才可以安邊者、衍初好論從橫之術、故尚書盧欽舉爲遼東太守、不就、於是口不論世事、唯雅詠玄虛而已、常因宴集、爲族人所怒、舉樏擲其面、衍初無言、引王導共載而去、然心不能平、在車中攬鏡自照、謂導曰、爾看吾目光、乃在牛背上矣、父卒於北平、送故甚厚、爲親識之所借貸、因以捨之、數年之間、家資罄盡、出就洛城西田園居焉、後爲太子舍人、還尚書郎、出補元城令、終日清談、而縣務亦理、入爲中庶子黃門侍郎、衍既

按世說載此是王戎喪兒萬子事又按王隱晉書載戎子綏欲取裴遁女綏既早亡戎過傷慟不許人求之遂至老無敢取者

備用終莫阿堵猶康人曰若箇今人曰這箇也若謂錢曰阿堵殊可笑

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兼聲名藉甚傾動當世妙善玄言唯談老莊爲事毎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義理有所不安隨卽改更世號口中雌黄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矣累居顯職後進之士莫不景慕倣效選舉登朝皆以爲稱首矜高浮誕遂成風俗焉衍常喪幼子山簡弔之衍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衍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於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簡服其言更爲之慟衍妻郭氏賈后之親藉宮中之勢剛愎貪戾

聚斂無厭好干預人事衍患之而不能禁時有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師大俠猶漢之樓護郭氏素憚之衍謂郭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不可郭氏爲之小損衍疾郭之貪鄙故口未嘗言錢郭欲試之令婢以錢繞牀使不得行衍晨起見錢謂婢曰舉阿堵物却後歷中領軍尚書令女爲愍懷太子妃太子爲賈后所誣衍懼禍自表離婚賈后既廢有司奏衍曰衍與司徒梁王肜書寫呈皇太子手與妃及衍書陳見誣之狀肜等伏讀辭旨懇惻衍備位大臣應以義責也太子被誣得罪衍不能守死善道卽求離婚得太子手書隱蔽不出志在苟免無忠蹇之操宜加顯貴以厲臣節可禁錮終身從之衍素輕趙王倫之爲人及倫簒位衍陽狂斫婢以自免及倫誅拜河南尹轉尚書又爲中書令時齊王冏有匡復之功而專權自恣公卿皆爲之拜衍獨長揖焉以病去官成都王穎以衍爲中軍師累遷尚書僕射領吏部後拜尚書令司空司徒衍雖居宰輔之重不以經國爲念而思自全

之計說東海王越曰中國已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爲荊州族弟敦爲青州因謂澄敦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爲三窟矣識者鄙之及石勒王彌寇京師以衍都督征討諸軍事持節假黄鉞以距之衍使前將軍曹武左衛將軍王景等擊賊退之獲其輜重遷太尉尚書令如故封武陵侯辭封不受時洛陽危逼多欲遷都以避其難而衍獨賣車牛以安衆心越之討苟晞也衍以太

尉爲太傅軍司及越薨衆共推爲元帥衍以賊寇鋒起懼不敢當辭曰吾少無宦情隨牒推移遂至於此今日之事安可以非才處之俄而衆軍爲石勒所破勒呼王公與之相見問衍以晉故衍爲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已勒甚悅之與語移日衍自說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勸勒稱尊號勒怒曰君名蓋四海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於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壞天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謂其黨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

活不萇曰彼晉之三公必不爲我盡力又何足貴乎勒曰要不可加以鋒刃也使人夜排墻塡殺之衍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時年五十六衍儁秀有令望希心玄遠未嘗語利王敦過江常稱之曰夷甫處衆中如珠玉在瓦石間顧愷之作畫贊亦稱衍巖巖淸峙壁立千仞其爲人所尚如此子玄

彭城王有快牛至愛惜之王太尉與射賭得之彭城王曰君欲自乘則不論若欲噉者當以二十肥者代之既不廢噉又存所愛王遂殺噉

王夷甫與裴景聲志好不同景聲惡欲取之卒不能回乃故詣王肆言極罵要王答已欲以分謗王不爲動色徐曰白眼兒遂作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外物

清言雅尚風流之祖惟剚欲厖全反致玉碎爲可惜耳

王玄

王玄字眉子少慕簡曠亦有俊才與衛玠齊名東海王越辟爲掾後行陳留太守大行威罰爲人所害

王太尉問眉子汝叔名士何以不相推重眉子曰何有名士終日妄語

庾太尉少爲王眉子所知庾過江嘆王曰庇其宇下使人忘寒暑 八王故事曰玄爲陳留太守戒勅玄過江投琅邪王玄曰王處仲得志於彼家叔猶不免害豈能容我罰其器宇不容於敦也

謝幼輿常稱眉子清通簡暢

愍懷太子妃

愍懷太子妃王氏太尉衍女也字惠風貞婉有志節太子既廢居於金墉衍請絶婚惠風號哭而歸行路爲之流涕及劉曜陷洛陽以惠風賜其將喬屬屬將妻之惠風拔劍距屬曰吾太尉公女皇太子妃義不爲逆胡所辱屬遂害之

雅有風尚不忝遥遥之胄

兄弟間品題

王澄

王澄字平子生而警悟雖未能言見人舉動便識其意衍妻郭性貪鄙欲令婢路上擔糞澄年十四諫郭以爲不可郭大怒謂澄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屬新婦不以新婦屬小郎因捉其衣裾將杖之澄爭得脫踰窗而走衍有重名於世時人許以人倫之鑒尤重澄及王敦庾敳常爲天下人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處仲第三澄常謂衍曰兄形似道而神鋒太儁衍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然也

澄由是顯名有經澄所題目者衍不復有言輒云已經平子矣少歷顯位累遷成都王穎從事中郎穎嬖豎孟玖譖殺陸機兄弟天下切齒澄發玖私姦勸穎殺玖穎乃誅之士庶莫不稱善及穎敗東海王越請爲司空長史以迎大駕勳封南鄉侯遷建威將軍雍州刺史不之職時王敦謝鯤庾敳阮脩皆爲衍所親善號爲四友而亦與澄狎又有光逸胡母輔之等亦豫焉酣讌縱誕窮懽極娛惠帝末衍白越以澄爲荊州刺史持節都督領南蠻校尉敦爲青州衍因問以方畧敦曰當臨事制變不可豫論澄辭義鋒出算畧無方一坐嘆服澄將之鎮送者傾朝澄見樹上鵲巢便脫衣上樹探鷇而弄之神氣蕭然傍若無人劉琨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內實勁俠以此處世難得其死澄默然不答澄既至鎮日夜縱酒不親庶事雖寇戎急務亦不以在懷擢順陽人郭舒於寒悴之中以爲別駕委以州府時京師危逼澄率衆軍將赴國難而飄風折其節柱會王如寇襄陽澄前鋒至宜城遣使詣

山簡爲如党嚴嶷所獲嶷僞使人從襄陽來而問之曰襄陽拔未答云昨旦破城已獲山簡乃陰緩澄使令得亡去澄聞襄陽陷以爲信然散衆而還既而耻之託粮運不贍委罪長史蔣俊而斬之竟不能進巴蜀流人散在荊湘者與土人忿爭遂殺縣令屯聚樂鄉澄使成都內史王機討之賊請降澄僞許之既而襲之於寵洲以其妻子爲賞沈八千餘人於江中於是益梁流人四五萬家一時俱反推杜弢爲主南破零桂東掠武昌敗王機於巴

陵、澄亦無憂懼之意、但與機日夜縱酒、投壺博戲、數十局俱起、殺富人李才、取其家資、以賜郭舒、南平太守應詹驟諫不納、於是上下離心、內外怨叛、澄望實雖損、猶傲然自得、後出軍擊杜弢、次於作塘、山簡參軍王沖叛於豫州、自稱荊州刺史、澄懼、使杜蕤守江陵、澄遷於孱陵、尋奔沓中、郭舒諫曰、使君臨州雖無異政、未失衆心、今西收華容向義之兵、足以擒此小醜、奈何自棄、澄不能從、初澄命武陵諸郡同討杜弢、天門太守扈瓌次於益陽、武

陵內史武察爲其郡吏所害、瓌以孤軍引還、澄怒、以杜曾代瓌、夷袁遂瓌故吏也、託爲瓌報仇、遂舉兵逐曾、自稱平晉將軍、澄使司馬毌丘邈討之、爲遂所敗、會元帝徵澄爲軍諮祭酒、於是赴召、時王敦爲江州鎭豫章、澄過詣敦、澄風有盛名、出於敦右、士庶莫不傾慕之、兼勇力絕人、素爲敦所憚、澄猶以舊意侮敦、敦益忿怒、請澄入宿、陰欲殺之、而澄左右有二十人、持鐵馬鞭爲衞、澄手常捉玉枕以自防、故敦未之得發、後敦賜澄左右酒皆醉、借

玉枕觀之、因下牀而謂澄曰、何與杜弢通信、澄曰、事自可驗、敦欲入內、澄手引敦衣、至於絕帶、乃登於梁、因罵敦曰、行事如此、殃將及焉、敦令力士路戎搤殺之、時年四十四、載尸還其家、劉琨聞澄之死、歎曰、澄自取之、及敦平、澄故吏佐著作郎桓稚、上表理澄、請加贈謚、詔復澄官、謚曰憲、長子詹早卒、次子徽、右軍司馬、第四子微、字幼仁、小字判產、歷尚書郎右軍司馬、遒上有父風、平子常稱其風氣日上、足散人懷、劉尹亦云、人想王荊產佳、此想

長松下、當有淸風耳、

有氣致不適於用

太原正派卷之一

石封夏　儀元徵甫評閲
西吳韓昌箕仲弓甫纂校

王昶

王昶字文舒太原晉陽人也少與同郡王淩俱知名淩年長昶兄事之文帝在東宮昶爲太子文學遷中庶子文帝踐阼徙散騎侍郎爲洛陽典農時都畿樹木成林昶斫開荒萊勸勸百姓墾田特多遷兗州刺史明帝即位加揚烈將軍賜爵關內侯

根本之學百言藥石三復簡篇令人視者

昶雖在外任心存朝廷以爲魏承秦漢之弊法制苛碎不大釐改國典以準先王之風而望治化復興不可得也乃著治論畧依古制而合於時務者二十餘篇又著兵書十餘篇言奇正之用青龍中奏之其爲兄弟及子作名字皆依謙實以見其意故兄子默字處靜沈字處道其子渾字玄沖深字道沖遂書戒之曰夫人爲子之道莫大於寶身全行以顯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於滅亡之禍者何也由所祖習非其道也夫孝敬仁義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則宗族安之仁義則鄉黨重之此行成於內名著於外者矣人若不篤於至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華焉以成朋黨焉浮華則有虛偽之累朋黨則有彼此之患此二者之戒昭然著明而循覆車滋衆逐末彌甚皆由惑當時之譽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富貴聲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而不處何也惡不由其道耳患人知進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語曰如不知足則失所欲故知

足之足常足矣覽往事之成敗察將來之吉凶未有干名要利欲而不厭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祿者也欲使汝曹立身行已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玄默沖虛爲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古者盤杅有銘几杖有誡俯仰察焉用無過行況在已名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惡速成戒闕黨也若范匄對秦客至武子擊之折其委笄惡其掩人也夫人有善

鮮不自伐有能者寡不自矜伐則掩人矜則陵人
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三郤爲戮
於晉王叔負罪於周不亦矜善自伐好爭之咎乎
故君子不自稱非以讓人惡其蓋人也夫能屈以
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强鮮不遂矣夫毀譽愛惡
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慎之孔子曰吾之
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又曰子貢方
人賜也賢乎哉我則不暇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
況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昔伏波將軍馬援戒其

兒子言聞人之惡當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
口不可得而言也斯戒至矣人或毀己當退而求
之於身若己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己無可
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
身又何反報焉且聞人毀己而忿者惡醜聲之加
人也人報者滋甚不如默而自脩己也諺曰救寒
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脩斯言信矣若與是非之
士凶險之人近猶不可況與對校乎其害深矣夫
虛僞之人言不根道行不顧言其爲浮淺較可識

別而世人惑焉猶不檢之以言行也近濟陰魏諷
山陽曹偉皆以傾邪敗沒熒惑當世挾持姦慝驅
動後生雖刑於鈇鉞大爲炯戒然所汙染固以衆
矣可不慎與若夫山林之士夷叔之倫甘長饑於
首陽安赴火於縣山雖可以激貪厲俗然聖人不
可爲吾亦不願也今汝先人世有冠冕惟仁義爲
名守慎爲稱孝悌於閨門務學於師友吾與時人
從事雖出處不同然各有所取潁川郭伯益好尚
通達敏而有知其爲人弘曠不足輕貴有餘得其

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親之
昵之不願兒子爲之北海徐偉長不治名高不求
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
以見其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
之東平劉公幹博學有高才誠節有大意然性行
不均少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補吾愛之重之不願
兒子慕之樂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內敏外恕推遜
恭讓處不避汙怯而義勇在朝忘身吾友之善之
願兒子遵之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汝其庶幾

舉一隅耳及其用財先九族其施舍務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論議貴無貶其進仕尚忠節其取人務道實其處世戒驕淫其貧賤愼無戚其進退念合宜其行事加九思如此而已吾復何憂哉靑龍四年詔欲得有才智文章謀慮淵深料遠若近視昧而察籌不虛運策弗徒發端一小心淸修密靜乹乹不解志尚在公者無限年齒勿拘貴賤卿校已上各舉一人太尉司馬宣王以昶應選正始中轉在徐州封武觀亭侯遷征南將軍假節都督荊

豫諸軍事昶以爲國有常衆戰無常勝地有常險守無常勢今屯宛去襄陽三百餘里諸軍散屯船在宜池有急不足相赴乃表徙治新野習水軍於三州廣農墾殖倉穀盈積嘉平初太傅司馬宣王旣誅曹爽乃奏博問大臣得失昶陳治畧五事其一欲崇道篤學抑絕浮華使國子入太學而脩庠序其二欲用考試考試猶準繩也未有舍準繩而意正曲直廢黜陟而空論能否也其三欲令居官者久於其職有治績則就增位賜爵其四欲約官

實祿勵以廉恥不使與百姓爭利其五欲絕侈靡務崇節儉令衣服有章上下有敘儲穀畜帛反民於樸詔書褒讚因使撰百官考課事昶以爲唐虞雖有黜陟之文而考課之法不垂周制冢宰之職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又無校比之制由此言之聖主明於任賢畧舉黜陟之體以委達官之長而總其統紀故能否可得而知也其大指如此二年昶奏孫權流放良臣嫡庶分爭可乘釁而制吳蜀白帝夷陵之間黔巫秭歸房陵皆在江北民夷與

新城郡接可襲取也乃遣新城太守周泰襲巫秭歸房陵荊州刺史王基詣夷陵昶詣江陵兩岸引竹絙爲橋渡水擊之賊奔南岸鑿七道並來攻於是昶使積弩同時俱發賊大將施績夜遁入江陵城追斬數百級昶欲引致平地與合戰乃先遣五軍案大道發還使賊望見以喜之以所獲鎧馬甲首馳環城以怒之設伏兵以待之績果追軍與戰克之績遁走斬其將鍾離茂許旻收其甲首旗鼓珍寶器仗振旅而還王基周泰皆有功於是遷昶

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進封京陵侯毋丘儉文欽作亂引兵拒儉欽有功封二子亭侯關內侯進位驃騎將軍諸葛誕反昶據夾石以逼江陵持施績全熙使不得東誕既誅詔曰昔孫臏佐趙直湊大梁西兵驟進亦所以成東征之勢也增邑千戶并前四千七百戶遷司空持節都督如故甘露四年薨諡曰穆侯子渾嗣

讀其戒子書古之賢人也至陳治畧五事及其用兵戰守之宜經濟學術兩不可及知其戒子之言皆能身體力行以善處當世之務

王渾

王渾字玄沖沉雅有器量襲父爵京陵侯咸熙中為越騎校尉武帝受禪加揚烈將軍遷徐州刺史時年荒歲饑渾開倉賑贍百姓賴之泰始初增封一千八百戶久之遷東中郎將督淮北諸軍事鎮許昌數陳損益多見納用轉征虜將軍監豫州諸軍事假節領豫州刺史渾與吳接境宣布威信前後降附甚多吳將薛瑩魯淑衆號十萬淑向弋陽瑩向新息時州兵並放休息衆裁一旅浮淮潛濟

出其不意瑩等不虞晉師之至渾擊破之以功封次子尚為關內侯遷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壽春吳人大佃皖城圖為邊害渾遣揚州刺史應綽督淮南諸軍攻破之并破諸別屯焚其積穀百八十餘萬斛稻苗四千餘頃船六百餘艘渾遂陳兵東疆視其地形險易歷觀敵城察攻取之勢及大舉伐吳渾率師出橫江遣參軍陳慎都尉張喬攻尋陽瀨鄉又擊吳牙門將孔忠皆破之獲吳將周興等五人又遣殄吳護軍李純據高望城討

吳將俞恭破之、多所斬獲、吳厲武將軍陳代、平虜
將軍朱明、懼而來降、吳丞相張悌大將軍孫震等
率衆數萬指城陽、渾遣司馬孫疇揚州刺史周浚、
擊破之、臨陣斬二將及首虜七千八百級、吳人大
震、孫皓司徒何植建威將軍孫晏送印節詣渾降、
既而王濬破石頭降孫皓、威名益振、明日渾始濟
江。登建鄴宮。釃酒高會。自以先據江上。破皓中軍。
案甲不進。致在王濬之後。意甚愧恨。有不平之色。
頻奏濬罪狀。時人譏之、帝下詔曰、王渾督率所統
遂逼秣陵、令賊孫皓救死自衛、不得分兵上赴、以
成西軍之功、又摧大敵、獲張悌、使皓塗窮勢盡、面
縛乞降、遂平定秣陵、功勳茂著、其增封八千戶、進
爵為公、封子澄為亭侯、弟湛為關內侯、賜絹八千
匹、轉征東大將軍、復鎮壽陽、渾不尚刑名、處斷明
允、時吳人新附、頗懷畏懼、渾撫循羇旅。虛懷綏納。
座無空席。門不停賓。於是江東之士、莫不悅附、徵
拜尚書左僕射、加散騎常侍、會朝臣立議齊王攸
當之藩、渾上書諫曰、伏承聖詔、憲章古典、進齊王

攸為上公、崇其禮儀、遣攸之國、昔周氏建國、大封
諸姬、以藩帝室、永世作憲、至於公旦、武王之弟、左
右王事、輔濟大業、不使歸藩、是故周公得以聖德
光弼幼主、忠誠著於金縢、光述文武仁聖之德、攸
於大晉、姬旦之親也、宜贊皇朝、與聞政事、若以妃
后外親、任以朝政、則有王氏傾漢之權、呂產專朝
之禍、若以同姓至親、則有吳楚七國逆亂之殃、歷
觀古今、苟事輕重、所在無不為害也、不可事事曲
設疑防、慮方來之患者也、唯當任正道而求忠良、
若以智計猜物、雖親見疑。至於疏遠者、亦何能自
保乎。帝不納、太熙初、遷司徒、惠帝即位、加侍中、及
誅楊駿、崇重舊臣、乃加渾兵、渾以司徒文官、主史
不持兵、持兵乃吏屬絳衣、自以偶因時寵、權得持
兵、非是舊典。皆令皂服。論者美其謙而識體、楚王
瑋將害汝南王亮等也、公孫宏說瑋曰、昔宣帝廢
曹爽、引大尉蔣濟參乘、以增威重、大王今舉非常
事、宜得宿望鎮厭衆心、司徒王渾宿有威名。為三
軍所信服、可請同乘、使物情可憑也、瑋從之、渾辭。

疾歸第、以家兵千餘人閉門距瑋、瑋不敢逼。俄而瑋以矯詔伏誅、渾乃率兵赴宮、帝嘗訪渾元會問郡國計吏方俗之宜、渾奏曰、陛下欽明聖哲、光於遠近、明詔沖虛、詢及芻蕘、斯乃周文疇咨之求、仲尼不耻下問也、舊三朝元會前、計吏詣軒下、侍中讀詔、計吏跪受、臣以詔文相承已久、無他新聲、非陛下留心方國之意也、可令中書指宣明詔、問方土異同、賢才秀異、風俗好尚、農桑本務、刑獄得無冤濫、守長得無侵虐、其勤心政化、興利除害者、授以紙筆、盡意陳聞、以明聖指、垂心四遠、不復因循常辭、且察其答對文義、以觀計吏人才之實、又先帝時、正會後東堂見征鎮長史司馬諸王國卿諸州別駕、今若不能別見、可前詣軒下、使侍中宣問、以審察方國、於事為便、帝然之、又詔渾錄尚書事、渾所歷之職、前後著稱、及居台輔、聲望日減、元康七年、薨、時年七十五、謚曰元、長子尚早亡、次子濟嗣、

參軍指太沖

王渾妻

王渾妻鍾氏、黃門侍郎鍾琰女、太傅繇之孫、有文才、其詩賦頌誄、行於世、嘗與渾共坐、見武子從庭過、渾欣然謂婦曰、生兒如此、足慰人意、婦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兒故可不啻如此、（似非賢婦口吻）有一女令淑、武子為妹求簡美對、而未得、有兵家子儁才、欲以妹妻之、乃白母、母曰、誠是才者、其地可遺、然要令我見、武子乃令兵兒與羣小襍處、使母帷中察之、既而母謂武子曰、如此衣形者是汝所擬者非耶、武子曰、是也、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地寒不有長年。不得申其才用。觀其形骨、必不壽。不可與婚。武子從之。兵兒數年果亡。時鍾郝為娣姒、雅相親重。鍾不以貴陵郝、郝亦不以賤下鍾、東海家內則郝夫人之法。京陵家內範鍾夫人之禮。

王渾後妻、琅邪顏氏女、王時為徐州刺史、交禮拜訖、王將答拜、觀者咸曰、王侯州將、新婦州民、恐無由答拜、王乃止、武子以其父不答拜、不成禮、恐非夫婦、不為之拜、謂為顏妾、顏氏耻之、以其門貴、終

不敢離、

王濟

王濟、字武子、少有逸才、風姿英爽、氣蓋一時、好弓馬、勇力絶人、善易及荘老、文詞秀茂、伎藝過人、有名當世、與姉夫和嶠及裴楷齊名、尚常山公主、年二十、起家拜中書郎、以母憂去官、起爲驍騎將軍、累遷侍中、與侍中孔恂王恂楊濟同列、爲一時秀彦、武帝常會公卿藩牧於式乾殿、顧濟恂而謂諸公曰、朕左右可謂恂恂濟濟矣、每侍見、未嘗不諮論人物及萬幾得失、濟善於清言、修飾辭令、諷議

將順、朝臣莫能尚焉、帝益親貴之、仕進雖速、論者不以主婿之故、咸謂才能致之、然外雖弘雅、而內多忌刻、好以言傷物、儕類以此少之、以其父之故、每排王濬、時議譏焉、齊王攸當之藩、濟既陳請、又累使公主與甄德妻長廣公主俱入、稽顙泣請帝留攸、帝怒、謂侍中王戎曰、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濟連遣婦來生哭人、以忤旨、左遷國子祭酒、常侍如故、數年入爲侍中、時渾爲僕射、王者處事或不當、濟性峻厲、明法繩之、素與

世說載伐樹事送一車枝與和公問曰何如君李和既得償戍而已

從兄佑不平佑黨頗謂濟不能顧其父由是長同異之言出為河南尹未拜坐鞭王官吏免官而王佑始見委任濟遂被斥外於是乃移第北芒山下性豪侈麗服玉食時洛京地甚貴濟買地為馬埒編錢滿之時人謂為金溝王愷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駮常瑩其蹄角濟請以錢千萬與牛對射而賭之愷亦自恃其能令濟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而至一割便去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濟求之與不過數十濟候其上直率少年詣園共啖畢伐樹而去帝嘗幸其宅供饌甚豐悉貯琉璃器中蒸肫甚美帝問其故答曰以人乳飲豚帝色甚不平食未畢而去濟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乾鄣泥前有水終不肯渡濟云此必是惜鄣泥使人解去便渡故杜預謂濟有馬癖帝嘗謂和嶠曰我將罵濟而後官爵之何如嶠曰濟俊爽恐不可屈帝因召濟切讓之既而曰知愧不濟答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為陛下恥之他人能令疏親臣不能使親親以此愧陛下耳帝

默然帝嘗與濟弈碁而孫皓在側謂皓曰何以好剝人面皮皓曰見無禮於君者則剝之濟時伸腳局下而皓譏焉尋使白衣領太僕年四十六先渾卒追贈驃騎將軍及其將葬時賢無不畢至孫楚雅敬濟而後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我為卿作之體似聲真客皆笑楚顧曰諸君不死而令王濟死乎初濟尚主主兩目失明而妒忌尤甚然終無子有庶子二人卓字文宣嗣渾爵拜給事中次聿字茂宣襲公主封敏陽侯濟二弟澄字道深汶字茂深皆辨慧有才藻並歷清顯

祇是豪舉雖尺布之對亦失答君體

王倫

王倫字太沖司空穆侯中子司徒渾弟也醇粹簡遠貴老莊之學用心淡如也爲老子例畧周紀年二十餘舉孝廉不行歷大將軍參軍年二十五卒

王湛

王湛字處沖司徒渾之弟也少有識度身長七尺八寸龍顙大鼻少言語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爲癡少無婚自求郝普女司空以其癡會無婚處任其意便許之既婚果有令姿淑德生東海遂爲王氏母儀或問汝南何以知之曰嘗見井上取水舉動容止不失常未嘗忤觀以此知之（汝南別傳曰襄城郝仲將門室孤陋非其所偶也君嘗見其女便求聘焉果高朗英邁出俊冠族其通識餘裕皆此類）遭父喪居於墓次服闋闔門守靜不交

當世沖素簡淡器量隤然有公輔之望兄子濟輕之所食方丈盈前不以及湛湛命取菜蔬對而食（似此猶不識湛濟之廣極矣）之濟嘗詣湛見牀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爲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剖析玄理微妙有奇趣皆濟所未聞也濟才氣抗邁於湛畧無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不覺慄然心形俱肅遂留連彌日累夜自視缺然乃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既而辭去湛送至門濟有從馬絕難乘濟問湛曰叔頗好騎不湛曰亦好之（此問卻好一味曠淡）

因騎此馬姿容既妙。廻策如縈。善騎者無以過之。又濟所乘馬甚愛之。湛曰。此馬雖快。然力薄不堪苦行。近見督郵馬當勝。但芻秣不至耳。濟試養之。當與己馬等。湛又曰此馬任重方知之。平路無以別也。於是當蟻封內試之。濟馬果躓。而督郵馬如常。濟益歎異。還白其父曰。濟始得一叔。乃濟以上人也。武帝亦以湛爲癡。每見濟輒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及是帝又問如初。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湛聞曰。欲處我於季孟之間乎。湛少仕歷秦王文學太子洗馬。尚書郎。太子中庶子。出爲汝南內史。元康五年卒。年四十七。子承嗣

到底不肯做出高人數等

王承

王承。字安期。清虛寡欲。無所修尚。言理辯物。但明其指要而不飾文辭。有識者服其約而能通。弱冠知名。太尉王衍雅貴異之。比南陽樂廣焉。永寧初爲驃騎參軍。值天下將亂。乃避難南下。遷司空從事中郎。豫迎大駕。賜爵藍田縣侯。遷尚書郎。不就。東海王越鎮許。以爲記室參軍。雅相知重。勑其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若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在府數年。見朝政漸替。辭以母老求出。越不許。久之。遷東海太守。政尚清靜。不爲細察。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綱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池魚復何足惜邪。有犯夜者。爲吏所拘。承問其故。答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鞭撻寧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令歸家。其從容寬恕若此。尋去官東渡江。是時道路梗澁。人懷危懼。承每遇艱險。處之夷然。雖家人近習。不見其憂喜之色。既至下邳。登山北望。歎曰。人言愁我

始欲愁矣及至建鄴為元帝鎮東府從事中郎甚見優禮承少有重譽而推誠接物盡弘恕之理故衆咸親愛焉渡江名臣王導衛玠周顗庾亮之徒皆出其下為中興第一年四十六卒朝野痛惜之自祖至承世有高名論者以為祖不及孫孫不及父子述嗣

弘恕二字刻畫名士氣

王述

王述字懷祖少孤事母以孝聞安貧守約不求聞達性沉靜每坐客馳辨異端競起而述處之恬如也少襲父爵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癡司徒王導以門地辟為中兵屬既見無他言惟問以在東米價述但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常見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謂庾亮曰懷祖清貞簡貴不減祖父但曠淡微不及耳康帝為驃騎將軍召補功曹出為宛陵令太尉司空頻辟又除尚書吏部郎並不行歷庾冰征虜長史時庾翼鎮武昌以累有妖怪又猛獸入府欲移鎮避之述與冰牋曰竊聞安西欲移鎮樂鄉不審此為算邪將為情邪若謂為算則彼去武昌千有餘里數萬之衆創造移徙方當興立城壁公私勞擾若信要害之地所宜進據猶當計移徙之煩權二者輕重况此非今日之要邪方今彊胡陸梁當稿力養銳而無故遷動自取非算又江州當泝流數千供繼

一語令千古後諛蓋死

軍府力役增倍疲曳道路且武昌實是江東鎭戍之中非但扞禦上流而已急緩赴告駿奔不難若移樂鄉遠在西陲一朝江渚有虞不相接救方嶽取重將故當居要害之地爲內外形勢使闚闢之心不知所向若是情邪則天道玄遠鬼情難言妖祥吉凶誰知其故是以達人君子直道而行不以情失昔秦忌亡胡之讖卒爲劉項之資周惡檿弧之謠而成褒姒之亂此既然矣歷觀古今鑒其遺事妖異速禍敗者蓋不少矣禳避之道苟非所審

且當擇人事之勝理思社稷之長計斯則天下幸甚令名可保矣時朝議亦不允覲遂不移鎭述出補臨海太守遷建威將軍會稽內史莅政清肅終日無事母憂去職服闋代殷浩爲揚州刺史加征虜將軍初至主簿請諱報曰亡祖先君名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門餘無所諱尋加中書監固讓經年不拜復加征虜將軍進都督揚州徐州琅邪諸軍事衛將軍并冀幽平四州大中正刺史如故尋遷散騎常侍尚書令將軍如故述每受職不

爲虛讓其有所辭必於不受至是子坦之諫以爲故事應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云堪何爲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坦之爲桓溫長史溫欲爲子求婚於坦之及還家省父而述愛坦之雖長大猶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溫意述大怒遽排下曰汝竟癡邪詎可畏溫面而以女妻兵也坦之乃辭以他故溫曰此尊君不肯耳遂止簡文帝每言述才既不長直以眞率便敵人耳謝安亦歎美之初述家貧求試宛

陵令頗受贈遺而修家具爲州司所檢有一千三百條王導使謂之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祿屈臨小縣甚不宜耳述答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比後屢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宅宇舊物不革於昔始爲當時所歎但性急爲累常食雞子以筋刺之不得便大怒擲地雞子圓轉不止便下牀以屐齒蹹之又不得瞋甚掇內口中齧破而吐之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爲用謝奕性麤常忿述極言罵之述無所應面壁而已居半日奕去始復

坐人以此稱之太和二年以年追懸車上疏乞骸
骨曰臣曾祖父魏司空昶白箋於文皇帝曰昔與
南陽宗世林共爲東宮官屬世林少得好名州里
瞻敬及其年老汲汲自勵恐見廢棄時人咸共笑
之若天假其壽致仕之年不爲此公婆娑之事情
旨懷慨深所鄙薄雖是戲言乃實訓誡臣忝端右
而以疾患禮敬廢替猶謂可有差理日復一日而
年衰疾痼永無復瞻華幄之期乞奉先誡歸老丘
園不許述竟不起三年卒時年六十六初桓温平

洛陽議欲還都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之述曰温
欲以虛聲威朝廷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
果不行又議欲移洛陽鍾虡述曰永嘉不競暫都
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
園陵不應先事鍾虡温竟無以奪之追贈侍中驃
騎將軍開府謚曰簡子坦之嗣
覺太傅矜情輸却一籌太傅亦常語王孝伯曰
君家藍田舉體無常人事
按晉陽秋曰述體道清粹簡貴靜正怡然自足

不交非類雖羣英紛紛俊乂交馳述獨蔑然曾
不慕羨由是名譽久蘊

王遐

王遐、字桓子、述之從叔也、少以華族仕至光祿勳、寧康初、追贈特進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諡曰靖、長子恪領軍將軍恪子欣之豫章太守秩中二千石欣之弟歡之廣州刺史遐少子臻崇德衛尉、

太原正派卷之二

石封夏　儀元敬甫評閱
西吳韓昌箕仲弓甫纂校

王坦之

王坦之、字文度、弱冠與郗超俱有重名、時人爲之語曰盛德絕倫郗嘉賓江東獨步王文度、嘉賓超小字也、僕射江彪領選將擬爲尚書郎、坦之聞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見擬、彪遂止、簡文帝爲撫軍將軍辟爲掾、累遷參軍從事中郎、仍爲司馬加散騎常侍、出爲大司馬桓溫長史、尋以父憂去職、服闋、徵拜侍中、襲父爵、時卒士韓悵逃亡歸首云失牛故叛、有司劾悵偷牛、考掠服罪、坦之以爲悵束身自歸、而法外加罪、懈息失牛事或可恕、加之木石、理有自譯、宜附罪疑從輕之例、遂以見原、海西公廢、領左衛將軍、坦之有風格、尤非時俗放蕩、不敦儒教、頗尚刑名學、著廢莊論曰、荀卿稱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楊雄亦曰莊周放蕩而不法、何晏云、鬻莊軀放玄虛、而不周乎

時變三賢之言遠有當乎夫獨構之唱唱虛而莫和無感之作義偏而用寡動人由於兼忘應物在乎無心孔父非不體遠以體遠故用近顏子豈不具德以德備故膺教胡爲其然哉不獲已而然也夫自足者寡故理懸於羲農徇教者衆故義申於三代道心惟微人心惟危吹萬不同孰知正是雖首陽之情三黜之智磨頂之甘落毛之愛枯槁之生負石之死格諸中庸未入乎道而況下斯者乎先王知人情之難肆懼違行以致訟悼司徽之貽

悔審褫帶之所緣故陶鑄羣生謀之未兆每攝其契而爲節焉使夫敦禮以崇化日用以成俗誠存而邪忘利損而競息成功遂事百姓皆曰我自然蓋善闡者無怪故所遇而無滯執道以離俗孰踰於不達語道而失其爲者非其道也辯德而有其位者非其德也言默所未究況揚之以爲風乎且即濠以尋魚想彼之我同推顯以求隱理得而情昧若夫莊生者望大庭而撫契仰彌高於不足寄積想於三篇恨我懷之未盡其言詭譎其義恢誕

君子內應從我游方之外衆人因藉之以爲弊薄之資然則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莊子之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故曰魯酒薄而邯鄲圍莊生作而風俗頹禮與浮雲俱征僞與利蕩並肆人以克己爲恥士以無措爲通時無履德之譽俗有蹈義之愆驟語賞罰不可以造次屢稱無爲不可與適變雖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人昔漢陰丈人修渾沌之術孔子以爲識其一不識其二莊生之道無乃類乎與夫如愚之契何殊間哉若夫利

而不害天之道也爲而不爭聖之德也羣方所資而莫知誰氏在儒而非儒非道而有道彌貫九流玄同彼我萬物用之而不既亹亹日新而不朽昔吾孔老固已言之矣簡文帝臨崩詔大司馬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坦之自持詔入於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焉溫薨坦之與謝安共輔幼主遷中書令領丹陽尹俄授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鎮

廣陵將之鎮上表曰臣聞人君之道以孝敬為本臨御四海以委任為貴恭順無為則盛德日新親任賢能則政道邕睦伏惟陛下誕奇秀之姿稟生知之量春秋尚富涉道未曠方須訓導以成天德皇太后仁淑之體過於三母先帝奉事積年每稱聖明臣願奉事之心便當自同孝宗太后慈愛之隆亦必不異所生琅邪王餘姚王及諸皇女宜朝夕定省承受教誨導習儀刑以成景仰恭敬之美不可以屬非至親自為疎疑昔肅祖崩殂成康幼沖事無大小必諮承相導所以克就聖德實此之由令僕射臣安中軍臣沖人望具瞻社稷之臣且受遇先帝綢繆纏綿並志竭忠貞盡心盡力歸誠陛下以報先帝愚謂周旋來動皆應諮此二臣二臣之於陛下則周之旦奭漢之霍光又天聽雖聰不敢不廣羣情雖忠不引不盡宜數引侍臣詢求讜言表奏帝納之初謝安愛好聲律朞功之慘不廢妓樂頗以成俗坦之非而苦諫之安遺坦之書曰知君私相愛惜之至僕所求者聲謂稱情義無

所不可為聊復以自娛耳若絜軌跡崇世教非所擬議亦非所屑常謂君粗得鄙趣者猶未悟之濠上邪故知莫逆未易為人坦之答曰具君雅旨此是誠心而行獨往之美然恐非大雅中庸之謂意者以為人之體韻猶器之方圓方圓不可錯用體韻豈可易處各順其方以弘其業則歲寒之功必有成矣吾子少立德行體議淹允加以令地優游自居僉曰之談咸以清遠相許至於此事實有疑焉公私二三莫見其可以此為濠上悟之者得無鮮乎且天下之寶故為天下所惜天下之所非何為不可以天下為心乎想君幸復三思書往反數四安竟不從坦之又嘗與殷康子書論公謙之義曰夫天道以無私成名二儀以至公立德立德存乎至公故無親而非理成名在乎無私故在當而忘我此天地所以成功聖人所以濟化由斯論之公道體於自然故理泰而愈降謙義生於不足故時弊而義著故大禹咎繇稱功言惠而成功於彼孟反范燮殿軍後入而全身於此從此觀之則謙

公之義固以殊矣夫物之所美巳不可收人之所貴我不可取誠患人惡其上衆不可蓋故君子居之而每加損焉隆名在於矯伐而不在於期當匿迹在於違顯而不在於求是於是謙光之義與矜競而俱生卑挹之義與夸伐而並進由親與生於又未若不知之有餘良藥效於瘳疾未若無病之爲貴也夫乾道確然示人易矣坤道隤然示人簡矣二象顯於萬物兩德彰於羣生豈狗枉過直而失其所哉由此觀之則大通之道公坦於天地

謙伐之義險巇於人事今存公而廢謙則自伐者託至公以生嫌自美者因存黨以致惑此王生所謂同貌而實異不可不察者也然理必有源教亦有主苟探其根則玄指自顯若尋其末弊無不至豈可以嫌似而疑至公弊貪而忘於諒哉康子及袁宏並有疑難坦之標章摘句一一申而釋之莫不厭服又孔嚴著通葛論坦之與書贊美之其忠公慷慨標明賢勝皆此類也初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

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巳死罪福皆不虛惟當勤修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坦之尋亦卒時年四十六臨終與謝安桓冲書言不及私惟憂國家之事朝野甚痛惜之追贈安北將軍諡曰獻弟虔之禕之子愷愉國寶忱

王中郎嘗問劉長沙曰我何如苟子劉答曰卿才乃當不勝苟子然會名處多王笑曰癡

支道林造卽色論示王中郎中郎都無言支曰默而識之乎王曰旣無文殊誰能見賞

王中郎不爲林公所知乃著論沙門不得爲高士論大略云高士必在於縱心調暢沙門雖云俗外（沙門高士原自有別此猶弄至論當）（是塵垢囊口業根）反更束於教非情性自得之謂也

王中郎與林公絕不相得王謂林公詭辯林公道王云箸膩顏帢繪布單衣挾左傳逐鄭康成車後問是何物塵垢囊

王文度范榮期俱爲簡文所要范年大而位小王年小而位大將前更相推在前旣移久王遂在范後王因謂曰簸之揚之穅秕在前范曰洮之汰之

沙礫在後
毀居攝詔足當大任其廢莊論報安書公謙論
卓然名教似勝太傅矣
按謝太傅道文度見之乃不使人厭然出戶去
不復使人思謝車騎初見文度亦曰見文度雖
瀟灑相遇其復愔愔竟夕

八

不必有其事然自可發一笑

王虔之

王虔之字文將小字阿智辟州別駕不就惡乃不翅當年長而無人與婚孫興公有一女亦僻錯又無嫁娶理因詣文度求見阿智既見便陽言此定可殊不如人所傳那得至今未有婚處我有一女乃不惡但吾寒士不宜與卿計欲令阿智娶之文度欣然而啟藍田云興公向來忽言欲與阿智婚藍田驚喜既成婚女之頑嚚欲過阿智方知興公之詐

九

王禕之

王禕之字文邵小字僧恩少知名常輕林公藍田曰勿學汝兄汝兄自不如伊尚尋陽公主歷中書侍郎未三十而卒坦之悼念與桓溫稱之贈散騎常侍

王愷 王愉

王愷字茂仁王愉字茂和並少踐清階愷襲父爵愉稍遷驃騎司馬加輔國將軍愷太元末爲侍中領右衛將軍多所獻替兄弟貴盛當時莫比及王恭等討國寶愷愉並請解職以與國寶異生又素不協故得免禍國寶既死出愷爲吳郡內史愉爲江州刺史都督豫州四郡輔國將軍假節未幾徵愷爲丹陽尹及桓玄等至江寧愷領兵守石城俄而玄等走復爲吳郡病卒追贈太常愉至鎮未幾

殷仲堪桓玄楊佺期舉兵應王恭乘流奄至愉既無備惶遽奔臨川爲玄所得玄盟於尋陽以愉置壇所愉甚恥之及事解除會稽內史玄纂位以爲尚書僕射劉裕義旗建加前將軍愉既桓氏婿父子寵貴又嘗輕侮劉裕心不自安潜結司州刺史溫詳謀作亂事泄被誅子孫十餘人皆伏法

王國寶

王國寶、少無士操、不脩廉隅、婦父謝安惡其傾側、每抑而不用、除尚書郎、國寶以中興膏腴之族、惟作吏部、不爲餘曹郎、甚怨望、固辭不拜、從妹爲會稽王道子妃、由是與道子遊處、遂閒毀安焉、（不成人）及道子輔政、以爲秘書丞、俄遷琅邪內史、領堂邑太守、加輔國將軍、入補侍中、遷中書令、中領軍、與道子持威權、扇動內外、中書郎范甯、國寶舅也、儒雅方直、疾其阿諛、勸孝武帝黜之、國寶乃使陳郡袁悅之、因尼支妙音致書與太子母陳淑媛、說國寶忠謹、宜見親信、帝知之、託以他罪殺悅之、國寶大懼、遂因道子譖毀甯、甯由是出爲豫章太守、及弟忱卒、國寶自表求解職迎母、并奔忱喪、詔特賜假、而盤桓不時進發、爲御史中丞褚粲所奏、國寶懼罪、衣女子衣、託爲王家婢、詣道子、告其事、道子言之於帝、故得原、後驃騎參軍王徹請國寶同讌、國寶素驕貴、使酒、怒尚書左丞祀台之、攘袂大呼、以盤酘樂器、擲台之、台之不敢言、復爲粲所彈、詔以國

寶縱肆情性、甚不可長、台之懦弱、非監司體、並坐免官、頃之復職、愈驕蹇、不遵法度、起齋侔清暑殿、帝惡其僭侈、國寶懼、遂諂媚於帝、而頗疎道子、道子大怒、嘗於內省面責國寶、以劍擲之、舊好盡矣、是時王雅亦有寵、薦王珣於帝、帝夜與國寶及雅宴、帝微有酒、令召珣、將至、國寶自知才出珣下、恐至傾其寵、因曰、王珣當今名流、不可以酒色見帝、遂止、而以國寶爲忠、將納國寶女爲琅邪王妃、未婚而帝崩、安帝即位、國寶復事道子、進從祖弟緒爲琅邪內史、亦以佞邪見知、道子復惑之、倚爲心腹、並爲時之所疾、國寶遂參管朝權、威震內外、遷尚書左僕射、領選、加後將軍丹陽尹、道子悉以東宮兵配之、時王恭與殷仲堪並以才器、各居名藩、恭惡道子國寶亂政、屢有憂國之言、道子等亦深忌憚之、將誅去其兵、未及行、而恭檄至、以討國寶爲名、國寶惶遽、不知所爲、緒說國寶、令矯道子命、召王珣車胤殺之、以除羣望、因挾主相、以討諸侯、國寶許之、珣胤既至、而不敢害、反問計於珣、珣勸

國寶放兵權以迎恭國寶信之又問計於胤胤白
南北同舉而荊州未至若朝廷遣軍恭必誠守昔
桓公圍壽陽彌時乃尅若京城未拔而上流奄至
君將何以待之國寶尤懼遂上疏解職詣闕待罪
既而悔之詐稱詔復其本官欲收其兵距王恭道
子既不能距諸侯欲委罪國寶乃遣譙王尚之收
國寶付廷尉賜死并斬緒於市以謝王恭國寶貪
縱聚斂不知紀極後房伎妾以百數天下珍玩充
滿其室及王恭伏法詔追復國寶本官元興初桓

玄得志表徙其家屬於交州
初王忱爲荊州及忱死朝論或云以國寶代之國
寶主簿夜函白事云荊州事已行國寶大喜而夜
開閤喚綱紀話勢雖不及作荊州而意色甚恬曉
遣參問都無此事即喚主簿數之曰卿何以誤人
事耶

此直細人不如處仲尚有豪意

王忱

王忱字元達小字佛大弱冠知名與王恭王珣俱
流譽一時歷位驃騎長史嘗造其舅范甯與張玄
相遇甯使與玄語玄正坐斂衽待其所發忱竟不
與言玄失望便去甯讓忱曰張玄吳中之秀何不
與語忱笑曰張祖希欲相識自可見詣甯謂曰卿
風流儁望真後來之秀忱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
既而甯使報玄玄束帶造之始爲賓主太元中出
爲荊州刺史都督荊益寧三州軍事建武將軍假

宋明帝文章志曰忱嗜酒醉輒經日自號上頓世喭以大飲爲上頓起自忱也

節忱自恃才氣放酒誕節慕王澄之爲人又年少
居方伯之任談者憂之及鎮荊州威風肅然殊得
物和桓玄時在江陵既其本國且奕葉故義常以
才雄駕物忱每裁抑之玄嘗詣忱通人未出乘轝
直進忱對玄鞭門幹玄怒去之忱亦不留嘗朔日
見客仗衛甚盛玄言欲獵借數百人忱悉給之玄
憚而服焉性任達不拘末年尤嗜酒一飲連月不
醒或裸體而游每歎曰三日不飲便覺形神不相
親婦父常有慘忱乘醉吊之婦父慟哭忱與賓客

十許人連臂被髮裸身而入繞之三匝而出其所行多此類數年卒官追贈右將軍謚曰穆

按符朗降謝玄用爲散騎常侍吏部郎王忱與兄國寶命駕詣之沙門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否朗曰非一狗面人心又一人面狗心者邪忱醜而才國寶美而狠故也

王綏

王綏字彦猷少有美稱厚自矜邁實鄙而無行愉爲殷桓所捕綏未測存亡在都有憂色居處飲食每事貶降時人每謂爲試守孝子桓玄之爲太尉綏以桓氏甥甚見寵待爲太尉右長史及玄篡遷中書令劉裕建義以爲冠軍將軍其家夜中梁上無故有人頭墮於牀而流血滂沲俄拜荊州刺史假節坐父愉之謀與弟納並被誅初綏與王謐桓胤齊名爲後進之秀謚位官既極保身而終胤以從坐誅聲稱猶全綏身死名論殆盡亦以薄行矜峭而尚人故也自和父漢鴈門太守澤已有名稱忱又秀出綏亦著稱八葉繼軌軒冕莫與爲比焉

太原正派卷之三

石封夏　儀元微甫評閱
西吳韓呂箕仲弓甫纂校

王慧龍

王慧龍、尚書僕射愉之孫、散騎常侍郎緝之子也、幼聰慧、愉以爲諸孫之龍、故名焉、初宋武微時、愉不爲之禮、及得志、愉合家見誅、慧龍年十四、爲沙門僧彬所匿、因將之過江、爲津人所疑、彬稱爲受業者、乃免、既濟、遂西上江陵、依叔祖忱故吏荊州

前治中習辟強、時刺史魏詠之卒、辟強與江陵令羅脩前別駕劉期公士人王騰等、謀舉兵推慧龍爲盟主、剋日襲州城、而宋武聞詠之卒、亦懼江陵有變、遣其弟道規爲荊州、衆遂不果、羅修等、將慧龍又與僧彬北詣襄陽、晉雍州刺史魯宗之資給慧龍、送渡江、遂奔姚興、其自言也如此、姚泓滅、慧龍歸魏、明元引見與言、慧龍請效力南討、言終、俯而流涕、天子爲之動容、謂曰、朕方混一車書、席卷吳會、卿情計如此、豈不能相資以衆乎、然亦未之

用、後拜洛城鎮將、鎮金牖、會明元崩、太武初即位、咸謂南人不宜委以師旅之任、遂停前授、初崔浩弟恬聞慧龍王氏子、以女妻之、浩既婚姻、及見慧龍曰、信王家兒也、王氏世皶鼻、江東謂之齇王、慧龍鼻漸大。浩曰、真貴種矣、數向諸公稱其美、司徒長孫嵩聞之不悅、言於太武、以其嗟服南人、則有訕鄙國化之意、太武怒、召浩責之、浩免冠陳謝、得釋、及魯宗之子軌奔姚興、後歸國、云慧龍是王愉家豎、僧彬所通生也、浩雖聞之、以女之故、成贊其

族、慧龍由是不調、久之、除樂安王範傅、領并荊揚三州大中正、慧龍抗表、願得南垂自效、崔浩固言之、乃授南蠻校尉、安南大將軍左長史、及宋荊州刺史謝晦、起兵江陵、引慧龍爲援、慧龍督司馬靈壽等一萬人、拔其思陵戍、進圍項城、晦敗、乃班師、後宋將王玄謨寇滑臺、詔假慧龍楚兵將軍、與安頡等同討之、相持五十餘日、諸將以賊盛莫敢先、慧龍設奇兵、大破之、太武賜以劒馬錢帛、授龍驤將軍、賜爵長社侯、拜榮陽太守、仍領長史、在任十

年農戰並脩大著聲績招攜邊遠歸附者萬餘家號爲善政其後劉義隆將到彦之檀道濟頻頓淮穎大相侵掠慧龍力戰屢摧其鋒彦之與友人蕭斌書曰魯軌頑鈍馬楚麁狂亡人之中唯王慧龍及韓延之可爲深憚不意儒生懦夫乃令老子訝之義隆縱反間云慧龍自以功高而位不至欲引寇入邊因執安南大將軍司馬楚之以叛太武聞曰此必不然是齊人忌樂毅耳乃賜慧龍璽書曰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風塵之言

想不足介意也義隆計既不行復遣刺客呂玄伯購慧龍首二百戸男絹一千匹玄伯僞爲反間來求屛人有所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有尺刀玄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爲其主也吾不忍害此人左右皆言義隆賊心未已不殺玄伯無以制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且吾方以仁義爲干櫓又何憂乎刺客遂捨之時人服其寬恕慧龍自以遭難流離常懷憂悴乃作祭伍子胥文以寄意焉生一男一女遂絕房室布衣蔬食不參吉事舉動必以禮太子少傅游雅言於朝曰慧龍古之遺孝也撰帝王制度十八篇號曰國典眞君元年拜使持節寧南將軍虎牢鎭都副將未至鎭而卒臨沒謂功曹鄭曄曰吾羇旅南人恩非舊結蒙聖朝殊特之慈得在壃埸效命誓願鞭屍吳市戮墳江陰不謂嬰此重疾有心莫遂非唯仰愧國靈實亦俯慙后土脩短命也夫復何言身殁後乞葬河內州縣之東鄉依古墓而不墳足藏髮齒而已庶其魂而有知猶希結草之報時制南人入國者

皆葬桑乾曄等申遺意詔許之贈安南將軍荊州刺史謚穆侯吏人及將士共於墓所起佛寺圖慧龍及僧彬像而讚之呂玄伯感全宥之恩留守墓側終身不去子寶興襲爵

王寳與

王寳與少孤、事母至孝、尚書盧邁妻、崔浩女也、初寳與母及邁妻俱孕、浩謂曰、汝等將來所生、皆我之自出、可自出爲親、及婚、浩爲撰儀、躬自監視、謂諸客曰、此家禮事宜盡其美、及浩被誅、盧邁後妻寳與從母也、緣坐沒官、寳與亦逃避、未幾得出、盧邁妻、時官賜渡河鎮高車滑骨、寳與盡貨產、自出塞、贖之、以歸、州辟治中從事別駕秀才、皆不就、閉門不交人事、襲爵長社侯龍驤將軍、卒、子瓊襲爵

王瓊

王瓊、字世珍、孝文賜名焉、太和九年、爲典寺令、十六年、降侯爲伯、帝納其長女爲嬪、拜前將軍、并州大中正、正始中、爲光州刺史、有受納之響、爲中尉王顯所劾、終得雪免、神龜中、除左將軍兗州刺史、去州歸京、多年沉滯、所居在司空劉騰宅西、騰雖勢傾朝野、初不候之。騰既權重、吞并鄰宅、增廣舊居、唯瓊終不肯與。以此久見屈抑、瓊女適范陽盧道亮、不聽歸其夫家、女卒、哀慟無已、瓊仍葬之別

所、冢不即塞、常於壙內哭泣、久之乃掩、當時深怪之、加以聾疾、每見道俗。乞丐無已。造次見之、令人笑愕、道逢太保廣平王懷、據鞍抗禮、自言馬瘦。懷即以乘馬并乘具與之。嘗詣尚書令李崇、騎馬至其黃閤、見崇子世哲、直問繼伯在否、崇趨出、瓊乃下、崇儉而好以紙帖衣領。瓊哂而掣去之、崇小子青肫、嘗盛服、就褫之、崇亦不恨、領軍元義使奴遣瓊馬、瓊并留奴。王誦聞之笑曰、東海之風、於茲墜矣、孝昌三年、除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令、

時瓊子遵業爲黄門郎故有此授辛贈征北將軍中書監幷州刺史自慈能入國三世一身至瓊始有四子

王遵業

王遵業瓊長子也風儀清秀涉歷經史位著作佐郎與司徒左長史崔鴻同撰起居注遷右軍將軍兼散騎常侍慰勞蠕蠕乃詣代京采拾遺文以補起居所闕與崔光安豐王延明等參定服章及光爲孝明講孝經遵業預講延明錄義並應詔作釋奠侍宴詩時人語曰英英濟濟王家兄弟轉司徒左長史黄門郎監典儀注遵業有譽當時與中書令陳郡袁翻尚書琅邪王誦並領黄門郎號曰三

哲時政歸門下世謂侍中黄門爲小宰相而遵業從容恬素若處丘園嘗著穿角履好事者多毀新履以學之以胡太后臨朝天下方亂謀避地自求徐州太后曰王誦罷幽州始作黄門卿何乃欲徐州也更待一二年當有好處分遵業兄弟並交遊時俊乃爲當時所美及爾朱榮入洛兄弟在父喪中以於莊帝有從姨兄弟之親相率奉迎俱見害河陰議者惜其人才而譏其躁競贈幷州刺史著三晉記十卷子松年

王松年

王松年少知名、齊文襄臨并州、辟爲主簿、累遷通直散騎常侍、副李緯使梁、使還、歷位尚書郎中、魏收撰魏書成、松年有謗言、文宣怒、禁止之、仍加杖罰、歲餘得免、除臨漳令、遷司馬別駕、本州大中正、孝昭擢拜給事黄門侍郎、帝每賜坐、與論政事、甚善之、孝昭崩、松年馳驛至鄴、都宣遺詔、發言涕泗、迄於宣罷、容色無改、辭吐諧韻、宣訖號慟、自絕於地、百官莫不感慟、還晉陽、兼侍中、護梓宮還鄴、諸

舊臣避形迹、無敢盡哀、唯松年哭必流涕、朝士咸恐武成雖忿松年戀舊情切、亦雅重之、以本官加散騎常侍、食高邑縣幹、參定律令、前後大獄、多委焉、兼御史中丞、發晉陽之鄴、在道遇疾卒、贈吏部尚書、并州刺史、謚曰平、第二子卲、

王卲

王卲、字君懋、少沈默、好讀書、仕齊、累遷太子舍人、待詔文林館、時祖孝徵魏收楊休之等嘗論古事、有所遺忘、討閱不能得、因問卲、卲具論所出、取書檢之、一無舛誤、自是大爲時人所許、稱其博物、後遷中書舍人、齊滅入周、不得調、隋文帝受禪、授著作佐郎、以母憂去職、在家著齊書、時制禁私撰史、爲內史侍郎李元操所奏、上怒、遣收其書、覽而悅之、於是起爲員外散騎侍郎、脩起居注、卲以上古有

鑽燧改火之義、近代廢絕、於是上表請變火曰、臣謹案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明火不數變、時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也、在晉時有人以洛陽火度江者、世世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輞、今溫酒及炙肉、用石炭木炭火竹火草火麻荄火、氣味各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伏願遵先聖於五時取五木以變火、用功甚少、救益方大、縱使百姓習久、未能頓同、尚食內厨及東宮諸王

食厨、不可不依古法、上從之、劭又言上有龍顏戴
干之表、指示羣臣、上大悅、賜物數百段、拜著作郎、
上表言符命、上以爲誠、賜帛千匹、劭於是採人間
歌謡、引圖書讖緯、依約符命、捃摭佛經、撰爲皇隋
靈感誌、合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邵集諸州
朝集使、洗手焚香（可厭）、閉目讀之、曲折其聲（欺誑）、有如歌詠、
經涉旬朔、徧而後罷、上益喜、賞賜優洽、及文獻皇
后崩、劭復上言佛經、說人應生天上、及上品上生
無量壽國之時、天佛放大光明、以香花妓樂來迎

之、如來以明星出時、入涅盤、伏惟大行皇后、聖德
仁慈、福善禎符、備諸秘記、皆云是妙善菩薩、臣謹
案八月二十二日、仁壽宮內、再雨金銀之花、二十
三日、大寶殿後、夜有神光、二十四日、卯時、永安宮
北、有自然種種音樂、震滿虛空、至五更中、奄然如
寐、便即升遐、與經文所說、事皆符驗、臣又以愚意
思之、皇后（可厭）遷化、不在仁壽太興宮者、蓋避至尊常
居正處也、在永安宮者（欺誑）、象京師永安門、平生所出
入也、后升遐後二日、苑內夜有鐘聲二百餘處、此

則生天之應顯然也、上覽之且悲且喜、時蜀王秀
以罪廢、上謂劭曰、嗟乎、吾有五子、三子不才、劭進
曰、自古聖帝明王、皆不能移不肖之子、黃帝二十
五子、同姓者二、餘各異德、堯十子、舜九子、皆不肖、
夏有五觀、周有三監、上然其言、後上夢欲上高山
而不能得、崔彭捧脚、李盛扶肘、乃得上、因謂彭曰、
死生當與爾俱、劭曰、此夢大吉（何解）、上高山者、明高崇
大安永如山也、彭猶彭祖、李猶李老、二人扶侍、寔
爲長壽之徵、上聞之喜見容色（本脈）、其年上崩、未幾、崔

彭亦卒、煬帝嗣位、又採迂怪不經之語、及委巷之
言、以類相從、爲其題目、初撰齊志爲編年體二十
卷、復爲齊書記傳一百卷、及平賊記三卷、或文詞
鄙野、或不軌不物、駭人視聽、大爲有識嗤鄙、然其
指摘經史謬誤。爲讀書記三十卷。時人服其精博。
爰自志學、暨於暮齒、篤好經史、遺累世事、用思既
專、性頗恍忽、每至對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輙爲
僕從所噉。劭弗之覺。唯責肉少。數罰厨人。厨人以
情白劭。劭依前閉目。伺而獲之。厨人方免笞辱。其

專固如此

前後迂腐百態俱盡太原之胄風斯下矣

王廣業

王廣業、遵業弟也、性沉雅、涉歷書傳、卒於大中大夫、子乂、有儀望、以幹用見稱、卒於南鉅鹿太守、廣業弟延業、博學多聞、頗有才藻、位中書郎、河陰之役、遂亡骸骨、乂無子、贈齊州刺史、延業弟季和、位書侍御史、并州太中正、

太原正派卷之四

石封夏　儀元徵甫評閱
西吳韓昌箕仲弓甫纂校

王柔

王柔、字叔優、與弟季道、小時聞郭林宗、有知人之鑒、共往候之、請問才行所宜、以自處業、林宗曰、卿二人皆二千石才也、然叔優當以仕宦顯、季道宜以經術進、若違才易務、亦不至也、後叔優至北中郎將、季道代郡太守、

王沉

王沉、字處道、祖柔、漢匈奴中郎將、父機、魏東郡太守、沉少孤、養於從叔司徒昶、事昶如父、奉繼母寡嫂以孝義稱、好書、善屬文、大將軍曹爽辟爲掾、累遷中書黃門侍郎、及爽誅、以故吏免、後起爲治書侍御史、轉秘書監、正元中、遷散騎常侍侍中典著作、與荀顗阮籍共撰魏書、多爲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時魏高貴鄉公好學、有文才、引沉及裴秀數於東堂講讌屬文、號沉爲文籍先生、秀爲儒林丈人、及高貴鄉公將攻文帝、召沉及王業告之、沉業馳白帝、以功封安平侯、邑二千戶、沉既不忠於主、甚爲衆論所非、尋遷尚書、出監豫州諸軍事、奮武將軍豫州刺史、至鎮、乃下教曰、自古賢聖、樂聞誹謗之言、聽輿人之論、芻蕘有可錄之事、負薪有廊廟之語、故也、自至鎮日、未聞逆耳之言、豈未明虛心、故令言者有疑、其宣下屬城及士庶、若能舉遺逸於林藪、黜姦佞於州國、陳長吏之可否、說百姓之所患、興利除害、損益昭然者、給穀五百斛、若

逹一王之言、說刺史得失、朝政寬猛、令剛柔得適者、給穀千斛、謂余不信、明如皦日、主簿褚碧白曰、堯、舜、周公、所以能致忠諫者、以其款誠之心著也、氷、炭、不言、而冷、熱之質、自明、者、以其有實也、若好忠直如氷炭之自然、則諤諤之臣、將濟濟而盈庭、逆耳之言、不求而自至。若實不可以同氷炭、雖懸重賞、忠諫之言、未可致也、昔魏絳由和戎之功、蒙女樂之賜、管仲有興齊之勳、而加上卿之禮、功勳明著、然後賞勸隨之、未聞張重賞以待諫臣、懸穀帛以求盡言也、況無以奪之、遂從碧議、沉深尋善政、按賈逵以來、法制禁令、諸所施行、擇善者而從之、又教曰、後生不聞先王之教、而望政道日興、不可得也、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俗化陵遲、不可不革、革俗之要、實在敦學、昔原伯魯不悅學、閔馬父知其必亡。將吏子弟、優閑家門、若不教之、必致游戲、傷毀風俗矣。於是九郡之士、咸悅道教、移風易俗、遷征虜將軍、持節都督江北諸軍事、五等初建、封博陵侯、班在次國、平蜀之役、吳人大出聲爲救

蜀、振蕩邊境、沉鎮御有方、寇聞而退、轉鎮南將軍、武帝位王、位拜御史大夫、守尚書令、加給事中、沉以才望名顯當世、是以創業之事、羊祜荀勗裴秀賈充等、皆與沉諮謀焉、及帝受禪、以使命之勳、轉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加散騎常侍、統城外諸軍事、封博陵郡公、固讓不受、乃進爵爲縣公、邑千八百戶、泰始二年、薨、謚曰元、子浚嗣、

與弑高貴鄉公其餘不足觀也矣

王浚

王浚、字彭祖、母趙氏婦、良家女也、貧賤、出入沈家、
遂生浚、沈初不齒之、年十五、沈薨、無子、親戚共立
浚爲嗣、拜駙馬都尉、太康初、與諸王侯俱就國、三
年來朝、除員外散騎常侍郎、元康初、遷越騎校尉、
右軍將軍、出補河內太守、以郡公不得爲二千石、
轉東中郎將鎭許昌、及愍懷太子幽於許昌、浚承
賈后旨、與黃門孫慮共害太子、尋徙寧朔將軍持
節都督幽州諸軍事、於時朝廷昏亂盜賊蜂起、浚
爲自安之計、結好夷狄、以女妻鮮卑務勿塵、又以
一女妻蘇恕延、及趙王倫簒位、三王起義兵、浚擁
衆挾兩端、遏絕檄書、使其境內士庶不得赴義、成
都王穎欲討之而未暇也、倫誅、進號安北將軍、及
河間王顒成都王穎、與兵內向、害長沙王乂、而浚
有不平之心、穎表請幽州刺史石堪爲右司馬、以
右司馬和演代堪、密使演殺浚、并其衆、演與烏丸
單于審登謀之、於是與浚期游薊城南清泉水上、
薊城內、西行有二道、演浚各從一道、演與浚欲合

不庚人

鹵簿、因而圖之、値天暴雨、兵器霑濕、不果而還、單
于由是與其種人謀曰、演圖殺浚、事垂克而天卒
雨、使不得果、是天助浚也、違天不祥、我不可久與
演同、乃以謀告浚、浚密嚴兵、與單于圍演、演持白
旗詣浚降、遂斬之、自領幽州大營器械、召務勿塵
率胡晉合二萬人、進軍討穎、以王簿祁弘爲前鋒、
遇穎將石超於平棘、擊敗之、浚乘勝遂克鄴城士
衆暴掠、死者甚多、鮮卑大略婦女、浚命敢有挾藏
者斬、於是沈於易水者八千人、黔庶荼毒、自此始
也浚還薊、聲實益盛、東海王越將迎大駕、浚遣祁
弘率烏丸突騎爲先驅、惠帝旋洛陽、轉浚驃騎大
將軍都督東夷河北諸軍事領幽州刺史、以燕國
增博陵之封、懷帝卽位、以浚爲司空、領烏丸校尉、
務勿塵爲大單于、浚又表封務勿塵遼西郡公、晉
王永嘉中、石勒寇冀州、浚遣鮮卑文鴦討勒、勒走
南陽、明年、勒復寇冀州、刺史王斌爲勒所害、浚又
領冀州、詔進浚爲大司馬、加侍中大都督督幽冀
諸軍事、使者未及發、會洛京傾覆、浚大樹威令專

征伐、遣督護王昌中山太守阮豹等、率諸軍及務
勿塵世子疾陸眷幷弟文鴦從弟末柸攻石勒於
襄國、勒率衆來距、昌逆擊敗之、末柸逐北入其壘
門、爲勒所獲、勒質末柸、遣間使求和、疾陸眷遂以
鎧馬二百五十匹、金銀各一麓、贖末柸、結盟而退、
其後浚布告天下、稱受中詔、承制、又遣祁弘討勒、
及於廣宗、時大霧、弘引軍就道、卒與勒遇、爲勒所
殺、由是劉琨與浚爭冀州、琨使宗人劉希還中山、
合衆、代郡上谷廣甯三郡人、皆歸於琨、浚患之、遂

輟討勒之師而與琨相距、浚遣燕相胡矩督護諸
軍、與疾陸眷幷力攻破希、驅略三郡士女出塞、琨
不復能爭、浚還欲討勒、使棗嵩督諸軍屯易水、召
疾陸眷、將與之俱攻襄國、浚爲政苛暴、將士又貪
殘、並廣占山澤、引水灌田、漬陷冢墓、調發殷煩、下
不堪命、多叛入鮮卑、從事韓咸切諫、浚怒、殺之、疾
陸眷自以前後違命、恐浚誅之、勒亦遣使厚賂疾
陸眷等、由是不應召、浚怒、以重幣誘單于猗盧子
右賢王日律孫令攻疾陸眷、反爲所破、時劉琨大

爲劉聰所逼、諸避亂游士、多歸於浚、浚日以强盛、
乃設壇告類、建立皇太子、備置衆官、浚自領尚書
令、浚以父字處道、爲當塗高應王者之讖、謀將僭
號、胡矩諫浚、盛陳其不可、浚忿之、出矩爲魏郡守、
時童謠曰、十囊五囊入棗郎、棗嵩浚之子壻也、浚
聞責嵩而不能罪之也、又謠曰、幽州城門似藏戶、
中有伏尸王彭祖、有狐踞府門、翟雉入聽事、時燕
國霍原、北州名賢、浚以僭位示之、原不答、浚遂害
之、由是士人憤怨、內外無親、以矜豪日甚、不親爲

政、所任多苛刻、加亢旱災蝗、士卒弱衰、浚之承制
也、參佐皆內敘、唯司馬游統外出、統怨、密與石勒
通謀、勒乃詐降於浚、許奉浚爲主、時百姓內叛、疾
陸眷等侵逼、浚喜勒之附己、勒遂僞卑辭以事之、
獻遺珍寶、使驛相繼、浚以勒爲誠、不復設備、勒乃
遣使尅日上尊號於浚、浚許之、勒屯田易水、督護
孫緯疑其詐、馳白浚、而引軍逆勒、浚不聽、使勒直
前、衆議皆曰、胡貪而無信、必有詐、請距之、浚怒欲
斬諸言者、衆遂不敢復諫、盛張設以待勒、勒至城、

便縱兵大掠、浚左右復請討之、不許、及勒登聽事、浚乃走出堂皇、勒衆執以見勒、勒遂與浚妻並坐、立浚於前、浚罵曰、胡奴調汝公、何凶逆如此、勒數浚不忠於晉、幷責以百姓餒乏、積粟五十萬斛、而不賑給、遂遣五百騎先送浚於襄國、收浚麾下精兵萬人盡殺之、停二日而還、孫緯遮擊之、勒僅而得免、勒至襄國斬浚、浚竟不爲之屈、大罵而死、無子、太元二年、詔興滅繼絕、封沈從孫道素爲博陵公、卒、子崇之嗣、義熙十一年、改封東莞郡公、宋受禪國除、

太原有浚猶琅琊之有敦、然敦尤豪舉、浚直克殘獨夫耳

太原支派卷之一

石封夏　儀元微甫評閱
西吳韓昌箕仲弓甫纂校

王嶠

王嶠、字開山、祖默魏尚書、父佑以才智稱、爲楊駿腹心、駿之排汝南王亮、退衛瓘、皆佑之謀也、位至北軍中候、嶠少有風尚、并司二州交辟不就、永嘉末、攜其二弟避亂渡江、時元帝鎮建鄴、教曰、王佑三息始至、名德之胄、並有操行、宜蒙稀敍、且可給錢三十萬、帛三百匹、米五十斛、親兵二十人、尋以嶠叅世子東中郎軍事、不就、愍帝徵拜著作郎、右丞相南陽王保辟、皆以道險不行、元帝作相、以爲水曹屬、除長山令、遷太子中舍人、以疾不拜、王敦請爲叅軍、爵九原縣公、敦在石頭、欲禁私伐蔡州荻、以問羣下、時王師新敗、士庶震懼、莫敢異議、嶠獨曰、中原有菽、庶人採之、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若禁人樵伐、未知其可、敦不悅、敦將殺周顗戴若思、嶠於坐諫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安可戮諸名士

以自全生敦大怒欲斬嶠賴謝鯤以免敦猶銜之出爲領軍長史敦平後除中書侍郎兼大著作因辭轉越騎校尉頻遷吏部郎御史中丞秘書監領本州大中正咸和初朝議欲以嶠爲丹陽尹嶠以京尹望重不宜以疾居之求補廬陵郡乃拜嶠廬陵大守以嶠家貧無以上道賜布百匹錢十萬壽卒官謚曰穆子淡嗣歷位右衛將軍侍中中護軍尚書廣州刺史淡子度世驍騎將軍

王元規

王元規字正範祖道寶齊晉安郡守父瑋梁武陵王府中記室參軍元規八歲而孤兄弟三人隨母依舅氏往臨海郡時年十二郡土豪劉瑱者資財巨萬欲妻以女母以其兄弟幼弱欲結強援元規泣請曰因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苟安異壤輒婚非類母感其言而止元規性孝事母甚謹晨昏未嘗離左右梁時山陰縣有暴水流漂居宅元規唯有一小船倉卒引其母妹并姑姪入船元規自執

櫂棹而去留其男女三人閣於樹杪及水退俱獲全時人稱其至行少從吳興沈文阿受業十八通春秋左氏孝經論語喪服仕梁位中軍宣城王記室參軍陳天嘉中爲鎮東鄱陽王府記室參軍領國子助教後主在東宮引爲學士親受禮記左傳喪服等義國子祭酒新安王伯固嘗因入宮適會元規將講乃啟請執經時論榮之俄除尚書祠部郎自梁代諸儒相傳爲左氏學者皆以賈逵服虔之義難駁杜預凡一百八十條元規引證通析無

復疑滯每國家議吉凶大禮常參預焉後爲南平王府限內參軍王爲江州元規隨府之鎮四方學徒不遠千里來請道者常數十百人陳亡入隋卒于秦王府東閤祭酒元規著春秋發題辭及義記十一卷續經典大義十四卷孝經義記兩卷左傳音三卷禮記音兩卷子大業聰敏知名

好風格

王韶

王韶字子相自云太原晉陽人也世居京兆祖諧原州刺史父諒早卒韶幼而方雅頗好奇節有識者異之在周累以軍功官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復轉軍正周武帝既拔晉州意欲旋師韶諫曰取亂侮亡正在今日方欲釋之而去臣愚深所未解帝大悅及齊平進位開府封晉陽縣公賜口馬雜畜萬計遷內史中大夫宣帝即位拜豐州刺史改封昌樂縣公隋文帝受禪進爵項城郡公轉靈

州刺史加位大將軍晉王廣之鎮并州除行臺右僕射韶性剛直王甚憚之每事諮詢不敢違法度韶常奉使檢行長城其後王穿池起三山韶既還自鎖而諫王謝而罷之帝聞而嘉歎賜金百兩并後宮四人平陳之役以本官爲元帥府司馬及赴金陵韶即鎮焉晉王廣班師留韶於石頭防遏委以後事歲餘徵還帝謂公卿曰晉王以幼出藩遂能尅平吳越王子相之力也於是進位柱國賜奴婢三百口錦絹五千段及上幸并州以兵稱職特

加勞勉後上謂詔曰自朕至此公鬚鬢漸白無乃憂勞所至杜石之望唯在於公努力勉之詔辭謝上勞而遣之秦王俊爲并州總管仍爲長史歲餘馳驛入京勞敝而卒時年六十八帝甚傷惜之謂秦王使者曰語爾王我前令子相緩來如何乃遣馳驛殺我子相豈不由汝言甚悽愴使有司爲立宅曰往者何用宅爲但以表我深心耳又曰子相受我委寄十有餘年終始不易寵章未極舍我而死乎發言流涕因命取子相封事數十紙傳示羣

臣曰其直言匡正裨益甚多吾每披尋未嘗釋手煬帝即位追贈司徒尚書令靈幽等十州刺史魏公子士隆嗣士隆畧知書計尤便弓馬慷慨有父風大業世頗見親重位備身將軍改封耿國公越王侗稱帝士隆率數千兵自江淮而至會王世充僭號甚禮重之署尚書右僕射憂憤疽發背卒

此疽不可少

王叡

王叡字洛誠自云太原晉陽人也六世祖橫張軌參軍晉亂子孫因居於武威姑臧父橋字法生解天文卜筮涼州平入京家貧以術自給歷仕終於侍御中散天安初卒贈平遠將軍涼州刺史顯美侯謚曰敬叡叔隆保冠軍將軍姑臧侯卒追贈安東將軍并州刺史鉅鹿公謚曰靖叡少傳父業而姿貌偉麗恭宗之在東宮見而奇之興安初擢爲太卜中散稍遷爲令領太史承明元年文明太后

臨朝叡因緣見幸超遷給事中俄而爲散騎常侍侍中吏部尚書賜爵太原公於是內參機密外豫政事愛寵日隆朝士懾憚焉大和二年高祖及文明太后率百僚與諸方客臨虎圈有逸虎登門閣道幾至御座左右侍御皆驚靡叡獨執戟禦之虎乃退去故親任轉重三年春詔叡與東陽王丕同入八議永受復除四年遷尚書令封爵中山王加鎮東大將軍置王官二十二人中書侍郎鄭義爲傅郎中令以下皆當時名士又拜叡妻丁氏爲妃

及沙門法秀謀逆事發多所牽引叡曰與其殺不辜寧赦有罪宜梟斬首惡餘從疑赦不亦善乎高祖從之得免者千餘人叡出入帷幄太后寵賜珍玩繒綵人莫能知率常以夜帷車載往閹官防致前後巨萬不可勝數加以田園奴婢牛馬雜畜並盡良美大臣及左右因是以受賚錫外示不私所費又以萬計及疾病高祖太后每親視疾侍官省問相望於道及疾篤上疏曰臣聞爲治之要其畧有五一者愼刑罰二者任賢能三者親忠信四者遠讒佞五者行黜陟夫刑罰明則姦宄息賢能用則功績著親忠信則視聽審遠讒佞則疑閒絕黜陟行則貪叨改是以欽恤惟刑載在唐典知人則哲唯帝所難周書垂好德之文漢史列防姦之論考省幽明先王大典夫八表既廣遠近事殊撫荒裔宜待之以寬信綏華甸宜惠之以明簡哀恤孤獨賑施困窮錄功舊赦小罪輕徭役薄賦歛脩祠業禁淫祀順聽政條暇賜垂覽察使子囊之誠重申於當世將墜之志獲用於明將尋薨時年四十

八高祖文明太后親臨哀慟賜溫明秘器宕昌公王遇監護喪事贈衛大將軍太宰并州牧謚曰宣王內侍長董醜奴營墳墓將葬於城東高祖登城樓以望之京都文士爲作哀詩及誄者百餘人乃詔爲叡立祀於都南二十里大道右起廟以時祭薦并立碑銘置守祀五家又詔褒叡圖其捍虎狀於諸殿命高允爲之讚京都士女諂稱叡美造新聲而絃歌之名曰中山王樂詔班樂府合樂奏之初叡女妻李沖兄子延賓次女又適趙國李恢子華女之將行也先入宮中其禮畧如公主王女之儀太后親御大華殿寢其女於別帳叡與張祐侍坐叡所親及兩李家丈夫婦人列於東西廊下及車引太后送過中路時人竊謂天子太后嫁女叡之葬也假親姻義舊衰經縞冠送喪者千餘人皆舉聲慟泣以要榮利時謂之義孝叡既貴乃言家本太原晉陽遂移屬焉故其兄弟封爵多以并州郡縣蘮後重贈叡父橋侍中征西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武威王謚曰定追策叡母賈氏爲妃

立碑於墓左父子並葬城東相去里餘遷洛後更徙葬太原晉陽子雲字元孫年十四以父任擢爲中散仍總中部叡薨高祖詔襲代領都曹爲尚書令領吏部曹中部如其品職依典承襲文明太后令曰都曹尚書曹百寮之首民所具瞻襲年少智思未周其都曹尚書令可權記使閑習政事後用不晚終太后世寵念如初襲王爵例降爲公太后崩後襲仍在高祖左右然禮遇稍薄不復關與時事久之出爲鎮西將軍秦州刺史又轉并州刺史

十七年輿駕詣洛路幸其治供帳粗辦境內清靜高祖頗嘉之而民庶多爲立銘置於大路虛相稱美或曰襲所教也高祖聞而問之對不以實因是面被責讓尚書奏免其官詔唯降號二等二十年以事爲中尉所糾會赦免景明二年卒贈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謚曰質子忱襲爵爲太尉汝南王悅記室參軍建義初河陰遇害贈散騎常侍安北將軍肆州刺史謚曰穆子子暄襲爵武定末齊州驃騎府功曹參軍齊受禪例降忻弟誕字永安龍驤

將軍正平太守亦於河陰遇害贈撫軍將軍并州刺史子希雲舉秀才早亡誕弟蓮字永興司空城局參軍子祖幹司徒行參軍并州刺史蓮弟永業司空參軍事襲弟椿字元壽少以父任拜秘書中散尋以父憂去職後除羽林監謁者僕射母喪解任正始初拜中散出爲太原太守加鎮遠將軍坐事免椿僮僕千餘園宅華廣聲妓自適無乏於時或有勸椿仕者椿笑而不答椿雅有巧思凡所營製可爲後法正光中元將營明堂辟雍欲徵椿爲

將作大匠椿以疾固辭孝昌中爾朱榮既據并肆以汾州胡逆表加椿征虜將軍都督慰勞汾胡汾胡與椿比州服其聲望所在降下事寧授右將軍太原太守以預立莊帝之勞封遂陽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尋轉封眞定縣開國侯食邑七百戶除持節本將軍華州刺史尋轉使持節散騎常侍殷州刺史元曄立除都官尚書固辭不拜永熙中行冀州事尋除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瀛州刺史椿性嚴察下不容姦所在吏民畏之重足天平

末秩滿還鄉、初椿於宅構起廳事、極爲高壯、時人忽云、此乃太原王宅、豈是王太原宅、椿往爲本郡、世皆呼爲王太原、未幾爾朱榮居椿之宅、榮封太原王焉、至於齊獻武王之居晉陽、霸朝所在、人士輻湊、椿禮敬親知、多所拯接、後以老病、遂辭疾客居趙郡之西鯉魚祠山、興和二年、椿卒、時年六十二、贈使持節督冀瀛二州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太尉公、冀州刺史、諡曰文恭、及葬、齊獻武王親自弔送、椿妻鉅鹿魏悅之次女、明達有遠操、多識往行前言、隨夫在華州、兄子建在洛遇患、聞而星夜馳赴、膚容覦損、親類歎尚之、爾朱榮妻北鄉郡長公主、深所禮敬、永安中、詔以爲南和縣君、內足於財、不以華飾爲意、撫兄子收、情同己子、存拯親類、所在周洽、椿名位終始、魏有力焉、元象中卒、贈鉅鹿郡君、椿無子、以兄孫叔明爲後、叔明太尉參軍事、儀同開府祭酒、死於晉陽、無子、以弟子暄子爲後、叡弟諶、字厚誠、爲給事中安南將軍祠部尚書、賜爵上黨公、加散騎常侍、領太史事、例降

爲侯、遷太常卿、出爲持節安東將軍兗州刺史、還除光祿大夫、卒於官、贈帛五十匹、子翔、字元鳳、少以聰敏循良、詔充內侍、自太和初、與李沖等奏決庶事、迄于十六年、賞賜前後累千萬、是時政事多決於文明太后、后好細察、而翔恭謹慎密、甚被知任、遷洛、兼給事黃門侍郎尚書左丞、襲爵、遷輔國將軍太府少卿、出爲濟州刺史、卒、贈大將軍肆州刺史、子超襲、超字和善、奉朝請、并州治中、超愛好人物、輕財重義、性豪華、能自奉養、每食必窮水陸之味、年三十四卒、子景覽襲、武定中衞將軍右光祿大夫、齊受禪、例降、景覽弟景招、開府集曹參軍、超弟穆、字思泰、元象中、上黨太守、卒、穆弟緈、字思和、員外散騎侍郎、上黨王天穆、以爲北道行臺郎中、爾朱榮代天穆爲大行臺、仍爲吏部郎、以預奉莊帝之勳、封猗氏縣開國侯、邑五百戶、永安末、除征西將軍幽州刺史、不之任、元曄立、轉除驃騎大將軍、并州刺史、興和中卒、緈弟奭、司徒中兵參軍、諶弟魏誠、爲東宮學生、拜給事中、賜爵中都侯、加

龍驤將軍卒贈安南將軍冀州刺史謚曰恭子靜
字元安少有公幹拜中散襲爵例降爲伯除員外
郎羽林監兼尚書郎以明法除廷尉評轉游擊將
軍加冠軍將軍岐州刺史趙郡王謐虐害城民怨
叛詔靜以朝慰喻戍即降下以奉使稱旨賜帛五
百匹除趙郡太守以母老固辭不拜又授征虜將
軍廷尉少卿有當官之稱坐公事左遷中散大夫
以母憂去職孝昌初詔兼廷尉卿尋行定州事並
固辭不起二年夏除長兼廷尉卿尋行定州事至

冬病卒年五十七贈撫軍將軍幷州刺史謚曰貞
無子以從子伯豫爲後伯豫襲爵武定中冀州開
府錄事參軍齊受禪例降魏誠弟亮字平誠承明
初擢爲中散告沙門法秀反遷冠軍將軍賜爵永
寧侯加給事中出爲安西將軍秦州刺史後轉陝
州刺史坐事免卒於家亮子洪壽早卒子元景正
光中許復先爵降爲伯卒無子洪壽弟嶷字安壽
除奉朝請稍遷中散大夫以疾歸鄉里遂移居上
黨年七十一卒子爽字景顏有文才少工詩詠知

名於世未官而卒

石封夏　儀元徵甫評閱
西吳韓昌箕仲方甫纂校

王濛

王濛、字仲祖、太原晉陽人也、曾祖黯、歷位尚書、祖佑北軍中侯、父訥新淦令、濛少時放縱不羈、不爲鄉曲所齒、晩節始克己勵行、有風流美譽、虛己應物、恕而後行、莫不敬愛焉、事諸母甚謹、俸祿資產常推厚居薄、喜慍不形於色、不脩小潔、而以清約

見稱、善隸書、美姿容、嘗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邪、居貧、帽敗、自入市買之、嫗悅其貌、遺以新帽、時人以爲達、與沛國劉惔齊名友善、惔常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每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時人以惔方荀奉倩、濛比袁曜卿、凡稱風流者、舉濛惔爲宗焉、司徒王導辟爲掾、導復引匡術弟孝、濛致牋於導曰、開國承家、小人弗用、伏德義以尹天下、方將澄清彝倫、崇重名器、夫軍國殊用、文武異容、豈可令涇渭混流、虧清穆之風、以允答具瞻、儀刑海內、導不答、後出補長山令、復爲司徒左西屬、濛以此職有譴則應受杖、固辭、詔爲停罰、猶不就、（士不可辱、固應如此）從中書郎、簡文帝之爲會稽王也、嘗與孫綽商略諸風流人、綽言曰、劉惔清蔚簡令、王濛溫潤恬和、桓溫高爽邁出、謝尚清易令達、而濛性和暢、能言理、辭簡而有會、及簡文帝輔政、益貴幸之、與劉惔號爲入室之賓、轉司徒左長史、晩求爲東陽、不許、及濛病、乃恨不用之、濛聞之曰、人言會稽王癡、竟癡也、疾漸篤、於燈下轉麈尾視之歎

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也、年三十九卒、（可惜）臨殯、劉惔以犀杷麈尾置棺中、因慟絕久之、謝安亦嘗稱美濛云、王長史語甚不多、可謂有令音、有二子、脩蘊、

王脩

王脩字敬仁、小字苟子、明秀有美稱、善隸書、號曰流奕清舉。年十二作賢全論深以示劉惔。曰敬仁此論便足以參微言。起家著作郎、琅邪王文學、轉中軍司馬、未拜而卒。年二十四。臨終嘆曰、無愧古人、年與之齊矣。

謝鎮西道敬仁文學鏃鏃、無能不新。語林曰敬仁有異才時賢皆重之王右軍在郡迎敬仁叔仁輒同車常惡其遲後以馬迎敬仁雖復風雨亦不以車也

王蘊

王蘊字叔仁、小字阿興、起家佐著作郎、累遷尚書吏部郎。性平和、不抑寒素、每一官缺、求者十輩。蘊無所是非、時簡文帝為會稽王、輔政。蘊輒連狀白之曰、某人有地、某人有才、務存進達、各隨其方。故不得者無怨焉。補吳興太守、甚有德政。屬郡荒、人飢、輒開倉贍卹。主簿執諫、請先列表上、待報。蘊曰、今百姓嗷然、路有餓饉、若表上須報、何以救將死之命乎。專輒之愆、罪在太守、且行仁義而敗、無所恨也。於是大賑貸之、賴蘊全者十七八焉。朝廷以違科、免蘊官、士庶詣闕訟之。詔特左降晉陵太守、復有惠化、百姓歌之。定后立、以后父遷光祿大夫、領五兵尚書、本州大中正、封建昌縣侯。蘊以恩澤賜爵、非三代令典、固辭不受。朝廷敦勸、終不肯拜。乃授都督京口諸軍事、左將軍、徐州刺史、假節。復固讓。謝安謂蘊曰、卿居后父之重、不應妄自菲薄、以虧時遇。宜依褚公故事、但令存貴權於事、不事耳。可暫臨此任、以紓罔媚之重。於是乃受命、鎮於

京口、項之、徵拜尚書左僕射、將軍如故、遷丹陽尹
即本軍號、加散騎常侍、蘊以姻戚、不欲在內、苦求
外出、復以爲都督浙江東五郡、領軍將軍、會稽內
史、常侍如故、蘊素嗜酒、末年尤甚、及在會稽、略少
醒日、然猶以和簡、爲百姓所悅、時王忱來拜墓、蘊
子恭往省之、素相善、遂留十餘日方還、蘊問其故、
恭曰、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蘊曰、恐阿大非爾之
友、阿大、忱小字也、後竟乖初好、時以爲知人、太元
九年卒、年五十五、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

司、長子華早卒、次恭、恭弟爽、字季明、疆正有志力、
歷給事黃門侍郎、侍中、孝武帝崩、王國寶夜欲開
門入爲遺詔、爽距之曰、大行晏駕、皇太子未至、敢
入者斬、乃止、爽嘗與會稽王道子飲、道子醉、呼爽
爲小子、爽曰、亡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爲布衣之交、
亡姑亡姊、伉儷二宮、何小子之有、及國寶執權、免
爽官、後兄恭再起事、並以爽爲寧朔將軍、參預軍
事、恭敗、被誅、

世稱苟子秀出、阿興清和、王文開又生如此孫、

王恭

王恭、字孝伯、少有美譽、清操過人、自負才地高華、
恒有宰輔之望、與王忱齊名友善、慕劉惔之爲人、
謝安常曰、王恭人地、可以爲將來伯舅、嘗從其父
自會稽至都、忱訪之、見恭所坐六尺簟、忱謂其有
餘、因求之、恭輒以送焉、遂坐薦上、忱聞而大驚、恭
曰、吾平生無長物、其簡率如此、起家爲佐著作郎、
歎曰、仕宦不爲宰相、才志何足以騁、因以疾辭、俄
爲秘書丞、轉中書郎、未拜、遭父憂、服闋、除吏部郎、

歷建威將軍、太元中、代沈嘉爲丹陽尹、遷中書令、
領太子詹事、孝武帝以恭后兄、深相欽重、時陳郡
袁悅以傾巧事會稽王道子、恭言之於帝、遂誅之、
道子嘗集朝士、置酒於東府、尚書令謝石因醉爲
委巷之歌、恭正色曰、君端右之重、集藩王之第、而
肆淫聲、欲令羣下何所取則、石深銜之、淮陵內史
虞珧子妻裴氏、有服食之術、常衣黃衣、狀如天師、
道子甚悅之、令與賓客談論、時人皆爲降節、恭抗
言曰、未聞宰相之坐、有失行婦人、坐賓莫不反側、

道子甚愧之其後帝將擢時望以爲藩屏乃以恭爲都督兗青冀幽并徐州晉陵諸軍事平北將軍兗青二州刺史假節鎮京口初都督以北爲號者累有不祥故桓沖王坦之刁彝之徒不受鎮北之號恭表讓軍號以超受爲辭而寔惡其名於是改號前將軍慕容垂入青州恭遣偏師禦之失利降號輔國將軍及帝崩會稽王道子執政寵昵王國寶委以機權恭每正色直言道子深憚而忿之及赴山陵罷朝歎曰榱棟雖新便有黍離之歎矣時

國寶從弟緒說國寶因恭入覲相王伏兵殺之國寶不許而道子亦欲輯和內外深布腹心於恭冀除舊惡恭多不順每言及時政輒厲聲色道子知（大恭忠諫風世之道）恭不可和協王緒之說遂行於是國難始結或勸恭因入朝以兵誅國寶而庾楷黨於國寶士馬甚盛恭憚之不敢發遂還鎮臨別謂道子曰主上諒闇冢宰之任伊周所難願大王親萬機納直言遠鄭聲放佞人（何必肝腸）辭色甚厲故國寶等愈懼以恭爲安北將軍不拜乃謀誅國寶遣使與殷仲堪桓玄相

結仲堪僞許之恭得書大喜乃抗表京師曰後將軍國寶得以姻戚頻登顯列不能感恩效力以報時施而專寵肆威將危社稷先帝登遐夜乃犯閤叩扉欲矯遺詔賴皇太后聰明相王神武故逆謀不果又割東宮見兵以爲已府讒疾二昆甚於讎敵與其從弟緒同黨凶狡共相扇連此不忠不義之明白也以臣忠誠必亡身殉國是以譖臣非一賴先帝明鑒浸潤不行昔趙鞅興甲誅君側之惡臣雖駑劣敢忘斯義表至內外戒嚴國寶及緒惶

懼不知所爲用王珣計請解職道子收國寶賜死斬緒於市深謝愆失恭乃還京口恭之初抗表也慮事不捷乃版前司徒左長史王廞爲吳國內史令起兵於東會國寶死令廞解軍去職廞怒以兵伐恭恭遣劉牢之擊滅之上疏自貶詔不許譙王尚之復說道子以藩伯強盛宰相權弱宜多樹置以自衛道子然之乃以其司馬王愉爲江州刺史割庾楷豫州四郡使愉督之由是楷怒遣子鴻說恭曰尚之兄弟專弄相權欲假朝威貶削方鎮懲

警前事勢轉難測及其議未成宜早圖之恭以爲然復以謀告殷仲堪桓玄玄等從之推恭爲盟主赴期同赴京師時內外疑阻津邏嚴急仲堪之信因庾楷達之以斜絹爲書內箭簳中合鏑漆之楷送於恭恭發書絹文角戾不復可識謂楷爲詐又料仲堪去年已不赴盟今無速理乃先期舉兵司馬劉牢之諫曰將軍今動以伯舅之重執忠貞之節相王以姬旦之尊時望所係昔年已戮寶緒送王廞書是深伏將軍也頃所授用雖非皆允未爲大失割庾楷四郡以配王愉於將軍何損晉陽之師其可再乎恭不從乃上表以討王愉司馬尚之兄弟爲辭朝廷使元顯及王珣謝琰等距之恭夢牢之坐其處旦謂牢之曰事克即以卿爲北府遣牢之率帳下督顏延先據竹里元顯使說牢之啗以重利牢之乃斬顏延以降是日牢之遣其壻高雅之子敬宣因恭曜軍輕騎擊恭恭敗將還雅之已閉城門恭遂與弟履單騎奔曲阿恭久不騎乘髀生瘡不復能去曲阿人殷確恭故參軍也以船

載之藏於葦席之下將奔桓玄至長塘湖遇商人錢强强宿憾於確以告湖浦尉尉收之以送京師道子聞其將至欲出與語面折之而未之殺也時桓玄等已至石頭懼其有變即於建康之倪塘斬之恭五男及弟爽爽兄子秘書郎和皆殺之恭性抗直深存節義讀左傳至奉王命討不庭每輟卷而歎爲性不弘以闇於機會自在北府雖以簡惠爲政然自矜貴與下殊隔不閑用兵尤信佛道調役百姓脩營佛寺務在壯麗士庶怨嗟臨刑猶誦佛經自理鬚鬢神無懼容謂監刑者曰我闇於信人所以致此原其本心豈不忠於社稷但令百代之下知有王恭耳家無財帛唯書籍而已爲識者所傷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嘗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也初見執遇故吏戴者之爲湖孰令恭私告之曰我有庶兒未舉在乳母家卿爲我送寄桓南郡者之遂送之於夏口桓玄撫養之爲立喪庭弔祭焉及玄執政上表理恭詔贈侍中太保諡

曰忠簡、爽贈太常、和及子簡、並通直散騎郎、恭庶
子瑩亦宋義熙中爲給事中、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
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司馬太傅爲二王目曰孝伯亭亭直上、阿大羅羅
清疏、
殷荊州有所識作賦、是束晳慢戲之流、殷甚以爲
有才、語王恭適見新文甚可觀便於手巾函中出、
恭但以如意帖之而已殷悵然自失

孝武問王爽卿何如卿兄、王答曰風流秀出臣不
如恭忠孝亦何可以假人
雖不令終執誼無愧

太原別派卷之一

石封夏　儀元微甫評閱
西吳韓昌箕仲弓甫纂校

王允

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也世仕州郡爲冠蓋、同郡
郭林宗嘗見允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
也遂與定交年十九爲郡吏時小黄門晉陽趙津、
貪橫放恣爲一縣巨患允討捕殺之而津兄弟諂
事宦官因緣譖訴桓帝震怒徵太守劉瓆下獄死、

允送喪還平原終畢三年然後歸家復還仕郡人
有路佛者少無名行而太守王球召以補吏允犯
言固爭球怒收允欲殺之刺史鄧盛聞而馳傳辟
爲別駕從事允由是知名而路佛以之廢棄允少
好大節有志於立功常習誦經傳朝夕試馳射三
公並辟以司徒高弟爲侍御史中平元年黄巾賊
起特選拜豫州刺史辟荀爽孔融等爲從事上除
禁黨討擊黄巾別帥大破之與左中郎將皇甫嵩
右中郎將朱儁等受降數十萬於賊中得中常侍

張讓賓客書疏、與黃巾交通、允具發其姦、以狀聞、靈帝責怒讓、讓叩頭陳謝、竟不能罪之、而讓懷挾忿怒、以事中允、明年、遂傳下獄、會赦、還復刺史、旬日間復以它罪被捕、司徒楊賜以允素高、不欲使更楚辱、乃遣客謝之曰、君以張讓之事、故一月再徵、凶慝難量、幸爲深計、又諸從事好氣決者、共流涕奉藥而進之、允厲聲曰、吾爲人臣、獲罪於君、當伏大辟、以謝天下、豈有乳藥求死乎、投杯而起、出就檻車、既至廷尉、左右皆促其事、朝臣莫不歎息、

可憐

大將軍何進、大尉袁隗、司徒楊賜、共上疏請之、得以減死論、是冬大赦、而允獨不在宥、三公咸復爲言、至明年乃得解釋、是時宦者橫暴、睚眦觸死、允懼不免、乃變易名姓、轉側河內陳留間、及帝崩、乃奔喪京師、時大將軍何進、欲誅宦官、召允與謀事、請爲從事中郎、轉河南尹、獻帝即位、拜太僕、再遷守尚書令、初平元年、代楊彪爲司徒守尚書令、如故、及董卓遷都關中、允悉收斂蘭臺石室圖書秘緯要者以從、既至長安、皆分別條上、又集漢朝舊

可謂大臣

事所當施用者、皆奏之、經籍具存、允有力焉、時董卓尚留洛陽、朝政大小、悉委之於允、允矯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故得扶持王室於危亂之中、臣主內外、莫不倚恃焉、允見卓禍毒方深、篡逆已兆、密與司隸校尉黃琬、尚書鄭公業等謀共誅之、乃上護羌校尉楊瓚行左將軍事、執金吾士孫瑞爲南陽太守、並將兵出武關道、以討袁術爲名、實欲分路征卓、而後挾天子還洛陽、卓疑而留之、允乃引內瑞爲僕射、瓚爲尚書、二年、卓

還長安、錄入關之功、封允爲溫侯、食邑五千戶、固讓不受、士孫瑞說允曰、夫執謙守約、存乎其時、公與董太師並位俱封、而獨崇高節、豈和光之道邪、允納其言、乃受二千戶、三年春、連雨六十餘日、允與士孫瑞楊瓚登臺請霽、復結前謀、瑞曰、自歲末以來、太陽不照、霖雨積時、月犯執法、彗孛仍見、晝陰夜陽、霧氣交侵、此期應促、內法者勝、幾不可後、公其圖之、允然其言、乃潛結卓將呂布、使爲內應、會卓入賀、呂布因刺殺之、允初議赦卓部曲、呂

此未為非

布亦數勸之既而疑曰此輩無罪從其主耳今若名為惡逆而特赦之適足使其自疑非所以安之之道也呂布又欲以卓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又不是不從而素輕布以劍客遇之布亦負其功勞多自誇伐既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稜疾惡初懼董卓豺狼故折節圖之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及在際會每乏溫潤之色仗正持重不循權宜之計是以羣下不甚附之董卓將校及在位者多涼州人允議罷其軍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而畏

關東今若一旦解兵關東則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義真為將軍就領其衆因使留陝以安撫之而徐與關東通謀以觀其變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耳今若距險屯陝雖安涼州而疑關東之心甚不可也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州人遂轉相恐動其在關中者皆擁兵自守更相謂曰丁彥思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並尚從坐今既不赦我曹而欲解兵今日解兵明日當復為魚肉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等先將兵在關東因不自安遂合

敘是投孟賊擅之概

謀為亂攻圍長安城陷呂布奔走布駐馬青瑣門外招允曰公可以去乎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為念初允以同郡宋翼為左馮翊王宏為右扶風是時三輔民庶熾盛兵穀富實李傕等欲即殺允懼二郡為患乃先徵翼宏宏遣使謂翼曰郭汜李傕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計將安出翼曰雖禍福難量然王

王宏若宋翼豈不足議大計也

命所不得避也宏曰義兵鼎沸在於董卓況其黨與乎若舉兵共討君側惡人山東必應之此轉禍為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下廷尉傕乃收允及翼宏并殺之允時年五十六長子侍中蓋次子景定及宗族十餘人皆見誅害唯兄子晨陵得脫歸鄉里天子感慟百姓喪氣莫敢收允尸者唯故吏平陵令趙戩（送太守劉炅喪歸有此報）棄官營喪後遷都於許帝思允忠節使改殯葬之遣虎賁中郎將奉策弔祭賜東園祕器贈以本官印綬送還本郡封其

孫黑爲安樂亭侯、食邑三百戸、

好大節、志立功、竟曲計以圖卓、惜乎不徇權宜、自取殞滅、吾猶以爲公未可與權

青衣小兒白狼猛炬事俱奇

言甚可師

王懿

王懿、字仲德、太原祁人、自言漢司徒允弟、幽州刺史懋七世孫也、祖宏、仕石季龍、父苗、仕苻堅、皆至二千石、仲德少沈審、有意略、事母甚謹、學通陰陽、精解聲律、苻氏之敗、仲德年十七、及兄叡同起義兵、與慕容垂戰敗、仲德被重創、走、與家屬相失、路經大澤、困未能去、臥林中、有一小兒、青衣、年可七八歲、騎牛行、見仲德、驚曰、漢已食未、仲德言饑、小兒去、須臾復來、得飯與之、食畢欲行、而暴雨莫知津逕、有一白狼至前、仰天而號、號訖銜仲德衣、因渡水、仲德隨後、得濟、與叡相及、渡河至滑臺、復爲翟遼所留、使爲將帥、積年、仲德欲南歸、乃棄遼奔太山、遼追騎急、夜行、忽見前有猛炬導之、乘火行、百許里、以免、晉太元末、徙居彭城、兄弟名犯晉宣元二帝諱、故皆以字行、叡字元德、北土重同姓。並謂之骨肉。有遠來相投者。莫不竭力營贍。若有一人不至者。以爲不義。不爲鄉邑所容、仲德聞王愉在江南貴盛、是太原人、乃遠來歸愉、愉接遇甚薄、

因至姑熟投桓玄知其不足以濟大事元德果勁有計畧武帝告以義舉使於都下襲玄仲德聞其謀謂元德曰天下事不可不密且兵亦不貴遲巧玄情無遠慮好冐夜出入今取之正須一夫力耳事泄元德爲玄誅仲德竄走會義軍剋建鄴仲德抱元德子方回出候武帝帝於馬上抱方回與仲德相對號慟追贈元德給事中封安復縣侯以仲德爲鎮軍中兵參軍武帝伐廣固仲德爲前驅戰輙破之大小二十餘戰盧循寇逼衆議並欲遷都

仲德正色曰今天子當陽南面明公命世作輔新建大功。威震六合。祆寇豕突。特我遠征。既聞凱入將自奔散。今日投草莽則同匹夫匹婦號令何以威物。此謀若立。請從此辭。帝悅及武帝與循戰於左里仲德功冠諸將封新淦縣侯義熙十二年北伐進仲德征虜將軍加冀州刺史督前鋒諸軍事冠軍將軍檀道濟龍驤將軍王鎮惡向洛陽寧朔將軍劉遵考建武將軍沈林子出石門寧朔將軍朱超石胡藩向半城咸受統於仲德仲德率龍驤將軍朱牧寧遠將軍宗靈秀嚴綱等開鉅野入河乃總衆軍進據潼關加仲德爲太尉諮議參軍武帝欲遷都洛陽衆議咸以爲然仲德曰非常之事人所駭。今暴師經載。士有歸心。故當以建鄴爲王基。遷都宜候文軌大同。帝深納之使衛送姚泓先還彭城武帝受命累遷徐州刺史加都督元嘉中到彥之北侵仲德同行魏棄河南司兗三州平定三軍咸喜而仲德有憂色曰諸賢不諳北土情僞必墮其計諸軍進屯靈昌魏軍於委粟津渡河虎

牢洛陽並不守彥之聞二城並沒欲焚舟步走仲德曰洛陽既敗。虎牢無以自立。理數必然也。去我猶自千里。滑臺尚有強兵。若便捨舟。士卒必散。且當入濟至馬耳谷口。更詳所宜。乃回軍沿濟南歷城步上焚舟棄甲還至彭城仲德坐免官尋與檀道濟救滑臺糧盡乃歸自是復失河南九年又爲徐州刺史仲德三臨徐州威德著於彭城立佛寺作白狼童子像於塔中以在河北所遇也進號鎮北大將軍十五年卒謚曰桓侯亦於廟立白狼童

子、壇、毎、祭、必、祠、之、于正循嗣、爲家僮所殺、仲德兄孫文和、景和中爲征北義陽王昶府佐、昶於彭城奔魏、部曲皆散、文和獨送至界上、昶謂曰、諸人皆去、卿有老母、何獨不去、文和乃去、昇明中、爲巴陵、內史、沈攸之事起、文和斬其使、馳白齊武帝、及齊永明年中、歷青冀兗益四州刺史、

雨諫遷都大有幹識

王玄謨

王玄謨、字彥德、太原祁人也、六世祖宏、河東太守緜竹侯、以從叔司徒允之難、棄官北居新興、仍爲新興雁門太守、其自序云爾、祖牢仕慕容氏、爲上谷太守、隨慕容德居清州、父秀早卒、玄謨幼而不羣、世父蕤有知人鑒、常笑曰、此兒氣槩高亮、有太尉彥雲之風、宋武帝臨徐州、辟爲從事史、與語異之、少帝末、謝晦爲荊州、請爲南蠻行參軍、武寧太守、晦敗、以非大帥見原、元嘉中、補長沙王義欣鎭軍中兵參軍、領汝陰太守、毎陳北侵之規、上謂殷景仁曰、聞王玄謨陳說、使人有封狼居胥意、後爲興安侯義賓輔國司馬、彭城太守、義賓薨、玄謨上表、以彭城要兼水陸、請以皇子撫臨州政、乃以孝武出鎭、及大舉北侵、以玄謨爲寧朔將軍前鋒、入河、受輔國將軍蕭斌節度、軍至碻磝、玄謨進向滑臺、圍城二百餘日、魏太武自來救之、衆號百萬、鼓鞞動天地、玄謨之行也、衆力不少、器械精嚴、而專依所見、多行殺戮、初圍城、城內多茅屋、衆求以火

箭燒之玄謨曰損亡軍實不聽城中即撤壞之空
地爲窟室及魏救將至衆請發車爲營又不從將
士並懷離怨又營貨利一匹布責人八百梨以此
倍失人心及太武軍至乃夜遁麾下散亡畧盡蕭
斌將斬之沈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
萬豈玄謨所當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
初玄謨始將見殺夢人告曰誦觀世音千遍則免
玄謨夢中曰何可竟也仍見授既覺誦之且得十
遍明旦將刑誦之不輟忽傳唱停刑遣代守碻磝

江夏王義恭爲征討都督以碻磝沙城不可守召
令還爲魏軍所追大破之流矢中臂二十八年正
月還至歷城義恭與謨書曰聞因敗爲成臂上金
創將非金印之微邪元凶弒立以玄謨爲冀州刺
史孝武伐逆玄謨遣濟南太守垣護之等將兵赴
義事平除徐州刺史加都督及南郡王義宣與江
州刺史臧質反朝廷假玄謨輔國將軍爲前鋒南
討拜豫州刺史質尋至大破之加都督封曲江縣
侯中軍司馬劉冲之白孝武言玄謨在梁山與義

宣通謀檢雖無實上意不能明使有司奏玄謨沒
匿所得賊寶物虛張戰簿與徐州刺史垣護之並
免官尋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雍土多諸
僑寓玄謨上言所統僑郡無有境土新舊錯亂租
課不時宜加并合見許乃省并郡縣自此便之百
姓當時不願屬籍其年玄謨又令九品以上租使
貧富相通境內莫不嗟怨人間訛言玄謨欲反時
柳元景當權元景弟僧景爲新城太守以元景之
勢制令雍土南陽順陽上庸新城諸郡並發兵欲

討玄謨玄謨令內外晏然以解衆惑馳啟孝武具
陳本末帝知其虛馳遣主書吳喜公慰撫之又答
曰玄謨啟明白之日七十老公反欲何求聊復爲
笑想足以申卿眉頭耳玄謨性嚴未曾妄笑時人
言玄謨眉頭未曾申故以此見戲後爲金紫光祿
大夫領太常及建明堂以本官領起部尚書又領
北選孝武狎侮羣臣各有稱目多鬚者謂之羊短
長肥瘦皆有比擬顏師伯缺齒號之曰齴劉秀之
儉恡常呼爲老慳黃門侍郎宗靈秀體肥壯拜

起艱難每一集會輒於坐賜靈秀器服飲食前後
相係欲其占謝傾踣以爲歡笑又刻木作靈秀父
光祿勳叔獻像送其家厲事柳元景垣護之雖並
北人而玄謨獨受老傖之目凡諸稱謂四方書疏
亦如之嘗爲玄謨作四時詩曰菫茹供春膳粟漿
充夏飡甂醬調秋菜白醝解冬寒又寵一崑崙奴
子名曰王常在左右令以杖擊羣臣自柳元景以
下皆罹其毒玄謨尋遷徐州刺史加都督時北土
饑饉乃散私穀十萬斛牛千頭以賑之孝武崩與

羣公俱被顧命時朝政多門玄謨以嚴直不容徙
青冀二州刺史加都督少帝誅顏師伯柳元景等
狂悖滋甚以領軍徵玄謨子姪咸勸稱疾玄謨曰
避難苟免既乖事君之節且吾荷先朝厚恩彌不
得逡巡及至屢表諫諍又流涕請緩刑去殺以安
元元之意少帝大怒明帝即位禮遇益崇時四方
反叛玄謨領水軍前鋒南討以脚疾未差聽乘輿
出入尋除車騎大將軍江州刺史副司徒建安王
休仁於赭圻賜以諸葛亮筩袖鎧頂之以爲左光

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軍將軍遷南豫州刺
史加都督薨年八十二謚曰莊公子深早卒深子
績嗣深弟寬泰始初爲隨郡太守逢四方反父玄
謨在建鄴寬棄郡自歸以母在西爲賊所執請西
行遂襲破隨郡收其母事平明帝嘉之使圖寬形
以上齊永明元年爲太常坐於宅殺牛免官後卒
於光祿大夫寬弟瞻字明遠一字叔鸞負氣傲俗
好貶裁人物仕宋爲王府參軍嘗詣劉彥節直登
榻曰君侯是公孫僕是公子引滿促膝唯余二人

彥節外跡雖酬之意甚不悅齊豫章王嶷少時早
與瞻友瞻常候嶷高論齊武帝在大牀寢瞻謂嶷
曰帳中人物亦復隨人寢興嶷言次忽問王景文
兄指賢愚何如殷道矜瞻曰卿遂復言他人兄邪
武帝笑稱嶷小名多王汝兄愚邪得忽來王參軍
此句瞻曰直恐如卿來談武帝銜之未嘗形色後
歷黃門侍郎及齊建元初瞻爲永嘉太守詣闕跪
拜不如儀武帝知之召入東宮仍送付廷尉殺之
命左右啟高帝曰父辱子死王瞻傲朝廷臣輒已

收之高帝曰此何足計及聞曙已死乃默無言玄謨從弟玄象位下邳太守好發冢地無完槨人間垣內有小冢墳上殆平每朝日初升見一女子立冢上近視則無或以告玄象使命發之有一棺尚全有金蠶銅人以百數剖棺見一女子年可二十姿質若生臥而言曰我東海王家女應生資財相奉幸勿見害女臂有玉釧破冢者斬臂取之於是女復死玄謨時爲徐州刺史以事上聞玄象坐免郡玄載字彥休玄謨從弟也父蟄東莞太守玄載

仕宋位益州刺史齊建元元年爲左戶尚書永明四年位兗州刺史卒官謚烈子玄載弟玄邈字彥遠仕宋位青州刺史齊高帝之鎭淮陰爲宋明帝所疑乃北勸魏遣書結玄邈玄邈長史房叔安進曰夫布衣韋帶之士。銜一餐而不忘。義使之然也。今將軍居方州之重。託君臣之義。無故舉忠孝而棄之。三齊之士。寧蹈東海死耳。不敢隨將軍也。玄邈意乃定仍使叔安使建鄴發高帝謀高帝於路執之并求玄邈表叔安答曰寡人使表上天子不

上將軍且僕之所言利國家而不利將軍無所應問苟伯玉勸殺之高帝曰物各爲主無所責也玄邈罷州還高帝塗中要之玄邈嚴軍直過還都啟宋明帝稱高帝有異謀高帝不恨也昇明中高帝引爲驃騎司馬太山太守玄邈甚懼高帝待之如初再遷西戎校尉梁秦二州刺史封河陽縣侯兄弟同時爲方伯齊建元初亡命李烏奴作亂玄邈使人僞降烏奴告之曰王使君兵弱攜愛妾一人已去矣烏奴喜輕兵襲州城玄邈奇兵破之高帝

聞之曰玄邈果不負吾延興元年爲中護軍明帝使玄邈往江州殺晉安王子懋玄邈苦辭不行及遣王廣之往廣陵取安陸王子敬玄邈不得已奉旨建武中卒於護軍贈雍州刺史謚壯侯

王思政

王思政太原祁人漢司徒允之後也自魏太尉凌誅後冠冕遂絶父祐州主簿思政容貌魁梧有籌策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屬萬俟醜奴宿勤明達等擾亂關右北海王顥討之聞思政壯健啟與隨軍所有謀議並與參詳時孝武在藩素聞其名乃引為賓客遇之甚厚及登大位委以心膂預定策功封祁縣侯為武衛將軍俄而齊神武潛有異圖帝以思政可任大事拜使持節中軍大將軍大都督總宿衛兵思政乃言於帝曰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地關中有崤函之固且士馬精強宇文夏州糾合同盟願立功効若聞車駕西幸必當奔走奉迎藉天府之資因已成之業二年脩復舊京何慮不克帝深然之及神武兵至河北帝乃西遷進爵太原郡公拜光祿卿并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大都督大統之後思政雖被任委自以非相府之舊每不自安周文帝曾在同州與郡公宴集出錦罽及雜綾絹數千段令諸將樗蒲取之物盡周文又解

所服金帶令諸人遍擲曰先得盧者即與之羣公擲將遍莫有得者次至思政乃斂容跪而誓曰王思政羇旅歸朝蒙宰相國士之遇方願盡心効命上報知己若此心有實令宰相賜知者願擲即為盧若內懷不盡神靈亦當明之使不作也便當殺身以謝所奉辭氣慷慨一座盡驚即拔所佩刀橫於膝上攬樗蒲拊髀擲之比周文止之已擲為盧矣徐乃拜而受帶自此朝寄更深及河橋之戰思政下馬用長矟左右橫擊一擊踣數人時陷陣既深從者死盡思政被重創悶絶會日暮敵亦收軍思政久經軍旅每戰唯著破衣弊甲敵人疑非將帥故得免有帳下督雷五安於戰處哭求思政會巳蘇遂相得乃割衣裹創扶思政上馬夜久方得還軍仍鎮弘農除侍中東道行臺思政以玉壁地險要請築城即自營度移鎮之遷汾晉并三州諸軍事并州刺史行臺如故仍鎮玉壁八年東魏復來寇卒不能克以全城功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高仲密以北豫州來附周文親接援之乃

驛召思政將鎭成皐未至而班師彼命思政鎭弘
農思政入弘農令開城門解衣而臥慰勉將士示
不足畏數日後東魏將劉豐生率數千騎至城下
憚之不敢進乃引軍還於是修城郭起樓櫓營田
農積芻秣凡可以守禦者皆具焉弘農之有備自
思政始也十二年加特進兼尚書左僕射行臺都
督荊州刺史境內卑濕城壍多壞思政乃命都督
藺小歡督工匠繕脩之掘得黃金三十斤夜中密
送至旦思政召佐史以金示之曰人臣不宜有私
悉封金送上周文嘉之賜錢二十萬思政之去玉
壁也周文命舉代人思政乃進所部都督韋孝寬
其後東魏來寇孝寬卒能全城時論稱其知人十
三年侯景叛東魏請援乞師當時未即應接思政
以為若不因機進取後悔無及即率荊州步騎萬
餘。從魯關向陽翟。周文聞思政已發乃遣太尉李
弼赴潁川東魏將高岳等聞大兵至收軍而遁思
政入守潁川景引兵向豫州外稱略地乃密遣送
欵於梁先是周文遣帥都督賀蘭願德助景扞禦

景既有異圖因厚撫願德等冀為己用思政知景
詭詐乃密追願德思政分布諸軍據景七州十二
鎭周文乃以所授景使持節太傅大將軍兼尚書
令河南大行臺河南諸軍事回授思政思政並讓
不授頻使敦喻唯受河南諸軍事十四年拜大將
軍九月東魏太尉高岳行臺慕容紹宗儀同劉豐
生等率步騎十萬來攻潁川殺傷甚衆岳又築土
山以臨城城中飛梯火車盡攻擊之法思政亦作
火欑因迅風便投之土山又射以火箭燒其攻具
仍募勇士縋而出戰據其兩土山置樓堞以助防
守齊文襄更益兵堰洧水以灌城時雖有怪獸每
衝壞其堰然城被灌已久多亦崩頹岳悉衆苦攻
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岳乃更修堰作鐵
龍雜獸用厭水神堰成水大至城中泉涌溢懸釜
而炊糧力俱竭慕容紹宗劉豐生及其將慕容永
珎意以為閉共乘樓船以望城內令善射人俯射
城中俄而大風暴起船乃飄至城下城上人以長
鈎牽船弓弩亂發紹宗窮急透水而死豐生浮向

土山夜中失而斃禽永珎并獲船中器械思政謂
永珎曰僕之破亡在於晷漏誠知殺卿無益然人
臣之節守之以死乃流涕析之并收紹宗等尸以
禮埋瘞岳既失紹宗等志氣沮喪不敢逼城齊文
襄聞之乃率步騎十萬來攻思政知不濟率左右
據土山因仰天大哭左右皆號慟思政西向再拜
便欲自刎先是文襄告城中人曰有能生致王大
將軍者封侯重賞若大將軍身有損傷親近左右
皆從大戮都督駱訓固止之不得引決齊文襄遣

其通直散騎常侍趙彥深就土山遺以白羽扇而
說之牽手以下引見文襄辭氣慷慨涕淚交流無
撓屈之容文襄以其忠於所事起而禮之接遇甚
厚其督將分禁諸州地牢數年盡死思政初入頴
川士卒八千人被圍既久城中無鹽腫死者十六
七及城陷之日存者纔三千人雖外無救援卒無
有思政常以勤王為務不營貲產嘗被賜園地
出征後家人種桑果樹及還見而怒曰匈
滅去病辭家況大賊未平欲事產業豈所謂

憂公忘私邪命左右拔而棄之故身陷之後家無
蓄積及齊文宣受東魏禪以思政為都官尚書儀
同三司卒贈以本官加兗州刺史初思政在荊州
自武關以南延袤一千五百里置三十餘城並當
衝要之地凡所舉薦咸得其才子康沉毅有度量
後為周文親信思政陷後詔以因水城陷非戰之
罪增邑三千五百戶以康襲爵太原公除驃騎大
將軍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康弟揆先封中都縣侯
增邑通前一千五百戶進爵為公揆弟邪封西安

縣侯邪弟恭忠誠縣伯恭弟幼顯親縣伯康姊封
齊郡君康兄元遜亦陷於頴川封其子景晉陽縣
侯康抗表固讓不許十六年王師東討加康使持
節大都督以思政所部兵皆配之魏廢帝二年隨
尉遲迥征蜀鎮天水郡尋賜姓拓王氏為鄜州刺
史武城未除匠師中大夫轉載師保定二年歷安
襄二州總管位柱國入隋終於汴州刺史

可稱忠能

王軌

王軌太原祁人也小名沙門漢司徒允之後世爲州郡冠族累葉仕魏賜姓烏丸氏父光少雄武有將帥才略頻有戰功周文帝邀之甚厚位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原縣公軌性質直起家事輔城公及武帝卽位累遷內史下大夫遂處腹心之任帝將誅晉公護軌贊成其謀建德初轉內史大夫加授開府儀同三司又拜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封上黃縣公軍國之政皆參預焉從平幷鄴以功進位上大將軍進爵郯國公及陳將吳明徹入寇呂梁徐州總管梁士彥頻與戰不利乃退保州城明徹遂堰清水以灌之列船艦於城下以圖攻取詔以軌爲行軍總管率諸軍赴救軌潛於清水入淮口多豎大木以鐵鎖貫車輪橫截水流以斷其船路方欲密決其堰以斃之明徹知之乃破堰遽退冀乘決水以得入淮北至清口川流已濶水勢亦衰船並礙於車輪不復得過軌因率兵圍而蹙之唯有騎將蕭摩訶以二十騎先走得免明徹及將士三萬餘人幷器械輜重並就俘獲陳之銳卒於是殲焉進位柱國仍拜徐州總管軌性嚴重善謀略兼有呂梁之捷威振敵境陳人甚憚之

宣帝之征吐谷渾也武帝令軌與宇文孝伯並從軍中進趣皆委軌等宣帝仰成而已時宮尹鄭譯王端並得幸於宣帝宣帝軍中頗有失德譯等皆預焉軍還軌等言之於武帝武帝大怒乃撻宣帝除譯等名仍加捶楚宣帝因此大銜之軌又嘗與小內史賀若弼言及此事且言皇太子必不克負荷弼深以爲然勸軌陳之軌後因侍坐乃白武帝言皇太子多涼德恐不了陛下家事愚臣暗短不足以論是非陛下恒以賀若弼有文武奇才識度宏遠而弼比再對臣深以此事爲慮武帝召弼問之弼曰皇太子養德春宮未聞有過未審陛下何從得聞此言旣退軌誚弼曰平生言論無所不道今者乃爾翻覆弼曰此公之過也皇太子國之儲副豈易爲言事有差跌便至滅門之禍本謂公密陳臧否何得遂至昌言軌默然久之乃曰吾專心

國家遂不存私計向者對衆良實非宜其後軌因內宴上壽又捋武帝鬚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武帝深以爲然但漢王次長又不才此外諸子並幼故不能用其說及宣帝即位追鄭譯等復爲近侍軌自知必及於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實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此州控帶淮南隣接强寇欲爲身計易同反掌但忠義之節不可虧違况荷先帝厚恩每思以死自効豈以獲罪於嗣主便欲背德於先帝止可於此待死義不爲

他計冀千載之後知吾此心大象元年帝使內史杜虔信就徐州殺軌御正中大夫顏之儀切諫帝不納遂誅之

軌立朝忠恕兼有大功無罪被戮良可惋惜然賀若弼謂國之儲副豈易爲言其識更遠矣

太原別派卷之二

石封夏　儀元徵甫評閱
西吳韓昌箕仲兮甫纂校

王神念

王神念太原祁人也少好儒術尤明內典仕魏起家州主簿稍遷穎川太守遂據郡歸款魏軍至輿家屬渡江封南城縣侯邑五百戶頃之除安成內史又歷武陽宣城內史皆著治績還除太僕卿出爲持節都督青冀二州諸軍事信武將軍青冀二

州刺史神念性剛正所更州郡必禁止淫祠時青冀州東北有石鹿山臨海先有神廟妖巫欺惑百姓遠近祈禱糜費極多及神念至使令毀撤風俗遂改普通中大衆北伐徵爲右衛將軍六年遷使持節散騎常侍爪牙將軍右衛如故遘疾卒時年七十五詔贈本官衛州刺史兼給鼓吹一部謚曰壯神念少善騎射旣老不衰嘗於高祖前手執二刀楯左右交度馳馬往來冠絶羣伍時復有楊華者能作驚軍騎並一時妙捷高祖深歎賞之子尊

業、仕至太僕卿、卒、贈信威將軍青冀二州刺史、鼓吹一部、次子僧辯、

王僧辯

王僧辯、字君才、天監中、隨父來奔、起家爲湘東王國左常侍、王爲丹陽尹、轉府行參軍、王出守會稽、兼中兵參軍事、王爲荊州、仍除中兵在限內、時武寧郡反、王命僧辯討平之、又討平安州反蠻、由是以勇略稱、王除荊州、爲貞毅將軍府諮議參軍事、賜食千人、代柳仲禮爲竟陵太守、改號雄信將軍、屬侯景反、王命僧辯假節、總督舟師一萬、兼糧饋赴援、纔至京都、宮城陷沒、天子蒙塵、僧辯與柳仲

禮兄弟及趙伯超等、先屈膝於景、然後入朝、景悉收其軍實、而厚加綏撫、未幾、遣僧辯歸於竟陵、於是倍道兼行、西就世祖、世祖承制、以僧辯爲領軍將軍、及荊湘疑貳、軍師失律、世祖又命僧辯及鮑泉統軍討之、分給兵糧、剋日就道、時僧辯以竟陵部下、猶未盡來、意欲待集、然後上頓、謂鮑泉曰、我與君俱受命南討、而軍容若此、計將安之、泉曰、旣稟廟算、驅率驍勇、事等沃雪、何所多慮、僧辯曰、不然、君之所言。故是文士之常談耳。河東少有武幹。

兵刃又強。新破軍師。養銳待敵。自非精兵一萬。不足以制之。我竟陵甲士數經行陣。已遣召之。不久當及。雖期日有限。猶可重申。欲與卿共入言之。望相佐也。泉曰、成敗之舉、繫此一行、遲速之宜、終當仰聽、世祖性嚴忌、徽聞其言、以爲遷延不肯去、稍已含怒及僧辯將入、謂泉曰、我先發言、若可見係、泉又許之、及見世祖、世祖迎問曰、卿已辦乎、何日當發、僧辯具對、如向所言、世祖大怒、按劍厲聲曰、卿憚行邪、因起入內、泉震怖失色、竟不敢言、須臾

遣左右數十人、收僧辯、既至、謂曰、卿拒命不行、是欲同賊、今唯有死耳、僧辯對曰、僧辯食祿既深、憂責實重、今日就戮、豈敢懷恨、但恨不見老母、世祖因斫之、中其左髀、流血至地、僧辯悶絕、久之方蘇、卽送付廷尉、幷收其子姪、並皆繫之、會岳陽王軍襲江陵、人情擾擾、未知其備、世祖遣左右往獄、問計於僧辯、僧辯具陳方略、登卽赦爲城內都督、俄而岳陽奔退、而鮑泉力不能剋長沙、世祖乃命僧辯代之、數泉以十罪、遣舍人羅重歡領齊仗三百

人、與僧辯俱發、既至、遣通泉云、羅舍人被令、送王竟陵來、泉甚愕然、顧左右曰、得王竟陵助我經略、賊不足平、俄而重歡齎令書先入、僧辯從齊仗繼進、泉方拂席坐而待之、僧辯既入、背泉而坐、曰鮑郎、卿有罪、令旨使我鎖卿、勿以故意見待、因語重歡出令、泉卽下地、鎖於牀側、僧辯仍部分將帥、幷力攻圍、遂平湘土、還復領軍將軍、侯景浮江西寇、軍次夏首、僧辯爲大都督、率巴州刺史淳於量、定州刺史杜龕、宜州刺史王琳、郴州刺史裴之橫等、

俱赴西陽、軍次巴陵、聞郢州已沒、僧辯因據巴陵城、世祖乃命羅州刺史徐嗣徽、武州刺史杜崱、並會僧辯於巴陵、景既陷郢城、兵衆益廣、徒黨甚銳、將進寇荊州、乃使魏儀同丁和統兵五千守江夏、大將宋子仙前驅一萬造巴陵、景悉凶徒水步繼進、於是緣江戍邏、望風請服、賊拓邏至於隱磯、僧辯悉上江渚米糧、並沉公私船於水、及賊前鋒次江口、僧辯乃分命衆軍、乘城固守、偃旗臥鼓、安若無人、翌日賊衆濟江、輕騎至城下、問城內是誰、答

日、是王領軍、賊曰、語王領軍、事勢如此、何不早降、僧辯使人答曰、大軍但向荊州、此城自當非礙、僧辯百口在人掌握、豈得便降、賊騎旣去、俄爾又來、曰我王已至、王領軍何爲不出、與王相見邪、僧辯不答、頃之、又執王珣等至於城下、珣爲書誘說城內、景帥船艦、並集北寺、又分入港中登岸、治道廣、設氈屋、耀軍城東隴上、芟除草𦶜、開八道向城、遣五十兎頭肉薄苦攻、城內同時鼓譟、矢石雨下、殺賊旣多、賊乃引退、世祖又命平北將軍胡僧祐率

兵下援僧辯、是日賊復攻巴陵水部十處、鳴鼓吹脣肉薄斫上、城中放木擲火、爨礨石、殺傷甚多、午後賊退、乃更起長柵繞城、大列舸艦、以樓船攻水城西南角、又遣人渡洲岸、引牂柯推蝦蟆車塡塹引障車、臨城二日方止、賊又於艦上豎木桔槹、聚茅置火、以燒水柵、風勢不利、自焚而退、旣頻戰挫衂、賊帥任約、又爲陸法和所擒、景乃燒營夜遁、旋軍夏首、世祖策勳行賞、以僧辯爲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封長寧縣公、於是世祖命僧

辯卽率巴陵諸軍、沿流討景、師次郢城、步攻魯山、魯山城主支化仁、景之騎將也、率其黨力戰、衆軍大破之、化仁乃降、僧辯仍督諸軍渡兵攻郢、卽入羅城、宋子仙蟻聚金城、拒守、攻之未尅、子仙使其黨時靈護、率衆三千、開門出戰、僧辯又大破之、生擒靈護、斬首千級、子仙衆退據倉門、帶江阻險、衆軍攻之、頻戰不尅、景旣聞魯山已沒、郢鎭復失、羅城、乃率餘衆倍道歸建業、子仙等困蹙、計無所之、乞輸郢城、身還就景、僧辯僞許之、命給船百艘、以

老其意、子仙謂爲信然、浮舟將發、僧辯命杜龕率精勇千人、攀堞而上、同時鼓譟、掩至倉門、水軍主宋遙、率樓船暗渡、四面雲合、子仙行戰行走、至于白楊浦、乃大破之、生擒子仙、送江陵、卽率諸軍進師九水、賊僞儀同范希榮盧暉略、尚據湓城、及僧辯軍至、希榮等因挾江州刺史臨城公、棄城奔走、世祖加僧辯侍中尚書令、征東大將軍、給鼓吹一部、仍令僧辯且頓江州、須衆軍齊集、得時更進、頃之、世祖命江州衆軍悉同大衆、僧辯於是發自江

霸先文稱之靈有生氣

州、直指建業、乃先命南兗州刺史侯瑱、率銳卒輕舸、襲南陵鵲頭等戍、至即剋之、先是陳覇先、率衆五萬、出自南江、前軍五千、行至湓口、霸先倜儻多謀策、名蓋僧辯、僧辯畏之、既至湓口、與僧辯會于白茅洲、登壇盟誓、霸先爲其文曰、賊臣侯景、凶羯小胡、逆天無狀、構造姦惡、違背我恩義、破掠我國家。毒害我生民、移毀我社廟、我高祖武皇帝、靈聖聰明、光宅天下、劬勞兆庶、亭育萬民、如我考妣、五十所載、哀景以窮見歸、全景將戮之首、置景要害

之地、崇景非次之榮、我高祖於景何薄、我百姓於景何怨。而景長戟强弩、陵蹙朝廷、鋸牙郊甸、殘食含靈、刳肝斮趾、不厭其快、曝骨焚尸、不謂爲酷、高祖菲食卑宮、春秋九十、屈志凝威、憤終賊手、大行皇帝、溫嚴恭默、丕守鴻名、於景何有、復加忍毒、皇枝綴抱、巳上、總功以還、窮刀極俎、旣屠且鱠、豈有率土之濱、謂爲王臣、食人之禾、飲人之水、忍聞此痛、而不悼心、况臣僧辯、臣霸先等、荷稱國藩、湘東王臣譯、泣血銜哀之寄、摩頂至足之恩、世受先朝

之德、身當將帥之任、而不能瀝膽抽腸、共誅姦逆、雪天地之痛、報君父之仇、則不可以禀靈含識、戴天履地、今日相國至孝玄感、靈武斯發、巳破賊徒、獲其元帥、正餘景身、尚在京邑、臣僧辯與臣霸先、協和將帥、同心共契、必誅凶竪、尊奉相國、嗣膺鴻業、以主郊祭、前途若有一功、獲一賞、臣僧辯等不推巳讓物、先身帥衆、則天地宗廟百神之靈、共誅共責、臣僧辯臣霸先、同心共事、不相欺負、若有違戾、明神殛之、於是升壇、歃血、共讀盟文、皆淚下、霑

襟、辭色慷慨、及王師次于南洲、賊帥侯子鑒等、率步騎萬餘人、於岸挑戰、又以鵃䑠千艘、並載土、兩邊悉八十棹、棹手皆越人、去來趣襲、捷過風電、僧辯乃麾細船、皆令退縮、悉使大艦、夾泊兩岸、賊謂水軍欲退、爭出趨之、衆軍乃棹大艦、截其歸路、鼓譟大呼、合戰中江、賊悉赴水、僧辯即督諸軍、沿流而下、進軍於石頭之斗城、作連營以逼賊、賊乃橫嶺上、築五城拒守、侯景自出、與王師大戰於石頭城北、霸先謂僧辯曰、醜虜遊䰟、貫盈巳稔、逋誅送

死欲爲一決我衆賊寡宜分其勢卽遣彊等二千
張、攻賊西南兩城、仍使結陣以當賊、僧辯在後、麾
軍而進、復大破之、盧暉略開景戰敗、以石頭城降、
僧辯引軍入據之、景之退也、北走朱方、於是景散
兵走告僧辯、僧辯令衆將入據臺城、命侯瑱裴之
橫、率精甲五千、東入討景、僧辯收賊黨王禕等二
十餘人、送于江陵、僞行臺趙伯超、自吳松江降于
侯瑱、瑱時送至僧辯、僧辯謂伯超曰、卿荷國重恩、
遂復同逆、今日之事、將欲何如、因命送江陵、伯超

旣出、僧辯顧坐客曰朝廷昔唯知有趙伯超耳、豈
識王僧辯、社稷旣傾、爲我所役、人之興廢、亦復何
常膺皆前、稱歎功德、僧辯瞿然、乃謬答曰、此乃聖
上之威德、羣帥之用命、老夫雖濫居戎首、何力之
有焉、於是逆寇悉平、京都尅定、世祖卽帝位、以僧
辯功、進授鎭衞將軍司徒、加班劍二十人、改封永
寧郡公、食邑五千戶、侍中尚書令、鼓吹並如故、是
後湘州賊陸納等、攻破衡州刺史丁道貴於淥口、
盡收其軍實、李洪雅又自零陵率衆出空靈灘、稱

助討納、朝廷未達其心深以爲慮乃遣中書舍人
羅重歡徵僧辯、上就驃騎將軍侯瑱南征、僧辯因
督杜崱等衆軍、發于建業、師次巴陵、詔僧辯爲都
督東上諸軍事、霸先爲都督西上諸軍事、先時霸
先讓都督於僧辯、僧辯不受、故世祖分爲東西都
督、而俱南討焉、時納等下據車輪、夾岸爲城、前斷
水勢、士卒驍猛、皆百戰之餘、僧辯憚之、不與輕進、
於是稍作連城、以逼賊、賊見不敢交鋒、並懷懈息、
僧辯因其無備、命諸軍水步攻之、親執旗鼓、以誡

進止、於是諸軍競出、大戰於車輪、與驃騎循、并力
苦攻、陷其二城、賊大敗步走、歸保長沙、驅逼居民
入城拒守、僧辯追躡乃、命築壘圍之、悉令諸軍廣
建圍柵、僧辯出坐壟上而自臨視、賊望識僧辯、知
不設備、賊黨吳藏李賢明等、乃率銳卒千人、開門
掩出、蒙楯直進、逕趨僧辯、時杜崱杜龕、並侍左右、
帶甲衞者、止百餘人、因下遣人、與賊交戰、李賢明
乘鎧馬、從者十騎、大呼衝突、僧辯尚據胡牀不爲
之動於是指揮勇敢遂獲賢明因卽斬之賊乃退

歸城內初陸納阻兵內逆以王琳爲辭朝廷若殺
王琳納等自當降伏於時衆軍並進未之許也而
武陵王擁衆上流內外駭懼世祖乃遣琳和解之
至是湘州平僧辯旋于江陵因被詔會衆軍西討
督舟師二萬輿駕出天居寺餞行俄而武陵敗績
僧辯自枝江班師于江陵旋鎭建業是月居少時
復還江陵齊王高洋遣郭元建率衆二萬大列舟
艦於合肥將謀襲建業又遣其大將邢景遠步大
汗薩東方老等率衆繼之時陳霸先鎭建康旣聞

此事馳報江陵世祖卽詔僧辯次於姑熟卽留鎭
焉先命豫州刺史侯瑱率精甲三千人築壘於東
關以拒北冦徵吳郡太守張彪吳興太守裴之橫
會瑱於關因與北軍戰大敗之僧辯率衆軍振旅
于建業承聖三年詔加太尉車騎大將軍徐悉如
故頃之丁母太夫人憂世祖遣侍中謁者監護喪
事策諡曰貞敬太夫人夫人姓魏氏神念以天監
初董率徒衆據東關退保合肥灤湖西因娶以爲
室生僧辯性甚安和善於綏接家門內外莫不懷

之初僧辯下獄夫人流涙徒行將謝罪世祖不與
相見時貞惠世子有寵於世祖軍國大事多關領
焉夫人往詣閤自陳無訓涕泗嗚咽衆並憐之及
僧辯免出夫人深相責勵辭色俱嚴云人之事君
惟須忠烈非但保祐當世亦乃慶流子孫及僧辯
尅復舊京功蓋天下夫人恒自謙損不以富貴驕
物朝野咸共稱之謂爲明哲婦人也及旣薨殞甚
見愍悼且以僧辯勳業隆重故喪禮加焉靈柩將
歸建康又遣謁者至舟渚弔祭其年十月西魏相

宇文黑泰遣兵及岳陽王衆合五萬將襲江陵世
祖遣主書李膺徵僧辯於建業爲大都督荊州刺
史僧辯因命豫州刺史侯瑱等爲前軍兗州刺史
杜僧明等爲後軍處分旣畢乃謂膺云泰兵驍猛
難與爭鋒衆軍若集吾便直指漢江截其後路凡
千里饋糧尚有飢色況賊越數千里者乎此孫臏
尅龐涓時也俄而京城陷沒宮車晏駕及敬帝初
卽位僧辯預樹立之功承制進驃騎大將軍中書
監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與陳霸先參謀討伐

時齊王高洋、又欲納貞陽侯淵明、以爲梁嗣、因與僧辯書、令上黨王高渙扶送貞陽、將屆壽陽、貞陽乃頻與僧辯書、論還國繼統之意、僧辯不納、及貞陽高渙至于東關、散騎常侍裴之横率衆拒戰敗績、僧辯因遂謀納貞陽、定君臣之禮、貞陽既踐僞位、授僧辯大司馬領太子太傅揚州牧、餘悉如故、陳霸先時爲司空南徐州刺史、惡其翻覆、與諸將議、因自京口舉兵十萬、水陸俱至、襲於建康、是日僧辯正視事、軍人已踰城北而入、南門又馳白有兵來、僧辯與其子頠遽走出閤、左右心腹、尚數十人、衆軍悉至、僧辯計無所出、乃據南門樓、乞命拜請、霸先因命縱火焚之、方共頠下就執、長子顗承聖初歷官至侍中、初僧辯平建業、遣霸先守京口、都無備防、顗屢以爲言、僧辯不聽、竟及於禍、西魏冦江陵、世祖遣顗督城内諸軍事、荆城陷、顗隨王琳入齊、爲景陵郡守、齊遣琳鎮壽春、將圖江左、陳既平淮南、執琳殺之、顗聞琳死、乃出郡城南、登高冢上、號哭一慟而絶、顗弟頒、

前後用兵頗見機畧、獨其受脇齊師、倣立支庶樹國之道既舛、謀身之計不足爲可惜耳

王頒

王頒字景彥少俶儻有文武幹局其父平侯景留頒質於荊州遇元帝爲周師所陷頒因入關聞其父爲陳武帝所殺號慟而絕食頃乃蘇哭泣不絕聲毀瘠骨立至服闋常布衣蔬食藉藁而臥周明帝嘉之召授左侍上士累遷漢中太守尋拜儀同三司開皇初以平蠻功加開府封蛇丘縣公獻取陳之策上覽而異之召與相見言畢而歔欷上爲之改容及大舉伐陳頒自請行率徒數百人從韓

擒虎先鋒夜濟力戰被傷恐不堪復鬭悲感嗚咽夜中因睡夢有人授藥比寤而瘡不痛時人以爲孝感及陳滅頒密召父時士卒得千餘人對之涕泣其間壯士或問頒曰郎君來破陳國滅其社稷讎耻已雪而悲哀不止者將爲霸先早死不得手刃之邪請發其丘壟斲櫬焚骨亦可申孝心矣頒頓顙陳謝額盡流血答之曰其爲墳塋甚大恐一宵發掘不及其屍更至明朝事乃彰露若之何諸人請具鍫鍤一旦皆萃於是夜發其陵剖棺見陳

妙人奇人

武帝鬚並不落其本皆出自骨中頒遂焚骨取灰投水而飲之既而自縛歸罪於晉王王表其狀高祖曰朕以義平陳王頒所爲亦孝義之道也朕何忍罪之舍而不問有司錄其戰功將加柱國賜物五千段頒固辭曰臣緣國威靈得雪怨恥本心徇私非是爲國所加官賞終不敢當高祖從之拜代州刺史甚有惠政母憂去職後爲齊州刺史卒官時年五十二弟頍

力戰被創剖棺吞骨而孝乃至自縛歸罪却賞讓爵而孝乃真堪與瑯琊太保公並美千古

王頍

王頍、字景文、年數歲、俑江陵陷、隨諸兄入關、少好遊俠、年二十尚不知書。爲其兄顒所責怒。於是感激、始讀孝經論語、晝夜不倦。遂讀左傳禮易詩書。乃歎曰、書無不可讀者、勤學累載、遂遍通五經、究其旨趣。大爲儒者所稱、解綴文、善談論、年二十二、周武帝引爲露門學士、每有議決、多頍所爲、而頍性識甄明、精力不倦、好讀諸子。徧記異書、當代稱爲博物。又曉兵法。益有縱橫之志、每歎不逢時、常

以將相自許、開皇五年、授著作佐郎、尋令於國子講授、會高祖親臨釋奠、國子祭酒元善講孝經、頍與相論難、詞義鋒起、善往往見屈、高祖大奇之、超授國子博士、後坐事解職、配防嶺南、數載授漢王諒府諮議參軍、王甚禮之、時諒見房陵及秦蜀二王相次廢黜、潛有異志、頍遂陰勸諒繕治兵甲、及高祖崩、諒遂舉兵反、多頍之計也、頍後數進奇策、諒不能用、楊素至蒿澤將戰、頍謂其子曰、氣候殊不佳、兵必敗、汝可隨從我、既而兵敗、頍將歸突厥、

至山中、徑路斷絕、知必不免、謂其子曰、吾之計數不減楊素、但坐言不見從、遂至於此、不能坐受擒執、以成豎子名也、吾死之後、汝愼勿過親故、於是自殺、瘞之石窟中、其子數日不得食、遂過其故人、竟爲所擒、楊素求頍屍、得之、斬首梟於太原、時年五十四、撰五經大義三十卷、有集十卷、並因兵亂、無復存者、

二十不知書而後乃成文士今少年美資忽忽自廢真可愧死

王茂

王茂、字休遠、大原祁人也、祖深北中郎司馬、父天生、宋末爲列將、於石頭克司徒袁粲、以勳至巴西梓潼二郡太守上黄縣男、茂年數歲、爲大父深所異、常謂親識曰、此吾宗之千里駒、成門戶者、必此兒也、及長好讀兵書、駁略究其大旨、性沉隱、不妄交游、身長八尺、潔白美容觀、齊武帝布衣時見之、歎曰、王茂年少、堂堂如此、必爲公輔之器、宋昇明末、起家奉朝請、歷後行軍參軍司空騎兵太尉中

兵參軍、魏將李烏奴寇漢中、茂受詔西討、魏軍退、還爲鎮南司馬、帶臨湘令、入爲越騎校尉、魏寇兗州、茂時以寧朔將軍長史鎮援北境、入爲前軍將軍江夏王司馬、又遷寧朔將軍江夏內史、建武初魏圍司州、高祖率衆先登賢首山、魏將王肅劉昶來戰、茂從高祖拒之、大破肅等、魏軍退、茂還郢、仍遷輔國長史、襄陽太守、高祖義師起、茂私於張弘策勸高祖迎和帝、高祖以爲不然、高祖發雍部、每遣茂爲前驅、師次郢城、茂進平加湖、破光子衿吳子陽等、斬馘萬計、還獻捷於漢川、郢魯既平、從高祖東下、復爲軍鋒、師次秣陵、東昏遣大將王珍國、盛兵朱雀門、衆號二十萬、度航請戰、茂與曹景宗等會擊、大破之、縱兵追奔、積屍與航欄等、其赴淮死者、不可勝算、長驅至宣陽門、建康城平、以茂爲護軍將軍、俄遷侍中領軍將軍、羣盜之燒神獸門也、茂率所領到東掖門應赴、爲盜所射、茂躍馬而進、羣盜反走、茂以不能式遏姦盜、自表解職、優詔不許、加鎮軍將軍、封望蔡縣公、邑二千三百戶、是

歲江州刺史陳伯之舉兵叛、茂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江州諸軍事、征南將軍、江州刺史、給鼓吹一部、南討伯之、伯之奔于魏、四年魏侵漢中、茂受詔西討、魏乃班師、六年遷尚書右僕射、常侍如故、固辭不拜、改授侍中中衛將軍、領太子詹事、七年拜車騎將軍、太子詹事如故、八年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侍中如故、時天下無事、高祖方信仗文雅、茂心頗快快、侍宴醉後、每見言色、高祖常宥而不之責也、十一年進位司空、侍中尹如故、

茂辭京尹、改領中權將軍、茂性寬厚。居官雖無譽、亦為吏民所安。居處方正。在一室。衣冠儼然。雖僕妾莫見其惰容。姿表瓌麗。須眉如畫。出入朝會。每為衆所瞻望。明年、出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視事三年、薨于州、時年六十、高祖甚悼惜之、賻錢三十萬、布三百匹、贈侍中太尉、加班劍二十人、鼓吹一部、諡曰忠烈、初、茂以元勳、高祖賜以鐘磬之樂、茂在江州、夢鐘磬在格、無故自墮、心惡之、及覺、命

奏樂、既成、列鐘磬在格、果無故編皆絕、墮地、茂謂長史江詮曰、此樂、天子所以惠勞臣也、樂既極矣、能無憂乎、俄而病、少日卒、子貞秀嗣、

王慶

王慶、字興慶、太原祁人也、父因、魏靈州刺史、懷德縣公、慶少聞悟、有才略、初從周文征伐、復弘農、破沙苑、並有戰功、每獲殊賞、大統十年、授殿中將軍、周孝閔帝踐阼、晉公護引為典籤、慶樞機明辯、漸見親待、授大都督、武成元年、以前後功、賜爵始安縣男、二年、行小賓部、保定二年、使吐谷渾、與其分疆、仍論和好之事、渾主悅服、遣所親隨慶貢獻、初突厥與周和親、許納女為后、而齊人知之、懼成合

從之勢、亦遣使求婚、財饋甚厚、突厥貪其重賂、便許之、朝議以魏氏昔與蠕蠕結婚、遂為齊人離貳、今者復恐改變、欲遣使結之、遂授慶左武伯、副楊薦為使、是歲、遂與入并之役、慶乃引突厥騎、與隋公楊忠至太原而還、及齊人許送母姑及世母、朝廷遂與通和、突厥聞之、復致疑阻、於是又遣慶往諭之、可汗感悅、結好如初、五年、復與宇文貴使突厥、逆女、自此以慶信著北蕃、頻歲出使、後更至突厥、屬其可汗暴殂、突厥謂慶曰、前後使來、逢我國

喪者皆務而表哀、死今二國和親、豈得不行此事、慶抗辭不從。。。究厥見其守正、卒不敢遏、武帝聞而嘉之、錄慶前後使功、遷開府儀同三司、兵部中大夫、進爵爲公、歷丹中二州刺史、爲政嚴肅、吏不敢犯、大象元年、授小司徒、加上大將軍、總管汾石二州五鎭諸軍事、汾州刺史、又除延州總管、進位柱國、開皇元年、進爵平昌郡公、卒于鎭、贈上柱國、諡曰莊、子滝嗣、

王則

王則、字元軌、自云太原人也、少驍果、有武藝、初隨叔父魏廣平內史老生征討、每有戰功、老生爲朝廷所知、則頗有力、初以軍功賜白木子元顥入洛、則與老生俱降顥、顥疑老生、遂殺之、則奔廣州刺史鄭先護、與同拒顥、顥敗、爲東徐州防城都督、爾朱榮之死也、東徐州刺史斛斯椿、是其枝黨、內懷憂懼、時梁立魏汝南王悅爲魏王、資其士馬、送之境上、椿遂降悅、則與蘭陵太守李義擊其偏師破之、魏因以則行北徐州事、隸爾朱仲遠、仲遠敗、乃歸神武、天平初、頻以軍功都督荊州刺史、則有威武、邊人畏伏之、渭曲之役、則爲西師圍逼、棄城奔梁、梁尋放還、神武恕而不責、元象初、以前後勳封太原縣伯、則性貪、在州不法、舊京諸匠、毀以鑄錢、于時號河陽錢、皆出其家、以武用除徐州刺史、取受狼籍、令送晉陽、文襄恕其罪、卒、贈司空、諡烈懿、則弟敬寶、位東廣州刺史、與蕭軌攻建業、不赴死焉、

王雄

王雄、字雄胡、布頭太原人也、父崙、以雄著勳、追贈
柱國大將軍少傅安康郡公、雄儀貌魁梧、少有謀
畧、魏末從賀拔岳入關、除金紫光祿大夫、孝武西
遷、封臨貞縣伯、大統中、進爵武威郡公、累遷大將
軍行同州事、恭帝元年、賜姓可頻氏、周孝閔帝踐
阼、授少傅、進位柱國大將軍、武成初、進封庸國公、
邑萬戶、出爲涇州總管、保定四年、從晉公護東征、
至甚山、與齊將斛律明月戰、退走、左右皆散、矢又
盡、唯餘一奴一矢在焉、雄案矟不及明月者丈餘、
曰、惜爾不得殺、但生將爾見天子、明月反射雄中
額、抱馬走、至營薨、贈使持節太保同華等二十州
諸軍事同州刺史、諡曰忠、子謙、字敕萬、性恭謹、無
他才能、以父功、封安樂伯、保定二年、父雄封庸國
公、以武威郡公回封謙、安樂伯回封第三弟震、雄
死、朝議以謙父殞行陣、特加殊寵、授柱國大將軍、
襲爵庸國公、建德五年、武帝東征、謙力戰、進位上
柱國、六年、授益州總管十八州諸軍事、及宣帝崩、

隋文帝輔政、以梁睿爲益州總管、時謙使司錄賀
若昂奉表詣闕、昂還具陳京師事、謙以父子受國
恩、將圖匡復、遂舉兵署置官司、總管長史乙弗虔、
益州刺史達奚惎、勸謙憑險觀變、隆州刺史高阿
那肱、爲謙畫三策曰、公親率精銳、直指散關、蜀人
知公有勤王之節、必當各思効命、此上策也、出兵
梁漢、以顧望天下、此中策也、坐守劍南、發兵自衛、
此下策也、謙參用其中下之策、梁睿未至大劍、謙
先遣兵鎮始州、隋文帝即以睿爲行軍元帥、便發
利鳳文泰成諸州兵討之、謙所署柱國達奚惎、高
阿那肱、大將軍乙弗虔、楊安、任峻、侯翁、景房等、衆
號十萬、盡銳攻利州、總管楚國公豆盧勣拒戰、將
四旬、惎等諸軍、聞睿將至、衆遂潰、謙所署大將軍
符子英攻巴州、又爲刺史呂珎所破、睿乘其弊、縱
兵深入、惎密遣使詣睿、請爲內應、以贖罪、謙不知
惎虔之反已也、並令守城都、謙先無籌略、且所任
用多非其才、及聞睿兵奄至、惶懼、計無所出、乃自
率衆逆戰、又以惎虔之子爲左右軍、行數十里、左

右軍皆叛、謙奔新都、縣令王寶執而斬之、傳首京師、悲虔以成都降、隋文帝以悲虔首謀、令殺之於蜀市、餘衆並散、阿那肱尋亦被誅、

陽夏世家卷之一

石封夏　儀元微甫評閱
西吳韓昌箕仲芳甫纂校

謝鯤

謝鯤、字幼輿、陳國陽夏人也、祖纘典農中郎將、父衡以儒素顯、仕至國子祭酒、鯤少知名、通簡有高識、不脩威儀、好老易、能歌、善鼓琴、王衍、嵇紹並奇之、永興中、長沙王乂入輔政、時有疾鯤者、言其將出奔、乂欲鞭之、鯤解衣就罰、曾無忤容、旣舍之、又無喜色、太傅東海王越聞其名、辟爲掾、任達不拘、尋坐家僮取官稾除名、於時名士王玄、阮脩之徒、並以鯤初登宰府、便至黜辱、爲之歎恨、鯤聞之、方淸歌鼓琴、不以屑意、莫不服其遠暢、而恬于榮辱、鄰家高氏女、有美色、鯤常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爲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聞之、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越尋更辟之、轉參軍事、鯤以時方多故、乃謝病去職、避地於豫章、常行經空亭中夜宿、此亭舊每殺人、將曉、有黃衣人呼鯤字、

令開戶鯤慆然無懼色便於窻中度手牽之紲斷
視之鹿也尋血獲焉爾後此亭無復妖怪左將軍
王敦引爲長史以討杜弢功封咸亭侯母憂去職
服闋還敦大將軍長史時王澄在敦坐見鯤談話
無勧惟嘆謝長史可與言都不盻敦其爲人所慕
如此鯤不狥功名無砥礪行居身於可否之間雖
自處若穢而動不累高敦有不臣之迹顯於朝野
鯤知不可以道匡弼乃優游寄遇不屑政事從容
諷議卒歲而已每與畢卓王尼阮放羊曼桓彝阮

孚等縱酒敦以其名高雅相賓禮嘗使至都明帝
在東宮見之甚相親重問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
謂何如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鯤不如亮一
丘一壑自謂過之溫嶠嘗謂鯤子尚曰尊大君豈
惟識量淹遠至於神鑒沉深雖諸葛瑾之喻孫權
不過也及敦將爲逆謂鯤曰劉隗奸邪將危社稷
吾欲除君側之惡匡主濟時何如對曰隗誠始禍
然城狐社鼠也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理出鯤爲
豫章太守又一不遣藉其才望逼與俱下敦至石

此乃真名士

頭歎曰吾不復得爲盛德事矣鯤曰何爲其然但
使自今以往日忘日去耳初敦謂鯤曰吾當以周
伯仁爲尚書令戴若思爲僕射及至都復曰近來
人情何如鯤對曰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稷然悠
悠之言實未達高義周顗戴若思南北人士之望
明公舉而用之羣情帖然矣是日敦遣兵收周戴
而鯤弗知敦怒曰君麁疎邪二子不相當吾已收
之矣鯤與顗素相親重聞之愕然若喪諸己參軍
王嶠以敦誅顗諫之甚切敦大怒命斬嶠時人士

畏懼莫敢言者鯤曰明公舉大事不戮一人嶠以
獻替忤旨便以釁鼓不亦過乎敦乃止敦既誅害
忠賢而稱疾不朝將還武昌鯤喻敦曰公大存社
稷建不世之勳然天下之心實有未達若能朝天
子使君臣釋然萬物之心於是乃服仗衆望以順
羣情盡沖退以奉主上如斯則勳侔一匡名垂千
載矣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日入覲主上
側席遲得見公宮省穆然必無虞矣公若入朝鯤
請侍從敦勃然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人亦復何損

於時竟不朝而去是時朝望被害皆爲其憂而鯤
推理安常時進正言敦既不能用內亦不悅軍還
使之郡蒞政淸肅百姓愛之尋卒官時年四十三
敦死後追贈太常謚曰康子尚嗣
不激不隨免於敦禍妙哉居身可否間
按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巖石裏人問其所以顧
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宜置丘壑中

謝尚

謝尚字仁祖幼有至性七歲喪兄哀慟過禮親戚
異之八歲神悟夙成父鯤常攜之送客或曰此兒一
座之顏回也尚應聲答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席
賓莫不歎異十餘歲遭父憂丹陽尹溫嶠弔之尚
號咷極哀既而收涕告訴擧止有異常童嶠甚奇
之及長開率穎秀辨悟絕倫脫略細行不爲流俗
之事好衣刺文袴諸父責之因而自改遂知名善
音樂博綜衆藝司徒王導深器之比之王戎常呼
爲小安豐辟爲掾襲父爵咸亭侯始到府通謁導
以其有勝會謂曰聞君能作鴝鵒舞一坐傾想寧
有此理不尚曰佳便着衣幘而舞導令坐者撫掌
擊節。尚俯仰在中傍若無人其率詣如此。轉西曹
屬時有遭亂與父母乖離議者或以進仕理王事
婚姻繼百世於禮非嫌尚議曰典禮之興皆因循
情理開通弘勝如運有屯夷要當斷之以大義夫
無後之罪。三千所不過。今婚姻將以繼百世崇宗
緒。此固不可塞也。然至於天屬生離之哀。父子乖

絶之痛。痛之深者。莫深於茲。夫以一體之小患。猶或忘思慮。損聽察。況於抱傷心之巨痛。悽切怛之至戚。方寸既亂。豈能綜理時務哉。有心之人。決不冒榮苟進。冒榮苟進之儔。必非所求之旨。徒開偷薄之門。而長流弊之路。或有執志丘園。守心不革者。猶當崇其操業。以弘風尚。而況含艱履感之人。勉之以榮貴耶。遷會稽王友、入補給事黃門侍郎、出爲建武將軍、歷陽太守、轉督江夏義陽隨三郡軍事、江夏相、將軍如故、時安西將軍庾翼鎮武昌、

尚數詣翼諮謀軍事、嘗與翼共射、翼曰卿若破的、當以鼓吹相賞、尚應聲中之、翼卽以其副鼓吹給之、尚爲政清簡、始到官、郡府以布四十匹爲尚造烏布帳、尚壞之以爲軍士襦袴、建元二年、詔曰尚往以戎戍事要、故輟黃散以授軍旅、所處險要、宜崇其威望、今以爲南中郎將、餘官如故、永和中、拜尚書僕射、出爲都督江西淮南諸軍事、鎭歷陽、加都督豫州揚州之五郡軍事、在任有政績、上表求入朝、因留京師、署僕射事、尋進號鎭西將軍、鎭壽陽、尚於是採拾樂人、幷制石磬、以備太樂、江表有鍾石之樂、自尚始也、

王劉共在杭南、酣宴於桓子野家、謝鎭西往尚書墓還、葬後三日反哭、諸人欲要之、初遣一信、猶未許、然已停車、重要、便回駕、諸人門外迎之、把臂便下、裁得脫幘著帽、酣宴半坐、乃覺未脫衰、尚書謝裒尚叔也宋明帝文章志曰尚性輕率不拘細行兄葬後往墓還王濛劉惔共遊新亭濛欲招尚先以問惔曰計仁祖正當不爲異同耳惔曰仁祖韶令自應來乃遣要之尚初辭然已無歸意及再請卽回軒焉其率如此

謝鎭西著紫羅襦、據胡牀、在大市佛國門樓上、彈琵琶、作大道曲、桓大司馬亦嘗稱謝仁祖企腳北窗下、彈琵琶、故自有天際眞人想、

石封夏儀元徵甫評閱
西吳韓昌箕仲弓甫纂校

謝奕

謝奕字無奕少有名與初爲剡令有老人犯法奕以醇酒飲之醉猶未已安時年七八歳在奕膝邊諫曰老翁可念奕於是改容曰阿奴欲放去耶遂遣之與桓温善温辟爲安西司馬猶推布衣好在温坐岸幘笑詠無異常日桓温曰我方外司馬奕

每因酒無復朝廷禮常逼温飲温走入南康主門避之主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奕遂攜酒就聽事引温一兵帥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在温不之責從兄尚有德政既卒爲西藩所思朝議以奕立行有素必能嗣尚事乃遷都督豫兗冀幷四州軍事安西將軍豫州刺史假節未幾卒官贈鎮西將軍五子泉淵靖玄康泉有名譽歷義興太守靖官至太常奕從兄尚無子以康襲爵早卒靖以子肅嗣又無子靖子虔以子靈祐

嗣尚後

若與王坦之同事必不倒執手板

謝安

謝安字安石尚從弟也父裒太常卿安年四歲時譙郡桓彝見而歎曰此兒風神秀徹後當不減王東海及總角神識沈敏風宇條暢善行書弱冠詣王濛清言良久既去濛子脩曰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客亹亹爲來逼人王導亦深器之由是少有重名初辟司徒府除佐著作郎並以疾辭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游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意楊州刺史庾冰

以安有重名必欲致之累下郡縣敦逼不得已赴召月餘告歸復除尚書郎瑯琊王友並不起吏部尚書范汪舉安爲吏部郎安以書距絕之有司奏安被召歷年不至禁錮終身遂棲遲東土嘗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悠然歎曰此亦伯夷何遠嘗與孫綽等汎海風起浪涌諸人並懼安吟嘯自若舟人以安爲悅猶去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何歸邪舟人承言即迴衆咸服其雅量安雖放情丘壑然每游賞必以妓女從既累辟不就簡文

帝時爲相曰安石既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時安弟萬爲西中郎將總藩任之重安雖處衡門其名猶出萬之右自有公輔之望處家常以儀範訓子弟安妻劉氏既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靜退乃謂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及萬黜廢安始有仕進志時年已四十餘矣征西大將軍桓溫請爲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戲之曰卿累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

如卿何安甚有媿色既到溫甚喜言生平歡笑竟日既出溫問左右頗嘗見我有如此客不溫後詣安值其理髮安性遲緩久而方罷使取幘溫見留之曰令司馬著帽進其見重如此溫當北征會萬病卒安投牋求歸尋除吳興太守在官無當時譽去後爲人所思頃之徵拜侍中遷吏部尚書中護軍簡文帝疾篤溫上疏薦安宜受顧命及帝崩溫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坦之甚懼問計於安安神色不

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耳遂笑語移日坦之與安初齊名至是方知坦之之劣溫常以安所作簡文帝謚議示坐賓曰此謝安石碎金也時孝武帝富於春秋政不自己溫威振內外人情噂喈互生同異安與坦之盡忠匡翼終能輯穆及溫病篤諷朝廷加九錫使袁弘具草安見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會溫薨錫命遂寢尋為尚書僕射領吏部加後將軍及中書令王坦之出為徐州刺史詔安總關中書事安義存輔導雖會稽王道子亦賴弼諧之益時強敵寇境邊書續至梁益不守樊鄧陷沒安每鎮以和靖御以長算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綱威懷外著人皆比之王導謂文雅過之嘗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郡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

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是時宮室毀壞安欲繕之尚書令王彪之等以外寇為諫安不從竟獨決之宮室用成皆仰模玄象合體辰極而役無勞怨又領揚州刺史詔以甲仗百人入殿時帝始親萬機進安中書監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固讓軍號於時懸象失度亢旱彌年安奏興滅繼絕求晉初佐命功臣後而封之頃之加司徒後軍文武盡配大府又讓不拜復加侍中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及幽州燕國諸軍事假節時苻堅強盛疆埸多虞諸將敗退相繼安遣弟石及兄子玄等應機征討所在剋捷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建昌縣公堅後率衆號百萬次於淮肥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碁賭別墅安常棊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為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玄等既破堅有驛書至

安方對客圍棊看書既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棊如故客問之徐荅云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以總統功進拜太保安方欲混一文軌上疏求自北征乃進都督揚州荊司豫徐兗青冀幽并寧益雍梁十五州軍事加黃鉞其本官悉如故置從事中郎二人安上疏讓太保及爵不許是時桓沖既卒荊江二州並缺物論以玄勲望宜以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勲恐爲朝廷所疑又懼桓氏失職桓石虔復有沔陽之功慮其驍猛在形勝之地終或難制乃以桓石民爲荊州改桓伊於中流石虔爲豫州既以三桓據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任其經遠無競類皆如此性好音樂自弟萬喪十年不聽音樂及登台輔朞喪不廢樂王坦之書喻之不從衣冠效之遂以成俗又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往來游集肴饌亦屢費百金世頗以此譏焉而安殊不以屑意常疑劉牢之既不可獨任又知王味之不宜專城牢之既以亂終而味之亦以貪敗由是識者服其知人時會稽王道子耑權而姦諂頗行相煽構安出鎮廣陵之步丘築壘曰新城以避之帝出祖于西池獻觴賦詩焉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于言色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汎海之裝欲須經略粗定自江道還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篤上疏請量宜旋旆并召子征虜將軍琰解甲息徒命龍驤將軍朱序進據洛陽前鋒都督玄抗威彭沛委以董督若二賊假延來年水生東西齊舉詔遣侍中慰勞遂還都聞當輿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因悵然謂所親曰昔桓溫在時吾常懼不全忽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乘溫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矣白雞主酉今太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乃上疏遜位詔遣侍中尚書喻旨先是安發石頭金鼓忽破又語未常謬而忽一誤眾亦怪異之尋薨時年六十六帝三日臨於朝堂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百萬布千匹蠟五百斤贈太傅諡曰文靖以無下舍部府中

備凶儀及葬加殊禮依大司馬桓温故事又以平
苻堅勳更封廬陵郡公安少有盛名時多愛慕鄉
人有罷中宿縣者還詣安安問其歸資答曰有蒲
葵扇五萬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
增數倍安本能爲洛下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
名流愛其詠而弗能及或手掩鼻以效之及至新
城築埭於城北後人追思之名爲召伯埭羊曇者
太山人知名士也爲安所愛重安薨後輟樂彌年
行不由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

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曇悲感不已以馬策扣
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
而去安有二子瑤琰瑤襲爵官至琅邪王友早卒
子該嗣終東陽太守無子弟光祿勳模以子承伯
嗣有罪國除劉裕以安勳德濟世特更封該弟澹
爲柴桑侯邑千戶奉安祀澹少歷顯位桓玄篡位
以澹兼太尉與王謐俱齎冊到姑孰元熙中爲光
祿大夫復兼太保持節奉冊禪宋
按異死謝安於后府接賓劉夫人見狗齗謝頭來

野客叢書小　註

按博物志曰遠志苗曰小草根曰遠志故以出處爲諷

久之乃失所在夫人具說之謝容色無異是月薨
桓公既廢海西立簡文謝公見桓拜桓驚笑曰安
石卿何事至爾謝曰未有君拜于前臣立于後
謝萬就太傅乞裘自云畏寒太傅答曰君妄語正
欲以爲豪具耳若畏寒無復勝綿者乃以三十斤
綿與萬
謝安始出西戲失車牛便杖策步歸道逢劉尹語
曰安石將無傷謝乃同載而歸
王右軍語劉尹故當共推安石劉尹曰若安石東

山志立當與天下共推之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就
桓公司馬於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
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謝未即
答時郝隆在坐應聲答曰此甚易解處則爲遠志
出則爲小草謝甚有愧色桓公目謝而笑曰郝參
軍此過乃不惡亦極有會
郝嘉賓嘗三伏之月詣謝公時炎暑熏赫諸人雖
復當風交扇猶沾汗流離謝着故絹衣食熱白粥

此語有可有不可邇手而可常留又不可忽也

使人想見其處益歎其真後人於此須

安然無與

謝公時兵厮逋亡多近竄南塘下諸舫中或欲求一時搜索謝公不許云若不容置此輩何以為京都

續晉陽秋曰自中原喪亂民離本域江左造創豪族并兼或客寓流離名籍不立太元中外禦強氐蒐簡民實三吳頗加澄檢正其里伍其中時有山湖遁逸往來都邑者後將軍安方接客時人有於坐言宜糺舍藏之失者安每以厚德化物去其煩細又以強寇入境不宜加動人情乃答之云卿所憂在於客耳然不爾何以為京都言者有慚色

謝公夫人教兒問太傅那得初不見君教兒答曰我常自教兒

按太尉劉子真清潔有志操行已以禮而二子不才並黷貨致罪子真坐免官客曰子奚不訓導之子真曰吾之行事是其耳目所聞見而不放效豈嚴訓所變耶安石之旨同子真之意也

謝公因子弟集聚問毛詩何句最佳玄對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公曰訏謨定命遠猷辰告謂此句偏有雅人深致

謝車騎道謝公遊肆復無乃高唱但恭坐捻鼻顧睞便自有寢處山澤閒儀

太傅可稱靜退弈竟江左第一孫承公亦嘗稱其清于無奕潤于林道 林道陳逵字

按王子敬嘗語謝公曰公故蕭灑謝曰身不蕭灑正自調暢

附謝安妻劉氏

劉氏沛國劉耽女劉惔妹也性忌不使公有別房公旣深好聲樂後遂欲立妓妾兄子外生葦徵達此旨共問訊劉夫人因方便稱關雎螽斯有不忌之德夫人知以諷已乃問誰撰此詩云是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相爲耳若使周姥撰詩當無此言又嘗幃諸婢使在前作妓令太傅暫見便下幃太傅索更開夫人云恐傷盛德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言至款雜夫人在壁後聽具聞其語謝公明日問昨客何似劉對曰亡兄門未有如此賓客謝深有愧色

謝萬

謝萬字萬石才器儁秀雖器量不及安而善自衒曜故早有時譽工言論善屬文敘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嵇康四隱四顯爲八賢論其旨以處者爲優出者爲劣以示孫綽綽與往反以體公識遠者則出處同歸嘗與蔡系送客於征虜亭與系爭言系推萬落牀冠帽傾脫萬徐拂衣就席神意自若坐定謂系曰卿幾壞我面系曰本不爲卿面計然俱不以介意時亦以此稱之弱冠辟司徒掾遷右西屬不就簡文帝作相聞其名召爲撫軍從事中郎萬着白綸巾鶴氅裘履版而前旣見與帝共談移日太原王述萬之妻父也爲揚州刺史萬嘗衣白綸巾乘平肩輿徑至聽事前謂述曰人言君侯癡君侯信自癡述曰非無此論但晚令耳萬再遷豫州刺史領淮南太守監司豫冀幷四州軍事假節王羲之與桓溫箋曰謝萬才流經通處廊廟參諷議故是後來一器而今屈其邁往之氣以俯順荒餘近是違才易務矣溫不從萬旣

述少真獨靜人未嘗知故有晚令之言

受任北征矜豪傲物嘗以嘯詠自高未嘗撫衆兄安深憂之自隊主將帥已下安無不慰勉謂萬曰汝為元帥諸將宜數接對以悅其心豈有傲誕若斯而能濟事也萬乃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既而先遣征虜將軍劉建脩治馬頭城池自率衆入渦潁以援洛陽北中郎將郄曇以疾病退還彭城萬以為賊盛致退便引軍還衆遂潰散狼狽單歸廢為庶人後復以為散騎常侍會卒時年四十二因以為

贈子韶字穆度少有名時謝氏尤彥秀者稱封胡羯末封謂韶胡謂朗羯謂玄末謂川皆其小字也韶朗川並早卒惟玄以功名終韶至車騎司馬韶子恩字景伯宏達有遠略韶為黃門郎武昌太守恩二子曜密

謝中郎在壽春敗臨奔走猶求玉帖鐙太傅在軍前後初無損益之言爾日猶云當今豈須煩此

謝中郎經曲阿後湖問左右此是何水答曰曲阿湖謝曰故當淵注渟著納而不流

謝萬壽春敗後簡文問郗超萬自可敗那得乃爾失士卒情超曰伊以率任之性欲區別智勇

說婦翁凝正自寫照王右軍稱其在林澤中為自遒上亦善宛其微

謝石

謝石字石奴初拜秘書郎累遷尚書僕射征句難以勳封興平縣伯淮淝之役詔石解僕射以將軍假節征討大都督與兄子玄琰破苻堅先是童謠云誰謂爾堅石打碎故桓豁皆以石名子以邀功焉堅之敗也雖功始牢之而成於玄琰然石時實為都督焉遷中軍將軍尚書令更封南康郡公於時學校陵遲石上疏請興復國學以訓冑子班下州郡普修鄉校疏奏孝武帝納焉兄安薨石遷衛將軍加散騎常侍以公事與吏部郎王恭互相短長恭甚忿恨自陳褊阨不允且疾源深固乞還私門石亦上疏遜位有司奏石輒去職免官詔曰石以疾求退豈準之常制其喻令還歲餘不起表十餘上帝不許石乞依故尚書令王彪之例於府綜攝詔聽之疾篤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加鼓吹未拜卒時年六十二石少患面創療之莫愈乃自匿夜有物來舐其瘡隨舐隨差舐處甚白故世呼為謝白面石在職務存文刻既無他才望直以宰相弟兼有大勳遂居清顯而聚斂無饜取譏當世追贈司空禮官議謚博士范弘之議謚曰襄墨公朝議不從單謚曰襄子汪嗣早卒汪從兄沖以子明慧嗣為孫恩所害明慧從兄喻復以子暠嗣宋受禪國除

既有大勳何云無他才望

陽夏世家卷之三

石封夏　儀元徵甫評閱
西吳韓昌箕仲芳甫纂校

謝玄

謝玄字幼度少穎悟與從兄朗俱為叔父安所器重安嘗戒約子侄因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安悅玄少好佩紫羅香囊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取即焚之於此遂止及長有經國才畧屢辟不起後與王珣俱被桓溫辟為掾並禮重之轉征西將軍桓豁司馬領南郡相監北征諸軍事于時苻堅強盛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玄應舉中書郎郗超雖素與玄不善聞而歎之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舉才也時咸以為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亦得其任所以知之於是徵還拜建武將軍兗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時苻堅遣軍圍襄陽車

騎將軍桓沖禦之詔玄發三州人丁遣彭城內史何謙游軍襄淮以為形援襄陽既沒堅將彭超攻龍驤將軍戴逯於彭城玄率東莞太守高衡後軍將軍何謙次於泗口欲遣間使報逯令知救至其道無由小將田泓請行及沒水潛行將趣城為賊所獲賊厚賂泓使云南軍已敗泓偽許之既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單行來報為賊所得勉之遂遇害時彭超置輜重於留城玄乃揚聲遣謙等向留城超聞之還保輜重謙馳進解彭城圍超復進軍南侵堅將句難毛當自襄陽來會超圍幽州刺史田洛於三阿有衆六萬詔征虜將軍謝石率水軍次涂中右衛將軍毛安之遊擊將軍河間王曇之淮南太守楊廣宣城內史丘準次堂邑既而盱眙城陷高密內史毛藻沒安之等軍人相驚遂各分散朝廷震動玄于是自廣陵西討難等何謙解田洛圍進據白馬與賊大戰破之斬其偽將都督顏因復進擊又破之斬其偽將邵保超難引退玄率何謙戴逯田洛追之戰于君川復大破之玄參軍

劉牢之攻破浰航、及白船督護諸葛侃、單父令李
都、又破其運艦、難等相率北走、僅以身免、於是罷
彭城下邳二戍、詔遣殿中將軍慰勞、進號冠軍、加
領徐州刺史、還於廣陵、以功封東興縣侯、及苻堅
自率兵次于項城、衆號百萬、而涼州之師、始達咸
陽、蜀漢順流、幽并係至、先遣苻融慕容暐張蚝苻
方等、至潁口、梁成王先等屯洛澗、詔以玄爲前鋒
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之晉陵、幽州之燕國、諸軍
事、與叔父征虜將軍石、從弟輔國將軍琰、西中郎

將桓伊、龍驤將軍檀玄、建威將軍戴熙、揚武將軍
陶隱等、距之、衆凡八萬、玄先遣廣陵相劉牢之五
千人、直指洛澗、即斬梁成、及成弟雲、步騎崩潰、爭
赴淮水、牢之縱兵追之、生擒堅僞將梁他王顯梁
悌慕容屈氏等、收其軍實、堅進屯壽陽、列陣臨淝
水、玄軍不得渡、玄使謂苻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
水爲陣、是不欲速戰、諸君稍却、令將士得周旋、僕
與諸君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衆皆曰、宜阻淝
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却軍令

得過、而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融亦以
爲然、遂麾使却陣、衆因亂、不能止、於是玄與琰伊
等、以精銳八千。涉渡淝水。石軍距。張蚝小退。琰玄
仍進。決戰淝水南。堅中流矢、臨陣斬融。堅衆奔潰。
自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勝計。淝水爲之不流。餘
衆弃甲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爲王師已至。草行
露宿。重以飢凍。死者十七八。獲堅乘輿、雲母車儀
服器械、軍資珍寶山積、牛馬驢騾駱駝十萬餘、詔
遣殿中將軍慰勞、進號前將軍、假節、固讓不受、賜

錢百萬、綵千匹、既而安奏、苻堅喪敗、宜乘其釁會、
以玄爲前鋒都督、率冠軍將軍桓石虔、徑造渦潁、
經略舊都、玄復率衆次於彭城、遣參軍劉襲攻取
兗州刺史張崇于鄄城、走之、使劉牢之守鄄城、兗
州既平、玄患水道險澀、糧運艱難、用督護聞人奭
謀堰呂梁水。樹柵。立七埭爲派。擁二岸之流。以利
運漕。自此公私利便。又進伐青州、故謂之青州派、
遣淮陵太守、以三千人向廣固、降堅青州刺史苻
朗、又進伐冀州、遣龍驤將軍劉牢之、濟北太守丁

匡、據碻磝、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奮武將軍顏雄渡河立營、堅子丕遣將桑據屯黎陽、玄命劉襲夜襲、據走之、丕惶遽、欲降、玄許之、丕告飢、玄饋丕米二千斛、又遣晉陵太守滕恬之渡河守黎陽、三魏皆降、以兗青司豫平、加玄都督徐兗青司冀幽幷七州軍事、玄上疏、以方平河北、幽冀宜須總督司州縣遠、應統豫州、以勲封康樂縣公、玄請以先封東興侯賜兄子玩、詔聽之、更封玩豫寧伯、復遣寧遠將軍春遠伐申凱于魏郡、破之、玄欲令豫州刺

史朱序鎮梁國、玄住彭城、北固河上、西援洛陽、內藩朝廷、朝議以征役既久、宜置戍而還、使玄還鎮淮陰、序鎮壽陽、會翟遼據黎陽反、執滕恬之、又泰山太守張願舉郡叛、河北騷動、玄自以處分失所、上疏送節、盡求解所職、詔慰勞、令且還鎮淮陰、以朱序代鎮彭城、玄既還、遇疾、上疏解職、詔書不許、玄又自陳、既不堪攝職、慮有曠廢、詔又使移鎮東陽城、玄就道、疾篤、詔遣高手醫一人、令自消息、又使還京口療疾、玄奉詔便還、病久不差、前後表疏十餘上、乃轉授散騎常侍左將軍會稽內史、時吳興太守晉寧侯張玄之、亦以才學顯、自吏部尚書與玄同年之郡、而玄之名亞於玄、時人稱爲南北二玄、論者美之、玄既輿疾之郡、十三年卒于官、時年四十六、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獻武、子瑍嗣、秘書郎、早卒、子靈運

韓康伯與謝玄、亦無深好、玄北征後、巷議疑其不振、康伯曰、此人好名、必能戰、（續晉陽秋曰、玄識局貞正、有經國之才畧、）玄聞之甚忿、常於衆中厲色曰、丈夫提千兵入死

地、以事君親故發、不得復云爲名、

其才似在太傅之右

謝靈運

謝靈運、安西將軍奕之曾孫、而方明從子也、祖玄晉車騎將軍、父瑍生而不慧、位秘書郎、早亡、靈運幼便穎悟、玄甚異之、謂親知曰、我乃生瑍、瑍兒何爲不及我、靈運少好學、博覽羣書、文章之美、與顏延之爲江左第一、縱橫俊發、過於延之、深密則不如也、從叔混特加愛之、襲封康樂公、以國公例、除員外散騎侍郎、不就、爲琅邪王大司馬行參軍、性豪侈、車服鮮麗、衣物多改舊制、世共宗之、咸稱康

樂也、累遷秘書丞、坐事免、宋武帝在長安、靈運爲世子中軍諮議、黃門侍郎、奉使慰勞武帝於彭城、作北征賦、後爲相國從事中郎、世子左衛率、坐輒殺門生、免官、宋受命、降公爵爲侯、又爲太子左衛率、靈運多衍禮度、朝廷唯以文義處之、不以應實相許、自謂才能宜參權要、既不見知、常懷憤惋、廬陵王義真少好文籍、與靈運情欵異常、少帝即位、權在大臣、靈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司徒徐羨之等患之、出爲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靈運素所愛

俊發明道精度越五言詩

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

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遊遨、徧歷諸縣、動踰旬朔、理人聽訟、不復關懷、所至輒爲詩詠、以致其意、在郡一周、稱疾去職、從弟晦曜弘微等、並與書止之、不從、靈運父祖並葬始寧縣、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會稽、脩營舊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與隱士王弘之孔淳之等、放蕩爲娛、有終焉之志、每好戴曲柄笠、孔淳之謂曰、卿欲希心高遠、何不能遺曲蓋之帽、謝答曰、將無畏影者未能忘懷、每有一詩至都下、貴賤莫不競寫、宿昔之間、士庶皆徧名

動都下、作山居賦、并自注、以言其事、文帝誅徐羨之等、徵爲秘書監、再召不起、使光祿大夫范泰與書敦奬、乃出、使整秘閣書遺闕、又令撰晉書、粗立條流、書竟不就、尋遷侍中、賞遇甚厚、靈運詩書皆兼獨絕、每文竟手自寫之、文帝稱爲二寶、既自以名輩應參時政、至是唯以文義見接、每侍上宴、談賞而已、王曇首王華殷景仁等、名位素不踰之、並見任遇、意既不平、多稱疾不朝、穿池植援、種竹樹果、驅課公役無復期度、出郭游行、或一百六十七十

里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上不欲傷大臣諷旨令自解靈運表陳疾賜假東歸將行上書勸伐河北而游娛宴集以夜續晝復爲御史中丞傅隆奏免官是歲元嘉五年也靈運既東與從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雍太山羊璿之以文章賞會共爲山澤之游時人謂之四友惠連幼有奇才不爲父方明所知靈運去永嘉還始寧時方明爲會稽靈運造方明遇惠連大相知賞時何長瑜教惠連讀書亦在郡內靈運又以爲絶倫謂方明曰

阿連才悟如此而尊作常兒遇之長瑜當今仲宣而飴以下客之食尊既不能禮賢宜以長瑜還靈運載之而去臨川王義慶招集文士長瑜自國侍郎至平西記室參軍嘗於江陵寄書與宗人何勗以韻語序義慶州府僚佐云陸展染白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如此者五六句而輕薄少年遂演之凡人士並爲題目皆加劇言苦句其文流行義慶大怒白文帝除廣州所統曾城令靈運因祖父之資生業甚厚奴僮既衆義故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數十重莫不備盡登躡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爲山賊徐知靈運乃安又要琇更進琇不肯靈運贈琇詩曰邦君難地嶮旅客易山行在會稽亦多從衆驚動縣邑太守孟顗事佛精懇而爲靈運所輕嘗謂顗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顗深恨此言又與王弘之諸人出

千秋亭飲酒倮身大呼顗深不堪遣信相聞靈運大怒曰身自大呼何關癡人事會稽東郭有回踵湖靈運求決以爲田文帝令州郡履行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姓惜之顗堅執不與靈運既不得回踵又求始寧休崲湖爲田顗又固執靈運謂顗非存利人政慮決湖多害生命言論傷之與顗遂搆仇隙因靈運橫恣表其異志發兵自防露板上言靈運馳詣闕上表自陳本末文帝知其見誣不罪也不欲復使東歸以爲臨川內史在郡游放不

異、永嘉爲有司所糾、司徒遣使隨州從事鄭望生
收靈運、靈運興兵叛逸、遂有逆志、爲詩曰、韓亡子
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追討
擒之、送廷尉、廷尉論正斬刑、上愛其才、欲免官、而
已、彭城王義康堅執、謂不宜恕、詔以謝玄勳參微
管、宜宥及後嗣、降死徙廣州、後秦郡府將宋齊、受
使至涂口、行達桃墟村、見有七人下路聚語、疑非
常人、還告郡縣、遣兵隨齊、掩討擒之、其一人姓趙
名欽、云同村薛道雙、先與靈運共事、道雙因同村

成國報欽云、靈運犯事徙廣州、給錢令買弓箭刀
楯等物、使道雙要合一里、健兒、於三江口篡之、若
得者、如意後、功勞是同、遂合部黨要謝不得、及還
饑饉、緣路爲劫、有司奏收之、文帝詔於廣州棄市、
臨死、作詩曰、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稽公理既
迫、霍生命亦殞、所稱龔勝李業、猶前詩子房魯連
之意也、時元嘉十年、年四十九、所著文章傳於世、
子鳳、鳳子超宗、
放浪不羈、固是才士之常、乃不自檢惜、橫屍都
市、惜哉
按錢塘杜明師夢東南有人來入其室、其夕靈
運生於會稽、旬日而謝玄亡、其家以爲子孫難
得、送於杜治養之、十五方還都、故名曰客兒、治
奉道之靖室也
裴子野論曰、夫有逸群之才、必思冲天之據、蓋
俗之量、必忿常均之下、其狀靈運似之

謝超宗

謝超宗隨父竄嶺南元嘉末得還與慧休道人來
往好學有文辭盛得名譽選補新安王子鸞國常
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謂謝
莊曰超宗殊有鳳毛靈運復出時右衛將軍劉道
隆在御坐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可見乎超宗
曰懸罄之室復有異物耶道隆武人無識正觸其
父名曰旦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超宗徒跣還內
道隆謂檢覓毛至闇待不得乃去泰始中爲尚書
殿中郎三年都令史駱宰議策秀才考格五問並
得爲上四三爲中二爲下一不第超宗議不同詔
從宰議齊高帝爲領軍愛其才衛將軍袁粲聞之
謂高帝曰超宗開亮善可與語取爲長史臨淮太
守粲誅高帝以超宗爲義興太守昇明二年坐公
事免詣東府門自通其日風寒慘厲高帝謂四坐
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暖矣超宗既坐飲酒數盃
辭氣橫出高帝對之甚歡及齊受禪爲黃門郎有
司奏撰郊廟歌上敕司徒褚彥回侍中謝朏散騎
侍郎孔珪太學博士王亟之總明學士劉融何法
圖何曇秀作者凡十人超宗辭獨見用爲人恃才
使酒多所陵忽在直省常醉上召見語及北方事
超宗曰虜動來二十年矣佛出亦無如之何以失
儀出爲南郡王中軍司馬超宗謂人曰我今日政
應爲司驢爲有司所奏以怨望免禁錮十年後司
徒褚彥回因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閣道壞墜水僕
射王儉驚跣下車超宗撫掌笑曰落水三公墜車
僕射彥回出水霑濕狼藉超宗先在僧虔舫抗聲
曰有天道焉天所不容地所不受投畀河伯河伯
不受彥回大怒曰寒士不遜超宗曰不能賣袁劉
得富貴焉免寒士前後言誚稍布朝野武帝即位
使掌國史除竟陵王征北諮議領記室愈不得志
超宗爲子娶張敬兒女爲婦帝甚疑之及敬兒誅
超宗爲丹陽尹李安人曰往年殺韓信今年殺彭
越君欲何計安人具啟之上積懷超宗輕慢中丞
袁彖奏超宗請付廷尉武帝雖可其奏以彖言辭
依違左丞王逡之奏彖輕文略奏撓法容非請免

彖所居官詔彖匿情欺國愛朋罔王免官禁錮十年超宗下廷尉一宿髮白皓首詔徙越巂行至豫章上敕豫章內史虞悰賜盡勿傷其形骸明年超宗門生王永先又告超宗子才卿死罪二十餘條上疑其妄以才卿付廷尉辯以不實見原永先於獄盡之才卿弟幾卿

超宗以口舌殺身可惜可惜

謝幾卿

謝幾卿清辯時號神童超宗徙越巂詔家人不得相隨幾卿年八歲別父於新亭不勝其慟遂投於江超宗命估客數人入水救之良久涌出得就岸瀝耳目口鼻出水數斗十餘日乃裁能言居父憂哀毀過禮年十二召補國子生齊文慧太子自臨策試謂王儉曰幾卿本長玄理今可以經義訪之儉承青發問幾卿辯釋無滯文慧大稱賞焉儉謂人曰謝超宗爲不死矣及長博學有文采仕齊爲太尉晉安王主簿梁天監中自尚書三公郎爲書侍御史舊郎官轉爲此職者世謂之南奔幾卿頗失志多陳疾臺事略不復理累遷尚書左丞幾卿詳悉故實僕射徐勉每有疑滯多詢訪之然性通脫會意便行不拘朝憲嘗預樂遊苑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時觀者如堵幾卿處之自若後以在省署夜著犢鼻褌與門生登閣道飲酒酣呼爲有司糾奏坐免普通六年詔西昌侯藻督衆軍北伐幾卿啟求行擢

爲軍師長史將行與僕射徐勉別勉云淮泗之役
前謝已著奇功未知今謝何如幾卿應聲曰已見
令徐勝於前徐後謝何必愧於前謝勉默然軍至
渦陽退敗幾卿坐免官居宅在白楊石井朝中交
好者載酒從之客恒滿座時左丞庾仲容亦免歸
二人意相得並肆情誕縱或乘露車歷游郊野醉
則執鐸挽歌不屑物議湘東王繹在荊鎮與書慰
勉之後爲太子率更令放達不事容儀性不容非
與事多忤有乖已者輒肆意罵之退無所言遷左

丞僕射省嘗議集公卿幾卿外還宿醉未醒取枕
高臥傍若無人又嘗於閣省裸袒酣飲及醉小遺
下霤令史爲南司所彈幾卿亦不介意轉左光祿
長史卒文集行於世幾卿雖不持檢操然於家門
篤睦兄才卿早卒子藻幼孤幾卿撫養甚至及藻
成立歷清官皆幾卿獎訓之力也

幾卿大概宗康樂

謝道韞

謝道韞安西將軍奕之女王凝之之妻也聰識有
才辯叔父安嘗問毛詩何句最佳道韞稱吉甫作
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安謂有雅人
深致又嘗內集俄而雪驟下安曰何所似也安兄
子朗曰散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
起安大悅初適凝之還甚不樂安曰王郎逸少子
不惡汝何恨也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
從兄弟復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封謂謝韶胡謂謝朗羯謂謝玄末謂謝川皆其小
字也又嘗議玄學植不進曰爲塵務經心爲天分
有限邪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議詞理將屈道
韞遣婢白獻之曰欲爲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鄣
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及遭孫恩之難舉厝
自若既聞夫及諸子已爲賊所害方命婢肩輿抽
刃出門亂兵稍至手殺數人乃被虜其外孫劉濤
時年數歲賊又欲害之道韞曰事在王門何關他
族必其如此寧先見殺恩雖毒虐爲之改容乃不

害濤自爾發居會稽家中莫不嚴肅太守劉柳聞其名請與談議道韞素知柳名亦不自阻乃簪髻素褥坐於帳中柳束脩整帶造於別榻道韞風韻高邁敘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漣徐酬問旨詞理無滞柳退而歎曰實頃所未見瞻察言氣使人心形俱服道韞亦云親從凋亡始遇此士聽其所問殊開人胸府初同郡張玄妹亦有才質適於顧氏玄每稱之以敵道韞有濟尼者游於二家或問之濟尼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道韞所著詩賦誄頌並傳於世

一箇王凝之抹殺殆盡趣絶

陽夏世家卷之四

石封夏　儀元微甫評閱
西吳韓昌箕仲芳甫纂校

謝朗

謝朗字長度父據字玄道小字虎子據嘗上屋薰鼠朗既無由知父爲此事聞人道癡人有作此者戲笑之太傅因其言次語曰世人以此謗虎子亦言我共作此朗懊熱一月日閉齋不出及據早卒朗善言玄理文義豔發名亞于玄總角時病新起體甚羸未堪勞于叔父安前與沙門支遁講論遂至相苦其母王氏再遣信令還安欲留使竟論王氏因出云新婦少遭艱難一生所寄惟在此兒遂流涕携朗去安謂座客曰家嫂情詞慷慨恨不使朝士見之朗終於東陽太守子重

謝重

謝重字景重明秀有才名爲會稽王道子驃騎長
史嘗因侍坐於時明月夜淨道子歎以爲佳重率
爾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道子因戲謂曰卿居
心不淨乃復强欲滓穢太清邪。時道子居東府客
館俱是版屋景重請東府賓客滿座初不交言直
仰視云王乃欲西戎其屋
按秦詩敘曰襄公備其兵甲以討西戎婦人閔其君子故作詩曰在其版屋亂我心曲毛公注曰西戎之版屋也
景重女月鏡適
王孝伯子愔之二門公甚相愛美及孝伯敗後道

子謂景重曰王恭興謀云是卿爲其計景重無懼
色斂笏對曰樂彥輔有言豈以五男易一女道子
善其對因舉酒勸之曰故自佳故自佳時桓玄義
興還後見王道子道子已醉坐上多客問人云桓
溫來欲作賊如何桓玄伏不得起景重舉板答曰
溫廢海西立○簡文道○子乃簡文第五子也○重可
故宣武黜昏暗登聖明功超伊霍紛紜之議裁之
謂善○辭紛矣
聖鑒道子曰我知我知卿舉酒云桓義興勸卿酒
桓乃出謝過重子絢字宣映曾于公坐戲調無禮
于其舅袁湛湛甚不堪之謂曰汝父昔已輕舅今

汝復來加我可謂世無渭陽情也絢父重卽王胡
之外孫與舅亦不協湛故致此論重五子絢瞻晦
曜遯

微雲點綴自是佳畫師

謝晦

謝晦字宣明初為孟昶建威府中兵參軍昶死帝問劉穆之昶府誰堪入府穆之舉晦即命為太尉參軍武帝當訊獄其旦刑獄參軍有疾以晦代之晦車中一覽訊牒隨問酬對無失帝奇之即日署刑獄賊曹累遷太尉主簿從征司馬休之時徐逵之戰死帝將自登岸諸將諫不從晦持帝帝曰我斬卿晦曰天下可無晦不可無公晦死何有會胡藩登岸賊退乃止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鬢

髮如墨涉獵文義博贍多通時人以方楊德祖微將不及晦聞循以為恨帝深加愛賞從征關洛內外要任悉委之帝於彭城大會命紙筆賦詩晦恐帝有失起諫帝即代作曰先蕩臨淄穢卻清河洛塵華陽有逸驥桃林無伏輪於是群臣並作時謝琨風華為江左第一嘗與晦俱在武帝前帝目之曰一時頓有兩玉人劉穆之遣使陳事晦往往異同穆之怒曰公彼有還時不及帝欲以晦為從事中郎穆之堅執不與故終穆之世不遷及穆之喪

問至帝哭之甚慟曰喪我賢友晦時正直喜甚自入閤參審其日教出轉晦從事中郎宋臺建為右衛將軍加侍中武帝聞咸陽淪沒欲復北伐晦諫以士馬疲怠乃止於是登城北望慨然不悅乃命群僚誦詩晦詠王粲詩曰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泉下人喟然傷心肝帝流涕不自勝及帝受命於石頭登壇備法駕入宮晦領游軍為警加中領軍封武昌縣公永初二年坐行璽封鎮西所馬南郡太守王華而誤封北海太守球板免晦侍

中尋轉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依晉中軍羊祜故事入直殿省總統宿衛及帝不豫給班劍二十人與徐羨之傅亮檀道濟並侍醫藥少帝即位加中書令與徐傅輔政及少帝廢徐羨之以晦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加都督欲令居外為援慮文帝至或別用人故遽有此授精兵舊將悉以配之文帝即位晦慮不得去甚憂惶及發新亭顧石頭城喜曰今得脫矣進封建平郡公固讓又給鼓吹一部至江陵深結侍中王華冀以免禍二女當配彭

城王義康新亭侯義賓元嘉二年遣妻及長子世
休送女還都先是景平中魏師攻取河南至是欲
誅羨之等并討晦聲言北行又言拜京陵裝舟艦
傅亮與晦書言薄伐河朔事猶未已朝野之慮憂
懼者多又言當遣外監萬幼宗往時朝廷處分異
常其謀頗泄三年正月晦弟黃門侍郎瞬馳使告
晦晦猶謂不然呼諮議參軍何承天示以亮書曰
計幼宗一二日必至傅公慮我好事故先遣此書
承天曰外間所聞咸謂西討已定幼宗豈有上理
晦尚謂虔使承天豫立答詔啟草北行宜須明年（見事不早）
江夏內史程道慧得尋陽人書言其事已審使諮
晦晦問計於承天對曰蒙將軍殊顧常思報德事
變至矣何敢隱情然明日戒嚴動用軍法區區所
懷懼不得盡晦懼曰卿豈欲我自裁哉承天曰尚
未至此其在境外晦曰荊州用武之地兵糧易給
聊且決戰走復何晚吾不愛死負先帝之顧如何
又謂承天曰幼宗尚未至若後二三日無消息便
是不復來邪承天曰程說其事已判豈容復疑晦

欲焚南蠻兵籍率見力決戰士人多勸發兵晦問
諸將戰士三千足守城乎南蠻司馬周超曰非徒
守城若有外寇亦可立勳司馬庾登之請解司馬
南郡以授之晦即命超為司馬轉登之為長史文
帝誅羨之等及晦子世休收瞬子世平兄子紹等
晦知詑先舉羨之亮哀次發子弟內問既而自出
射堂集得精兵三萬人乃奉表言臣等若志欲專
權不顧國典便當輔翼幼主孤背天日豈得沿流
數千虛館三月奉迎鑾駕以遵下武故廬陵王於
滎陽之世屢被猜嫌積怨犯上自貽非命不有所
廢將何以興耿弇不以賊遺君父臣亦何負於宋
室邪又言羨之亮無罪見誅王弘兄弟輕躁昧進
王華猜忌恐害帝時已戒嚴尚書符荊州暴其罪
狀晦率衆二萬發自江陵舟艦列自江津至于破（地名）
冢旗旌相照歎曰恨不得以此為勤王之師移檄
建鄴言王弘曇首王華等罪又上表陳情初晦與
徐傅謀為自全計晦據上流檀鎮廣陵各有強兵
足制朝廷羨之亮於中知權可得持久及帝將行

召檀道濟委之以衆、晦始謂道濟必不獨全、及聞其來、大衆皆潰、晦得小船還江陵、初雍州刺史劉粹、遣弟竟陵太守道濟、與臺軍主沈敞之、襲江陵、至沙橋、周超大破之、俄而晦至江陵、無佗處分、唯愧謝周超而已、超其夜捨到彦之降、晦乃携弟遯兄子世基等七騎北走、遯肥不能騎馬、晦毎待不得速、至安陸延頭、晦故吏戍主光順之檻送建鄴、於路作悲人道、以自哀、周超既降、到彦之以參府事、劉粹遣告彦之沙橋之事、敗由周超、彦之乃執

與晦等並伏誅、世基、絢之子也、有才氣、臨死、爲連句詩曰、偉哉横海鱗、壯矣垂天翼、一旦失風水、翻爲螻蟻食、晦續之曰、功遂侔昔人、保退無智力、既涉太行險、斯路信難陟、晦女爲彭城王義康妃、聰明有才貌、被髮徒跣、與晦訣曰、阿父大丈夫、當横屍戰場、奈何狼籍都市、言訖叫絶、行人爲之落淚、晦死時、年三十七、

宣明寔無罪、弟抗表興師、義難自全、以方德祖亦定評矣

謝瞻

謝瞻、字宣遠、一曰名檐、字通遠、晦次兄也、六歲能屬文、爲紫石英贊果然詩、爲當時才士歎異、與從叔混、族弟靈運、俱有盛名、嘗作喜霽詩、靈運寫之、琨詠之、王弘在坐、以爲三絶、瞻幼孤、叔母劉撫養有恩、兄弟事之、同於至親、劉弟柳、爲吳郡、將姊俱行、瞻不能違、遠自楚臺秘書郎、解職隨從、故爲柳建威長史、後爲宋武帝相國從事中郎、晦時爲宋臺右衛、權遇已重、於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湊、時

瞻在家、驚駭謂晦曰、吾家以素退爲業、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戸福邪、乃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後因宴集、靈運問晦、潘陸與賈充優劣、晦曰、安仁諂於權門、士衡邀競無已、並不能保身、自求多禍、公閭勲名佐世、不得爲並、靈運曰、安仁士衡才爲一時之冠、方之公閭、本自遼絶、瞻斂容曰、若處貴而能遺權、斯則是非不得而生、傾危無因而至、君子以明哲保身、其在此乎、常以裁止晦如此、及還彭城、言於武帝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

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位任顯密。福過災生、特乞降黜。以保衰門。前後屢陳、帝欲以瞻爲吳興郡、又自陳請、乃爲豫章太守、晦或以朝廷密事語瞻、瞻輙向親舊說、以爲戲笑、以絕其言、晦遂建佐命功、瞻愈憂懼、永初二年在郡、遇疾不療、幸於不永、晦聞疾奔往、瞻見之曰、汝爲國大臣、又總戎重、萬里遠出、必生疑謗。時果有詐告晦反者、瞻疾篤還都、帝以晦禁旅、不得出宿、使瞻居於晉南郡公主壻羊賁故第、在領軍府東門、瞻曰、吾有先人弊廬。何爲於此。臨終遺晦書曰、吾得歸骨山足。亦何所多恨。弟思自勉。爲國爲家。時年三十五、靈運父瑍、無才能、爲秘書郎、早卒、而靈運好臧否人物、現患之、欲加裁折、未有其方、謂瞻曰、非汝莫能、乃與晦瞻弘微等共游戲、使瞻與靈運共車。靈運登車、便商較人物、瞻謂曰、秘書早亡、談者亦互有同異。靈運默然。言論自此衰止。

靜密可師

謝瞬

謝瞬、字宣鏡、年數歲、所生母郭氏疾、瞬晨昏溫凊、勤容戚顏、未嘗暫改、恐僕役營疾懈倦、躬自執勞、母爲疾畏驚、一家尊卑、感瞬至性、咸納履行、屏氣語、如此者十餘年、位黃門侍郎、從坐伏誅、

石封夏　儀元微甫評閱
西吳韓昌箕仲弓甫纂校

謝裕

謝裕字景仁朗弟允之子也名與宋武帝諱同故以字行允字令度位宣城內史景仁幼爲從祖安所知始爲前軍行參軍會稽王世子元顯嬖人張法順權傾一時內外無不造門惟景仁不至年三十而方爲著作佐郎桓玄誅元顯見景仁謂四坐曰司馬庶人父子云何不敗遂令謝景仁三十而方作著作郎玄建楚臺以補黃門侍郎及篡位領驍騎將軍景仁博聞強識善敘前言往行玄每與言不倦玄出行殷仲文卞範之之徒皆騎馬散從而使景仁陪輦宋武帝爲桓脩撫軍中兵參軍嘗詣景仁諮事景仁與語說因留帝食食未辦而景仁爲玄所召玄性促俄頃間騎詔續至帝屢求去景仁不許曰主上見待要應有方我欲與客食豈不得待竟安坐飽食然後應召帝甚感之及平建

鄴景仁與百僚同見武帝目之曰此名公孫也歷位武帝鎮軍司馬復爲車騎司馬義熙五年帝將伐慕容超朝議皆謂不可劉毅時鎮姑孰固止帝以爲苻堅侵境謝太傅猶不自行宰相遠出傾動根本景仁獨曰公建桓文之烈應天人之心雖業高振古而德行未樹宜推亡固存廣振威略平定之後養銳息徒然後觀兵洛汭修復園寢豈有縱敵貽患者哉帝從之及北伐大司馬琅邪王天子母弟屬當儲副帝深以根本爲憂轉景仁大司馬左司馬專總府任又遷吏部尚書時從兄混爲尚書左僕射依制不得相監帝啟依僕射王彪之尚書王劭前例不解職坐選吏部令史邢安泰爲都令史平原太守二官共除安泰以令史職拜謁陵廟爲御史中丞鄭鮮之所糾白衣領職十一年爲左僕射景仁性矜嚴整潔居宇靜麗每唾輒唾左右人衣事畢即聽一日浴濯每欲唾左右爭來受之武帝雅相知重申以婚姻盧陵王義真妃景仁女也十二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子恂字泰溫位

鄱陽太守恂子孺子

臣事桓玄徐不足觀矣

謝孺子

謝孺子、少與族兄莊齊名、多藝能、尤善聲律、車騎將軍王彧、孺子姑之子也、嘗與孺子宴桐臺、孺子吹笙、彧自起舞、既而歎曰、今日眞使人飄颻有伊洛間意、爲新安王主簿、出爲廬江郡、辭、宋孝武謂有司曰、謝孺子不可屈爲小郡、乃以爲司徒主簿、後以家貧求西陽太守、卒官、子璟、少與從叔朏俱知名、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璟亦預焉、位中書郎、梁天監中、爲左戶尚書、再遷侍中、固辭、年老求金紫、帝不悅、未敘、會卒、璟子微、

梁史本作徵

謝微

謝微、字玄度、美風采、好學、善屬文、位兼中書舍人、與河東裴子野、沛國劉顯、同官友善、時魏中山王元略・還北、梁武帝餞於武德殿、賦詩三十韻、限三刻成、微二刻便就、文甚美、帝再覽焉、又爲臨汝侯猷製放生文、亦見賞於世、後除尚書左丞、及昭明太子薨、帝立晉安王綱爲皇太子、將出詔、唯召尚書右僕射何敬容、宣惠將軍孔休源、及微、三人與議、微時年位尚輕、而任遇已重、後卒於北中豫章王長史、南蘭陵太守、文集二十卷、

謝純

謝純、字景懋、景仁弟也、劉毅鎮江陵、以爲衛將軍長史南平相、及王鎮惡襲毅、毅時病、佐史聞兵至、馳還入府、左右引車欲還外解、純叱之曰、我人吏也、逃欲安之、及入毅兵敗衆散、純爲人所殺、純弟甝、字景甝、位司徒右長史、甝弟述、

謝述

謝述字景先小字道兒少有至行隨純在江陵純遇害述奉純喪還都至西塞遇暴風純喪舫流漂不知所在述乘小船尋求經純妻庾舫過庾遣人謂曰小郎去必無及寧可存亡俱盡邪述號泣答曰若安全至岸尚須營理如其已致意外述亦無心獨存因冒浪而進見純喪幾沒述號叫呼天幸而獲免咸以爲精誠所致武帝聞而嘉之及臨豫州諷中正以述爲主簿甚被器遇景仁愛甝而憎

述常設饌請宋武帝希命甝豫坐而帝召述述知非景仁夙意又慮帝命之請急不從帝馳遣呼述須至乃餐其見重如此及景仁疾述盡心視湯藥飲食必嘗而後進衣不解帶不盥櫛者累旬景仁深感愧焉友愛遂篤及景仁卒哀慟過禮景仁肥壯買材數具皆不合用述哀恇親選殛獲焉爲太尉參軍從征司馬休之封吉陽縣五等侯元嘉二年拜中書侍郎後爲彭城王義康驃騎長史領南郡太守義康入相述又爲司徒左長史轉左衛將軍莅官清約私無宅舍義康遇之甚厚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並與述爲異常之交述美風姿善舉止湛每謂人曰我見謝道兒未嘗足雍州刺史張邵以黷貨將致大辟述表陳邵先朝舊勳宜蒙優貸文帝手詔酬納焉述語子綜曰主上矜邵夙誠自將曲恕吾所啟謬會故特見納若此跡宜布則爲侵奪主恩使綜對前焚之帝後謂邵曰卿之獲免謝述力焉述有心虛疾性理時或乖謬卒於吳興太守喪還未至都數十里殷景仁劉

湛同乘迎赴望船流涕及劉湛誅義康外鎮將行歎曰謝述唯勸吾退劉湛惟勸吾進述亡而湛存吾所以得罪也文帝亦曰謝述若存義康必不至此三子綜約緯綜有才藝善隸書爲太子中舍人與范曄謀反伏誅約亦死緯尚宋文帝第五女長城公主素爲綜約所憎免死徙廣州孝建中還都方雅有父風位正員郎子朓

事兄事主雅有至性

謝朓

謝朓字玄暉、少好學、有美名、文章清麗。為齊隨王子隆鎮西功曹、轉文學。子隆在荊州、好辭賦、朓尤被賞愛、不捨日夕。長史王秀之以朓年少相動、欲以啟聞。朓知之、因事求還、道中為詩寄西府曰、常恐鷹隼擊、時菊委嚴霜、寄言罻羅者、寥廓已高翔。仍除新安王中軍記室。朓牋辭子隆曰、朓聞潢汙之水、思朝宗而每竭。駑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則、皐壤搖落、對之惆悵。岐路東西、或以嗚悒。況乃

服義徒擁、歸志莫從。邈若墜雨、飄似秋蔕。朓實庸流、行能無筭。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褒采一介、搜揚小善。故得捨耒場圃、奉筆兎園。東泛三江、西浮七澤。契闊戎旃、從容讌語。長裾日曳、後乘載脂。榮立府廷、恩加顏色。沐髮晞陽、未測涯涘。撫臆論報、早誓肌骨。不悟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澥方春、旅翮先謝。清切蕃房、寂寥舊蓽。輕舟反泝、弔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唯待清江可望、候歸艎於春渚。朱邸方開、放蓬心於秋實。如其簪屨或存、衽席無改、雖復身塡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橫集。以本官兼尚書殿中郎、隆昌初、敕朓接北使、朓自以口訥、啟讓、見許、明帝輔政、以為驃騎諮議、領記室、掌霸府文筆、又掌中書詔誥、轉中書郎、出為晉安王鎮北諮議、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啟王敬則反謀、上甚賞之、遷尚書吏部郎、朓上表三讓、中書疑朓官未及讓、以問國子祭酒沈約、曰、宋元嘉中范曄讓吏部、朱脩之讓黃門、蔡興宗讓中書、並三表詔答、近代小

官不讓、遂成恒俗、恐有乖讓意、王藍田劉安西、並貴重、初自不讓、今豈可慕此不讓耶、孫興公孔顗並讓記室、今豈可三署皆讓耶、謝吏部今授超階、讓別有意、豈關官之大小、撝謙之美、本出人情、若大官必讓、便與詣闕章表不異、例既如此、謂都非疑、朓讓俊答不許、朓善草隸、長五言詩、沈約常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敬皇后遷祔山陵、朓撰哀策文、齊世莫有及者、東昏失德、江祏欲立江夏王寶玄、末更回惑、與弟祀密謂朓曰、江夏年少、脫不堪、

不可復行廢立始安年長人纂不乖物望非以此要富貴只求安國家爾遥光又遣親人劉渢致意於朓朓自以受恩明帝不肯答少日遥光以朓兼知衛尉事朓懼見引即以祏等謀告左興盛又說劉暄曰始安一旦南面則劉渢劉晏居卿今地但以卿爲反覆人爾暄陽驚馳告始安王及江祏始安欲出朓爲東陽郡祏固執不與先是朓常輕祏爲人祏常詣朓朓因言有一詩呼左右取既而便停祏問其故云定復不急祏以爲輕己後祏及弟祀劉渢劉晏俱候朓朓謂祏曰可謂帶二江之雙流以嘲弄之祏轉不堪至是構而害之詔暴其過惡收付廷尉又使御史中丞范岫奏收朓下獄死時年三十六臨終謂門賓曰寄語沈公君方爲三代史亦不得見沒初朓告王敬則反敬則女爲朓妻常懷刀欲報朓朓不敢相見及當拜吏部謙挹尤甚尚書郎范縝嘲之曰卿人才無慙小選但恨不刑於寡妻朓有愧色及臨誅歎曰天道其不可昧乎我雖不殺王公王公因我而死朓好獎人才

會稽孔顗粗有才華未爲時知孔珪嘗令草讓表以示朓朓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謂珪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其好善如此朓及殷叡素與梁武以文章相得帝以大女永興公主適叡子鈞第二女永世公主適朓子謨及帝爲雍州二女並暫隨母向州及武帝即位二主始隨內還武帝意薄謨又以門單欲更適張弘策子策卒又以與王志子諲而謨不堪歎恨爲書狀如詩贈王王以呈帝甚蒙矜歎而婚終不得還尋用謨爲信安縣稍遷王府諮議時以爲沈約早與朓善爲制此書云

惜哉死非其罪即告敬則亦大義滅親天道不應如是

石封夏　儀元微甫評閱

西吳韓昌箕仲芳甫纂校

謝琰

謝琰字瑗度、弱冠以貞幹稱、美風姿、與從兄護軍澹雖比居、不往來、宗中子弟惟與才令者數人相接。拜著作郎、轉秘書丞、累遷散騎常侍侍中、符堅之役、安以琰有軍國才用、出爲輔國將軍、以精兵八千與從兄玄俱陷陣、破堅、以勳封望蔡公、尋遭

父憂去官、服闋、除征虜將軍、會稽內史、頃之徵爲尚書右僕射、領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將軍如故、入遭母憂、朝廷疑其葬禮、時議者云潘岳爲賈充婦宜城宣君誄云、昔在武侯、葬禮殊倫、伉儷一體、朝儀則均、謂宜資給葬禮、悉依太傅故事、先是王珣娶萬女、珣弟珉娶安女、並不終、由是與謝氏有隙、珣時爲僕射、猶以前憾緩其事、琰聞恥之、遂自造輼輬車以葬、議者譏之、太元末、爲護軍將軍、加右將軍、會稽王道子以爲司馬、右將軍如故、王恭舉兵、假琰節、都督前鋒軍事、恭平、遷衛將軍、徐州刺史、假節、孫恩作亂、加督吳興義興二郡軍事、討恩至義興、斬賊許允之、迎太守魏鄢還郡、進討吳興賊丘尫、破之、又詔琰與輔國將軍劉牢之俱討孫恩、恩逃於海島、朝廷憂之、以琰爲會稽內史、都督五都軍事、本官並如故、琰既以資望鎮越土、議者謂無復東顧之虞、及至郡、無綏撫之能、而不爲武備、將帥皆諫曰、強賊在海、伺人形便、宜振揚仁風、開其自新之路、琰曰、符堅百萬、尚送死淮南、況

孫恩奔衄歸海、何能復出、若其復至、正是天不養國賊、令速就戮耳、遂不從其言、恩後果復寇浹口、入餘姚、上虞、進及邢浦、去山陰北三十五里、琰遣參軍劉宣之距破恩、既而上党太守張虔碩戰敗、羣賊銳進、人情震駭、咸以宜持重嚴備、且列水軍於南湖、分兵設伏以待之、琰不聽、賊既至、尚未食、琰曰、要當先滅此寇而食也、跨馬而出、廣武將軍桓寶爲前鋒、摧鋒陷陣、殺賊甚多、而塘路迮狹、琰軍魚貫而前、賊於艦中傍射之、前後斷絕、琰至千

秋亭敗績琰帳下都督張猛於後斫琰馬琰墮地
與二子肇峻俱被害寶亦死之後劉裕左里之捷
生擒猛送琰小子混混刳肝生食之詔以琰父子
隕於君親忠孝萃於一門贈琰侍中司空謚曰忠
肅三子肇峻混肇歷驃騎參軍峻以琰勲封建昌
侯及没於賊詔贈肇散騎常侍峻散騎侍郎

畢竟有褒馬氣

琰今爲神鄱陽之戰曾以陰兵助陣今江淮間
所奉金龍大王是也

謝混

謝混字叔源少有美譽善屬文初孝武帝爲晉陵
公主求婿謂王珣曰主婿但如劉眞長王子敬便
足如王處仲桓元子誠可才小富貴便豫人家事
珣對曰謝混雖不及眞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
足未幾帝崩袁崧欲以女妻之珣曰卿莫近禁臠
初元帝始鎮建業公私窘罄每得一㹠以爲珍膳
項上一臠尤美輒以薦帝羣下未嘗敢食於時呼
爲禁臠故珣因以爲戲混竟尚主襲父爵桓玄嘗
欲以安宅爲營混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
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邪玄聞慙而止歷中書令
中領軍尚書左僕射領選以党劉毅誅國除及宋
受禪謝晦謂劉裕曰陛下應天受命登壇日恨不
得謝益壽奉璽紱裕亦歎曰吾甚恨之使後生不
得見其風流益壽混小字也

並不見佳處但王珣謝晦口語便覺挹之不盡

此等小傳與范蔚宗黄憲傳一律

謝叔源與從子靈運並有美名時人謂叔源肅

肅如寒風振松康樂凜凜如霜臺鶻月

謝瞻

謝瞻字景恒祖安父瑤爲項邪王友瞻任達使氣不營當世與順陽范泰爲雲霞之交歷位尚書宋武帝將受禪有司議使侍中劉敘進璽帝曰此選當須人望乃使瞻攝瞻嘗侍帝宴酣飲大言無所屈鄭鮮之欲按之帝以爲瞻方外士不宜規矩繩之然意不悅不以任寄後復侍飲醉謂帝曰陛下用羣臣但須委屈順者乃見貴汲黯之徒無用也帝大笑景平中累遷光祿大夫從子晦爲荊州將之鎮詣瞻別晦色自矜瞻問晦年答曰三十五瞻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九爲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爲老矣晦色甚愧元嘉中位侍中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卒初瞻從弟混與劉毅暱瞻常以爲憂漸疏混毋謂弟璞從子瞻曰益壽此性終當破家混尋見誅朝廷以瞻先言故不及禍璞字景山幼孝友祖安深賞愛之位兀祿勳

謝貞

謝貞、字元正、太傅安九世孫也、祖綏、梁著作佐郎太子舍人、父藺正員外郎、兼散騎常侍、貞幼聰敏有至性、祖母阮氏、先苦風眩、每發、便一二日不能飲食、貞時年七歲、祖、母不、食、貞、亦、不、食、往往如是、親族莫不奇之、母王氏、授貞論語孝經、讀訖、便誦、八歲、嘗爲春日閑居五言詩、從舅尚書王筠、奇其有佳致、謂所親曰、此兒方可大成、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由是名輩知之、年十三、略通五

經大旨、尤善左氏傳、工草隷蟲篆、十四、丁父艱、號頓於地、絶而復蘇、初父藺居母阮氏憂、不食、泣血而卒、家人賓客、懼貞復然、從父洽、族兄暠、乃共往華嚴寺、請長爪禪師、爲貞說法、仍謂貞曰、孝子既無兄弟、極須自愛、若憂毀滅性、誰養母邪、自後少進饘粥、太清之亂、親屬散亡、貞於江陵陷沒、暠逃難番禺、貞母出家於宣明寺、及高祖受禪、暠還鄉里、供養貞母、將二十年、大建五年、貞乃還朝、除智武府外兵參軍事、俄遷尚書駕部郎中、尋遷侍郎、

及始興王叔陵爲揚州刺史、引祠部侍郎阮卓爲記室、辟貞爲主簿、貞不得已、乃行、尋遷府錄事參軍、領丹陽丞、貞度叔陵將有異志、因與卓自疎於王、每有宴遊、輙辭以疾、未嘗參預、叔陵雅欽重之、弗之罪也、俄而高宗崩、叔陵肆逆、府僚多相連逮、唯貞與卓獨不坐、後主仍詔貞入掌中宮管記、遷南平王友、加招遠將軍、掌記室事、府長史汝南周確、新除都官尚書、請貞爲讓表、後主覽而奇之、嘗因宴集問確曰、卿表自製邪、確對曰、臣表謝貞所

作、後主因勑舍人施文慶曰、謝貞在王處、未有祿秩、可賜米百石、至德三年、以母憂去職、頃之、勑起還府、仍加招遠將軍、掌記室、貞累啓固辭、勑報曰、省啓具懷、雖知哀煢在疚、而官俟得才、禮有權奪、可便力疾還府也、貞哀毀羸瘠、終不能之官、舍時尚書右丞徐祚、尚書左丞沈客卿、俱來候貞、見其形體骨立、祚等愴然歎息、徐喻之曰、弟年事已衰、禮有恒制、宜引割自全、貞因更感慟、氣絶良久、二人涕泣不能自勝、憫默而出、祚謂客卿曰、信哉、孝

門有孝子客卿曰謝公家傳至孝士大夫誰不仰止此恐不能起如何吏部尚書吳興姚察與貞友善及貞病篤察往省之問以後事貞曰孤子釁禍所集將隨灰壤族子凱等粗自成立已有疏付之此固不足仰塵厚德即日迷喘時不可移便爲永訣弱兒年甫六歲名靖字依仁情累所不能忘敢以爲託耳是夜卒勑賻米一百斛布三十疋後主問察曰謝貞有何親屬察因啓曰貞有一子年六歲卽有勑長給衣糧初貞之病亟也遺疏告族子

凱曰吾少罹酷罰十四傾外蔭十六鍾太清之禍流離絕國二十餘載號天躃地遂同有感得還侍奉守先人墳墓於吾之分足矣不悟朝廷採拾空薄累致清階縱其殞絕無所酬報今在憂棘晷漏將盡斂手而歸何所多念氣絕之後若直弃之草野依僧家尸陁林法是吾所願正恐過爲獨異耳可爲薄板周身載以靈車覆以葦蓆坎山而埋之又吾終鮮兄弟無他子孫靖年幼小未閑人事但可三月施小牀設香水盡卿兄弟相厚之情卽除之無益之事勿爲也初貞在周嘗侍趙王讀王卽周武帝之愛弟也厚相禮遇王嘗聞左右說貞每獨處必晝夜涕泣因私使訪問知貞母年老遠在江南乃謂貞曰寡人若出居藩當遣侍讀還家供養後數年王果出因辭見面奏曰謝貞至孝而母老臣願放還帝奇王仁愛而遣之因隨聘使杜子暉還國所有文集值兵亂多不存可惜

哀哉才士卒以孝死遺疏更有達人之致

陽夏世家巻之七

石封夏　儀元微甫評閲
西吳韓昌箕仲芳甫纂校

謝容

謝容字弘微、晉西中郎萬之曾孫也、祖韶車騎司馬、父恩武昌太守、弘微年十歲繼從叔峻、名犯所繼內諱、故以字行、童幼時、精神端審、時然後言、所繼叔父混名知人、見而異之、謂恩曰、此兒深中夙敏、方成佳器、有子如此足矣、峻司空琰子也、於弘微本服緦親、戚中表、素不相識、率意承接、皆合禮衷、義熙初、襲爵建昌縣侯、弘微家素貧儉、而所繼豐泰、唯受數千卷書、國吏數人而已、遺財祿秩、一不關預、混聞而驚歎、謂郎中令漆凱之曰、建昌國祿、本應與北舍共之、國侯既不厝意、今可依常分送、弘微重違混言、乃少有所受、北舍、弘微本家也、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族子靈運瞻曜以文義賞會、常共宴處、居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之游、混詩有言、昔爲烏衣游、戚戚皆親姓者也、其外雖復高流時譽、莫敢造門、瞻等才辭辯富、弘微每以約言服之、混特所敬貴、號曰微子、謂瞻等曰、汝諸人雖才義豐辯、未必皆愜衆心、至於領會機賞、言約理要、故當與我共推微子、常言阿遠剛躁負氣、阿客博而無檢、曜仗才而持操不篤、晦自知而納善不周、設復功濟三才、終亦以此爲恨、至如微子、吾無間然、又言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八字持身之寶）、若年造六十、必至公輔、嘗因酣讌之餘、爲韻語以獎勸靈運瞻等、曰康樂誕通度、實有名家韻、若加繩染功、剖瑩乃瓌瑋、宣明體遠識、穎達且沉儁、若能去方執、穆穆三才順、阿多標獨解、弱冠纂華胤、質膚誠無文、其尚又能峻、通遠懷清悟、采采標蘭訊、直轡鮮不躓、抑用解偏吝、微子基微尚、無倦由慕藺、勿輕一簣少、進往必千仞、數子勉之哉、風流由爾振、如不犯所知、此外無所慎、靈運瞻等、並有誠厲之言、唯弘微獨盡褒美、曜、弘微兄、多其小字、通遠、即瞻字、客兒、靈運小名也、晉世名家身有國封者、起家多拜員外散騎侍郎、弘微亦拜員外散騎侍

（從訓諸子門）

郎琅邪王大司馬參軍義熙八年混以劉毅黨見
（不見幾）
誅混妻晉陵公主改適琅邪王練公主雖執意不
行而詔與謝氏離絕公主以混家事委之弘微混
仍世宰相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役千人唯有
二女年並數歲弘微經紀生業事若在公一錢尺
帛出入皆有文簿宋武受命晉陵公主降封東鄉
君以混得罪前代東鄉君節義可嘉聽還謝氏自
混亡至是九年而室宇修整倉廩充盈門徒不異
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嘆曰僕射生平
重此一子可謂知人僕射為不亡矣中外姻親道
俗義舊見東鄉之歸者入門莫不歎息或為流涕
感弘微之義也性嚴正舉止必循禮度事繼親之
黨恭謹過常伯叔二母歸宗兩姑晨夕瞻奉盡其
誠敬內外或傳語通訊輒正其衣冠婢僕之前不
妄言笑由是尊卑大小敬之若神時有蔡湛之者
及見謝安兄弟謂人曰弘微貌類中郎而性似文
靖文帝初封宜都王鎮江陵以琅邪王球為友弘
微為文學母憂去職居喪以孝稱服闋蔬素踰時

及文帝即位為黃門侍郎與王華王曇首殷景仁
劉湛等號曰五臣遷尚書吏部郎參機密尋轉右
衛將軍諸故吏臣佐並委弘微選擬居身清約器
服不華而飲食滋味盡其豐美兄曜歷御史中丞
卒官弘微哀戚過禮服雖除猶不噉魚肉沙門釋
慧琳嘗與之食見其猶蔬素謂曰檀越素既多疾
即吉猶未復膳若以無益傷生豈所望於得理弘
微曰衣冠之變禮不可踰在心之哀實未能已遂
廢食歔欷不自勝弘微少孤事兄如父友睦之至
舉世莫及口不言人短長而曜好臧否人物曜每
言論弘微常以他語亂之歷位中庶子加侍中志
在素宦畏忌權寵固讓不拜乃聽解中庶子每獻
替及陳事必手書焚草人莫之知上以弘微能膳
羞每就求食弘微與親舊經營及進之後親人問
上所御弘微不荅別以餘語酬之時人比之漢世
（昧失倫類）
孔光及東鄉君薨遺財千萬園宅十餘所又會稽
吳興琅邪諸處太傅安司空琰時事業奴童猶數
百人公私咸謂室內資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僕應

屬弘微弘微一不取自以私祿營葬混女夫殷叡
素好樗蒱聞弘微不取財物乃濫奪其妻妹及伯
母兩姑之分以還戲責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
所爭弘微舅子領軍將軍劉湛謂弘微曰天下事
宜有裁衷卿此不問何以居官弘微笑而不答或
有譏以謝氏累世財產充殷君一朝戲責譬棄物
江海以爲廉耳弘微曰親戚爭財爲鄙之甚今內
人尚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今分多共少不至有
乏身死之後豈復見關東鄉君葬混墓開弘微牽

疾臨赴病遂甚元嘉十年卒年四十二文帝歎惜
甚至謂謝景仁曰謝弘微王曇首年踰四十名位
未盡其才此朕之責也弘微性寬博無喜慍末年
嘗與友人棊友人西南棊有死勢復一客曰西南
風急或有覆舟者友悟乃救之弘微大怒投局於
地識者覺其有異未幾果卒時有一長鬼寄司馬
文宜家言被遣殺弘微弘微疾篤劇輒豫告文宜
及弘微死與文宜分別而去弘微臨終語左右曰
有二封書須劉領軍至可於前燒之愼勿開也書

是文帝手敕上甚痛惜之使二衛千人營畢葬事
追贈太常弘微與琅邪王慧王球並以簡淡稱人
謂沐約曰王慧何如約曰令明簡次問王球約曰
倩玉淡又次問弘微約曰簡而不失淡而不流古
之所謂名臣弘微當之其見美如此子莊

定是謝宗第一混云無間可稱骨肉知巳

謝莊

謝莊字希逸七歲能屬文及長韶令美容儀宋文帝見而異之謂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曰藍田生玉豈虛也哉爲隨王誕後軍諮議領記室分左氏經傳隨國立篇製木方丈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郡殊別合之則宇內爲一元嘉二十七年魏攻彭城遣尚書李孝伯來使與鎮軍長史張暢共語孝伯訪問莊及王微其名聲遠布如此二十九年除太子中庶子時南平王鑠獻赤鸚鵡普詔羣臣爲賦太子左衛率袁淑文冠當時作賦畢示莊及見莊賦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遂隱其賦元凶弒立轉司徒左長史孝武入討密送檄書與莊令加改正宣布之莊遣腹心門生具慶奉啟事密詣孝武陳誠及帝踐祚除侍中時魏求通互市上詔羣臣博議莊議以爲拒而觀釁有足表强莊有口辯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如荅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莊以延之荅語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爲久離別沒爲長不歸帝撫掌竟日又王玄謨問莊何者爲雙聲何者爲疊韻荅曰玄護爲雙聲碻磝爲疊韻其捷速若此初孝武嘗賜莊寶劍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後爽叛帝因宴問劍所在荅曰昔以與魯爽別竊爲陛下杜郵之賜上甚悅當時以爲知言於時搜才路狹莊表陳求賢之義曰臣聞功傾魏后非待照車之珍德柰秦客豈徒秘璧之貴隆陶所漸成敗之由何嘗不與資得才替因失士故楚書以善人爲寶虞典以則哲爲難古進選之軌既隳中代登造之律未闡當今必欲豐本康務庇人濟俗匪更遠濬奚取九成夫才生於時古今豈貳士出於世屯泰焉殊升曆中陽英賢起於徐沛受籙白水茂異出於荊宛寧二都智之所産七輿愚之所育寔遇與不遇用與不用耳今大道光亨萬務俟德而九服之曠九流之艱提鈞懸衡委之選部一人之鑒易限天下之才難原以易限之鑒鏡難原之才使國罔遺賢野無滯器其可得乎昔公

叔登臣管仲升盜趙文非私親疎嗣祁奚豈謟讐
比子茹茅以彙作範前經舉爾所知式昭往牒且
自古任薦弘明賞罰成子舉三哲而身致魏輔應
侯任二士而已捐秦相白季稱冀缺而疇以田采
張勃進陳湯而坐之褫爵此則先事之盛準亦後
王之藻鑒臣謂宜普命大臣各舉所知以付尚書
依分銓用若任得其才舉主延賞有不稱職宜及
其坐重者免黜輕者左遷被舉之身加以禁錮年
數多少隨愆議制若犯大辟則任者刑論又政平

訟理莫先親民親民之要寔歸守宰故黃霸涖潁
川累稔杜畿居河東歷載或就加恩秩或入崇輝
寵今涖人之職宜遵六年之限進得章明庸惰退
得民不勤擾如此則上靡棄能下無浮謬考績之
風載泰薪槱之歌克昌初文帝世限年三十而仕
郡縣六周乃選代刺史或十年餘至是皆易之仕
者不拘長少涖人以三周為滿宋之善政於是乎
衰是年拜吏部尚書莊素多疾不願居選部與大
司馬江夏王義恭牋自陳兩脇癖疢殆與生俱一

月發動不減兩三每痛來逼心氣餘如綖利患數
年遂成痼疾吹吸慴慴常如行尸眼患五月來便
不復得夜坐恆閉帷避風晝夜惛懵為此不復得
乾脩諸王慶弔親舊今之所止唯在小閤下官微
命於天下至輕在己不能不重家世無年亡高祖
四十曾祖三十三亡祖四十七下官新歲便四十
五加以疾患如此當復幾時入年當申前請以死
自固願侍坐言次賜垂接助三年坐疾多免官大
明元年起為都官尚書上時親覽朝政慮權移臣

下以吏部尚書選舉所由欲輕其勢力二年詔吏
部尚書依部分置并詳省閑曹又別詔太宰江夏
王義恭曰吏部尚書由來與錄共選良以一人之
識不辦洽通兼與奪威權不宜專一故也於是置
吏部尚書二人省五兵尚書莊及度支尚書顧覬
之並補選職遷左衛將軍加給事中時河南獻舞
馬詔羣臣為賦莊所上甚美又使莊作舞馬歌令
樂府歌之五年又為侍中領前軍將軍時孝武出
行夜還敕開門莊居守以棨信或虛須墨詔乃開

上後因宴從容曰、卿欲効邪君章邪、對曰、臣聞遊巡有度、郊祀有節、盤於游田、著之前誡、陛下今冢犯塵露、晨往宵還、谷致不逞之徒、妄生矯詐、臣是以伏須神筆、六年、又爲吏部尚書、領國子博士、後除吳郡太守、前廢帝即位、以爲金紫光祿大夫、初孝武寵姬殷貴妃薨、莊爲誄言、贊軌堯門、引漢昭帝母趙婕妤堯母門事、廢帝在東宮銜之、至是遣人詰莊曰、卿昔作殷貴妃誄、知有東宮不、將誅之、孫奉伯說帝曰、死是人之所同、政復一往之苦、不足爲困、莊少長富貴、且繫之尚方、使知天下苦劇、然後殺之、未晚、帝曰、卿言有理、繫於左尚方、明帝定亂、得出、使爲赦詔、莊夜出署門、方坐、命酒酌之、已微醉、傳詔立待詔成、其文甚工、後爲尋陽王師、加中書令散騎常侍、尋加金紫光祿大夫、給親信二十人、卒、贈右光祿大夫、謚憲子、所著文章四百餘首、行於世、五子颺朏顥從瀹、世謂莊名子以風月景山水、颺位晉平太守、女爲順帝皇后、追贈金紫光祿大夫、

不直文辭敏妙兼有經濟

謝朏

謝朏字敬冲幼聰慧莊器之常置左右十歲能屬文莊游土山使朏命篇攬筆便就琅邪王景文謂莊曰賢子足稱神童復爲後來特達莊撫朏背曰眞吾家千金宋孝武帝游姑熟敕莊携朏從駕詔爲洞井讚於坐奏之帝曰雖小奇童也仕宋爲衛將軍袁粲長史粲性簡峻時人方之李膺朏謁選粲曰謝令不死矣宋明帝常敕朏與謝鳳子超宗從鳳莊門入二人倶至超宗曰君命不可以不從乃趨而入朏曰君處臣以禮遂不入時人兩稱之以比王尊王陽後爲臨川內史以賕見劾袁粲寢其事齊高帝爲驃騎將軍輔政選朏爲長史高帝方圖禪代思佐命之臣以朏有重名深所欽屬每夕置酒獨與朏論魏晉故事言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機也朏曰昔魏臣有勸魏武帝即位魏武曰有用我者其周文王乎晉文世事魏氏將必終身北面假使魏早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帝不悅更引王儉爲左長史以朏爲侍中領祕書監及齊受禪朏當日在直百僚陪位侍中當解璽朏佯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授齊王朏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臥傳詔懼乃使稱疾朏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出東掖門乃得車仍還宅是日遂以王儉爲侍中解璽既而武帝請誅朏高帝曰殺之則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又以家貧乞郡辭旨抑揚詔免官禁錮五年永明中爲義興太守在郡不省雜事悉付綱紀曰吾不能作主者吏但能作太守耳歷都官尚書中書令侍中領新安王師求出仍爲吳興太守明帝謀入嗣位引朝廷舊臣朏內圖止足且實避事弟瀹時爲吏部尚書朏至郡致瀹數斛酒遣書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朏居郡不理常務每以雞卵賦人收雞數千衆頗議之亦不屑也建武四年徵爲侍中中書令不應遣諸子還都獨與母留築室郡之西郭明帝詔加優禮旌其素槩賜床帳褥席奉以卿祿時國子祭酒廬江何徹亦抗表還會稽永元中詔徵朏徹並不屈時東昏皆命追遣會梁武帝

起兵及建業平徵胐徵並補軍諮祭酒皆不至及
即位詔徵胐爲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徵散騎常侍特進右光祿大夫又並不屈仍遣領
軍司馬王果敦譬胐胐謀於何徵徵欲獨高其節
給曰興王之世安可久處明年六月胐輕舟出詣
闕自陳帝笑曰子陵遂能屈志詔以爲侍中司徒
尚書令胐辭脚疾不堪拜謁乃角巾自輿詣雲龍
門謝詔見於華林園乘小車就席明旦乘輿出幸
胐宅宴語盡歡胐固陳本志不許又固請自還迎
母許之臨發輿駕臨幸賦詩餞別王公送迎相望
於道到都敕材官起府於舊宅武帝臨軒遣謁者
於府拜授詔停諸公事及朔望朝謁三年元會詔
胐乘小輿升殿胐素憚煩及居台鉉兼掌內臺職
事多不覺以此頗失衆望其年母憂尋有詔攝職
如故五年改授中書監司徒衛將軍固讓不受遣
謁者敦授留府門及歲暮至於經春夏八月乃拜
受焉是冬薨車駕出臨哭謚曰靖著書及文章行
於世子譓位司徒右長史坐殺牛免黜爲東陽內

史及還五官送錢一萬止留一百答曰數多劉寵
更以爲愧

宋人有題劉寵祠者曰近來仕路多機巧也學
劉君揀大錢足與斯言前後映發

不解璽綬大義凜然雖有小瑕大瑜不掩

謝哲

謝哲字頴豫父譓朏次子也譓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當明月位右光祿大夫哲美風儀舉止醞藉而襟情豁然為士君子所重起家梁秘書郎累遷廣陵太守侯景之亂以母老因寓居廣陵高祖自京口渡江應接郭元建哲乃委質深被敬重高祖為徐州刺史表哲為長史荊州陷高祖使哲奉表於晉安王勸進敬帝承制徵為給事黃門侍郎領步兵校尉貞陽侯僭位以哲為通直散騎常侍侍東宮敬帝即位遷長兼侍中高祖受命遷都官尚書豫州大中正吏部尚書出為明威將軍晉陵太守入為中書令世祖嗣位為太子詹事出為明威將軍衡陽內史秩中二千石遷長沙太守將軍加秩如故還除散騎常侍中書令廢帝即位以本官領前將軍高宗為錄尚書引為侍中仁威將軍司徒左長史未拜光大元年卒時年五十九贈侍中中書監謚康子

謝顥

謝顥字仁悠朏弟也少簡靜宋末為豫章太守至石頭遂自服登烽火樓坐免官請齊高帝自占謝言辭清麗容儀端雅左右為之傾目肴而不問齊永明初高選文學以顥為竟陵王友歷吏部郎有簡秀之目卒於北中郎長史顥弟瀹

謝瀹

謝瀹字義潔年七歲王景文見而異之言於宋孝
武召見於人衆中瀹舉止閑詳應對合旨帝悅詔
尚公主景和敗事寢僕射褚彥回以女妻之厚爲
資送性甚敏贍嘗與劉悛飲推讓久之悛曰謝莊
兒不可云不能飲瀹曰苟得其人自可流湎千日
悛甚慙無言仕齊累遷中書侍郎衛軍王儉引爲
長史雅相禮遇後拜吏部尚書明帝廢鬱林領兵
入殿左右驚走報瀹瀹與客圍棊每下子輒云其

當有意竟局乃還齋臥竟不問外事明帝即位瀹
又屬疾不知公事蕭諶以兵臨起之瀹曰天下事
公卿處之足矣且死者命也何足以此懼人後宴
會功臣上酒尚書令王晏等與席瀹獨不起曰陛
下受命應天王晏以爲己力獻觴遂不見報上大
笑解之坐罷晏呼瀹共載欲相撫悅瀹又正色曰
君巢窟在何處晏初得班劍瀹謂曰身家太傅裁
得六人君何事頓得二十晏甚憚之謂江祏曰彼
上人者難爲訓對加領右軍將軍兄朏在吳興論

啟公事稍晚瀹輒代朏爲啟上知非朏手迹被問
見原永泰元年卒於太子詹事贈金紫光祿大夫
謚簡子初朏爲吳興瀹於征虜渚送別朏指瀹口
曰此中唯宜飲酒瀹建武之朝專以長酣爲事與
劉瑱沈昭略交飲各至數斗齊武帝嘗問王儉當
今誰能爲五言儉曰朏得父膏腴江淹有意上起
禪靈寺勅瀹撰碑文瀹二子覽舉

與不奉璽綬同一家風

謝覽

謝覽字景滌選尚齊錢唐公主拜駙馬都尉梁武
平建鄴朝士王亮王瑩等數人拜自徐皆拜覽時
年二十餘為太子舍人亦長揖而已意氣閑雅視
瞻聰明武帝目送良久謂徐勉曰覺此生芳蘭竟
體想謝莊政當如此自此仍被賞味天監元年為
中書侍郎掌吏部事常侍坐受勅與侍中王暕為
詩答贈其文甚工乃使重作復合旨帝賜詩云雙
文既後進二少實名家豈伊爾棟隆信乃俱國華
為侍中頗樂酒因宴席與散騎常侍蕭琛辭相詆
毀為有司所奏武帝以覽年少不直出為中權長
史後拜吏部尚書出為吳興太守中書舍人黃睦
之家居烏程子弟專橫前太守皆折節事之覽未
到郡睦之弟迎覽覽逐去其船杖吏為通者自是
睦之家杜門不出郡境多劫為東道患覽下車肅
然初齊明帝及覽父瀹東游徐孝嗣並為吳興號
為名守覽皆過之覽昔在新安頗聚斂至是遂稱
廉潔時人方之王述卒於官贈中書令

謝舉

謝舉字言揚幼好學與覽齊名年十四嘗贈沈約
詩為約所賞弱冠丁父憂幾致毀滅服闋為太常
博士與兄覽俱預元會江淹一見並相欽挹曰所
謂駿二龍於長途者也為太子家令掌管記深為
昭明賞接秘書監任昉出為新安郡別舉詩云詎
念耋嗟人方深老夫託其屬意如此梁武嘗訪舉
於覽覽曰識藝過臣甚遠唯飲酒不及於臣帝大
悅尋除安成郡守母往於郡喪辭不赴歷位左戶
尚書遷掌吏部尚書舉祖莊父瀹兄覽並經此職
前代少比舉尤長玄理及釋氏義為晉陵郡時常
與義學僧遞講經論徵士何胤自虎丘山出赴之
其盛如此先是北度人盧廣有儒術為國子博士
於學發講僕射徐勉以下畢至舉造坐屢折廣辭
理遒邁廣深歎服仍以所執麈尾斑竹杖滑石書
格贈之以況重席焉加侍中遷尚書右僕射大同
二年出為吳郡太守先是何敬容居郡有美績世
稱為何吳郡及舉為政聲跡略相比入為侍中太

子詹事、翊左將軍、舉父渝齊時終此官、累表乞改、敕不許、後遷尚書僕射、侍中將軍、故舉雖屢居端揆、未嘗肯預時政、保身固寵、不能有所發明、（此亂世、不得不爾）因疾陳解、敕輒賜假、并勅處方加給上藥、其恩遇如此、侯景來降、帝詢訪朝臣、舉及朝士、皆請拒之、帝從朱异言納之、以爲景能立功趙魏、舉等不敢復言、太清二年、遷尚書令、卒於內臺、上曰、舉非止歷官已多、亦人倫儀表、久著公望、悵恨未授之、可贈侍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舉宅內山齋、捨以爲寺、泉石之美、殆若自然、臨川始興諸王常所游踐、邵陵王綸於婁湖立園廣讌、酒後好聚衆賓冠、手自裂破、投之唾壺、皆莫敢言、舉嘗預宴、欲取舉幘、舉正色曰、裂冠毀冕、下官弗敢聞命、拂衣而退、王屢召不返、甚有慚色、衆注淨名經、常自講說、有文集二十卷、子嘏、舉兄子僑、

謝嘏

謝嘏、字含茂、風神清雅、頗善屬文、仕梁爲太子中庶子、建安太守、侯景之亂、之廣州依蕭勃、勃敗還至臨川、爲周廸所留、後又依陳寶應、寶應平、方詣闕、歷侍中中書令都官尚書、卒諡曰光子、有文集行於世、子儼位侍中御史中丞太常卿、仙位尚書僕射

謝僑

謝僑字國美父玄大仕梁侍中僑亦貴嘗一朝無食其子啟欲以班史質錢答曰寧餓死豈可以此充食乎太清元年卒集十卷長子禕僑弟札字世高亦博涉文史位湘東王諮議先僑卒

弘微家世大都方直有風格

暘夏世家卷之八

石封夏　儀元微甫評閱

西吳韓昌箕仲方甫纂校

謝邈

謝邈字茂度父鐵永嘉太守邈性剛骾無所屈撓頗有理識累遷侍中時孝武帝嬖樂之後多賜侍臣文詔辭義有不雅者邈輒焚毀之其他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故論者以此多邈後爲吳興太守孫恩之亂爲賊胡桀郜驃等所執害之賊逼令北面邈厲聲曰我不得罪天子何北面之有遂害之邈妻郗氏甚妬邈先娶妾郗氏怨懟與邈書告絕邈以其書非婦人詞疑其門下生仇玄達爲之作遂斥玄達玄達怒遂投孫恩并害邈兄弟竟至滅門

不肯北面無愧高門

謝方明

謝方明、裕從祖弟也、祖鐵、父沖、字□度、中書郎、家在會稽、病歸、爲孫恩所殺、贈散騎常侍、方明隨伯父吳興太守邈在郡、孫恩寇會稽、東土諸郡響應、吳興人胡桀郜驃破東遷縣、方明勸邈避之、不從、賊至被害、方明逃免、初邈舅子長樂馮嗣之及北方學士馮翊仇玄達、俱投邈、禮待甚簡、二人並恨、遂與恩通謀、劉牢之謝琰等討恩、恩走臨海、嗣之等不得同去、方更聚合、方明體素羸弱、而勇決過人、結邈門生、討嗣之等、悉擒手刃之、時亂後吉凶禮廢、方明合門遇禍、資產無遺、而營舉凶功力數月、葬送並畢、平世備禮、無以加也、頃之、孫恩重陷會稽、謝琰見害、因購方明甚急、方明於上虞載母妹奔東陽、由黃蘗嶠出鄱陽、附載還都、寄居國子學、流離險厄、屯苦備經、而貞履之操、在約無改、桓玄剋建鄴、丹陽尹卞範之、勢傾朝野、欲以女嫁方明、方明終不回、桓玄聞而賞之、即除著作佐郎、後從兄景仁舉爲宋武中軍主簿、方明知無不爲、帝謂曰、愧未有瓜衍之賞、且當與卿共豫章國祿、屢加賞賜、方明嚴恪善自居遇、雖□室未嘗有惰容、從兄混有重名、唯歲節朝拜而已、丹陽尹劉穆之權重當時、朝野輻湊、其不至者、唯混方明郗僧施蔡廓四人而已、穆之甚恨、及混等誅後、方明及廓往造穆之、穆之大悅、白武帝曰、謝方明可謂名家駒、頃之、轉從事中郎、仍爲右將軍道憐長史、武帝令府中衆事皆諮決之、轉爲中軍長史、尋□晉陵太守、復爲驃騎長史南郡相、委任如初、嘗年終、江陵縣獄囚、事無輕重、悉放歸家、使過正三日還到、罪重者二十餘人、綱紀以下、莫不疑懼、時晉陵郡送故主簿弘季咸徐壽之、並隨在西、固諫以爲昔人雖有其事、或是記籍過言、且當今人情僞薄、不可以古義相許、方明不納、一時遣之、囚及父兄並驚喜涕泣、以爲就死無恨、至期有重罪一人醉不能歸、違二日乃反、餘一囚十日不來、五官朱千期請見、欲自討之、方明知爲囚事、使左右謝五官、不須入、因自當反、囚逡巡墟里、不能自歸、鄉村責

讓率領將送克無逃者遠近歎服焉宋武帝受命
位侍中丹陽尹有能名轉會稽大守江東人戶殷
盛風俗峻刻強弱相陵姦吏蜂起符書一下文攝
相續方明深達政體不拘文法闊略苛細務在統
領貴族豪士莫敢犯禁除比伍之坐判久繫之獄
前後征伐每兵運不充悉倩士庶事寧皆使還本
而守宰不明與奪乖謬人事不至必被抑塞方明
簡汰精當各順所宜東土稱詠之性尤愛惜未嘗
有所是非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必宜改者則漸變
使無迹可尋率官子惠連惠宜

四

大有古誼

謝惠連

謝惠連年十歲能爲文族兄靈運嘉賞之云每有
篇章對惠連輒得佳語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
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爲工嘗
云此語有神功非吾語也本州辟主簿不就惠連
先愛幸會稽郡吏杜德靈及居父憂贈以五言詩
十餘首乘流遵歸路諸篇是也坐廢不豫榮位尚
書僕射殷景仁愛其才言次白文帝言臣小兒時
便見此文而論者云是惠連其實非也文帝曰若

五

此便應通之元嘉七年方爲司徒彭城王義康法
曹行參軍義康脩東府城城塹中得古冢爲之改
葬使惠連爲祭文留信待成其文甚美又爲雪賦
以高麗見奇靈運見其新文每曰張華重生不能
易也文章並行於世年三十七卒既早亡輕薄多
尤累故官不顯無子弟惠宜位臨川太守

王謝世家三十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韓昌箕撰昌箕字仲弓烏程人是書成於天啟壬戌考南朝王謝二家人物各爲之傳冠以譜系圖及同名考王氏分四派一曰瑯琊凡十四卷二曰太原正派凡四卷三曰太原支派凡二卷四曰太原別派凡二卷謝氏則惟陽夏一派皆止於六朝唐以後不預焉

昭代名臣志鈔二十四卷
（原缺卷五至卷八）

〔明〕吴孝章輯
上海圖書館藏明天啓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名臣志鈔二十四卷》提要

原缺第一葉

刃難剖則又何也豈風會之末雖有高賢原難措手抑先後今古之際人自不相及耶語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平子遜覽先哲感憤時流擊檝未能聞雞空舞於是芟繁

取畧手鈔是編而余爲之敘敘曰胡氛塞宇日月長霾龍戰十九天地爲開爰有虎臣中山開平帶礪奕世白馬是盟志武寧忠武二王第一青田帷幄奇每六出魚水之歡

晩以嫌讁丞相轉餉彷彿鄴侯權寄稍溢老公曷求志劉李兩太師第二矯矯桓桓受胙寵嘉或託肺腑或任爪牙策勛方面僇力兜鍪黥彭之侶絳灌之儔志李沐鄧湯四

王宋頴俞廖四公第三第四投戈講藝浦江首闢其所撰著卓然典策如宋如陶詞取明白雍容侍從餘子役役志宋文憲諸公第五時經革除戰血玄黃甘死孺子而抗

文皇吠非其主誰則爲尭忠魂烈烈悲風飂飂志遜國諸賢第六龍飛壯平從以風雨張朱外捍恭靖內主蹇夏同心通軌合矩次及胡解爲時黻黼志靖難諸公第七

仁宣之際則有三楊密勿謨謀際會非常石首守文泰和勵勤建安尚通劑員易方志三楊第八歷朝啓沃房謀杜斷燮理軍國分郵宵旰爰開門戶至若水炭中書政本判

作理亂志輔臣第九第十上
木蒙塵廷議方囂誰驅胡擁
景而九廟不搖東南反相疾若
風颯誰一旅勤王而吳濞遂
梟志于忠肅王文成第十一
三伯文臣策勛凌煙其子其

奪幸否則天或給轉漕或効
行間定襄文襄往往稱焉志
靖遠與濟威寧暨諸武臣漕
臣第十二至十四三原嶽嶽
立朝正色鈞陽强毅勝以才
力華容法守仁心爲質吁咈

都俞遥聞造膝志王端毅馬
端肅劉忠宣第十五方鎮如
虎部院如龍解理根節汛掃
邊烽皋皮論道講席屢重居
敬主一別派分宗志經濟理
學諸公第十六至十九殉國

骨粉血紅殷玉階碎首披逆
鱗手揮暮夜釜生塵文彩葩
發筆化鈞至性介獨敦天倫
膏流蔀屋謳陽春志忠諫清
節獨行文苑循吏第二十至
二十四是前諸公皆生應昌

期出贊皇運存爲世幹殄照
來茲而平子以方寸之牘盡
寫琬琰之藏贍不浮質不俚
有體有要可法可傳其用意
良亦苦矣或謂家乘汗牛國
史充棟名山之副應不勝書

是編千伯什一掛漏曷免余
謂不然馬史羅網千秋然漢
興以來三傑之外其人有幾
班掾增其未備亦復寥寥夫
代不數人人不數事舉其大
都小者可略如必諛墓點鬼

安稱信史將無買菜而求益
耶平子聊以千伯什一備遺
忘庶幾爲高山之仰而已矣
是編肇自
孝陵迄於
世

穆
神廟以來別有續鈔俟之論定
天啓癸亥歲七月朔廣東布
政使司左布政使檇李吳中
偉書于經濟堂

蜀吏江北俊監刻

昭代名臣志鈔目錄

昭代名臣志鈔卷一

渤海吳孝章平子鈔
吳中偉生白閱

中山武寧王魏國徐公達 附子輝祖贈定國公增壽

中山王徐達者鳳陽人爲人長身高顴赤色沉雄有
智略郭子興據濠梁稱滁陽王而 太祖爲其部帥
用事達伏劍往從 太祖時年二十二所委使必効
而又時時以王霸之略進 帝大悅授鎭撫位諸宿
將上尋從破元兵於滁州澗再從取和陽皆有功賊

帥孫德崖來與子興合已復有隙軍且鬨 帝馳單
騎往撫爲所執而子興前已誘執德崖於是達請以
身之德崖軍代曰歸我公我亦歸而孫帥 帝始得
脫達尋亦得脫會滁陽王死 帝爲大帥達益重從
下俞通海等水寨與蠻子海牙相拒達別率精兵數
千取溧陽溧水二城斷其肘遂大破蠻子海牙從渡
江拔采石擣太平與常遇春皆爲軍鋒冠而達獨參
預密謀進止尋從破擒元將陳埜先復大破蠻子海
牙乘勝下集慶路 帝稱吳國公欲將達而久之乃

會諸將陽責達等以不能戢下召軍正使定罪達等
頓首請死乃已已而命達率諸將攻鎭江走苗帥完
者僇平章定定號令明肅城中不知有兵達有是專
爲將矣置淮興翼元帥府於鎭江達領之時張士誠
王平江誘我降將陳保二發舟師自常州來逼達築
之敗其軍於龍潭追奔至常州請益師 上以兵三
萬益達達乃分其軍爲三薄常州而壘士誠之弟士
德以卒數萬來援達與諸將計曰士德勇冠軍且狡
未易力勝也去城十八里爲三覆以待而別選鐵騎

屬總管王均用將之乃前徼士德兵旣交均用以鐵
騎衝其中堅陣亂士德走遇覆馬蹶獲之遂大破其
軍殺鹵以萬計進圍常州不下 帝乃故奪元帥達
以下一官而賜書曰雪降失陳保二老師孤城吾所
以重過將軍也將軍勉思補前過大善不者三尺不
貸汝因復益以精兵二萬達乃合四營兵爲二以相
救與常遇春夾攻破之凡五月而常州下達別將輕
兵取馬馱沙以爲靖江縣進攻寧國府破走其將謝
國璽守臣楊仲英降復以輕兵徇宜興與孫別道下常

熟距平江不百里而軍平江大震已復圖宜興分兵塞太湖口援道絶宜興下時 帝以重兵定婺處將略有浙東諸郡而陳友諒之大將趙普勝以兵陷池州復進據樅陽水寨数往来窺伺 帝念不及援達遣將選精卒襲敗之普勝棄舟走復追擒其部將獲艨艟数百遂復池州捷聞 帝大悦謂微達何以抒我内顧憂超拜奉國上將軍同知樞密院事亡何 帝取無爲州達以兵自無爲夜掩浮山寨破趙普勝之別將於青山復破斬郭𥠖政下潛山達還填池州 帝諜知友諒且犯池命俞樞密院常遇春以兵來援使使語達友諒旦夕至則設伏九華山下而掩其後可盡取也達乃與遇春共選卒萬人伏九華友諒盡鋭攻城城中伐鼓大噪伏盡發城中應之遂大破其衆斬首萬餘級生獲三千人遇春謀盡殺之達不可以狀聞 帝報使者天下戰方始毋多殺多殺是逆距之也而遇春則以夜坑其十之九 上不懌命悉縦其三百人歸而曰此吾不壹將之故也達自是專爲大將矣尋從 帝取江州進中書省右丞洪都降

將祝宗康泰反達擊斬宗等遂移兵圍廬州將友諒失洪都而憤悉其衆来争樓船高数丈圍数百重 帝亦悉師泝流逆之趣召達自廬來會與友諒遇於鄱陽湖達先諸將蕩其前茅殺千五百人獲一巨舟而還軍威大振既而達舟深入中敵火撲之更進戰後破敵而出時友諒兵盛帆檣後先不見際 帝謂左右仰不利柰彼衆勝何既而曰得之矣夜以兵符授達飛舸還建康達至中約束嚴斥堠鎮靜若無外兵 師還即 吳王位而達爲左相國復從平武昌率兵討左君弼取廬州復率兵狥友諒諸屬城湖湘悉平率常遇春等以水陸兵徃徇士誠淮東郡邑克泰州遂降興化會士誠犯宜興乃以都督馮國勝攻高郵常遇春攻淮安別將守泰州而身率中軍精卒渡江破士誠兵解宜興圍復移兵會克高郵與常遇春攻淮安守將梅思祖降元將樞密同知陸聚亦舉徐宿二州來歸復進師取安豐元丞相擴廓帖木兒遣兵救徐州達復大破斬之淮南北悉平 帝乃與諸將相謀討士誠右相國善長以士誠兵尚強且饒蓄

積冝火緩逵持不可曰張氏汰而苛其大將李伯昇輩積子女玉帛旦夕人耳用事者黃蔡葉三參軍自面書生易與也臣奉　上威德以大兵臨之當自潰

上大悅以左相國逵爲大將軍平章軍國重事遇春爲副將軍率師二十萬討士誠禡於龍江進逵等諭以毋虜掠毋殺僇毋發丘壠毋毀廬舍又戒之曰士誠能以吳歸命者必全之幷附其毋葬閶闔之外毋毋振而易牧也時副將軍遇春欲徑擣平江　上曰不然賊分其衆駐吳興錢塘以自輔我頓兵堅城不

克而招二輔之援非計也先攻吳興便乃悉舟師自太湖趨薄吳興士誠之右丞張天騏等分道出戰逵亦分兵應之而別遣驍將以長榆軍扼其歸遂圍其城五太子及其平章朱暹樞密呂珍來援屯城東舊館逵遣遇春等爲十壘以待而士誠亦自以兵來援逵逆戰擊走之復破潘元紹之赤龍船於平望鹵其軍資甲仗皆盡復大破舊館之援兵克吳興遂下吳江州從太湖西出平江城南七里破鮎魚口山柵復敗其兵於尹山橋遂悉水陸兵薄平江逵營葑門分

兵營婁胥閶盤諸門築長圍架木塔與城中浮屠等別築臺三下瞰城中纖悉皆見中設火筒發進中又設襄陽礮礮風着人皆死尋使使之建康請事　帝賜璽書勞之曰將軍天性忠義沈毅有謀今事事克命此賢臣事君之道吾甚嘉將軍然將在外君不御自後軍中緩急將軍便宜行之勿以聞平江城堅難卒拔莫天祐時爲士誠守無錫更相倚爲其將楊茂善泅數從水中爲偵逵獲茂釋而厚賞之使往來爲間因盡得其虛實士誠迫自出兵戰馬驚墮水與人

城其第士信張幕城上踞銀椅進秋桃猶未及嘗飛礮碎其首士誠氣益奪逵知城中困乏督兵急攻破葑門遇春亦破閶門新寨士誠拒門自縊又乃蘇檻送建康逵之將破城也與遇春約曰師入吾營而左公營而右將士人予一犀曰掠民財者死毀民居者死離營二十里者死師入而民不知有兵食穀互市如故歸獻俘於戟門進封信國公賜綺帛爲右丞相云何議北伐平章遇春請直擣元都執俘主以臨天下　帝曰壯哉而吾所畫下平江策也吾欲先取山

東撤其屏蔽旋掩河南斷羽翼拔潼關而守之天下
形勢入我掌握不待麾野牧野而元都下矣故行而
西雲中九原以逮關隴可席捲也達曰 上笑之善
於是信國公達爲征虜大將軍鄂國公遇春副之偽
於北門七里山大會諸將謂諸將軍非不健鬭然能
持重有紀律得爲將之體者毋如大將軍達又謂達
關外之寄汝實專之茲行進取必自山東始大將軍
至淮沂州帥王宣與其子信業請降既復叛達急攻
下沂州僇宣其子信走 帝賜書曰將軍今何嚮嚮

益都則必以兵扼黃河斷其援卽不嚮益都西取濟
南濟寧二郡便兵難踰度其在將軍金火二星會於
丑分後火逐金踰齊魯以時進取毋失達遂率兵攻
圍益都降其平章老保遂徇濰膠壽光臨淄等諸州
邑諭降樂安淄川守將移兵下東平進次安山獲右
丞祉天禧等逼濟南走其大帥脫因帖木兒進逼濟
寧走其大帥陳平章而以都將張興祖守之遂與副
將軍遇春兵合取東昌所屬州邑皆下乃籍山東城
邑俘獲軍實之數以上洪武元年 帝卽大位立

皇太子達兼領太子少傅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
錄軍國重事右丞相少傅如故予誥達以大兵渡陳
橋取汴梁將左君弼走之守將國公李克彝所克彝
謂君弼公在廬數與南師角我悉麾下授公所與戰
否君弼曰是未易當有徐相國者善用兵我見之輒
膽落克彝乃夜開門北走遂入其城由中灤進略洛
陽抵塔兒灣元將脫因帖木兒以兵五萬來拒
副將軍遇春突斬其前鋒達麾兵乘之俘獲無算洛
陽大帥梁王阿魯溫從吏民出降河南平阿魯溫者

故穎川王察罕帖木兒父也達乃遣副將軍遇春及
諸將等徇降諸州遂西克潼關 帝聞達等平河南
爲幸汴梁居十日達自軍謁行在 上置酒勞之復
召達問計達對曰大兵平齊魯掃河洛擴廓自保之
不暇而敢離其穴我西據潼關李思齊張思道倪奪
遠竄元都一窂中孤豚耳誰與爲鬭者臣不佞仗
天威取之如拉朽因復奏曰師進而彼北奔不窮跡
之將爲異日憂 上曰元世祖乘氣運而王我中國
今衰矣彼且自澌盡何煩我窮兵出塞之後固守疆

國防其侵軼可也達遂拜命次河陰分兵狗河北右
丞薛顯參政傅友德兵克衛輝彰德廣平大將軍
駐臨青分遣傅友德開陸道通步騎都督顧時濬河
通舟師遂前下德州常遇春張興祖兵悉會取長蘆
滄州轉直沽據之作浮橋以濟御丞相也速不戰走
元都大震進抵通州與遇春夾河而軍達軍東岸遇
春軍西岸遇春敗其西岸兵擒國公卜顔帖木兒等
入通州夜三鼓元君及其后妃太子開建德門以其
車服重寶跳踰五日達進師至齊化門填濠登城坐

門樓執其監國淮王帖木兒不花居守太尉左丞相
慶童等僇之封府庫籍其圖書金玉楮幣以兵千人
守宮殿門使宦寺監護其宮人妃主給餼廩吏士一
切按堵市不易肆承制立燕山六衛守禦北平略保
定河間真定度太行取澤潞進圖太原時擴廓帖木
兒方自保安謀險居庸關撼故都達聞之謂諸將曰
擴廓遂出太原必虛北平孫都督擁六衛之師足以
抗禦我直抵太原覆其巢所謂批亢擣虛也太原下
擴廓不戰潰矣諸將皆曰善遂引輕騎徑進擴廓還

軍來救鋒銳甚副將軍與達計以步兵未集而輕於
戰此危道也虜不觧遠斥候閑營壘可掩而取也達
善之乃選精騎銜枚夜襲之擴廓方然燭二童子扶
書侍卒聞警倉皇不知所為跣一足乘驏馬以十八
人走大同達次日建大將旗鼓按其營得甲卒四萬
馬四萬匹乘勝逐之大同擴廓遂走甘肅復遣顯交
德徽破賀宗哲於石州而身率兵自霍下平陽河州
府山西悉平遂渡河鄜城迎降克同州趣鹿臺時奉
元為都省而平章李思齊據鳳翔張思道與孔興脫

列伯據鹿臺各宿重兵以衛奉元思道等聞達兵至
三日遁達遂進渡涇渭至三陵坡父老千餘人出迎
達受其降撫慰之以奉元為西安府副將軍兵逼鳳
翔李思齊走臨洮鳳翔下達與諸將議所攻皆以張
思道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於臨洮先取慶陽從隴
西攻臨洮便達曰不然慶陽城險兵悍未易猝拔臨
洮北界河湟西控羌夷地富而人衆以大兵威之思
齊不走絕徼則束手降矣臨洮既克傍郡自下遂决
策度隴克秦州至鞏昌遣副將軍馮宗異以驍騎逼

臨洮思齊不戰降。使使諭慶陽、張思道懼、留其弟良臣以兵守、而從輕騎跳之寧夏。遇擴廓帖木兒爲所執。良臣聞之、使使納款。達遣右丞顯率騎士五千、步卒六千往受降。良臣自疑以兵來者皆捕誅我。乃佯爲蒲伏道左、獻牛酒、而夜襲顯。顯被傷走。達趨至涇陽、以大軍圍慶陽。而分布精騎扼其出入、慶陽援路絕。進逼西門。其下開門納我兵。良臣自投井、引出斬之。陝西悉平。　詔達還　京師、第功宴諸功臣、以達爲首。會擴廓帖木兒覘達還、悉兵襲蘭州、敗我援師。

時左副將軍遇春卒、　上乃還達大將軍印。而以平章政事李文忠代遇春。分兵爲二道。大將軍自潼關。出西道擣定西以取擴廓。左副將軍自居庸出東道、從大漠取元嗣主。達受命至定西、擴廓退屯軍道峴、達駐沈兒峪、隔深溝而壘。擴廓發精兵千人、由間道從山東下、潛劫東南壘、軍皆驚擾。左丞胡德濟倉卒不知所措。達自率帳前卒擊定之。敵始退。德濟故功臣越公大海子。達械送京師。而斬其部下數人以狥。餘衆皆股栗。明日達乃整兵奪溝而戰、以身先諸將士。諸將士毋不奮前角者。遂大破之、獲其郯王、濟王、閻國公、平章韓札兒、虎林赤等文武僚屬千八百六十餘人、士卒八萬四千五百餘人、馬萬五千二百匹、槖駝、羸驢、牛羊以鉅萬計。擴廓脫身與妻子以十餘騎遁。泅黄河、得浮木以渡。遂由寧夏奔和林。德濟械至京。　帝釋之、而以書諭達、謂將軍自效衛青不斬蘇建、獨不見穰苴之待莊賈乎。將軍誅之則已、不誅、吾且念其信州諸暨功、不得不曲赦、以伸吾不忍。自今而後將軍毋事姑息。達既以破平擴廓、乃使鄧將

軍、勝降西蕃、而自攻興元、復取之。會左副將軍亦襲破應昌、盡得元嗣主嫡孫后妃將相寶玉士馬車服無算、先後露布聞。　詔振旅還京。既至、　帝爲幸龍江勞之。所以慰賜有加。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參軍國事、進封魏國公、歲食祿五千石、予世券、賚文綺帛百匹。明年復佩大將軍印、填北平、凡置屯二百五十四。定墾田一千三百四十三頃。以給北平軍府之用。十二月受　詔還京師、　帝御武樓、謂達曰、擴廓遊魂尚

出沒奈何達請曰亟發兵坑竪子耳度兵幾何曰十
萬足矣　上曰吾予爾十五萬騎大將軍出中路文
忠以左副將軍出東路勝以征西將軍出西路將各
五萬騎轉餉私役者不與達抵山西境都督藍玉爲
前鋒擴廓與賀宗哲合而拒我師於嶺北時師數發
欲而易虜驟與之戰不利死者萬餘人達固壘自保
故徵侯功臣無死者虜亦不敢入塞而偏將軍湯和
遇他虜亦敗左副將軍出塞道遠乏水後軍爲虜所
掩失徵侯曹良臣大校數人然得其士馬輜重略相
當獨征西將軍與副將軍友德至西凉屢破虜盡收
其妻子以私匿馬駝故賞不行而　上以達功大弗
問也自是達連歲出塡北平歲行盡召還上將印
賜休沐以時宴見懽飲有兄弟稱而達愈恂恂恭謹
嘗從容謂徐兄功大未有寧止欲以吾吳時舊邸居
若達固謝不敢一日強沃以酒既醉覆以被舁卧邸
正寢達醒大驚俯伏階下呼死罪不已　上益悅命
有司爲治甲第表其里曰大功達長女尚　燕王
王　帝愛子也國北平故達歸將印不踰月輒復之

鎮時虜漸衰弱而亦畏達威名不敢復犯邊達亦戒
守邊者唯繕城戍簡士馬謹烽堠毋得徼功啟釁故
終達之鎮北平十餘歲兵民熙熙有太平色　燕王
三子皆達女出親爲　王舅與　天子奕葉而見
王必執臣禮不少間　王以是心念之又得其用兵
法所練士皆精卒十七年達在北平疽發背召歸疾
益甚以十八年春二月卒年五十四贈中山王謚武
寧　帝自爲神道碑文而手書之於石且曰婦女毋
所愛財寶毋所取忠志無疵昭明日月惟大將軍一
人而已自達薨　帝所授大將印獨宋國公勝凉國
公藍玉而潁川侯友德以功進封公其受賑亦數然
上待之不能如達侑享　太廟肖像功臣廟位皆
第一子四輝祖添福增壽膺緒輝祖初名允恭　太
祖賜名輝祖洪武二十一年嗣公靖難兵起與齊黃
盧振張昺葛誠通謀議督諸兵北進屢有功　文皇
即位勒罷尋幽繫永樂五年卒　上曰輝祖與齊太
輩罪同宜論死朕念中山王平定天下有大功曲赦
輝祖今病死中山王不可無後令輝祖子欽嗣魏國公

適給中山王殁後祿、增壽素通款于北平、靖難兵入金川門、建文手刄增壽於左順門廡下、永樂二年、贈定國公、子景昌嗣、初 燕王以 太祖小祥、遣世子及二弟往行禮、世子兄弟、皆輝祖甥、輝祖密奏 帝曰、臣觀三甥中、獨高煦勇悍無賴、自倚騎射、非唯不忠、抑且叛父、他日必爲大患、 帝以輝祖弟都督增壽、與附馬王寧、皆力爲庇護、乃遣歸國、瀕行、高煦竊入輝祖廐中、取其良馬馳去、

弇州外史曰、 高帝之取天下、計初下建康、所與陳友諒角、實在行、而其他十七皆大將軍力也、大將軍之廉靖仁武、沈幾策勝、即古名世之佐、遇過焉、勞而不伐、夙夜匪懈、與功名終蓋、所以處君臣之際微矣、元女尚配 英主、整其成師、於十五年後、而資靖難、兩都二公光表後裔、寵冠羣辟、夫豈倖哉、

開平忠武王鄂國常公遇春　附子鄭國公茂

常遇春者、濠之定遠人、元末羣盜起、盜魁劉聚、得遇春而識之、使爲什長、有所攻剽、遇春敢力、深入、必克獲、而歸以是爲聚所愛重、然遇春察其急鹵略、毋

遠志、屬 高皇帝駐兵和州、乙未、遇春偕其私卒數十來歸、從渡江、抵采石磯、元兵置陣磯上、舟相去者三丈餘、矢刄蝟集、莫敢先登、遇春飛舸至、 上麾之、應聲挺戈躍而上、敵皆披靡、大兵乘之、敗其衆、遂乘勝取太平、授總管府先鋒、進爲總管、 上已渡江、而諸將士家屬輜重、皆在北、滁和之守備單弱、元中丞蠻子海牙擁舟師數萬、襲據采石、界其中、音問絕、上使遇春多張疑兵、而自帥正兵直擣之、旣合、遇春別操輕舸、以精兵橫衝海牙之舟、爲二、左右縱擊、大破之、俘其精銳、自是元師扼江之勢衰、而南北通矣、從取集慶路、再從徐達取鎭江、復爲領軍先鋒、徐達攻常州、會靑軍叛、與吳合、而圍達於牛塘、遇春力戰解圍、大破士誠、復爲總管、進統軍大元帥、明年、克常州、遷中翼大元帥、尋從達下寧國、分兵取池州、論功、進行中書省都督、又明年、擢都督馬步水軍大元帥、又明年從 上取婺州、有功、進鎭國上將軍、同僉書樞密院事、守婺州、攻降衢州、進僉樞密院事、庚子、召還京師、尋從達守池州、從拔安慶、趙普勝水寨、漢

人聲拔安慶遇春曰必攻池州賊誤我留鼂翁守城出銳士伏九華山大破陳友諒之衆又敗友諒於都城之龍灣 上追友諒於江州遇春留守用法嚴軍民肅斂辛丑進行省叅知政事復從 上取安慶破江州還守龍灣張士誠之大將李伯昇圍我長興急遇春軍援之伯昇拔營遁俘斬其後軍五千餘人上貴城安慶斬池州之叛卒羅友賢餘黨悉平 上所任將帥其最著者三人曰平章邵榮右丞徐達與遇春榮最爲宿舊且善戰旣貴而驕有所不得志輒謀

伏兵置酒邀 上飲而刼之事發就縛 上猶語諸將吾欲宥榮死以慰勞臣衆唯唯遇春直前曰人臣而以反名寧可宥臣誼不與之共生 上乃飲榮酒流涕而僇之以是心益愛重遇春癸卯張士誠別將呂珍圍劉福通於安豐 上救之師至珍已破城殺福通兵勢盛而水陸連營爲戰守備甚嚴時汪元帥爲前鋒拔其中壘而據之會左右軍敗汪元帥兵欲出走阻於塹則殊死鬭卒不可敗而遇春以精騎横突其脅凡三合三勝大軍乘之遂大勝進圍安豐逆

擊破元將左君弼遂薄廬州且下而友諒傾國兵來爭南昌 上乃趣達遇春歸遂從 上援南昌遇於鄱陽湖之康郎山達首敗其前鋒縱火焚敵舟二十艘殺獲以千計友諒太尉張定邊奮前犯 上舟遇膠淺事且迫遇春從傍射中定邊始稍稍退 上舟脫而遇春舟復膠沙力戰得脫明日復大戰乘風縱火焚其舟數十里湖水盡赤友諒退保鞵山時連戰三日友諒卒死者過半而我兵所亡失亦略相當旣出湖口諸將佐氣稍稍奪欲縱之去遇春獨不言

上悟乃移舟扼上流而別出奇兵絶餉道凡旬五日友諒軍食乏其左右金吾將軍皆降友諒迫以百艘突湖口闗 上蹴之自晨至酉友諒中流失死乃班師欽至策勳以遇春及廖永忠俞通海爲首賜土田金帛過當復從 上討友諒子理於武昌擒其丞相張必先必先友諒驍將也甲辰陳理降進遇春中書平章政事尋從徐達取廬州別將兵略定臨江諸寨遂定贛州下南安南雄韶州諸路師還取安陸襄陽丙午復從徐達克泰州巳克高郵狥淮安徐宿安豐

悉下之丁未副大將軍徐達討張士誠舟師出太湖
直趣湖州薄其城飛車戰艦高與城堞埒其丞相士
信掃境內兵來援築壘舊館壓我師之背遇春率奇
兵山大全港入營於東阡復壓其背士信忽出精兵
捕戰輒敗又破其援兵赤龍船於烏鎮士信逃舊館
之卒皆降湖州下遂進圍平江路縛士誠藉其兵得
二十五萬時　上猶稱吳王召見戟門所以慰勞備
至進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封鄂國公
上以遇春功大欲尊之而善長達已爲左右相國不

能復置相乃以遇春爲平章軍國重事制祿秩與相
國等復議討中原遇春有所獻策大較欲輕兵直擣
其心腹肢節當自解　上持重不之用也而心服其
勇至是命遇春爲征虜副將軍與大將軍達率步騎
二十五萬以北　上親禡旗於龍江諭諸將當百萬
之衆摧鋒陷陣所嚮披靡無如副將軍遇春第吾不
虞其不能戰虞其輕戰耳夫遇春大將也而好與一
小校爭能甚非吾所望也遇春頓首拜　詔侃與大
將軍合略定山東諸郡洪武元年遂破汴梁進攻河

南元兵五萬陣洛水北將合遇春單騎突其陣敵攢
槊刺遇春遇春發一矢殪當先者大呼而入麾下壯
士從之敵遂大潰河南下諸郡邑悉平五月　上幸
汴梁遇春馳入謁　上勞之曰將軍以大軍北征不
踰歲而下中原之半功亦大矣勞且倍矣遇春頓首
謝三日辭復與大將軍略定河北進逼大都元主北
走遂移兵徇太原擴廓帖木兒帥銳兵逆戰遇春夜
劫之擴廓潰走太原下改遇春爲左副將軍二年取
大同轉徇河東西度關下奉元路西過鳳翔其平章

李思齊率所部奔臨洮鳳翔下會元丞相也速寇通
州至白河而遁　上乃遣遇春馳至故元都部署將
士而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副之遇春謀元主在開
平乃選步卒八萬騎一萬取道三河經鹿兒嶺抵惠
州敗其將江文淸於錦川獲士馬千計次全寧遂與
也速遇復敗之進次大興州遇春使分千騎爲八伏
徼其歸擒其丞相脫火赤遂薄開平元主已前走追
北數百里俘宗王三人及平章鼎住等斬之凡得將
士萬人車萬輛子女貨寶稱是師還次柳河川卒年

四十、丧至龍江、 上親出奠、爲文哭之、叙其功甚詳、始命有司制開大臣計用宋太宗爲韓王趙普舉哀禮擇葬地鍾山之陰仍驛書報大將軍達使會葬特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忠武、封子茂鄭國公歲祿三千石予誥券、配饗 高帝廟庭、與祠功臣廟、皆次大將軍爲第二、遇春沈鷙果毅撫士卒與同甘苦出則摧鋒退則殿後未嘗敗北雖不習書史而用兵決勝與古人合年長大將軍二歲數從征伐奉節制進止赴期不敢爽毫髮大將軍雅重之無小間唯性稍好殺而濡以此不能比大將軍而一時稱名將者猶曰徐常徐常云而 上亦均重之每舉以勵諸將帥必曰中山開平二王不偏廢也鄭國公茂、弱冠而封、其婦父爲宋國公馮勝、隸宋國公北征納哈出勝遣藍王往受降、納哈出見王大喜與飲酒歡甚納哈出酬王酒王解衣衣之曰請服此而後飲納哈出不肯服王持酒不肯飲爭讓久之納哈出取酒澆地顧其下咄咄語將脫去茂直前搏納哈出大驚起

欲就馬茂拔刀砍傷其臂不得出遂擁之見勝而部卒頗有驚潰者、勝故兒子畜茂、茂不受爲設詞以應至是勝上書、增飾其狀以爲茂激變、械茂京師茂亦言勝陰事、 上乃奪勝大將軍印罷朝請而削茂爵安置龍州然猶念遇春功別封次子昇爲開國公建文末以抗靖難師謫雲南臨安、憂死弘治中錄其孫復爲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嘉靖中續封懷遠侯、

渤海吳孝章平子鈔

吳中偉生甫閱

太師劉文成公基

劉公基字伯溫處州青田人少穎悟絕羣讀書過目輒誦善經學工屬文旁通天官陰符家言元末舉進士授瑞州高安丞故秘書監揭傒斯見而奇之曰子魏玄成流也而英特殆過之應行省辟與幕僚議不合投劾去再補江浙儒學副提舉充考官復論御史失職受臺抨再投劾歸基益任誕不持循日縱酒嘑慱嘗遊西湖見異雲起西北光射湖水客以爲慶雲將賦詩基獨引觴不顧曰此天子氣也在金陵十年後英主出其下非我誰名世者衆爲掩耳遁去西蜀趙元澤獨奇之謂曰公乃受魏玄成目邪非諸葛武侯莫能當也方谷珍反海上省憲乃辟基元帥府都事與元帥築慶元諸城以逼谷珍谷珍不能抗乃使人浮海至燕以重賂賄元用事者下有司招撫授谷珍官基言賊豬獡與兇首亂今不除乃厚撫之益

賊奸計非是用事者以先入谷珍賂駁基擅作威福當斬羈管紹興路基感憤慟哭嘔血欲自殺門人力持之得不死自是放浪紹興諸山水多爲歌詩自適而谷珍益橫肆不可制盜所在蜂起行省乃復以都事辟基基受兵且撫且討寇悉平是時石抹宜孫爲樞密院判孜義幹基與之相犄角軍聲大振自樞密經歷遷行省郎中而用事者右方氏僅以基故儒學副提舉資遷總管府判基既左轉又失兵乃納告身庭中逃歸青田山著郁離子以見志或說基今天下擾擾以公才據括蒼并金華明越可折箠而定方氏將浮海避公因畫江而守之此句踐業也基曰吾平生忿方氏張氏剌促狐鼠乃身效之耶謝客去太祖定括蒼基置酒延客指乾象示之曰此非人力也吾西湖言驗矣會　上使孫炎來聘基遂間道走金陵謁見陳時務十八策　上大悅俄陳友諒傾國入寇壓金陵勢甚張　上欲發兵禦之計未決有請背城借一者有以鍾山王氣請奔據之者有勸納款者基後至獨張目不言　上爲起入內遽召基屏人

語曰先生可以有言乎基言先斬王納欸及奔鍾山
者然後言　上固問計安出乃曰賊驕矣誘之深入
而伏兵徼取之故易耳取威定霸在此舉而言納欸
及奔何也　上於是決策誘破友諒覆其衆時　上
雖定江東稱　吳國公而中書省猶設座奉小明王
基怒罵不拜曰何奉此牧豎者爲因上陳天命所在
上感悟始定征討大計師攻友諒之皖城不下基謂
彈丸地何足久勞師友諒膽破矣急進薄江州彼必
遁江州下皖城焉往友諒果遁都督馮勝攻其城

上使基授之方畧基以一赫號封曰夜半出兵至某
所見某方青雲起卽設伏須有黑雲起者賊伏也勿
輕動日中昃而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賊歸也銜
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擒也勝啟讀亦未敢信已而青
雲黑雲起具如基言遂奉而破賊取其城友諒之丞
相胡廷瑞遣子以洪都約降有所要焉　上難之基
從後踦所坐胡床　上悟而許洪都下時基以母喪
告歸會苗賊反殺金華括蒼守將胡大海耿再成等
衢州謀翻城應賊守將夏毅大懼會基至迎基入衆

卽帖伏基又爲移書諸屬邑俾固守俟邵平章兵至
寇定討悉誅諸叛將治葬畢因騰書宣　上威德以
示方氏方氏遂請降俄驛召還道建德而張士誠來
寇李文忠時爲帥會欲擊之基使勿擊曰三日後必
走走而尾之可盡擒也三日基登城望曰賊走矣衆
見其壁壘旗幟如故且聞嚴鼓聲莫敢發基復趣之
至其所則空壁所留皆老弱追而薄之東陽悉獲其
衆基入謝　上從容問曰吾欲取陳友諒張士誠而
龥生謂士誠客遁且富而弱宜先若爲我策之基對

曰陳氏據上游竊名號乃心無日忘我此不宜久蕴
祟之取陳氏士誠囊中物矣會友諒復攻洪都　上
遂率師迎之大戰彭蠡湖雖小利尚未決基請移軍
湖口以金木相犯日決勝陳氏遂平而是時張中亦
在師中所謂鐵冠道人者臨川人其于破友諒策算
尤神絶他占驗亦稱是愈於基國事謀斷勿如也置
太史令秩正三品基領之口中有黑子基奏東南當
失一大將俄而參軍胡深敗沒　上方欲刑人而基
適入亟語之夢以頭有血而土傅之故欲應之基曰

頭上血衆也傳以土得衆且得土也應在三日 上
爲停三日待之而海寧降 上大悦悉以所停囚付
基縱歸里熒惑守心羣下皆惴惴以 上且有加僇
基密奏宜下書罪已以回天意 上許之衆乃安
上卽位擢御史中丞領太史令時左丞相李善長貴
盛基獨事與抗議不相下善長不能平適善長以事
見譴憲使凌説彈之基言李蒨勲且能輯和諸將
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爲之地邪且汝忠力足任此
基頓首曰爲巨室者棟必大卽輕易棟而得小者寧

無爲室憂 上乃觧 上嘗欲相中書左丞楊憲問
基基素與憲善對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又問右丞汪
廣洋曰此褊淺殆甚于憲參政胡惟庸何如曰用之
僨轅破犂犢也 上曰吾固難之吾之相終無逾先
生基對曰臣非不自知臣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其
後憲以怙寵廣洋以巽懊惟庸以大逆皆不良死會
上幸鳳陽基與左丞相居守請于 上謂宋元以
寬縱失國且今刑亂用重必使紀綱肅而後惠政可
施乃飭諸御史一切按劾權倖無所避中書省都事

李彬坐貪縱見法丞相以彬省寮且素昵之請基緩
其獄基不聽獄具馳奏報可卽斬之丞相大恚恨訴
基 上持其章不下而風基以病請告就醫青田時
洪武四年也時 上再幸鳳陽不能無盡爲意建爲
中都又銳欲出塞滅王保保基瀕行謂中都曼衍非
天子居王保保不可輕也其後皆如基言明年大封
功臣 手詔叙基勲伐召封開國輔運守正文臣階
資善大夫上護軍誠意伯勲級猶二品而祿二百五
十石僅得忠誠伯之半又明年予告歸里基嘗爲

上陳甌閩事葢甌括之閒有隙地曰淡洋其南抵閩
界曰三魁爲𧮪盜藪方氏所由亂基奏于其地立廵
檢司以控扼之其姦民勿便也相率挾逃戍之卒以
叛而大豪復陰主之基時使其子璉上奏而不先白
中書省胡惟庸攝丞相事嗛基舊語使刑部劾基欲
睎淡洋地爲墓不得則創立司之説以窘其人致激
變疏上不問復請逮其子璉又不問而第令移文使
基知奪其祿伯爵如故基馳入朝見 上但引咎自
責不敢言歸遂邑邑以至疾惟庸代廣洋爲右

丞相覘　上念基息乃陽爲好者以八年正月朔挾
醫來視疾基飲之再覺有物積胸中如拳石又三月
寢劇給驛舟護歸青田亡何竟卒年六十五基且卒
以生平所習天文秘書封授子璉曰服闋亟上毋令
後人習也又爲書勸　上脩德省刑祈天永命且寬
猛若循環毋持一端諸形勢要害之地宜宿重兵與
京師形勢相連絡授其次子仲璟曰惟庸方在事
上之無益不久必敗敗則　上必思我其時可密開
也基爲人剛毅有大節慷慨敢言遇天下利害杲毅

吞參不復反顧而揣摩事計多中其于天文尤懸斷
不爽若鬼神初　上禮重之呼老先生而不名又時
時謂人伯溫吾子房也然卒不以爲相封拜亦輕最
後恩禮亦漸薄人以爲中惟庸間云洪武十三年
上誅左丞相惟庸等思基言　召其子璉拜考功監
丞遷江西右參政後封璉子廌誠意伯予世襲璉弟
仲璟奏基遺疏拜閣門使遷谷王右長史靖難師起
谷王開金川門降而仲璟獨不屈下獄遂停襲正德
中追贈基太師謚文成嘉靖中九世孫指揮使瑜得

嗣爲誠意伯與世券

　太師丞相韓國李公善長

李善長者濠之定遠人少有志計讀書持文墨而以
筴事稱里中推爲祭酒　高帝畧滁陽善長被書生
服道謁　上問知爲里中長者遂留幕下掌書記謂
之曰若知羣雄之所以敗乎大帥與諸校不能相
腑而中藉持牘者爲閒通往往而權行然使上下相
疑以至于敗皮之不存毛又安傅且夫今持牘之得
存者誰也善長頓首遷爲參謀自是益專精爲　上

謀筴諸將來歸者善長與語察其材言之　上復爲
上布款誠使得自安而中有以事力相翔戢者委曲
調護俾不至齟齬一日　上從容問曰四方戰鬭天
下何時定乎對曰秦失鹿亂逐漢高帝起布衣豁達
大度知人善任使不嗜殺人不五載而成帝業胡元
酷業視秦猶烈以故羣雄蝟奮土崩瓦解王公濠產
去沛不遠與漢高同受山川王氣能法其所爲天下
不足定也　上大稱善時　上鎮和陽屢破王子秀
堅等將出鷄籠山寨留少兵佐善長守曰敵至謹勿

保元諜知和陽兵少倍道來襲善長設伏敗之　上
大悅曰孰謂而壓握筭者令執戈者屈矣因謀渡江
破蠻子海牙長驅汎牛渚拔采石乘勝取太平　上
之發采石也與善長謀置榜諭士卒有虜掠者必斬
太平下即懸之五父逵肅然無敢犯　上稱太平興
國翼大元帥以善長爲元帥府都事從克建康取鎮
江先曰　上佯怒諸當行者以不能戢下欲悉置之
法善長力救迺解鎮江下民不知有兵善長乃與諸
將謀奉　上爲吳國公置江南行中書省　上以右

丞相領省事而善長拜參議軍機進止章程賞罰十
九取善長處分凡師行善長必留守轉給兵餉進中
書省參知政事長省事　高帝之克江州兩平洪都
援安豐討廬州下武昌善長皆居守將吏帖服居民
安堵爭奉　上爲吳王拜善長右相國時猶仍元制
尚右始善長請榷兩淮鹽立茶法倣役制錢法于洪
都設三局湖廣開鐵冶定魚稅諸利孔雖若煩悉而
裁取有衷民不爲困國用益饒善長請　上即帝位
上曰吾居恒笑陳友諒甫得一隅而黃屋左纛我安

能復效之天命果在我自有時大將軍達已破平士
誠　上以善長有轉餉勞召見戟門封宣國公賚賜
二等定官儀尚左改左相國充總裁官定律令善長
復率羣臣勸進戊申正月　上即皇帝位改中書左
丞相善長請緣元舊以　皇太子爲中書令　上不
許曰吾子尊師傳習經傳通古今識事宜他日軍國
機務皆令啟聞何中書令也制東宮官屬以善長兼
太子少師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餘
如故已率禮官進議郊社宗廟禮　上幸汴梁善長

居守者三月一切聽便宜行事尋奏定六部尚書以
下官制議官民喪服三司朝賀東宮儀朝臣大小
服色俸賜天下嶽瀆神祇名號封建藩國功臣爵賞
事無巨細悉委善長裁定命監修元史特大將軍達
與副將軍常遇春等將兵大者定中原小者亦取閩
越州郡善長居中雍容無所見績然　上獨知之三
年大封功臣　上諭諸臣曰善長雖無汗馬勞然事
朕年久給足軍食功甚大進封韓國公授開國輔運
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左丞相

參軍國事歲祿四千石子孫世世勿絕時大將軍達爲元功位猶在善長下善長雖寬博有器畧然意忌不能專平參議李飲氷楊希聖恣而私侵善長權善長按其罪奏黜之又與中丞基爭法而訽基不自安請告歸　上所寵任者張杲私憲汪廣洋胡惟庸杲憲以事誅廣洋亦數譴而善長權寵如故既貴富極意稍溢而勸　上始微厭之四年引疾乞致仕賜臨濠地墳佃戶踰年病良已命董建臨濠宮殿　上謫善長臨濠吾豐沛地數若流移蕪萊不治今徙江南富民十有四萬田其地公爲我經畧毋使失所自是留臨濠者數年　上推恩擢善長弟存義爲太僕丞子祺尚臨安公主拜駙馬都尉初定婚禮公主修婦道甚備光寵赫奕時人豔稱之尋與曹國公文忠議軍國政凡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有大事悉聽裁審而後奏行是年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疏糺太師善長自子祺尚主狎寵自恣　陛下病不視朝幾及旬而不知問候駙馬都尉祺六日不朝大不敬請付所司論法　上不問又踰月特物追數善長過削其

祿歲一千八百石善長自是意忽忽不自得洪武十三年御史中丞涂節告左丞相胡惟庸等反狀　上親臨鞫獄具謂惟庸嘗以兄女妻善長弟存義子佑相表裏爲威福惟庸定遠故里第水中忽生石筍水溢數尺三世塚皆有光怪燭天而數以事見督　上遂起邪謀誘吉安侯陸仲亨平凉侯費聚使出招兵馬爲外應間與存義謀始圖之善長善長大驚曰爾言何爲者寧欲盡滅九族耶存義懼不敢應居旬日惟庸復謂存義苟事成盡捐淮西地王太師以語善長善長心動乃嘆息起曰吾老矣惟爾等所爲又旬日惟庸謁善長延之東西向坐屏左右款語良久人不得聞但遙見頷首而已惟庸自是與倭通俾以精兵寓貢船挾詐害　上而掠武庫兵入海　上乃賜惟庸與御史大夫陳寧死羣臣請併誅善長與吉安侯　上謂吾年二十七而識善長予兵間善長年四十一所言多合吾意遂命掌簿書贊計畫爲功臣爵以上公以女妻其子陸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以一升麥藏草間朕見而呼之曰來遂從朕長育以

功封侯此吾微時股肱腹心其勿問遂止誅存義亦赦佑時左大夫陳寧伏法死右大夫安然罷歸後命善長理臺事洪武二十一年肅淸逆黨榜列勳臣猶前善長又二年善長巳七十七矣耄不能檢飭其下嘗欲營第宅從信國公和假衛卒士百人役和探得 上旨攘臂曰太師敢擅發兵耶密以聞而復有謂坐惟庸株累從遝者皆豪而善長私之數以給其親 上惡之會有言星變其占爲大臣災於是御史上書論劾善長 上復爲捕存義之子佑伸置獄獄具詞惟庸初爲寧國令善長薦之超爲太常少卿以黃金三百兩謝及惟庸反謀定善長遣家奴耿子忠等四十人從皆厚得金帛而惟庸復以西域古劍白玉壺玉刻鮫龍蟠桃杯酬善長羣臣奏請誅善長上不許仍手詔慰諭之召諸 奉天門與語開創艱難爲流涕至右順門謂羣臣曰太師老矣吾欲曲宥佑伸死以慰太師心羣臣固言善長反狀明甚三尺法非 陛下所得私 上曰法如是柰何善長大慟曰臣誠負 陛下恩無面目見羣臣遂自經死佑伸

及吉安侯皆坐棄市特赦諸子弗誅以禮葬善長卹其家都尉祺二子以公主推恩芳爲留守中衛指揮次茂旗手衛鎭撫後罷世襲善長死之明年而御史解縉代虞部郎中王國用爲稱寃曰竊見故太師善長與 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勳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藉令自圖不軌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則大謬不然夫人情愛其子必甚于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者必不僥倖萬一之富貴善長于胡惟庸則猶子親耳於 陛下則親子女也使善長佐胡惟庸成不過勳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侯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寧復有加于今日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倖取百戰而取天下之艱難哉當元之季欲爲此者何限莫不身爲虀粉世絕宮汚未有保首領者善長胡乃身見之而以七十之餘年身蹈之也且凡爲此者必有深讐急變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冀脫禍求全耳今善長之子祺備陛下骨肉之親無纖芥之嫌而無故而厭福求禍則

猶不可解也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夫殺人以應天象又豈上天之意哉臣亦知善長已死言之無益而猶復言之願　陛下作戒於將來耳書奏上亦不罪

贊曰　高帝神武所斷决皆自臆而善長奉行之功胡能比蕭鄧侯爵爲上公位至太師贈王之約同於帶礪其班先徐武寧恩數百劉文成而中不愜人亦不異議夫人臣無將將必誅身從逆而再屈法以寬之必不得已而聽其自盡以禮葬卹　帝之恩德不亦深且厚哉雖然其初獄抑何曖昧少證也隱之十年而後發發之後一獄辭視初十年而加詳嗟乎王國用之疏可味也已

昭代名臣志鈔卷之三

渤海吳莘萃平子鈔
吳中偉生白閱

岐陽武靖王曹國李公文忠附子景隆

岐陽王李文忠泗之盱眙人初名保保父貞尚隴西長公主文忠生十二而母公主薨時淮南盜起父貞携之東西走鋒鏑間幾不能活　上起兵滁陽間關往投至則相抱哭賜國姓而從　皇姪文正列讀書史習兵法　上嘗携所業傳示幕僚曰平世一鄉士也雖然要當於馬上習之丁酉以舍人從軍策應池州驍勇爲諸軍冠時年僅十九率所部取青陽石埭旌德下之戊戌攻下太平破苗獠于於潛昌化獲其婦女輜重甚夥文忠恐士卒驕莫肯鬬因激怒衆盡焚其輜重進次淳安夜襲破賊營降其衆千餘取嚴州超爲帳前總制親兵左副都指揮使兼領元帥府事鎮之時嚴新下城壘未固而張士誠來爭挾苗獠之衆水陸數萬人奄至辛丑文忠以輕兵從陸逆擊大破之馘其首標之槎放之中流水兵見而夜遁取

浦江同僉員成率苗將蔣英劉鎮降遂克諸暨進浙
江行中書省左丞苗將蔣英叛金華賊殺叅政胡大
海文忠急擊破之蔣英走癸卯諸暨守將謝再興叛
挾張士誠寇我東陽文忠馳救復破之再興亦走文
忠以反側郡處兩叛間又與強虜接壤而練兵繕甲
屹不可動始文忠所築逼諸暨而城者曰新城士誠
之司徒李伯昇悉兵二十萬來圍文忠救之令去城
十里而軍守新城將胡德濟謂賊勢盛請少避以俟
大軍文忠曰俟大軍城爲彼有矣將在謀不在衆遂
誓師而誡之曰彼衆而囂我寡而整且聞彼之輜重
山積是天以賜若也勉之戰既合文忠橫槊引鐵騎
數十乘高馳下直出賊陣斷其中堅縱橫搏擊所向
草靡賊駭亂相蹂躪大軍乘之城中守兵亦鼓噪而
出賊遂大潰斬首數萬級擒將校七百人委棄鎧仗
芻粟彌亘數十里伯昇僅以身免丙午取桐廬富陽
進攻餘杭一夕而下丁未杭帥潘原明遣方彝納欵
文忠引入卧內與飲而授之約束明日原明封府庫
籍兵餉執劉鎮蔣英出降文忠營於麗譙下令曰敢

有擅入民居者斬有一卒下借民釜立磔以徇蘇軍
中加榮祿大夫行省平章政事還李姓洪武元年
上卽位封文忠父貞恩親侯食祿奉朝請　上念姊
巳久死獨貞在而又醇謹寡見不以時每征行輙令
守宮省文忠既父子當腹心寄親重無與比尋討平
閩之叛寇還爲偏將軍二年從開平王遇春北討由
遼化度鹿兒嶺進薄上都克之走元君獲其士馬萬
計俄而開平王卒文忠代將　詔移兵陝西會攻慶
陽行次太原聞虜攻大同急文忠曰兵可無西也援
大同便軍吏以爲疑文忠按劍叱曰閫外之事吾得
專之敢言不援大同者斬遂出鴈門次馬邑敗其邏
騎數千擒劉平章進次白楊門擒四大王前軍已去
虜五十里而營文忠遽移之五里前阻水自固是夜
虜悉銳來攻文忠令將士秣馬蓐食堅壁不可動質
明文忠望見虜益大至先以二營誘敵佯死戰自寅
至辰度其饑疲廼還精兵爲左右翼自爲前鋒奮擊
大破之擒其驍將脫列伯俘斬無筭窮追至莽哥倉
不見虜而還三年進征虜左副將軍與大將軍分道

北討文忠以十萬人出野狐嶺降其守將至察罕惱兒擒平章祝真諜知元順帝殂太子愛猷識里達臘即位文忠進闈應昌明日破之太子走獲皇孫買的里八剌及后妃諸王達官宋元玉璽金寶玉冊鎮圭大圭玉帶玉斧選精騎窮追至紅羅山不及而還捷聞 上御奉天門受羣臣朝賀大封功臣文忠爲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大都督府左都督曹國公同知軍國事食祿三千石賜誥券世襲尋領都督府事五年復以左副將軍北討出東路取和林師至哈剌莽來虜先遁文忠乃留輜重驢駒河人齎二十日糧兼程進至土剌河元太師哈剌章䰟子悉衆渡河而陳騎以待文忠馬中矢操短兵接戰俄得李榮馬復橫槊馳麾諸兵殊死鬬却之逐北至騁海虜來益衆文忠乃據險自固而多張疑兵以怵虜虜疑稍稍引去文忠亦解而歸迷失道乏水渴死者衆文忠大窘忽所乘馬跑土泉隨湧出士馬頓以濟文忠軍雖名爲全而所失多得不足償而大將軍之出中路者竟敗績矣七年總兵北伐駐代

縣遣將分道出捕虜俘其平章陳安禮等又破大寧高州斬其宗王朶朶失里虜益避遠邊境無事時文忠與大將軍皆折節延諸儒生講說經義而文忠尤號有文采 上益雅重之始命與李善長通知中書省大都督府事御史臺事又命大事皆取二公處分中書省並命文忠特參軍國大計如大將軍十六年命兼領國子監事而文忠勸 上少誅僇微忤旨尋得疾卒年四十六贈岐陽王謚武靖二子景隆增枝景隆小字九江 皇太孫立景隆以肺腑見親任而增枝亦屢遷至左都督靖難兵起耿炳文敗績乃命景隆爲征虜大將軍北伐用裴度故事賜通天犀帶人主爲推輪送之江滸且令得以一切便宜誅賞時諸宿將鮮存者雖存亦已老又皆景隆諸父行多怏怏不肯爲之下景隆驟得意自尊大每升帳踞高坐毋敢與抗禮會兵五十萬進營河間 文皇諭諸將曰李九江豢養年少未嘗習兵見戰陣輒付五十萬是自坑也景隆進薄北平再戰鄭村壩皆敗匿不以聞死者十餘萬又戰於白溝河復大敗景隆奔濟南

始　人主未知敗問以景隆權尚輕　特賜黃鉞金
鉦朱亏矢使者渡江風大作覆其舟復製以賜而景
隆敗問至矣　召還旣陛見黃子澄執景隆於朝班
慟哭請誅以謝天下　人主莫能問也　燕兵渡江
景隆密輸款開金川門來迎改號奉天靖難增祿歲
一千石修　高廟實錄爲監修總裁諸裁定功賞大
典華景隆猶以班首主議　天子雖外示崇重而心
恨之諸功臣咸扼腕謂彼白刃靳我而今以降虜居
我上共又明年羣臣廷劾景隆包藏禍心蓄養亡命

與其弟左都督增枝謀爲不軌乃　下詔削景隆勳
階官號絕朝請猶以長公主故不奪其爵羣臣復言
景隆大不道因詔逮增枝與景隆同繫私第沒其家
胥絕其食旬日不死始稍稍給食至永樂末景隆竟
以凍餓卒正統中增枝以恩例聽自便嘉靖中繼六
王後封其曾孫蘘爲臨淮侯

黔寧昭靖王西平侯沐公英　附子黔國公晟

沐英鳳陽定遠人八歲父母亡　上養爲子賜國姓
出從征伐入侍　帷幄晝夜勤勵目無迕視　上心
器之年十八爲帳前都尉從守鎮江居四歲擢廣武
衛親軍指揮使加授招勇大將軍以所部從下福建
擒平章陳友定洪武元年歸其姓沐擢鎮國將軍三
年僉大都督府事明年進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
事時都督不爲階官而英特受　上心膂托九年
命乘傳詣陝西巡行諸路事有不便者便宜更置明
年副寧河王愈征西番西渡黃河略烏思藏耀兵至
崑崙轉戰數千里俘虜士卒萬計寧河王道卒英代
將其衆還　京師封西平侯進號開國輔運推誠宣

力武臣勳柱國食祿二千五百石賜鐵券又明年拜
征西將軍降元萬戶迄失迦夷其部落平朶卅納兒
七站地數千里復率所部蕩和林轉略亦集乃渡黃
河登賀蘭擒伏聽者得窮廬所止涉流沙分兵四翼
薄其營自率精騎衝中堅大破之獲太師國公脫火
赤知院亦愛足覆其全部十四年以所部從大將軍
出古北口襲公主山長寨掩四部卒渡驢胸河獲知
院李宣十五年以征南右副將軍同潁川侯傅友德
永昌侯藍玉下雲南繇辰沅出羅鬼遂躪普安至白

石江梁王把匝剌瓦爾密遣其司徒達里麻選甲十萬來拒潁川侯欲濟師英以諸軍嚴陣若渡者而奇兵潛從上游遶出賊後賊陣動大軍乘而擊之生縛達里麻賊大潰僵屍百里直抵雲南諸郡皆下擒段世及大理移兵取車里平緬雲南郡邑悉平復與潁川侯分道平東川烏蠻寇叛夷復合圍雲南英簡萬騎馳救之賊夜遁乘勝急擊悉復曲靖永昌之失守者是年諸將班師　詔英留鎮雲南英鎮之三歲平廣南蠻二十一年麓川宣慰思倫發聚其衆三十萬

來寇定遠英選卒三萬拒之馮誠領前軍寧正湯昭爲左右大戰左軍小却英令左右斬左軍帥首左帥遙見一人拔刀馳下卽揮衆復前英責戰益急不移時寇大敗明年復平東川破叛酋阿資入　朝宴奉天殿初英留鎮之明年哭　孝慈皇后再鎮之三年哭　懿文太子極哀吐血卒年四十八贈黔寧王諡昭靖侑享太廟長子春嗣侯繼鎮雲南平緬甸東川叛夷復平越嶲阿資刁千孟諸砦卒無子弟晟嗣時岷王國雲南與晟交惡　上貽書王誚晟少孫不練

事毋深責之吾嘗別飭晟然卒以王他故徙國楚而晟自如麓川宣慰使不能制其下諸蠻逐之而擅其地晟以大兵討之分其地爲孟養木邦孟密三府鎮沅威遠二州平涯潞江濟甸大侯者樂五長官司又於潞江之西置騰衝千戶所以控之夷遂帖息　文皇四年安南逆臣黎胡夲弑其君幷戕我使者以晟爲征夷左副將軍率雲南諸衛所土漢兵由蒙自經野蒲斬木通道以入前鋒奇猛烈柵卒閼隘賊散走造舟濟師分遣所部據澳沕寺沙昇舟夜出洮水步

騎夾之遂渡富良江與征夷將軍新城侯輔兵合破多邦城柵繼擒其東西二都及盤灘因收檜江仙侶等賊胡夲及其父僞上皇季犛狼狽走晟追至日南州奇羅海口擒獲無遺得郡四十八縣一百八十六進封黔國公還鎮雲南麓川思任發叛晟使都督方政等爲前鋒而自率大軍繼其後破平崇罕等寨政恃勇以輕騎前搏賊敗績死晟退師至金齒內慚懼得疾至楚雄卒贈定遠王諡忠敬晟應變非所長其戰數不利　天子以絕遠且世將藉而隱焉滇人嫌

服晟父子威信並事之無異人主每尼紙下土酋所具威儀出郭迎盟而後啓曰此令旨也歲時奉獻不絕晟子祇嗣幼不能將其軍晟弟昂以都督代鎮祇十一年卒子琮嗣三十二年卒無子以昂玄孫昆嗣朝議以昆爲西平侯之裔孫當從侯爵而守臣爭之謂南人知黔國公不知有西平侯也侯之恐爲所輕昆遂嗣公傳至今不絕

寧河武順王衛國鄧公愈

寧河王鄧愈者泗州虹人元末群盜起江淮父順與

從鄉里少年據臨濠與元兵相拒戰是時愈年十六先登陷陣無所不摧破　高帝駐師滁陽愈自盱眙率所部來附授管軍總管從渡江克采石取太平元將陳也先合蠻子海牙之兵凡數萬　上禦之戰甫合而愈與徐達率奇兵繞出其後大破之獲也先蠻子海牙走遂從下建康略定溧水破鎮江愈功最多擢廣興翼元帥克廣德州長鎗軍謝元帥來攻愈出輕兵背城戰走之別將兵取休寧績溪與胡大海合攻下徽州元之苗軍楊元帥以十萬衆來爭愈與大

海分道逆戰虜其大校百五十八人進逼婺源下之遂由昱嶺關攻克建德以爲嚴州進同僉行樞密院事守饒州數與陳友諒角有功進中書省參政兼總各翼軍馬襲浮梁轉戰樂平擊敗蕭總管饒屬邑皆下遂進圍洪都駐師臨川之平塘撫州帥鄧克明僞降欵我愈詗得之率精兵間道夜馳二百里黎明下其三門克明單騎走遂定撫州　上進兵取洪都降其丞相胡廷瑞平章祝宗同僉康泰等召愈以步兵來會改江西行省參政鎮之而命宗泰仍故官以所

部從宗泰初不欲降迫胡廷瑞意怏怏不自得又以愈秩卑不欲爲之下而廷瑞既從　上還建康從容爲言降故非宗泰意恐有變時右丞徐達方進攻楚乃發使使宗泰等以所部從行舟次女兒港遂謀叛掠商舟布爲旗幟夜趣新城門架礮破之而入愈時居故廉訪司聞變倉卒以數十騎走數與賊遇且戰且走從騎被殺且盡愈窘甚連跨三馬馬輒踣幾不免最後得養子馬乘之乃得脫奪撫州門奔還建康上弗罪也會右丞達復洪都於是愈復副大都督文

正開府洪都明年陳友諒悉衆來圍號五十萬治戰艦高與城等文正約束將士乘城守而愈得撫州門最爲要衝愈晝夜不解甲者三月餘　上來援大破其兵射友諒殺之圍始解論功與克敵等從開平王遇春平臨江諸山寨圍贛州下之南安南雄韶州諸路悉降進行省右丞尋進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平章位次丞相而愈時年二十八兵興諸大將蚤貴無有如愈與李文忠者出鎮襄陽襄陽西接巴蜀南控楚北襟河洛烽火旌壘相望愈披荊榛立軍府營屯練

卒威惠甚著初建御史臺拜右御史大夫領臺事及大將軍經略中原而愈以征伐將軍略定江淮未附州郡進兵取唐州又取南陽隨州均房金商地悉平洪武元年愈兼太子右諭德三年以征虜左副將軍從大將軍出隴右大破王保保於定西覆其衆論功封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衛國公歲祿三千石予世券五年以征南將軍討平澧州等處溪洞蠻猺十年吐蕃諸部爲梗劫剽烏思藏貢使輜重愈以征西將軍率都督沐英等窮追至崑崙山斬鹵無筭師還至壽春卒年四十一追封寧河王謚武順是役也都督英得封西平侯

東甌襄武王信國湯公和

湯和字鼎臣濠人滁陽王之據濠也和從少年十餘人仗劍從之隸麾下每出跳盪必當鋒還則殿後從百夫長進千户而是時　高帝以王壻奇肺腑請於王與和共事遂從取洪山寨後從下滁州取和州當是時諸將皆　帝等兎莫肯爲下而和長　帝三歲顧謹執部曲禮　上益悅從　上渡江下采石定太

平陳也先來寇和擊其水軍流矢中左臂不爲撓別將下溧水從平建業與中山王取鎮江進統軍大元帥略定金壇轉同僉樞密院事從取常州爲其守帥與張士誠接境時和頗好飲有酒過嘗白事於　上不得請醉謂其下曰吾鎮常州如據屋脊左顧則左右顧則右誰能難也　上聞隱不發和亦大愧悔遂悉力拒士誠再破其軍拜中書左丞與中山王分省而治復同開平王解長興圍大破丞相士信超拜平章政事乙巳取永新丙午從中山王討士誠進略

太湖、圍姑蘇、凡九閱月而下、建御史臺、爲左御史大
夫、立 東宮爲太子左諭德、討平方谷珍於溫台、移
兵取福州、時洪武元年也。又以征南將軍攻下建寧、
虜陳友定、同宋國公馮勝、取懷慶澤潞晉絳諸郡、三
年從中山王、拔河中渡河、蕩平秦隴、明年復從中山
王、破擴廓帖木兒於定西、遂定寧夏、時和與衞國公
鄧愈俱御史大夫、而和居左、且年位久在其上、以功
不如、僅封中山侯、而茹露其守常州時語、和頓首謝
過而已、明年爲征西將軍、與副將軍廖永忠等、以舟
師自夷陵入峽、攻夏、夏發兵扼險、不得進、永忠趣之
復不決、而征虜副將軍潁川侯友德、自秦隴入取漢
中、永忠乃決計先入、破其師長驅、抵重慶、和始繼之、
夏主明昇降、而友德亦定成都、蜀平 天子推功友德
永忠、受 上賞、責數和逗撓、而始予之彩帛八、和復
頓首謝罪、又明年、和以偏將軍從中山王北討、分道
擊賊、戰於斷頭山、敗績、失徽侯一人、久之、進濠州爲
中都鳳陽府、命和與太師李善長建宮闕、分置曹署、
數賜璽書慰勞、尋釐通州之外郭、徙鎮彰德、釐其城。

上以和用兵數失利、不任將、而堅忍多智數、又能與
太師善長抗、故時委以綜理之任、輒効、且念其爲里
閈長者、竟封和爲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信國公、歲
食祿三千石、與誥券、時中山岐陽二王皆已物故、
上念天下無事、不欲諸大將擁兵、而和識其意、從
容爲 上言、臣老矣、不敢稱晝繡、願得歸故鄉、爲容
棺之壙、以待骸骨 上大悅、立賜寶鈔五萬錠、治第
中都、尋悉爲諸功臣魏、鄂、曹、宋、潁、涼諸國公、徽侯治
第、皆極宏壯、旣謂和日本數侵盜海上、我欲因我封
戍、卿雖老、強爲一行、於是使和行視山東、登萊、淮揚、
吳越、閩嶺、濵海要害、築城凡數十、民取一丁爲兵戍
之。和竣事而新第成、和率妻陛辭、夫婦皆 賜璽書
褒諭、時諸公侯、猶不時遣鎮各邊、及將兵討伐、獨和
以老不在行、而 上愈信愛之、二十三年入朝、忽病
中風不能言 上幸其第、撫視惋歎良久、遣還里、二
十七年、詔以安車入內殿、與酬宴而出、賚金帛御膳
法酒相屬、最後復大朝、疾寢劇不能興、 上復令以
安車入內、手摩撫其體、與敘里閈舊及艱難勞勩、和

不能對稽首而已上爲之雪涕明年卒年七十追
封東甌王謚襄武
弇州外史曰以湯信公之戰伐其績何寥寥也一逗
撓一不利晚陵酒語至煩 廷訓而其後乃爵上公
贈眞王騎蕃之錫諸勛舊不敢望焉豈亦以綰角布
衣之契故重耶顯耶令終美哉乞骸一語基之矣夫
以絳侯勃之定策有社稷勳而煩人主詔乃怏怏之國
彼其君臣俱失之也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信
公之謂矣

昭代名臣志鈔卷之四

渤海吳孝章平子鈔
吳中偉生白閱

宋國馮公勝

馮勝者初名國勝更名宗異最後名勝定遠人也與
兄國用皆驍勇饒智略淮南兵大起國用勝從惡少
年數百人立砦自固 高帝略地至妙山國用來謁
上顧國用儒服謂曰若書生邪試爲我計安出國用
曰建康龍蟠虎踞帝王都會其帥儒不任兵宜急擊
下其城據其城以號召四方天下不難定也 上大
悅遂召置左右俾預進止機宜當李善長亞而有所
攻戰輙擐甲直前奮擊時國用已進勝 上尤愛異
之兄弟俱備宿衛 上大破擒陳也先赦也先與盟
歃血而嘔國用曰其人必叛也先果叛而爲其下所
殺子兆先復擁衆據方山與中丞蠻子海牙分水陸
而軍衆各數十萬國用等從破海牙兆先盡俘其衆
上選降卒之驍勇者五百人爲宿衛獨國用與勝擐
甲侍帳中 上寢息自如五百人皆感服 上即以

屬國用勝將而攻金陵先登復從取鎮江俱授萬戶復從取寧國泰興宜興俱進大元帥國用尋擢帳前親兵都指揮使尋侍謀議從征金華紹興功最多爵疾卒贈鄂國公明年勝代為都指揮使陳友諒陷太平進逼龍灣　上禦之戰於石灰山勝率宿衛士擣其中堅大破之遂復太平再從　上討友諒進親軍都護遷同知樞密院事從下武昌克廬州移兵取江西諸郡復同相國達平章遇春合兵下淮東攻克高郵尋取淮安安豐從討張士誠下吳興進圍蘇州破

之論功次平章遇春進銀青榮祿大夫都督府右都督尋從大將軍北討下徐宿青兗濟南凡得郡國十餘立　皇太子以功臣備宮家勝領詹事北征取樂安別部兵溯黃河會取汴梁克河南陝州西趣潼關復西下華州拜征虜右副將軍命守汴梁還從大將軍達下山西克武陟懷慶踰太行克碗子城取澤州遂取潞州轉戰平陽敗其左丞田保保徐伯呂於絳州獲之平陽絳州平　制詔右副將軍勝居遇春下偏將軍湯和居勝下偏將軍楊璟居和下渡河發陝

西取鳳翔李思齊走臨洮獲其大將薛平章等遂度隴克鞏昌進兵逼臨洮還從大將軍攻克慶陽全陝平前是　上諭達大軍已下慶陽右副將軍權鎮之節制諸路兵馬而大將軍與偏將軍和先還　京議功賞達遂還達還之五十餘日而勝亦至　上責之曰將軍不奉詔耶吾欲將軍外遏虜內鎮撫關內而一旦弃髦之何也勝頓首請死　上以其功高弗忍下吏至定賞頗列其事金幣不能當大將軍半俄復為右都督再以征虜右副將軍同大將軍出西安擣

定西大破王保保鹵其士馬數萬王保保卽擴廓帖木兒也分兵自秦州南出一百八渡狗略陽遂入沔州又遣別將由鳳翔入連雲棧合攻興元克之蜀地大震凱還論功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同參軍國事封宋國公予世券明年出鎮陝西又明年大發兵出塞勝以征西將軍由西路出金蘭取甘肅勝至蘭州遣右副將軍傅友德以驍騎五千為前鋒連戰敗虜遂定甘肅進至亦集乃敗降其守將小顏帖木兒次別篤山口岐王朶兒只

班走獲其平章長加奴等及馬駞牛羊十餘萬時大將軍達兵不利右副將軍文忠所失得相當獨勝以捷聞而有言其匿私虜橐駞馬者賞不行自是連以將軍印練兵臨清北平還鎮陝西收河南時大將軍達左副將軍文忠皆前卒而元丞相納哈出擁大衆由金山數寇邊　上乃拜勝征虜大將軍潁國公友德永昌侯藍玉左右副將軍討之鄭國公常茂曹國公李景隆幷子侯等皆從軍　上復遣故所獲納哈出部將乃剌吾奉　璽書諭之降勝等至通州諜虜有屯慶州者遣永昌侯玉以輕騎乘大雪掩之大獲士馬而還勝出松亭分築大寧寬河等四城遂駐大寧踰兩月留兵守大寧以全師壓金山納哈出見乃剌吾而驚曰爾尚在乎乃剌吾頗爲述　上恩德勸之降猶豫未决初納哈出分其衆爲四一曰榆林一曰養鵞莊一曰龍安一曰秃河其人畜輜重富於元王不肯預朝會虜王數招不聽勝大軍直前逼納哈出遣使僞納欵覘我兵勝使藍玉以輕兵往受之納哈出度不敵遂率數百騎詣玉約降玉大喜與飲酒

歡甚納哈出別酌所携酎醻玉玉讓之先納哈出卸先飲復酌醻玉玉解衣衣之曰請服此而後飲納哈出謙弗肯衣玉亦持弗飲久之納哈出取酒洗地顧其下咄咄語將脫去鄭國公茂者勝子婿也勝故兒子畜之茂不受且迫欲自見其麾下趙指揮者解胡語告茂茂遽前搏之納哈出驚起欲就馬茂拔佩刀斫之傷臂不得去遂擁納哈出馳見勝勝遣使奏捷罪狀鄭國公會有言勝娶虜妃及受良馬無算者而茂亦自陳所以搏納哈出故且訐勝過　上乃命收大將軍印歸鳳陽里第奉朝請茂削爵安置嶺右勝自是不復將大兵久之加太子太師時列勳臣望重者八人勝仍居第三然　上春秋高多所猜忌而勝號爲雄勇又時時失　上意洪武二十八年暴卒諸子皆不得封而國用之子誠積戰功雲南累官至中軍都督府左都督

潁國傅公友德　附涼國公藍玉

傅友德者宿州人也少驍勇多力擊刺騎射冠絕一時從大盜李喜破山東焚燒上都宮闕躪關隴轉剽

入蜀常爲軍鋒冠李普敗歸明玉珍玉珍疑不能用走武昌從陳友諒忽忽無所展　上舟師伐江州遂率所部來歸　上俾爲別將屬常遇春從　上擊陳友諒於鄱陽湖友德操輕舟盪其鋒身被數創戰益力手殺數百人友諒死師旋第功最復從　上征武昌城東南有高冠山下瞰城中　上顧諸將誰能奪此山者賞友德即率萬人先登一鼓奪之流矢中頰鏃出腦後復洞脇不爲沮武昌平超授雄武衛指揮使復從徐達下廬州西取夷陵略衡州襄陽安陸俱取之與元守兵戰身被九創破張士誠兵於馬驢港復大破元將竹貞於安豐焚其積聚　上即吳王位之元年友德守彭城而王保保之大將李二來寇勢張甚友德自呂梁渡直趣擊之單騎奮槊刺其驍將韓乙墜馬友德度賊且復至開城門陣於野令卒卧槍以待聞鼓即起李二果盛兵至輕我師寡競而囂友德鼓之士騰躍搏賊遂敗之擒李二　上召友德還建康進江淮行省參政命以麾蓋鼓吹迓歸第𦔳日復命中書參議李欲水楊希聖攜音聲伎人一部

就友德飲飲水等裸而酣　上怒皆黥之而諭友德曰若擐甲胄出百死一權之固當彼豎儒何爲者吾不而咎也明年大將軍北征　上所褒勉不四五人而獨謂參政友德與右丞薛顯勇略冠諸將可授選鋒當一面友德遂從大將軍破沂州下清州萊陽明年從取東昌棣州樂安復從充汴梁河南復從渡河取衛輝彰德遂東取廣平臨清滄德進充元都從徇保定中山眞定皆下遂充太原王保保自保安以大衆來援兵未交萬騎突至友德帥死士五百拒却之因與大將軍謀夜伏兵掩其營王保保乘驟馬以十八騎走復敗賀宗哲於石州逐竹貞敗瓶列伯友德功最多復從大將軍西入關逼臨洮降其大帥李思齊下慶陽又明年復從大將軍擣定西大破王保保收其士馬輜重大封功臣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潁川侯食祿千五百石尋進同知大都督府事是歲冬議伐蜀征西將軍湯和副將軍廖永忠由瞿塘以舟師趣重慶友德爲征虜副將軍由秦隴以步騎趣成都　上寄諭友德謂蜀人聞我

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抗我師若
出其意外直擣階文門戶旣隳腹心自潰兵貴神速
不在巧遲友德疾馳之陜揚聲出金牛覘階文守備
弱卽趨陳倉選銳攀緣山谷晝夜兼行直抵階州守
將倉皇拒戰擊走之階州下遂趨文州蜀斷白龍江
橋阻我都督汪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奮怒
力戰攻拔文州兵渡白水江進拔綿州漢水漲乃伐
山造百艦將進兵漢州欲通軍聲湯將軍爲木牌數
千書克階文綿日月投漢江順流下蜀戍守者見之

解體壽拔漢州夏丞相戴壽大尉吳友仁悉衆守瞿
塘聞友德破階文擣江油壽友仁分瞿塘守兵還援
漢州保成都未至友德舟師逼漢州敗其將向大亨
城下迎擊壽兵敗之拔其城時湯將軍駐大溪口未
進獲友德所書木牌遂趨夔州七月壽大亨以成都
降湯將軍亦克重慶友德分兵盡下川蜀諸郡縣十
月還京　上曰潁川侯友德冐越險阻首克階文破
綿漢成都保寧諸郡功最大賜白金二百五十兩文
綺二十表裏人猶以爲薄未厭云明年副征西將軍

馮勝由西路出金蘭進略甘肅至瓜沙是時師出三
道獨友德獲全勝而以主將勝坐小法不被賞踰年
大軍出鴈門西北長城外友德爲前鋒虜絕漠徙去
軍還留鎮北平復以征虜右副將軍從大將軍達出塞
抵北黃河獲其灰山寨洪武之十四年命友德爲征
南將軍率左副將軍藍王右副將軍沐英諸徹侯大
將步騎三十萬討雲南　上曰雲南遼僻取之當自
永寧始先遣驍將引軍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入普
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雲南咽喉彼必并力拒我

審勢出奇取勝在此旣下曲靖三將軍以一軍趨烏
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擣雲南彼此牽制破之必矣
下雲南大理必次下餘郡邑部落可撫而有也友德
至湖廣分遣都督胡海洋等由永寧趨烏撒而自率
大軍由辰沅趨貴州攻下普定遂進兵曲靖司徒達
里麻來拒戰友德用右副將軍英策勒兵至白石江
與相拒揚聲欲渡而別遣將以精卒數千潛從下流
掩其背表裏合擊遂擒達里麻友德遂自率衆數萬
擣烏撒而遣別將趨雲南梁王走死友德兵已抵烏

撒欲遁胡海洋兵循格孤山而南諸蠻皆遁遂城烏撒工甫集蠻復大至友德故不戰以老之士踴躍思奮乃前爲陳蠻麇集友德鼓士騰赴大破其衆遂城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節又克大渡河於是東川烏蒙芒部俱降左副將軍藍王等復進兵下大理虜其帥段世分兵取鶴慶麗江金齒其強首需翠亦降雲南悉平論功進封潁國公食祿歲三千石予世券尋以征虜左副將軍同大將軍勝北襲虜將納哈出於金山盡降其衆東川蠻復叛友德復以征南將軍率諸

軍往討之并討越州叛酋阿資阿資請降遂平平越諸叛苗　詔還軍駐沅州尋召還京爲征虜前將軍練兵北平從　燕王出古北口襲元太尉乃兒不花丞相咬住等降之悉收其部落駝馬輜重再以征虜將軍率定遠侯王弼武定侯郭英等於淮北山東北平諸屬衛選練精卒備邊已副宋國公總山西河南兵馬屯田公侯在事者悉聽節制還進兼太子太師尋復與宋公勝往北平山西備邊聽宋　燕二王節制自藍王敗友德與宋公相繼暴卒子孫不得襲封云

贊曰友德之顯以敢力戰也然十不失一身冐百死而無一足稱及其遇　真主虎變龍從夕不虛下筴不虛晝以至列通侯進上公嗚呼天哉當時持重善將將無如中山王至暗鳴跳盪獨開平而友德差次之爾二虎將開平死大封之後友德始益展而有方面勳取巴蜀定滇笮其膟膟蓋庶幾中山矣後友德公者爲涼公藍王其戰功亞友德至　上寵任之友德弗如也然卒以謀叉死

藍王者鳳陽定遠人開平王之婦弟也隸開平王麾下每戰先登陷陣開平王數稱於　高帝積戰功超爲都督僉事十一年同西平侯沐英討西番擒其酋瘦脖子還封永昌侯以征南左副將軍同潁川侯討平雲南增祿五百石再以征虜右副將軍同宋國公襲金山納哈出降之遂卽軍中拜征虜大將軍代宋國公踰年諜虜主脫古思帖木兒在捕兒海率勁騎十餘萬自慶州間道襲之用定遠侯王弼謀戒諸軍皆穴地而爨毋使見烟火距其營八十里直前薄之

虜方整衆北行不虞我軍至大驚王破斬其太尉蠻子衆遂潰請降虜主與太子天保奴數十騎遁去獲其次子地保奴后妃將相數千人駞馬輜重無筭并得其傳國璽寶玉金印玉圖傲而淫私元主后尋事露后自縊死凱旋　上特賜王白金二千兩鈔一千錠文綺五十疋然猶面責數之擬封梁國公嘆唶且久乃改封涼國公而鐫其過於鐵券尋討平散毛峒進平施南尋與魏曹二公措置陝西邊事定　東宮官屬王兼太子太傅王意不樂居宋穎二公下訴曰我乃不堪太師邪王故恃　上寵多蓄莊奴假子數千人常占東昌民田民訟之御史爲置獄王笞逐御史度嘗峰關關吏以夜不時納王大怒縱兵毀關入上聞之不善也王間有奏請不盡聽退而謂所親曰上疑我矣遂謀反爲錦衣指揮蔣瓛所告獄具磔於市夷三族榜其狀示天下王之誅徹侯功臣文武大吏以至偏俾將卒坐死者可二萬人勝友德用材武且名位極雖不入裴語亦皆不良死又四年而　上崩燕師稱靖難宿將皆[illegible]與抗者

德慶侯廖公永忠

廖永忠巢人少豪邁有大志甲午屯巢湖乙未來歸上見其年少謂曰汝亦欲圖富貴乎以水將屬永忠從渡江拔采石太平蕪湖擒陳也先破蠻子海牙陳兆先乘勝定建康克鎮江宣城討江陰海寇皆有功授樞密僉院攻普勝柵江營追殺賊衆復樅陽友諒襲太平犯龍江諸將據險張德勝總兵進擊永忠大呼殺入諸兵從之友諒敗復太平陞同知樞密院事上率舟師伐友諒至安慶敵固守　上以陸兵疑之敵兵動永忠擊其水寨破敵舟充安慶是時友諒圍南昌　上討友諒永忠以七舟載葦荻置火藥其中乘風縱火焚戰艦數百艘煙焰漲天湖水盡赤大敗敵兵友諒移舟近湖口永忠邀其歸路友諒中流矢死次子理奔武昌　上復征理至武昌永忠等分兵柵四門又於江中聯舟爲長寨絕其出入　上還建康留永忠等守營柵勿與戰　上復往武昌視師督攻城理降陞湖廣行省左丞攻廬州左君弼敗走復援安豐取江西未下州郡從徐將軍常將軍取淮東

克海安、高郵、淮安、從杭姑蘇、陞中書平章政事、湯將軍既下溫台、方國珍遁入海島、永忠率師自海道會湯將軍討降國珍、得兵械舟楫萬計、取福州、洪武元年、兼同知詹事院事、略定閩中、執陳友定、充征南將軍、率舟師由海道取兩廣、廣循諸郡相繼降、撒諭九眞、日南、朱崖、儋耳三十餘城、皆納印請吏、遂進取廣西、至梧州、潯貴等州皆降、兩廣悉平、三年封德慶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世券、是年湯將軍充征西將軍、永忠爲副、率京衛荊湘舟師由瞿塘趨重慶伐明昇、四年和克歸州、駐師大溪石口、永忠率所部先進、至瞿塘關、蜀設鐵鎖飛橋關口、我舟不得進、永忠密遣數百人舁小舟踰山度關出上流、人持糧糗帶水筒、與饑渴、蜀山多草木、將士皆衣青簑衣、魚貫出崖石間、蜀人不覺、度已至、率精銳出墨葉渡、分兩道、夜五鼓攻水陸寨、將士皆以鐵裹頭、船火器而前、黎明蜀人始覺、盡銳來拒、永忠已破其陸寨矣、既而將士舁舟踰山出江者一時俱發、上流揚旗鼓譟而下、蜀人大駭、下流之師亦擁舟前進、發火器夾攻、大破之、

斬其將、遂焚三橋、斷橫江鐵索、斬溺死者無算、飛天張、鐵頭張等皆遁去、永忠入夔、明日湯將軍兵始至、永忠乃與湯將軍分道并進、湯將軍率步騎、永忠率舟師、會重慶、永忠抵重慶、次銅鑼峽、昇遣使詣永忠軍請降、蜀平、凱還、賜第京師、又出征胡、捕倭、八年卒、

虢國俞忠烈公通海

俞公通海、字碧泉、巢人、父廷玉、號通源、通淵、江淮妖賊起時、父子結寨巢湖自守、左君弼據廬州、輒窘廷玉、通海聞　上駐兵和陽、走歸款、時　上欲渡江、得通海父子水軍、遂悉率師至巢湖、援出寨、雙刀趙謀刼　上、通海密白　上、挾兵歸營、蠻子海牙、陳兆先之戰、皆火攻敗其衆、通海功多、陞秦淮翼元帥、攻鎮江、常州、宣城、敗吳呂珍、進兵吳江、中流矢、矢鏃不能出、右目失明、再破雙刀趙、復池州、陞僉書樞密院事、進同知、從　上征友諒、克銅陵、搗九江、掠蘄黄、友諒遁還武昌、還軍擊叛將祝宗、復南昌、　上曰、吾得南昌、斷友諒臂、大喜、已而友諒發憤、率衆圍南昌、　上率通海等西援、友諒解圍、東出鄱陽湖、逆我師大戰、

通海乘風火焚其舟漢驍將張定邊者直前戰通海率飛舸射中定邊相持數日復乘風棹七舟載葦亂火藥入敵水寨焚其戰艦數百賊稍退時通海舟深入敵寨鏖戰我師遥望久之不復見意通海戰沒少頃舟翼飆遠出敵舟傍我師見之大喜讙呼奮前大敗敵兵敵移舟拔水寨遁去我軍先栅罟子口及橫截左蠡遏敵歸路通海曰湖有淺舟輒膠戰不利不若移兵入江據上游敵舟入必在掎㧑耳敵見我水寨結寨不敢出糧盡益窘絕中流欲遁通海追擊敗之友諒死陞中書省平章政事撫江淮行中書省事守廬州從征浙西克潮州轉戰至滅渡橋中流矢卒贈虢國公諡忠烈侑享　太廟

昭代名臣志鈔卷之九

渤海吳孝章平子鈔
吳中偉生白閱

太師李文達公贒

李贒字原德鄧州人宣德八年進士　英宗嗣統疏言京師韃官不下萬餘指揮月俸三十五石實支一石韃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韃官一員當京官十七員有差況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晉胡迭亂殷鑒不遠乞　勅兵部漸次出之於外不唯有國家無益之費亦可以消未萌之患正統中授吏部驗封主事轉郎中景泰二年陞兵部侍郎五年轉吏部　英宗復辟召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典機務進吏部尚書景帝葬時左右欲以汪后殉　上問徐有貞及賢賢言景泰初汪后未嘗得志況二女皆幼可憫臣愚以為宜厚遇之　上為憮然議遂寢山東饑請賑議發內帑銀三萬兩　上復召有貞及賢議有貞持不可曰散銀有弊無益饑者賢言天下事未嘗無弊顧奉行何如耳豈可因噎廢食視民饑死　上然之命增

四為兩將曹石表裏奸橫 上漸不堪密諭有吉
務抑其干請會御史楊瑄劾吉祥亨 上壯瑄命吏
部籍瑄名且大用亨吉祥意出內閣哭頓首懇 上
言已有迎復功為有貞賢等所傾又伏地哭不休
上不得已下賢等詔獄是日忽雷電大風雨 上悟
釋賢調福建參政瀕辭 上諭尚書王翺曰賢不當
與有貞同罰翺頓首請改賢南吏部翺意賢且宜遠
去避禍 上顧不普曰南京遠仍留賢吏部左侍郎
學士亨吉祥又大恨頗 上意屬賢不得已匿怨接

慇懃得同召對輒喜獨召賢仰不喜疑賢或短毀論
月進尚書 上念建庶人幽大內久欲赦之賢曰
陛下此念 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 上意遂決遣
中官衛送君鳳陽聽出入自便初 上嘗屏人謂賢
曰吉祥好預國政閣四方奏事者必先造其門柰何
賢曰人主之權不可下移若 陛下每事自斷則彼
漸不敢預而趨附之人自少矣會石亨敗因閣賢迎
復事賢曰當時亦有要臣者臣不敢從 上惟之賢
曰天位乃 陛下固有若景泰不起羣臣表請復之

名正言順何必以奪為功奪之一字尤不可訓此當
實貪富貴非為社稷計倘景泰先覺亨等不足惜不
審 陛下何以自解然天下人心所以歸向 陛下
者因正統十數年間凡事減省與民休息耳今為此
輩十壞八九矣 上竦然大悟 詔革奪門冒功陞
者四千人吉祥從子昭武伯欽反擊賢傷首又執賢
疏申救賊敗 上急召賢入宮賢請下詔寬恤解散
逆黨 上從之時西師未解王竑白圭分道禦虜虜
引去議者欲留兵戍守賢上言兵出在外可暫不可

久暫則為壯久為老且虜安能保其不來若慮其後
來屯戍以待更無休息之期宜亟班師使民得屯種
為便 上命廷議卒從賢言時禁中有言 茂陵不
宜復在東宮者 上疑之八年 上不豫卧便殿召
賢諭曰今庶事頗寧而大者反推柰何賢頓首伏地
曰此國本也 上曰然則傳太子位乎賢又頓首賀
曰宗社幸甚 上起立召太子至賢扶太子曰謝謝
太子謝 上抱上足泣 上亦泣讓竟不得行成化
元年進少保華蓋殿大學士餘官如故總修 英宗

睿皇帝實錄有司請造鹵簿賢言先朝所造車駕尚
貯內庫未經御今　恩詔方頒百姓始得甦息柰何
復爲此　上卽日寢其旨時奪門功冐陞者羣嚚訴
上賢曰自石亨輩此舉之後人以得富貴之易貪利
者唯幸有事宜早治之消患未萌且請復故少保于
謙等官賜祭改葬以雪幽枉　上是賢言按籍褫官
太平侯張瑾興濟伯楊琮俱奪爵二年外艱　詔起
復遣內臣護行促上道修撰羅倫疏論賢　上爲謫
倫官是年冬卒於賜第贈太師謚文達

太常岳文肅公正

岳正字季方別號蒙泉順天漷縣人正統戊辰進士
及第授編修景泰三年遷右贊善天順元年改修撰
以尚書王翺薦　召見文華殿正神采秀發　上遥
見正遂曰好既陞陛登啟連曰好好問年若干對曰
四十曰正好問家何處對曰漷縣曰又我北方人問
讀何經曰尚書曰是書經尤善問舉進士科對曰正
統十三年　上益喜曰朕固取汝朕今用汝內閣許
彬老矣不足恃汝爲朕努力正頓首受命出赴閣下
左順門石亨張軏自外入見之愕然問何爲至此正
不對比入見　上曰今日朕自擇一閣臣甚佳亨軏
請爲誰　上曰岳正亨軏陽賀曰誠佳　上曰但官
小須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二人陽頓首賀
曰　陛下既得人俟稱職進官未晚　上默然自是
宣召賜賚絡繹於道一日錦衣官校邏一僧是妖言
惑衆者獄具僧坐反太監牛玉援近例請官邏者正
謂事縱得實不過合妖言律耳邏者冝准應捕律給
賞而活其從者十數人朝議韙之時亨與太監曹吉

祥怙寵擅權有投匿名書指斥時政罪狀祥等亨力
勸　上榜募捕告者官三品正曰爲政有體捕盜賊
責兵部姦宄責法司豈有　天子出榜購募之理且
縱欲窮治其事緩則人情怠忽事自覺露急則人情
恐懼愈求韜晦不如勿究　上曰正言是也亨從子
彪鎮大同遣使獻捷盛陳斬首無算皆梟於林木之
上不能悉致正取地圖指示之曰某地至某地四面
皆沙漠汝梟首豈何所其人不能對正間爲　上言
曹石驕橫不早制恐禍起肘腋　上諭正汝可徐

朕意正請事所諷令戢斂二人謂正訐我短頎以上
意詰我益大恨會承天門災下詔罪己正視草指陳
弊政詞極切直天下傳之有飛語指為謗訕七月
內批降廣東欽州同知道漷以母老留閱月尚書陳
汝言曹石黨也憾正嘗言其不可用至是嗾邏者中
正私事逮詔獄搒掠備至謫戍肅州鎮夷所　上密
諭河西鎮守岳正須生不須死以故賊不能害越數
年曹石敗　上謂李賢曰向者岳正固言之解正士
伍放歸田　茂陵即位詔復原官充經筵講官纂修
先朝實錄未幾南陽欲薦正南國子祭酒正不應忌
者僞為劾章示南陽遂大疑正成化元年廷薦正為
兵部侍郎清理貼黃與都給事中張寧名並上寧負
才氣亦被擠遂皆補外正得知興化府正固厭吏職
以成化己丑入覲引疾致仕去初正謫茸肅有自京
師來者傳　英廟語云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或以賀
正正遂檃括其辭題於寫肖之上曰岳正倒好只是
大膽唯帝念哉必當有感如或赦汝再敢不敢臣嘗
聞古人之言蓋將之死而靡憾也壬辰卒於家年五

十五正詩文高簡峻拔追古作者工法書[illegible]
鎸刻悉臻其妙常戲畫葡萄遂稱絕品有類博稿十
卷行於世

太師彭文憲公時

彭時字純道安福人正統十三年進士官翰林侍讀
十四年被命同商輅入內閣未幾忤旨去三年遷左
春坊大學士兼侍讀七年寰宇通志成遷太常寺少
卿　英廟復辟之元年　上召見文華殿問曰汝十
三年狀元邪對曰臣不才誤蒙拔擢頓首　上又問
第二陳鑑第三岳正乎對曰然又問汝年幾何對曰
臣犬馬齒四十二　上笑曰正好賜酒飯出時內閣
進退甚輕惟公召見後下命以太常卿兼侍講後入
內閣典機務以前職兼翰林院學士　上方嚮用李
賢每召獨對或并召吏兵工哥兩尚書相商確賢退
亦諮時時持論不相狥或至失色爭議定不相嫌賢
亦重時雅量戊寅春上　皇烈慈壽皇太后尊號
詔告天下時謂李賢曰此事宜有恩典及人李曰一
年兩赦恐非所宜時曰非謂赦也謂宜因此遂行優

老之詔若朝官父母年七十者與誥勑百姓年八十
與冠帶是則老老及人之意如此恩典始與　上徽
號相稱李賢喜曰是也卽擬進呈　上大悅甲申正
月　上不豫至初十日疾大漸乃處置後事命太監
牛玉執筆口占使書其一東宮卽位過百日成婚其
二定后妃名分其三勿以嬪御殉葬其四殯斂器服
書畢命牛玉將去閣下令爲朕潤色時等見而大驚
牛玉曰　上意謂事不可測且說下不用何妨時等
嘆曰非　上英明不及此止殉事尤高出千古不須

潤色言畢時不覺淚下牛玉備以前言復命且曰彭
某甚悲愴　上爲之隕涕已而曰且收着待我去後
遵行至十七日　駕遂崩　憲皇嗣統進吏部右侍
郎兼職如故二十三日議上　兩宮徽號內臣夏時
倡言曰錢久病只宜尊所生母爲太后李賢曰今日
合遵遺命景泰間事例不可法時曰李言是若遺所
當尊豈不乖戾夏復傳　仁壽宮旨曰子爲　皇帝
母當爲　太后豈有無子而稱　太后且宣德自有
例時曰今日事與宣德年間不同宣德　胡后自[illegible]

表讓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號今日名分何
在豈得不尊夏曰既如此便照例寫讓表時曰正統
初未嘗如此行今日誰敢擅寫是日同議者心知不
可皆相視莫敢言夏見諸人不言乃作色曰你每偏
懷二心恐追究來不好時拱手向天大言曰　太祖
太宗神靈在上誰敢二心　錢娘娘已無後何所利
害而爲之爭所以不敢不極言者爲欲全　皇上聖
德也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同尊爲宜衆乃曰如此
甚好夏色少怡遂再入請　命良久出曰得　上位

再三勸諭已蒙俞允矣時執筆將書又曰須照　上
聖例加二字不然無分別夏曰既是同尊如何又分
別時曰加二字便於稱呼非有尊卑也乃加慈懿二
字其上後數日太監覃包至閣曰同尊二母是　上
位本心但屈於親母而不知禮之人卽欲逆迎其間
非二先生力爭幾誤大事同閣聞者深有慙色是年
命同知經筵成化元年加禮部尚書三年總裁　英
廟實錄陞進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尚書如故
四年戊子　慈懿太后崩詔　廷臣議葬所時曰梓宮

當合葬 裕陵主當附廟無可議者具疏引漢文帝合葬呂后宋仁宗合葬劉后故事 上猶重違母后意時率在廷文武羣臣疏伏文華殿三請 上爲感動始從時議七月陝西土達滿四反鎮將敗績兵部請命陝西寧夏延綏三處合兵殺賊以都督劉玉總兵副都御史項忠提督軍務忠未至寧夏陝西兵復大敗兵部尚書程信請命撫寧侯朱永再領京軍四萬助戰撫寧奏定賞格擒賊首一人與世指揮使時見其張大難於遠止令且整軍裝待有[illegible]報啟行

上召兵部至閣議程謂事急行不可緩時曰賊若四出攻刼誠不可緩今入山自保我軍圍守甚固不一兩日賊必自困可擒取也京軍何用再行時因問程曰京軍若往何日到程曰來年二三月時曰益緩不及事事之成敗只在歲終京軍不行爲宜程又請差錦衣衛往勘時止之曰往勘無益徒失將士心耳程忿甚出危言曰項忠軍若敗必斬一二人然後發兵去相知者咸爲時懼曰止軍不發公何所見時曰觀項疏曲折知賊决可平但彼聞已遣將不敢自任故

也衆猶不信至十一月二十捷聞羣言始息論功[illegible]時吏部尚書十一年陞少保尋病卒贈太師謚文憲

太師劉文靖公健

劉健字希賢洛陽人天順四年進士授編修弘治元年入內閣參預機務累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時 孝廟御極十餘年益明習機務勵精求治而健亦身任天下之事又引李公東陽公遷同入內閣健確直見事稍遲李敏達謝方正時人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猶侃侃 上數御文華

殿及平臺煖閣召健等面議大政輒屛左右左右不得聞大懼竊從屛隙中覷但聞 上數數稱善健等見太子未壯 上体清癯恐一旦禍起不可測務都謀遠顧省機密發使天下隱受其福至 上語及宮中事毅然欲創抑盡刷洗近侍權倖 高皇帝舊然亦未敢輕動也當是時三人者在內閣鈞陽華容浮梁洪洞在六曹同心戮力天下仰望風采 上大漸召健等至大內進御榻前執手欷歔令 太子侍立具言軍國重事命健等悉心匡輔健等皆泣受令[illegible]

能仰視　武宗卽位新政甚肅屬逆瑾[illegible][illegible]好[illegible][illegible]據日導　上爲狗馬諸戲健上疏極諫其略曰　陛下卽位之初　詔書一下天下延頸想望太平而朝令夕改迄無寧日百官庶府倣傚成風非唯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爲多言幹事者以爲生事累章執奏則謂之再擾查革舊弊則謂之紛更憂在於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涉於近幸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破蕭朝之公論而不恤臣等叨居重

地徒擁虛銜或　旨從中出略不預聞或有所擬議徑行改易似此之類不能一一備擧臣等心知不可義所當言累有論列多不見允比爲兵戶等部議處鹽法功次等事具本上陳極言利害拱候數日未蒙批答若以臣等言是則宜俯賜施行臣等言非亦當明加斥責而乃留中不報視之若無使臣等趨向不明進退無據深憂極慮寢食弗寧亦知內告外順人臣之常但政出多門咎歸臣等捫心反顧無以自明展轉於衷事非獲已用是共瀝愚誠上塵　天聽[illegible]

乞　聖明矜察特允退休別選賢能代茲重任少逭分毫之罪幸延犬馬之齡幸甚不報又與諸大臣伏闕門諫焦芳洩於瑾瑾得先見　上上信之遂勅健等致仕又榜示天下指爲朋黨矯詔奪其官謫罰米嘉靖初健年九十降詔存問遣撫臣就其第致束帛餼羊上尊酒終時壽九十三贈太師謚文靖

太師李文正公東陽

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天順中七年進士弘治八年以禮部右侍郎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時占城爲

安南侵擾請賜詔問東陽[illegible]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久今遣官至其國海島茫茫徒捽寸舌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卽問罪興師貽患尤大宜勿聽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罷東陽與同官上疏曰我祖宗自洪武至天順間而召儒臣咨議政事今朝參外不得一覲天顏且經筵成就君德今進講不過數日近有以齋醮燒煉進者乃異端惑世[illegible]術明君之所必誅聖世之所必禁宋徽宗崇信[illegible]

及金兵圍城、方士郭京詐稱作法、卒使乘輿播遷
觀頭鼎至若燒煉、其禍猶慘、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一
入腸腑、爲禍百端、唐憲宗藥發致疾、雖杖殺柳泌、竟
亦何補、今上清、龍虎宮、神樂祖師殿、及番經廠、皆焚
毀無遺、神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明甚、矧
熒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妖木異、四方奏報
殆無虛日、伏望留神省覽、亟斥誣妖、天下幸甚、疏入
不報、十八年、上不豫、召入王几前、受顧命、正德元
年、上不親政事、與同官劉健等疏諫、不報、瑾尋矯詔、
逐劉健謝遷、東陽遂留、瑾擅權、益恣、賴東陽多所救正、
四川鎮守太監羅籥、請便宜行事、瑾主之、東陽力言
不可、因奏曰、太祖高皇帝設官定制、在外都布按
三司、都司管兵而不管錢糧、布政司管民而不管軍
馬、又有按察司管糾劾刑名、而軍馬錢糧皆不得管、
其權蓋分而不專、此祖宗防微杜漸深意、永樂以後、
漸差都御史在外巡撫、其有番寇去處、則置鎮守總
兵官、後差內臣一同鎮守、撫安軍民、防禦賊寇、其權
雖同而不專、故敕諭之詞曰、會同計議停當而行、守

得偏執違拗、未有一人專制一方者、今既革去巡
若併付鎮守衙門、任其進止、非唯事體不便、亦恐鎮
守一人擔當不起、百五十年所未有、豈敢一旦增添、
若天下鎮守比例而行、則其所係又不止一方而已、
乃止、便宜餘如所議、平江伯陳熊總漕運、以滋潤米
等項銀爲贓、瑾欲寘之死、東陽力爭、瑾謂熊所犯罪
重、不宜姑息、東陽曰、共誠姑息、但非姑息陳熊、乃姑
息陳瑄耳、瑄在太宗朝開濟寧河道、以通漕運、有
大功、金書鐵券、子孫皆免死、豈可盡革、以傷武臣之
心、瑾曰、國初功臣、如常遇春、鄧愈、湯和輩、百戰之功、
子孫俱革、陳瑄無汗馬勞、即功豈足深惜、東陽曰、漢
高祖親定十八功臣位、以蕭何爲第一、蕭何亦無汗
馬勞、但因供給餽餉不絕、遂以爲萬世之功、蓋足食
然後足兵、使當時餽餉不繼、雖百張良、十韓信、豈能
助漢、蕭何餽餉、猶是一時爭戰、陳瑄通南北漕運、每
歲四百萬石至京師、誠國家萬世之利也、瑾不答、止
革能舒宥其死、會寘鐇之變、朝廷命將出師、詔命
天下取回各處差出官校、瑾不然、曰、是要革行

門此係累朝舊例如何可革東陽曰舊例行事官校
止在京城今差四外聲勢烜赫驚疑天下姦詐之徒
因而矯托真偽莫辨近已累犯煩朝廷處分若真者
取回則偽者無所容矣因以天順元年舊錦衣之璉
巧語塞會太監張永發璉奸璉伏誅籍璉書籍得秦
府永壽王壽璉詩序稱謂過諂　上欲降敕切責東
陽曰自古治亂賊者正名定罪誅止其身昔漢光武
平王郎得吏民交通文書數千章不一省視會諸將
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歷代相傳以為故事今劉瑾
假託　朝廷劫制天下往來書信但因畏罪避禍多
不得已況王府懿親尤宜優待若指此論罪降敕切
責則凡有書信餽送者傳聞驚駭各不自安或愧懼
終身或遂致失所伏乞　聖明涵容將此詩詞置之
不問一應文書并行燒毀使人心安帖於是　上悉
焚其往返文字無延及者時又有言京軍不習戰陣
欲調宣府邊軍衛京師以京軍戍邊每歲春秋番換
如班操例東陽力以為不可復其疏言京邊官軍各
有分地有急事互相應援今無事而動一不便也京

軍備邊不習戰陣恐傷國威二不便也京軍出京[illegible]
大耳目未免驚疑三不便也京軍在外倚恃強勢放
買貨物姦汙婦女將官護短不肯禁邊方受害不敢
言四不便也邊軍在內狎恩市愛傲睨軍民蔑視官
府治之則或不能堪縱之則愈不可制五不便也違
遠鄉井拋棄骨肉或風氣寒煖不相宜或盤纏供給
不相續六不便也糧草之外必有行糧布花之外必
須賞賚非緊急不得已之時為糜費無極之計七不
便也往來交錯日無寧息或變起於道途或患生於
肘腋八不便也示京營之空虛見中國之單弱九不
便也西北諸邊見報聲息唇齒之地正須策應脫有
疎失咎將誰歸十不便也今府部科道皆以為不便
臣等若阿諛曲從將誤國之罪萬死不能以塞責矣
所有前項事情臣等不敢別議翌日以內降行之東
陽遂乞休十一年卒贈太師諡文正所著有懷麓堂
藁前後續百餘卷

昭代名臣志鈔卷之十

渤海吳孝章平子鈔
吳中俾生白閱

太師楊文忠公廷和

楊廷和字介夫四川新都人成化十四年進士授檢討正德二年以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累進少師華蓋殿大學士正德十六年　武皇崩於豹房時禁從兵悉屬江彬公密與太監張永謀啓太后先傳令散軍士各就賞所遂誅彬籍其家　世

廟入統廷和上箋勸進　上命從行殿受箋由大明門入日中登極趣儀制郎中具儀汪途啓　上謂長史袁宗皐曰遺詔以吾嗣皇帝非爲太子此所具儀何謂也尋議　興獻王主祀稱號尚書毛澄請之內閣廷和檢文獻通考漢定陶王宋濮王事授之曰是足爲據會公卿議漢成帝立定陶王爲嗣而以楚王孫後定陶師丹善其合禮　今上宜以　孝宗爲考而稱　興獻王爲叔又以益王子崇仁王後　興獻稱考而稱益王爲叔　帝曰父母可互易若是耶其

更議廷和等復言程頤濮議最爲得禮　興國祀事暫屬崇仁王俟皇次子生復承王後不報進士張璁作大禮或問疏辯繼統繼嗣不同力詆朝議之非　上心動時給事中熊浹亦疏言　皇上貴爲天子聖父聖母以諸王處之于禮安乎臣謂尊稱必以帝后而祀於列廟則大統之義本生之恩庶爲兩全　上召廷和等入　諭且　手勑曰卿等所言亦是但罔極之恩不容不報今尊父爲　興獻皇帝母爲　興獻皇后以伸朕爲子之情廷和等復　上言禮謂所

後者爲父母而以其所生者爲伯叔父母蓋不唯降其服而又異其名臣等不敢順旨仍封還　手勑　上曰卿等所言皆大義朕奉昊天至情不必拘於史志可勉錄皇號廷和等倡廷臣連章劾張璁邪說乞罷斥不報廷和遂稱疾乞休允之明倫大典成加璁少傅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久之　勑曰大學士楊廷和謬主濮議尚書毛澄不能執經據理蔣冕毛紀等鼓舞朝臣伏闕喧呼朕初見道未明三更詔令而大禮始定然不欲已甚姑從輕議廷和

為罪之魁以定策國老自居門生天子視儀法當僇
市特寬宥削籍為民澄等各奪生前官職禮部大者
揭諸承天門俾在位者咸知警省隆慶初贈太保諡
文忠

太師梁文康公儲

梁儲字叔厚廣州順德人成化戊戌進士授編脩與
脩大明會典遷吏部右侍郎正德改元副脩　孝廟
實錄遷吏部尚書兼學士專典誥勅府事五年兼文
淵閣大學士典機務累進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
大學士先是楊公廷和首秉朝政以父喪去位儲言
於　武宗勅遣行人慰諭命有司卽其家督促上道
楊公至公遜居其下士論多之秦王請陝之邊地以
益封壤嬖臣江彬朱寧等皆助為之請兵曹及科道
交章執奏　武皇帝曰朕念親親與之勿拒楊公廷
和當草制以畀地恭藩恐貽後處執不草制則忤
帝意遂引疾不視事蔣公冕亦繼引疾　上怒甚令
內臣督促儲承命　上制草曰昔　太祖高皇帝著
令曰此地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

之多畜士馬饒富而驕奸人誘為不軌不利宗社今
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其畀地於王王得地宜益謹
毋收聚奸人毋多畜士馬聽狂人勸為不軌震及邊
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其慎
之毋忽　上覽側駭曰若是其可處其勿與　上又
欲自巡邊乃稱威武大將軍鎭國公朱壽詔閣臣草
威武大將軍勅廷和冕復引疾　上御左順門召儲
儲奏曰臣不敢草勅　上震怒手劒立曰不草勅當
此劒儲免冠解衣帶伏地涕泣曰臣有罪今日死他
日　陛下猶憫臣若遂草勅他日　陛下覺而怒曰
儲無禮以臣名君臣罪不可赦　上察其誠欵擲劒
起時禮部尚書李遜學等廷議建儲居守朱寧陰受
宸濠賄謀入寧世子江彬亦欲立所厚遠藩儲大聲
曰　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吾誰
伏斧鉞矣王瓊亦助言之議遂寢宸濠反大駕南征
儲與冕同扈從　武皇帝至南都議郊儲奏曰南都
郊　仁祖皇帝配天北都郊　太祖皇帝太宗皇帝
配天若遂郊　祖宗配位不知所裁　武皇乃不郊

遂定北歸議然尚未有期儲復疏請於行宮西階中
使傳諭再三儲弗起得報乃起　世廟入正大統儲
奉箋勸進既而外議詆儲黨逆濠復護衛儲默不辯
攻者益衆儲固乞休勅遣行人護歸丁亥年卒享年
七十有七贈太師謚文康

太保楊文襄公一清

楊一清字應寧雲南安寧州人成化八年進士授中
書舍人出爲陝西提學副使陞太常寺卿壬戌虜火
篩入寇遷右副都御史督理茶馬務　高皇帝通互
市諸番諸番人欲得漢地茶各出馬易之命曹國公
李景隆以金牌往得馬萬九千四分隸諸苑監自後
往來不絕　憲孝時禁稍寬私茶盛行番人無利於
官至者漸少時議復舊制　命一清往經理一清至
大申飭故律令召募市易爲嚴其出而寬其入居數
年馬益蕃息　天子以爲能命總督全陝三邊軍務
鎮撫而下咸觴焉時虜歲入殺掠吏民夷丘焚巷邊
人習爲畏縮坐視無敢攖鋒者一清練習轂騎倚陣
法甘苦同之前後一清者皆不如也一清上疏請築

邊墻其畧曰陝西各邊延綏城堡據險寧夏甘肅河
山阻隔賊雖侵犯爲患猶淺唯花馬池至靈州一帶
地理寬漫城堡稀疎兵力單弱一或失守虜衆拆墻
而入犯我環慶寇我固原深入我平鳳臨鞏其間漢
土襍處內變或因之而作根本動搖誠非細故此實
肓之疾腹心之害也成化初年北虜在套彼時未有
邊墻恣肆出入巡撫徐廷章脩邊墻二百餘里濬溝
塹一道延綏地方又得巡撫余子俊脩濬完固北虜
知不能犯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世平人翫邊脩稍
疎墻既日薄溝又日淺弘治十四年虜由花馬池拆
墻而入戕破內郡始蔑我邊墻爲不足畏連年擁衆
拆入我軍動輒失利十七十八年冬虜復大舉仍自
花馬池清水營拆墻深入上厪　宸慮勅臣經理臣
闒劣歷官陝西有年虜情邊事頗常究心但腹裏頻
年旱荒倉廩空虛饋餉不繼虜賊動號數萬倏聚忽
散未至而廣徵士馬則徒費芻糧既至而調兵應援
則緩不及事縱使大兵既集務速則彼或不來持久
則我師先老恐終無以伐其深入之謀沮其方張之

勢常閙防邊之計莫危於戰莫安於守臣恐坐談不如親見自慶陽環慶延綏定邊寧夏花馬池興武清水營直抵寧州一帶沿邊城堡墩臺躬親閱視廣集衆思兼收羣策參酌損益始有定論其大要有四脩濬墻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寧夏以安內附整飭莘州以遏外侵但陝西財匱民勞脩邊之役人多異議然而利害有輕重關係有大小大事可成則小費不足計遠効可圖則近怨不足䘏此臣區區犬馬寸心也且今之河套卽周之朔方漢之定

襄赫連勃勃統萬城也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無寇歲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受降遠在河外古之舉大事者未嘗不一勞而后永佚類如此受降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蔽正統以來浸失其險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爲虜甌脫巢穴其中深山大沙勢固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倚河此陝西北虜之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能解也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萬用省內運不然則陝西用兵殆無虛日八郡之人疲於奔命民窮盜起禍將何極及今將延綏寧夏一帶邊防設法整飭賊來有以待之雖非上計尤愈于無策醜虜聞知或數十年未敢輕犯我得休養生息東勝之議未必終不可復也世之論邊事者或專主于戰伐臣以築墻挑塹爲言宜必憎茲多口但受　恩深重自當爲　國遠圖伏望　聖明俯垂省覽下兵部議勑一清經理瑾惡一

清不先白己內批罷一清復逮繫詔獄因門人通欵瑾始解安化王反寧夏召一清仍總制陝西延綏寧夏甘涼軍務同太監張永討賊永與瑾內爭寵不相能也公謂永曰藩室亂易除國家內變不可測奈何永曰何謂公曰寧夏事不足平非久當有捷報內變事非公無能爲也永佯若不知兵入陝聞仇鉞已擒賊永促膝問內變事一清乃畫瑾字永曰瑾日夜在上傍　上一時不見瑾不樂今枝附已成　上傍皆彼手目安從得一言入乎一清曰公天子信幸臣覩

討賊不付他人付公 上意可知公班師入京詭言
請上問語寧夏事 上必就公問公於斯時上宜
鐇僞檄并述渠亂政凶狡謀不軌海內愁怨大變將
起 上英武必怒瑾瑾誅公大用益矯瑾行事呂強
張承業豎公千載三人耳永曰卽不濟奈何公曰他
人言濟不濟未可知公言必濟顧公言時須有端緒
且委曲萬一不信公公可頓首請 上卽時召瑾沒
其兵器驗之若無反狀殺奴餧狗又頓首哭泣但須
得請卽行無緩時刻機事一漏禍不旋踵永勃然作曰
老奴何惜餘年報主乎已而永入京請見如一淸策
上覽奏至瑾姪劉二漢方面大耳謀不軌遂頓足卽
命縛瑾抄其家時尚未甚信及閱所抄兵器繩纙不
絕始吐舌竟誅瑾等永入柄司禮一淸繇是召拜戶
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改吏部尚書十年入內閣公故
不屑曲謹時政在羣小言不盡用乃因災異上疏自
劾謝政歸嘉靖初大禮議起一淸見永嘉疏曰張生
此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四年虜大入塞再起兵部
尚書兼憲職提督軍務陜西一淸至是蓋三往其部

曲舊校見無不踴躍喜然老矣所經晝視前稍劣未
幾再召入閣 上以張錦奏遷 顯陵事諭一淸對
曰地道尚靜體魄宜安山陵旣定大事旣襄無故舉
遷恐有他虞況 獻皇帝大葬之後 陛下自藩邸
升爲天子不謂之吉壤不可也乃不果遷初張孚敬
桂萼二臣言官多有論列疑一淸所授二臣旣去霍
韜乃上疏毀一淸 上疑之遂乞歸明年疽發背卒
一淸生而隱宮不能御婦人無子然學博才雄善調
停應變濟務尤曉暢邊事羽檄旁午一夕十疏口占
指授悉中機宜又好汲引人人或訾己顧揚薦之一
時儁達喜功名者爭趨其門嘉靖二十七年贈太保
謚文襄初一淸在靈州人有笑其演營習陣者一淸
謂予書生不諳軍旅嘗以古人行必謹哨探止必脩
戰備爲法故每諭諸將曰無事常如有事時隄防有
事常如無事時鎭靜又念武侯李靖未嘗廢營陣世
無岳武穆豈可恃野戰以爲能耶

太師張文忠公孚敬

張孚敬浙之永嘉人二十四而舉於鄉數上禮部不

利歸聚徒教授姚溪山中扁其讀書所曰羅峯書院
人或謂孚敬去諸生何幾而書院爲笑曰諸生不啻
書院邪遂爲諸生祭酒又二十二年而中禮部試時
武廟方南巡明年　世宗皇帝卽位始臨軒策士孚
敬得二甲隷事大理時　上以興世子入繼大統下
廷臣議所以尊崇　獻皇帝若后者久之不决孚敬
乃上書大畧言　上以興世子入繼　武宗皇帝統
非繼　武宗嗣也今以後　武宗則弟以後　孝宗
孝宗自有子奈何舍　獻帝勿考而考　孝宗使

獻帝有子而無子　上有父而無父哉　上心是之
而迫於輔臣禮官議稱　孝宗爲　皇考　慈孝爲
聖母　興獻帝爲本生父母不稱皇已報聞孚敬亦
去而爲南京刑部主事尋復上書爭之曰是二本也
孝宗法得稱皇帝伯考不得稱考　獻帝得稱考不
得稱本生因上所草或問二篇於是桂文襄公萼疏
亦上具如孚敬指而中外士大夫側目而視孚敬且
齮齕之矣然　天子益以心動方公獻夫霍公韜並
益推緣孚敬說而進之　天子用以速桎輔臣禮官

口凡三下詔始定　召孚敬萼超拜翰林學士孚敬
雖以驟顯重然猶不能容公卿間而益侃侃自發舒
亡所避明年進詹事爲經筵講官又明年遷兵部右
侍郎俄轉左學士侍經筵如故遂爲禮部尚書兼文
淵閣大學士輔政領都察院賜勅諭約束中外御史
所以褒奬殊至賜玉帶尋賜銀記二得密疏言事明
年加太子太保孚敬以　上未有太子官不當設乃
改授少保　上已尊崇　獻皇帝后錄前後諸臣議
而取裒孚敬書成名之曰明倫大典進孚敬少傅太

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尋四代誥官一子
是時楊文襄公一清居首揆以才受　上知然不能
如孚敬深而　上之所密問孚敬月以十數時時稱
別號及字萼亦入輔名寵俱當孚敬亞所言事不能
無相左以故稍不平爲惡語交鬬　上前楊公一清
得因是以間孚敬勅暫歸侯用而萼削保傅以免孚
敬歸至天津而　上念之卽　詔行人召復相孚敬
孚敬入而一清爲霍公韜所論逐矣　上怒一清甚
欲逮詔獄孚敬力爲解得免　上嘗諭孚敬曰留都

天下首地而事皆中貴人尊之。何悖也。擇宗室一人留守便。孚敬言　高帝以親王領宗正。不久而罷之。宗室不預政久矣。臣不敢奉詔。自是乃數數言中貴人暴橫狀。　上爲悉裁革鎭守監鎗市舶之類。後先殆盡。是時　上日事經筵。作敬一箴。及宋儒五箴註。皆發之孚敬。天下欣欣望太平。而孚敬又自言禮起。上以明聖述作爲任。事取孚敬裁定。若分祭天地南北郊、尋壇於東西、爲朝日夕月、正先師號易像而主、皆其大者。時夏文愍公言亦以言禮貴驟當　上意。

於孚敬不能盡合。而會雷震午門西序。有言孚敬横者。乃乞休。比行、　上賜公服牙笏以識意。歸無何、召復位。進兼太子太師、再乞休、再　召進少師。時昭聖皇太后于　上有推立恩。而　上所生　章聖皇太后日重。　昭聖猶以故事裁之。　上不懌。而昭聖之弟昌國公鶴齡、建昌侯延齡早幸。横燕中。所爲多不法。燕中少年微知　上指。乃上變告其詛厭怨望大逆殺人事。下獄按。皆誣罔。獨延齡殺人頗有狀。　上益怒。遂欲坐延齡反族其家。孚敬以爲延齡

殺人抵償當。而坐之反族不可。夫延齡財虜耳。何以能反。凡數詰問。具對如初。乃論延齡殺人罪屬秋曹當論。孚敬復疏謂　昭聖太后春秋高。卒聞延齡死。能不內傷痛乎。萬一不食有他故。何以慰　敬皇帝在天之靈。　上恚謂孚敬自古强臣令君非一。若今受死因令我矣。當自悔不從廷和邪。廷和者初持考欲皇帝相也。　上故爲重語。欲以惕止孚敬。孚敬持不已。乃下詔悉綏諸當論者。而終孚敬與　太后世。延齡得長繫矣。孚敬爲相。務以明　天子尊信國威

重輔臣體。其初潞州盜陳卿據靑羊山殺官吏。中外頗務姑息。孚敬獨力主勦。卒捕誅卿。大同叛卒殺其將。孚敬薦劉源清、郤永爲大帥。以必得賊爲主。而所薦頗不任帥。賊挾虜以重。償賂其黨自相殘。得一二主謀者。夏公以撫之說進。而公猶屈矣。孚敬有子中書舍人遜志。賢而夭。哭之成疾乞歸。　上謂公胡忍舍朕也。得無以言故邑邑。幸寬之。蓋謂夏公也。公抗辯不置。然自是乞歸益力。而　上益厚孚敬。至手調藥以賜。曰古有剪鬚和藥者。吾亦庶幾焉。孚敬感泣

疾甚益以死誓歸 上知不可奪乃許致仕歸明年
上使錦衣緹騎仰視疾且促還朝孚敬强起至處州
疾作歸再起至金華疾復作又三年而卒年六十有
五贈太師謚文忠贊曰公相而中消之勢絀至于今
垂五十年士大夫得信其志於朝而黔首得安寢於
里者誰之力也夫禮失而求之心而已矣後王所是
爲令未有悖也 考而不已則 宗宗則入 太廟
入 太廟則有 祧公在難乎免矣王子曰凡言禮
而貴者其人才皆磊磊卽不言禮亦有以自見者哉

太師徐文貞公階

徐階字子升華亭人嘉靖進士授編脩永嘉張公孚
敬議撤孔子像抑絀王號下儒臣問狀衆莫敢持異
階條其三不必五不可狀甚晰永嘉盛氣召階於朝
房而詰之階徐理前說永嘉無以難乃曰 高皇帝
少時作耳何可據也階曰 高帝定天下而後議禮
寧少耶且明公識四郊何以據 高帝少時作也永嘉
頰盡赤乃復謂曰爾謂塑像古禮否階曰塑像誠非
古然旣肖而師事之何忍毀也永嘉曰程子有云一

毫不似我親何以親名之階曰有一毫而似吾親毀
之可乎且明公能必 列聖之 御容無毫髮不似
乎哉而何以處之永嘉語塞則益怒曰若叛我階曰
叛者生於附者也某故未嘗附明公何以得言叛他
相咸爲階股栗勸階謝階弗應長揖而出遂外謫延
平府推官再督浙江江西學政 皇太子出閣選宮
僚改洗馬兼侍讀進祭酒久之擢吏部侍郎禮部尚
書庚戌虜闌入塞薄都城中外震恐階密言虜間潛
入請 上還大內備非常 上雖難於還而心念階
忠會中消階虜歸爲虜乞貢 上召階及輔臣分宜
嵩等對便殿 上顧謂當何處分宜曰饑賊耳不足
患階曰虜萬衆薄城剽殺人若刈管尚何論饑急誅
所以禦之耳 上顧曰善復問虜求貢書安在分宜
出袖中曰禮部事也 上復顧階階曰賊深矣不許
恐激之怒許則彼逞而厚要我 上曰苟利社稷珠
玉皮幣何愛焉階曰事有甚於珠玉皮幣者 陛下
所不能受則奈何 上悚然曰卿慮之遠雖然當何
處階曰請計緩之 上曰何謂緩階曰遣譯者至營

詐之以無番文故且微其情實責則令聽命於甌脫
爲外臣通貢市往迂少日我備完而援兵日益集虜
且退不退我從而拒之可十全　上稱善者再會勦
王兵四集虜亦飽遂去時議以朶顏三衛我外藩而
導虜入寇集貢使顯責之階謂導虜實未可知顯責
之虛則彼憤而自疑實則彼罪不赦將明叛我而我
不能討是驅使就虜也不若責之以扞圉不前使彼
易受而後撫之便亡何而　孝烈祔廟之議起初
孝烈方皇后自九嬪冊立庚子宮闈之變有翊護功

上德之既崩　上欲祔之廟而念壓於先　孝潔皇
后又　睿考入　太廟非中外公論恐千秋萬歲後
所祧王或非　仁宗而　睿考遂論禮部議祧　仁
宗而以　孝烈主祔廟階言　女后無先入廟者宜
祀之奉先殿　上盛怒趣再議階不獲已　上言太
廟九室皆滿若以今　上論　仁宗因在所當祧第
此乃他日　聖子神孫事而仰煩　皇上身自議之
臣等愈有不安於心者夫夏廟五商廟七周廟九今
更遞益之於　太廟奉先殿各增二室而升祔　孝

烈皇后則　仁宗不必祧而　孝烈可速祔　上不
許竟祧　仁宗祔　孝烈然天下皆以階議爲正時
大帥鸞驟有寵利朶顏之弱欲掩之以爲功謂其實
導虜請發兵征之下階與兵部議階曰征之易耳而
永撤我百八十年之藩籬且侯鸞所謂導俺荅者卽
得之俺荅所失焉知俺荅之不利其土沃而假手我
也我得其地不能戍將毋爲虜外圉何乃勿果征尋
加少保兼東閣大學士叅預機務會兵部員外郎楊
忠愍公繼盛論分宜罪狀中有　二王皆知其奸語

上逮忠愍詔獄分宜謂　二王深宮何所知我奸
楊庶僚何由知　二王之知我奸必有交關其間者
屬錦衣帥炳加根究階戒炳卽不愼及　皇子如宗
祊何又爲危語動分宜曰　上僅二子萬一根究得
之必不忍以二子謝公所罪左右耳公奈何顯結宮
邸怨也分宜慢然懼乃寢是時倭事起守臣亟告急
請兵本兵謂兵發則倭已去空糜餉無益乃以羸卒
三千人往階上疏爭之曰江南腹心地也捐共久矣
今據撫按奏報或云來者未已或云意不在搶而在

援勢不欲去而欲留而部臣于千里之外乃能隃度
賊之已去又隃度其去而不來而阻援兵不發置此
腹心地於度外臣所不能解也夫用兵之道當計發
與不當發耳不當發則無論精弱皆不發以省費當
發則必發精者以取勝而奈何用虛文塗耳目置此
三千羸卒與數萬金之費而餧賊臣又所不能解也
復上疏謂將校主戰而守令主守令將校北輙用軍
興法而守令無恙自如及城潰矣復坐將校死而僅
左降守令是文武異刑而法不一也夫能使民者守

令也令為兵者一而為民者百奈何以戰守併責將
校也夫守令勤則糧餉必不乏守令果則哨探必不
誤守令警則奸細必不容守令仁則鄉兵必為用臣
以為重責守令可也　上俱報可階念虜移庭牧宣
大與我雜居士卒不得耕種米麥每石直中金三兩
而所給月糧僅七鐶半菽且不繼時幾旬二麥熟石
止直四鐶可及時收買數十萬石石費五鐶可出居
庸抵宣府費八鐶可出紫荊抵大同大約合計之費
中金一兩而士卒可飽一月食其地米麥價亦當漸

平具疏上　上大悅令密　諭行之時分宜奸益露
　上久而察知階忠廉有所諮問故密以示分宜者
皆含而之階亡何鄒御史應龍論分宜父子上勒分
宜致仕戍其子世蕃命吏部擢御史五品京職　上
雖以御史言去分宜然念其供奉久憐之而左右入
其間者從容言非嵩誰為　上奉玄　上忽忽不樂
手諭階欲退奉事玄如法傳嗣治安天下令擬　詔
行階謝不敢而吏禮部奏遷御史通政參議得　旨
矣忽復奉　諭責階等不擬詔而謂部臣何一旦官

此邪物階委轉闢說御史得無恙　上亦悟輟嵩直
廬賜階中外人情大安於是階始為政書三語懸之
直廬朝房壁曰以威福還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
舍刑賞還公論於是公卿大夫咸侃侃異行意不復
如嵩時矣會廣寇張璉平　上歸功階階力辭賞勿
受先是信州執政閣臣始與邊功賞以至分宜重則
孤卿錄蔭輕亦兼金重幣敗而不與其罰階至是擬
　旨云軍功論賞非實在信地戰守者不得與閣臣
至是不復與邊臣賞矣　上慕玄素術多所服餌階

往往持之而方士熊顯與藍田玉胡大順比而爲妖
妄煉水銀托乩語進曰金書天章是爲先天水銀長
生之策 上以問階階力言不可輕餌乃已又以乩
當請而不下問階階對謂崇始附筆亦有之第此曹
非能究其術大較與遣使媾結得 上旨乃能吞今
不得 上旨故不下耳因言藍胡等譸張恫喝諸奸
狀遂俱論死大虜由墻子嶺闌入直趨通州先是
上方有竹宮祠鼈大司馬楊博得儆報不敢奏而謀
之階以便宜檄諸道兵入援虜阻白河水退掠香河

階請先備順義而以奇兵徼之於古北口虜果遁伏
敗去 天子創虜恨司馬不早聞恚之甚且叵測階
從容言亡論練事如博卽舍博疇能委心事縣官者
上始解時天下委輸皆在張家灣虜垂涎久階請
城之出光祿上供羨三萬金以往城成設裨將一隸
以通州衛兵五百人屹然重鎭矣 穆宗在裕邸時
景王未之國素得 上幸姦人覬幸兩宮間謀不測
階力稱引古今調護萬端景王卒就國異議旋息時
上久疾忽諭公欲幸興都諸中涓貴人皆具齎裝

糗餱之類六軍且甲矣階力言南幸事臣所以不敢
從命者一以爲 聖躬計一以爲國事計往者興都
之幸爲己亥距於今二十七年矣 皇上自度精力
之壯健孰與往時計 聖體違和十有四月矣毋論
彼二十七年卽更度體氣之康豫孰與此十四月前
夫輦行不及深居之安途次不及殿廷之適計天祐
聖躬豈必遠行而後獲萬康之慶也己亥之歲虜儆
甚輕猶遣輔臣行邊六師出督今之邊境聲息時聞
內外官軍未甚整練而六飛遠狩都輦空虛狡逆之

謀倘或竊發 聖駕在遠能不驚憂至於有司科歛
小民如 宸念所軫全楚兵荒頻仍如撫按所報者
臣尚未之及也 上指奏內狡逆之徒倘或竊發獨
乙之而報階曰此八字不可作常視其罷行於是中
外懽呼若更生 上既宴駕階念 上英斷類高帝
獨齋醮土木織作不已民力小困而一時建言得罪
者雖其志若已伸而未牽復欲自登極詔發之不能
無疑於改父而於 上克終之德未光夜飲泣具遺
詔草恐泄之不敢以語同列至明日始奉 諱乃偕

入直諸大臣諳裕邸、請入臨、遂出　詔草上之、報可、詔下朝野舉手相賀、亡何而胡應嘉之事起應嘉者吏科都給事中也故不悅於新鄭前是訣傳世宗晏駕諸入直者爭携其直廬書籍器用以出階獨不動應嘉緣是劾新鄭謂其蓄二心賴　上病潰不問、新鄭以是恨應嘉刺骨會考察庶僚新鄭之鄉袞在事擬謫應嘉爲編氓諸給事御史合疏請留應嘉遂有論糺新鄭者階具疏謂論救考察非體臣等所以擬斥應嘉給事御史謂宜開言路廣德意所以請留

應嘉臣等欲守初說則涉違衆而無以彰　陛下恩欲從所奏則涉狥人而不能持　陛下法因兩擬旨以進乃薄應嘉罪改從外謫御史齊康復有所論列

上爲謫康以慰留階、階引咎乞骸骨凡四上而齊康者新鄭之門人也都御史給事御史推其端以爲出新鄭因劾康併及新鄭遂去國而階出視事戶科左給事中張齊、初使邊納商賕、有所撓大司農格不行事且泄乃故爲大言欲發兵十萬襲邊民之入虜曰板升者爲奇功以解階哂而斥之迫則上疏請考察庶僚及聽大臣自陳以非例持不聽益迫遂露劾階六事得　旨齊調外任階屢疏辭乞歸遂得請還里中杜門自守而新鄭再從田間起兼握銓柄於是召齊康復張齊出其黨爲監司守令伺階引繩批根而生平與階有睚眦怨者皆乘是傾階又起大獄窘其子璠等幾不免會新鄭敗始獲解卒年八十一贈太師諡文貞所著有世經堂集二十卷

原缺第一葉

久之議增補各部右侍郎治諸鎮糧稅兼練卒撫民
上手書謙姓名授吏部遂超拜兵部右侍郎兼治河
南山西時年僅三十三謙感　上知遇夙夜拊循郡
邑延訪父老以便益病苦歲饑則多出官儲糶民粟
歸庾價則出庾粟藏直以糴公私得相贍而於下尤
便利齊泰民饑徙入河南者謙令邑各給田與之牛
種而以次責其稅毋令與土著淆河勢將潰謙爲築
堤障之多植榆柳其上五里有亭亭有長暨卒責以
循補乃至所過經由官道俱責種樹間鑿井以蔭行

者而飲渴者其在山西則以大同在塞外巡按御史
不能至往往亂仰請別設御史俾上谷治之而又盡
奪大同鎮將之役卒墾私田者爲官屯邊用充溢謙
于吏術民事亡所不精劃而尤以足兵食明舉措振
綱紀爲急當是時吾政本者三楊皆重謙所奏請朝
上毋不夕報可以是得行其志謙既在官久威惠流
聞嘗輕騎自河內歷太行而盜有窺者謙厲聲叱之
皆大驚散走曰不知爲我公死罪幸赦我當入　朝
議事人謂即不賚金往寧無一二土物充交際耶謙

笑而兩舉其袖曰吾惟有清風而已因賦詩見志人
朝舉參政孫原貞王來自代是時三楊前後卒而中
貴人王振持秉勢張甚以謙無私謁嗛之勒給事中
廷劾謙下法司論斬繫三月者讞上振怒適解乃謂
大臣吾嘗見一故御史名若于謙者恣甚欲治之今
乃非此于謙耶赦之以爲大理寺左少卿而所薦孫
原貞王來俱顯名謙甫出獄而山西河南吏民伏闕
上書請借留謙者以千數周晉諸王亦言之乃俾以
少卿復撫二鎮又明年始以兵部右侍郎召還其初

至鎮十九年矣是時南北屢用兵大盜時起尚書鄺
埜以清幹著而謙佐之以弘斷部事雖稍稍飭然尚
扼於中貴人振不能大展而亡何爲正統己巳虜酋
也先既破畧獨石馬營諸鎮至秋益猖獗振遂挾
上親征謙與鄺埜上言也先醜豎子耳諸邊將士足
制之　陛下爲宗廟社稷主奈何不自重奉以與犬
羊角乎　上不聽埜乃從治兵而留謙治部事　車
駕至土木蒙塵報至京師大震　皇太子幼　太后
乃命　郕王監國　王御左順門九卿臺諫廷劾振

罪請用反法族其家奏未竟而錦衣指揮馬順者振
黨也妄傳　王旨叱衆退給事中王竑起直前擒順
曰此正所謂翼虎者今日猶敢爾衆爭捶之立死又
捶二閹之嘗私振者死時衛卒聲洶洶　王懼欲退
諸大臣皆披靡有趨匿者公獨前掖　王且啓　王
下令曰捶順與二閹死者義激無罪少俟得請　皇
太后即族振且籍順等家衆姑退于是　王乃起謙
徐徐步出掖門吏部尚書王直者最爲篤老臣執謙
手而歎曰朝廷正藉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爲尋

進兵部尚書謙上言扈駕文武諸臣有預軍事進止
當以失機論既死亦不宜濫卹報許　郕王既即大
位虛己委謙謙入對慷慨泣奏曰虜得志挾我　大
駕勢必長驅而南今軍實武庫兵盡矣司馬宜急分
道募兵及留漕卒自益司空宜併日而蒐乘繕械九
門要地宜令都督孫鏜衛穎雷通張軏等分守都御
史楊善給事中王竑等參焉凡兵皆出營郭外勿令
避而示弱郭外之民皆徙入內安插勿令失所而畿
通州倉欲守之或不能委以與虜則可惜宜令官軍

皆給一歲祿俸聽其自運仍以贏米爲之直諸[illegible]
宜亦聽軍稱力取之不盡則焚之毋以飽虜馬而是
時石亨方坐繫楊洪亦以逗遛當譴謙惜其材勇請
赦之與安遠侯柳溥爲大帥而身總其機宜進止不
效則治臣之罪以謝天下　上皆嘉納之虜報益急
而侍講徐珵者以曉暢軍事聞且好言天象　上使
中貴人召而詢之則力謂紫微中宮皆有變必反故
都而後吉諸中貴人之鼠竄者戀土者相軋未定而
縉紳士人多遣其私重歸謙乃慟哭廷諍曰京師天

下根本宗廟社稷山陵寧此百官萬姓帑藏庾廩萃
此此而不守去安之今日足一動明日大事去矣且
虜乘勝驕實不足畏也　上聞之因罷其一聽謙處
分十月也先挾　太上皇帝破紫荊直窺京師石亨
議毋出兵第堅壁以老之謙曰不可賊張甚矣而我
又先之弱是佐彼張也亟擐甲統大營營於德勝門
外諸門皆有兵總二十二萬虜見我兵盛而嚴不敢
逼以數騎來嘗我謙乃設伏於空屋使數騎誘虜虜
遂以萬騎來薄我伏發敗之孫鏜毛福壽復敗之[illegible]

直門謙使諜諜　上皇鑾駕還夜令人以火炮擊其
營死者千計賊遂退有　詔褒予謙進少保總督軍
務謙疏辭不許大同參將許貴奏請遣使欵虜徐爲
討伐謙謂前者非不遣使而虜隨入寇不獲徼　太
上一信其狡焉侮我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虜遂肆
無厭之求從之則坐敝不從則生變勢亦不可和因
効介胄之臣委靡退怯法當誅於是邊將人人言戰
守虜不能挾重相恫喝始欲歸　太上矣俄諜報虜
逼總兵朱謙於關子口明日復報迫石亨於鴈門關烽

火連屬衆皆恐請大發兵援之謙笑大虜尚遠塞必
張疑兵以脇我乃上方畧授亨等使皆堅壁而令各
營秣馬厲士使若將大舉者已而賊果不至中貴人
喜寧者故俘虜也下蠶室得近而後復沒虜爲虜用
諸所要挾皆寧謀謙密授計楊俊捕磔之復授計侍
郎王偉誘誅爲虜間者小田兒虜自是益計屈時復
議遣使與也先和且迎　太上羣臣王直等請之力
上意不懌曰我非貪此位而卿等强樹焉而今復作
紛紜何衆不知所對謙從容曰　天位已定寧復有

他言和者覬以解目前而得爲備耳　上顏而改容
曰從汝從汝於是左都御史楊善以泛使往而　上
皇得返駕矣先朝處降虜近畿也先入寇多從之而
北會西南方用兵謙與　上謀每征行輒挾其精騎
以往厚與之資有功則官之已而更遣其妻子自是
肘腋少他患楊洪旣自獨石入衛而所留老弱凡八
城悉歸也先然彼亦不之守謙謂此宜府垣屏不可
棄乃復授都督孫安計使以精兵由龍門關出據之
而募民屯田且守八城遂復貴州苗冦久未平侍郎

何文淵請罷二司專設都司而以大將塡之謙曰不
設二司是夷之也夷之何以通滇僰道且無故而棄
祖宗所設地不祥遂寢當是時浙閩則有鄧茂七葉
宗留廣則有黃蕭養又有傜獠而三楚之貴竹苗獠
處處蜂起前後命將將兵皆出謙旨號令明審動合
機宜雖宿舊勳臣小不中程卽請　旨切責究治不
貸片紙行萬里外電爀霆擊靡不惴惴効力毋敢飾
虛辭以抵者以故天下咸服謙而歸　景帝能用人
太上旣歸　上奉之南城又欲易　皇太子謙不敢

爭而　皇太子立內閣九卿俱加師傅等官謙得太
子太傅且命兼支二俸羣公皆一辭謙獨再辭其文
婉約以示風　上弗許時己巳城下之役石亨功不
如謙而得世侯爵心愧之乃推謙功詔予一子府軍
前衛副千戶謙辭至再三有云縱臣欲爲子求官自
當乞恩於君父何必假手於石亨於是亨益愧且恨
謙矣　上復賜謙闕西甲第謙辭不許乃置上前後
所賜　璽書袍鎧冠帶弓劒之屬於堂而加封識歲
時一謹視而已謙多寓直房以便朝謁一日病痰壅

醫需竹瀝　上爲親幸萬歲山伐竹以賜且命計謙
日用需悉出自　尚方謙皇恐謝且乞歸　詔免朝
謁等賜　璽書襃予備至　太宗以北伐故宿兵燕
中甚盛而會承平久不能無老弱公侯中貴人往往
役占土木之難半以委虜其額雖有五軍神機三千
諸營將不相屬相支調爲恆謙議選精兵十五萬分
十營營以一都督領之五千人爲一小營營以一都
指揮領之餘兵散歸五軍等營以備次調雖有楊洪
石亨柳溥爲大帥而進止賞罰一由謙相顧頫首而

已洪亨皆老帥宿將而亨尤貪縱自快謙時裁之洪
死而子俊恃勇驁桀不可馴嘗疏請悉發京營與諸
鎮兵大舉逐虜而犁其王庭可以得志謙持不可曰
大舉未必能值虜值虜未必勝而彼卒其別部畧道
而擣我虛寧萬全策也俊語塞後竟以不法爲謙糺
論削亨從子彪以驍勇著亨恃而强謙出之爲大同
遊擊將軍以是益恨謙切骨而中貴人曹吉祥劉永
誠者與謙共兵事亦齮謙氣陵之　景皇帝不豫石
亨謀與吉祥等發南城錮迎　太上復辟甫御殿而

執謙與大學士王文下獄誣謙文謀迎襄王爲帝坐
謀反律死然實無顯跡可據而廷鞫日亨等加鉆鑽
鍛煉文不勝憤辨之若謙笑曰亨等意欲死我何益
既奏上　上猶豫曰于謙實有功若何時徐理者改
名有貞而與亨比前曰不僇謙此舉爲無名謙遂論
棄市籍其家自　上賜外無長物謙死之日陰霾翳
天行路嗟嘆吉祥麾下有達官指揮朶耳以一觴
酹其地而慟吉祥恚扑之明日復酹慟如故先是杭
之西湖涸龜底孫原貞時塡其地語人曰哲人其萎

乎吾甚虞于公謙死而陳汝言者亦亨黨也代爲尚
書不一載而贓籍其貲列內廡 上召大臣入視曰
憮然曰于謙終始 景泰朝被遇若一身死無餘貲
汝言抑何多耶俄西北邊報甚亟恭順侯吳瑾侍進
曰于謙在不令虜至此 上爲默然是歲有貞以內
閣首輔與亨吉祥爭權下獄流金齒又二年亨下獄
瘐死家籍沒棄市又二年吉祥與其從子昭武伯欽
反族謙子冕自府軍前衛千戶赦歸 憲宗初上疏
白寃狀 上復官賜祭有云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

以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爲權姦之所害在先帝已知
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天下誦而稱之 孝宗初加
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賜特祠於其墓
曰旌功冕改文資累遷至應天尹有幹用聲謙爲文
肆筆立就詩亦爽儁獨其於奏疏尤明切嘗口授兩
吏傳寫指腕爲痛所存奏牘若干卷集若干卷萬曆
中改謚忠肅

弇州外史曰李夢陽爲于謙祠記曰謙死一時痛之
云鷺鷥氷上走何處尋魚嗛而當虜之擁 太上而
南至宣府宣府人登陴曰賴天地社稷之靈國有
矣至大同而大同人登陴曰賴天地社稷之靈國有
君矣而謙獨颺言曰社稷爲重君爲輕斯言也功以
之成禍以之生然歟否耶謙以介胄分不言和而言
戰守嘗 太上之迎復謙不爲梗小梗者王文楊俊
耳 景帝之信謙謂其能禦圉非有布衣腹心素一
不合則睽再不合則去夫人主以私愛欲易太子雖
留侯不能得之漢高而謙能得之 景帝乎哉天命
所假太寶中奪小人貪功伏機猋發元勳甫就所此

禍烈智不及避勇不及决悲哉

石亨渭南人方面豐軀美髯及膝從姪彪貌亦偉碩
過脐亨嘗與彪貫酒長安肆遇相工大奇之曰今太
平時奈何二人有封侯相亨嗣爲寬河衛指揮僉事
亨不學然識字壯毅善騎射有膂略提大刀輪舞如
飛每從征延敵當先輒立奇功累陞都指揮使彪亦
驍勇能挽强弓善揮斧始以官舍從亨有功授大同
衛鎮撫正統十二年亨遷都督僉事爲大同左參將
守萬全路彪亦陞至指揮使從亨參謀十四年八月

王師敗績械繫錦衣衛獄十月虜酋也先犯京城石
亨勇者 景帝出亨獄令立功贖罪亨統兵出安
定門仰與虜遇挺身單馬進左右馳突獨殺數十人
彪又持斧率親兵從之諸軍懽呼踴躍聲震天地虜
却而西亨等追戰城西虜復却而南亨令彪率精兵
千人護虜南至彰義門虜見彪軍少逼之亨率衆乘
之虜大潰南奔亨日夜追虜三日至清風店北虜將
出紫荊倒馬關懼我躡其後亨遣諜者紿虜亨且來
至陣中將者假亨名耳虜信之來攻我軍亨率彪與
精銳數十騎奮擊大呼直貫虜陣刀斧齊下殺虜數
百人虜始知亨在驚亂相蹂踐亨悉衆乘之虜盡棄
所掠羊馬財物餌我兵得逝去虜自是不敢復窺塞
深入論功亨第一封武清伯尋進封侯總京營彪陞
都督僉事爲大同左參將彪爲參將虜畏之稱石王
亨每恃功驕橫于少保時時裁抑亨亨畏少保不敢
動然積恨之天順元年正月 景帝不豫亨與都督
張軏都御史徐有貞內官曹吉祥等定謀奉 上皇
復辟爲飛語誣少保及王文矯取金牌物符迎襄世

子矣庚辰遂因吉祥矯 皇太后懿旨天子疾大漸
殆弗興天位久虛 上皇居南內春秋尚盛于今八
年聖德無虧人心所屬亨等其率兵以迎是月壬午
亨與軏吉祥有貞等監率從子弟家兵由南內宮門
請 上皇升輿從東華門入奉天殿御位亨遂言少
保有反謀請殺少保 上意未決亨有貞力言不殺
謙今日事無名 上不得已殺謙等廢 景皇帝爲
郕王亨以奪門功第一進封忠國公與世券有貞封
武功伯入內閣彪封定遠伯爲大同副總兵諸從弟
子姪及諸婿子孫以奪門功得官錦衣都指揮指揮
者三十二人千戶鎮撫者二十一人其諸竄名奪門
冒官者四千餘人亨矜功恃寵日與吉祥出入禁廷
稚上左右進退文武大臣盡革邊鎮撫奪民間婦女
田廬財物無筭彪亦益驕橫凌鎮守文武大臣御史
楊瑄等聯章劾亨亨疑有貞李賢等嗾言官見 上
泣訴强 上下有貞賢并瑄等于獄會天大變與賢
得釋有貞竟遂去諸御史謫戍調除有差賢尋再入
閣亨益干朝政乞請無忌 上亦厭亨左右怒亨[illegible]

伺隙數言亨短。一日 上登翔鳳樓、見亨新第極偉麗、顧問恭順侯吳瑾、撫寧伯朱永曰、此何人居。永謝不知。瑾曰、此必王府。 上笑曰、非也。瑾頓首曰、非王府、誰敢僭如此。 上不應。顧內侍曰、汝聞若言乎。亨橫雖甚、中傷人莫敢告亨者。 上又諭賢曰、總兵官豈可無故輒入內廷。令左順門閽者非宣召不得輒入。總兵又以軍官貪暴、復設巡撫。亨懶憤、必欲復革巡撫、 上不許。會兵部尚書陳汝言奸贓得罪、 上嘆息曰、好箇于謙。亨益不自安。 上嘗與賢論及

奪門功。賢曰、迎駕可、奪門不可。且內府門豈可奪。奪字尤非順。不可示後世。臣愚謂 郕王果不起、率文武羣臣請 陛下復位、安用如此勞擾。誰復叨陞賞。誰復敢招權納賂者。 上曰、善。由是益薄亨。亨生子男未彌月、 上見亨喜、令亨負兒見朕、 上見兒、又喜、摩其頂曰、虎兒也。往善撫之。朕行與卿結姻。 上意欲寵亨子駙馬、且探亨意。亨不喻、輒對不敢不敢。臣兒無福。 上笑而頷之、命左右取金鎖繫兒項。賜封鎖定侯。亨頓首謝負出。彪在大同、誣劾都御史年

富逮至京。上疑問賢、賢乞遣官廉訊、果不實。彪又嗾傚其總兵、總兵因彪嘗奏城威寧海子、遂為流言、誣彪有異志。 上因疑彪、欲召彪還。大同人又乞彪為總兵、 上遂大怒。或又言彪結死黨、必欲留據大同、為亨外援。 上亦疑出亨意。尋進彪侯、召還京侍衛。亨覺、 上疑令人促彪、疾馳入京。彪既至、會北虜入貢、見彪於朝、羅拜稱石王。 上聞益疑、不可解。天順四年二月 上密詔御史按劾、即日縛彪棄市、籍其家。亨逮繫錦衣獄死。亨既死、法司請戮亨尸。 上念

亨功、欲從之。問賢、賢請盡法斬首。 上不肯、竟瘞亨。都御史寇深等素惡亨、論彪大逆、收亨家、籍其財產。亨從孫進士俊、亦被收死。獨亨從姪錦衣都指揮使浚得戍郴州。少子滑鎖定侯者、幼未收、浚在郴、累功陞指揮。滑至正德末、尚遊食京師。亨粗豪直爽、軒豁無機巧、嘗薦馬昂為兵部尚書、又力薦賢有貞入內閣。已遂有貞留賢、亨權日重、威名震主、不知謙損、竟及於難。五年七月、曹吉祥及其姪昭武伯欽反、皆伏誅。

新建侯王文成公守仁 附[illegible]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也生有異稟幼特好遊涉走狗鬭爲六博負其材氣十五訪客於居庸山海關時闕出塞與諸屬國夷角射因縱觀山川形勝慨然有勒碑燕然志踰冠舉鄉試凡三舉而爲會試第二人授刑部主事後從李夢陽輩相切劘爲古文尋謝病歸卧陽明山中讀書益沉博文益高然好談神仙玄怪蹤跡詭譎時人未之識也尋補兵部主事 武宗初逆瑾擅秉怒南省戴銑捕置詔獄守仁上疏救銑

他語多侵瑾瑾大怒復下守仁獄杖四十謫龍場驛丞瑾恨不置遣校卒間道伺將殺之守仁懼不免乃假託投江而輕舟自海至閩入武夷山中歸又逾年始之驛諸苗夷相率伐木爲室以居守仁守仁乃益講學所治經往往取心得不必與前訓故比矣稍稍擢知盧陵縣超爲文選員外郎進考功郎中南京太僕寺少卿從游者日衆始教人靜坐以存天理去人欲爲實功縉紳之士非篤信其說則惟之以爲迂會不堪用而是時王瓊爲兵部尚書用事獨奇守仁以

爲才會汀贛盜大起乃擢守仁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守仁上書願得改巡撫爲提督專賞罰便宜行事無狗司寇文法報 可守仁至則行十家保甲法移使姦無所容又以 高皇帝訓勑其父老子弟賊間而易之厲爲慮也而守仁左右及麾下將校至郡邑輿臺多爲賊耳目守仁微得老隸最黠者致密室而務之曰汝自知當死不肯爲極言賊情實吾貰汝其迫則盡吐守仁乃故爲不可測或陽說曰者卜吉日出師告矣乃更擇吉日或既暮秣發抵道僅令許返

以多方誤賊而陰勒諸兵備道募選郡邑材官力士以三之一赴軍門使與舊兵參而身教之擊射明賞罰以勵之初戰破賊於長富村追至象湖山會閩廣兵至且合賊迫潰圍出指揮覃桓縣丞紀鏞戰死諸將懼請俟狼兵至而後大舉守仁怒責之曰戰小挫何損且兵豈不足耶而需狼兵乃親率所選士進兵上杭徉諭諸道姑以牛酒犒師使小息俟秋而再與諜賊懈即分兵爲三路約以同夕銜枚進中軍奪賊湖臨方大戰而奇兵乘間發遂大破之獲賊屬斗高

輜重無筭捷上因立崇義縣治而賊首黃金巢盧珂
鄭志高等相率歸命矣已遂進兵破橫水賊因使使
諭桶岡賊方狐疑未決乘其懈襲擊復破之時浰頭
賊尚強地最險而其酋池大鬢尤桀驁而故與降賊
盧珂等讐守仁先因兵威移降之終不肯下橫水破
始懼遣其弟仲安率老弱二百餘詣軍門僞降因以
探我虛實謀內應守仁厚遇仲安使爲別將復馳使
賜大鬢斗酒大鬢喜得計對使者曰我所以未敢謁
王公且爲戰守備者龍川新民盧珂鄭志高欲襲殺

我我故待之非敢抗天兵自取死使歸守仁陽怒珂
志高檄數其罪因以示仲安又數日而珂志高急上
變謂大鬢等實挾詐不可信守仁復陽怒責二人擅
兵仇殺下獄將誅之仲安飛書報大鬢大鬢益大喜
頃之守仁還贛大張樂享將士下教曰賊蕩平浰巢
向化重勞苦諸君宜各歸爲樂兵散賊撤備又遣仲
安歸劭兄防守他盜而諭大鬢使來見大鬢乃諾其
腹心曰欲得伸必先屆贛州使倆我亦欲先勘之遂
以其驍勇九十二人裹甲來見守仁爲慰諭宴犒之

館於祥符宮使更新衣習禮供帳儲偫甚設大鬢喜
過望至元正之次日守仁張樂大宴伏士以待引大
鬢等魚貫入即僇之庭無一脫者先是守仁諜大鬢
將至先行屬縣勒兵待遣人詣獄語珂志高使作手
書盡發其家衆既執大鬢遂令珂志高爲鄉導破浰
頭石門覆其巢三十餘餘賊復奔九連山守仁以九
連深險不易攻乃使精卒七百衣賊衣佯若奔潰者
賊從崖上招呼與相應久而賊覺之則師已度險賊
狼狽失據大軍蹙之皆就縛守仁既盡得賊險鑿山

開道度地居民增設和平縣治捷聞進右副都御史
予一子錦衣副千戶守仁雖旦夕軍旅而不廢與諸
生講學乃爲致良知之說直指本心簡易痛切頗推
鵞湖謂其能紹孟子所重周程而所詆在朱氏自致
良知之說行天下高明之士樂於頓而惡檢束者喜
其便直推以爲上接孔氏而拘方者不能無呰訾
矣時寧王宸濠謀不軌素浮慕守仁而畏其擁強兵
上游使腹心劉養正往探之養正故善守仁好講學
弔詭而守仁亦使其門人冀元亨應宸濠聘以窺其

爲火語兩不合而罷適守仁勘事福建取道南昌歸
抵豐城而宸濠反問至守仁急走小舸返安吉與知
府伍文定謀起兵討賊移檄列郡暴宸濠罪狀時兵
未集而憂宸濠輕兵襲南京乃密遣諜四至投檄言
京師湖浙東西粵南京各發兵數十萬以疑宸濠使
不敢出南昌又遣死士爲蠟書貽李士實劉養正云
得密示具悉爲國至意第從臾使早出足一離省穴
事濟矣而故繫宸濠諜示將斬而令黠校監者僞若
與宸濠欵泄而縱之宸濠徼得書徬徨未決而與士
實養正謀則皆勸之疾趣南京即大位或徑出蘄黃
趨京師宸濠益內疑十餘日探知中外兵不至乃悟
守仁紿之而扨其衆六萬人號十萬襲九江南康下
之進圍安慶不克守仁兵已集又諜知宸濠離南昌
乃大喜整衆至樟樹鎭使精卒四百襲破其伏兵之
在新舊廠者躡之至暮士蟻附而上遂破南昌擒宜
春王拱𣗳中涓萬鋭等守仁猶在後軍質明始建大
將旗皷入城中約束捕循其務從吏士然巳不能無
殺傷矣守仁留二日即發兵[illegible]於[illegible]

慶氣稍沮又驟聞南昌失守解圍自救守仁使伍文
定以精卒三千分道逆擊之都指揮余恩以游兵四
百往來爲疑兵而陳槐等復以兵二千分爲十餘軍
張疑設伏與文定等密相應宸濠前鋒至遇於黃家
渡文定等佯北以致之賊爭利競進而亂邢珣以所
部衝擊斷其中堅文定恩等乘之伏孽起賊遂大敗
退保八字腦宸濠懼盡發南康九江之城守者以自
益守仁乃分兵襲取之明日復大戰我兵小却守仁
急命取先却者頭衆益爭奮擒斬二千餘溺水死者
以萬計宸濠益大懼乃聯舟爲方陣盡出其金銀以
賞士而詰責敗者將斬之未決而我兵四面至炮火
碎其副舟遂奔潰妃嬪皆與宸濠泣別沉水死遂擒
宸濠與其世子眷屬及士實養正等數十人浮尸衣
甲亘十餘里不絶分道搜捕其餘黨殆盡捷 聞從
不下前是守仁上宸濠僞檄末詞 陛下在位一十
四年屢經變難民情驛騷尚爾巡幸不已以致宗室
黠者謀動干戈冀竊大寶且今天下之覬覦何特一
寧王天下之姦雄豈亶在宗室與言至此悚骨寒心

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晚節剪安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　皇上宜痛自克責易轍改絃罷黜姦諛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絶跡巡游以杜天下姦雄之望則太平尚有可圖臣民不勝幸甚左右多弗悦以守仁方起義師不能難而　上則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總督軍務率京邊驍卒數萬南下使太監張忠安邊伯許泰都督劉暉爲提督以數千人溯江上抵南昌守仁乃俘宸濠取內道以獻遇太監張永於錢塘永時稱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在忠泰輩上

而故與楊一清善除劉瑾天下稱之守仁夜見永頌其賢永悦守仁乃極言江西遭禍亂民困已極不堪六師之擾永深然之乃曰吾出爲羣小在　君側賞左右調護　聖躬耳非爲功來也第事不可直致耳先生功吾自知之守仁乃悉以宸濠等付永而身至京口欲謁　駕不果會有巡撫江西之命乃還南昌而忠泰等前已駐師南昌嚙守仁不待故縱其卒傲守仁欲以爲爭端守仁厚加恩禮撫慰卒皆悦乃不能有所加於守仁而歸復譖之　上詰守仁且反狀

張永保持之當是時宸濠未死諸奸佞素通宸濠得金錢者多在上左右頗有異謀畏守仁不敢發守仁深機曲算內戢凶倖外防賊徒撫定瘡痍激勵將士日夜如對勁敵宸濠竟得伏誅嘉靖改元詔錄守仁功特拜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尋論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守仁以功高文臣預五等爵忌者蜂起有目爲僞學者有以下南昌縱士鹵掠及得寧邸之金寶子女者至有謂初通宸濠謀築其不勝而背之者言絶醜不可

聞而所封獨守仁與吉安守文定至大官嘗　上賞其它皆名示遷而陰抑絀之守仁不勝憤乃上疏再辭爵且極論自諸有功者　溫旨報聞會守仁之所善席書與門人方獻夫黃綰皆以議禮得幸　上力稱守仁賢而張璁霍韜等皆有所推轂然江西輔臣故蚚守仁猶持前論而其鄉人之忌者至誣之史以故推兵部若三邊若團營皆弗果用而最後乃出征田州先是田州土守岑猛驕不用命縱兵躪其鄰郡右都御史姚鏌討而誅之其二子跳別將盧蘇王受合

擁衆以叛兵驟進不利乃召守仁以故官兼左都御史總督兩廣江湖四鎮軍務討之守仁且至而徵兵已大集蘇受等亦素憚守仁威名窮甚守仁意不欲多殺旣抵南寧卽上疏請一切撫綏以便宜悉散其衆而備留楚兵數千自衛使使招諭蘇受等皆大悅率衆掃境叩南寧爲四稽而各挾其心膂數百人入見守仁爲諭之杖之百然聽其人自爲伍伯取完事而已因改田州爲田寧赦岑猛後與蘇受皆弗誅因蘇受兵以攻斷藤峽寇斷藤峽者卽大藤峽其中諸

徭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諸峒連絡數十餘巢盤亘三百里數出流刧郡邑自韓雍大征後莫能平者守仁使蘇受等爲鄕導挾永順保靖二宣慰土兵分道深入大破之斬鹵無數守仁方欲移府治建衛所增兵設官次第上疏而守仁病矣初守仁之出由張璁桂萼薦萼本不善守仁以璁强之及萼長吏部暴貴喜功名風守仁取安南守仁辭不應楊一清雖雅知守仁會黃綰上疏稱守仁賢謂當入輔而又有他疏陰指一清辭甚厲一清亦不能無移憾守仁旣平

思田疏乞骸骨因北歸度大庾而革卒於南安府中年五十八桂萼因糾其挾詐專兵擅離職守并處置田州事宜失當下公卿議僅不奪其爵而停世襲并他卹典隆慶初用諫官言乃贈新建侯諡文成賜葬予祭推明爲元勳聖學崇祀孔廟予世券守仁天資穎敏絶世少好古文詞爽朗多奇晩取詞達而已旣以氣節名世又建不世勳迺有志聖學一切盡掃去之而識者不謂盡然其御爲合籠蒙僞待宵人詐險出危倣儻權譎種種變幻孔子有云作易者其有

憂患乎抑中古以後不能不爾守仁之語門人云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心之用知善知惡者良知爲善去惡者格物以此爲一切宗旨云

弇州生曰見長者言與守仁辯不能不心折也卽不心折亦不能有勝退而讀其書則平平耳今天下好稱守仁十七八也間有疑之者以其學故若乃起義旅擒叛王不使　九重之尊輕與匹夫角而大事定其功孰能難之

楊鋭字進之其先徐之蕭縣人南京羽林前衛指揮

使弘治中、嗣官羽林、累廷都指揮僉事、守備九江、安慶諸郡、銳謂九江爲鄱陽上流。不可恃。湖最要害。當以九江中左所一旅。置戍於湖口縣之高嶺。可遠望。有警可御遠也。乃繪長江圖、具事標識、凡數本、呈南京機務司馬、及臺院司江防者、又請造戰艦若干艘、習水戰于江上、十一年、與臺院審議兵食、繕皖城、周城中、多浚井。十四年、六月十四日、寧濠變作、御告變京師、先引軍設鉤距於江側。禁勿泄。二十有七日、寇至、船二百餘艘、抵岸、爲鉤距所破。繼至者、以千數、銳誓勦逆賊、告郡守、俾發庫金、懸以示賞、有冠袞緋者。稱凌十一、先登、銳引弓中其首。其子繼登。貫其吭而死。於是懦者皆起。有安慶人僉事潘鵬、持黃紙衣緋擁騎至城、稱後兵數十萬、能以城降得不死。銳詬鵬曰汝。死。已。後。尚。靦。顏。爲。悖。言。乎。吾兵至矣。捕鵬家人。腰斬棄城下。鵬乃遁去。寇爲敵樓數仞、何城有[illegible]胄者出。闌楯外。持鉤距大呼。銳發矢中左腋。藥火齊發。頃之樓燬。死者不可計。八日宸濠船泊南岸、攻不克、大怒、率衆分攻五城、各首舉木爲蔽。甚急。銳裂衣

布覆紙。裹藥火千數。散投所蔽木上。火發盡棄走。火光周匝不絕。寇無所遁。十二日寇於北濠、結木爲[illegible]與城接、挾兵而進、城中大驚、銳曰事急矣、乃詭以大將軍火銃、實石被緋金鼓、置城上、向寇兵、望見、大潰、潛使一卒、從間道出、燒棧絕、十六日寇衆解體、且畧甚潺力憊、夜軒轎去、銳募善泅者數人、於船中[illegible]聲。即斬首絕其纜。放之江中。又遣死士突入岸上營舉火礮。城上應之。乘勝捕殺。聲震數里。會宸濠聞南昌破、解圍去、濠既平、進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廕一子羽林千戶、嘉靖元年、鎮守保定諸郡、八年鎮守遼東、掛征虜前將軍印、明年改漕運總兵官、掛漕運印、兼鎮守淮安等處地方、明年罷歸南京、未幾疾卒、銳仕至西樞兩懸將印、足不及權門請託、身殁橐無一、、、諸子鬻衣爲葬

渤海吳孝章平子鈔
英中偉生白閱

靖遠侯王忠毅公驥

王驥字尚德束鹿人永樂四年進士驥爲人偉幹多力便騎射旣入仕通法律尤曉暢戎畧以選授兵科給事永樂間　上神聖羣臣奉職不贍而給事中職不專封駁論建當奉　命鎮山西兼飭邊備奏黜監滥逋課二十餘萬緡累遷兵部侍郎宣德中進兵部

尚書時南北多邊警羽檄旁午兵部最爲要重張本材而廉稍以刻稱許廓僅僅循職而驥代之始振刷有風望時西虜阿台朶兒只伯數侵盜甘涼諸邊戍殺掠吏人左右副總兵都督任禮蔣貴等勁敵不相下狐疑莫發於是驥轄部務行邊　制詔一切便宜行事是時都指揮使安敬爲偏將驕而怯都督蔣貴都御史曹翼追虜至魚海子將及之而敬謂前途無水草不可進引還曹翼言狀　上密勅驥責貴死狀而僇敬軍中以殉驥故恐之而大會諸將方就坐忽捽敬下曰汝奈何逗撓誤大計命斬敬而謂貴曰公亦當死且責狀以報於是諸將士股栗莫敢仰視驥乃請分兵畫地自莊浪西南抵黃河東北抵寧夏屬都督李安自涼州北抵鎮番南抵古浪東北抵板井屬都督趙安自甘州東過山丹抵永昌北抵臙脂堡西抵深溝墨屬任禮自肅州東接深溝稍東北抵鎮夷西抵嘉峪北抵天倉屬蔣貴約以賊小至則各自戰守大至則併力拒敵軍勢遂大振尋下　詔任禮爲平羌將軍蔣貴趙安副之而驥特爲監督討阿台

朶兒只伯諸進止悉取驥驥謀虜營狼山等處乃選精騎授蔣貴使爲前鋒而自與任禮等以大軍繼之且與貴約曰勉旃不能成功毋相見也貴感奮直前搏虜敗之虜渡黃河遁去貴等追敗之於石城虜食盡竄兀魯乃地北依阿台貴復以精騎二千五百出鎮夷間道兼行三日夜及而大敗之朶兒只伯與阿台以數騎遁尋賜死而任禮兵至黑泉右軍趙安等出昌寧至刁力溝各有斬鹵捷聞貴禮進伯爵驥兼大理寺卿支二俸還理部事久之麓川宣慰思任發

叛雲南總兵沐晟與弟昂討之數不利晟以憂死刑部侍郎何文淵請使使撫諭驥與太師英國公輔等議以天下全盛而示弱於蠻夷非策時中貴人王振方柄國喜功名遂絀文淵說而命定西伯蔣貴為平蠻將軍驥總督軍務發兩都諸鎮漢土兵合十五萬討之驥等抵金齒其別酋以鎮康降遣參將冉保等率輕兵五千受之因其衆破昔剌寨進攻孟通而驥等分三道擣上江上江者賊巢也攻三日不下會大風縱火焚賊柵乘勢力戰斬馘五萬餘級遂由夾象石渡下江通高黎貢山道移駐騰衝留兵守之取道南甸至羅卜思莊遣指揮江洪等八千人為哨抵木籠山而思任發等以二萬餘衆乘高據險為七營相救驥分左右翼緣嶺攻之未下自率中軍進夾擊之破殺靠者軍心等乘勝進戛獺隴把至馬安山麓川大震尋敗其象陣於泥溝箐復敗其象陣於永毛摩泥寨而別將冉保合木邦車里兵降其孟連長官司破烏木弄戛邦等寨驥等遂進圍麓川縱火焚其門并庫藏廬舍皆盡俘斬及溺者數萬人思任發夜走

孟養而是時維摩州賊韋郎羅稱廣新王以叛　詔驥旋師討之驥曰此不足血吾刃也乃遣偏師壓其境曰王尚書大兵至矣賊遂潰走安南傳檄捕之安南王斬其首并妻子來獻師旋　詔封驥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靖遠伯歲食祿千二百石追封及三代予世券貴進封定西侯劉聚等陞賞皆過望士卒賜予加等府庫為竭而驥以侯伯奉朝請不預兵部政矣蔣貴果勇善戰雖至大將猶摧鋒陷堅驥前後皆賴之成大功而是時思任發尚在寨其子思機發率餘衆往來窺伺乃復命驥總督雲南軍務賜金牌信符便宜行事驥至思任發走緬甸索不獲而思機發衆漸盛不能制乃奏請益兵　詔復遣定西侯貴將兵五萬會討然緬甸卒不肯送思任發以思機發致讐為解驥等討無出乃縱兵擣思機發寨獲其妻子及從賊百餘戰象十一驥等還京師加祿定西侯歲五百驥三百石人頗以驥老師亡見績而中貴人振內主邪恤也先是思機發竄孟養孟養與相比匿不肯捕送又復反驥復督軍討之師抵金沙

江賊立柵西岸驥作浮梁以渡一鼓破之拔其三柵斬獲萬計然竟不能獲孟養酋與思機發驥威名故甚盛至是凡三誓師南矣而稍稍損於前衛訓導詹英者官其地上言驥等輦重至役夫六百人多散絲幣於其屬使責重報鹵蠻暨輒闍之以爲巳役大軍十五萬一日起行因而相蹂踐有至死者又每軍使負米六斗跋跋山谷有自縊死者師抵金沙江彷徨不敢渡旣渡緬腑不敢攻攻而失都指揮等候賊解散多捕魚戸以爲賊俘此何異李宓之敗而揚國忠以捷聞也　上爲之停奬勞勑土木之難羣臣廷劾中貴人振不道株及驥　景帝初召總督南京機務位寧遠伯任禮上南京素習媮戎陣廢弛驥至一切以所御軍法教之爲一新而大司馬謙弗重也因事解其任奉朝請驥老且八十食肉躍馬多從女伎供張奉御如王公復以與奪門功領兵部事加號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階爲光祿餘如故數月復請老又三歲乃卒年八十三贈靖遠侯諡忠毅子瑺嗣至今不絕

興濟侯楊忠敏公善

楊善字思敬順天大興人少補諸生不甚通經術而性洗敏能爲人筴事　文皇起義兵善署典儀所引禮舍人從事睥睨間累官鴻臚寺卿善旣家都城以積著起資治居第郭外有園亭花木之屬諸公休沐有所宴賞則覗善家若歸又時時饋遺名果餌不絕以是大得公卿間聲而中貴人亦多好之者卿之十二年滿考進禮部左侍郎明年從北征至土木師潰間行達京師時巳六十五矣虜犯京師以善曉暢軍事改都察院副都御史佐于謙營九門外郭以與虜角數有功進右都御史自侍郎至右都御史皆領鴻臚寺事是時　太上皇帝在漠北元旦故事自朝正出郎相率於朝房投謁稱賀善獨流涕曰此何時也太上皇帝何所而我曹稱賀耶衆愧爲之止時朝所遣使漠北若王復李實等皆以庶僚假卿佐往皆不得其要領李實得一見　太上頗倨而其辭頗然虜始挾　太上請賂不甚酬欲奉之還而朝意更緩是是以虜酋責王復等非大臣故遺善再往然絕不齎

奉迎計亦不與善一錢善乃悉其貲不足則貸之中貴人悉盜市綺繡師比阿錫女紅綫鈿之類以徃旣至也先所使館伴者來與飲帳中謂善曰土木之役爲何六師抑何弱也善曰當是時六師之勁悉南征而中貴人振欲邀　太上幸故里初不爲戰備今者南征之士悉歸可二十萬又募中外材官技擊得三十萬悉教以神鎗炮火弩射命中百步之外洞人馬腹透七札又用言者計沿邊要害皆隱金鎚三尺所值蹄立穿刺客林立夜度營幕若猿猱而皆已矣置之無用矣問何以言無用曰和議成則歡飲若兄弟而又何用也因賂之其人悉以語也先次日善入謁又大賂也先也先喜坐定善乃前責之曰　太上皇帝朝太師所使使必三千人歲必再仰稱子女弗賚者金帛器服絡繹載道太師乃背盟好而見攻何也也先曰然則奈何削我馬價又弓我帛時有剪裂幅不足者善曰非敢削馬價也太師之馬歲益增價亦不斃而不忍拒是以微損之太師自度價所得比前孰多也先曰者者胡語是也善復曰帛有一二剪裂

幅不足者譯通事爲之也事露而誅矣仰太師所使進馬有劣弱而貂皮敝豈太師意邪也先又曰者者善因復進曰太師之攻我兩矣所殺掠以數十萬計而太師之部曲寧無有血吾刃者上天好生太師獨好殺夫是以數有雷警今者能奉　太上歸我和好不絕器帛溢於穹廬而黎庶彼此俱逸不亦快乎也先益喜曰者者因謂善歸而　太上皇帝有重寶來賻乎善曰太師得重寶而歸我　太上皇后亦後世謂太師貪重寶也歸我　太上皇而不索重寶大下後世以太師貴信義而賤貪黷令名奕奕何況我之德太師無已而重寶以漸繼也也先大悅曰者者遂以善見　太上皇善再拜進醪糒問　萬壽侍立不敢坐也先數日　太上皇太上皇謂善太師與汝坐則坐善頓首辭曰君臣之禮雖草野寧敢廢哉也先嚬指領其下曰咄咄汝曹中國禮乃若此遂以輕騎奉　太上皇與善歸而　上以非初遣命薄其賞僅遷左都御史仍領寺事而大司馬謙心許之時太上皇在南宮元旦朝正出復且脩投謁善復泫然

曰 太上皇不受賀何我曹乃翊賀也識者益稱之
善始善中貴人振後善中貴人吉祥等而與石亨比
會 景帝病遂與亨吉祥等發南宮鋼迎 太上皇
太上皇卽位論善功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
進光祿大夫柱國興濟伯予世券尋加禮部尚書兼
領部事旬日之間恩賜赫奕所陳請無不允善嘗陰
薦李賢入內閣而定襄伯郭登疏善使虜功請位之
三公於是亨吉祥忌之稍稍間於 上漸疎絀而明
年善亦卒年七十五贈興濟侯諡忠敏後奪爵爲金
吾衛指揮使善雖負才辯以巧取功名而憸忮多岸
谷其爲序班坐事下獄庶吉士章朴亦下獄與相狎
言家有方孝孺集時方窮治孝孺黨與善從借觀而
密奏之 上遂誅朴復善官最後于謙王文之僇皆
有力焉善死或云見謙文爲祟

太傅威寧伯王襄敏公越

王越字世昌大名之濬人少善騎射好談說經濟大
略聊睨顧盻有天下志景泰二年舉進士選監察御
史 英宗復辟日視朝見越進止奏對數目屬之時

恣深長都察院東濕條吏亡可當者而越於臺事精
所建畫必出深意表以故愛異之擢山東按察使尋
大同有虜警當置巡撫 上喟然曰安得如韓雍者
而任之時雍巳撫宣府吏部乃請從越召見便殿越
故偉服而短其袂 上熟視良久曰非故快御史耶
可使弁而將也遂擢右副都御史撫大同會虜稍徙
去召還京協理院事久之以總督視師延綏輕騎襲
破虜於崖窯川又破之於黃草梁進右都御史前是
文臣視師者多從大軍後出號令行賞罰而已至越
而始多選驍勇跳盪武騎爲腹心將而與虜搏始有
戰矣然尚不敢與虜軍鋒角惟以間諜探虜累重所
聚而刼之或剪其零騎用是得數成功名越復諜知
虜滿都魯孛羅忽加思蘭三酋自河套渡分寇西路
而其妻子營於紅鹽池乃率總兵許寧等以精騎五
千襲之兩晝夜行三百三十里至其地分兵千餘爲
十伏以相救而身與寧等分兩哨薄其營遂破之擒
斬三百五十五級獲其女穉駝馬牛羊器械不可勝
計焚其廬帳而還時滿都魯等行剽至韋州頗有所

獲而遇諸鎮兵邀敗之賊既以失利歸而廬帳妻子
畜產皆蕩盡乃相顧慟哭遠徙不敢復居河套故地
捷聞加太子少保還掌院事時中貴人汪直得 上
寵領西廠威福傾一時而年少好言兵越亦與通好
直欲誅建州夷以為功而遼東都御史陳鉞助之重
且始謀以故直用保寧侯朱永總兵東討身監其軍
俾陳鉞叅而不以及越尋破建州夷永封保國公陞
賞優渥越益豔之乃謀於直以虜酋西犯邊 詔保
國公永為平虜將軍率師西討越以兵部尚書兼憲

職為總督直仍監其軍越間與永帥千人巡邊虜猝
至主客不當永欲走越止之為陣列自固虜疑未敢
前薄暮令騎皆下馬銜枚魚貫行毋反顧自率驍勇
殿從山後走五十里抵城虜不覺乃謂永曰我一動
虜躡擊無噍類矣結陣示暇形以惑之也次第而行
且下馬無軍聲故虜不覺也既令永將大兵由南路
身與直將輕騎由宣府大同俱會於榆林既至大同
諜虜帳在威寧海則選二鎮之勁騎二萬餘分道乘
風雪薄之虜狼狽出戰遂破虜斬首虜四百三十七

級俘獲稱是捷聞越進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
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威寧伯子世券越既封不
當復領都察院而御史許進等稱越功德引王驥楊
善例請仍領院事而越亦不肯就西班欲仍例自是
益精心事汪直而陳鉞得為兵部尚書 上嘗曲宴
內伶戲為貴人裝兩手各操金鉞怒睢而前問何人
曰汪太監所持何物曰兩鉞耳不仗此不能一步
上笑而弗罪也尋復命越等出師至大同斬鹵有差
進太子太傅增歲祿四百石尋改掌前軍都督府總

督五軍十二營兵馬蓋越以文臣爵不得使改右班
或可得侯而汪直亦為其儕所忌惡遂復命越為平
胡將軍直仍監其軍巡延綏會虜寇河西清水等營
越擊敗之斬首虜三百十七人功最多虜亦創懼不
敢近邊捷聞僅加祿五十石汪直賞亦薄改越征西
將軍鎮大同鎮延綏會汪直敗言者併糺越詔奪越
封編管安陸越之敗由汪直然直尚得為奉御一時
朝士大夫雖快越之去而有謂其罰太重弗平者越
最名能知人其在臺所旌拔御史屠滽侶鍾等皆為

大官以至同列而故吏將佐多髙貴時時稱越才弘治初赦還鄉尋上書自列寃狀復左都御史致仕越居常喜奢華自奉若諸侯王而其御軍恤下財徃來若流水籠罩豪傑不知所從入皆願爲之死機事百端閃倏變幻出入若神鬼軍行過陝西秦王賜宴奏伎越語王下官爲王吠犬久矣寧有以相酬者因盡乞其伎女歸一日大雪方坐地鑪使諸伎抱琵琶捧觴侍而一千戸詗虜還即召入與談虜事甚悉大喜曰寒矣手金巵飲之復談則益喜命絃琵琶侑酒併金巵予之已又談則又喜指其中最姝麗者曰欲之乎以乞汝自是千戸所至爲效死力積功至指揮其夜襲虜帳將至風暴起塵翳目衆惑欲歸一老卒前曰天贊我也去而風使虜不覺歸而卒遇虜入掠者還而我據上游皆是風也越不覺下馬拜功成推卒功以爲千戸越之在安陸與還瀋田池射獵帳飲聲樂如故家近京得通於中貴人李廣爲上言之中旨召掌都察院事爲臺諫所論阻時西虜犯邊急屠滽爲吏部固德越而中貴人廣史之以越名上加太子

太保仍兼左都御史總制甘肅寧夏延綏軍務鎮守巡撫而下悉聽節制仍許以便宜行事越至即擣賀蘭山之別部行剽者殘之斬首捕生過當捷聞加少保太子太傅而中貴人廣敗自殺言者復首攻越尋憂悴病卒年七十四贈太傅謚襄敏越之再起欲還伯爵竟不得而諸子多官環列者

弇州外史曰當越時天下咸貴其才而穢其行夫以越之阿私中人啓邊釁耗國本即有功細不掩罪何貴哉至於今西北邊稱良將毋如越者揚一清王瓊方之蔑如也使居明世亦可以鞭箠使哉

昭代名臣志鈔卷十三

渤海吳孝章平子鈔
吳中偉生白閱

定襄侯郭忠武公登

郭登、字元登、武定侯英諸孫也、歷陞都督守大同、會
上親征、成國公朱勇、西寧侯宋瑛、武靖伯朱冕、全軍
皆沒、　上北狩、是時大同堡塢蕭條。城門晝閉、登慷
慨自奮、修城繕兵、拊循士卒、弔死問傷、裹創傅藥、衆
皆感戢、是年八月虜奉　上皇至城下、索金幣、約賂

至歸駕、登閉門不納、　上皇曰、朕與登有姻。何外朕
若此。登遣人奏曰、臣奉朝廷命守城。不敢擅啓閉。竟
不出、劉安孫祥霍瑄出見、獻　上皇金帛、瑄尤効力、
及約賄往、虜笑、不應、竟擁駕去、十月虜復犯京師、登
欲部兵入援、先以蠟書馳奏大略謂胡馬南驅。三關
失險。賊晉連內地。爲患非輕。欲悉起各處官軍民壯。
入護　闕庭。使賊腹背受敵首尾不救。奏至、賊已退、
優詔褒答、再上疏言虜人雖回、離邊不遠、傳報有云。
黃河已凍。且向延緩。青草復生。再侵京闕。事雖未信。

情亦可疑。十二月、虜復欲犯京師、登以京兵新選、不
可輕發、又疏曰今日之計。不可浪戰。不可鬬勇。其淶
水易州眞定保定一帶。皆堅壁清野。京兵分據犄角
安營。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勿求僥倖。景泰元年正月、
賊入境、率兵躡之、行七十里、至水頭、日暮休兵、夜二
鼓、東西沙窩賊營、自朔州掠回、登召將士問計、或言
我寡、莫若全軍而返、登曰、我軍去城百里。一退避。人
馬疲倦。賊以鐵騎來追。難以自全。卽按劍起曰、敢言
退者斬。徑薄賊營。天漸明。賊以數百騎迎戰。登奮勇

先登、諸軍繼進、呼聲震山谷、登射中二人、手刄一人。
遂大破其衆。追奔四十餘里、至栲栳山、斬虜首二百
餘、奪還人馬器械萬計、進封定襄伯、食祿千一百石、
與世券、是役也、登以八百騎破虜數千。爲一時戰功
第一。登又言虜勢雖云請和、變態豈能豫料、儻或渝
盟。則大同一鎭首先受敵。及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爲
措置。一旦賊至。又似前日束手無策。中國受侮已深。
邊事豈容再壞。四年秋病、召還京、登初至大同、士可
戰者。不及數百。馬百餘匹。不數年、馬至萬五千匹。精

兵數萬人登智勇兼備紀律嚴明料敵制勝動合機宜一年百戰未嘗挫衂以已意設爲攪地龍飛天綱鑿深塹覆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撃撞項刻十餘里皆陷天順元年奪爵謫戍北肅未幾召還充團營總兵八年卒贈侯謚忠武

咸寧侯仇公鉞

仇鉞江都人世指揮使充寧夏遊擊將軍正德五年寘鐇反鉞陷賊中鉞稱病臥陰約遊兵壯士欲從中發爲內應會參將保勛兵至閽使人謂賊宜悉出守渡口防決河灌城遏東岸兵勿使渡賊果出而晋賊周昂守城鉞又稱病亟昂來問病鉞猶堅臥呻吟言旦夕且死蒼頭卒起撞殺昂斬首鉞起披甲仗劍跨馬出門一呼諸遊兵壯士皆至遂奪城門擒寘鐇事聞封咸寧伯與世券後以征流賊功進侯子鸞嗣侯以罪誅

都督沈公希儀

沈希儀其先臨淮人也世廣西馴象衛指揮使能馳

馬手搏賊征永安盜陷淖中騰而及於陸三酋前趨之希儀振頸以過鏢排右足讓刀顧射鏢者中決項死又掣刀斫刀酋於鐙間斷其頰又射殺弩酋竟却其追兵而還遷都指揮僉事荔浦賊八千人行剽歸倉卒部五百人往扼之蛟龍滑石兩灘相去數里希儀曰滑石灘狹行引繩乃濟雖衆可薄也蛟龍灘濶衆成列難圖矣吾欲奪其濶而致之狹伐岸竹揭岸上編筏以爲綠項刻成數百旗揷之蛟龍灘令羸卒數十人守之以疑賊賊果趨滑石且半渡發伏撃敗之遷都指揮同知嘉靖六年岑猛叛督府姚鏌召儀計曰歸順岑璋猛婦翁也當助猛柰何希儀能素得土官陰事曰璋女失寵而璋心恨猛貌合耳是可使擒猛何謂助乎鏌復曰猛乘上流勢擁兵下如建瓴邕梧危矣希儀曰是不足憂土官大率飽富貴戀巢穴所爲叛者懼誅耳豈有遠志乎鏌又慮猛且走交南曰猛走交則閉不能歸彼豈無慮哉於是分五哨進師希儀將中哨當工堯工堯隘而糧盡乃夜分軍三百人緣山上繞出工堯背而賫餘糧爲稀糜食

士合戰戰疾力而所遣軍則已立幟工堯山頂上賊大譟遂入監得其積眾食軍乘勝攻田州初歸順岑璋素信希儀希儀使圖猛則遣兵二千人陽助猛復以精卒千人名護女實爲間官軍得工堯則先覺工堯破猛出奔則擁入歸順左哨將知之壓歸順境索猛歸順斬他囚首以獻而先一日希儀已獻猛馘集軍門矣督府議設流官希儀曰思恩設流官反側至今兩賊行合從且復起不見聽而田州果叛後竟復土官田州乃平擢右江叅將右江故治柳州柳在萬

山中城外五里卽賊巢軍民至無地可田而城中兵弱不足任賊詗者耳目徧官府卽閭閻中稍動色賊在谿洞數百里外趣知希儀至頋令熟猺恣出入嬉遊城中而求得與猺通商販者數十人厚撫之使爲詗於是賊動靜聲息頋往往爲我所先得所鵰勦風雨來去毎出勦卽肘腋親近不得聞至期鳴號則諸軍立集聽令曰出某門旗頭卽引諸軍貿貿行頃之劄營賊衆至獸方合伏輒左右起賊大敗去已賊寇他所官軍又已先在雖絶遠村聚賊度官軍所不至

者寇之官軍又未嘗不在賊驚以爲神卽官軍亦不知希儀何自得之也所鵰勦必其劇巢縛管縋爲記無妄殺於劇賊巢得婦女牛畜巢鄰巢者悉還之惟陰助賊者還軍立勦曰若柰何陰助賊戰或刀弩而門𢵧者曰罰若牛五若柰何刀弩𢵧我師於是賊讐服無敢陰助賊及門𢵧者嘗欲勦一巢乃佯臥病所部入問病謝不見明日入問希儀起曰吾病思鳥獸肉若輩能從我獵乎卽起出獵去賊一二里止營軍中乃知非獵也最後計擒其尤黠猾善戰者支解之

四懸城門見者股慄常以甚雨淒風天冥冥夜祭諸賊所止宿散遣人齎火若砲衣毳帽與草同色潛巢賊中夜砲舉賊大駭曰老沈來矣挈妻子蒲伏山頂見啼女咷往往寒凍死或觸厓石死妻子相怨汝作賊何利至此明詗之則寂無人所散遣出他巢者亦然他巢大驚已相聞愈益驚曰此賊膽落或易面爲熟猺而柳城旁一童子牽牛行深山無敢詗者矣論者以爲自廣西爲將韓觀山雲之倫能使猺不爲賊比希儀則能使猺人攻賊前此未有也思恩奏設流

宦而州數反側不靖已聞濬有子曰金在鎮安盜洶洶酋楊留者在賓州乃辭去曰晋有主人在請往希儀時方憂思恩聞晋言則大駭以金去賓州近而晋庶之且爲賓州憂賓州危則廣右之咽喉梗乃好語謂晋曰是岑濬第九子耶我往征田時固聞之因作自語狀曰岑氏其復乎欲以深動晋已呼晋入密室要賂即得賂行爲金復官晋乃大信且出復呼入曰韋貴徐五今分將思恩必讐金善防之於是金果將五千人因晋以見門者懼走報請無納希儀罵曰金本土官子非賊奈何不納則引入厚結之又引以詣兵備隨盡散其五千人卒縛金而思恩復寧當是時非希儀深計賓州幾失希儀在柳度十三年後署都督總兵江淮鱗敗之警遂絶然天雨輒苦創痛數在告已還廣西瓊南五指山熟黎本馴順畏法知州邵濬者黷貨虐使之遂叛兵八年不休希儀言于督府曰法家斷獄必分首從今諸相煽從逆者如虎投穽勢不可釋它諸夷疑而勦之則傷仁撫而勦之則墮信莫若獨擒其首惡首惡平諸異志者褫魄矣進都督同知改貴州入銅平巢甚奇然秘不告人人亦莫知也希儀膽勇機警厚撫諸間賞不失頃刻嘗染危病所部卒至自戕於神前以禱穿手刺股痛毒諸體者皆徧最後者一人至以箭穿喉其得士如此是時名將數人北馬永梁震西何卿南希儀永魁環長偉見人頫首下視寡言笑希儀短小精悍目炯炯燭人議論激發希儀常言當世固多良將患在牽掣齟齬不能展嗟夫君希儀猶爲未盡其用哉

都督俞公大猷

俞大猷其先鳳陽人世爲泉百戶襲官學騎射輒命中從李良欽學擊劒盡其術嘉靖中登會舉高等以千戶守金門上書部使者言兵部使者呵辱之奪官大猷笑曰此豈吾自見地耶遂盡鬻其家遊京師以書干毛尚書伯溫翟侍郎鑾翟得書驚歎禮之驚一軍然終不盡用後守備汀漳遷廣東都司會安南叛人寇欽廉諸司議募陸兵大猷曰賊由海來獨當以海舟破之若專備于陸賊舍此擊彼我不勝其備賊不勝其擊彼逸我勞非計也乃募海兵遡破之永安

萬寧、安南遂函賊首來獻、倭難作、大猷以南直隸副總兵與賊戰平望王江涇六金墹、皆捷、而提督尚書張經以視師趙文華言論死、大猷坐落職、奪祖官、於是東南之禍日亟、尋復命大猷浙直鎮守、大猷言防江必先防海、水兵急於陸兵、益倭奴長陸戰、今樓船高大、集萬銃其上、倭船遇之輒摧壓焦爛、困我兵所長也、善戰者毋以短擊長、而以長制短、且海戰無他法、在知風候、齊號令、以大舟勝小、以多勝寡耳、于是復募舟師、擊之、舟山之賊、皆勦、盜王直者、徽人也、以

亡命入海、據烈港、勾倭夷貿易、為逋逃主、 天子數責督府胡宗憲、令必得自効、大猷言直在海島、能以繒物誘倭來、在彼國、則一逋逃夫耳、倭之來不來、非關直、誅不誅也、君誘之來而殺之、則失信、且何以示後、盍請諸宗憲、不聽、誘以來、 天子聞得直則大喜、詔殺直、於是宗憲恚失信、怏怏曰、吾為俞師笑、而羣倭聞殺直、焚舟殊死戰、大創入剡、閩、宗憲懼、乃奏言大猷違節制、不窮追、以為解、遂逮詔獄、謫戍邊、饒平民張璉反、流陷江閩諸州縣、 詔諸道合師二十萬討之、宗憲檄賊棄巢出、此自投死、其速擊、時大猷已遷南贛將、具言璉雖離巢出劫、其妻子財寶乃在巢、若我以大軍迫其巢、彼必聚衆自救、譬之虎方逐鹿、熊據穴而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還、還而感之、如拉朽矣、且三省會擊有期、又豈可以數萬之師從一夫、圖忝哉、遂引兵疾忝柏蒿嶺、璉巢賊果歸保、大猷出擊之、俘斬千餘、璉黨遂執璉降、會倭陷興化、大猷自贛晝夜馳赴之、駐秀山、時都督劉顯駐明山、都督戚繼光提浙兵未至、 上怒督府失泉城、責戰急、

而閩士夫又洶洶急功、大猷念賊且萬人、能戰、又入死地、官軍數僅相當、若迫城攻之、彼實我虛、彼飽我饑、彼逸我勞、一挫而東南之事去矣、不若列營困之、敵以戰為守、我以守為攻、於是星布兵營、晝地鑿濠、令東西通、而列柵其上、賊挑戰不動、閩士夫訟共訴病之、已竟殲賊、倭又寇潮州、與盜吳平相犄角、為廣患、 詔移鎮兩廣、大猷請於督府吳桂芳曰、韃賊以出邊為生路、山賊以歸巢為生路、今潮兵驅賊入益深、則益以鬬耳、是死路也、當大集精兵、十圍五攻、無

使片甲得還如兵力單䇿不勝又散之令得遁去則遷曠日久爲勞費無已也於是將漳兵二萬破輌平二源山蓁千里賊據峒如蜂房水竇介三郡六縣之間而雲溪尤固大猷曰此宵誘而聚之者也遣王鑾者盛騎從充裨將爲死間賊得鑾信安而大猷日發兵擊旁諸巢之未下者以趣之諸巢果畢聚雲溪以緩討乃陽言誅李明過雲溪巢賊出牛酒犒兵須臾兵悉集擊破之東峒遂平大猷平生蓋宦誓衆陳師鞠旅一决于理雖支干孤虛雲物氣祲堪輿奇遁兵家以爲務者未嘗一試焉然士大夫稱平閩浙功最者往往推戚將軍繼光

都督戚公繼光

戚將軍繼光字元敬定遠人世登州衛指揮僉事父景通守備青州青州賊李琪反王副使良臣分部擊之弗克景通微得琪與姦民出入狀將數十騎往跡琪夜至伏姦民舍旁遂擒琪頃之劉賊起河北橫行山東景通檄守鄒以七百人往師出不度道中忽遇賊人曰賊衆我寡盍避諸景通曰彼卒遇我夫安知衆

寡且成師以出義不避難陳以待賊擊卻之遂入鄒一日帥輕騎過孟子庄賊大至列陳如前邀賊遊騎擊殺之賊復遁先後累數十捷嘗六月過戰場僵屍枕藉衆皆掩鼻不欲近景通曰偉哉國士名與骨俱香吾誠得與同遊九原無憾矣爾曹願病之邪移大寧都指揮使繼光押閩多權奇隆準方顧聲而厲揚襲世官陞浙江都司會倭難起繼光上練兵議其略曰無兵而議戰亦猶人無臂而格干將乃今烏合者邪張徽調者不戢吾不知其可也閩義烏人其氣敵亂其習慓而自輕其俗力本無他宜可鼓舞及今簡練訓習一旅可當三軍督府乃檄繼光募三千人假以節制繼光以什伍起乎伍乘兵寓于農第西北地夷宜得地利南而多險不利並驅乃間長短兵夾振而進隊並二人爲長倫則伍之兩則什之犄角互張攻距擊刺互用名鴛鴦陣居無何參將分部台州閩寇張甚分壘爲三窗一據橫嶼一據牛田其酋長壁莆東南出沒焚掠因而塞路沃野不耕廣叛兵乘亂出入毗若無人繼光以督府命部兵八千往自橫嶼

趨牛田俘馘立盡他夷部繼至截先登者五之三其
二突圍南奔窮追絶跡勒功平遠臺隆慶初虜陷石
州東薄昌黎繼光上書陳七原六失四弊大較言兵
制西北十倍東南虜馮積威劫邊人邊人望風而靡
戰將率廢軍費豢外舍兒視虜飽歸尾而鶠勒掩老
羸爲功級封賞首以當雄飛尚曰當戰鮮不哂之且
不練何以議兵無兵何以議戰練兵之效臣嘗試之
東南請簡部將若而人分出三輔州縣部募三千丁
壯部將將之合爲四營營各五部每營立一裨將爲

總連衡總攬折衝則主將專制簡練訓習一如東南
比及三年長驅出塞可使一舉而虛大漠然後屯田
足餉罷戍銷兵坐致富強則百世之利也部議遂命
繼光督練四主將兵節制視督府同笑者謂太阿之
柄不假武人第易總理于時諸主將不用命視總理
猶寓公無廨宇無人徒無供億督府言不便狀則又
以總理專任薊門卽不易銜而練兵之議寢矣繼光
又言薊當有膂幸而任臣臣無多言在薊言薊塞上
周垣一千里一瑕則百堅瑕比年遞圮遞修滋費無

益請更版築諸戍士畫地受工跨墻爲臺睥睨四達
臺高五丈虛中爲三層臺宿百夫械器餱糧具在虜
至則當陴以守退則番休第力詘未能舉議先築千
二百座薊人多木強律之軍正將不堪請募南中入
發者一軍以倡勇敢督府上其議許之始募南兵三
千如期至陳而待命郊外自朝日雨甚至于日中軍
容益壯總千山立邊將大駭佩相與習程功能部署
臺垣之役工力藉班軍則以南兵爲渠長薪木取諸
塞外其餘則以益樵蘇繼光巡工介弟爲植少令則

課殿最宴賞決罰有差黜皆益以壯麗獻功不旬月
告成事是役也縣官僅發十萬緡經費考工凡當百
二十萬復增募南兵二萬編伍戍之議立車營出戰
則以代城郭車四面結輔爲方陣步騎二旅中藏之
遇虜乘陴火器先薄五百步外稍近則步兵出執下
距虜馬排擊之虜却而奔則縱騎兵乘勝逐北虜師
不宿飽役益輜重營以從有發則南兵當選鋒入衞
兵策應主兵戍守踐更者任轉輸首分數次形名次
技擊次步伐次偵邏次鄉導次拱擣次遮擊次追襲

次俘馘次首功軍政畢張無不以律繼光故以參將
入閩進副將再論功最進中軍署都督同知充總兵
入薊擁總理虛名秩如故旣而以修薊功進左都督
加少保兼太子太保移鎮南粵繼光在粵踰年疾作
還登州丁亥年卒

昭代名臣志鈔卷十四

渤海吳孝章平子鈔
吳中偉生白閱

尚書周文襄公忱

公名忱字恂如吉水人永樂二年進士宣德五年陞
工部右侍郎巡撫江南直隸兼嘉湖二府陞戶部尚
書景泰二年召還京致仕明年卒諡文襄忱凡在江
南二十二年先是胡槩撫江南用法嚴刻忱濟之以
寬凡告訐輒不省或面詰忱不及胡卿忱笑應曰胡
卿勅有祛除民害語我勅但云撫安軍民朝廷委任
自異耳是時蘇州府逋稅七百九十萬石常松亦然
忱閱牒大異詢父老皆伏地哭言蘇吳豪有力者不
出耗并賦之貧民貧民不能支盡流徙忱創爲平米
官田民田并加耗蘇稅額二百九十餘萬石忱與知
府況鍾曲算疏減八十餘萬舊例不得團局收糧忱
令縣立便民倉水次每鄉圖里推富有力一人名糧
長 鄉圖里人夏秋兩稅加耗不得過十一又於糧
長[illegible]差力產厚薄爲押運視遠近勞逸爲上下酌量

支撥京通正米一石支三、臨淸淮安南京等倉、以次定支、爲舟楫剎轉諸費、塡出銷入、支撥羨餘、各存積縣倉。號餘米、米有餘減耗。次年十六徵、又次年十五、更有羨。縣爲倉名預備。備水旱不時賑貸。及農乏食、綱運風漂盜奪者、國服轉假。至秋抵斗還官。其修圩築岸、開河濬湖、人支口糧、以爲農事、故不責償、時插蒔農借貸、必驗中下事力、及田多寡給之、秋與糧糸賦、凶歲再賑、秋熟不償者、來歲不復給、將裏河漕軍、與民半、軍船出官廠、民率顧舟、又經年往復、失農業、

忱與平江伯議奏、軍民舟至淮安、或瓜州水次交兌、江北衛所漕者、出通關還繳、淮安一石兌加五斗、瓜洲五升、如裹河舟未渡江、南京諸衛抵倉兌者、加與過江米、及覯墊蘆蓆與折米、民間馬草歲運兩京、勞費不貲、忱請通州草場、立官庫、每束折銀三分、千束銀止三十兩、南京輕齎赴買、上北京、文武職官俸糧、皆支南京、米賤時、銀一兩得米七八石、忱請江南重額官田、極貧下戶、兩稅准折納金花銀、銀一兩、准米四石、解京折　京官俸、蘇有官布、疋准糧一石、舊例疋重三觔、比解又以紗羅、十退八九、忱言農開布疋觔重紗羅價頓賤、紗細布輕價益高、不拘觔重、務在長闊如式、且傳中馬衣被、諸應答者、皆須於馬頭、馬頭豪者横科、弱者粥產、忱令田畝收米升九合、與糧俱征、驗馬上中下價、直給米、正統初、淮陽災鹽課虧、忱奏令蘇州等府、撥剩餘米、縣撥一二萬石、運貯揚州鹽場、准爲縣明年田租、聽竈戶上私鹽給米、時米貴鹽賤、官得積鹽、民得食米、公私大濟、絲綸宮殿、計用牛膠萬餘觔、遣官勑忱　上供會忱議事赴京、

勑使速忱、且還治、忱不應、至京奏言、庫貯牛皮、歲久朽腐、請出煎膠、歸出餘米市皮還庫、十四年、邊事亟、工部索兵仗數百萬計、忱出餘米造上、明盔者須水磨、非遲歲月不可、忱令且沃錫、旬日畢辦、正統六年、至海鹽築捍海塘、令郡七縣合役萬夫、自七年正月至十一年、費萬計、皆出忱度支、海竟不能爲患、每遇凶荒、輒便宜從事、補以餘米、賦外更無科率、凡百上供、及廨舍學校賢祠古墓橋梁道路溝渠修葺、一切取餘米、歲不下萬計、民無逋負、官有餘積、前後理

財者皆不能及

平江侯陳恭襄公瑄

陳瑄字彥純合肥人嗣成都衛指揮使歷陞督府僉事建文時召防江靖難兵至江具舟迎降封平江伯永樂初充總兵帥舟師海運歲米百萬石請建百萬倉直沽尹兒灣城天津衛籍兵萬人戍守舟經海島下令交市人不敢譁會有倭劫沙門島瑄以漕舟追至朝鮮境盡焚其舟殺溺死者甚衆海溢江北岸崩瑄起堤自海門歷通泰北至鹽城凡八百里又役人

夫三十萬起高丘嘉定為海運表識名寶山上為文樹碑山上既開會通河罷海運瑄建議造淺艖二千艘歲運二百萬石後增至五百萬石疏淸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就管家湖築堤亘十里以便引舟浚儀真瓜洲通潮鑿呂梁百步二洪石平水勢開泰州白河通大江築高郵湖堤堤內鑿渠亘四十里淮濱作常盈倉五十區貯江南輸稅徐臨淸德州皆建倉便轉輸河淺處輒膠舟濱河置舍五百六十八所舍置淺夫俾導舟可行處緣河隄鑿井樹木便人行 獻陵初與世伯券 景陵時鎮守淮安兼督漕運卒贈侯謚恭襄所謂海運者本處吏時沿江入海貢道自劉家港開洋經黑水綠水白蓬頭水諸大洋險又有伏礁洄以故糧多漂至歲數萬石挽卒往往溺死自宋公開會通河罷海運瑄又治邗溝通江淮於是漕大利便并罷中灣之運漕渠在江淮間者瑄功為大在齊魯間者宋公為多瑄久祠淸江浦漕渠旁往往有瑄祠至正德中始祀宋公濟寧分水洞上

武功伯徐公有貞

徐有貞初名珵字元玉蘇之吳縣人生而短小精悍目光炯炯注射宣德中舉進士高第授翰林院編修進侍講有貞於書無所不讀而好習兵法刑名水利諸家言於天文風角占驗猶精人或謂有貞此豈公職耶有貞笑曰待職而後習則已晚矣是時天下承平久執秉者新方從事西南夷而不虞北有貞憂之上書事千餘言皆國家大計而於備北方事尤切久之也先犯宣大諸陵關振挾 上北伐方啓行而有

貞指天象謂所親曰茲行也必敗　上不歸矣已而
敗問至　大駕北蒙塵於是中外藉藉謂有貞知兵
郕王監國使大璫興安問計有貞力言紫薇垣已動
急乘虜之未深而還故都爲便興安等不以爲然而
尚書于謙廷請斬倡南遷者而有貞詘矣然猶以才
舉行監察御史鎮河南以備緩急援有貞乃建牙募
兵入衛所募兵多太行羣盜有貞厚其餼教以坐作
進退擊刺之法使自相團結而不藉其貫址以故其
人雖難制皆踴躍願爲官用會虜退有貞罷鎮徵還

以故官有貞既負材急欲大顯用邑邑不自得乃以
玉帶獻內閣陳循而進曰者之術曰先生帶且玉矣
無何循加少保心喜有貞數爲言於　上不荅國子
祭酒缺循以爲言　上曰是徐珵耶南遷之謬也而
可長成均也有貞始改今名會河決山東之沙灣凡
七歲隨築隨決餉道阻而役卒疲甚乃議進有貞爲
僉都御史治之河以決故涸而有貞至方冬月而水
暴漲公私之艘畢達而治河卒踰數萬人悉與之期
而遣之有貞乃乘輕舸究河源遂踰濟汶至衛沚循

大河道濮范還鳩工而前所遣卒亦依期至乃爲渠
以疏之中置閘以節宣之渠起金堤張秋之首凡百
餘里而至於大澤之源踰范既濮又上數百里經澶
淵以接河址用平水勢水埶平凡河流之傍出而不
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各萬丈楗以水門潦以虹堤
堰之崇三十餘尺其厚什之長百之門之廣三十有
六丈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長倍之用平水性
水性平濬漕渠至數百里復建閘於東昌之龍灣魏
灣者八積水過丈則闢而洩之皆道古河以入于海

是役也聚而間役者四萬五千人分而常役者萬三
千人用木大小十萬竹倍之鐵斤十有二萬錠三千
絙八百釜二千八百麻百萬斤荊倍之藁秸又倍之
蓋三年而告成事進右副都御史會石亨謀發南宮
錮迎　太上皇謀於有貞有貞乃夜指天象曰豈其
復辟耶　太上皇既復辟仰川進兵部尚書兼翰林
院學士直文淵閣將于謙等之禍中外咸側目有貞
而有貞意殊自得請於亨曰願得冠側注而從兄後
亨爲言之　上乃下　詔封有貞武功伯子孫世錦

衣指揮使、遂進華蓋殿大學士、領文淵閣事、賜貂蟬冠。玉帶公服。旬月之間。恩賜赫奕。與亨等埒。時　上既虛已委有貞。而亨與中貴人吉祥數干預大政。有貞爲不平而私瞷。　上於亨。吉祥不能無厭色。乃稍稍裁抑且爲。　上微言其貪橫狀　上亦爲之動。而御史楊瑄、遂劾亨吉祥諸不法　上復以問有貞及李賢。有貞對如瑄言。御史張鵬復具草將劾之。亨馳訴　上、遂下瑄等錦衣獄、究主使。亨復訴謂有貞賢寔使之、於是併下獄。獄具有貞謫廣東右參政、賢謫福建右參政。瑄鵬等皆戍、尋以賢素謹重、晉入閣、有貞既行、有以飛章謗國是者、其語復多侵亨吉祥、於是復訴之　上謂有貞寔又使之。逮歸置獄拷掠極鍛鍊。無所得。而摘其誥詞纘禹神功語、謂爲所自草、坐大逆不道當死。以雷震奉天門宥爲黥首。發雲南金齒安置。有貞謫金齒之四年而復指天象語人曰。曹石禍作矣。是憸於我。我且歸。亨果盆死獄。家藉。有貞以赦還里。又二年而吉祥之族滅。有貞時尚壯。負其材。謂　上思我必且召。而　上竟弗召也。里居十餘年。無推轂之者。晚乃放浪山水間。頗以詞翰著聲。竟鬱鬱不得志而死。

都督同知萬公表

萬表字民望、浙之寧波人、襲衛指揮僉事、尋授都指揮、歷官漕鎮總兵、掛印、表歷漕既久、國計細巖、河渠通塞、祖制及時敝、當復當釐、靡不明習、嘉靖庚子、二洪水涸、漕舟並阻、議者謂黃河改流、表著論折之、力言漕河惟用洸汶沂泗諸泉、足以濟、正統十二年、黃河決滎陽、入漕河、潰沙灣入海、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貞塞之、乃分流自蘭陽東至徐入漕、必疏濬而黃水始來、稍稍與清合、至正德六年、黃始盛來衝決、方黃河來衝時、清河狹淺、水固易盈。沿河設淺舖、每年轉運無滯、今二洪舊堤宛然可見、但何者黃河漫漫、一旦水落石出、清河淺涸、人心乍見不能無異、其實則固河也。蓋自洪達濟、自會通至衛河一路堤坊原備河衝。入爲漕害、今二洪以下反用黃河之水而忘其故。及水不來、至疏濬以引之。此所謂以病爲藥也。渦河在淮之南、商船皆自淮入渦、至祥符銅尾縮、以

達陽武去衛河六七十里議者欲鑿而通之直至衛
河則會通河可罷袁議會通河之塞自濟寧至臨清
計三百八十里尚書宋禮發山東丁夫十五萬鑿河
建閘爲費不貲以彼棄七十里之易而事三百八十
里之難此無異故益鑿而通之則黃衛二水合二水
合則衛決非常誰能障之此會通之運誠永利不可
易也若于衛輝置倉歲以鳳陽諸衛之卒部鳳陽諸
郡之糴令由渦河達陽武歷七十里輸于衛輝其勢
甚易如昔山東流賊之變運道中梗又可爲備變一

策海運雖極險遠第浙中海船於遠番皆能通之松
江與太倉通泰州有沙船淮安有海雕船皆由海至
山東蓬萊貿易云離天津不遠若以松江太倉近海
歲糴厚貯椎直並運三四萬石使海道漸諳爲事變
之備又一策也太倉則例每糧一石耗七升至槩斛
者輕齎之羨以還運卒故卒有餘力運無愆期後宦
悉收之腴削四出人不聊生袁憤曰此不獨貧軍患
且移國大者疏小者議累累百千萬言且極陳本折
通融爲國長利而又欲開河北山東圻內一帶荒田

重農薄賦爲漸減歲漕之地尤根本至論識者韙之
歲甲寅海上倭亂起袁散家財募死士爲欲往擊會
以都督僉書南京中府道姑蘇與倭遇葑門楊涇橋
袁率所募及少林僧躬冒矢石摧賊鋒身中流矢不
爲止遺書于子曰我家世以戰功死王事乃我獨持
文墨議論身不任兵今晚年增一箭瘢不亦美乎時
賊據七團八團爲巢我軍數戰不利袁謂巡撫周公
琉賊據內地久近賊處民不得力田逋負日多催科
敦迫相率而去爲賊是驅之以助其勢也宜亟請蠲

積逋懸賞格使就中作計以携其黨兼下募兵令土
著之餉等客兵則人人樂歸如得士千即賊減千人
也議行歸者日衆賊寖衰乃進兵殲之海上焚餘皇
若干內地稍甦時賊酋毛諸酋而斂王直者以驍雄
魁其曹袁策其陳闕可誘縛之薦鄞人蔣洲張惟遠
使爲間兩人雅善直其家坐逋叛逮約獲直以贖且
以上賞許之未及行而袁卒後總督胡公宗憲卒遣
洲使豐後山口諸島招直致東南晏然不知皆袁
本謀也袁嘗謂吉夷狄侵中國未有中國人不爲之

用而能突入者自邊將侵剝邊儲不充士心日離叛亾日衆凡叛亾之卒虜皆厚遇之與婦生子給以牛馬孳息土俗漸宜心無變反而後用爲向導故地里之迂近兵力之强弱貨財盈虛人心離固將帥勇怯事勢難易皆得預知之而諸邊饑餒劬瘁之卒亦輒相繼以亾無有同志夫不厚撫邊卒而急於截殺以幸一日之抉如病者誤投逐邪發表之劑而邪卒不去元氣不爲其所傷乎表歷官四十年缾鉢蕭疎家無餘貲嘉靖丙辰年卒

名臣志鈔卷十五

渤海吳孝章平子鈔
吳中偉生白閱

太師王端毅公恕

王公恕字宗貫陜之三原人正統十三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出爲大理寺左評事知揚州府江西河南布政使成化元年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南陽襄荆諸府時以襄南多山秦楚流民所萃礦賊又不時發特開府撫治而恕首得之已會兵搗襄益平其巢又平湖廣劉千斤石和尚之亂因榜諭流民各使復業十二年改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時朝議以雲南在萬里外西控諸夷南接交人鎮守中貴橫甚欲借恕彈壓恕心知所謂單車攜二童往中貴人錢能使其麾下指揮郭景等以玉帶蟒衣吳裝玩好馳驛謁安南王黎灝王報以異寶生金通犀象牙等物景等復與其國互市綑載還恕廉得之遣騎追執景景迫投井死因繫鋃鐺其從者下之獄而沒入其贓飛章露劾能私域外夷罪當死當是時灝別爲私鄰

以通滇省。欲乘間掩取我。至是其謀始杜。而錢能復使使乘驛以黃鸚䳇進。恕復上章極言萬里勞人進一羽族微物。恐天下有以窺見 上意。因盡發能贓肆諸狀。 上爲召能歸。安置南京。而黔公諸大帥。以及土酋皆惴惴奉三尺矣。恕在雲南九閱月。疏二十上。十四年召掌南京都察院事。往返衣書一囊而已。又明年改兵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巡撫南畿。兼督糧餉。恕以天下貢賦。若收取過重。至破家乞嚴禁革。光祿寺歲供白粲。槩及庖人賤工。請稍裁省。皆報可。常州時有羨米。請以六萬石補常州之夏稅。又以補諸府戶口鹽鈔六百萬貫。官田賦太重。減耗米十餘萬。明年水災。奏免秋糧數十萬。草半之。而周行賑貸其貧者。至二百餘萬口。三吳之人以爲自設巡撫來幾一甲子。獨恕與周忱兩人。而忱以十八年。恕不二年。其又與暫不相當。然忱彷彿姚元之。恕則賢於宋璟矣。中貴人王敬挾其千戶王臣。以妖術取 中旨。稱御帑金。收市圖籍珍玩。因張皇聲勢。搜括富人財寶。人情洶洶。恕盡列其罪狀。三劾奏之。 上下敬錦

衣獄。謫戍。而梟王臣首於江南。遠近稱快。二十年。徙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會刑部員外郎林俊。疏論中貴人梁芳與妖僧繼曉比而造大鎮國永昌寺。忤旨。下詔獄。都督經歷張黼救之。亦下獄。謫外。恕言京師祀天地。僅一壇。祖宗暨先聖。僅一廟。而佛乃至千餘寺。若外也一寺立而移民居者且百家。費內帑者且數十萬。俊言當不宜罪。宜特復其官。并復黼官。 上雖報聞。而中不能無嗛。以星變還俊黼南京。恕凡應詔者二十一。建白者二十九。多報可。天下益服恕之直。至朝事有所不可。必曰。王公胡不言。則又曰。公疏且至矣。而恕疏果至。至爲謠曰。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公卿大臣皆側目。而天子亦漸心厭之。最後所言政令失信尤中 上諱。會南京兵部右侍郎馬顯以病告。恕附批落恕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恕旣歸。名益高。 孝廟即位。薦恕者無虛日。即家起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言官猶謂恕且老。不當勞以繁劇。宜用之內閣。以備顧問。 上報曰。朕用蹇義王直故事。官恕吏部。謀議無不從。何必內閣也。是時恕侍

經筵時酷暑、答 上方汗而盛服、疲不堪、請暫輟講、
於 宮中進學、報許、始恕以直諫重天下、天下後進
慕說之、而 上方開言路、各欲有所見其望恕重而
責之深、至是、御史湯鼐、進士董傑、給事韓重等、各疏
論恕、恕不懌、待罪私第、乞休、 上優詔慰留、乃止、有
徐生者、太醫院諸醫也、傳陞院判、恕執奏、下吏部會禮
部太醫院、同御藥房太監、選用、恕力爭、祖宗來未有
吏部會內官推選官員例、御醫王玉、自陳春宮劾勞、
乞陞職、恕請逮問、有旨增俸二秩、恕固執不可、乃已、

時在濬掌詹事府、亦加太子太保、而以禮部尚書故
班恕下。既入直文淵閣、兼大學士、恕尚持其吏部銜、
且先貴、猶據其上、濬意弗善也、會考察天下庶覲官
奏黜、而 中旨留者九十餘員、言官有拾遺疏復指
其留而當黜者、下吏部、恕乃詳據各原考語、 參
知者以聞、有 旨未必實、令再詳訪具奏、恕自疑有
沮之者、必濬也、乃力求去、 上特慰留之、居無何、太
醫院判劉文泰、奏恕矯詐強悍、妄行選補御醫吏目、
非故事、及里居日、托人作傳、而鏤行之、曰大司馬三

原王公傳、其疏辭不見行者、皆曰不報、以彰 先帝拒
諫之失。自比伊周、無人臣禮。有 旨令恕看詳回奏、
恕不懌、疏辯、臣傳作於成化二十年、而致仕乃在二
十二年、御臣傳內所言、皆由 先帝納諫之盛、何名
彰惡、文泰無賴、逞此機巧、非老於文學陰謀詭計者、
不能、乞於午門面究文泰、及主使之人、以正法紀、遂
下文泰錦衣獄、獄具、謂文泰嘗謁在濬、語及恕傳、濬
謂此沽直謗君、傳若行、有豪傑鬨之、 上罪當不小、
文泰自是心動、具奏欲論恕、以語故為民都御史吳

禎、禎亦為奮筆潤色、文泰草而授之、以上因請逮恕
及濬禎面質、 上為左文泰、秩而責恕賣直沽名、俾
焚其傳草、而罷濬禎不究、恕意不能平、復上疏辯不
聽、而恕自此屈矣、於是再三懇疏、引疾乞休、 上乃
許、聽馳驛、不賜勅、而文泰心快快、謂濬不能為地。又
二歲濬卒、文泰往吊、其夫人叱之出、曰為若而使我
相公齮王公、負不義名天下、何吊為、時人快之。恕歷
仕四十五年、家居、徙無惡薦紳、大夫過三原里者、必
屏呵從、丞謁再拜、叩質疑難、恕亦應之不少倦、如是

者十餘年、而爲正德改元之歲。恕九十矣、 天子遣
行人齎手勑牢醴綵幣存問、又三年卒、贈特進左柱
國太師、謚端毅、恕有五子、十三孫、多賢且顯者、少子
承裕、仕至南京戶部尚書、謚康僖、

太師馬端肅公文升

馬公文升、字負圖、河南鈞州人、景泰二年進士、選授
監察御史、拜福建按察使、進大理寺卿、成化初、固原
土達滿四與其黨劫其從子指揮璹、據石城叛、陝西
巡撫與中貴人將討之、大敗、復合寧夏延綏兵討之、

又大敗、 詔逮巡撫諸臣下獄、拜文升右副都御史
代巡撫、佐總督都御史項忠、率京邊諸軍五萬討賊、
文升馳急傳、十日至陝。時兵已發、則簡練其番後者、
申約束、通轉餉、五日而撥馳至軍。偕忠屯中路、文升
言於忠、盡焚城傍草、斷汲路。賊始稍稍困。石城潰、先
後俘斬首虜無算、捷聞、進文升左副都御史、疏言時
事十五條、及禦戎三策、進提督甘涼寧夏三鎮軍務、
虜寇臨鞏、文升逐之、至黑水口、破擒其平章迭烈孫、
虜復寇鞏州、至好水川、文升復縱兵破之於湯羊嶺、

斬首二百餘、名其嶺曰得勝坡、勒石以紀、遂進兵平
岷州叛番、獲其酋首、文升有所奏捷、不爲夸張、中亦
無主之者、以是報賞薄。久之始入爲兵部右侍郎。三
品滿九載、僅予二品祿俸。仍出飭薊門以東至遼左
邊備、文升嚴汰其弱弗堪者、而製五花營八陣圖、教
之使習、皆爲精兵、還進左侍郎、時陳鉞等、後文升爲
巡撫、多詞伺將吏小罪、輒逮、逮輒罰焉、而釋之、將吏
既怨、且狎法。而馬價亦踊貴。文升上邊事十五條、因
及之、鉞以是銜文升。時海西衛都指揮散赤哈移文

訐驗夷管指揮、受夷人眞珠豹皮、官爲究、管指揮管
懼、賂都督產察、使繫笞散赤哈、散赤哈恨。乃率所部
十餘騎、稱入貢、欲以面闘鉞、而守將以非所入貢道、
却弗納、散赤哈益恨、過經女直建州三衛、三衛以朝
廷昔誅董山、誂不平、因晉散赤哈、聚兵得數千騎、大
掠風集諸堡。獨近塞者僧桔等十八族、皆以有使貢、
恐誤中兵、而晉其使、丞之撫順所、白狀、鉞方欲自解、
與副帥韓斌謀、置之獄、而夜掩屠其族、殆盡、更奏擒
巢捷。且請大兵議勦撫。太監汪直志方銳、欲自往爲言

上遣太監懷恩覃昌等詣內閣召六部議寫安南佰
顧莫敢發兵部尚書余子俊言爲使入貢而掩脅其
家何以爲中國恩太監曰撫之乎曰撫之則以一大
臣偕大通事往足矣文升疾應曰善懷恩還白 上
仰傳旨命文升偕大通事詹昇往勘直不得行恨文
升文升至乃盡赦其被脅家係衆數百人撫以好語
給布粟而海西與三衛亦來聽文升察其意不實乃
具言狀而行諸路伏兵以待俄夜入寇伏兵發斬首
二百餘級生擒數十人鹵駝馬稱是因以兵威諭都

督産察罷悉請歸命而汪直必欲自出出至遼左事
已定文升與議戒勿用兵直亦陽聽而中不善又銜
其敵禮容手無饋遺而陳鉞則飭廚傳盛供帳見輒
叩頭傾附左右僕從皆有賂於是遂相與謀傾文升
矣文升竣事歸賜綵幣羊酒理部事如故直密疏言
文升禁不與易農器故啟寇塞遂下文升詔獄文升
言實禁鐵器非農器也直既陷文升謫戍重慶衛於
是偕陳鉞大發兵破諸衛夷鉞拜賞賜傾府庫已而
皆敗十九年黜文升左副都御史撫遼東士卒聞文

升復至若鼓掌喧歡以何進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入
爲兵部尚書文升念天下方困於兵會貴州都勻苗
叛守臣請合三鎮兵進討文升不可惟遣官勘處卒
無他警 上幸方士李孜省有所薦引 中旨調文
升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孝宗登極召改都察
院左都御史 上躬耕籍田既宴教坊以雜伎進出
褻語文升正色曰汝曹第陳農家作苦使新 天子
知稼穡艱而已褻語何爲公卿愧之復提督十二團
營兵馬掌院事如故文升子總以鄉貢士待選文升

使請外曰必大臣子而京秩誰當外者尋復爲兵部
尚書京師大水上疏陳時事於貴幸多所侵又嚴覈
大軍諸校斥其貪黷巽懦者二十餘人有怨家夜持
弓矢警文升門又飛書射入東長安門內事聞 上
嚴令錦衣官校緝訪而給金吾騎士十二出入爲文
升衛會文升有小疾而虜小王子以數萬騎駐大同
邊外勢洶洶 上使中貴人挾 醫視文升疾賜上尊
餔備因問計文升謂此虜方敗于他部勢已絀無能
爲也請密爲之備而揚聲遏之虜果徙去安南侵寧

古城五州地、 詔勒還之、數支吾不服、會二國各入貢、乃請兩析諸廷、安南詞服、因諭以恩威利害、厚賜之歸、還其侵地、廣西土守岑欽與侄溥相讐殺、巡撫欲討之、文升不許、第令騰書戒飭、已皆悔悟納款、請死、有旨傳陞畫工張玘等二十七員爲錦衣千戶、文升力爭、謂此 先朝弊孔、 上初室之、今復啓之、無功而冒武職、徒使邊將解體、哈密忠順王者、故元遺孽、 文皇帝予金印、城哈密居之、以通西域貢道、其位高而兵最弱、忠順王死、王母當國、爲土魯番酋

鎖檀阿力所擒、鹵人畜、併奪金印去、鎖檀阿力死、子阿黑麻立、以金印歸我、文升請以王毋之甥陝巴爲忠順王鎮之、阿黑麻怨我賞薄、謂陝巴賤種何得王哈密、復輕兵入虜陝巴及金印去、而使驍將牙木蘭以三百騎入守、文升奏請執阿黑麻之貢使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流閩廣、而薦都御史許進撫甘肅、使率副將彭清等選番漢兵倍道至夜坎城、登破之、斬級六十、降自保者八百人、牙木蘭以千里馬丞謁阿黑麻、阿黑麻方與赤斤蒙古衛相讐攻、不能大發

兵使別將將輕騎五百圍復哈密、復爲赤斤衛兵所徼殺、乃遣使上書謝罪、請歸陝巴及金印、於是文升亦奏還其貢使、酬以少金帛、哈密遂復、 清寧宮災、 太皇太后、 皇太后同居仁壽宮、 上命文升與工部亟議修建、文升言團營軍銷於役、不可復苦、楚蜀灾不勝採伐、三敞有儲木、尚可材、太僕馬價可以資工匠木石費、倘不足、則幸發內帑金數萬足之、故落成而公私不告匱、北虜火篩大入邊、殺掠吏民、 上憂之、召對便殿、咨戰守方畧、文升薦保國公朱暉等、

整兵爲備、勅各邊謹斥堠、修戰具、又遣陳銳許進、帥師出宣大、分遣諸大臣守天壽山、潮居庸諸關、虜雖訌、竟不能深入、而會吏部缺尚書、卿首推文升、給事中亦言吏部非文升不可、 上用倪岳而特加文升少傅、岳卒、文升乃爲吏部尚書、加太子太傅、考察京僚、給事中吳蕣王蓋自以躁妄當斥、因先事誣文升、及都御史戴珊、珊欲兩持以解、文升曰、吾安可市名而廢法乎、悉署去之、滿九載、加少師兼太子太師、 武宗立、吉凶之費、計黃金五千兩、白金百八十萬兩、戶部

欲裁諸王賜併借公侯勳親莊田租課文升言　人
主即位例推恩恩未下而先奪之非禮也御馬監太
監王瑞謂造大婚禮器物應用儒士李鼎等七人楷
篆西天西番字已得請矣文升力持之曰此曹皆昔
考察無行且不良於書今復用之何以杜倖門乃剔
選八人以進瑞懟恚誣文升抗　旨文升因乞歸不
許當是時幾已內移而文升居位久左侍郎焦芳日
夜覬之會楚人熊繡爲兵部左侍郎文升推出兩廣
總制不欲行流言布聞其同鄉御史何天衢因劾文

升衰老文升二十一疏乞歸乃報許而御史王時中
又謂兵部尚書劉大夏刑部尚書閔珪謀代文升故
爲文升劾大夏珪二公去二公皆賢既相繼去而焦
芳坐得文升位矣文升之去　人主尚優禮賜勑供
帳傾都又三年焦芳構于中貴人瑾奪其官階正德
五年卒年八十五明年瑾誅芳斥復贈太傅謚端肅
予祭葬嘉靖初加贈特進左柱國太師文升之卒無
幾而大盜趙鐩亂河南行剽至鈞州以文升家故捨
弗攻攻破泌陽前大學士焦芳已跳匿燬其家發芳

篋取其衣冠縛葦若人者而磔裂之曰恨不爲天下
殺此賊

太子太保劉公大夏

劉公大夏字時雍華容人舉鄉試第一天順八年中
會試改翰林院庶吉士居二載解館當留而大夏自
請試吏授兵部職方司主事進郎中大夏之郎中職
方也明練於天下事所奏覆多當　上意大司馬倚
之若左右手而是時中貴人汪直與保國公威寧伯
比剗邊釁大夏抑絀之不能時時扼腕嘆安南黎灝

破侵占城地西略諸土夷敗於老撾直欲乘間討之
索英公下安南牘大夏匿弗予尚書爲榜吏至再大
夏密言曰釁一開西南立糜爛矣尚書悟乃已朝鮮
貢道由鴉鶻關迂廻數十程奏請由鴨綠江便大夏
謂由鴨綠江便誰不知顧迂之而待今日殆有微意
乃勿許太宰才之欲以爲少司馬不則太僕卿而大
夏亟請外得福建參政已遷廣東右布政轉浙江左
布政廣東陳獻章嘗稱劉公愛民如子守身如女毋
論今人即古人未易當也弘治六年河決張秋　詔

進大夏右副都御史往治河祀河神而所焚帛灰結若人形物議洶洶大夏不動乃自上流孫家渡疏其塞可三十里復疏四府營之壅可十里聯長堤以分大名山東水勢而別河張秋之南以通運艘五旬而河就馴運艘無留入爲戶部左右侍郎十年出治邊餉或曰邊糧草半屬京貴子弟此行剛且取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當俟至彼圖之至邊召問父老得其要領乃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銀若干凡境內外官員客

商家願輸者米自十石上草自百束上聽卽中貴子弟不禁也蓋往時糴買糧必百千石草必千萬束方聽以故貴子弟爭相爲市轉買邊人糧草績遲牟利此法立有糧草家自得告輸貴子弟卽欲收糴無所得邊人言自劉侍郎收市法行倉場有餘積而私家有餘財矣十一年乞致仕十三年卽家起右都御史督撫廣東西其吏人思大夏遺愛鼓舞稱慶一時肅然盜賊衰止十五年召爲兵部尚書旣廷謝 上御暖殿召問之曰朕數用卿而數辭疾何也大夏對曰

臣老且病今天下民窮財盡萬一不虞責在兵部臣自度力不足辦故辭耳上默然居數日復召問曰徵斂俱有常何至今日獨言民窮財盡大夏對曰正謂其不盡有常耳他固未暇論臣在廣時廣西取鐸木廣東市香藥費固以萬計於是 上益察知大夏廉且練事時左都御史戴珊亦以材見知 上嘗常朝坐金臺有宣必大夏再宣必珊而御文華有所召對亦必大夏與珊偕時虜數犯邊而太監苗逵考在延綏嘗搗虜營妻子有斬獲 上器之密謀令帥師擣

虜而問於大夏曰卿在廣知苗逵乎延綏至今少息矣大夏對曰臣在廣不知然問之從征將士知之則所俘獲婦稚十數耳幸而大虜深入不相值値之則無噍類矣 上曰卽爾 太宗何以屢得志於虜大夏對曰 陛下神武故不後 太宗而將領士馬遠不逮昔且其時淇國公丘福小違節制舉十萬衆悉委之沙漠柰何易言之不若且令各邊料敵戰守猶似得策時戴珊亦從傍贊其語 上遽曰微二人吾幾爲所誤刑部尚書閔珪持法忤 旨 上與大夏

語及之大夏對曰法司持法任其怨而　上任其恩
似未足深怒也　上默然已而曰若固爲珪解也大
夏呈恐謝　上徐曰珪第執之過耳老成人亦何可
輕棄一日問諸衛所卒强可用否大夏曰鄕者臣但
言民窮而卒窮殆甚何以作其銳　上曰在衛有月
糧征戍有行糧何乃窮也對曰江南困轉漕江北困
京操它困又不止此且所謂月糧行糧者半與其帥
共之能無窮也　上歎息曰朕在位久不能知何稱
爲人主君數日令九卿大臣各言軍民弊政而擇行

之莊浪土帥魯麟爲甘肅副將求大將不得恃其部
落驅徑歸莊浪以子幼請告有欲予之大將印者有
欲召還京處之散地者　上問大夏對曰彼雇不善
用其衆無能爲也然未有罪今予之印非法召之不
至損威乃爲疏奬其先世之忠順而聽其就閒麟卒
怏怏病死　上復謂大夏京輔左右肘而弱吾欲各
領兵其地大夏乃因御史議請以保定操卒萬人還
之鎮以爲西衛而東兵納之密雲薊州以爲東衛報
可中貴人監京營者恚失兵造飛語揭之宮中　上

以示大夏而諭曰禁地豈外人所能及不過此曹子
不利失兵耳　上嘗召大夏諭曰事有不可毋欲召
卿議又以非卿部事而止後有當行罷者卿揭帖啓
朕大夏對不敢　上問何也曰先朝李孜省可戒
上曰卿與朕論國事豈孜省比且臣下以揭帖進
朝廷以揭帖頒行何異前代斜封墨勅　陛下宜遠
法帝王近法　祖宗事之可否外付府部內咨內閣
如用揭帖上下俱有弊　上稱善又嘗召問近日外
議云何曰近有　旨釋李夢陽中外懽呼　聖德如

天地　上曰夢陽指斥戚畹且語言狂妄朕不得已
下詔獄比奏　上朕試問左右云何應曰付錦衣撻
而釋之朕知此輩得　旨卽重責致死以快中宮之
怒使朕受殺直臣名不忠如此朕以故釋後職一日
又問大夏兵餉何以常乏大夏對曰臣無暇及他鎮
卽在廣而廣之會城撫按總兵三司供億不能敵一
中貴人餉何以不乏　上曰然第祖宗來設置已久
安能遽削今必令廉如鄧原麥秀者而後補不然姑
闕焉可也司禮監太監陳寬選坐營中貴人　上面

命大夏偕大夏對曰故事鎮太監專之非外臣所與聞 上曰豈憂此曹惡汝耶我在何憂卒命大夏與英國公懋偕寬往而中貴人苗逵恃夙貴恥不肯與選 上業許之矣既而謂大夏不至卽叅奏大夏曰如前旨何 上曰吾雖意許之未發也何謂旨既而逵不至大夏與陳寬等叅上 上切責逵示若逮繫者而姑宥之 上復語大夏諸司言弊政詳矣而不及御馬監光祿寺者何夫弊莫甚於此二曹大夏曰上悉之幸甚在獨斷而力行之耳無何特勑兵部侍郎同給事御史清理歲省費十餘萬金自是中貴人鬨而有側目大夏者矣 上嘗語大夏一侍郎才足任艱大大夏不對再言之又不對 上悟曰吾所言者才不暇及大節卿不對者是也既而大夏亦稱一侍郎才 上曰劉健亦稱之其人負虛名而寡實用且擅作威福 上又言健復稱其鄉人某甚不合朕意後知之乃都御史劉宇也宇竟以媚逆瑾敗而兩侍郎者亦皆不稱 上自是益信大夏賞賚金幣肴醴無虛月至以玉帶麒麟服賜大夏 上一日召對

良久曰述職者集矣諸司事大臣皆杜門若卿門何必杜也因手白金一錠授之曰小佐而廉且屬毋延謝恐宅人或覷望一日欲有召大夏在班而 上不見次日諭大夏吾欲召汝汝不在班不免御史糾故已之且恐汝同列有忌者蓋是時劉健首內閣馬文升以師臣長吏部皆篤老而大夏戴珊獨屢召不能無少望而偏聽之說進然 上益重之珊以老病乞骸骨 上謂珊卿何以亟求去珊不敢對大夏爲言珊實病 上曰主人留客堅客且爲强留珊獨不能爲朕留耶且天下尚未平何忍舍朕已泫然者久之珊與大夏皆叩首泣出而相謂曰死此官矣俄而上崩 武宗立上少而從左右爲俠遊幾已露時珊已卒大夏與馬文升相繼乞骸骨歸歸未幾而逆瑾亂政與中貴人修大夏郄劉宇又微聞造膝事銜之與焦芳比而譖諸瑾曰籍大夏家可當邊費十二於是以廣西土帥岑濬事波及大夏而訊之欲坐以激變死中外識不識咸惜大夏先朝遺老濬不反何名變事與大夏不相涉何名激然無敢以語瑾者屬三

法司議左都御史屠滽言檢律劉尚書無死罪瑾慢罵曰爾不死可無戍耶李東陽時居內閣首不敢直抗瑾而婉解之又瑾所使使詗大夏家實貧始永戍甘肅衛瑾誅赦歸悉復其官爵於是言官交薦大夏謂當併復其廩秩而中貴人在事者尚不平大夏不許大夏平生不以勢位自居事有當行未嘗先洩有疑未明者不以公移顯行雖屬官亦具手簡直述其事緘尾書名以故所委無不盡心力居數歲卒年八十一贈太保諡忠宣

弇州外史曰弘治最多名臣內閣則劉健李東陽謝遷六曹則耿裕倪岳余子俊周經張悅戴珊閔珪韓文侍從則楊守陳吳寬王鏊方鎭則秦紘王越要未有如三君子之灼灼者也恕直諫重天下然不難於孝宗而難於　憲宗孝宗仁君也然而頗以齟齬終豈非所謂事君數斯辱耶文升數更中外歷權寄不屈不胜蓋以才力勝大夏仁心爲質道揆法守晚際魚水密勿都俞庶幾有三代之風哉造膝之語少有傳者覺　主聖而臣微不及也人謂恕似魏玄成韓

稚圭文升合姚宋而小遜之大夏似宋沆司馬光又曰恕强差近名大夏弱差近寔文升辣差用術其然豈其然哉

昭代名臣卷十六

渤海吳孝章平子鈔
吳中偉生白閱

太保王忠肅公翺

王公翺、字九皋、鹽山人、永樂十三年進士、正統四年贊理松潘軍務、七年東虜殺掠吏民、師出輒北、遼東西震動、且撼漁陽、翺以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十二年、出塞破虜有功、陞副都御史、景泰四年、總督兩廣軍

務、明年召還臺、尋以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初翺入四川、專布恩信、招懷降附、出賜金市牛酒慰犒、番酋商巴等十八寨來歸、不煩兵力、松潘遂定、遼東法令久弛、不復知 朝廷賞罰、以故虜至不敢戰。戰亦不力。翺至諸將庭叅。責其翫寇喪師。失律當斬。軍中股慄。頭搶地言請自今效死力無悔。翺卽出巡邊、起山海、抵開原、繕濬塹溝、五里爲堡、十里爲屯、烽燧斥堠、千里相望。虜見嚙指、丞邊塞孤遠、軍輿輒匱、翺緣俗立法。細大收贖。十數年間。得金穀馬牛羊數十萬。邊用遂充。比至嶺南亦用收贖法。推誠撫諭。盜賊止息、酋長信向。翺在吏部、嚴考察、公銓註、抑奔競、杜請寄、一時任使、稱爲得人、時南陽在內閣。毎左右翺、翺以故得行其志。 上進退大臣。亦時時召翺面可否 上嘗諭南陽曰、今六部尚書、庶皆得人、但慮吏部王翺老爾。翺時年七十八、南陽對曰、臣聞祿命之說。翺壽最高。尚有十年。 上喜曰、如此無慮。三年致仕、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謚忠肅、

尚書年恭定公富

年公富、字大有、懷遠人、本姓嚴、籍訛爲年、永樂中鄉貢。歷官左副都御史、提督大同軍務、富常按山西叅政林厚、坐厚法、厚誣搆富、臺置獄訊、 景帝曰、厚怨富。富執法公廉。誣富冀得自便。朕以邊事付富。終不以一人言辱富。厚竟削籍。天順初、石彪中富危法、逮部獄、 上素知富、南陽又力爲解、得致仕、未幾、戶部尚書缺、南陽薦賈銓、 上諭南陽、戶部非年富不可、對曰、人多不喜富。 上曰、富執法。宜司國計。竟召富爲戶部尚書、時王忠肅翺年七十八、 上又諭南陽

曰繼翺吏部非富不可八年陝西用兵富薦揚琛余子俊吏部疏論富侵官富言薦賢爲國同心共濟君事輒任巳動率尤人恐乖推讓之風自失寅恭之義卒年七十諡恭定

尚書耿淸惠公九疇

耿公九疇字禹範盧氏人永樂二十二年進士宣德六年爲禮科給事中正統三年擢兩淮都轉運使又以都御史淸理兩淮鹽法　景帝初陞刑部右侍郎專出理兩淮鹽法巳兼江北巡撫歲凶盜起九疇善

循猷流民復業者十萬家　勅錄諸郡囚寃得釋者二十六人景泰三年以侍郎出鎭陝西先是巡撫多部寺堂上官文移不得輒下按察司下亦不肯受約束九疇奏得徑下邊將請增臨洮諸衛戍兵下九疇議九疇言邊城士卒不爲少將官能嚴紀律精練習勤撫恤絕浸漁加以賞罰明信人人自奮不然徒冗食耳竟不增戍天順元年諸御史劾曹石逮詔獄并逮九疇降江西右布政使尋改南京刑部尚書四年卒諡淸惠子裕仕至吏部尚書贈少保諡文恪

太子少保李襄敏公秉

李公秉字執中曹州人正統元年進士爲監察御史景泰二年以僉都御史總督宣府邊儲參贊軍務三年秋瓦剌入貢秉上言迤北使臣納哈赤等三千人馬駝畜四萬餘匹除進貢外存養宣府月支草料宣府草不過二十萬束料二萬石我兵嘗不給何以供虜使且永樂宣德間虜使進馬官驗不堪者令虜草地牧放不許入境駐劄窺伺正統間許任牧大同以故深知地利數犯邊今虜使畜多譎詐之計不可不

防尋改提督軍務巡撫遼東秉恩威兼濟吏民畏服又能識拔將校斥遠烽火塞上無大寇深入卽小入輒先覺驅出塞卽巳以故邊民得休息軍無冗費虜亦知秉名輒徙帳避去成化二年董山誘海西寇遼東秉及武靖伯討降山加太子少保還臺四年代鹽山爲吏部尚書五年春致仕先是秉與王竑並以剛方負時望坐廢再起巡撫秉遼東竑陝西改淮揚尋都給事中張寧薦秉爲兵部尚書竑左都御史葉盛人[illegible]時盛自廣東入議事御史呂洪言盛聲名損於

嶺南不可、上用竑兵部、兼都察院、盛政宣府、未幾兼入吏部、兼在吏部時、崔尹兩侍郎不相能、康御史以星變、合諸言官、乞汰京官、且劾戶禮兵三尚書、馬昂、姚夔、程信、并學士商輅、康御史者與兼善、故諸大臣疑兼、兼又請會臺官考察京官、大臣被劾、聽自陳、上晉姚程商而馬罷去、有戴御史者、請方面官復如正統間例、聽在京三品以上大臣薦舉、語稍稍侵吏部。劉御史言薦舉開競門、不可、是年朝覲斥退者衆、又多大臣姻黨、兩侍郎時時短兼、蕭給事遂劾兼下

廷議、兩侍郎唯唯、曰吾二人嘗言之、柰不聽何、兼遂致仕、與來朝被斥官同陛辭、竟怏怏諸讒忌者、蕭給事又爲山西布政使、丘陵訐逮、詔獄、諸言官又疏言王璟欲入吏部、彭時爲內主、以故逐兼、彭不自安、稱病、商欲弭羣口、請用崔侍郎爲尚書、尹轉左、葉陞右侍郎、代尹、康劉二御史、蕭給事中並謫官、兼居家言官屢薦、大臣忌其方鯁、竟不起、卒謚襄敏、

尚書王莊毅公竑

王公竑字公度、江夏人、戍籍河州、舉正統四年進士、爲戶科給事中、閹人王振誘　睿皇帝北征陷虜、郕王監國、百官廷劾振誤國、讀彈文未起、錦衣指揮馬順、振黨也、從旁叱言官去、竑直前捽順、批頰詈曰、此正姦臣、當亟誅、衆爭拳毆順、血肉零亂死、郕王乃詔籍振、竑以是顯、而亦多惡者、累陞副都御史、睿皇帝復辟、除名編管江夏、茂陵即位、陞兵部尚書、時兩廣蠻大起、竑薦前侍郎韓雍、時雍新得罪、衆難之、竑曰、天子方棄瑕錄瑜、疑雍罪不當用、乃竑不以罪廢、邪議始定、未幾請老去、歸二十載乃卒、謚

莊毅、竑與李公秉、皆一時名臣、比居鄉、竑抗志寡交、秉出里閈、博奕諧謔、竑聞之曰、執中八座大臣、胡遂細民戲狎、不自愛、秉亦非竑、曰所謂大臣者、豈立異鄉曲、矯激爲哉、

都御史黃公紱

黃公紱字用章、封丘人、以戍籍舉雲南、正統十三年進士、歷四川參議、參政、右布政使、參政時、過崇慶、忽旋風起輿前、紱曰、卽有冤、且散、吾爲若理、風遂止、抵州、沐而禱於城隍、夢中若有神言、州西寺云云、紱宿

訪州西四十里有寺當孔道倚山爲巢綾旦起率吏兵急抵寺盡縶諸僧中一僧少而狀甚獰惡詰之無祠牒即塗醋堊額上驪洗之隱有巾痕綾曰是盜也卽訊諸僧盡得其姦狀蓋寺西有巨塘夜殺投宿人沉塘中衆共分其貲有妻女則又分其妻女匿妻女隱窖中恣淫毒綾盡按律殺僧毀其寺綾爲錢穀吏精律比輒能發摘奸伏威行川中青神令聞風解印綬去轉爲左使湖廣妖僧繼曉至綾曰繼曉以妖術故不離上左右今且得罪雖名歸墓實逸賊僦武昌府館之後堂好飲食無令得出入俄事敗檻送京師伏誅尋擢撫延綏綾行道望見川中飲馬卒片布遮下體俯首嘆息曰令健兒貧至此我何面目臨其上乎亟令豫出餉三月凡邊健兒素貧苦而延綏特甚前大臣名巡撫健兒雖凍餓死不問綾歎人人感流願出死力爲黄都堂一戰已爲尚書戶部改左都御史入臺綾戇直崖異常忤人自恐伏禍不可測請老去未幾卒

太子太保戴恭簡公珊

戴公珊字廷珍浮梁人天順八年進士歷陞刑部尚書改左都御史　上嘗親鞫大獄諸司震悚珊從容應對時有開析天威頓霽　上知珊清慎每廷宣接勝面咨至移晷刻引疾求退必優詔勉留命醫賜食問有慰諭若家人父子公不覺泣下　上亦爲動容卒於官謚恭簡公祿仕四十餘年家無餘貲辰入酉出窮寒暑不變剔歷中外所至有聲學政尤著

太子太保梁端肅公材

梁公材字大用南京金吾右衛人弘治己未進士正德十一年按察浙江會宸濠變起濠去浙邇倚鎮守畢眞爲內應人心洶洶材就案草檄調兵方略布置一日悉具又自往說眞令撤兵衛自是姦謀內沮浙恃以安嘉靖二年再爲按察雲南先是有土酋相讐夷者六載未定材召至論以王法當誅死今姑貸汝如例罰牛羊若干以贖土酋頓顙領諭服御史難其大輕材言治夷法知是足矣不爾是激之變也後詗知夷果寄洞兵鬭無他乃止三年晉廣東左布政使凡入民課金令輸者自權之而親爲監督主藏者不得

高下其手累進巡撫總督戶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材嘗以司徒行考察所汰斥者數百人又大獄久不決者四事後兼司寇讞勘之　上喜曰得尚書十二人如材者朕可無憂矣尋致乃還印刑部皆以　特旨從事前此未有也後為翊國公郭勛所中落職歸尋卒初　世廟以祠禱故於額外有所需材執曰終不以無益虧國計　世廟心弗善也頃之材去且死卒至邊儲大窘計無所出　世廟乃歎曰令梁材在當不至是在廣東日右布政林富市肉數多召其僕誠

勿過豐富聞之大怒短衣露頂跟蹡出詈不已公頫視簿書端坐自如富慙而退為司徒語其屬曰君輩與人一接杯酒飲有干謁能峻却之乎日率之坐部治事無敢闌出入以故寅緣請寄悉格不行歲計益治隆慶初贈太子太保謚端肅

少保倪文毅公岳

倪公岳字舜咨上元人父謙正統四年進士南京禮部尚書謚文僖岳天順元年進士歷陞侍讀至學士凡生民休戚財計盈縮戎御利害無不諳暢每大廷集議岳慷慨持正論一時儀文古典軍國重計多岳裁定禮科右給事中張九功少詹事程敏政欲改定孔庭從祀諸賢及七十二子岳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貶議然秦漢以來六經出於煨燼賴諸儒抱遺經專門講授經得復存唐之註疏咸祖其言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若七十二子名字自司馬遷以來相沿已久今生千百年後妄改恐定進禮部左侍郎守嶺南內臣韋眷誘撒馬兒罕貢獅子開海道岳力言南海非西域貢道禁不許通斥還貢物六年

進尚書內臣韋泰傳　旨召國師領占竹于四川岳抗言領占竹僭號法王淫昏矯僞　上初登大寶首納諫言削奪斥遣傳聞四方共稱　聖德今復召還殊駭羣聽十三年改吏部尚書先是弘治六年鈞陽言五嶽之名宜從京師我朝北嶽乃在京南乞改北嶽岳言北嶽恒山祀曲陽歷漢至今二千餘年不可輒改上下禮官議曰昔金世宗時議者以都燕請別議五嶽太常卿范洪言軒轅居上谷在恒山之西虞舜居蒲坂在華山之北未嘗據都改嶽岳議為是十

四年卒贈少保諡文毅國朝父子爲學士翰林侍從
諡文自岳父子始岳奏議多不錄錄其論西北備邊
事狀畧云近歲虜酋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亂加思
蘭大爲邊患蓋緣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於屯劄股
裏之地道路曠遠難於守禦是以轄於榆林者若孤
山安寨安邊定邊諸路轄於寧夏者若花馬池興武
高橋萌城諸路皆其入寇之所迤東則延安綏德鄜
州諸路迤西則環慶平凉固原諸路皆其騷掠之處
擁衆長驅遠者逾千里近者不下數十百里沿邊諸

將或嬰城自守或擁兵自衛輕佻者挫衂怯懦者退
避旣不能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虜遂源源而
來洋洋而去進獲重利退無後憂取於我者衣食自
恣屢起盜心處於彼者窟穴旣安遂無去志上廑
廟慮遣將徂征而四年三舉一無寸功或高臥而歸
或安行以返乃析圭儋爵優游朝行禁俸貪食充牣
私室且其軍旅一動輒報捷音賜予濫施官爵輕授
殺傷士卒悉泯弗聞掇拾彼器械虛張勝勢甚至濫
殺被虜平民妄稱逆虜首級未嘗致其敗北輒以奔
遁爲言未嘗有所斬獲輒以鈎搭爲解考其功績所
載賞格所加者非私家之子弟卽權門之廝養而冒
受戰塵血膏野草者非什伍之卒卽轉餉之民天怒
人怨禍機日深非細故也况夫京營之兵素爲冗怯
臨陣退縮反後邊兵之功望敵奔潰久爲虜人所侮
此宜留鎮京師以壯根本顧乃輕於出禦以褻天威
且延綏邊也去京師遠宣府大同亦邊也去京師近
彼有門庭之喻此無陛楯之嚴可乎頃兵部建議遂
於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以援延綏而

不計其相去旣遠往返不逮人心厭於轉移馬力罷
於奔軼况聲東擊西虜人奸態擣虛批吭兵家奥策
精銳旣盡而西老弱乃留於北萬一北或有警彼未
可離首尾受敵遠近坐困謂爲得計乎臣又聞軍旅
之用糧食爲先今延綏之地兵馬屯聚芻粟之費日
[illegible]給乃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輓粟之役仰關
[illegible]而徒步千里夫運妻供父輓子荷道路愁怨井落
[illegible]蓋幸而至也束芻百錢斗米倍直不幸遇賊身已
喪矣他尚何計輸將不足則有輕齎輕齎不足又有

預徵嗚呼水旱不可先知豐歉亦能逆卜如之何其
可預徵也至甚不得已則令民輸芻粟以補官然則
權貴私親故者或出空牒而授之而倉庾無升合之
入又令民輸芻粟而給鹽然恃豪右専請託者率占
虛名而鬻之而商賈費倍蓰之利官級日濫鹽法日
沮而邊儲不充如故也又　朝廷出帑藏以給邊者
歲爲銀數十萬山西河南之民輸輕齎於邊者歲亦
不下數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日散而少則
粟益貴而不知者遂於養兵之中寓其養徂之智或

以茶鹽或以銀布名爲准折糧價實則侵尅軍儲故
朝廷有糜廩之廩士卒無飽食之日至於兵馬所經
倒須應付平居之時一日之數人米一升馬草一束
追逐所過一日之閒或一二堡或三四城豈能俱給
哉而典守者陰懷竊取之計巧影射之謀凡其經歴
之方悉開支給之數背公營私罔上病下莫此爲甚
由是觀之賊勢張而無弭之之道兵力敝而無養之
之實徒委西顧之憂於　陛下誰果分憂盡心效力
乎探之建白察之論議則又往往紛紜據指掌之圖

肆胸臆之見者率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
則東西之聲援可通彼此之犄角易制是非不善也
第二城之廢棄既久地形之險易未知况欲復城河
北以爲之守必須屯兵塞外以爲之助出孤遠之軍
涉荒漠之地輜重爲累饋餉爲艱彼或佯爲遁逃潛
肆邀伏或抄掠於前躡襲於後曠日持久露行野宿
人心驚駭軍食乏絶進不得城退不得歸一敗塗地
聲威大損其有懷敵愾之心馳伊吾之志者率謂統
十萬之衆裹半月之糧奮揚威武掃蕩腥膻使河套

一空邊陲永靖是亦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
勝孫吳之法以逸待勞今欲鼓勇前行窮搜遠擊乘
危履險徼倖萬一運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
則孤不可援况其閒地方千里綿亘無際既無城郭
之居亦無委積之守彼或往來遷徙罷我馳驅或掩
襲衝突撓我困憊虜酋安望於成擒中國復至於大
創失坐勝之機蹈覆没之轍必矣至有欲圖大舉以
建奇功者謂必剪建州之衆除朶顏之徒乘勝而西
遂平河套夫　祖宗之於建州朶顏諸衛不過羈縻

保塞以固吾圉今若是將使戎狄生心藩籬頓壞遺
孽難盡邊釁益多是果何知誠爲無策甚者至謂昔
以東勝不可守旣以棄東勝今之延綏不易守不若
棄延綏則兵民可以息肩關陝得以安枕夫一民尺
土皆受之於天於　祖宗不可忽也何失東勝故今
日之害萃於延綏而關陝騷動今棄延綏則他日之
害鍾於關陝而京師震驚賊逾近而莫支禍逾大而
難救此實寡謀故爾大謬嗚呼一唱百和牢不可移
甲是乙非卒莫能合成功旣鮮高談奚取焉臣所尤

不滿者徒以書生典兵謂詢謀爲無益棄人言而不
顧謂專斷爲無傷執已意而不回處置乖方指揮失
義若何之圖復西戎旣爲苟且之舉已失信而損威
近之議置南夷復倡隄備之說以起釁而示怯違吞
中制外之權昧以大字小之體推是以往其他可知
徒使下虓兵機上隳國紀又皆此輩舞文之過重貽
後時噬臍之悔者也故以臣論之不若仰古人已用
而有成及今日可行而未盡者舉而措之其爲力也
少其致功也多曰重將權以一統制而責成功曰增

城堡廣斥堠以保衆而疑賊曰募民壯去客兵以朔
患而省費曰明賞罰嚴間諜以立兵紀而覘賊情曰
實屯田復漕運以足兵食而紓民力其論邊漕略曰
今關陝所需皆山西河南所給而三方之地俱近黃
河其間雖有三門析津龍門之險然昔漢唐擡餉由
此而通即今鹽船木筏往來無滯且以今戶部所計
山西米豆必令運貯榆林及保德州縣諸倉河南米
豆必令運貯潼關衛及陝州諸倉其諸州衛地皆瀕
河可通舟楫踵往古故跡而行免當今陸運之害公

私之利奚啻萬萬也況今河道當潼關之北數十里
接連渭河可通陝西及鳳翔鞏昌渭河西流數十里
接連洛河可通延安及北上源可通邊堡渭河西流
三百餘里接連涇河可通慶陽又龍門之上舊有小
河徑通延綏倘加修濬必可行舟此宜簡命水部之
臣示以必行之意相度地形按求古蹟某處避險可
以陸運某處可立倉以備倒運某處可造船以備裝
運淤塞悉加導滌漕河務在疏通毋憚一時之勞而
失永久之利如是則不但三方之困可紓雖四方之

物無不可致矣。

侍郎葉文莊公盛

葉公盛字與中崑山人正統十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己巳之變北虜方張大臣有奏晉邊兵守京師者盛言今日之事邊關爲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邊關不固縱守京師不過保九門耳急宜固守宣府居庸便景泰三年協贊獨石諸城守備都督孫安軍務獨石馬營八城被虜残毁盛設暖鋪便行旅均疏圃給將士贍死扶傷織悉備具又請官銀五千兩買

牛千頭摘戍卒不任戰者屯田給軍中諸費天順三年巡撫兩廣八年移鎮宣府成化四年陞吏部侍郎八年北虜入河套議增兵設險或請大舉搜套驅虜出河外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中勅盛往議方略盛上言搜河套復東勝未可輕議唯增兵守險可爲遠圖宜令守臣劃削邊墻增築城堡收新軍以實邊選土兵以助守便　上從之未幾卒年五十五謚文莊

太傅韓忠定公文

韓公文字貫道洪洞人成化二年進士爲工科給事中劾都御史王越薦故吏兵部尚書李秉王竑語頗涉兩宮越又附汪直以故逮文華殿考訊幾死出爲湖廣參議累官都御史侍郎南兵部尚書　泰陵召爲戶部尚書時時召見文一日顧文長歎文頓首謝不職　上曰朕欲理鹽法苦人撓沮今邊儲日急柰何文又頓首謝出上疏請革七弊一開引鹽二興販私鹽三賤賣官鹽四買補残鹽五夾帶残鹽六越境

市鹽七轉運乏人　上盡行其言　康陵初即位青宮舊內侍劉瑾等日導　上犬馬鷹兔舞唱角觝廢萬幾文每朝退輒泣屬吏李夢陽說文大臣義共休戚徒泣何益比言官交劾諸內侍章下閣閣老持劾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死爭去瑾輩易耳文乃具疏以進曰臣等待罪股肱値　主少國疑瞻前顧後心焉如割中夜起歎臨食而泣者屢矣近歲朝政日非秋來視朝漸晚仰觀聖容日就清癯皆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丘聚等置造巧

僞淫蕩　上心驚毬蹵馬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
陳於前至尊萬乘與外人交易狎暱媟褻無復禮體
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
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花考厥占候咸非
吉徵切緣此等細人唯知蠱惑　君上以便已行私
不思　皇天眷命　祖宗大業皆在　陛下一身今
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起居失節雖將此輩虀粉
葅醢何補于事昔我　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
列聖繼承傳之　先帝以至　陛下　先帝臨崩顧
命之語　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羣小置之左右累
聖德乎今馬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不治將來無所
忌憚爲患非細伏望奮剛斷割私愛上告兩宮下諭
百僚將馬永成等明正典刑以回天變洩神人之憤
潛消亂階以保靈長之業疏入　上驚泣不食瑾等
大懼初閣老持言官章不肯下閣瑾等窘已相對泣
會諸大臣疏又入　上遣司禮監八人詣閣議一日
三至閣益持議不肯下明日忽召諸大臣入太監李
榮手諸大臣疏曰有　旨諸先生愛君憂國言良是

第奴儕事　上久不忍即置之法幸少寛上自處是
日瑾等益窘自求去南京安置因閣議堅持猶不肯
下瑾等計無出乘夜繞　上前跪哭頭觸地曰微
上恩奴儕且磔餵狗　上色動瑾等益復伏地哭不
止曰狗馬鷹兎何損萬幾左班官敢譁無忌者司禮
監無人耳有則唯　上所欲爲誰敢言者於是　上
立詔瑾入司禮監斥洛陽餘姚瑾矯詔奪文官又矯
詔逮文詔獄坐贖米先後三千石破文家瑾誅復官
致仕　永陵即位加太子太保賜誥存問曰爾文彥
博於九袞之餘人心攸屬繼韓魏公于百代之後家
慶彌長卒贈太傅謚議稱文愚同甯子而竟保其身
老似武公而不弛於學謚忠定

尚書鄭端簡公曉

公名曉字窒甫海鹽人嘉靖壬午舉浙江鄉試第一
癸未進士授兵部職方主事日取故牘閱之由是盡
知天下阨塞與其士馬虛實强弱之數撰次九邊圖
誌三十卷甲申以議大禮杖　闕下久之調吏部考
功貴溪相罷有　詔考察臺諫分宜意在去異已者

曉吏觸其所厚若干人分宜子世蕃以治中求爲尚寶丞曉謂非故事不聽分宜益怒密疏曉抗　上市恩　詔貶和州判官而世蕃遂尚寶司丞矣甲寅曉以兵部侍郎兼僉都御史出撫鳳陽會倭奴入寇江之南北運道爲梗曉勵將士選民兵集鹽場之壯勇禦之於通泰如皐海門呂泗狼山破之斬首九百餘級賊震恐遁去東南之賦四百萬石歸輸於京師無後期者曉素以文學聞海內又癯然若不勝衣而出撫以武功顯人益知其不可測乙卯遷吏部左侍郎壽遷刑部尚書疏論錦衣所治獄多失實而五城御史受民訟非　制既又謂王直于法必當誅晋都亂卒于漸不可長劾分宜張狆董傳策吳時來不可罪誅立儲郭希顏不可殺薊鎮關廣提督憲臣王忬阮鶚誤事之失不必深求咸與分宜議不合御史鄭存仁者揣時宰意以職掌奏曉曉具疏述故事甚悉分宜不能奪乃從中揣之遂忤　旨　詔曰鄭曉執法終是自尊落職還家丙寅秋病卒子履淳等訟曉受誣事於朝始　詔復官　穆宗改元贈太子少保謚

端簡淳舉嘉靖壬戌進士歷尚寶丞所著有吾學編古言今言奏議文集諸經解行於世

尚書王公世貞

王公世貞字元美舉嘉靖丁未進士以刑曹郎與李于鱗諸子相唱和名籍公卿間世貞又日坐公署剖決案牒所讞獄度得情輒手錄付吏爲書之各以輕重決遣不三日畢遷青州兵備青多大俠巨盜探丸殺人有司不能制世貞集强壯教之射申飭保甲重捕盜之賞又於州邑畫地爲界以義官統之盜當時補獲者爲上不出境獲者次之拒不能勦者又次之凡盜從其所起而不覺察者經其所過而夜巡不停捕者罰釋盜而覺者立杖死以其法行之期年盜盡解散以父忬變解綬奔還伏草土中幾十年嵩敗薦起太名副使移浙江參政長晋楚臬遷廣西轄入領冏卿以御史中丞出鎮鄖旋解官歸久之復以薦起官刑部侍郎少司馬尋擢大司寇世貞自尚書郎歷卿長凡四十年其間條論封事皆天下大計而吏事猶精絕都下盜劫緹帥陸炳索不得後濟南獲盜房

四者妥承之世貞曰彼賊欲緩死耳立訊曰若徐陛公耶曰然贓安在曰在其所請械而取之曰若劫陛公何狀曰髯而肥何衣曰衣朱而圍玉世貞大笑曰君未嘗識陛公陛公非髯而肥者且暮夜寧如此飾耶盜搏額大服部民雷齡以捕盜橫萊濰間海道宋購之急而遁宋以屬世貞世貞欲掩取而微露其語於王尉捕者還報又遁矣世貞陽曰置之又旬月而王尉獲他盜世貞知其爲齡力也忽屏左右召王尉詰曰君奈何匿雷齡往立階下閱捕齡者汝耶王驚

謝無所逃責願以飛騎往俄捧齡至世貞謂齡曰女當死然女能執所善其盜偕來女生矣而令王尉與之日果得盜世貞遂以還宋而請寬其罪官校捕七盜逸其二盜首妥報逸者姓名俄縛一人至稱冤乃令置盜首庭下差遠而呼縛者跽堦上其足躡絲履盜首數從後窺之世貞密呼一隸蒙縛者首同出而易其履以入令盜首認之盜首即指絲履者曰此是也世貞大笑曰爾乃以吾隸爲盜即釋縛者去徐進道者嘗養亾命而以橫占伎女被訟捕不獲俵有令

誅閒曰進道勒兵反矣世貞偵之果然而故緩其獄令縛賊自效會有李卿者進道密友也世貞召謂之汝交關進道罪應死能以進道來貸汝卿應命去俄報進道飯其所即遣二十騎往取之而以一騎入營立散其黨亾譁者在郎時驟報有樂平王次子奉高皇帝御容金牒祝髮爲沙門行遊天下勑郡縣供帳世貞曰藩王有宗正條鉅城中不得出而譸張如此遣輕騎孟光化偵之則其人以御女術游潞邸閒祟王賜以櫻轎紅杖所至偪守令而姦人李汝貴等

爲之翼輔之則平凉民賀祿也諸摘發隱伏皆此類能聲日馳都下都下士聚而歎曰王弇州文而豪乃任吏耶方陸炳貴幸用事受巨璫指匿奸校閻某欲貸其死世貞捘炳家得之炳寃轉請脫餌後因執政以請卒不許當時無不側目世貞者已新鄭柄國世貞獨引毋疾乞休新鄭曰吾出而彼歸者何也已南牀輒伺　高旨中之江陵欲引世貞自近世貞謝唯進會荆州地震世貞引李固京房占臣道太盛坤維不寧又有譁辱邑令者王生江陵婦弟也世貞論奏

不少貸江陵積不能堪雖稍遷廷尉京兆以貌示用
而竟以浮言嗾之去世貞生而美姿貌風采玉立與
客談笑溫秀之氣溢于眉目間語及古人忠孝節烈
則又慷慨淋漓爲泫然羅灑嘗自言曰吾讀書萬卷
而未嘗從六經入每欲窄衣窺廊廡之末則世人齪
齪梟比招搖門戶而聚生徒者吾方恥之吾雖未闚
道然誦法一念迄死未敢忘故其君喪凡三年始茹
葷御室凡十年始具衣冠預燕會家無姬侍臧獲輩
以百指亦無一人曉聲律者生平於故舊兄弟白首

無間言好推于鱗而遜敬美尤不惜以齒牙筆札綏
急人客或一歲數及門或一人追得數十函書或進
而附世貞以成名名成而更立門戶且恐於晉世貞
以示角世貞弗爲異也客至而復請者與如初其門
賢愚醜好靡所不具而中間交態離合向背之故亦
幾百變世貞皆安之不問大抵天下但知世貞爲文
章大家而不知精于吏事但知觸觸嚴氏而不知與
新鄭江陵實後相左但知其正位六卿而不知老臥
間曹有才而不竟其用但知少年跌宕而不知其言

動務依鄒魯家法但知其氣籠百代意不可一世而
不知其獎護後進衣食寒士惓惓如自己出嗚呼賢
已所著曰弇州四部稿續稿弇州別集觚不觚錄皆
于卷同時少司馬汪道昆按察使李攀龍皆以文名
有集行于世

尚書陸莊簡公光祖

陸公光祖字與繩浙之平湖人嘉靖丁未進士授濬縣
令濬故額五十里邑疲耗不能役光祖請裁十里以
寬民力當路不可光祖持益力良久卒如所請秋潦

傷稼光祖涕泣呈兩臺皆以非時却其牘光祖自爲
疏上之辭甚懇　天子惻然下部覆減稅十之三兩
臺心不平不能難也邑多輕俠爲盜橐光祖把其宿
負編之伍而討以軍令咸請盡力爲耳目盜發輒得
邑太學生盧柟富而才嘗爲具亭前令令不時至柟
拒戶嫚罵令恚中柟罷大辟坐繫十三年有司以其
高貲莫敢釋光祖抵任立出之庚戌虜闌入塞尚書
趙錦議役三輔民築塞垣光祖持不可錦劾光祖撓
軍興　上置不問光祖復請出錢賤更三輔民戍光

祖皆免發太僕馬少下諸邑買補馬價騰貴光祖故
綫之馬益集所省緡錢比他邑殆半令濬四年待南
祠部郎又之轉儀曹　神宗生裕邸光祖請告　廟
受百官賀疏入留中調司封郎已轉文選光祖雅有
人倫鑑汰黜惟允不爲權勢假而又憐才持大體如
蒲坂王公崇古仁和張公瀚嘉魚方公逢時曲周王
公一鶚肥鄉張公學顏皆掛人齒頰光祖力爭謂此
皆有用才可資緩急柰何以蜚語挫抑王公等得無
恙其後皆躋九卿以邊疆積著侍郎朱公衡以才地

自負南司空缺首推衡衡方在列色變曰陸君南我
耶已光祖升奉常典屬國朱嗾孫御史論光祖恣横
內璫其從中搆得　旨罷免　神宗登極起佐南冏
政歷遷兩京廷尉晉少司空初光祖與大學士張公
居正同年厚善及居正奪情微遺書止之不納然未
有以傷及論政折事光祖固請輕折居正變色曰公
爲豪地耶光祖曰我爲萊色民爾寧知豪夫身忝大
臣而民隱默不聞非夫也居正語塞南御史張一鯤
遂承居正旨論罷居正卒起南少司馬尋轉少宰時諸

後進皆文致江陵罪以逢當路光祖獨謂江陵府權
非弄權也且擁扈綢繆其功亦安可泯衆惡其異出
遷南司空力請歸又三年起南司寇主事劉以渙不
受囑爲御史劾光祖抗章論御史妄言曰法官當使
天下無冤民而柰何枉其屬哉事竟白辛卯召拜冢
宰抑僥倖拔寒素戒閹者無入中涓書時　旨下畧
名用二臣入內閣公言　廷推舊制毋壞　祖宗法
上從之所推轂海內遺賢殆盡壬辰主計苞苴絶跡
所汰黜即親故不避或列臺省有時譽者亦不顧未

幾疏用前建言主事饒伸御史萬國欽失　上意遂
稱疾歸丁酉冬卒諡莊簡

名臣志鈔卷十七

渤海吳孝章平子鈔

吳中偉生白閱

太子少保右都御史羅公通

羅公通字學古吉水人舉永樂壬辰進士選知清化州黎利叛來攻清化通累擊却之成山侯王通擅與利媾棄交阯檄至通怒髮上指曰王通不奉　上命喪地辱國此誠羅生死所耳於是獨不與黎利清化利大發兵八萬人晝夜來攻圍通死戰敗之踰年而

詔使至知成山侯語乃全吏士歸　帝怒收成山侯下獄論死贖為庶人餘非罷即謫而獨引見通　睿皇帝北狩通擢副都御史守居庸也先脫脫不花王阿喇知院三萬騎逼居庸甚急通飭將士冒矢石固守不下而宣府叅將楊俊者以精騎入衛京師道關夜遣裨將告通通仗劍厲聲曰若欲保京師耶保京師保居庸足矣下令有一人一馬南度者斬以狥乃止會天大寒令老弱汲水灌城冰堅滑不可破七日虜退趨紫荊通選兵追敗之逐出長安嶺中外始定

通數上書論兵事與于謙不合乞病歸卒或曰通在清化得異人授以遯甲諸書習之精重謫南荒復延秘跡虜寇居庸望烟雲草木若數萬人狀者弘治末年隆興父老奏巳巳之變通守關有保障功　勑祠居庸關

太子太保項襄毅公忠

項公忠字藎臣嘉興人正統七年進士為刑部主事扈上北征得丞還歷右副都御史陝西巡撫成化四年固原土達滿四叛據石城遠近戒嚴　詔忠以都

御史率師討之忠至自帥往逼賊賊從高馳下我師不支伏羌伯毛忠戰死我軍遽退忠即陣斬一指揮以狥陣始定移兵據賊水草困賊會星孛台斗中外洶洶忠堅不為動曰賊無援又食匱堅守可破也於是堅壁不復戰相持百日賊稍急時單騎巡賊壘諭禍福諸脅從日相率來降滿四從精兵來劫營大小三百戰卻之得賊愛將楊虎貍誘使內應虎貍脫卒說滿四出戰因擒滿四急擊下石城斬首七千六百俘獲無筭召還仍恊理院事馬端肅每語人曰土達驁

搖關中根本四未平時朝野洶洶使其得志天下事可知也項公畢竭心力露宿原野者六十餘日躬冐矢石者二十餘戰始克獲醜獻馘殄平巨寇而止進一階較諸趙輔劉聚王越封拜如寄者不無功懋賞薄之疑矣六年大旱荆襄李鬍子者劉千斤黨也倡流民為亂復　敕忠出總督軍務忠遣人持榜入山諭降凡遣還鄉者四十餘萬編戍者萬餘俘斬二千因上便宜十事進左都御史會有星孛天田言官因論荆襄妄殺致干天和交章論奏忠疏辯畧曰臣忠

肅將天威克平逋寇不意娼疾流言仰瀆　宸聽今廷臣之所指兵科之所糾兵部之所劾大率謂臣以流寓良民作盜賊俘獻京以無罪編民作從賊論戍邊以久居僑民作無籍逐還鄉至謂袄殺慘酷甚于墳狹彗出旱傷皆臣所致又謂奏獲與功冊級數不符不宜陞賞竊唯荆襄自劉千斤石和尚王彪就擒後李鬍子王洪燃燼觸禍遠近荼毒臣奉命總師督兵悉捕僅俘百餘請京皆首惡也科臣乃謂盡良家子而法司聽其翻異不知前巡撫楊璿參將王信等屢奏猖獗難禦者誰耶其餘賊黨不忍濫誅皆其丁壯謫發邊戍而家屬從之非無罪者流民附籍有無一二如光化縣陳長于籍雖有之然古山四十餘里招聚無賴一千餘衆爭鬭劫殺無日無之可以久居之故不遣乎若非近山州縣則因仍其附籍而未嘗遣也臣始因嘯聚揭榜諭之謂荆襄山中已殺數千盜張虛聲怵之使解散耳彼時原屬烏有今計殺傷因繫死者實不過千較昨討劉千斤擒殺至數十萬者何如哉軍中報捷初未及詳斬獲仍數每多冐

濫其後核功定籍百不存一雖擒李鬍子王洪輩以將士爭邀首功臣皆華去不錄如功少報多敢曰無弊今報止一百二十餘級反加參駁奚以服人且兵部尚書白圭亦嘗親蒞此地親任此事矣今日之舉乃圭往日之遺患也若以今日之功不宜陞賞則往擒劉千斤遺後患而得高擢厚賞者盍亦少思乎今臣已遣回流民一百五十餘萬謫戍賊黨一萬二百有奇隨君家屬五萬九千餘四省境內帖然安矣先時中外皆慮荆襄禍患何日得寧今既平靖而流言

沸騰又以臣爲口實昔馬援征南蒙薏苡之謗鄧艾
代蜀采檻車之徵非唯功不見錄反致身且不保今
幸遭 聖明不加罪譴伏乞投閒賜臣致仕奏入報
聞十一年代白圭爲兵部尚書俄以汪直構落職去
久之復兵部尚書致仕家居二十六年卒謚襄毅

太保余肅敏公子俊

余公子俊字士英青神人景泰二年進士歷戶曹郎
擢知西安府西安城中水鹻飲輒病子俊爲開新渠
引山泉匝徧城市人得戶汲號曰余公渠子俊又鑿

山開道瀉斥鹵灌田千餘頃歷陞副都御史巡撫延
綏延綏自正統中都督王禎始城楡林及十八寨移
鎭焉成化七年始置衞八年子俊請復廣楡林城增
添三十六營堡盡權陝中人有伍籍詭落者及罪謫
南戍子孫不能南風土者皆聽還伍以實楡林建學
立官師擇其少者爲弟子員俗多棄地不圃藝子俊
教軍士樹蔬果并開界石外地與屯田歲得糧十餘
萬石自是楡林始爲重鎭東接河連大同西接寧夏
虜不敢復肆出入子俊又上疏言陝西有三邊爲延

慶爲寧夏爲甘肅延慶故內地也國初斥虜黃河外
盡延慶無馬跡正統初稍渡河殺掠吏士厄於邊險
不得逞乃悉衆躪延慶間地幾失後又獲間導知河
套饒水草蓄牧入屯聚不散自是虜顧居內而我延
寧列屯守禦反在其外臣以爲莫若于沿邊一帶墩
臺空處築爲邊墻立砦堡兒舊界石一帶多高山陡
崖依山形隨地勢或剷削或累築或挑塹綿引相接
爲邊墻便報可於是東起淸水營紫城砦西接寧夏
花馬池東西二千里每二三里間爲對角敵臺累累

不絕空處築墻如新月狀以禦敵避射凡堡十有二
崖砦八百一十九小墩七十有八大墩一十五自是
虜寇益稀乃休士教耕種圃藝歲得粟十餘萬石擇
壯士課射習騎延綏隱然爲西北重鎭焉十二年移鎭
峽西十三年入兵部爲尚書子俊在邊日久熟知虜
情及將校勇怯地里險易遠近虜所出入故凡邊臣
奏請從中調度輒中機宜子俊又能知錢穀經費出
筭盈縮諸吏少年敏悟者皆自謂不能及子俊平生
仕宦多在西北故楡林修邊之功爲最晢欲推楡林

法盡修大同宣府兩鎮邊墻而沮於讒忌功有緒竟不能就卒年六十一贈太保諡肅敏時羅山徐廷璋撫寧夏亦浚濠築墉繕亭障有功而鈞陽時亦撫陝西故稱關中三巡撫云廷璋由選舉給事中以副都御史巡撫

太子太保尚書王公瓊 附陸完 陳九疇　彭澤

王公瓊字德華山西晉州人也舉進士以曹郎歷藩臬武宗時拜兵部尚書瓊爲人多計筭頴敏默識凡天下兵馬數多寡強弱及塞隧夷險偏裨才否一

覽悉記無遺武宗末政在宦官饑民乘間起爲盜最大者山東劉六河南趙鐩蜀藍鄢江西桃源華林瑪瑙多至二十餘萬攻城剽府庫驅壯士從老穉掠充食封事旁午瓊手錄指悉計合機宜虜嘗寇山西一得利踰歲乃復猘境上陽若東者瓊曰是必趨舊利奏集諸鎮兵據山西要害賊果入擊敗之贛州盜起王守仁時巡撫請得從軍興法便宜行事瓊才之咸報可果以次平賊逆濠反報至朝中外惴惴凶人色瓊益治兵自如且曰吾久用王守仁上游何耶洩

反已執之凶何守仁襲執濠時都督江彬得幸瓊陰與厚結所言無不當瓊得以成功者彬力也瓊[illegible][illegible]部尚書陸完位居上會完以罪去遂代之然貪財好賄聯中人嘉靖初言官列瓊奸狀逮　詔獄戍邊左虜大入陝殺掠吏民　詔復瓊尚書總督諸軍事瓊上言鹽池北邊虜虜覘商人過輒入剽掠商以是絕不復至請外修塹護之然多風沙易滿攻築墻防俺阻墻不得進商乃復稍稍來邊人以配揚一淸復政吏部卒瓊與彭澤俱號一時名儒將其議哈密事相

矛盾論者謂瓊議爲得云陸完字全卿長洲人舉進士擢御史累遷兵部侍郎霸州盜劉六劉七起稍稍行劫掠聚衆至數萬人　詔左都御史馬中錫討之中錫儒緩好名下教招撫六七陽若爲就撫者兵遂撤而六七與其黨楊虎齊彥名益縱賊馳突中錫乃大悔　詔逮下獄瘐死而完進右都御史假節用軍興法得誅二千石以下完乘傳驅至臨淸遣將襲擊大破之楊虎死賊分爲兩一由蒙城太行流劫河南帥曰劉三趙風子衆猶盛都御史彭澤帥秦兵復破

之彭澤字濟物蘭州人弘治庚戌進士拜副都御史
分捕河南賊澤至則大陳軍容擐甲引見諸大校責
以退縮顧軍正論行法建纛諸大校無不惕息惶恐
頓首請自效良久乃釋遂鼓行前薄賊凡數十戰殺
傷以萬計趙鐩跳劉三死於陣於是給事御史上言
河南賊平陸完養寇負罪下　詔切責完懼日夜督
諸將徼賊而賊隨飈隨聚燒邏艘掠臨淸邳徐下
犯淮安又奔登州海套與完遇萬灰坡時宜大鐵騎
及中土材官良家子悉集合圍賊大敗之六七彦名

復挾驍勇三百騎潰圍出星馳掠河西務將北就達
粗厄關險不得通度河南躪荊楚奪艘瓜洲掠泊通
之狼山寨完窮追截水陸道六七先後赴水死梟彦
名餘黨溺水死完澤俱加太子少保右都御史完尋
遷兵部尚書又遷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時蜀盜藍
廷瑞鄢本恕尚書洪鍾擊破之且平餘黨廖麻子復
起勢愈熾鍾耄不能將　詔澤充總督討之澤募兵
破殺廖麻子衆遯寬山寨多伏弩箭棘中澤分兵躡
出入奪水道度寨開一面縱夾誅之且盡或云廖有

異術能隱形既事急獨身跳瞞之卒不獲還加太子
太保仍理都察院先是王瓊素忌澤勇略而澤好酗
酒使氣時時出瓊上嬖人錢寧挾上寵公卿咸俛首
折節澤切齒不能平瓊揣知因寧所暱親近語事激
澤飲澤且醉微挑之澤即嫚罵錢寧奴才壞天下瓊
且謬謂澤曰勿妄言澤益奮不復可止寧大怒會土
魯番奪哈密城金印廷推澤經理澤寧旻兵自使使
諭土魯番予綵幣二千銀榼一盂一求和還哈密城
及印土魯番陽許諾澤輒奏事平乞歸澤歸而土魯

番薄肅州芮寧全軍歿瓊條澤死罪錢寧欲從中下
閣臣力捄得免爲民初徵拜兵部尚書加少保致仕
卒陳九疇字禹學曹州人多權略善騎射歷仕至肅
州兵備土魯番寇肅州總督彭澤遣使約和不得要
領九疇奮怒曰彭公受天子命全陝重寄不能身任
利害徒模稜效弱宋故態何顏立天地乃勵士卒繕
壘堡捕繫番諜巴思等殺之土魯番掠肅州遊擊將
軍芮寧戰歿九疇遣奇兵襲其營却之大臣奏其激
變逮下獄　永陵即位超拜都御史撫甘肅土魯番

復入寇、九疇率兵拒戰、陰賂番別部、內外夾攻、大[illegible]之上。九疇當封、而大臣中土魯番流言、復以報功誤逮論謫、罔輸戍、天下冤之。凡虜再寇、九疇輒從間道入登陴、睨從上射、虜嚙指擬能分身、號飛將、六

少保胡端敏公世寧

胡公世寧、字永淸、仁和人、弘治六年進士、弘治十八年、應詔陳言、條上十事、其一言立賢無方、先朝李賢薛瑄入內閣、不由翰林、翰林胡儼劉球、不由庶吉士。年富以教官爲給事中、王翺以大理左寺正復爲御史。令一切敘轉、毋泥科條。以故才賢抑塞之人、佐理出知廣西太平府、太平遠惡瘴鄉、又多土官苗獠、性輕黠好亂、先太守多難之、世寧訪接示禮意、不擾一錢、翕然帖順、太平酋豪李濬、淫刑撓法、莫敢詰、世寧密授方畧、趙元瑤擒濬來獻、元瑤者、濬外兄也、土官世及、輒展轉結勘、索賂土夷、土夷以故怨叛、盜輕中朝人士。世寧令土官生子、即聞府、子弟應世及者、年十歲、朔望或有事調集、皆得携見太守、太守爲識年數狀貌、父兄有故、按籍爲請。土官大悅、擢江西按察

副使、治兵撫州諸郡、時華林、瑪瑙、桃源盜大起、世寧以兵備從右都御史俞諫、發近地兵討之、賊衆數十萬、江西兵素單弱、應募及土兵調者、又桀驁不可使、世寧日夜拊循、漸爲勒束陣法、陰募招賊、降者、散爲農、而擇其勇健、置麾下、兵始强、廼前奮擊賊、十餘戰、大破之、時寧王宸濠陰結羣盜、規不軌、世寧疏論平賊二策、惟勦與撫、今素無定見、恩威倒施、事多轉展、賊愈無忌。惟舊撫者不勦、再叛者不撫、新起者必撲滅於微。持此三端、官有定守、民有定志、庶治安之效可尋。崩解之亂可息。然江西之患、不止盜賊。最可憂者、天旱日久、千里赤地、水泉亦竭。田禾無收、麥種難下。來歲民饑、賑救無備。省城被火、延燒萬室。基地所便。盡歸王府。債負所責。閭閻破家。莊田所逼。村落結寨。三司官員。多被鈐束。錢穀刑名。奉行府案。近者買辦。漸行於外府。騷擾遍及於窮鄉。臣恐不爲善處、則良民不得安生。皆將聚爲大盜。臣下懼有隱禍。必至人懷二心。禮樂政令。漸不自朝廷出矣。寧王懿親、多才、豈有毫髮遺議。但內外臣僚。輒導非法。自因逆瑾

得復護衛成勢日盛上下官司承奉太過伏乞 聖
明廣集羣議及江西鄉士有識士夫會議推衆才望
服人公忠體國不避權勢不惑浮議大臣一人兼任
提督巡撫之責假以陳金彭澤之權使其統御將帥
調度兵食激揚清濁易置官吏興革利弊皆得便宜
行事其新舊盜賊應撫應剿或先或後悉聽計畫萬
全奏聞區處久困窮民妙選循良曲加撫綏早期休
養務使安全更乞溫詔戒諭賢王益崇謙順遠避嫌
疑仰遵 祖訓止治國內官僚江西藩臬郡縣應有

政務尊事 朝廷奉持常憲無得私交罔上廢法更
宜嚴戢官奄恪守禁例施舍已責悉及貧民莊田基
址悉還原業再有稔惡不悛及投充撥置者法司提
問如例更乞嚴勅鎮撫以下官欽奉 文皇帝聖旨
事例凡遇王府發放事務必須奏准方許奉行庶幾
小民有再生之望地方無意外之虞家室有磐石之
固九重舒南顧之憂疏入宸濠賂捕世寧下錦衣獄
減死戍遼左宸濠反起世寧戍籍拜僉都御史撫四
川尋召爲吏部右侍郎 世宗即位遷兵部左侍郎

南京工部尚書召爲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太子太保
兵部尚書尋乞歸嘉靖九年卒贈少保謚端敏世寧
在兵曹不數月夙弊大奸利事整剔十五六議哈密
與南海不合論迓部功王浚川以爲發其過薦賢才
安仕以爲侵官相壓亂政發怒訐於朝世寧哈密土
魯番疏制置極詳初土魯番劫曲先衛人牙木蘭爲
將牙木蘭擁帳內徙歸我土魯番遣使至大臣欲縛
牙木蘭易哈密世寧議曲先衛本中國羈縻牙木蘭
反正歸順非納叛比而哈密空城懸遠無益事實土魯

番善賈多巧術往往以珍奇啗將貴自成化至于今
中國爲彼欺負今欲甘心牙木蘭以携二我屬夷而
以哈密爲餌釣大利宜勅王瓊爲國忠謀先盡復爪
沙羽翼之地悉收亡失屬夷封植哈密永爲不侵不
叛之臣而後請勅降印庶不辱王命且土魯番方惘
明中國懸衡諸夷但遠越流沙烏合難久我大震威
略以離其黨賂賞義附使相破滅此伐交之術正宜
厚牙木蘭以風蠻夷及薦馬昊施儒楊必進及九疇
爲將皆報聞昌化嗣伯下廷議公言吾輩不得以厚

賂故誣朝廷安仁變色大沮以故諸大臣皆忌世寧世寧論大禮是永嘉安仁說竟不肯相依附有奏議若干卷行於世其子純肇慶知府次子繼幼讀書不大了了世寧亦棄之世寧調兵至江西材官以世寧出見繼繼曰兵素不習安能見我公哉材官跪請教繼乃指示進退離合勢甚詳凡三日而世寧歸閱大異之領材官非能曉此者詰知其故世寧歎曰我有子自不識何也自是擊賊必從繼方畧世寧十不失三繼策十不失一也世寧之上寧王事繼跪曰疏入

必重禍柰何父曰吾業以身許國矣疏到世寧下獄是歲繼因念父病死世寧毋獨不哭曰此子在當作賊胡氏滅矣

太子太保周襄敏公金

周公金字子庚武進人正德戊辰進士　武廟數游幸金爲給事中上疏請早朝躬覽章奏總權綱頗見采納又言京糧歲入三百五萬而食者歲乃四百三萬當痛爲澄汰中官以迎佛監織濫討引鹽㬥横道路當罷又都督馬昂納女弟後宮外議云已娠請誅昂而還其女昂雖不罪而女竟黜壬申狼山之捷兵部議有功將士例陞三級公曰不然將士有實職有虛銜有正副叅遊實職大而虛銜小有管哨管隊實職小而虛銜大今一例陞級則管哨以下皆可爲督府而叅副以上或止於都司首尾倒置非便衆是之癸酉議用兵土魯番復哈密金極言西邊虛憊而土魯險遠且青海之賊數窺何西寧乃欲遠拯哈密不可時辛從金議嘉靖甲申大同殺都御史報至金時鎮延綏愕然踟蹰久之曰吾得之矣乃開門召諸將

卒盡入環列庭下謂之曰若輩知大同殺都御史乎衆曰知之金曰若輩以殺之爲得已耶衆叩頭曰狂賊自取族耳金曰不然邊人勞苦甚矣而又重使之是趣之殺也假令上下相愛若父子彼將倚以爲命縱叛之亦使殺焉其誰忍乎衆大歡呼叩頭退及之宣府總督馮侍郎以苛刻失衆心金數爭之不得會諸軍詣侍郎請糧不從且鞭之衆轟然散圍帥府諸屬奔竄泣告金金曰吾在若毋恐仰出坐院門召諸把總官陽罵曰是若輩剝削之過不然諸軍豈不自

愛而至此欲痛鞭之軍士聞金言氣已平乃擁跪而
前爲諸把總請曰非若輩罪也是總制者罔利不恤
我衆耳金從容諭以利害衆搏顙叩曰公定生我始
解散去自金去宣府八年大同復殺總兵據城亂金
再撫保定往扼紫荊擒大同謀者數人送京師會貞
定巡按李者有疑疾臥聞銃聲驚以邑令謀已欲扶
之死廣平守爭之又以守亦謀已遣吏發卒捕守一
城盡空金聞變星馳撫定之上章露巡按罪狀而臺
長庇其屬爲之訟究金復上章力辯竟黜御史復以

都御史出鎮淮揚　章聖梓宮南祔始奉　旨由江
而諸護行大臣至儀眞議改從陸諸官心知不可而
憚於江險悒慴不敢任金獨言沿江山險路不可通
且奉玉體馳峻坂上下撼頓乃决從江之議以鐵維
舟行如期葬承天江干千里免於伐樹壞屋役夫數
萬人得無殄死山谷中金之力也爲刑部尚書轉戶
部乙巳致仕歸武進年餘病卒年七十有四公喜讀
書雖稗官小史亦用以資其經畧尤喜爲詩歌務擻
倥傯中率不廢詩有上谷漁陽稿書有晉人風骨[illegible]

太子太保謚襄敏

都御史馬公昊

馬公昊關中人昊長身驍捷善騎射舉進士爲監察
御史擢按察僉事尋以御史時罪謫眞定推官復謫
判開州亾何蜀盜藍鄢叛侵掠蜀合四省兵討未効
吏部尚書言馬昊才可蜀按察僉事佐治兵昊至閬
所部笑曰將不知兵若勝何擇驍勇材力千人分四
隊隊各立長親爲教閱會賊來逼城昊夜出百騎舉
砲擊賊營亂自蹈藉悉兵從後乘之斬首四千級罪

中喜以爲兵起未有昊曰此尚未見大敵宜及勝用
之遂前遇賊賊方陣左而伏兵於右爲應昊以正兵
當左而身帥精兵百騎直擣伏伏驚潰趨左左陣亦
潰遷副使治兵川東道時賊勢尚張都御史高崇熙
謀招諭賊賊請降而乞任劄臨清市空其民乃可昊
曰臨清市蜀襟喉上達重敘下通湖湘其地饒富沃
衍胡可委賊自困耶獨治兵自如未幾復反集衆至
十萬前後官兵俱敗績賊遂圍中江因謀餉成都昊
以五千騎馳赴中江賊遁竄追之與總督彭澤合擊

大破殺賊酋廖麻子遂進右僉都御史巡撫[illegible]
子死餘黨尚數萬竄於東鄉山推驗老人爲帥吳請
于彭澤曰山險不便騎射深入賊爲主或反失便願
發步兵三萬據出入要道賊當自餓死也澤如吳言
賊窘果縛驗老人請降進副都御史逾歲虜亦不剌
自西海犯松潘洮岷大震吳招土番爲間取道夜掩虜
虜驚潰獲馬及衣械甚夥筠蘩人普法惡倡諸夷部
立寨僭號攻劫吳率兵擣破之降者萬計獨青山寨
不下吳行周視寨曰此固高絕水道可下也乃遣兵

據泉口而開南方圍待之兩日賊渴覘南圍薄夜悉
兵從後追捕首虜又爲人執普法惡誅之遷右都御
史予一子錦衣百戶然吳好功名又欲討松潘夷不
勝逮下獄死

逸史氏曰嘉靖初胡世寧盛言於朝吳名將可用也
其撫蜀亦欲平松潘夷曰吳長用兵輕用其長故敗
臣短用兵重用其短必勝嗚呼名言哉

名臣志鈔卷十八

渤海吳孝章平子鈔
吳中偉生白閱

都御史韓襄毅公雍 附劉布政[illegible]

韓公雍字永熙吳人也弱冠舉進士選授監察御史
累擢僉都御史巡撫江西雍時未三十黜屬吏奸貪
疏滯獄均徭役平市價恩威大著　英宗皇帝狩土
木虜猖獗西南夷繼叛諸省無不被兵獨江西恃雍
少安　英宗復辟召拜大理右少卿右僉都御史協

理院事錦衣指揮劉敬坐飲石亨直房論死雍抗言
律意結交亂政爲奸黨今以一飯當之恐過重亨恚
時大臣中固有朝夕趨其門宴會累日夕今不坐獨
坐敬何也敬卒不死　純皇帝初兩廣蠻寇大起拜
都督趙輔征夷將軍雍左僉都御史贊理軍務衆議
欲分江西兵從庾嶺入廣東逐賊大軍從湖廣入廣
西合諸兵圍困勿與鬭雍奮曰不然古仗鉞臨戎制
閫外謂利國家得專之也夫兵有合爲正分爲奇者
二廣地鮮完郡大藤峽爲賊藪本也諸軍不先搗其本

廼分兵以趨末分兵勢弱趨末難蓋我全師至彼南
可以攻大藤援高雷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
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若常山蛇首尾互應彼分
而拒我聚而攻自古蠻夷來寇不可以禮義諭惟戰
勝是戢叔孫子曰寧我薄人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
心薄之也兵貴精速不尚巧遲茲行必勝我奪之矣
遂督大兵進擊賊直抵大藤峽道有儒生里老數百
人跪持香曰我輩久苦賊今日幸遇天兵爲良民願
先三軍鋒雍顧左右叱曰此皆賊耳縛斬之左右初
亦疑何乃殺良民哉既縛而袂中利刃出乃悉斷頸
散手足刳腸胃分掛箐棘中累累相屬賊大驚沮悉
力拒不支遂破之前後斬獲四萬一千七十六有奇
降其餘黨斬其藤改爲斷藤峽置藤縣千戶所控賊
出入刻石紀功上制　詔即軍中拜雍左副都御史
總督軍務兼巡撫開府梧州雍承制專決盡法繩下
不貸大吏以故謗議遂起引疾乞歸卒諡襄毅雍威
嚴擬王公三司長吏見長跪白事促縮如小吏軍門
設銅鼓數千儀節詳密賓佐皆極一時之選公又洞

達凱爽不爲岸谷臨戎莅政豹變鵰搏雖發奸擿伏
而事簡心平擠詞洒翰風生泉湧天才逸發
陶公魯字自强鬱林人以胄監授廣東新會丞魯機
明內蘊而神觀不足或從令尉列見上官獨昏瞪不
醒大藤峽諸賊起都御史韓雍帥師討之檄魯隸麾
下一日顧峒賊最强險難下者方設策魯特直牒侍
左右湊謂曰丞揣我何意魯曰得非某賊耶雍曰然
丞能往否曰匪直能且易耳雍怒曰賊銳甚又據阻
自衛非大兵不可入部下數百千人孰視無可當吾
寄者吾方欲身往安得易且使君食粟能耳最爾邑
不能理乃言擊賊若妄當笞魯不拜抗言曰夫賊難
攻者非賊難也我難其攻賊者也謂魯解食粟不解
擊賊者明公未悉魯也蔣琬龐統廢邑事乃爲蜀名
臣公幸毋棄魯使得畢技當悉縛諸醜以獻雍異之
改容曰若所將幾何而辦曰三百人足矣曰何少也
曰魯猶以爲多兵貴精請任選擇雍曰任爲之魯乃
標式約曰有能力舉百鈞矢射二百步者來時軍十
五萬人其比于式者得二百五十人曰未也請復下

令募敢數日足聲乃爲別將日操練陣法椎牛灑犒
甘苦共之士爭願爲死率以先登大破賊斬首無筭
賊穴所得士女金帛悉以分三百人已無與者衆益
奮韓雍大稱賞言于朝擢爲令累功進同知肇慶府
事按察僉事副使左右布政使錄其後爲錦衣千戶
聲前後任廣東所殺及降者二萬七千餘賊聞聲家
軍輒駭避遁即叩首乞生幸不死竟無抗者

太子少保程襄毅公信

程公信字彥實休寧人正統七年進士選給事中吏

科 景帝時虜犯京師信監軍守西城都督孫鏜禦
虜西城外失利鏜急呼城門求入信疏言鏜小失利即
開城納鏜虜益張人心益危趣鏜戰必效死力虜逼
城鏜兵附城戰信與都督王通都御史楊善城上鼓
譟發銃礮佐鏜虜退遂請勅石總兵亨于少保謙移
營闕廂外禦虜且號令諸將景泰元年廷議奉迎
上皇有龔千戶者投密書高穀言禮宜厚語漸聞莫
敢發信倡同列會疏入 上留中不報天順元年錄
景泰間進言者陞信太僕卿信案故事理營衛馬三

營大將石亨孫鏜曹欽並疏言太僕苛急請馬隸兵
部信言 高皇帝諭馬數勿令人知今隸兵部馬登
耗太僕不得聞仰有警馬不給請以責兵部 上是
信言後歸太僕二年陞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建州酋
董山通朝鮮受僞制爲中樞密使信廉得之疏請先
發伐其謀 上爲遣給事中使朝鮮錦衣譯官出建
州董山匿不承出僞制示之皆愕懼乞貢馬謝罪先
是四川貴州山都掌蠻叛兩鎮守將不相下兵久無
功又據大壩山箐險破合江上九縣三年進信兵部

尚書發川廣雲貴番漢兵討賊信至永寧分大軍三
道自督入金鵞池四川軍由戎縣貴州軍由芒部雲
南軍由普市入期會大壩大軍進至李子關渡船鋪
賊恃險拒敵飛校下礮石如雨我軍發神鎗勁弩賊
稍却攀崖上順風舉火焚其龍背豹尾二寨賊退保
大壩會貴州川雲軍俱至賊驚散不支俘斬過當賊
復逃入天井水磨二洞洞幽暗不可入窒洞圍守月
餘賊死幾盡九姓土獠附賊乘還師撲勦又大捷請
移瀘州渡船鋪控諸蠻分山都掌故地隸永寧芒部

更大壩爲太平川立長官司轄諸夷論功陞大理卿
七年春無雨雪信應 詔言兵事可更張者四兵弊
可申理者五其大者延綏兩廣歲遭殺掠邊以捷聞
朝以捷賀上下相蒙戎寇益肆四方流民盡聚荊襄
不早區畫變起中土 天子六師寡輕居重京營士
馬疲耗器甲頓朽非大更張緩急可憂是歲改南部
參贊機務十年卒諡襄毅信征南蠻制詞賞殺皆得
專斷信顧不肯曰刑賞 天子大柄顧閫外事不易
集假大臣東擴人即幸事集輒自專非分有奇禍子
敏政

太子少保鄧襄敏公廷瓚 附朱英

鄧公廷瓚字宗器巴陵人景泰五年進士知貴州程
番府程番在萬山中夷獠雜聚廷瓚悉心規畫撫
論諸夷戒受約束墾田不踰界入市不二價四境晏
然蔚如中州後巡撫貴州適黑苗久叛廷瓚決策征
勦械首[illegible]京奏言都勻清平舊設二衛所屬九長
官司其人世祿[illegible] 爲惡釀患侵田奪貨四十餘年
軍疲於戍守民困於轉輸 爲患消除非大吏駐
無以保境安民始設都勻府一獨由麻哈州二清平
縣一更設流官與土官兼治以左副都御史召入臺
未幾出鎮梧州時羣蠻以劫掠爲常往往出沒閩楚
諸郡廷瓚言都御史金澤巡撫偏方非宜宜以江西
一省付澤使二司聽節制庶軍馬錢糧可以調度至
於湖廣衡州設兵備憲臣遷治所郴州便又以廣東
瀧水爲賊巢宜即其地設千戶所調軍守禦仍宜給
隙地屯種爲久計討平鬱林川雲鑪大桂諸寨其後
四會諸下縣饑盜竊發廷瓚斬獲首惡餘悉解散歸
農卒贈太子少保諡襄敏兩廣總鎮又有桂陽朱英
正統十年進士初爲御史歷陞兩廣督撫專意安輯
民得休息流人復業者十五萬家卒贈太子太保諡
恭簡

太子少保童公軒

童公軒字士昂故鄱陽人父碧瑄以精天官學占籍
南京欽天監軒景泰辛未進士拜南京吏科給事中
憲廟踐阼軒首上疏言帝王之治當知本末隆聖德
賢才納忠諫愛小民謹邊備本也而簡書刑名其

求也願時引儒臣講求　祖宗謨訓及古帝王修身用人之道推而行之則聖德隆命在廷三品大臣歲舉堪任方面一人且嚴連坐之法進用大臣亦召三品大臣於便殿各舉一人不當者科道糾之則賢才用臺諫之言賞其直貸其過則忠諫納養民之政在戶部凡奏報災傷即加優恤則小民安多方求將歷試所長文武有犯輸粟于邊則邊備謹　上優詔褒美四川盜作　命軒往撫軒遍歷賊巢宣布恩威諭以禍福賊羅拜乞生悉慰遣之賊旋復叛去軒偕鎮巡三司分兵勦捕斬獲無筭明年夏四川巡撫言賊復猖獗軒曰賊已平奚用出師不數日捷奏果至猶坐言者謫浙壽昌令己丑改僉事督雲貴學政召拜太常寺卿掌欽天監事教諭余正己奏言曆法之差上命軒與之考論不合軒上言歲差置閏其來已久我朝考曆制象尤爲精密雖日月薄蝕不無先後晷刻之殊分秒多寡之異則以土有南北高下故耳正己乃謂天地有自然之冬至以至朔望置閏皆非人力可爲是不知古人以數求天之術顧以小智亂成

式宜下之吏以正其妄弘治改元進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軒以南路鎮番一帶苦蠻夷出沒歲減軍糧備犒賞非計奏以四川官帑銀布代之戎卒乃安軒復以其地險遠蠻夷雜居號召松茂威疊戍守甚艱而疊溪一路尤甚宜調兵設衛令一都指揮守之四處要路各設一倉以便轉輸令一布政司官督之後言沿邊衛所州縣皆在萬山中關堡與蠻夷共有害而無利宜捐松茂中羊腸一線之路則關堡倉廩可減兵無遠戍之勞民省轉輸之苦蠻有坐困之機事下所司議行甲寅進南禮部尚書未幾以疾卒贈太子少保

少保李康惠公承勛

李承勛字立卿嘉魚人弘治六年進士以計曹郎出知南昌府時瑞饒諸屬邑高安姚源東鄉華林瑪瑙越王仙女雞公嶴章盜互起執參政趙士賢與廷槩各道兵促縮不敢進承勛獨前破賊華林賊敗我副使周憲殺之承勛單騎入憲軍寢其牀衆乃定賊黨王奇來聽撫援得其要刅縱使還奇愧感復約內應

夜引兵舉火爲號復大破之境內遂安俄而姚源王浩八復叛承勛從討獨有功時吳廷舉在賊所誘其下共劫酋魁降而中官黎安忌之人名誣下獄廷議白承勛枉超拜浙江按察使遷陝西右布政使轉河南左布政　武宗末以副都御史巡撫遼東遼北隣朔漠南枕滄溟東臨鴨綠與朝鮮界而開原孤懸絕域密邇奴兒干黑龍混同兀魯艾葱東西金山諸夷窺伺者衆承勛奏請築邊墻而賊不時撓我難就於是使別將馬麒禦淸鎭楊鎭兵關松壽陰劉男康福

分二軍除定遠慶雲柴河道而身負畚鍤先士卒不日而就尋又城中固鐵嶺斷陰山遼河之交城蒲河塞女直寇城撫順道建州貢諸要害悉復嘗薦許泰有大將才言者叱之邪果用召爲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入拜刑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左都御史掌院事總督十二團營　上手書詩遺之承勛與太監張永竭意革宿弊練士伍然自是與總兵郭勛忤又之攺理部事時岑猛以田州叛沙保苡部相仇殺土酋番寇略密小王子殺掠陽和吏民警報旁午

承勛晝閲夜籌悉洞機事以次底績而慝宂食爲蠹因大學士張孚敬革鎭守守備內官二十七員錦衣衛千百戶官五百員騰驤衛兵及各監局冒役數千人一時爲之肅然在兵部三歲卒年五十九

名臣志鈔卷十九

渤海吳孝章平子鈔
吳中偉生伯閱

侍郎薛文清公瑄

薛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永樂十九年進士、擢監察御史、監湖廣銀場、正統元年、督山東學政、王振問閣臣、吾鄉誰可為大用者、皆薦瑄、遂召為大理少卿、閣臣以用瑄出振意、欲瑄一見振、瑄正色曰、安有授官公朝而拜恩私門者耶、竟不往、振銜之、會有指揮某死、其妾欲嫁、其私人王山、山振姪也、妻禁妾勿得嫁、妾因誣妻毒殺夫、下御史獄、坐妻死、瑄為辯冤、駁還至三、都御史王文承振風旨、誣瑄得賄庇死獄、瑄遂逮繫當死、縛詣西市、瑄神色自若、會振有老僕、向廚下大哭、振問何哭、僕對曰、聞將殺薛夫子、振遂意解、傳詔赦免、六年、薦起大理寺丞、景泰二年、陞南京大理寺卿、中官金英奉使南京、公卿俱餞江上、瑄獨不往、英至京曰、南京好官、唯薛卿耳、 英廟復位、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尋命主考會試、事竣

轉左、時曹石專用事、遂引疾致仕、去居家八年卒、所著有讀書錄行於世、諡文清、從祀孔廟、

聘君吳公與弼

吳與弼字子傅、江西崇仁人、少讀伊洛淵源錄、至程伯淳、亦有獵心、喜曰、審如是、吾亦可學為聖賢、遂謝去舉業、獨處小樓、盡讀四書五經洛閩諸錄、足不下樓者二年、天順元年、石亨疏薦與弼、 上問南陽、與弼何如人、對曰、與弼儒者高蹈、 皇上聘與弼、仰聖朝盛事、 上曰善、遂勅遣行人聘與弼、 上復問南陽、與弼宜何官、對曰、宜授宮寮、侍太子講學、 上曰然、又乞與與諭德、左又乞召至文華殿顧問、 上曰然、又乞與館次供張、 上曰然、已而見 上文華殿、 上命與弼前、與弼請疾歸山、 上曰、宮寮優閒、不必辭、賜文幣八、酒牢廩遣內臣牛玉送館次、 上起顧南陽曰、此老非迂濶者、務令就職、與弼三辭不允、遂稱病篤、 上又諭南陽曰、與弼何為不受職、必欲歸山、當俟秋涼、亦不固留、卿為朕諭此意、南陽曰、此朝廷盛事、幸始終恩禮、 上首肯曰、既以行人聘來、復以行人送

去與璽書令有司繼粟終其身與弼陳十事表謝歸
與弼風格高邁胷次灑落亦通時務能用世凡天文
兵法陰陽易卜無不諳悉淸江有陳海蘿號龍潭老
人白沙嘗以周易疑義來質與弼曰過淸江可叩龍
潭白沙如言徃謁適龍潭雨中簑笠犂田乃延至家
對榻信宿辯析疑義白沙嘆服而去龍潭語兒輩曰
吳康齋非愛我者

翰林檢討陳公獻章 附陳眞晟 胡居仁

陳公獻章字公甫新會人正統十二年舉人再上禮
部不第成化三年游太學邢祭酒讓試和楊龜山此
日不再得詩曰能饑謀藝稷冐寒思植桑少年負奇
氣萬丈摩青蒼夢寐見古文慨然悲流光吾道有宗
主千秋朱紫陽説敬不離口示我入德方義利分兩
途析之極微茫聖學信非難要在用心藏善端日培
養庶免物欲戕道德乃膏腴文詞固糠粃俯仰天地
間此身何昂藏胡能追逸駕但無激羣芳持此木鑽
燧其如磐石剛中夜攬衣起沉唫獨徬徨壑途萬里
餘髮短心苦長及此歲未暮驅車適康莊行遠必自

邇有德貴含章邇來十六載滅跡聲利場閉門事探
討蛻俗如驅羊隱几一室內兀兀同坐忘那知顚沛
中此志竟莫彊譬如濟巨川中道奪我航顧茲一身
小所繫乃綱常樞紐在方寸操舍决存亡胡爲漫役
役斲喪良可傷願言各努力大海終迴狂一時名動
京師尋歸隱白沙十八年薦 召至京令就試吏部
辭疾不赴越數日赴試至部復以疾驟發辭卒不就
試時年五十六懇辭乞終養詔受翰林檢討歸至南
安知府張弼問出處曰康齋以布衣爲石亨所薦以
故不受職求觀秘書冀得開悟 主上惜時相不悟
殊爲康齋意遂決去獻章以聽選監生薦又疏陳始
終願仕故不敢僞辭自後屢薦不起或勸之著述不
荅弘治十三年卒萬曆中從祀孔子廟庭謚文恭獻
章嘗曰吾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於書蓋無
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旣無師友
指引惟日尋書册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
得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湊泊脗合處也
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

心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酧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林俊曰康齋之有白沙猶李挺之之有康節始求之博久之曰雜矣又求之靜久之曰偏矣始以宋大儒爲依歸其立志甚專嚮道甚勇務超造物牢籠之外而寓言寄興于風烟水月之間葢有舞雩陋巷之風焉是時有布衣陳眞晟字晦德又字剩夫漳人也人稱陳布衣年十七八至福州應試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遂歸自是不復事

科舉初讀中庸爲存養省察工夫覺無統緒繼讀大學始知爲學次第乃以大學爲據曰大學誠意爲鐵門關主一二字則其玉鑰匙也又曰人於此學若眞知之則行在其中矣天順二年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不報旣而遂臨川就正康齋貨其家直得五金携兄子一人行戒之曰我死卽瘞于道題曰閩南布衣陳某墓至江西張元禎止之宿扣其學大加稱許曰無爲至臨川也遂歸鎭海教人専一靜坐卒年六十四後郡守彭桓立祠官道傍題曰大明

闕下兩上書請補正學泉南布衣陳先生墓又有胡居仁字叔心餘干人學于康齋以主敬爲要因名敬齋所著有居業錄敬齋集萬曆中追謚文敬從祀孔子廟庭

尚書湛公若水

湛若水字元明廣東增城人從白沙先生遊卽以隨處體認天理爲宗乙丑會試第二名進士高等選擢編修十築西樵多士來學支與日給錢米開禮舍于僧寺至齋戒三日習禮成而後聽講講必端坐觀心

不遠與言嘉靖初陞侍讀南京祭酒刻心性圖說又倣大學衍義補作格物通累遷南禮吏兵三部尚書致仕所著有遵道錄樵語古文小學四書測二禮經傳測春秋正傳古易經傳測學庸訓測若水平生足跡所至必建書院祀白沙又至衡山建白沙書院無處不授徒無日不講學所論以自然爲本體以勿忘勿助爲工夫大抵得之師門爲多白沙示以詩曰有學無學有覺無覺千金一瓠萬金一諾天命流行眞機活潑水到渠成鳶飛魚躍德山莫杖臨濟莫喝萬

化自然太虛何說綳羅一方金針誰授其得於指授
者如此庚申卒于小歌洞年九十五

心齋王公艮 附子璧

王艮字汝止泰州安豐場人場俗故業鹽無宿學者
自艮始授學讀書久之王文成以副都御史撫江西
江西人有客安豐者聞艮說論語詫曰此絕類王巡
撫之談學也艮乃大喜卽日造江西服古冠服執木
簡賦二詩爲贄以賓禮見文成異之下階迎入艮長
揖上坐論學移數日有省反服執弟子禮已文成居

越時時造越中請質辭還家駕小車從二僕北行所
至以師說化導觀聽者無慮千百抵京同志匿車勸
止留一月反艮之學以悟性爲宗以反己爲要以孝
弟爲實以樂學爲門以太虛爲宅以古今爲旦暮以
明學啓後爲重任以九二見龍爲正位以孔氏爲家
法其言曰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旣無
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或勸之著述不應
晚作格物要旨子璧復知名璧字宗順學者稱爲東
崖先生

名臣志鈔卷二十

渤海吳孝章平子鈔
吳中偉生白閱

義烏王忠文先生禕 附吳雲

王公禕字子充義烏人戊戌徵詣金陵署中書省掾
商略幾務　上每稱子充而不名閒與論文章　上
稱善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
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癸卯授江西儒學提
舉司校理除侍禮郎兼引進使定議禮制遷起居注

丙午陞同知南康府丁未　召議卽位禮忤旨降漳
州府通判洪武二年　召修元史爲總裁官禕裁煩
剔穢力任筆削書成拜翰林待制同知制誥兼國史
院編修官三年預教大本堂禕經明理達善開道召
對殿廷必賜坐從容宴語五年往諭雲南六月至諭
梁王　皇上聰明神武天人所歸惟爾僻在西南久
阻聲教亟宜奉版圖歸職方不然　天討旦夕且至
梁王不聽館別室數日又諭曰元綱解紐天兵肆征
不五六年天下大定爾恃險遠旅拒　明命龍驤鷁

艦會戰昆明悔無及矣梁王意猶豫爲改館會元使
脫脫至雲南說梁王有二心迫殺我使以固其意梁
王持兩可不決匿禕民間後竟被害子紳烝雲南求
父遺骸不得述滇南慟哭記建文元年贈翰林院學
士謚文節開國以來文臣有謚者自禕始正統六年
改謚忠文禕歿之明年宜興吳雲使雲南雲字友雲
洪武初　召授弘文館校書郎歷升刑部尚書出爲
湖廣叅政七年遣使雲南會獲雲南使鐵知院等二
十人　上釋之與雲俱至沙糖口二十人謀說誘雲

令胡服辮髮詐爲元使者又逼令改　制書共給梁
王雲不從竟被害梁王遣人收雲骨葬蜀給孤寺子
黻以雲死事得入國子監弘治中贈刑部尚書謚忠
節與公並祠雲南

尚書孫忠烈公燧

孫公燧字德成餘姚人弘治六年進士正德中寧庶
人蓄逆謀多輦金璧通朝貴錢寧臧賢等幸有變又
劫持省臣日恣橫燧以副都御史撫江西時南昌洶
洶謂庶人旦暮且起諸省臣及羣賊依附者相助爲

聲勢燧旁盡庶人奸黨一言動輒告庶人燧知庶人
逆謀有迹顧宗室不敢先事訟言但託禦他寇出爲
之備首城進賢又城南康又城瑞州又開南康安義
鄉爲縣又請　勅湖東道分巡兼理兵備與饒相爲
犄角九江當湖衝最爲要害請重兵備權兼攝南康
寧州武寧瑞昌及湖廣興國通城廣信橫峯青山諸
窯地險人悍設通判駐其地兼督六縣又恐宸濠一
旦起劫兵器假以討賊盡出會城兵器外府燧見宸
濠逆謀急恐變起不測乃屢密疏言宸濠必反宸濠

使其黨途要之不得達宸濠所蓄賊淩十一吳十三
閔念四出没鄱陽湖行劫燧與按察副使許逵調兵
勦之賊烝匿宸濠林墓中不可跡會言官發宸濠反
狀　朝廷遣大臣即訊宸濠懼十四年六月丙午伏
賊府中俟諸守臣入大言曰　太后密旨召我監國
燧曰安得有密旨遂不屈死後宸濠首遣婁伯招誘
賊黨至進賢知縣劉源清斬伯乘城拒守宸濠又遣
人招窯賊窯賊有官司在不得發又大索兵器城中
不得王公守仁起義兵宸濠遂敗嘉靖改元贈禮部

尚書謚忠烈

尚書許忠節公逵

許公名逵字汝登固始人正德三年進士選知樂陵縣流賊猖獗他縣閉門自守或遺賊芻粟飲食弓馬或棄城走逵募死士千人人持大挺隨賊何往突擊人馬俱斃賊不敢近境陞山東按察僉事江西副使時宸濠蓄逆內外構結莫敢誰何逵每槩其黨引法批繩翦其羽翼又密勸巡撫孫公先發後聞孫不然之然亦重奇逵凡規防機宜悉與逵議宸濠反執孫

公逵曰孫都堂朝廷大臣不得輒無禮遂大罵宸濠并縛逵逵顧孫公曰早聽我言當不至此益罵賊不絕口至惠民門挺立賊刀斫其頸屹不動賊衆共推抑令跪竟不得一跪遂死嘉靖改元贈副都御史加贈禮部尚書謚忠節

學士劉忠愍公球

劉公球字求樂安福人永樂十九年進士翰林侍講正統八年雷震奉天殿應詔陳十事王振怒球言總乾綱意在詆振欲置球死地未得會翰林修撰董璘乞爲太常卿事神下詔獄遂酷考璘誣服球爲畫此疏矯旨逮球當朝捽球去球不知何坐大呼死訴太祖 太宗縛球至暗獄中斧磌暴下碎其體極慘毒其邑人成器設球位龍泉山巔爲文哭而祭之人名其地爲祭忠臺正統末贈翰林學士謚忠愍子鉞釪俱進士

尚書章恭毅公綸

章公綸字大綸樂清人正統四年進士爲儀制郎中懷獻太子卒御史鍾公同諷禮部請復沂王東宮禮

部大臣咋舌曰作死綸發憤具疏言 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 陛下親爲臣子又以天位授 陛下宜稱 太上皇帝天下至尊也月朔望及歲時節旦宜率百官朝見延安門復 汪后於中宮以正壼儀復沂王於東宮以定國本疏入 上大怒下詔獄炮烙煆煉迫綸引大臣及通南城狀體無完膚竟不承并逮鍾同廖莊同至午門前杖一百鍾公死廖公遠謫綸錮獄中越二年 裕陵復辟輒歎綸好臣子爲朕家事受苦毒脫桎梏拜禮部右侍郎 上令內侍檢

綸疏不得內侍從旁誦數言　上亟稱歎曰好官人
成化十二年請老卒特贈尚書諡恭毅成化初謝鐸
預修　英宗實錄檢綸復儲疏不得輒歎息泣下曰
公疏動萬言竟一字不傳何以示天下後世數月總
裁劉定之定之目奏疏畱中者例不書謝公曰景泰
數年間事詎此爲大不書此奚書盍請　上增入錄
中竟不從子玄應給事中南京

大理寺丞鍾恭愍公同

鍾公同字世京吉安永豐人景泰二年進士爲監察
御史同當易儲時每獨坐深思泣下已而慨獻太子
卒同與禮部郎中章綸論儲位事慷慨流涕遂疏請
復立沂王東宮以固宗社疏入下詔獄械繫極苦杖
不死六年又杖闕下死獄中時年三十二骸掩圜土
莫敢收葬　裕陵復辟贈大理左寺丞官其子啓知
縣　茂陵錄公妻羅氏官其一子通政知事啓上疏
請同遺骸得出圜土歸葬時同歿已久血漬臂間洗
出倍鮮好成化中諡恭愍

尚書廖恭敏公莊

廖公莊字安止吉水人宣德五年進士景帝時爲南
京大理少卿五年下詔求言莊上疏仰惟　上皇被
畱虜庭　皇上撫有萬方屢降詔書以大兄皇帝鑾
輿未復虜讐未報爲意幸賴郊廟神靈六飛南歸臣
遠臣不達國體不知萬幾之暇曾一朝見以敘天倫
之樂敦友愛之情否也臣爲翰林庶吉士刑科給事
中伏覩　上皇卽位之初遣太師英國公張輔吏部
尚書郭璡爲正副使冊封　皇上奄有大國每遇正
旦冬至令羣臣朝　皇上於東廡百官感　上皇兄
弟友愛如此今幸　上皇迎歸伏望特念天顯時爲
展謁或講明家法或商確治道以篤親親之恩仍令
羣臣得以乘時朝見以慰　上皇之心如此則孝弟
刑於國家恩義通於神明災可彌而祥可召矣然所
係之重又不特此太子者天下之本臣愚竊以爲
上皇諸子　皇上之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誦讀經
書以待皇嗣之生蓋天下者　太祖　太宗之天下
仁宗　宣宗之繼體守成者此天下也　上皇之北
征亦爲此天下也今　皇上撫而有之必能念　祖

宗創業之艱難思所以繫屬天下之人心矣疏入晋中明年章鍾二疏入　上并逮莊杖午門前謫定羌驛丞　裕陵復辟召還改南大理逾年卒贈刑部尚書謚恭敏莊任性易直然好剛尚氣又好面折人人不能堪莊雖以芥帶人故益恨公公又不屑細行遠嫌好存謝賓客諸逆知為權押至卒時無以為斂槩率錢相裒助人始信莊廉靖其澗達天性然也

按察使楊公瑄　附子源

楊公瑄者字廷獻豐城人景泰五年進士天順初為

御史印馬坊内疏劾曹石怙寵擅權勢奪民田若干頃既還京彗孛連見瑄約諸御史班劾二凶先有洩語二凶者彈章入　上怒詰瑄瑄與御史周斌且論且對歷陳二凶罪狀甚悉下詔獄坐死尋從末減戍遼東鐵嶺赦還或謂瑄宜詣二凶謝瑄不可復謫戍廣西南丹　茂陵即位陞浙江按察副使修築定海城北捍海塘縣西丞馬堤郭衙所裏外海塘健跳所海鹽海塘等海鹽塘踰二千三百丈工尤巨禦患尤大陞按察使卒官祠海鹽東海上著祀典子源弘治

閽任五官監候正德元年七月源上疏言占候得大角及心中星動搖天璇天機天權星不明乞安居深宮絕遠遊罷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闢除内侍寵倖遊逸小人節賞賜止工役親元老大臣日講習詩書疏下禮部部言源占候之言深切時弊源復疏言十月二十六日占候得連日霾霧交作為衆邪之氣陰冒於陽臣欺於君小人擅權為下叛上引譬甚力劉瑾怒矯旨杖三十源又疏言自正德二年來一向占候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

乞思患預防瑾又大怒矯旨杖三十謫戍肅州行至懷慶卒於河陽驛妻斬蘆覆尸葬之

吏目鄒公智

鄒公智字汝愚合州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翰林會星變應　詔陳言言少師萬安持祿怙寵殊無厭足少保劉吉附下罔上湯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奸全無廉恥世之小人也南京兵部尚書致仕王恕託志忠勤可任大事兵部尚書致仕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奸直隸巡撫右副都御史彭韶

學識醇正可決大疑世之君子也乞盡斥小人而進用君子又言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大抵宦官陰主之疏入不報弘治三年御史壽州湯鼐劾萬劉并萬安 去劉募御史魏璋疏論鼐等妄言朝政并下智詔獄 智身親三木僅餘殘喘獄官苦訊智智書詞曰智與今湯鼐等往來相會或論經筵不宜以大寒大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沉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蓄之具遂坐妖言惑衆罪死刑部侍郎彭韶辭不判徐文靖公亦力言吾輩不可使 朝廷有殺諫臣名始獲免左遷廣東石城所吏目四年暴疾卒

大理少卿黃公鞏

黃鞏字伯固莆田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歷車駕職方郎中正德十四年 上南巡公卿交疏不聽鞏曰上廵遊 紀彬誘惑彬方席寵擅兵無敢斥言彬吾不可舍彬為支語恐 上不悟遂疏六事其略曰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於逆瑾再壞於佞倖又再壞於邊帥之手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 陛下寧忤 陛下而不忤權臣 陛下弗知也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 陛下知之晚矣試舉六事於今為最急者一曰崇正學嘗聞先儒周敦頤有曰聖人主靜立人極又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故唯聖人為能主靜惟君子為能愼動仰惟 陛下聰明天縱有古帝王之資然所以盤遊無度流連忘反者無乃動之過乎論思勸講之臣職在格心於是乎不能辭其責矣伏望 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遠佞人招延故老咨訪忠良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而聖學惟新聖政自舉矣二曰通言路夫言路者國家之命脈也切見近時臣僚奏牘間或言及時政往往匿不以聞其或事關權臣則又畱中不出而中傷以他事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臣下無因以達雖有必亂之事不軌之臣 陛下無由而知伏望 陛下廣開言路不責以出位不加以好名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雖亂臣賊子亦將有所畏而不敢肆矣三

曰正名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今　陛下無故
自稱爲威武大將軍太師鎭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
疑竊歎以爲怪事夫　陛下自稱爲公誰則爲　陛
下者天下不以　陛下事　陛下而以公事　陛下
是天下皆公之臣而非　陛下之臣也伏望　陛下
即日削去鎭國公等名號以昭上下之分以明示天
下之人庶幾體統以正而朝廷自尊四曰戒遊幸嘗
聞大禹罔游于佚罔淫于樂周公告成王毋淫于觀
于佚于遊于田　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庭馳逐止

于南内論者猶謂不可旣而幸宣府幸大同幸大原
幸陝西楡林諸處所至費財動衆郡縣騷然虧損盛
德貽譏萬世近者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
妻子避去流離奔踣敢怒而不敢言即今江淮之饑
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加以休息愛養尤恐
不支況又重以戚之乎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
内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　陛下斯時
悔之晩矣彼居位之大臣用事之中官親暱之羣小
固欲　陛下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爲利

其不然則亦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人而休戚之不
相涉也豈有一毫愛　陛下之心哉伏望　陛下翻
然悔悟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示不復出發内帑以賑
江淮之饑散邊軍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以各還其
家雪旣往之謬舉收旣失之人心如是則尚可爲也
五曰去小人嘗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謹按今之小
人竊弄威權至于首開邊事以兵爲戲使　陛下勞
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至今紛紛未已
則江彬爲之也彬本行伍庸流兇狠傲誕臣等但見

其有可誅之罪而不見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
姓封以伯爵托以心腹付以提督京營之寄此養亂
之道也彬外挾邊卒内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
天下之人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彬不誅天下之
亂必自彬始　陛下亦何惜一彬以謝天下哉伏望
陛下大奮乾綱將彬下諸廷議明正典刑以爲奸邪
小人迷亂之戒六曰建儲貳嘗聞漢人有言曰太子
天下本本一搖則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搖猶至震動
況於無本其何以安恭惟　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

耀　祖宗社稷之託懸懸乎無所終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之區此必危之道也　陛下徒知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乎伏望陛下將羣臣建儲章疏通行檢出宣付皇親勳舊及在廷文武大臣共圖大議即於宗室中遴選親賢一人養于宮中使視皇子以繫四海之望待他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其出就外藩如此則繼體有人國本以固實宗社無疆之休惟　聖明留意時車駕員外郎陸震見鞏疏即辟巳疏草署名同進疏入縛詔獄鉗

枚于廷五日三訊杖百餘坐繫逾月除名鞏體最羸衆咸痛必死乃死得甦震竟死鞏歸杜門著述家素貧客至留飯或至日中未舉火貸米隣家恬不屑意嘉靖改元召爲南京大理寺丞未幾卒無子贈大理少卿鞏嘗曰人生仕致公卿大都三四十年惟立身行道斯千載不朽世顧以此易彼何邪震字汝亨蘭谿人正德三年進士杭疏諫南巡杖死卒後三年贈太常少卿是時諫而杖死者贈主事何遵劉校尚寶卿主事林公黼行人司副余廷瓚太常寺丞刑部昭

磨劉珏兵部主事行人詹軾劉槩孟陽李紹賢李惠王翰監察御史各廕子姪一人入國子監嘉靖初禮部主事仵瑜上疏曰正德間給事中御史挾勢凌人趨權擇便交遊貴俠飲宴園亭凡朝廷大闕失權臣大奸惡緘口閉目不復救正一時犯顏敢諫視死如歸或拷死廷闕或流竄邊隅者皆郎中員外主事評事行人庶吉士等官又張英本一武夫入諫就死行道悲傷諸給事中御史揚揚出入君罔聞知今幸聖皇御極褒䘏忠諍此輩更何面目復立清明之朝

邪章下吏部爲寢張英者京衛指揮使聞　武宗南巡挾一刀囊土數升持諫疏當蹕道跪哭諫不允即拔刀自刎血流滿地侍衛人縛送詔獄問英囊土何爲曰恐污　帝廷灑土掩血耳殞命獄中無子嘉靖初贈都指揮官英弟雄都指揮

修撰舒公芬

舒芬字國裳正德丁丑廷試第一時車駕議晉道東巡祀岱宗歷徐揚抵南京下蘇州復溯江浮漢登大嶽且道中土緐麗先是江西宸濠久蓄異謀又結陞

完錢寧輩爲內應人情洶洶芬慷慨疏諫言甚激烈有曰臣痛哭泣血有不忍爲　陛下言者　親王蕃哭鼻之計大臣懷馮道之心陸完以祿位爲故物以朝署爲市廛以　陛下爲奕棋以苹除年間事爲故事復痛刺閣中謂一切危亾之迹不苦言以救而聽主上之自壞時完以智術倖高位故造惡語沮抑諫者謂　主上聞直諫便舉刀爲刎狀且曰今撤類矣初以此沮芬芬不動復以此沮諸欲諫者芬乃邀考功夏公良勝儀制萬公潮太常陳公九川連疏入時

號江西四君子　上命于午門前褫衣杖三十謫福建市舶副提舉　世宗即位　詔復官翰林大禮議起芬執議謂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疏凡三上固爭不得乃率朝紳慟哭於　廟　皇帝震怒杖如前幾死尋內艱歸嘉靖中卒

太常少卿楊忠愍公繼盛

忠愍楊公繼盛直隸容城人嘉靖丁未進士爲南吏曹郎轉兵部車駕員外郎先是咸寧侯仇鸞以雲中騎勤王驟得兵政　天子虛以聽之而鸞驕且內畏虜虜請於三邊互市市馬鸞主之奉以中國幣帛邀遣使繼盛乃上疏條論其十不可五謬大畧謂互市市馬者和親別名也虜殘躪我陵寢虔劉我人民而先之和忘天下之大仇其不可一矣往北伐之　詔下天下曉然知　聖意日夜輸其兵食以助京師而忽更之和失天下之大信其不可二矣以　天朝堂堂而下與犬羊互市冠履倒置損國家之威重其不可三矣天下豪傑日夜磨厲其長技以甘心於虜今謂國家厭兵無所用隳豪傑效用之心其不可四矣

庚戌之變天下頗講習兵事無故以和弛之使邊鎮美衣媮食而自肆懈天下飭武之志其不可五矣往者邊臣私通虜吏猶得以法裁之今導之使通其不勾結而危社稷者幾希其不可六矣伏莽之莽在在有之往者懾於國威不敢肆今謂縣官懼而奉虜乃爾其何有於我其不可七矣虜雖深入我雖不敢逆一矣然彼知我無備也備之半歲而互市終之彼尚謂我有人乎其不可八矣虜狡詐出沒叵測我竭財力而輦之邊虜負約不至未可知也因互市而伏兵

若吐蕃清水之盟未可知也或互市畢即入寇入寇
矣而爲誘他部而我無所攝問未可知也或以下馬
索上賞或責我以他賞或望我以苛禮未可知也其
不可九矣太約歲帛數十萬得馬數萬疋十年之
後虜馬少而我帛亦不繼將何以善其後其不可十
矣凡爲謬說者有五不過曰吾外假馬市以羈縻之
而內寬吾力以修武備夫虜至無饜也至無恥也吾
安能一一而應之是終召釁也且吾果欲修武備而
何所藉於羈縻此一謬也曰吾乏馬吾藉此以資吾
戰則又非也既稍矣無事戰矣得馬將焉用之且虜
安肯捐其善馬而予我此二謬也曰互市不已彼且
朝貢矣至於　朝貢而中國之捐費以奉虜益大矣
此三謬也曰虜既利我必不失信又非也夫中國之
所開市者能盡給其衆乎不給則不能無入掠此四
謬也曰兵危道也佳兵不祥夫敵加於已而應之胡
佳也人身四肢皆癱疽毒日內攻而憚用藥石可乎
此五謬也夫此十不可五謬夫人皆知之然而有爲
陛下主其事者蓋其人內迫於　國家之深恩而外

懾於虜之重勢內迫　國家之深恩則圖倖目前之
安以見效外懾虜之重勢則務中彼之欲以求覔至
於公卿大夫知之而不爲一言止之者止則身任其
責而危開則人任其貴可安也　陛下宜振獨斷發
明詔悉按言開市者選將練兵聲罪致討不出十年
臣請得爲　陛下勒燕然之石懸俺荅之首於藁街
以示天下萬世疏奏　上壯之下相嵩等議嵩唯唯
鸞密疏入下繼盛詔獄獄具貶狄道典史未幾虜數
敗約入寇鸞罪至族稍遷山東諸城令尋遷兵部武
選員外郎是時相嵩最用事恨鸞刺骨而善繼盛策
以不得立貴之爲恨而繼盛既抵任之十二日爲癸
丑元日具疏論相嵩將上之會　上方怒諸給事有
所行遣繼盛已抵闕門復趨出更十五日而齋齋三
日乃上疏其略曰臣先因諫阻馬市罪應下獄鸞必
欲置臣於死　陛下特寬其罰不二年間遂至今職
夫以孤直罪臣天地隆恩不死逆鸞之手而又遷轉
如此之速則自今已往之年皆　陛下再賜之年而
臣身亦　陛下再生之身也臣夙夜圖報蓋未有怠

於誅賊臣者方今在外之寇惟胡虜爲急在內之寇
惟嚴嵩爲最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
而外賊可除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剿絕胡虜之先
且嵩之罪惡貫盈神人共憤徐學詩沈鍊王宗茂等
嘗劾之矣然止言其貪汚之小而未嘗發其僭竊之
罪嵩之奸佞又善爲撫飾之巧而足以反誣言者之
非故嵩猶得竊位至今嵩乃日懼言者之多而益其
彌縫又幸於 陛下之晋而愈無忌憚天心仁愛屢
示災徵去年春雷久不聲占云大臣專政夫大臣而
專政孰有過於嵩者又冬日下有赤色占云下有叛
臣夫心不在于君而背之皆叛也人臣而背君又孰
有過於嵩者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十大罪爲 皇
上陳之我 太祖高皇帝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
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惟備 顧問視
制草載諸 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 皇帝時有建
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及嵩爲輔臣儼
然以丞相自居挾 陛下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
題奏先面禀而後敢起稿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

府部堂司嵩指使絡繹不絕一或少違顯禍立見其
至失事又駕罪於人是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
之權有丞相之權而又無丞相之責此壞 祖宗之
成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
一日下移亦不可一毫上僭嵩以票本自任竊弄威
福 陛下用一人嵩卽謂之曰我薦之也及黜一人
嵩又號於衆曰此人非我所親故罷之 陛下宥一
人嵩卽謂之曰我救之也及 陛下罰一人嵩又號
於衆曰此得罪於我故報之嵩竊 陛下之喜以市
己之恩假 陛下之怒以彰己之威所以羣臣感嵩
甚於感 陛下畏嵩甚於畏 陛下臣不意 陛下
之明斷乃假權於賊手如此此竊 君上之大權二
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事君之忠也書曰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
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今 陛下苟有一善必令子
世蕃傳於人曰 上故無此意我議而成之又將
聖諭及所進揭帖刻板印行名曰嘉靖跳議此掩
君上之治功三大罪也 陛下之令嵩票本盡取君

逸臣勞義也嵩何所取而今子世蕃[illegible]票又何所取而約諸義子趙文華等羣會而票屢更數手機密豈不泄漏以故題疏方上滿朝共知　天語旣下前講者契知錦衣衞經歷沈鍊劾嵩疏　陛下發大學士李其票擬某卽使所善閤世蕃同文華擬票停當令文華袖入封進卽劾嵩之疏世蕃猶得票擬餘可知矣是嵩旣以臣而竊君之權世蕃又以子而弄父之柄故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此縱姦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

欲令孫冐功於兩廣故先置表侄歐陽必進爲總督姻親平江伯陳圭爲總兵門下客御史黃如桂爲巡按遂將孫嚴效忠嚴鵠等冐兩廣奏捷功陞所鎭撫又冐自斬七首級功陞錦衣衞千戶夫效忠鵠皆世蕃豢養乳臭子何嘗一日離左右而至軍卽至軍豈能一人自斬七首級而假報戰功濫竊官爵必進得入爲工部尚書矣圭得入掌後府矣如桂得驟遷僕少矣是嵩旣竊　陛下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顯拔其私黨此偏旣作效倣成風將應奏

等令子冐功杖死道戍皆嵩有以倡之也此冐　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鸞總兵甘肅貪虐論革時大同帥張達敗沒胡虜猖獗使嵩少有爲　國之心豈肯用此債帥世蕃乃受鸞銀三千兩指逼兵部薦爲大將嵩父子於時嘗自誇爲有薦鸞之功矣及鸞勢出嵩上反肆凌侮嵩嘗自嘆以爲引虎爲患後保知陛下有疑鸞之心恐其敗露連露始互相誹謗以泯初黨之跡而蔽　陛下之明耳是勾虜背逆者鸞也而受賄引鸞者嵩世蕃也進賢受上賞進不肖蒙顯

戮此引背逆之奸臣六大罪也前虜犯內地深入經時兵法擊其墮歸此大機也而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於嵩嵩乃曰京邊不同勢敗於邊可掩也敗於京不可掩也且虜飽自退耳以故汝夔傳令不戰及汝夔逮治求救于嵩嵩復曰無恐吾已爲密疏保君矣至於臨刑知爲所紿乃大呼曰嚴嵩誤我是嵩以不戰紿國而以死紿汝夔也此誤　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黜陟者人君之大權也刑部郎徐學詩以論嵩世蕃華任爲民矣又於考察京官時遍令吏部將學

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夫應豐乃供事 內廷
之臣猶敢肆其報復則在內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
限耶戶科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嵩世蕃降爲典史矣
又於考察外官之時復逼吏部將汝進黜罷夫汝進
言官也縱言而不當業降其官矣其爲典史何過可
指而必以私怨黜之則在外之臣被其傷陷者又何
限耶不意考察大典 陛下持之以激勵天下之人
心而賊嵩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
柄八大罪也今府部之權皆撓於嵩矣而吏兵二部
尖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嵩於文武之遷不論人之
賢否而惟論銀之多寡故各官之任亦不以報 國
爲心而日以賄嵩爲事將官旣納賄於嵩不得不剝
削於軍士故軍士多至失所有司旣納賄於嵩不得
不濫取於百姓故百姓多至流離利歸一人毒遍天
下雖 皇上屢加撫恤之恩豈足當賊嵩殘貪之酷
哉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先朝風俗淳厚近古
自逆瑾用事始一小變至嵩爲輔臣諂諛欺君貪汚
率下通賄殷勤者盜蹠而亦薦用奔競疎拙者伯夷

而亦罷斥守法度者以爲固滯善彌縫者以爲有才
勵節介者以爲矯激善奔忝者以爲練事卑汚成套
牢不可破風俗之壞未有甚於此時者究其本源嵩
先好利天下所以皆尚乎貪嵩先好諛天下所以皆
尚乎諂源之不潔流何以清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
罪也臣請更以嵩之五姦言之知 陛下之意何莫
過於左右侍從嵩欲托之以伺察 聖意先用重賄
結納於 陛下一言一動無不報嵩報則酬以重賞
凡 聖意愛憎舉措嵩皆預知故得遂其逢迎之巧
以悅 陛下之心 陛下悅嵩之能盡合而謂之才
不知其先有人以通之也是 陛下之左右皆賊嵩
之間諜其姦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也嵩欲塞天下
之言路故令義子趙文華爲通政使凡疏到文華必
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閱而後進閱御史王宗茂
劾嵩之疏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得展轉掩飾出
爲彌縫是 陛下之納言乃賊嵩之鷹犬其姦二也
嵩旣內外彌縫周密所畏者廠衛衙門緝訪之也嵩
令世蕃將廠衛各官籠絡委曲結爲姻親夫旣與之

姻親寀恐發其罪狀不然嵩籍江西去京四千餘里而結親於此欲何為哉是　陛下之爪牙乃賊嵩之爪葛其姦三也廠衛既已親矣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於諸進士非私屬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不得與給事御史之列考選之時又擇其輭國顯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至五六年無所建白卽陞京堂方面大受嵩之恩既如此附嵩之效又如彼以故科道諸臣寧恐於負　陛下而不敢於忤權臣也是　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其姦四也科

道雖入其籠絡而部臣如徐學詩輩亦可畏也嵩又令子世蕃將各部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援之鄉里或托之親識或結為兒弟或招為門客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必先報世蕃故嵩得預為之布置各官少有怨望亦必先報世蕃故嵩得先為之斥逐灌絡蟠結深根固蒂合為一黨互相倚附是　陛下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其姦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姦以彌縫之五姦一破則十罪立見矣臣前諫阻馬市遠謫邊方往返萬五千里道途艱苦妻子流離宗族

賊惡家業寥落幸復今官僅將一月臣雖至愚豈不知與時浮沉可圖報於他日而顧履危冒險自取必至之禍哉但臣狂愚成性忠義鬱結每恨壞天下之事者惟逆鸞與嵩鸞已伏死惟嵩尚在嵩之姦惡又倍於鸞竊恐將來為禍更甚伏望　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姦或召問　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　諭以勿畏嵩威重則置之憲典以全國法輕則令之致仕以全國恩賊臣旣去豪傑必出賞罰旣明軍威自振胡虜畏　陛下之至斷知中國之有人將

不戰而奪其氣聞風而喪其膽矣疏上逮詔獄問王使問引二王蓋嵩意疑繼盛嘗受業閣學士階而二王為　上所諱言故也繼盛對獄曰今廷臣無慮皆嵩黨訊為主使所為引二王者以奸臣誤國雖能欺皇上而不能欺二王蓋二王年幼又不常見　上非奸臣所防至親莫如父子故幸　皇上一覺悟問之庶二王能言之也拷訊苦楚不撓又明日下錦衣衛杖一百送法司附詐傳親王令旨律論死方繼盛受杖時校尉苗生者飲之酒曰此蚺蛇膽酒也繼盛曰

椒山自有膽豈必蚺蛇哉遂談笑和放杖畢下刑部獄王北部世貞爲奔丞求救王司業材諳嵩爲力解輔臣陽出疏許諾而爲子世蕃及門客所持竟不上材流涕爭不得而繼盛竟死隆慶初贈太常少卿謚忠愍是時抗疏論輔臣罪者有吳給事時來張主事翀董主事傳策翀疏最爲時人傳頌

光祿少卿沈公鍊

青霞沈公名鍊字純甫越人也辛卯舉鄉試又七年成進士爲溧陽令其治以搏擊豪強衛赤子爲急用

伉倨侍御史得謫往平再補清豐令錦衣帥陸炳聞而賢之請吏部得鍊爲經歷至則與釣禮移不敢以分加鍊炳與嚴父子深相結以故鍊間從世蕃酒所世蕃虐所狎客給事者飲非其任強灌之鍊即以灌世蕃曰吾代客酬也又從尚寶丞張遜業飲少飲輒醉醉則擊缶嗚嗚誦出師二表亦嘗賦已慷慨曼聲長嘯泣數行下於是虜闌入塞都門不啟 天子坐西齋宮憂之會虜獲我中貴人爲嫚書附以進曰予我幣通貢即解圍不者歲一覓而郭時華亭公領大

宗伯要諸大臣以御朝請 天子下其書太宗伯會文武羣臣計孰便國子司業趙先生貞吉曰虜所謂貢者耶彼傅城而軍我乃城下盟竊以爲 天子御奉天門出內帑饗士醳言者旌功臣虜固當引退而撿討毛起嚅嚅言吾姑寬虜以予貢而出之而後議守便趙先生廷叱之爭之堅而鍊復爲申趙理刺刺不休太宰夏公怪而問曰若何小吏也鍊目攝之曰大吏噤不言故小吏言胡怪也且不曰主辱臣死耶太宰意不自得罷而華亭公持衆議上竟不予貢次

日 天子出視朝有所誅進矣當時鍊氣甚壯欲力吞虜幾得以身當一面畢見其長乃上疏言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防通州餉而合勤王之師十餘萬鼓而薄其惰歸必大勝報聞罷蓋是時相嵩獨貴幸用事數寢抑邊事不以報而見事急則若爲闢言路有所誅進者將帥當事臣迫誅益入賕居間嵩以免而其進有時賄賂價暴起言者日以益嵩日以重於是鍊飲張丞所泣而歎曰詩不云乎歙歙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已矣亾

所信吾謀矣吾即不[illegible]而苞苴日蠅然過我而集於西第何也且夫社稷何賴焉乃抗疏言相嵩父子姦虎鼠社憤國大計請僇之以謝天下太宰阿私亡所興同宜從坐　詔以鍊昔歲詛譁亡人臣禮今復誣詆大臣自爲名廷榜之數十謫田塞外而先是趙先生亦坐他法謫斥矣鍊當田保安倉卒寄妻子廣栖車未有舍而保安賈某者傷睨鍊曰公非上書請誅嚴氏人耶掇之入從家而家鍊鍊始有居矣里長老聞知狀咸大喜助薪粲而遣其子弟來從學鍊稍與語忠義大節則又大喜而塞外人慕爭爲鍊詈相嵩以快鍊鍊亦大喜日相與詈嵩父子以爲常至爲偶人三象唐相林甫宋相檜及相嵩而射之語稍稍聞嵩父子啣之切骨而[illegible]楊順來總督故嵩客也前大帥某業以巽懊避虜侯其解則縱吏士取死人首甚者夜徼避兵人僇之以爲功鍊廉得其首主名貽書誚之前大帥恚既得代即以屬順曰是故橈乃公事者丁巳虜大入破應州堡四十餘順見以爲失事當坐益縱吏士殺僇避兵人上首功以自解而鍊復

廉得狀貽書誚順語加峻且賦詩及樂府者二或謂鍊遷人非有言責毋爲爾鍊怒曰吾嚮者豈亦有言責耶若視吾眼在否而欲盲我夫殺人而欺其君以要賞吾誓不與共天順聞益恚以其私人走嵩子世蕃所曰是夫也結死士擊劍習射將以間而取君父子世蕃曰吾固知之即以屬巡按御史李鳳毛鳳毛謬爲謝曰有之竊陰以解散其黨矣鳳毛得代歸遷爲光祿少卿而御史路楷來又嵩客也世蕃爲酒壽楷而屏謂順曰幸爲我除吾瘍事成大者侯小者卿順則與楷合策捕諸白蓮教通虜者寘鍊名籍中以謀叛聞而前大帥府理兵部無異取中旨僇鍊籍其家而予順一子錦衣千戶楷候遷五品卿寺順猶怏怏曰丞相負我薄我賞猶有所不足乎謀之楷取鍊二子杖殺之而移檄逮鍊長子諸生襄至則日掠治困急且死會給事中吳時來上疏論順楷誤國大罪　上怒相嵩不及爲之地急下緹騎捕治順楷而襄得釋居久之相嵩敗世蕃磔死御史維新復論順罪而微爲襄理還其諸生　穆宗初詔褒言事者鍊

寃始大白贈光祿少卿賜祭錄一子太學乘用諸生
又次膺貢上春官伏闕上書極言總督順巡按楷殺
人姦黨狀而給事時亮贊相繼以封事請　詔可捕
順楷司寇獄論抵罪當虜掠近郊時都門閉錄愚謂
陸公勿閉門閉門予敵民矣陸公爲言於上而許之
所入男女以巨萬計鍊於詩文援筆立就奇崛甚而
不能盡削其牢騷憤激之氣往往多楚聲以故人咸
讀而憐之其死以丁巳之十月十七日得年五十有
一子四長即襄次袞次襃死公難最少子袞以稱兇

襄旣自報公讐推大學恩袞
論曰爲國擊嵩不勝公從爲嵩擊公勝而公死公死
不死神韡韡者億百千祀嗚呼嵩乎蕃乎順乎楷乎
死而死矣

太子少保海忠介公瑞

海公瑞字汝賢廣東瓊山人以鄉舉爲南平學教諭
初至謁上官止長揖曰吾師席也可屈膝乎遷淳安
令初入署例有燕瑞第以祀神牲草草治具召丞尉
學官弟子耆老以次列備陳所爲奉法字下意甚悉

竟日散去官署中有隙地課老僕樹禾麥藝蔬介且
夕取自贍自江水外無關淳安者胡公宗憲總制浙
直權甚重家童過淳安瑞無加饋制府竟無讓一日
詣藩臬曰昨聞海令爲母壽市肉二斤矣盍異之也
豐城鄢懋卿由中臺出理鹽政勢張甚所至縣令如
上供以得無叱辱爲幸維揚三臺使醵燕之費至千
餘金鄢將往徽齊雲儆所過郡縣供辦令甚峻次及
淳安瑞乃爲書上鄢甚言邑小不足奉迎至且見罪
願取他道往且言汰侈不可爲與小民不當虐者甚

具鄢得書色變久之遂罷齊雲行曰令言是也陞戶
部主事時　肅皇帝尚玄修朝政多曠瑞慷慨言天
下大計謂興土木爲傷民數推廣事例爲鬻爵以師
陶仲文爲非體以仙桃藥丸爲怪妄甚者不見二
王不還大內誹謗猜疑僇辱臣下爲薄　子夫婦
君臣其言皆痛切　上震怒投其章于地　徐閣之
意若爲動者留餘月不下而會　上意有　不可遂
下瑞詔獄中外縉紳相顧失色而瑞直聲亦遂聞天
下亡何　肅皇帝崩　莊皇帝奉遺詔出獄還其

官尋改兵部主事已晉丞尚寶丞大理南京通政入爲左通政遂以僉都御史撫應天時瑞威名籍甚中外墨吏往往望風解印去權貴率相戒毋敢犯一顯者赭其門以居聞瑞至即易赭而黝中人監造者以八人肩輿者行亦遂減其半六吳故有松江匯震澤入海瀕江田藉其灌溉已爲潮齧淤爲陸瑞斥羨募工乘輕舟躬督畚鍤開濬之不旬月而成又吳俗貧富相傾弱者率獻田于其豪以爲奸利輸不必入瑞獨卵翼窮民而摧折士大夫之豪有力者是時吳中貴

人無逾華亭相按問其家無少貸而弟侍郎陟武斷殘民輒逮治如律盡奪還其侵田自是士大夫之名貪暴者多竄迹遠郡以避瑞嘗論欲天下治平惟有井田一法井田之壞而不復也惟有亟奪民田一言至於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而均稅策斯下矣然猶爲井田之遺意故其令敝邑撫三吳皆以淸丈爲急而力行條編一法令額外征徭不至重困然瑞竟以奪富民田府怨而議者亦以此中瑞解官歸里萬曆初起南京僉都御史南吏部侍郎爲右都御史掌南

院以丁亥卒于官卒之日貧無可給棺槨士大夫醵金以殮士民哭瑞至罷市者數日祭于塗累數百不絕贈太子少保諡忠介

名臣志鈔卷二十一

渤海吳孝章平子鈔
吳中偉生白閱

侍郎李忠文公時勉

李公字時勉名懋以字行先金陵人徙居安福永樂二年進士庶吉士授刑部主事十九年三殿灾求直言條上十五事下獄數年赦免 獻陵初即位時勉復上疏諫疏留中秘不傳 上怒甚縛至便殿命力士摧以金瓜折其脇幾死下詔獄宣德元年十月

上恨時勉言讟觸 仁考怒令縛時勉來朕面鞫必殺時勉已又令王指揮縛時勉斬西市王指揮出端西旁門時勉已爲先輩使者縛入端東旁門得見 上上顧憐時勉忠且能直言立脫械復其官正統三年陞國子祭酒初時勉與陳敬宗同翰林袁忠徹曳二人並列曰二公他日功名相埒陳儀觀魁梧時勉貌稍寢聞者未信後二人皆至祭酒陳方嚴肅下勉平恕得士並著聲太學王振惡時勉守正構時勉荷校國學門諸生上章願以身代號哭奔丞闕下者數

千人以故得解尋乞致仕去諸生丞涕泣送塡者塞途商賈爲罷市景泰元年卒年七十七謚文毅成化中改謚忠文宣德中姑蘇有陳僉事祚爲御史疏請上讀大學衍義忤旨繫詔獄五年出獄復發遼府不法事又下獄出又劾法司亂成法吳文定公曰陳御史剛大之氣踣而復奮幾死不悔者也

祭酒陳公敬宗

陳公敬宗字光世慈谿人永樂二年進士宣德中爲南京國子祭酒敬宗美鬚髯步履有定則久居太學

力以師道自任嚴立教條痛革舊習日勵諸生進學成德是時督宗之政肅於朝廷敬宗故善飲嘗一夕過劇几坐喧頮中人伺敬宗見其拳握最謹其矜嚴如此敬宗官太學二十餘年諸生多位至卿貳敬宗獨久不調時李時勉爲北祭酒有聲世稱南陳北李景泰元年致仕天順三年卒年八十三

都御史軒公輗 魏驥 都穆 周新 夏寅

軒公輗字惟行鹿邑人永樂二十二年進士督漕[illegible]上嚴冬忽墮水援出衆被坐有司惡進衣却去徐[illegible]

舊衣乾始服之去按察浙江四時一布袍蔬食不厭約諸僚三日出俸易肉一斤故舊經過輒具飯飯唯一肉或至殺鷄見者皆驚異軒廉使殺鷄為客大破費遣喪卻行僚屬尚未及知天順初輗為刑部尚書未幾請致仕陛辭日　上問公曰昔浙江廉使考滿行僅二竹籠歸家是汝乎公頓首謝　上復賜金為道路費尋復召公為左都御史督南京糧儲公嚴毅歲時詣禮部拜表慶賀屏居一室撤燭朝服端坐寂無一言鼓嚴出行禮禮畢竟御肩輿歸僚儕聞公來

輒避去不樂與公處同時有吏部尚書魏驥蕭山人永樂三年鄉舉歷位冢宰卒年九十八諡文靖又有都御史都穆天台人永樂三年進士嘗大書座右啖得菜根百事可做歷官三十餘年歿不能斂又有南海周新者永樂中為浙江按察使廉捷有威為錦衣紀綱中傷死　獻陵每悼惜之人稱新為冷面寒鐵公又有夏布政寅華亭人正統十三年進士自筮仕為郎二十年為監司十六年未嘗以淹屈降志嘗言君子有三可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閑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

都御史顧公佐

顧佐太康人建文二年進士歷御史按察兩京尹通政使宣德二年臣僚奢縱御史多淫貪不法　上問廷臣孰可掌憲者東西楊以顧佐對遂擢右副都御史掌院事佐考覈貪淫不律嚴暟等二十人謫吏遼東不達政體李孟宣等九人降典史老疾馮斌等三人為民奸吏犯科者捃奏佐受隸金私遣歸　上以佐臺端不欲發其過密示西楊且曰爾不舉佐廉乎

西楊閣奏謝曰事有之顧中朝官祿薄僕馬[illegible]資之隸遣隸隸得歸耕官得資費中朝官皆[illegible]上怒欲下吏法司治對曰末事不足干　上怒[illegible]佐治恩法並行矣　上召佐授吏狀且諭曰此不足為卿累小人不樂卿檢制敢誣正人汝自治之佐頓首謝佐呼吏至言　上命我治汝汝改行吾且貸汝上聞之益喜數月又有囚告佐久淹不理　上又怒召西楊諭曰此必死囚教之欲中傷佐立命三法司會鞫實出千戶臧清清殺無罪家三人奏當死繫獄

上曰、不誅清。佐安能行法。立命磔清西市、正統二年、
佐請老家居、十餘年卒、

少保林莊敏公聰

林公聰、字季聰、寧德人、正統四年進士、爲刑科給事
中、上皇將還、會有投匿名書於高穀者、胡濙王直
欲聞、上曰、此所謂禮失而求諸野。已而或出危言、事
且止、聰疏言直、濙皆股肱大臣、不當私言、齟齬大政、
詔搜之、高曰、得之小隸、小隸曰、得之道路。上怒捕
之急、京兆龔遂榮挺身自首曰、迺　上皇禮本當厚

遂榮投此帖、冀感動、無他腸、甘死無悔。已乃下廷議、
或言也先遣使行成、虜不可信、卽迎駕、一車二馬足
矣。聰言　上皇北狩、與　陛下迎鑾、皆社稷綱常大
計、宜厚無他日悔。竟從聰議、聰彈劾朝貴、無所屈避、
王少保嘆、御史王溥劾聰挾持吏部甥選教官、得善
近地、下廷議、坐比擅選法死、胡忠安不肯署、稱病臥、
上遣中使問、對曰、老臣本無病、聞欲殺林聰、殊驚恠
耳。上聞意立解、聰復左遷國子學正、裕陵復辟、
陞僉都御史、掌南院、又爲刑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十

八年卒、贈少保、謚莊敏、

尚書楊文懿公守陳

楊公守陳、字維新、鄞人也、景泰二年進士、歷陞少詹
事、兼侍講學士、泰陵卽位、進宮寮官。柄臣忌守陳、
擬南吏部侍郎、上覽疏曰、守陳宜留此。卽塗大南
京字、未幾詔議祧禮、禮官請祧　懿祖、以　德祖比
宋僖祖、百世不遷。守陳疏言、禮天子七廟、祖功宗德。
故凡號太祖者、卽始祖、必以配天、若商周契稷、皆有
功德、非直原本統也、宋僖及我　德祖、可比商報乙

商圉、非契稷比、議者習見宋儒常取王安石說、遂
使七廟旣有始祖、又有太祖、太祖配天、又不得正位
南向、名與實乖、非禮也。時不能從。守陳嘗言國可滅
史不可滅、靖難後不記建文事、遂使當時朝政與方
黃死事諸臣、皆闕落無傳、及今蒐采、猶可補輯、景
帝已正位號、英宗實錄標目猶書郕戾王附、宜改
正。凡疏留中者、卽忠言正議、國家大政事、例不得登
實錄、宜宣付史館、以備遺忘、疏具、病不果上、卒、謚文
懿、後二年實錄成、始贈禮部尚書、

太子少保彭惠安公韶

彭公韶字鳳儀莆田人天順元年進士爲刑部郎時張岐以壽寧侯兄從外臺疏僉都御史入院韶疏岐不可用乞召故尚書王竑李秉侍郎葉盛下詔獄給事中毛弘等論救得釋司隷華翰閽事多涉貴近豪戚脅挾撓沮韶屹然持正不爲吐茹有外戚冒賜額奪民田勑韶即按頃畝韶至眞定繞田周視徑歸上疏自劾曰昔田文令馮驩收債于薛驩顧折券矯賜義人今眞定田祖宗以來許民開種即爲恒產不復增科以勸力農往年韓太監廣寧侯屢奏害民賴先皇明聖民間稍得安業乃今周或又復强詞飾奏傷民病國臣誠不忍履畝奪小民尺寸地附益貴戚又逮下詔獄言官交論得釋他日又有貴戚請荒田者上怒顧左右曰周或爲彭韶所持令朕負朝論奈何又爲請耶成化十四年爲廣東布政使爲陳獻章劾鎭守太監顧恒非禮貢獻又劾市舶太監韋眷矯稱進奉私庇富豪輒亂舊章妄開新法民間力役更無曠丁輸上均徭豈有餘户又劾珠池監丞黃福採捕貪

爲騷動雷廉又劾錦衣鎭撫綦海往來傳道帆稍貢儀水陸舟車飲食幃帳百方横索所過蕭條海者太監芳弟也芳見疏大怒會韶應詔陳言條上漸不克終四事　上爲色慍芳從旁言韶每事輒邀名方命左班相左右得大官　上直視芳不應芳懼伏地調韶貴州　泰陵即位召爲刑部侍郎會浙江不靖勑韶巡視韶劾罷不職守臣誅其渠帥事遂定戶部言鹽法沮壞復勑韶理鹽法公繪竈海貧人晒淋熬煎困閲朋償之苦節爲八圖以獻尋召入爲吏部侍郎刑部尚書安遠侯柳景總兵兩廣兩廣巡撫秦紘發其奸贓鉅萬景有挾欲破法且擠紘韶竟抵景法疏其罪景贓入八百兩忽降蠲旨韶言景贓十未及一即蠲它日遂可營復爵位爵位既復遂可營求征鎭韶在部二年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謚惠安

光祿卿陳恭愍公選 附張聚

陳選字士賢浙江臨海人天順庚辰試禮部第一授監察御史會修撰羅倫論大學士李賢起復謫官選抗疏直之出按江西風紀大振布按長貳謁每易素

服以入選曰此非憲綱體也人臣覲君服必視其品
顧獨後於御史前乎已督學南畿成化初遷河南提
學副使會侍御汪直被命巡郡國都御史以下咸匍
匐拜謁選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敢爾選曰提學直
愈怒曰即提學寧尊於都御史耶選曰提學非都御
史比但宗主斯文爲世表率不可屈節直見選詞氣
直而諸生羣集署外不可犯遂改容曰先生無公務
相關自後不必來選徐步而出擢廣東布政使市舶
太監韋眷縱黨通番番禺知縣高瑤發其贓貨鉅萬

御史宋旻不敢詰選獨移文獎瑤眷誣擿選黨比
高瑤和同貪墨 上遣刑部郎李行會巡按御史徐
同愛往勘行同愛畏眷不敢及異復賂選所黜吏張
聚令誣執公聚不從行等榜拷聚聚曰死即死耳安
敢以私憾汚我公行等羅織無所得乃誣選矯制發
粟曲庇屬官論罪當徒奏入 詔奪選官逮錦衣獄
選行至南昌疾作卒於石亭寺時年五十八友人張
元禎殮以疏絡或咎其薄元禎曰公平生清苦殮以
時服公志也張聚乃上言臣聞周公元聖而四國之

謗上疑於君曾參大賢而三至之言郄丕於母豈成
王之不明參母之不親哉凡以口能鑠金而毀可銷
骨也竊見廣東布政使陳選少崇正學夙抱孤忠孑
處羣邪之間獨立衆憎之地太監韋眷通番敗露知
縣高瑤按法持之選移文嘉獎以激貪懦固監司之
體也宋旻徐同愛怵勢保姦首鼠兩覩汚衊清節熒
惑 聖明勘官李行承眷頤指鍛鍊成獄竟無左驗
臣以小吏訐誤爲選罷黜眷姿意臣憾選厚賂陷臣
同陷選臣雖胥徒安敢欺昧心術顛倒是非眷旣

臣不可利誘逮臣於理彌日拷掠身無完膚臣甘
死顧天終無異口行等係傷眷請文致其詞劾選勘
災不實擅便發倉曲庇屬官意圖報謝頃年嶺外地
震水溢漂民廬舍撫按藩臬君罔聞知選詔展轉行
勘則民命垂絕所以便宜議賑志在救民乃爲勘官
凌侮憤懣成疾旬日而殂李行幸其就死不爲醫療
又潛遣養子窗報於眷以快其忿宵人佞毒一至于
斯司寇詰奸刑暴安取此輩臣以罪人擯弃田野衆
未自給百無所圖敢冒死披陳甘心鼎鑊者誠痛忠

飛之士銜屈抑之寃長譏佞之奸爲　聖明之累也
奏入不報第以他事罷眷鎮守丞治初　詔復官禮
葬正德中追贈光祿卿謚恭愍初選倣范文正公置
田百四十畝祀先周族名思遠莊迨卒族以公甚貧
舉田還其子戴戴不可曰先人行義戴取而私之獨
不愧乎

給事張公寧

張公寧字靖之海鹽人景泰五年進士授禮科給事
七年內閣陳循王文以其子落第訐其考官於

寧疏言元宰私其子陷考官失大臣體天順中數
數裁曾石乞請事　上以是知寧朝鮮毛憐仇殺內
降遣寧與都指揮武忠偕往旣行遼東奏至勅使臣
取便進止寧時至遼陽拜勅言君父東顧敢自便乎
竟至朝鮮致命　茂陵卽位乞經筵進講大學衍義
又薦起王竑李秉爲兵部尚書都御史諸大臣不悅
皇太后生辰設齋醮禮官斂大臣金錢祈福寧言人
臣當和衷敬德仰贊聖孝上綏懿祉釋老不當崇奉
辦香非可祈祝行之祗壞風俗傷名教給事中王徽

等論南陽戍邊寧復申救以故諸大臣公益忌寧適
廷薦寧及岳正清黃侍郎都御史竟陞寧知府汀州
寧至汀有惠政先是寧爲給事中才高不屑下人人
以故軏挫公公抗志求致仕歸家居三十年卒寧慷
慨直道重軀屢屈屬意大用銜命萬里專對不辱出
守南郡勤恤民隱養高林壑孤踪無玷法書繪事爭
相傳寶所著有方洲集若干卷

都御史熊莊簡公繡　潘禮　李裔　胡拱辰　朱紫　王琦　顧潛　蔡霖　陶琰

公繡字汝明道州人成化二年進士累官都御史
掌南院事正德三年中官李榮忽傳旨能繡致仕繡
屏居山中斷絕書問生事蕭條俯仰益困公卒長子
已夭繼子又夭巡撫秦金爲請于朝贈南刑部尚書
大僕少卿何孟春上疏曰竊見故都御史熊繡事母
能孝事兄能友居貴能貧居常能儉敭歷中外四十
餘年守法徇公不邀時譽言無爽於屬垣行弗虧於
顧影往年都御史戴珊張敷華卒其門生屬吏子孫
咸請易名主事張鳳翔孔琦卒鄉人請卹其家繡才

節操履、無譲珊等、賜諡卹孤、惟宸衷軫允、幸甚、 詔
給緡継子子端米月一石、諡莊簡、時有工部侍郎潘
禮歸德人、年八十一、巡撫韓邦問疏言禮歷官居卿、
益堅晚節、草廬蔬食、不求安飽、 詔給米月三石。南
工部尚書胡拱辰淳安人、弘治間御史上其貧薄、特
給輿廩、正德初遣行人存問、年九十二、贈太子少傅、
諡莊懿、邦問亦仕至尚書致仕、年九十二卒、仁和有
王琦字文進、舉人、乙榜授汝州學正、陞御史、山西僉
提學、政四川、乞致仕歸、清介自持、不治生產、冬大

僵臥不能起。天順間。竟以饑寒卒。臨潼李崙字世
瞻、篤實莊重、雖祁寒暑雨、手不釋卷、成化六年進士、
歷知盧州府、陞河南參政、卒之日貧不能葬。妻子不
免饑寒。守臣爲奏 上得給米終其身、沙河朱裳字
公垂、正德九年進士、少勵清節、提學御史顧潛檄府
資裳學京師。裳不受、躬自炊汲、爲御史、寒約如故人、
稱裳爲長齋御史、終副都御史、饒州孫需字孚吉、成
化八年進士、歷官南京吏部尚書、白首清風、翛然不
泮、卒贈太子太保、諡清簡、絳人陶琰字廷信、成化十

七年進士、歷仕至都御史、三理漕事、嘉靖初爲南京
兵部尚書、參贊機務、乞致仕、自奉節儉。一蔬徵行罷
歸蕭然、行李三竹笥相隨者數十年。卒年八十四、贈
少保、諡恭介、

御史陳公茂烈

陳公茂烈、字時周、莆田人、弘治九年進士、爲吉安推
官有聲、陞監察御史、服素袍、騎牝馬、身若無官者、以
母老乞終養、短床敝席、不辦一蚊帳。身治畦、一蒼頭
薪水、出則自執小油蓋。妻子服食粗糲。女適彭惠

公孫輔、嫁具京薄、人不能堪、公泰然自足、正德中、
吏部以茂烈養母清苦、奏改晉江教諭、資其祿、疏辭
不拜、既又援侍郎潘禮例、奏月給米三石、以資孝養、
疏辭不允、茂烈卒、無子、林見素爲治殮、具立其族子
爲後、都御史王應鵬爲茂烈廉約如石守道、而所養
獨純孝行如徐仲車、而所處尤困、 詔表宅里曰孝
廉、恤其家、

太子少保傅文毅公珪

傅公珪、字邦瑞、清苑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正德六

年陞禮部尚書是時　康陵好佛自稱大慶法王外
廷雖聞之而無徵俄內批禮部番僧請腴田千畝為
大慶法王下院珪佯不知執奏孰為大慶法王者敢
並至尊書褻　天子壞　祖宗法大不敬詔勿問田
亦竟止寵伶臧賢請改牙牌又欲改教坊司印珪曰
優敢亂　祖宗法耶皆格不行時流賊亂中原太監
陸誾總軍容征又不捷諸內臣又立監鎗名益出後
冑內臣統軍下廷議衆莫敢先發珪奮曰兵老民疲
日熾以冒功者冗賞債事者漏罰失將士心今賊
郊圻肺腑閒民囂然思亂禍在　宗社旦夕吾請
死不贖責諸公尚首鼠耶疏上竟遣監鎗諸內臣俄
有旨令致仕尋卒嘉靖元年贈太子少保諡文毅

　太子少保劉清惠公麟

劉公麟字元瑞以武功籍南京廣洋衛弘治丙辰進
士是時外戚張氏驕橫亂法臺諫擊之逮治甚急麟
與歸安陸崑抗章申救　敬皇為之霽威事尋得解
除刑部主事出守紹興逆瑾銜麟不修謁援郎中時
瑣細廢為編氓郡人爭致賻麟曰勤苦諸君吾治不

逮前劉㪍蒙一錢惠耶既去越人肖像為小劉祠歷
陞工部尚書水衡泉貨之府高潔士類避之麟咨白
吏部盡選才廉充曹任仍請築外垣劃四司之財貯
之特銓主事一人與臺臣同典出納　上嘉麟意賜
庫名曰節愼實自麟始凡工部上供奉閣內府所徵
多濟典式不受戩麟條上最甚者十二事得旨裁之
中貴人用此啣公會請罷遣織造忤　旨勒致仕麟
好樓居而力不能作友人文徵明寫層樓圖遺之常
之壁命曰神樓太宰李默言麟僦居溧陽嘗遣門
候之麟引至卧內見四壁惟掛書數束他無長物
又二十年觴于峴山逸老堂了無宿具旋以乳羊博
市沽風雨瀟瀟欣然達夜其風尚如此年八十有八
卒贈太子少保諡清惠

　按察副使邵公清

邵清字士廉江寧人弘治壬子領鄉薦以學職薦授
監察御史戚畹張延齡奏人負緡錢得　旨追給清
曰御史執法之官豈為人索私負者耶七月按鹽長
蘆兼理河道盡逮諸姦豪僞戚宦為窩者論如律權

侔及中人多不利清逆瑾構逮清榜午門下家人泣
清慰之日我非自敗名節以辱先人至此況得失在
我何哭爲罰米一百石及保舉都御史雍泰罰米二
百石瑾誅薦起雲南僉憲左江兵備數十書乞休補
廣西乃得請歸無室廬依外氏以居目中或未舉火
意豁如也督學御史林有孚往訪之笑語移時貧無
茗具可設林歎息而去丙午秋年八十而歿

渤海吳孝章平子鈔
吳中偉生白閱

姚公伯華

姚伯華者浙桐廬人也元末兵亂奉父母匿閒原山中倉卒爲盜所迫投叢莽閒散失不知所在伯華尋不可得哭聲徹天忽有指示曰爾親在崖下趨視之則死久矣伯華裹以絳紬被肩擔二骸至姚家山祖墓之右用木鍾穵土穴深可丈餘負二骸殯於穴仍土築壘高三尺痛哭嘔血而出伯華恨二親死非其所悲不自勝計其遇難時二月也不知其死之日故每臨二月則終月絕酒食不茹葷不接賓客獨擁爐自泣手持杖畫灰隱痛裂肺肝淚傾注灰盡濕或問之故不答勸之益嗚咽弗已進飲食輒推去奉祭祀執爵哀哀呼父母如在膝下時聞者無不感動伯華記逃難日乏草履幾不免尋以銀釵購得之始獲濟遂終身手織草履以施貧乏弗取直伯華三子八孫夔吏部尚書龍河南左參政子孫男女不下七百

孫伯莊壽七十卒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

孫惟中

孫孝子惟中灤州昌邑人海寧州吏目父卒旣葬結廬其側苫塊曠野中深夜月冷哭聲依依隨悲風遠聞人爲泣下日啜淖糜二盂而止晨起掬雪類面已輒詣墓前拜父之手足皴瘃形容憔悴或勸其返哭不對事聞縣令夜半攜二蒼頭往廉之見孝子蕭然塊處風雪中歎息而去娶劉氏從孝子之化孝子居劉亦居堊室不近酒肉者三年

王公原

文安民王原在襁褓其父珣貧甚苦徭役謀于妻張氏曰吾單弱不能支門戶躬耕不能辦歲役吾將逃焉汝母子守薄田勤紡績庶可全活勿復相念遂出不告所之原幼多病及長問父存亡母曰汝父苦貧不能顧我母子棄家去今二十年矣淚下如雨原痛不能言及冠娶段氏月餘一日跪其母曰吾將尋吾父以歸母止之曰汝父去家久不通音耗尋可得乎原仰天大號遂與母別初去涿鹿轉東行將徧齊魯之郊者數年一日至田橫島時日已西颶風甚急宿於土神祠夜夢入古刹日近午見廊僧炊飯就乞食與以一盂曰此沙米飯也味苦爲汝澆以羹乃肉汁曰如來如來來好去好忽祠門軋然有聲驚覺一丈人攜杖入問原原以實對且語以夢曰日當午南方也莎草根附子也調以肉汁父子膾也可急去當於山寺求之原如其言趣淸源而上渡洪水晝行夜禱逾月入輝縣縣帶山有寺名夢覺原雪夜造其寺寢門下天將曙一沙彌出見而問曰少年何處人何

此原曰文安人引至禪堂住持哀而予之食珣爲爨供浚炊住持素知珣文安人因召問曰汝識此少年乎曰不識也曰同桑梓曷不相問訊問知即珣也不覺欷歔相抱持哭然珣絕無歸意曰委妻子二十餘年何顏復見汝母當竟爲輝山下鬼耳原以頭觸地牽珣衣望住持大號住持力强之行住持號法林口占七言贈之曰豐干豈是好饒舌我佛如來非偶爾昔日曾聞呂尚之明時罕見王君子借留衣鉢種前緣但笑懶牛鞭不起歸家日誦法華經若

憫豢生今有此援筆併述其始末付孫時珣年已六
十有四孫生男六人孫男十有五曾孫男二十有二
俱業耕讀遠近鄉閭咸傳以爲孝感之餘慶云

歸公鉞 附弟子繡

歸氏二孝子一名鉞字汝威早喪母父更娶太倉娘
太倉娘既有子鉞由是失愛父提鉞太倉娘輒索大
杖與之家貧食不足贍每竈突煙舉釜鬲間氣蒸然
矣太倉娘議議數鉞不休父大怒逐之於是乃母子
食鉞數困頓匍匐道中比歸復相詬曰有子不君

在外作賊耳又復杖之屢瀕於死方鉞依依戶外
欲入不敢俯首竊淚下鄰里莫不憐也父卒太倉娘
獨與其子居鉞擯不見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
飲食狀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饑太倉娘不能自活
鉞往涕泣奉迎母內自慚終感鉞誠懇從之鉞得食
先母弟而已有饑色鉞少餒餓面黃而體瘠小族人
呼爲菜大人鉞族子繡字華伯亦販鹽養母已乃坐
市舍中賣麻與弟紋緯友愛無間緯以不法坐繫華
伯力爲營救緯又不自檢犯者數四華伯所轉賣者

計常終歲無他故才給蔬食一經吏卒過門輒耗其
母錢終始無慍容華伯妻朱氏與製衣必三襲令兄
弟均平曰二叔無室豈可使郎君獨被完潔耶叔之
亡妻有遺子撫愛之如已出

崔孝童鑑

崔鑑者燕人也年十三父佑賈于市性嗜酒有魏娼
者善新聲佑聞而悅之遂畜與居鑑母王嫌非類每
呰之佑不聽娼恨遂日搆王之闕訴於佑佑每被
酒歸笞王箠楚之娼由是益肆如是者數月矣一

旦出娼以語侵王王復之娼怒擊王敗面王含忿
入室伏床涕泣忽鑑自學舍歸王見之悲慟不自勝
因謂曰吾爲娼所搆被辱萬狀今且自引決爾善自
愛鑑聞之且泣且怒曰毋第安志勿它也語畢即潛
入學舍挾刃歸躡娼所在娼適掃於廳傍口且詈王
鑑從傍拔刃刺其左脇深入寸許娼隨斃鑑以刃匿
牖下亡走數里餘忽自念曰吾殺娼而吾父不知必
謂母矣吾走母無以自明必被逮吾殺人而令吾母
抵罪哉因復歸未至佑果疑王所殺甲者已縶王將

質諸理鑑至請解王所縛曰殺人者我也哥何罪衆不信欲舍之鑑曰若輩不吾信吾殺人之刃尚存廡下第視果然衆乃釋王而獨以鑑馳報聞於　上詔下法司議大司寇廷尉咸憐其幼能激義請于朝上可之得減死論

員外郎杜公環

杜環字叔循其先廬陵人父一元游宦江東遂家金陵父友兵部主事常允恭死於九江家破其母張氏年六十餘哭九江城下無所歸有識允恭者憐其老

之曰今安慶守譚敬先故允恭友盍往依之母如其言附舟詣譚譚謝不納母大困念允恭嘗仕金陵親友或有存者庶萬一可冀復從人至金陵問一二人無存者因訪一元家所在問一元今無恙否道上人對以一元死已久惟子環存其家直鷺洲坊中門內有雙橘可辯識母雨行至環家衣甚襤環方對客坐見母大驚頗若嘗見其面者因問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爲至此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馬氏解衣更母濕衣奉糜食母母問其

平生所親厚故人及幼子伯章環慰之曰天方雨雨止爲母訪之苟無人事母環雖貧獨不能奉母乎且環父與允恭交好如兄弟今母貧困歸環顧母無他思是時兵後歲饑民骨肉不相保母見環家貧雨止堅欲出問他故人環令媵女從其行至暮無所遇而返坐定環洽妻爲製衣衾自環以下皆母事之母性褊急不樂意輒訴怒環私戒家人順其所爲勿以困故與母有所較母有痰疾環親爲烹藥進匕筯以母故不敢聲語越十年環爲太常贊禮郎奉　詔祠會稽還

道遇其子伯章泣謂曰太夫人在環家日夜念少子成疾不可不早往伯章若無所聞第曰吾知之但道遠不能至耳環歸半歲伯章來是日環初度母見少子相持大哭家人以爲不祥止之環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既而伯章見母老恐不能行竟給以他事辭去不復顧環奉母彌謹然母愈念伯章疾頗加後三年遂卒將死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願杜君生子孫咸如杜君言終而絕環具棺槨殮殯如禮買地城南鍾家山葬之歲時常祭其墓環後

爲晉王府錄事晉水部員外郎

李公疑

李疑字思問金陵人也金陵之俗以逆旅爲利旅至授一室僅可榻俛以出入曉鐘動起治他事遇夜始歸息盥濯水皆自具然月責錢數千否必詆誚致訟或疾病輒遣出病危氣息尚屬目瞷瞷未瞑即輿棄之而斂其貲婦孕將產者以爲不祥擯不舍其少恩如此疑居通濟門外授里中子弟經得粟以自給不則[illegible]人物推人休咎甚然獨好周人急金華范

淳[illegible][illegible]部得疾無宅子弟入給之不肯舍杖疑問其故假之榻疑延就坐汛除明爽室具床褥爐竈使寢息其中徵醫師視脈躬爲煮糜粥藥且莫執其手問所苦既而疾滋甚不能起溲矢汙衾席穢不可近疑日爲刮摩浣滌不少見顏面景淳流涕曰我累君不能復生無以報厚德囊有黃白金四十餘兩在故逆旅邸願爲取之疑遂求其里人偕往攜以歸面發囊籍其數加封識焉數日景淳竟死疑出私財買棺殯于城南聚寶山書召其二子至疑發棺并取囊金

授籍還之二子以米帛謝疑弗受遣歸平陽耿子廉械逮至京師其妻孕將育衆拒門不納妻臥草中以號疑問故嘆曰人孰無緩急安能以室廬自隨哉且人命至重儻爲風露所感則母子俱死遂俾婦邀以歸產一男踰月始辭去不取直疑讀書爲文亦可觀嘗以儒舉辭不就

葉公伯巨 附鄭士利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東耆里人也好讀書爲人介不[illegible][illegible]見人不善立折之不顧人知其無宅亦不

[illegible][illegible]長通經術從入太學未久詔諸生分教[illegible]北[illegible]弟伯巨得平遙縣洪武九年星變下詔求言伯巨上書言三事曰分封太侈求治太急用刑太煩其論分封謂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燕秦晉楚兼城踰邑以封年少未諳事之王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爲僭亂語甚切直　上大怒曰小子乃敢間吾骨肉我見之且心憤況使吾兒見之耶速取以來吾將手射之而啖其肉伯巨至詔繫刑曹久之庾死獄中其同時言事有鄭士利士利字好義亦寧海人爲縣

諸生嘗侍其兄士原湖廣按察司僉事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繫御史獄獄凡數百人士利兄亦繫獄中時天子方怒空印事爲欺罔行省臣三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佐貳以下榜一百免死爲軍遠方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無宅罪頋莫敢諫適星變求言士利欲疏論乂之曰吾所欲言者爲 天子殺無罪爲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出乃不恨其兄免死出士利乃爲書數千言言

[illegible]空印事最詳其意以爲誠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爲文移以害民耳臣以爲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校策書合兩縫印非一印一紙之比縱得之亦不足用况不可得乎且錢穀之數府必合於省省必合於戶部其數不可懸斷預決必至戶部而後定省府遠者去戶部六七千里近者三四千里待策書既成而後用印則往來之難非期年不可至故必先用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從來又遠而不足深罪者也且國家諸法必明示之天下而後犯法

者無所怨自立國以至于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illegible]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誅之則何以使受誅者甘心而無詞乎朝廷求賢甚盛位至于郡守者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 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才乎其書既成欲上未決每歸逆旅則閉門俯首而泣泣數日其兄子侍行者怪問所苦士利曰我疏上觸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活餘人我更何恨遂持書詣丞[illegible]短小容貌如常人見丞相禮頗倨丞相問

[illegible]曰吾將爲 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相因御史大夫入奏 上覽書大怒 詔丞相大夫雜問誰教若爲必有主謀者士利笑曰顧吾書可用與否如何耳且吾業既爲國家言事自分受禍人誰爲我謀乎辭卒不屈然猶輸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王孝子世民

王世民者金華之武義諸生也父曰某業南畝自給愿而弱與族子之悍者辭狎而口語相失也族子倘之墻築其脊傷困卧且死撫世民曰死奈何時世民

在稚也泣曰直之官不則死之父曰不然直之官
必檢檢則骨析我是重僇我也且若彼錢神何汝辱
有汝母何以死哉父死而諸宗人之長者以好會請
捐族子之腴五十畝償世民曰以爲若死生資不則
吾曹力能殆若也世民飮泣而見母以父之遺命告
母曰秘之其姑受田而葬汝父世民旣受田復白母
固家幸給饘粥毋食讐遺也田之入以共賦役外手
稍其贏市金而封之扃固之歲以爲常世民自是口
卷二十三　十二
事而晝夜讀書入試有司補博士弟子以
一孺子教弱弟使亦有成立而其於族子
以兄禮之亡間每有召宴則亦往飮食談笑如恒
時然歸必識其數曰脯菜若干糵粥醯醬若干爲鐙
幾何族子意世民且忘之卽毋亦意且忘之冀其養
沒齒而已然世民每歲旦卽謁家祠之父主前而以
兩筳尊卜之不吉則掩泣而退至辛巳卜得吉乃走
冶工所鑄一利刃已厭其薄不任藥之復爲剛斧鐫
姓名於背而匣焉日伺族子所之一日族子之宅山
之姻家飮大醉童子披而歸至無人所世民蒯斲曰

兄何自醉若此族子曰吾飮某氏甚樂也弟何之世
民指其傍山僻圖曰母老矣先隴陋不受歸而茲山
有嘗於青烏子書者兄試爲我銓之族子蓋素挾稱
其術者也世民謂童子而遲我山之址而吾掖兄上
旣上出袖斧而揮之中項踣族子呼暑曰殺吾耶世
民哭曰嚋令若死吾父吾腐心者十年矣而今得叉
之若姑往吾亦隨若矣族子不能對再斧其脅立死
囊其首而下俄童子尋聲至世民叱曰吾所以不偕
卷二十三　十三
汝避近傷汝報而家吾身赴獄矣歸至首於
父主前曰幸不辱也拜辭其母曰翁今壯可
養有孫不凫餒矣疾趨至縣令所出袖中牘謁而授
之且出其藏金如干曰此讐畝所出也又出其宅鏹
如干曰此飮讐費也願倂斂悉以還之令詰曰死者
不汝兄耶世民恚曰彼讐也殺父安得兄之且因所
以來償死耳非蘄脫死也於是世民之母來請代曰
妾所使也其弟亦來代曰某實爲之兄不與也世民
曰手刃讐者世民也能撫世民孤者母也代世民養
母者弟也何代爲令義之俾浮繫於麗譙之上飮食

之且其事以請所司檄宅邑令其與今會勘宅邑令謂世民所殺族子所世民父死者也法毆從父死者斬世民殺應斬之人當減徒然法必檢父屍而後獄可成檢有日矣世民聞之自離投而下敗面折肢久之乃蘇歎曰吾爲父復讐事已畢償死法也且吾往者獨不能聞之官懼暴我父骨以奉至今今乃爲我而暴我父骨也吾杜吾口矣自是絶不食令使其所強之不應積十日條然而逝宅邑令愧跳去御質父之下邑令爲祠世民令請以世民所

爲村費御史曰讐金也而資之以祠孝子乃議發他贖鍰嗟乎報讐快心事耳郎使烈男子能之然未有純恒不息因時處中從容之死如世民者其在倫常不亦中行之聖乎哉郎堯孔所稱奚讓焉

義僕阿寄

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別產而居伯得一馬仲得一牛季寡婦得阿寄阿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踉蹌老僕廼費我藜羹阿寄嘆曰噫主謂我不牛馬若耶廼畫策營生示可用狀寡婦悉簪珥之屬得十二金畀寄寄入山販漆朞年而三其息歷二十年致產數萬金爲寡婦嫁三女婚兩郎齎聘皆千又延師教兩郎既輸粟爲太學生而寡婦則屹然財雄一邑矣頃之阿寄病且死謂寡婦曰老奴牛馬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楮則家計鉅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君可世守也言訖而終徐氏諸子或疑寄私蓄者竊啓其篋無寸絲粒粟之儲焉一敝縕掩體而已田汝成曰阿寄事予蓋聞

云夫臣之於君也有爵祿之榮子之於父有肉之愛然垂纓曳綬者不諱爲盜臣五都之豪爲父行賈罔良獻苦否且德色也阿寄村鄙之民非素聞詩禮之風心激寵榮之慕也廼畢心殫力斃而後已嗚呼不可及已嗚和又曰阿寄老矣見徐氏之族雖幼必拜騎而過諸塗必控勒將數百武以爲常見主母不聯視女使雖幼非傳言不離立也若然郎縉紳讀書明禮義者何以加焉

名臣志鈔卷二十三

渤海吳孝章平子鈔

吳中偉生白閱

詹事曾公棨

曾襄敏公棨字子啓永豐人永樂二年進士第一人
授翰林院修撰棨數侍燕閒應制賦詩有薦文士者
[illegible]問得如曾棨否預修三朝實錄再扈北巡三考會
[illegible]章如源泉混混沛然千里又如園林得春羣
[illegible]所到筆不停揮狀寫之工極其天趣自

當世卒贈禮部左侍郎

修撰康公德涵

康海字德涵武功人弘治壬戌狀元及第嘗曰經籍
古人之傀也有蒐焉吾得其蒐焉已矣譬之酒善飲
者漉其醇不則啜其醨其下食糟醉焉耳其論文有
曰古人言以見志故其性情其狀貌求而可得焉此
孔子所以于師襄得文王也昔人陶則陶杜則杜韓
則韓柳則柳咸自成家今或不能自立傍人門戶效
嚬而學步志意性情略無見焉無乃類諸譯也耶君
子不鳳鳴而鸚鵡言陋矣哉海在史館凡三年諸著
作必宗經而緯子史以宋人言為俚以唐為巧以秦
漢為伯仲海固與逆瑾同鄉瑾苦交海不能却瑾敗
海遂廢海放情詩酒中原論風流者至今宗之海猶
精于曆數隔年求日月交食分杪不爽用掌鈐天時
決傷寒人之死生又明諸脉絡孔穴以處鍼熨藥餌
悉不謬為所親喪家葬者點穴陰陽家弗能駁也用
[illegible]占事知來輒驗唯博奕薄而不為年六十
[illegible]有武功志及張氏族譜對山文集

[illegible]公愼

愼字用修蜀新都人數歲時擬作古戰場文有
青樓斷紅粉之魂白日照翠苔之骨語父廷和大奇
之辛未禮部會試第二廷試第一授翰林修撰時年
二十四　武皇幸宣大楡林諸邊愼疏切諫不報辛
巳　世宗卽位癸未纂修　武廟實錄愼練習朝典
事必直書總裁蔣冕費宏盡以藁草付之刊定甲申
七月兩上議大禮疏嗣復跪門哭諫十五日下獄十
七日廷杖二十七日復杖愼斃而復甦謫戍雲南永

昌衞時年三十七愼嘗有詩云魑魅禦客八千里羲
皇上人四十年怨誹不學離騷侶正葩仍爲風雅仙
知我罪我春秋筆今吾故吾逍遙篇中溪半谷池南
叟此意非公誰與傳卒於戍所年七十二　穆宗皇
帝卽位追贈光祿寺少卿

副使李公夢陽

李夢陽字獻吉陝西慶陽人年十八舉鄕試第一明
癸丑舉進士授戶部主事時外戚張氏怙寵
夢陽上疏論之語極切直下錦衣衞獄
慨無所撓　孝廟召見大學士劉健謝
夢陽宜何如健叩頭對曰夢陽狂直不足罪
遷從容對曰夢陽雖狂然其心無他實欲盡忠　陛
下　孝廟曰謝先生言是有旨夢陽復職一日　孝
廟召見本兵劉大夏問外來外間事何如大夏曰近
釋李夢陽中外歡呼　聖德如天地之大　孝廟曰
初下夢陽獄有勸朕杖之者恐殺直臣故釋之久之
遷江西提學副使振起古學力變士習時宸濠懷逆
召致文學士以夢陽有大名折節下之按察使鄭岳

爲濠所陷而夢陽與岳不相能岳疑夢陽傾之相訐
奏夢陽閒任歸大梁濠敗辭連夢陽賴刑部尚書林
俊力救得免後桂萼方獻夫霍韜曁撫按數論薦不
用卒子枝善文賦有父風舉進士終海州判官

副使何公景明

何景明字仲默河南信陽州人十五舉鄕試第三弘
治壬戌進士授中書舍人逆瑾用事上書政府言宜
以抑瑾權不用謝病歸踰年免官瑾敗復授
夢陽遭江西之訟衆莫肯爲明者景明
解乾淸宮災上書陳時政言義子不當
不當寵疏入晉中錢寧欲交驩景明持畫求
題謝曰此名畫不可汚卒不許進吏部驗封司員外
郎陞陝西提學副使病嘔血棄官歸卒于家所著有
何氏集及雍大記

考功郎薛公蕙

薛公名蕙字君采亳州人正德甲戌進士授刑部主
事嘉靖中調吏部主事歷考功司郎中蕙初爲刑部
時值　武廟南狩抗疏諫大禮議起廼撰爲人後解

爲人後辯奏入下獄久之復官尋爲給事中某擣其罪坐罷其所著有西原集老子解

山人孫公一元

孫一元字太初關中人年十三誦古六經文不爲聚子章句自闔戶獨居一室十八則入終南山繼入太白山嘯草木居息太崖下時有所得赤脚散髮走山最高峯持古松根扣巨奇石爲歌歌曰飡蘭桂兮薜[illegible]虎豹兮從蜿螭笑蒼雲兮胡不歸又歌曰悲[illegible]乘元氣兮游無窮聊歸來兮山中自號

[illegible]云一元於世俗物無所好尚獨喜爲詩詩[illegible]人音節凡感佚興會可喜可愕可悲可嘆一以寓之詩而發之以豪縱恣肆而時出入於畦徑曰吾合此盍與世絶或勸其仕或探其學輒撫掌大笑不爲答久之東入華南浮湘漢登衡祝融峯返嵩山渡汴謁闕里思孔子遺文依依不忍去遂上岱宗日觀峯觀夜半日出滄海中發狂大呼自以爲奇絶復南徑吳入越探會稽禹穴訪天台石橋迓遇石州殷雲霄于太湖語合意則渡揚子江訪雲霄東海上與登孤山闞海門月餘别去殷子曰吾嘗與一元縱論古今成敗失得豪傑士志術有成有不成愕然驚聽也顧自謂愧取於世多矣彼將何爲哉吾聊以著其大都焉

名臣志鈔卷二十四

渤海吳孝章平子鈔
吳中傅生白閱

一

知府方公克勤

方克勤浙寧海人也起家濟寧知府洪武初　詔民開廢閑田者聽閱三歲乃稅吏徵近功不俟期輒斂之復以田定科繇民益惰且散克勤奏　詔益勸課[illegible]與民約列丁產爲上中下三等等析爲三[illegible]等書吏不得爲緣爲姦歲暮轉戎衣于[illegible]民舟者誅他郡以牛車從事天雨雪牛僵[illegible]被產十八九民請以舟僦役克勤曰吾知從民便而已抵法非所憚也裁以舟行省義之不問郡城壞故事以兵完葺指揮使倚與援爲重五六月輒聚民萬餘人治之民不得田克勤奮曰民困不救烏用二千石爲啓聞之中書仰日　詔罷役凡民有獄訟大者答辭小事諭遣之不留案牘先是克勤初赴官戶僅三萬稅七萬石餘三年後戶增至六萬稅十四萬有奇二州二十縣家給人足野無流殍牛羊

鷄犬散被郊坰會大伻十萬往塩燕官吏索糧芻相轇轕于前克勤依序酬決一軍稱能永嘉侯朱亮祖將舟師北征水涸舟膠不可動勒民夫五千決河以軍法申督克勤不忍夜泣禱于天天忽大雨水漲數尺舟遂去克勤爲政以風俗爲急以德化爲本郡故煩劇民孚化久益無事終日衣冠坐堂上召諸吏授詩書法律性不喜近名常自誦曰近名必立威威必[illegible]忍爲也府庭示陳杻械懸葦鞭楹間示無[illegible]吏楊貢所構誣　詔御史廉按御史悍[illegible]之謫戍江浦尋卒克勤孝友備至交與洞[illegible]同列某以事奪祿旦夕延共食會飲醉投案大詬去禮待之益恭及酒解來謝克勤陽爲不知者曰昔之夜吾亦大醉不識君何謝也其長慎如此

知州吳公履

吳履字德基浙江蘭谿人　國初爲南康丞南康俗悍民以爲丞儒者也易之履晏然自如居數月周知其情僞有發擿一縣驚服乃更化以寬視民如子民有訴召使與前語弗加叱民或援丞裾相爾汝弗責

也有微詞召大姓坐堂下好言慰諭之聽人人自言便否由是民愛丞如父吏卒不能爲姦民王瓊輝仇里豪羅玉成執其家人箸辱之玉成兄子玉汝不勝恚集少年千餘人奪之歸縛瓊輝道箭之瀕死瓊輝兄弟詣庭訴齧指出血誓與羅氏俱死履念獄成當連千餘人勢不便乃召瓊輝語之曰獨羅氏固爾家耶對曰千餘人曰千餘人皆辱爾耶曰數人耳曰汝憾人而累千餘人可乎且衆怒不可犯儻不顧死而就逮雖有司有法汝悔當何及瓊輝頓

乃捕撲箠者四人於瓊輝前杖數十血流羅氏對瓊輝引罪拜之事遂解縣令至召民賦輸不時至躬至鄉督之民走入山罵令令怒欲遂諭一鄉民獲六七人下獄嚴錮之而往捕其餘民大駭履詰民無罪出巡獄叱獄卒釋之曰若無罪退告若父兄無恐乃往告令曰犯使君者一匹夫耳其鄉人何罪且法乃　天子法豈使君解怒具乎儻急且有變自古未有窮刑法逐衆而不變者也事乃得已南康俗好祀淫祠祠有疵出户限民驚怪以爲神至

奔走祠之履罪神巫十人投其主江中爲丞六年而去去三月他吏用法急而亂民益追思之知安化縣始土豪以世亂糾民爲兵天下既定豪酋易氏者怙勇力與所部保險阻自全江陰侯吳良檄旁縣兵捕擊之兵且集召令計事履曰易氏自逃死無他惡奈何激之使生變乎不若先以計致之果爲逆用兵未晩也良聽之而事平已而江陰侯檄取故兵請爲農驚奔相告勢危甚履屬耆老諭之曰侯所取與也籍其願爲兵者數人而止長沙郡令

力爭曰吾邑民貧而俗暴恩且恐叛安可如他縣乎令格不奉命其罪小奉命而致亂其禍大決不敢辭小罪而陷大禍也郡從之履爲吏不求威名以愛利爲先重刑獄凡有訟召受訟者面質之平其怒而止不忍置民於獄獄常空有追需不務速辦稍緩其期約故物價不踴視他所費恒減十二三所至民感之以爲愛已擢知濰州二年謝事歸將行辭其友翰林學士宋濂濂戲謂履曰君願受長者教乎履曰公何以命之濂曰　天子官汝五品秩

[illegible][illegible]悄縣恩甚大、汝知保之之道乎、屢謝曰、願卒教、
之濂曰、慎毋出門戶、絕世吏勿與交、履至家如濂戒、
竟以自全、

知府陳公灌

知府陳灌、江西廬陵人、元季憂世亂、去習兵法、環所
居良田皆棄之、築場圃樹木、為人初莫測也、後數年
木森鬱成列、而四方盜蜂起、遂依以結屯聚兵、鄉井
高皇帝克武昌、灌詣軍門上謁、上與語
比征以經歷贊軍、已擢寧國府知府、與

所疾苦、抑兼并、創戶帖、覈戶口之欺隱
為式、布天下、所屬邑歲租不入官廩、獨虛
籍其數以上、灌廉得之、念此直踵宿弊然耳、必發之
得罪者滋衆、乃揚言將以某月日行視廩、覆歲儲民
閩爭輸補、及期廩皆實、而弊亦盡革、有盜四十人、以
劫麥舟獄當死、灌視其詞曰、此愚民因舟被風漂抵
岸、而挺取之、非素合謀也、安得引行劫為比、乃獨坐
為首者一人、餘減死論、洪武四年、謁告歸省、尋卒、

知府況公鍾

況鍾字伯律、江西靖安人、始以吏事呂尚書震、尚書
薦授主事、遷郎中、擢蘇州守、授璽書假便宜從事、初
視事、陽為不解事者、諸吏抱案牘環立請判、鍾左右
顧問吏、吏所欲行止、輒聽、而諸弊蠹悉識之、於是吏
大喜、謂府公愚、通判趙忱肆慢侮、不校、既月餘、命左
右具香燭案、呼學官子弟及僚屬畢來、云有勅未宣、
今宣勅、勅中有僚屬不法、徑自挐問語、於是諸僚皆
禮畢、坐堂上、呼里老、前曰、吾聞郡人多武
吾不能如關羅老子自剖別、今以屬若

思戶報善者、吾優視之、禮請其賢者與
吾且為百姓殺之、今列二簿、俟之矣、已召
諸府胥悉前、大聲言某日某事、汝作如此、擬應竊贓
若干、某日某如之、羣胥股栗不敢辯、鍾命引出、擇有
膂力者四人、擲一胥空中、擷殺之、不死、鍾大怒曰、吾
為百姓殺賊、鼠輩顧不為我盡力耶、高投之、必死、不
死、若死矣、於是立擲殺六人、尸諸衢、乃盡覈屬吏出
貪墨者五人、庸懦者十餘人、郡中不寒而栗、謂太守
神威、咸畏法不犯、於是掃剔諸宿蠹、置通關勘合簿、

防欺詐痛繩衛卒之爲暴橫者而郡體始尊簿得民
善惡名籍而榜列之示懲勸令民婚喪必以禮諭告
反覆而校督其不如命者威禁大行蘇賦重而官田
尤甚民苦之鍾爲奏減重賦焚香祝天乃具疏上卒
得請復與周文襄畫收糧法建濟農倉置綱運簿防
運夫侵盜置館夫簿防非禮需索綜理周密而行之
甚商易大抵鍾爲治專戢豪猾撫善良至寒門下士
皆獲收以故吏畏民安述職錫宴賜詩九載
留者八萬人楊文貞贈之詩曰十年不

卷二十四　七

縣重迎張益州鍾剛果敏達不畏強禦
巡按御史爭相見儀弗憚然度量廓如也
蘇數十輩卒無繼者

知府徐公咸

徐咸字子正號東濱海鹽人正德辛未進士初守沔
陽沔罹兵燹後民嗷嗷待斃咸撫輯惠養區畫中理
民多全活初沔地宜黍鮮植嘉穀咸教之引渠灌泉
略倣吳地播種之法民賴其利移守襄陽郡有妖民
倡左道惑衆禍叵測咸計礫渠魁餘黨悉爲解散罷
守歸屢徵不起其編纂有國朝名臣錄澤山野錄詩
有東濱三稿卒年八十有八

主事唐公侃

唐侃丹徒人爲諸生時父被獄上書請自代弗得乃
籍草地寢夏不帷冬不被夜不解衣竟父獄乃止及
爲州縣再轉官數千里未嘗一日攜妻子獨與一二
老蒼頭相朝夕飯羹豆藉茅以居知山東武定州一
葬承天道出東德州北宦豪民間財甚鉅
不給侃曰以牛往足矣至則舁一空棺

卷二十四　八

內閣牌校奴叱諸大吏鞭撻州縣官宣
辦者死欲以恐嚇錢同事者並逃去侃獨
不去怠乃謂之曰吾與若詣錢所受錢乃引之旁舍
中指棺示之曰吾已辦死來錢不可得也諸閹愕眙
視莫能難於是諸逃者皆被罪侃獨受旌所居官率
空橐以歸及覲考滿入京師又率空橐行以是著節
亦以是淹於官稍遷刑部主事病卒貧不能殮部尚
書及諸僚賻之錢乃克歸葬

知府徐公九經

徐公九經貴溪人爲句容令歷九載治行爲天下第
一其始至羸服坐一笥輿延見諸侯人恂恂無所請
難諸侯人出相語與中人誠長者第吾邑得無共賧
豪而治乎居三日一吏出空牒用印內橐中九經援
得之詰其狀羣吏皆叩首曰爲某親故某事補牒耳
非有賄也九經曰吾不治賄治竊印者卒坐之法已
虎戎寮佐毋得擅攬訟及需賦民錢而捕按其用事
人人惴恐於法不敢有所舞每受訟諜必
諷偕徵從和處其不即和處者而論使

卷二十四　九

數不過十毋煩置獄然至於武斷弁乘
不止諸所催科受役預爲期過期不至者
伊里三老逮答之終不遣隸卒下鄉落隸卒列庭下
如木偶亡所資衣食多自引去居恒謂御　天子布
大惠安能人人賜租蠲役第在我曹酌緩急而已緩
而急憂在民急而緩憂在國以故終其任無失所者
悉革一切浮浪費里正經籍邑耳足跡不使至邑門
亦不使至民戶門以爲恒邑故稱孔道輪蹄輻輳取
資於民不可計九經減舊額夫三之二馬三之一無

弗給者士大夫過從所餽不過算器食不以貴重故
加篚有廢圃廣輪數十畝躬率吏卒治蕪穢秇蔬果
鑿池種魚間養牧雞豕客過宴飲取諸宮中而用之
客更欣然爲酣飽去歲大侵民至剝榆而食而　上
方祠蓄竹宮多遣中貴人方士醮神三茅山三茅九
經所治也欺詑曰吾民困至此而恐更驅之役援故
牘寄引之金宿於府者請之中丞直指以供費躬爲
一者懾其清嚴竟竣事不復有所干然歲侵
貞丁中丞發庾米數百石使平價而糶

卷二十四　十

九經曰今流莩載道數百石幾何而徙
役糴者皆豪也於是從時價糶其半還直
於官而取餘米煮粥召三老受而分食其餓者輒按
倉穀餘尚多使稱力分負以去其山谷間稍遠者則
就傍富人穀而取償於倉居平持法寬而至是獨改
峻有十七人桀貨而遲穀者捕得立置之法曰是非
饑民乃夙盜以饑文其惡者咸惴惴相戒道不拾遺
九經積九載遷工部營繕司主事將治行而民強留
之彌月不得發爭延請過舍治觴炙兒稚挽衣而泣

曰公毋去我度不可留其長者曰公幸惠訓我使我
奉之如奉公九經亦揮淚曰毋以訓而曹唯儉與勤
及恐耳儉則不費勤則不擦恐則不爭九經居恒不
肉食唯噉菜佐脫粟嘗圖一菜於堂曰民不可有此
色士不可無此味至是父老刻其所畫菜而書勤儉
恐於上曰徐公三字經也家肖象而尸之朝夕必祝
焉又立祠祀祠四五所而其最者在茅山謂其息
茅山之役巨也在繕部議當築外城而城
昝炳圖者都督掞上寵橫甚人謂避

奴未滅何以家爲孰謂陸將軍不如嫖
如不敢發圖分爲三亡何出權荊州商稅舉
舊額裁三之一諸聽權者蝟集倍溢於故乃屬其餘
於藏曰吾裁而得溢毋使後人增而取溢也遷都水
司郎中治張秋諸漕河道倖臣趙文華督大軍平東
南倭所過張甚河渠郎逆送恒出境外幣餼充溢猶
不得一款色而九經第遣一介齎牒謁之云郎有事
涉灣不敢離也文華嫚罵投牒於地無何致仕居家
久提學御史耿定向按部句容習其政而仰之時設

傳九經物故耿檄祠名宦再檄貴溪祠鄉賢然九經
疆無恙也至年八十五始卒九經家與少師夏言同
里台舉鄉薦至謁選未嘗造其門及言道被逮九經
獨使一老蒼頭侍行夏從檻車中間得之爲感泣然
不務爲名高故少能舉其事者

名臣志鈔二十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吳孝章撰孝章字平子嘉興人是書前有天啟癸亥吳中偉序謂其鈔鄭曉吾學編王世貞四部稿而稍飾之然如孫一元傳乃殷雲霄所作則亦不全據鄭王矣所錄始於洪武迄於隆慶凡一百五十三人卷中有自爲贊詞者如李善長傳末是也有襲弇州史稿者如湯和傳末是也然若劉基與李善長同卷而贊詞獨不及於劉馮勝傳友德藍玉同卷而贊詞獨不及於馮藍則未知命意之所存其所載事實頗爲缺畧而徐達傳之附增壽李文忠傳之附景隆此自史家備詳世系之體若惟志名臣烏容及此至于謙傳之附石亨益無理矣中偉序全仿史記自序漢書敘傳之例行以韻語殊乖體裁謂之不善學步可也

孝友傳二十四卷

〔明〕郭正中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孝友傳二十四卷》提要

原缺第一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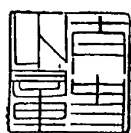
然意有所通於物雖田父
老稚知孝者讀之無不歎感
悟嘆然以為不可到而掀揭霄
壤雲閟今曩累之德之業皆若
花果之綴于黄旺衰更事而此
叢常周于抜輿之内蓋黎貴

孝友傳本序

尊前蝶栩先生至性過人遠近
師表生平以孝爲之教黎眉不
過述遐庭之語以先大之耳
今
天子神聖以孝經小學倡湖學宮
丞欲鍊才士于實際此書自應
尊行宮内數收休明假設有

人扶鴻濛之秘銘日出之鄉而氣孝友托之始譬則井植生桲而溝植生條枯蓏直月日事耳何則是狂生而無其本者也則是書安可不讀矣

賜進士第

經筵展書官翰林院編修承事郎林增志題于金臺玉署

孝友傳後序

郭黎眉爲太沖中表尊行相知共事家久每服其神姿睿徹意味邃深參飯依大乘出世入世一法透悟無礙數年前善過一刻爲中下根砭救菲鈍如太沖得奉以周旋恒有愧於多過則恒有愧於吾黎眉也昔人說訓子何不教他讀孝經論語免使學嘲風詠月汙人行止三復斯言使人增歎黎眉尊公

蝶栩先生者德碩學人倫冠冕克追其先有道之遺烈惟以孝友倡其鄉人人亦不言而喻當世名流蒞茲土者恒矜式之先生性不好名亦不言隱每喜與愚父子作切

近語謂家庭至性人生當盡之事無以過人令歿少久而追思者不衰蓋先生之孝友即黎眉之箕裘也世衰道微人以聲利為學不復知有根本之業設古人生於今當

不知如何惶駴凡屬有心安得晏然而已故著書一事非儒者所急務獨著有用之書為人倫樹軌聖賢立心者此亦至心賞慕者所不能但已者也於是黎眉子繹其先

德有孝友傳二十四卷

皇明孝友傳八卷將行於世孝經論語善於詮性此書真善於詮孝經論語愚竊謂此書直可統括二十一史務切近者當不以為妄言近

日吾友江邦玉留心砥世有孝經集刻誤屬吾序吾謝不敢以聖人之書非後世末學所得謬贅若吾輩有心於聖學追芳躅而勵獨行則直將呼昔人而質之若聞其聲若見其形易地設心斷然不疑者矣

癸酉冬日後學吳太沖頓首序

孝友傳目次

卷十八

宋

卷二十三

元

武德政

卷二十四

元

耿昌　李全

戚敬　蕭翊

趙天爵　陳汝楫

華昭　章夢賢

鄭佛生　葉儁

方時發　附陳伯宣　同山周氏　尚遜　吳起孫　張弘毅　王理　張攻　劉讓陽　王榮　[illegible]等　辛世顯　陰幼遇　陳[illegible]成　任大吉　韋阜　李蔡讓　吳傑　陳忠

汪俊德　劉良臣等二十四人

王構等一百三人　朱震雷等十七人

孝釋　附

道紀　法雲

智聚　敬脫

慧斌　子鄰

師備　鑒宗

陳尊宿　張策

道丕　應天寺僧

紹清　宗頤

孝友傳卷一

明武林郭正中輯　男忠祜重較

殷

泰伯仲雍

吳泰伯。弟仲雍。古公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於是泰伯仲雍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讓季歷。泰伯之犇荊蠻。自號句吳。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泰伯。泰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為吳仲雍。

伯夷叔齊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

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

周

周公旦

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時旦爲子孝篤仁異於羣子武王克殷二年武王有疾羣臣懼太公召公乃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周公於是乃自以爲質設三壇同墠周公北面立戴璧秉珪告於太王王季文王史策祝曰惟爾元孫王發勤勞阻疾若爾三王是有負子之責於天以旦代王發之身旦巧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王發不如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汝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無墜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歸今我其即命於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圭歸以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圭周公已令史策告太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發於是乃即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周公喜開籥乃見書遇吉周公入賀武王曰王其無害旦新受命三王維長終是圖茲道能念予一人周公藏其策金縢匱中

君陳

君陳成王時人周公遷殷頑民於下都周公親自監之周公既歿成王命君陳代周公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魯公伯禽

伯禽與康叔封朝于成王見周公三見三笞之康

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康叔與伯禽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曰橋。二子盍往觀乎。二子往南山之陽。見橋竦焉實而仰。反以告乎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商子曰。南山之陰有木曰梓。二子盍往觀乎。二子往南山之陰。見梓勃焉實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安見君子。對曰。見商子。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

尹伯奇

尹伯奇。吉甫之子也。爲後母所譖而見逐。乃編芰荷以爲衣。釆楟花以爲食。清朝履霜。援琴而歌。從親之令。不敢有怨。

孝友傳卷一終

孝友傳卷二

明武林郭正中輯　男忠祐重梓

列國

頴考叔

頴考叔。鄭國人也。爲頴谷封人。初。鄭莊公以其弟叔段之故。寘其母姜氏于城頴。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頴考叔聞之。有獻于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緊我獨無。頴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頴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衛太子伋 弟壽

衛宣公夫人夷姜。生太子伋。取齊女。未入室。宣公見其美。說而自娶之。生子壽子朔。朔與母共讒惡太子於宣公。宣公自以其奪太子妻也。亦心惡太子。乃使太子伋於齊。而令盜遮界上殺之。與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持白旄者殺之。子壽知之。以告太子。太子曰。逆父命求生。不可。遂行。壽見太子不止。乃盜其白旄而先馳至界。盜見其驗。卽殺之。壽已死而太子伋又至。謂盜曰。所當殺乃我也。盜於是倂殺太子伋。以報宣公。宣公乃以子朔爲太子。

晉太子申生

晉太子申生。其母齊桓公女也。曰齊姜。早死。獻公子八人。而太子申生有賢行。及得驪姬而愛幸之。驪姬生奚齊。獻公有意廢太子。獻公私謂驪姬曰。吾欲廢太子。以奚齊代之。驪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已知之。而數將兵。百姓附之。奈何以賤妾之故。廢適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殺也。驪姬詳譽太子。而陰令人譖惡太子。而欲立其子。二十一年。驪姬謂太子曰。君夢見齊姜。太子速祭曲沃。歸釐於君。太子於是祭其母齊姜於曲沃。上其薦胙於獻公。獻公時出獵。置胙於宫中。驪姬使人置毒藥胙中。居二日。獻公從獵來還。宰人上胙獻公。獻公欲饗之。驪姬從旁止之曰。胙所從來遠。宜試之。祭地。地墳。與犬。犬死。與小臣。小臣死。驪姬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弑代之。況他人乎。且君老矣。旦暮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弑之。謂獻公曰。太子所以然者。

不過以妾及奚齊之故。妾願子母辟之他國。若早自殺。毋徒使母子爲太子所魚肉也。始君欲廢之。妾猶恨之。至於今妾殊自失於此。太子聞之。奔新城。獻公怒。將殺太子。公子重耳謂之曰。子盍言子之志于公乎。太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盍行乎。太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于

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爲恭世子也

晉公子重耳

晉公子重耳獻公之子也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于斯得國恒于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

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于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

秦康公

秦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也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於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曰我見舅氏如母存焉

魏顆

魏顆武子之子也武子疾有嬖妾無子命顆曰必

嫁是疾革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革則亂吾從其治命也

石奢

石奢楚昭王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人者奢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罪臣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

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自刎而死。

吳季札

季札。吳王壽夢之子也。壽夢有子四人。長諸樊。次餘祭。次餘眛。次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王諸樊元年。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

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材。願附於子臧之義。吳人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王諸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以稱先王壽夢之意。且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致國。令以漸至焉。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十七年。王餘祭卒。弟餘眛立。四年。王餘眛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去。

伍尚

伍尚。楚人也。尚父曰伍奢。尚兄曰伍員。費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爲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然且爲楚患。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爲人仁。呼必來。員爲人剛戾忍詢。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

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爲質。詐召二子。二子去。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讐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耻。俱滅無爲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耻。終爲天下笑耳。謂員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讐。我將歸死。尚既就執。使者捕伍胥。伍胥貫弓執矢嚮使者。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聞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奢聞子胥之

士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并殺奢
與尚也

孟獻子

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
御而不入孔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

孟莊子

孟莊子名速魯大夫以孝行稱父獻子有賢德而
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曾子曰吾聞諸夫子曰孟

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
政是難能也

孝友傳卷二終

孝友傳卷三

明武林郭正中輯　孫亮工重較

列國

孔子

孔子字仲尼三歲而孤不知父墓二十四歲母顏
氏卒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為葬也其
引也蓋殯也問於鄹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
既葬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

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
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
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
修墓二十六歲母喪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
日而成笙歌仲尼閒居曾子侍坐子曰參先王有
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女知之
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
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女身體髮膚受

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以揚名于
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
君終于立身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子曰愛
親者不敢惡于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愛敬盡于
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甫
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
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滿而不
溢所以長守富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

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
淵如履薄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
言不敢言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
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
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
卿大夫之孝也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資于事
父以事母而愛同資于事君而敬同故母
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

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
其壽祿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詩云夙興夜寐
無忝爾所生子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
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孝
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曾子曰甚哉孝之
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
地之經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
是以其孝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先王見教之
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

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
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云赫
赫師尹民具爾瞻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
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于公侯伯子男乎故得
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于鰥寡
而況于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治
家者不敢侮于臣妾而況于妻子乎故得人之懽

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于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于行孝。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于孝乎。

故親生之膝下。以養其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子曰。父子之道天性。君臣之義。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于善而皆在于凶德。雖得之。君子所不貴。君子則不然。言斯可道。行斯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

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子曰。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要君者無上。非

聖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子曰。教民親愛。莫善于孝。教民禮順。莫善于悌。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安上治民。莫善于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詩

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
其大者乎。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
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
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
兄也。宗廟致敬。不敢忘親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
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
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順

可移于長。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是以行成于內。
而名立于後世矣。子曰。閨門之內。具禮已乎。嚴父
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曾子曰。若夫慈愛
恭敬。安親揚名。參聞命矣。敢問從父之令。可謂孝
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
人。雖無道不失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
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
爭友。則身不離于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于不

義也。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弗爭于父。臣不可以
弗爭于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
孝乎。子曰。君子之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
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詩云。心乎愛矣。遐
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子曰。孝子之喪親也。
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
不甘。此哀戚之情。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
不滅性。此聖人之政。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爲之

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
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爲之宗廟。以鬼享
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
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孔子
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仲由

仲由字子路。魯人。孔子弟子。事親至孝。子路見孔
子曰。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食。爲親

負米百里之外。親歿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裀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懽。斯之謂孝。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勿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

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閔損

閔損。字子騫。魯人。孔子弟子。早喪母。父娶後妻。生二子。母嫉損。所生子衣綿絮。衣損以蘆花絮。父冬月令損御車。體寒失靷。父察知之。欲遣後妻。損啓父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父善其言而止。母亦感悔。遂成慈母。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後居親喪三年。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焉。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不亦君子乎。

顏回

顏回。字子淵。魯人。孔子弟子。宰我欲短喪。顏回曰。人知其一。未知其他。但知暴虎。不知馮河。鹿生三

年。其角乃墮。子生三年。而離父母之懷。

曾參

曾參。字子輿。曾南武城人。孔子弟子也。性至孝。養父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晳嗜羊棗。參不忍食羊棗。嘗芸瓜。誤折其根。曾晳怒。援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而蘇。蹶然而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鼓琴而歌。欲父聽其歌而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

也。昔舜事瞽瞍。瞍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而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今參委身待暴怒。以陷父不義。夫安得爲孝乎。曾子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謝過。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十篇。參嘗出薪於野。客至其家。母以手搤臂。參卽馳至。問母曰。臂何恙乎。母曰。今者客至。搤臂以呼汝耳。嘗從仲尼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曰。思爾齧指。孔子曰。參之孝。精感萬里。曾子每讀喪禮。

泣下沾襟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子欲養而親不待。是故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初吾爲吏。祿不及釜。尚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旣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猶北面而泣涕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又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十鍾而不洎吾心悲。又曰。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又曰。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久爲難。久可能

也。卒爲難。又曰。身者。親之遺體也。行親之遺體。敢不敬乎。參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孟子曰。若曾子。可謂養志者矣。事親若曾子可也。

高柴

高柴。字子羔。齊人。敬仲傒十世孫。長不盈五尺。自見孔子。未嘗越禮。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爲成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羔將至。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羔爲之衰。

卜商 附言偃　孟懿子　孟武伯

卜商。字子夏。齊人。問孝於孔子。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子夏旣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

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言偃。字子游。魯人。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自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孟懿子。名何忌。魯大夫。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孟武伯。名彘。懿子之子。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

皐魚

皐魚。魯人。哭於道。孔子行。聞其聲甚悲。孔子曰。前有賢者。至則皐魚也。孔子避車而與之言曰。子非有喪。何哭悲也。皐魚曰。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可追者年也。去而不可得見者親也。吾請從此辭矣。

顏丁

顏丁。魯人。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

少連大連

少連大連。魯人。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

孔伋

孔伋。字子思。伯魚之子也。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于廟。門人至曰。庶民之母死。何爲哭于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

室。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盍愼諸。子思曰。吾何愼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愼哉。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于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于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先是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

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及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汚則從而汚。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樂正子春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親。可謂全矣。故君子跬步而不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

韓伯俞

韓伯俞少有過。其母笞之泣。母問曰。他日笞子未嘗泣。今泣何也。對曰。昔俞得罪。笞嘗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也。

老萊子

老萊子楚人也。孝奉二親。行年七十。作嬰兒戲。著五色斑斕之衣。嘗取水上堂。詐跌仆。臥地爲小兒啼。弄雛於親側。欲親之喜。

剡子

剡子性至孝。母病思鹿乳。徧求不能得。剡子乃衣鹿皮入鹿羣中以求之。卒遇獵者。彎弓欲發。亟告之故。乃得免。且遺以鹿乳而去。

孝友傳卷四

明武林郭正中輯　孫亮工重較

西漢

石奮 附石建 石慶

萬石君石奮。孝文時爲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奮爲九卿。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於是號奮爲萬石君。孝景季年。萬石君歸老于家。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

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誚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迺許。其執喪哀戚甚。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建元二年。皇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帬厠牏身自浣洒。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爲常。

萬石君徙居陵里。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謝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迺謝罷慶。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以元朔五年卒。建哭泣哀思。杖迺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於萬石君。

金日磾 音低

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子也。漢武帝元狩中。父爲昆邪王所殺。日磾日夕悲愴。與母閼氏弟倫俱降漢。沒入官。輸黃門養馬。時年十四矣。久之。帝游宴。見日磾。奇其狀貌。拜爲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日磾奉母盡孝道。其母教誨二子。甚有法度。帝聞嘉之。母既死。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日磾每見畫。常拜鄉之涕泣。然後迺去。

韋玄成

韋玄成字少翁魯國鄒人也以父任爲郎常侍騎少好學修父業尤謙遜下士出遇知識步行輒下從者與載送之以爲常其接人貧賤者益加敬繇是名譽日廣以明經擢爲諫大夫遷大河都尉初玄成兄弘爲太常丞職奉宗廟典諸陵邑煩劇多罪過父賢以弘當爲嗣故勑令自免弘懷謙不去官及賢病篤弘竟坐宗廟事繫獄罪未決室家問賢當爲後者賢恚恨不肯言於是賢門下生博士

義倩等與宗家計議共矯賢令使家丞上書言大行以大河都尉玄成爲後賢薨玄成在官聞喪又言當爲嗣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爲病狂臥便利妄笑語昏亂徵至長安既葬當襲爵以病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玄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辟兄者案事丞相史迺與玄成書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恥辱爲狂癡光曜晻而不宣微哉子之所託名也僕素愚陋過爲宰相執事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爲小人也玄成友人侍郎章上疏亦言聖王貴以禮讓爲國優養玄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而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

丁蘭

丁蘭河内人也年十五喪母乃刻木爲親形像事

之如生朝夕定省後鄰人張叔妻從蘭妻借看蘭妻跪授木形木像不悅不以借之張叔醉罵木像以杖敲其頭蘭還見木像色不懌問其妻具以告之即奮擊張叔吏捕蘭蘭辭木像去木像見蘭爲之垂淚郡縣嘉其至孝通于神明奏之宣帝嘉之拜中大夫

于永

于永東海郯人于定國之子也年三十乃折節修

行以父任爲侍中中郎將長水校尉定國死居喪如禮孝行聞由是以列侯爲散騎光祿勲至御史大夫

董永

董永千乘人少失母獨養父父亡無以葬乃從人貸錢一萬永謂錢主曰後若無錢還君當以身作奴主甚閔之永得錢葬父畢遂備其妻詣錢主爲奴主曰本言一人今何有二永曰言一得二理何

乖乎主問永妻何能妻曰能織耳主曰爲我織絹若干卽放爾及絹足遂放之

郭巨

郭巨父沒分財與二弟巳獨取母供養寄住鄰有凶宅無人居者共推與之居無禍患嘗掘地得金一釜上有劵云天賜孝子郭巨巨不收聞于官官依劵題還之遂得供養云

王陽

瑯邪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卭郲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遂以病去後王尊爲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

原涉

原涉字巨先涉父哀帝時爲南陽太守天下殷富大郡二千石死官賦歛送葬皆千萬以上妻子通共受之以定産業時又少行三年喪者及涉父死

讓還南陽賻送行喪冢廬三年繇是顯名京師

劉紆

劉紆字伯興宣帝之玄孫也宣帝封子囂於楚是爲孝王孝王生思王衍衍生王紆積累仁義世有名節而紆尤慈篤早失母同産弟原鄉侯平尚幼紆親自鞠養常與共臥起飲食及成人未嘗離左右平病卒紆哭泣歐血數月亦歿初紆襲王封因值王莽簒位廢爲庶人因家於彭城

卷四終

孝友傳卷五

明武林郭正中輯　曾孫元齡重較

東漢

蔡順

蔡順字君仲汝南安成人以至孝稱順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噬其指順即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噬指以悟汝耳値王莽亂人相食順採桑椹赤黑異器

賊問所以順曰黑者奉母赤者自食因遺米三斗受而不食井桔槔朽在母生年上而順不敢理之俄而有扶老藤生繞之遂堅固焉母年九十以壽終未及葬里中災火將逼其舍順抱伏棺柩號哭叫天火遂越燒宅室順獨得免太守韓崇召為東閤祭酒母平生畏雷自亡後每有雷震順輒圜塚泣曰順在此崇聞之每雷輒為差車馬到墓所太守鮑眾舉孝廉順不能遠離墳墓遂不就年八十終于家

劉平

劉平字公子彭城人也更始時平弟仲為賊所殺其後賊復奄至平扶侍其母奔走逃難仲有遺腹女始一歲平不忍使仲絕類抱其女與母俱匿野澤中平朝出求食逢餓賊將烹之平叩頭曰今旦為老母求食老母待平為命願得先歸食母畢還就死因涕泣賊感其孝哀而遣之

趙孝

趙孝字長平沛國蘄人也父普王莽時為田禾將軍任孝為郎每告歸常白衣步擔嘗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先時聞孝當過以有長者客掃灑待之孝既至不自名長不肯內因問曰聞田禾將軍子當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於是遂去及天下亂人相食孝弟禮為餓賊所得孝聞之即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飽賊大驚並

放之謂曰可且歸更持米糒來孝求不能得復往報賊願就烹衆異之遂不害鄉黨服其義永平中辟太尉府顯宗素聞其行詔拜諫議大夫遷侍中又遷長樂衛尉復徵弟禮爲御史中丞

王琳 附兒萌 車成

王琳汝南人年十餘歲喪父母因遭大亂百姓奔逃唯琳兄弟獨守冢廬號泣不絕弟季出遇赤眉將爲所哺琳自縛請先季死賊矜而放遣由是顯

名鄉邑後辟司徒府薦士而退又齊國兒萌子明梁郡車成子威二人兄弟並見執於赤眉將食之萌成叩頭乞以身代賊亦哀而釋焉

江革

江革字次翁齊國臨淄人也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並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阻險常採拾以爲養數遇賊或劫欲將去革輒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辭氣愿款有足感動人者賊以是不忍犯之或乃指避兵之方遂得俱全於難革轉客下邳窮貧裸跣行傭以供母便身之物莫不畢給漢光武建武末年與母歸鄉里每至歲時縣當案比革以母老不欲搖動自在轅中輓車不用牛馬由是鄉里稱之曰江巨孝太守嘗備禮召革以母老不應及母終至性殆滅嘗寢伏冢廬服竟不忍除郡守遣丞掾釋服因請以爲吏永平初舉孝廉爲郎仕至諫議大夫賜告歸元和中肅帝思革至孝詔以

穀千斛賜之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致羊酒及卒祠以中牢復賜穀千斛

淳于恭

淳于恭字孟孫北海淳于人也王莽末歲饑兵起恭兄崇將爲盜所烹恭請代得與俱免後崇卒恭養孤幼教誨學問有不如法輒反用杖自箠以感悟之兒慙而改過建武中郡舉孝廉司空辟皆不應建初元年肅宗下詔美恭素行告郡賜帛二十

死遣詣公車除爲議郎遷侍中騎都尉

杜林

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也拘于隗囂而終不屈節建武六年弟成物故囂乃聽林持喪東歸旣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于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持鹿車載致弟喪仰而歎曰當今之時誰能如此吾何忍殺義士遂自亡去

鮑永

鮑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也永少有志操事後母至孝妻嘗于母前叱狗而永卽去之永初事更始建武十一年爲司隷校尉後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雖以獲罪司隷所不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去

郭丹

郭丹字少卿南陽穰人也七歲而孤小心孝順後母哀憐之爲鬻衣裝買產業後王莽徵之遂與諸生迯于北地更始二年徵爲諫議大夫更始敗諸將悉歸光武並獲封爵丹獨保平氏不下爲更始發喪衰絰盡哀建武二年遂潛迯去敝衣間行涉歷險阻求謁更始妻子奉還節傳因歸鄉里永平三年爲司徒

許武

許武會稽陽羨人也太守第五倫舉武孝廉武以

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請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因與二弟共割財產以爲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所得並悉劣少鄉人皆稱二弟克讓晏普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爲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遠近稱之位至長樂少府

張武

張武吳郡由拳人也父業郡門下掾送太守妻子還鄉里至河內亭盜夜劫之業與賊戰死遂亡失屍骸武時年幼不及識父後之太學受業每節常持父遺劍至亡處祭醱泣而還太守第五倫嘉其行舉孝廉遭母喪過毀傷父魂靈不返因哀慟絕命

魯恭

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建武初父爲武陵太守卒官時恭年十二弟丕七歲晝夜號踴不絕聲郡中賻贈無所受乃歸服喪禮過成人鄉里奇之

伏恭

伏恭字叔齊琅邪東武人司徒湛之兄子也湛弟黯字稚文無子以恭爲後恭性孝事所繼母甚謹

劉茂

劉茂字子衛太原晉陽人也少孤獨與母居家貧以筋力致養孝行著於鄉里

樊儵

樊儵字長魚南陽湖陽人也謹約有父風事後母至孝及母卒哀思過禮毀病不自支世祖常遣中黃門朝暮送饘粥永平元年拜長水校尉二年徙封燕侯

古初

古初長沙人遭父喪未葬鄰人失火初匍匐柩上以身扞火火爲之滅時稱爲長沙孝子太守鄧悝

甄異之以爲首舉

班超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爲人有大志不修細節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詣校書郎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爲官傭書受直以養老母

丁鴻

丁鴻。字孝公。潁川定陵人也。父綝。從世祖征伐。鴻獨與弟盛居。憐盛幼小。而共寒苦。綝封陵陽侯。及綝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於盛。不報。既葬。乃挂縗絰于塚廬而逃去。留書與盛曰。鴻貪經書。不顧恩義。弱而隨師。生不供養。死不飯唅。皇天先祖。並不祐助。身被大病。不任茅土。前上疾狀。願辭爵仲公章寢不報。迫且當襲封。謹自放棄。遂求良醫。如遂不瘳。永歸溝壑。鴻初與九江人鮑駿同事桓榮。甚

相友善。及鴻亡封。與駿遇于東海。陽狂不識駿。駿乃止而讓之曰。昔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得申其志耳。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悟。垂涕嘆息。乃還就國。開門教授。鮑駿亦上書言鴻經學至行。顯宗甚賢之。詔拜侍中。建初四年。徙封魯陽鄉侯。和帝永元四年。代袁安爲司徒。

廉范

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漢哀帝末。祖父丹爲庸部牧。范父遭喪亂。客死於蜀漢。范遂流寓西州。西州平。歸鄉里。年十五。辭母西迎父喪。蜀郡太守張穆。重資送范。范無所受。與客徒步負喪歸葭萌。載船觸石破沒。范抱持棺柩。遂俱沉溺。衆傷其義。鉤求得之。救療僅免於死。穆聞復馳遣使持前資物追范。范又固辭。范將父骨歸葬畢。詣京師受業。事博士薛漢。至顯宗時。累官至蜀郡太守。民歌之曰。

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

姜詩

姜詩。字仕遊。廣漢人。事母至孝。妻龐氏。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後值風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饈。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問鄰母。鄰母具對。姑慙感呼還。恩養愈謹。其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

以行學不在。姑嗜魚膾。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膾。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湧泉。味如江水。每旦輙出雙鯉魚。常以供二母之膳。赤眉賊經詩里。弛兵而過。曰勿驚大孝。時歲荒。賊乃遺米肉。詩受而埋之。漢明帝永明三年。察孝廉。詔曰大孝入朝。凡諸舉者一聽平之。由是皆拜郎中。詩尋除江陽令。卒于官。所居治。鄉人爲立祀。

彭修

彭修字子陽。會稽毗陵人也。年十五時。父爲郡吏得休。與修俱歸。道爲盜所劫。修困迫。乃援佩刀前持盜帥曰。父辱子死。卿不顧死耶。盜相謂曰。此童子義士也。不宜逼之。遂辭謝而去。鄉黨稱其名。

韓棱

韓棱字伯師。潁川舞陽人。父尋建武中爲隴西太守。棱四歲而孤。養母弟。以孝友稱。及壯。推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從昆弟。鄉里益高之。顯宗知其忠。縣

是徵辟。五遷爲尚書令。和帝時爲司空。

鄧彪

鄧彪字伯智。南陽新野人。太傅禹之宗也。父邯中興初以功封鄳侯。仕至渤海太守。彪少立志。修孝行。父卒。讓國于異母弟荆鳳。顯宗高其節。下詔許焉。後仕州郡。辟公府。五遷桂陽太守。永平十七年。徵入爲太僕。數年。喪後母。辭疾乞身。詔以光祿大夫行服。服竟。拜奉車都尉。遷大司農。數月代鮑昱爲太尉。

陸續

陸續字智初。會稽吳人也。仕郡戶曹史。太守尹興。興之時。楚王英謀反。陰疏天下善士。及事覺。顯宗得其錄。有尹興名。乃徵興詣廷尉獄。續與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勳。及掾史五百餘人。詣洛陽詔獄。續掠考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遠至京師。獄事持急。無緣與續相聞。母但作饋食。付門卒以進

之續雖見考苦毒而辭色慷慨未嘗易容唯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相見故泣耳使者大怒以爲獄門吏卒通傳意氣召將案之續曰因食餉羹識母所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使者問何以知母所作乎續曰母嘗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是以知之使者問諸謁舍續母果來于是陰嘉之上書說續行狀帝俱赦之

毛義

毛義廬江人少節家貧以孝行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尚士也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爲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屈也斯蓋所謂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者也建初中章帝下詔褒寵義賜穀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問起居加賜羊酒壽終于家

黃香

黃香字文彊江夏安陸人也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喪鄉人稱其至孝年十二太守劉護聞而召之署門下孝子甚見愛敬香家貧內無僕妾躬執苦勤獨養其父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盡心奉養遂博學經典究精道術能文章京師號

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後累官至尚書令

劉愷

劉愷字伯豫以當襲父般爵讓與弟憲遁逃避封久之章和中有司奏請絕愷國肅宗美其義特優假之愷猶不出積十餘歲至永元十年有司復奏之侍中賈逵因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竊見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素行孝友謙遜潔清讓封弟憲潛身遠迹有司不原樂善之

心。而繩以循常之法。非長克讓之風。成含弘之化。前世扶陽侯韋玄成。近有陵陽侯丁鴻。鄳侯鄧彪。並以高行潔身辭爵。未聞貶削。而皆登三事。今愷景仰前修。有伯夷之節。宜蒙矜宥。全其先功。以增聖朝尚德之美。和帝納之。詔曰。故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當襲般爵。而稱父遺意。致國弟憲。遁亡七年。所守彌篤。蓋王法崇善。成人之美。其聽憲嗣爵。遭事之宜。後不得以爲比。乃徵愷拜爲郎。稍遷侍中。

愷之入朝。在位者莫不仰其風行。歷官司空。元初二年。爲司徒。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由是內外衆職。並廢喪禮。元初中。鄧太后詔長史以下。不爲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時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詔下公卿。議者以爲不便。愷獨議曰。詔書所以爲制服之科者。蓋崇化厲俗。以弘孝道也。今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職在辯章百姓。宜美風俗。尤宜尊重典禮。以身先之。而議者不尋其端。至於牧守則云不宜。是猶濁其源。而望流淸。曲其形而欲景直。不可得也。太后從之。安帝初。愷拜太尉。

馮豹

馮豹。字仲文。京兆杜陵人也。父衍。豹年十二。母爲父所出。後母惡之。嘗因豹夜寐。欲行毒害。豹逃走得免。自是母疾之益深。而豹敬事愈謹。時人稱其孝。舉孝廉。拜尚書郎。忠勤不懈。肅宗聞而嘉之。時

方平西域。以豹有才。拜爲河西副校尉。和帝初。數言邊事。奏置戊巳校尉。遷武威太守。二年。河西稱之。復徵入爲尚書。

孝友傳卷五終

明武林郭正中輯　曾孫元齡重較

東漢

周磐

周磐字堅伯汝南安成人事母至孝居貧常以養親儉薄不充爲歎乃就孝廉之舉漢和帝初拜謁者除任城長遷陽夏重合令歷任三城頻致祿養後思母棄官還鄉里及母歿哀至幾於毀滅服終遂廬于冢側教授門徒常千人公府三辟以有道

特徵皆不應

許荆

許荆字少張會稽陽羨人也荆少爲郡吏兄子世嘗報讐殺人怨者操兵攻之荆聞乃出門逆怨者跪而言曰世前無狀相犯咎皆在荆不能訓導兄既早沒一子爲嗣如令死者傷其滅絕願役身代之怨家扶荆起曰許掾郡中稱賢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荆名譽益著舉孝廉和帝時遷桂陽太守徵拜諫議大夫

李充

李充字大遜陳留人也家貧兄弟六人同食遞衣妻竊謂充曰今貧居如此難以久安妾有私財願思分異充偽酬之曰如欲別居當醞酒具會請呼鄉里內外共議其事婦從充置酒讌客充於座中前跪白母曰此婦人無狀而教充離間母兄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婦逐令出門

樂恢

樂恢字伯奇京兆長陵人也父親爲縣吏得罪于令收將殺之恢年十一常俯伏寺門晝夜號泣令聞而矜之即解釋親恢長好經學篤志爲名儒後徵拜議郎會車騎將軍竇憲出征匈奴恢數上書諫爭朝廷稱其忠入爲尚書僕射

薛包

薛包。汝南人。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及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歐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洒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慚而還之。後行六年。服喪過乎哀。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

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漢安帝聞其名。令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稱疾不起。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加禮如毛義。年八十餘。以壽終。

胡廣

胡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也。爲太傅時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壯。繼母在堂。朝夕瞻省。傍無几杖。言不稱老。及母卒。居喪盡哀。率禮無愆。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詡年十二。能通尚書。早孤。孝養祖母。縣舉順孫。國相奇之。欲以爲吏。詡辭曰。祖母九十。非詡不養。相乃止。後祖母終。服闋。辟太尉李修府。拜郎中。永和初。官尚書令。

繆肜

繆肜。字豫公。汝南召陵人也。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產。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鬬爭之言。肜深懷憤歎。乃掩扉自撾曰。繆肜。汝修身謹行。學

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爲敦睦之行。

戴良

戴良。字叔鸞。汝南慎陽人也。良少誕節。母意驢鳴。良常學之以娛樂焉。及母卒。兄伯鸞居廬啜粥。非禮不行。良獨食肉飲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毀容。

朱穆字公叔南陽宛人也年五歲便有孝稱父母有病輒不飲食差乃復常及壯耽學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亡失衣冠顚隊阬岸其父常以爲專愚幾不知數馬足桓帝時拜尚書祿仕數十年蔬食布衣家無餘財

蘇不韋

蘇不韋字公先扶風平陵人也父謙爲司隸校尉李暠所害掠死獄中至刑其屍不韋時年十八徵詣公車會謙見殺不韋載喪歸鄉里瘞而不葬仰天歎曰伍子胥獨何人也乃藏於武都山中遂變姓名盡以家財募劍客邀暠于諸陵間不剋會暠遷大司農時右校芻廥在寺北垣下不韋與親從兄弟潛入廥中夜則鑿地晝則逃伏如此經月遂得傍達暠之寢室出其床下值暠在廁因殺其妾并及小兒留書而去暠大驚懼乃布棘于室以板籍地一夕九徙雖家人莫知其處每出輒劍戟

隨身壯士自衞不韋知暠有備乃日夜飛馳徑到魏郡掘其父阜冢斷取阜頭以祭父墳又標之于市曰李君遷父頭暠匿不敢言而自上退位歸鄉里私掩塞冢槨捕求不韋歷歲不能得憤恚感傷發病嘔血死不韋後遇赦還家乃始改葬行喪士大夫多譏其發掘冢墓歸罪枯骨不合古義唯任城何休方之伍員太原郭林宗聞而論之曰子胥雖云逃命而見用强吳憑闔廬之威因輕悍之衆雪怨舊郢曾不終朝而但鞭墓戮屍以舒其憤竟無手刃後主之報豈如蘇子單特孑立靡因靡資强讐豪援據位九卿城闕天阻宮府幽絶埃塵所不能過霧露所不能沾不韋毀身燋慮出于百死冒觸嚴禁陷族禍門雖不獲逞爲報已深況復分骸斷首以毒生者使暠懷忿結不得其命猶假于神靈以斃之也力惟匹夫功隆千乘比之于員不以優乎議者以是貴之

趙咨

趙咨。字文楚。東郡燕人也。咨少孤。有孝行。州郡召舉孝廉。並不就。延熹元年大司農陳䖍。舉咨至孝有道。仍遷博士。靈帝初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爲宦者所誅。咨乃謝病去。太尉楊賜特辟舉高第。累遷敦煌太守。以病免還。躬率子孫耕農爲養。盜嘗夜往劫之。咨恐母驚懼。乃先至門迎盜。因請爲設食謝曰。老母八十。疾病須養。居貧朝夕無儲。乞少

置衣糧。妻子物餘。一無所請。盜皆慙歎。跪而辭曰。所犯無狀。干暴賢者。言畢奔出。咨追以物與之。不及。由此益知名。徵拜議郎。

姜肱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友愛天至。常共臥起。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係嗣當立。乃遞往就室。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遠來就學者三千餘人。諸公爭加辟命。皆不就。肱嘗與季江俱乘車行適野廬。爲賊所劫。取其衣物。欲殺其兄弟。肱謂盜曰。弟年幼。父母所憐愍。又未聘娶。願自殺身濟弟。季江言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盜戢刃曰。二君所謂賢人。吾等不良。妄相侵犯。棄物而去。肱車中尚有數千錢。盜不見也。使從者追以與之。亦復不受。肱以物經歷盜手。因以付亭吏而去。

袁閎

袁閎。字夏甫。汝南汝陽人。彭之孫也。少勵操行。苦身修節。父賀爲彭城相。閎往省謁。變名姓。徒行無旅。既至府門。連日吏不爲通。會阿母出見閎。驚入白夫人。乃密呼見。既而辭去。賀遣車送之。閎稱眩疾不肯乘。反郡界無知者。及賀卒郡。閎兄弟迎喪。不受賻贈。縗絰扶柩。冒犯寒露。體貌枯毀。手足血流。見者莫不傷之。服闋累徵聘舉召。皆不應。閎見

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爲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卽晉之三郤矣。延禧末。黨事將作。閎遂散髮絕世。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能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爲戶。自牖納飮食而已。旦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閎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焉。

李曇

李曇字雲。少孤。繼母嚴酷。曇事之愈謹。爲鄉里所稱。法養親行道。終身不仕。

郭泰 附茅容

郭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有至孝稱。遭母憂。歐血發病。歷年廼瘳。林宗嘗行。見茅容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林宗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遇宿。旦日。容殺鷄爲饌。林宗謂爲已設。既而以共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

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

申屠蟠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除。不進酒肉者十餘年。毎忌日。輒三日不食。以孝稱於時。同郡緱氏女玉爲父報讐。殺夫氏之黨。吏執玉以告外黃令梁配。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爲諸生。進諫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耻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旌表廬墓。況在清聽。而不加哀矜乎。配善其言。乃爲讞。得減死論。鄉人稱美之。再舉有道不就。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及黨錮之禍。死刑者數百人。惟蟠確然免於疑論。

孫期

孫期字仲彧。濟陰成武人也。少爲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于大澤中。以奉養焉。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壟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過期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郡

舉方正。遣吏齎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中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不行。終于家。

陳紀

陳紀。字元方。陳寔之子。潁川許人也。以至德稱。兄弟孝養。閨門雝和。後進之士。皆推慕其風。及遭黨錮。發憤著書數萬言。號曰陳子。黨禁解。四府並命。無所屈就。遭父憂。每哀至。輒歐血絕氣。雖衰服已除。而積毀消瘠。殆將滅性。豫州刺史嘉其至行。表

上尚書。圖象百城。以厲風俗。

孔融

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也。年十三喪父。哀悴過毀。扶而後起。州里歸其孝性。山陽張儉為中常侍侯覽所怨。覽為刊章下州郡。以名捕儉。儉與融兄褒有舊。亡抵於褒。不遇。時融年十六。儉少之而不告。融見其有窘色。謂曰。兄雖在外。吾獨不能為君主耶。因留舍之。後事泄。國相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遂并收褒融送獄。二人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之。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請甘其罪。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詔書竟坐褒焉。融由是顯名。

蔡邕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性篤孝。母常滯病三年。邕自非寒暑節變。未嘗解襟帶。不寢寐者十旬。母

卒。廬于冢側。動靜以禮。有兎馴擾其室傍。又木生連理。遠近奇之。與叔父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鄉黨高其義。

徐胤

徐胤。字季登。徐穉之子。胤篤行孝悌。亦隱居不仕。太守華歆禮請相見。固病不詣。漢末寇賊縱橫。皆敬胤禮行。轉相約勅。不犯其閭。建安中卒。

蕭固　子芝

肅固字秀異東海蘭陵人鄧侯何十四世孫也其先自沛徙家關中少孝謹連遭父母喪六年哀毀盡禮雉鵲遊狎其居麋鹿出入其門固子芝字英髦亦純孝官至尚書郎有雉數十棲宿其廬暮上直雉輒送之飛鳴車側人以爲孝感所致

杜孝

杜孝巴郡人也少失父事母盡孝充役成都不得朝夕在側知其母喜食生魚乃截竹筒貯水盛魚

二頭以草塞之置江中祝曰我母必得此已而其妻偶出渚見竹筒橫流觸岸異而取視之乃有二魚含笑曰必我夫所寄也孰而進之于姑聞者歎異

董黯

董黯慈谿人事母至孝以母嗜溪水徙居其旁遂成邑聚因名縣焉比鄰王寄以母恃嘗諷寄寄惡之伺黯出辱其母黯恨之後母死斬寄首以祭自陳于官漢和帝詔釋其罪且旌異行召拜郎中不就

顏烏

顏烏漢時會稽烏傷人事親孝父亡負土成墳群烏銜土助之其吻皆傷因以名縣

田煇

田煇字叔都與兄威都俱稱純懿而叔都最知名郡欲察授之煇恥越賢兄遂託病痟人數恐灼煇

持之有度後居田舍連日陰雨友人張子平吉仲弓等密共穿穴奪煇衣衾窮夜獨處竟無聲響子平等因前抱持而泣曰謂汝陽瘖避兄耳何意眞爾天喪斯文吾儕何效乎積四歲威都果舉安定長史據輜垂綏還鄉薦祖叔都沃酹神坐痛仰因語是月司隷太尉大將軍同時並辟爲御史舉茂才

隗相

隗相。性。爲人。事父母至孝。母惡江邊水不潔。必得江心水乃食。相以舟汲之。患其流急。後江心忽涌出一石。舟乃可依。人以爲孝感所致。朝廷徵爲郎。

顧翔

顧翔。吳人。少失父。事母孝。母好食雕胡飯。翔躬自採擷供養。家近太湖。湖中乃生雕胡。無復雜草。得以爲養。郡縣旌之。

祭彤

祭彤。潁陽人。早孤。至孝。遇天下亂。野無烟火。獨處塚側。每賊過見彤尚幼有至節。皆奇而哀之。位至太僕。

郭基

郭基。京兆督郵。班固稱其孝行著于州里。

衛公佐

衛公佐。華亭人。少業舉子。以親老棄去。母郁早卒。事繼母陳盡孝。

張遐

張遐。字子遠。餘干人。幼時稱孝童。

常彪

常彪。字孟達。平陵人。孝行純至。父母卒。哀毀三年。不出廬寢。臥竟羸瘠。骨立。醫療數年乃起。

孔奮

孔奮。人。事母孝謹。雖處儉約。奉養必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位至武威太守。

歐寶

歐寶。永豐人。性至孝。父喪。廬墓。有衆逐虎。入其廬。寶蔽之幕內。衆至。問虎安在。寶曰。虎豈可藏耶。衆乃去。虎得免。歲時御鹿。以供祭祀。

方儲

方儲。字聖明。歙人。幼喪父。事母孝。母卒。終日負土成墳。種奇樹千株。有白兎遊其下。

程堅

孫堅。字謀父。南陽人。居貧。以磨鏡給養母。母喪。哀號柩下。有馬每聞堅哭。輙淚出輟草。

竇章

竇章。居貧。蓬戶蔬食。躬耕孝養。位至大鴻臚。

汝郁

汝郁。性仁孝。年五歲。母病不能食。郁常抱持啼泣。亦不食。母憐之。强爲飯。宗親共異之。因字曰叔異。

鄧閶

鄧閶。騭之弟。新野人。年少。孝行尤著。母新野君死。與兄騭並居冢次。

嚴舉

嚴舉。巴郡人。延熹中。爲父行喪。踰禮。旌表門閭。郡儀門。舊有嚴孝子碑。

楊震

楊震。字伯起。華陰人。少孤貧。獨與母假地種植。以給供養。諸生嘗有助種藍者。震輙拔更種。以拒其後。鄉里稱孝。位至太尉。

沈瑜沈儀

沈瑜。沈儀。烏程人。瑜十歲。儀九歲。父亡。居喪毀瘠。過于成人。外祖盛孝章。慰之曰。汝並黃中通爽。終成奇器。何遽逾制。自取滅性耶。

鮑昂

鮑昂。有孝義節行。初父得病數年。昂俯伏左右。衣不解帶。及處喪毀瘠。抱負乃行。服闋。遂潛於墓次。不關時務。

朱儁

朱儁。上虞人。少孤。事母。嘗販繒爲業。儁以孝養致名。位至大司農。

田豐

田豐。少喪親。居喪盡哀。日月雖過。笑不至哂。人稱其孝。

祭遵

祭遂潁陽人。以孝聞。喪母。負土成墳。位至征虜將軍。

鄧禹

鄧禹。字仲華。新野人。事母至孝。封高密侯。卒謚元侯。

三國

鮑出

鮑出字文才。扶風人。興平中。三輔亂。出與母兄弟五人。家居本縣。以饑餓。留其母守舍。行採蓬實。得數升。使其二兄初雅及其弟成先持歸。為母作食。出獨與小弟在後。到家而母為啖人賊所掠。初等怖恐不敢逐之。出攘臂結衽。獨追之。所殺四五人。已又殺十餘人。賊乃解還出母。并還其比舍嫗。建安五年。出來北歸。而母不能步行。兄弟共輿之。出謂不如負之安。乃以籠盛其母。獨自負之。到鄉里。士大夫嘉其孝烈。

徐庶

徐庶。字元直。潁川人也。初從昭烈在樊。曹操來攻。獲庶母。庶辭昭烈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耳。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操。

王裒

王裒字偉元。城陽營陵人也。父儀為魏安東將軍。司馬東關之敗。司馬昭問於衆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昭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遂引出斬之。裒痛父非命。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于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柏悲號。涕淚著樹。樹為之枯。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到墓曰。裒在此。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及司馬氏篡魏。裒終身未嘗西向而坐。以示不臣於晉。後洛京傾覆。寇盜鋒起。親族悉欲移渡江東。裒戀

貞罄不去。遂爲賊所害。

劉宗

劉宗爲吳令。時不得將家之官。每得時物。先以寄母。及聞母亡。犯禁委官。以禁長吏去官特爲減死一等。後使爲官。蓋優之也。

孟宗

孟宗字恭武。性至孝。母年老病篤。冬節將至。思筍食。時地凍無筍。宗往竹林中泣而告天。有頃。地上

出筍數莖。持歸作羹供母。食畢病愈。人皆以爲至孝所感。宗江夏人。孟子十九代孫也。

陸績

陸績字公紀。吳郡吳人也。父康。漢末爲廬江太守。績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去拜辭墜地。術謂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答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

夏方

夏方。字文正。會稽永興人。家遭疫癘。父母伯叔群從死者十有三人。方時年十四。夜則號泣。悲慟閭里。聞者爲之酸鼻。晝則負土。營墳十有七年而畢。廬於墓側。種樹松栢。欝然暢茂。烏鳥猛獸。馴擾其旁。死頸同遊。不擇巢以棲。人以爲孝感所致。吳時拜仁義都尉。累遷五官中郎將。年八十七。卒於家。

斯敦

斯敦。東陽人。赤烏初。父偉爲廷尉。失議當死。敦叩

闕泣血。乞以身代。吳主嘉其孝。赦偉罪。仍表其閭。

顧悌

顧悌。字子通。吳人。悌每得父書。常洒掃整衣服。更設几筵。舒書其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畢復再拜。若父有疾耗。則臨書垂涕。聲語哽咽。父終。悌飲漿不入口五日。大帝强令悌釋服。悌雖以公義自割。猶以不見父喪。常畫壁作棺柩象。設神座於下。每對之涕泣。服未闋而卒。

陳表

陳表。與兄修異母。而表庶出。修亡。表母不肯事修母。表謂其母曰。兄不幸早亡。表統家事。當奉嫡母。如母。若能爲表屈情承順嫡母。是至願也。若不能。直當出別居耳。母從其言。善事嫡母。

王修

王修。字叔治。北海營陵人也。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歲鄰里社。修感念亡母。哀甚。初喪鄰里聞之。爲之罷社。位至奉常。

李餘

李餘。涪城人。年十三。父殺人出亡。母下獄。餘乞代母死。吏不許。遂自殺。郡以狀聞。詔圖像府庭。

黃朗

黃朗。以父嘗爲卒伍。後爲郡長。常忌不呼鈴下伍伯。而呼其姓。至于忿怒。亦終不言。

趙昱

趙昱。年十三。母嘗病經三月。昱慘戚消瘠。目不交睫。握粟出卜。祈禱泣血。鄉黨稱其孝。

孝友傳卷六終

孝友傳卷七

明武林郭正中輯　男忠祐重較

晉

王祥

王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祥性至孝早喪母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繇是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常欲食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

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幙取以供母鄉里驚嘆以爲孝感所致焉有丹奈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其爲孝純至如此漢末遭亂扶母攜弟覽避地廬江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居喪毀瘁杖而後起後出仕累官至司空太保

王覽

王覽字玄通母朱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于成童每諫其母其母少止凶虐朱屢以非禮使祥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婦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祥喪父之後漸有時譽朱深疾之密使酖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其有毒爭而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朱賜祥饌覽輒先嘗朱懼覽致斃遂止覽孝友恭恪名亞於祥仕至光祿大夫

山濤

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也性至孝早孤居貧事母曲盡孝道年四十舉孝廉爲尚書吏部郎後遷尚書濤以母老心在色養旦夕不廢後轉太常卿以疾不就母喪濤年踰六十居喪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栢時人稱之

李密

李密字令伯犍爲武陽人也父早亡母何氏改醮密時年數歲感戀彌至遂以成疾祖母劉氏躬自

撫養。密奉事。以孝謹聞。劉氏有疾。則涕泣側息。未嘗解衣。飲膳湯藥。必先嘗後進。少仕蜀爲郎。晉武帝泰始初。徵爲太子洗馬。密以奉養祖母。遂不應命。乃上疏曰。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見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辛苦。至于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朞功彊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煢煢孑立。形影

相弔。而劉早嬰疾病。嘗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自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明詔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苟狥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郵。況臣孤苦。尤羸之極。且臣少仕僞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猥蒙拔擢。寵命殊私。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私情區區。不敢棄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而報養劉

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但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之所明知。皇天后土。實所鑒見。伏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身。死當結草。武帝覽之。曰士之有名。不虛然哉。乃停召。後劉終服闋。復以洗馬徵仕至漢中太守。

盛彥

盛彥。字翁子。廣陵人也。母王氏。因疾失明。彥每言

及未嘗不流涕。於是不應辟召。躬自侍養。母食必自哺之。母既疾久多怒。婢使數見捶撻。婢忿恨伺彥蹔行。取蠐螬炙飴之。母食以爲美。然疑是異物密藏以示彥。彥見之抱母慟哭幾絕。母目豁然卽開。從此遂愈。彥仕吳至中書侍郎。吳平。陸雲薦之於刺史周浚。本邑大中正劉頌。又舉彥爲小中正。

王徽之

王徽之。字子猷。弟獻之。字子敬。獻之疾屬纊。徽之

曰。吾才位不如弟。請以餘年代之。術者曰。代死者以巳年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君與弟筭俱盡。何代也。未幾。獻之卒。徽之問左右何以都無消息。此巳喪矣。便索輿來奔。徽之素好琴。便徑入坐靈牀取獻之琴彈之。絃既不調。擲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慟絕。徽之先有背疾。及是撫心悲惋。都不得一聲。背卽潰裂。月餘亦卒。

王戎

王戎。字濬沖。琅邪臨沂人也。爲光祿勳吏部尚書。以母憂去職。性至孝。不拘禮制。而容貌毀悴杖然後起。裴頠往弔之。謂人曰。若使一慟能傷人。濬沖不免滅性之譏也。時和嶠亦居父喪。以禮法自持。量米而食。哀毀不踰於戎。武帝謂劉毅曰。卿數省王和。不聞和哀苦過禮。使人憂之。毅曰。嶠雖寢苫食粥。神氣不損。王戎雖不備禮。而哀毀骨立。臣以和嶠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應憂嶠。而應憂戎。

許孜

許孜。字季義。東陽吳寧人。孝友恭讓。年二十。師事豫章太守會稽孔冲。受詩書禮易及孝經論語。冲在郡喪亡。孜聞問盡哀。負擔奔赴。送喪還會稽。蔬食執役。制服三年。俄而二親沒。柴毀骨立。杖而能起。建墓於縣之東山。躬自負土。不受鄉人之助。或愍孜羸憊。苦求來助。孜晝則不逆。夜便除之。每一悲號。鳥獸翔集。孜以方營大功。乃棄其妻。鎮宿墓

所列植松栢亘五六里時有鹿犯其松栽孜悲歎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忽見鹿爲猛獸所殺置於所犯栽下孜悵惋不已乃爲作塚埋於隧側猛獸即於孜前自撲而死孜又埋之積二十餘年孜乃立宅墓次烝烝朝夕奉亡如存鷹雉棲其梁簷鹿與猛獸擾其庭圃交頸同遊不相搏噬元康中郡察孝廉不起年八十餘卒于家邑人號其居爲孝順里咸康中太守張虞上疏曰臣聞聖賢明訓存

乎舉善褒貶所興不遠千載謹按所領吳寧縣物故人許孜至性孝友立節清峻與物恭讓言行不貳當其奉師則在三之義盡及其喪親實古今之所難咸稱殊類致感猛獸弭害竊謂蔡順董黯無以過之孜沒積年其子性行純愨今亦家於墓側臣以爲孜之履操世所希逮宜標其令跡甄其後嗣以勵既往以奬方來疏奏詔旌表門閭蠲復子孫其子生亦有孝行圖孜像於堂朝夕拜焉

原缺第八葉

涕謝祖禰曰德之不修不能庇先人之樹衮之誠也父老咸亦爲之垂泣自後人莫之犯孤甥郭秀比諸子姪衣食而每先之孤兄女曰芳將嫁美服既具衮乃刈荆苕爲箕箒召集諸子男女以班命芳曰芳乎汝少孤汝逸汝豫不汝疵瑕今汝適人將事舅姑灑埽庭內婦之道也故賜汝此匪器之爲美欲溫恭朝夕雖休勿休也以舊宅與其長兄子賡翕及翕卒衮哀其早孤撫柩長號哀感行路

初衮父誡衮以酒每酔輒自責曰余廢先父之誡其何以訓人乃於父墓前自杖三十鄰人褚德逸者善視其親老而不倦衮每拜之州郡交命察孝廉舉秀才皆不降志

吳隱之

吳隱之年十歲丁父憂每號哭行人爲之流涕奉母備極孝道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賢明婦人也每聞隱之哭聲輟餐投箸爲之悲泣既而謂

康伯曰汝若居銓曹當舉如此輩人及康伯爲吏部尚書隱之遂階清級隱之字處默甄城人

孫晷

孫晷字文度吳國富春人吳伏波將軍秀之曾孫也晷恭孝清約布衣蔬食躬耕誦讀以養父母父母起居嘗饌雖諸兄親饋而晷不離左右兄嘗篤疾經年晷躬自扶侍藥石甘苦必經心目跋涉山水祈求懇至司空何充爲揚州檄晷爲主簿司徒

蔡謨辟爲掾屬並不就尚書張國明表薦晷公車特徵會卒時年三十八朝野痛之晷未及大歛有老父縕袍草屨不通姓名逕入撫柩而哭哀聲慷慨感于左右哭止便出容貌甚清眼瞳又方門者告之喪主悵而追焉直去不顧

顏含

顏含字弘都琅邪莘人也少有操行以孝聞兄畿死家人迎喪旐繞樹不解引喪者顛仆稱畿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今當復活愼無葬也其父祝之曰若爾命復生豈非骨肉所願今但欲還家不爾葬也旐乃解及還其婦夢之曰吾當復生可急開棺其夕母及家人又夢之即欲開棺而父不聽含時尚少乃慨然曰非常之事古則有之今靈異至此開棺之痛孰與不開相負父母從之乃共發棺果有生驗以手刮棺指爪盡傷然氣息甚微存亡不分矣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

語飲食所須託之以夢闔家營視頓廢生業雖在母妻不能無倦矣含乃絕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含二親既終兩兄繼沒次嫂樊氏因疾失明含課勵家人盡心奉養每日自嘗省藥饌察問息耗必簪屨束帶醫人疏方應須髯蛇膽而尋求備至無由得之含憂歎累時嘗晝獨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授含含開視乃蛇膽也童子逡巡出戶化成青烏飛去得

臍藥成。嫂病即愈。

劉殷

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也。七歲喪父。哀毁過禮。服喪三年。未嘗見齒。曾祖母王氏。盛冬思堇而不。食不飽者一旬矣。殷怪問其故。殷時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曰。殷罪釁深重。幼丁艱罰。王母在堂。無旬月之養。殷爲人子而所思無獲。皇天后土願垂哀愍。聲不絕者半日。於是忽若有人云止。殷止聲收

淚。視地便有堇生焉。因得斛餘而歸。食而不減。至時堇生乃盡。又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窖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載方盡。妻張氏。性亦婉順。事王母以孝聞。及王氏卒。殷夫婦毁瘠。幾至滅性。時柩在殯。而西鄰失火。風勢甚盛。殷夫婦叩殯號哭。火遂越燒東家。後有二白鳩巢其庭樹。自是名譽彌顯。晋太傅楊駿輔政。表其行於朝。勅有司供衣食。

原缺第十三、十四葉

實利微祿私展供養一旦煢然無復恃怙豈可復以朽鈍之質塵黷清朝哉。於是養志衡門。不交人事。司空陸玩太尉桓温並辟命皆不就。詔徵博士又不起。簡文帝時爲撫軍。欽其名行。召爲參軍。固辭以疾。公車再徵通直散騎侍郎散騎常侍不行年八十二卒。

桒虞

桒虞。字子深。魏郡黎陽人也。虞仁孝天至。年十四

喪父。毁瘠過禮。日以米百粒用糝藜藿。其姊諭之曰。汝毁瘠如此。必至滅性。滅性不孝。宜自抑割。虞曰。藜藿雜米。足以勝哀。虞諸兄仕於石勒之世。咸登顯位。惟虞恥臣非類。陰欲避地海東。會丁母憂。遂止。哀毁骨立。廬於墓側。虞五世同居。閨門邕穆。苻堅青州刺史苻朗甚重之。嘗詣虞家。升堂拜其母。時人以爲榮。

范宣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年十歲能誦詩書嘗以刀傷手奉手改容人問痛邪答曰不足爲痛但受全之體而致毀傷不可處耳家人以其年幼而異焉宣隱居積學博綜羣書家至貧儉躬耕養親親沒負土成墳廬于墓側

卞眕 附卞盱

卞眕濟陰冤句人晉成帝咸和三年蘇峻稱兵犯闕眕父壼爲尚書令加領軍將軍與峻連戰死之

眕及弟盱時見父沒相隨赴賊同時見害眕母裴氏撫二子屍哭曰父爲忠臣汝爲孝子夫何恨乎徵仕翟湯聞之歎曰父死于君子死于父忠孝之道萃于一門峻平贈眕散騎侍郎盱奉車都尉

司馬芝

司馬芝字子華河內温人也少爲書生避亂荆州于魯陽山遇賊同行者皆棄老弱走芝獨坐守老母賊至以刃臨之芝叩頭曰母老惟在諸君賊曰此孝子也殺之不義遂得免害以車載母居南方十餘年躬耕守節

夏孝先

夏孝先桐廬人父亡負土成墳廬其側時有野火燎山將近塋域孝先遶墓號慟鳥獸羣集以毛羽濡水灑火俄頃撲滅

李信 附李宣伯

李信遼東襄平人父敏河內太守去官歸鄉里遼

東太守公孫度欲强臣之敏乘輕舟浮海莫知所從信追求積年無所見因不娉娶或以不孝莫大於無後勸使娶妻旣生子宣伯遂絕房室常如居喪不堪其憂數年而卒子宣伯亦以孝聞

嵇紹

嵇紹字延祖譙郡人中散大夫康之子十歲而孤事母至孝和色柔聲常若不及親執刀俎以他人不如己之誠至也

孟陋

孟陋。武昌人。嘉之弟也。少孤。喪母毀瘠。殆至滅性。
不飲酒食肉十有餘載。親族迭勸曰。聖人制禮。令
賢者俯就。不肖者企及。若毀性無嗣。更爲不孝。陋
感此言。然後從之。辟是名著海內。

符表

符表。符朗兄子也。年十六。每姜氏有疾。晝夜省侍。
母一食。表亦一食。母不食將絕。表感咽而殞。太守
爲表其墓。

馮怀

馮怀。長樂人。父爲弘農太守。愛少子淑。欲以爵傳
之。怀父終服闋。乃還鄉里。結草爲廬。陽瘖不能言。
淑得襲爵。怀始仕爲博士祭酒。

辛雄

辛雄。有孝性。居父憂。哀毀異形。殆不可識。

吳猛

吳猛。豫章人。少有孝行。夏日常手不驅蚊。懼其去
已而噬親也。

何曾荀顗

何曾荀顗。俱以孝稱。傅玄嘗曰。古稱曾閔。今曰荀
何。又稱其能以文王之道事親。

丘昂 附丘夷 丘矩

丘昂。吳興人。家貧好學。織屨自給。與弟給事中夷。
太守矩並以孝行著。時稱三丘。

王接

王接。字祖遊。幼喪父。哀毀過禮。鄉親皆歎曰。王氏
有子哉。母終。柴毀骨立。居墓次積年。位至征虜將
軍司馬。

庾闡

庾闡。鄢陵人。少隨舅孫氏過江。母隨兄肇爲樂安
長史。在項城。永嘉末。爲石勒所陷。闡母亦歿。闡不
櫛沐。不婚宦。絕酒肉。垂二十年。鄉里稱之。

趙煥

趙煥父現爲司馬勲殺而棄其屍煥求父屍不得乃悲號不反忽有羣烏悲鳴從山來因得父屍

孝友傳卷七終

孝友傳卷八

明武林郭正中輯　男忠祜重梓

南宋

劉瑜

劉瑜歷陽人也七歲喪父事母至孝年五十二又喪母三年不進鹽酪號泣晝夜不絕聲勤身運力以營葬事服除後二十餘年布衣蔬食言輒流涕常居墓側未嘗暫違宋太祖元嘉初卒

賈恩

賈恩會稽諸暨人也少有志行宋文帝元嘉三年母亡居喪過禮未葬爲鄰火所逼恩及妻桓氏號泣奔救鄰近赴助棺櫬得免恩及桓氏俱燒死有司奏改其里爲孝義里蠲租布三世追贈恩天水郡顯親縣左尉

郭世通

郭世通會稽永興人年十四喪父居喪殆不勝喪

家貧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妻共議曰勤身
供養力猶不足若養此兒則所費者大乃垂泣瘞
之母亡負土成墳親戚或共賻助微有所受葬畢
傭賃倍還先直服除後哀戚思慕終身初不釋衣
幍仁厚之風行於鄉黨鄰村小大莫有呼其名者
元嘉四年遣大使巡行天下散騎常侍袁愉表其
淳行太祖嘉之勑郡牓表閭門蠲其稅調改所居
獨楓里爲孝行焉太守孟顗察孝廉不就

郭原平

郭原平字長泰世通子又禀至行養親必以己力
每爲人傭作主人設食原平自以家貧父母不辦
有肴味唯飡鹽飯而已若家或無食則忍饑終日
義不獨飽須日暮作畢受直歸家易米然後舉爨
父篤疾彌年原平衣不解帶口不甞鹽菜者跨積
寒暑又未甞睡臥父亡哭踊慟絶數日方蘇以爲
營壙凶功不欲假人本雖智巧而不解作墓乃訪

邑中有營墓者助人運力經時展勤久乃閑練又
自賣以供衆費窀穸之事儉而當禮性無術學因
心自然葬畢詣所買主執役無懈傭賃養母有餘
聚以自贖既善構塚求者盈門原平必先貧者父
喪既終不復食肉又自起祠堂每至歲節常哀思
絶飲食及母終毀瘠彌甚僅乃免喪墓前有田數
十畝每至農月耕者恒裸袒原平不欲使人慢其
墳墓乃竭貲增直以買其田農月輒束帶垂泣躬

自耕墾時皆稱其孝行宋文帝崩原平號哭致慟
日食麦料一枚如此五日人或問之曰誰非王民
何獨如此原平泣而答曰吾家見異先朝蒙褒賛
之賞不能報恩私心感慟耳太守王僧朗察孝廉
不就太守蔡興宗臨郡深加貴異以私米饋原平
及山陰朱百年妻教曰秩年之貺著自國書餼貧
之典有聞甲令況高柴窮老萊婦屯暮者哉永興
郭原平世禀孝德洞業儲靈深仁絶操追風曠古

樓貞處約華者方嚴山陰朱百年道終物表妻孔耋齒孀居寠迫殘日欽風撫事嗟慨滿懷各餉米百斛原平固讓不受泰豫元年興宗表其殊行舉爲太學博士

吳逵

吳逵吳興烏程人也性孝友值歲饑大疫父母兄嫂及羣從死者十有三人逵時病篤不能葬鄰里咸以葦果而埋之逵愈家徒四壁立冬無被袴晝

則傭賃于人夜則陶甎伐木夫婦勤苦恭年成七墓葬十三棺鄰里嘉之逵嘗夜行道遇虎虎輙避之人以爲孝義所感太守張崇之三加禮命太守王韶之擢補功曹史逵固辭不就後舉孝廉

潘綜

潘綜吳興烏程人也孫恩之亂妖黨攻破村邑綜與父驃共走避賊驃年老行遲賊轉逼驃驃語綜曰我不能去汝走可脫幸勿俱死驃困乏坐地綜迎賊叩頭曰父年老乞賜生命賊至驃亦請曰兒年少自能走今爲我不去我不惜死乞活此兒賊因斫驃綜抱父于腹下賊斫綜頭面凡四創綜已悶絕有一賊從傍來語其衆曰此兒以死救父何可殺之殺孝子不祥賊乃止父子並得免太守王韶之臨郡發教曰前被符孝廉之選必審其人孝義邁俗拔萃著聞者便足以顯應明敭允將符旨烏程潘綜守死孝道全親濟難烏程吳逵義行純

至列墳成行咸精誠內淳休聲外著可並察孝廉并列上州臺陳其行跡及將行設祖道贈以四言詩曰東寳惟金南木有喬發輝曽崖竦幹重霄美哉兹土世載英髦育翮幽林養音九皐(其一)唐后明敭漢綜蒲輪我皇降鑑思樂懷人羣臣競薦舊章惟新余亦奚貢曰義與仁(其二)仁義伊在惟吳惟潘心積純孝事著艱難投死如歸淑問若蘭吳實履仁心力偕單固此苦節易彼歲寒霜雪雖厚松梅

尢尢。其三人亦有言。無善不彰。二子徽猷。彌久彌芳。拔叢出類。景行朝陽。誰謂道遐。弘之則光。洛爾庠士。無然怠荒。其四江苹奉華。慶祿是荷。姜詩入貢。漢朝咨嗟。曷哉行人。敬爾休嘉。俾是下國。照燿京華。其五伊余朽駘。竊服懼盜。無能禮樂。豈暇聲教。順彼康夷。懿德是好。聊綴所懷。以贈二孝。其六宋文帝元嘉四年。有司奏改其里爲純孝里。蠲租布三世。

丘傑

丘傑。字偉時。吳興烏程人也。年十四。遭母喪。以熟菜有味。不嘗於口。歲餘。忽夢見母曰。死止是分別耳。何乃荼苦如此。汝噉生菜。遇蝦蟇毒。靈牀前有三丸藥。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甌。甌中有藥。服之。下蝌斗數升。丘氏世保此甌。

王彭

王彭。盱眙直瀆人也。少喪母。宋文帝元嘉初。父亡。家貧力弱。無以營葬。兄弟二人。晝則營力。夜則號感。鄉里並哀之。乃各出夫力助作塼。塼須水而天旱。穿井數十丈。泉不出。墓處去淮五里。荷檐遠汲。困而不周。彭號天自訴者累日。一旦大霧。霧歇。塼竈前泉水湧出。鄉鄰助之者。並嗟神異。葬事既竟。水便自竭。元嘉九年。太守劉伯龍依事表言。改其里爲通靈里。蠲租布三世。

蔣恭蔣協

蔣恭。義興臨津人也。元嘉中。晉陵蔣崇平爲劫見

禽。云與恭妻弟吳晞張爲侶。晞張先行。不在本村遇水。妻息五口避水。移寄恭家。討錄晞張不獲。收恭及兄協赴獄。科罪。恭協並款舍住晞張家口。而不知劫情。恭列晞張妻息。是婦之親。親今有罪。恭身甘分。求遣兄協。協列協是戶主。延制所繇。有罪之日。關協而已。求遣弟恭。兄弟二人。爭求受罪。郡縣不能判。依事上詳。州議之曰。禮讓者以義爲先。自厚者以利爲上。末世俗薄。靡不自私。伏膺聖教。

猶或不遠況在野夫未達誥訓而能互發天倫之憂甘受莫測之罪若斯情義實為殊特茂爾恭協而能行之兹乃終古之所希盛世之嘉事二子乘舟無以過此豈宜怨執憲文加以罪戮且赊張封筒遠行他界為劫造衅自外贓不還家所寓村伍容有不知不合加罪勒縣遣之還復民伍乃除恭義成令協義怡令

孫法宗

孫法宗一名宗之吳興人晉安帝時父遇隨孫恩入海被害遺骸莫收母復餓死法宗幼孤流迸年十六方還鄉里單身勤苦霜行草宿營辦棺槨造立冢墓葬送母兄儉而有禮以父骨不得將入海求之或云欲識父母遺骸所生子刺血瀝骨漬入者是也乃沿海見枯骨則刺血瀝之經十餘年無有漬入者體無完膚血脉枯竭終不得而還遂衰絰終身不娶饋遺無所受嘗居母墓所山禽野獸皆悉馴附又嘗患頭瘡有異人夜至授方令煮牛糞傅之立愈世祖初揚州辟為文學從事不就

許昭先 附董陽 姚吟

許昭先義興人也叔父肇之坐事繫獄七年不判子姪二十許人昭先家最貧薄專獨料訴無日在家餉饋肇之莫非珍新家產既盡賣宅以充之肇之諸子倦怠昭先無有懈息如是七載尚書沈演之嘉其操行肇之事由此得釋昭先父母皆老病

家無僮役竭力致養甘旨必從宗黨嘉其孝行雍州刺史劉眞道拔為征虜參軍昭先以親老不就本邑補主簿昭先以叔未仕又固辭元嘉初西陽人董陽五世同居外無異門內無異烟詔旌之會稽姚吟事親至孝孝建初揚州辟文學從事不就

余齊民

余齊民晉陵人也少有孝行為邑書吏宋孝武時父殖在家病亡而信猶未至齊民謂人曰比肉痛

心煩有若割截居常遑駭必有異故而信尋至報云父病四百餘里一日而歸至門方知父死號踊慟絕良久乃蘇問父所遺言母曰汝父臨終恨不見汝齊民即號叫至殯所而絕州郡上言有司奏曰收賢旌善萬代無殊心至自天古今豈異齊民至性繇中情非外感淳情凝至深心天徹蹝訊遺旨一慟殞亡雖迹異參柴而誠均丘趙方今聖務彪被移革華夏實乃風淳以禮治本惟孝靈祚歸

應其道先彰齊民越自氓隸行貫生品旌閭表墓允出在茲改其里爲孝義里蠲租布賜其母穀百斛

孫棘孫薩 附錢延慶

孫棘彭城人也世祖大明五年發三五丁弟薩應充行坐違期不至棘詣郡辭列棘爲家長令弟不行罪應百死乞以身代薩薩又辭列門戶不建罪應至此狂愚犯法實是薩身自應依法受戮兄弟少孤薩三歲失父一生恃賴唯在長兄兄雖可垂愍有何心處世太守張岱疑其不實以棘薩各置一處語棘云已爲諮詳聽其相代棘顏色甚悅答云得爾且則爲不死又語薩亦欣然曰死自分甘但令兄免薩有何恨棘妻許又寄語屬棘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且大家臨殁以小郎屬君竟未妻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二兒死復何恨岱依事表上世祖詔曰棘薩毗隸節行可甄特原罪州加辟

命并賜許帛二十疋太宗泰始二年長城奚慶思殺同縣錢仲期仲期子延慶屬役在都聞父死馳還於庚浦埭逢慶思手刃殺之自繫烏程縣獄吳興太守郗顒表不加罪許之

何子平

何子平廬江灊人也少有至行事母至孝揚州辟從事史月俸得白米輒貨市粟麥人或問之子平曰尊老在東不辦常得生米何心獨饗白粲每有

贈鮮餅者。若不可寄至其家。則不肯受。後除吳郡海虞令。得祿唯以養母。不及妻孥。人疑其儉薄。子平曰。希祿本在養親。不在爲己。問者慙而退。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每哭踊頓絶方蘇。孝武末年。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絶。擗踊。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暑避清涼。日以數合米爲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與欲爲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居

何宜覆。蔡興宗爲會稽太守。甚加旌賞。爲營塚椁。

陸政

陸政。吳郡人。祖載。從宋武帝平關中。遂居長安。性至孝。其母吳人。好食魚。而北土難得。政求之甚苦。後居旁忽水泉湧出。而有魚。遂得以供母。時人以爲孝感所致。因謂其泉爲孝魚泉。

陳遺

陳遺。宋初吳郡人。少爲郡吏。母好食鎗底飯。遺在役。恒帶一囊。每煮食。輒錄其焦。以貽母。後孫恩亂。聚得數升。恒帶自隨。及敗逃竄。多有餓死。遺以此得活。母晝夜涕泣。目爲失明。耳無所聞。遺還入戶。再拜號咽。母豁然即明。

秦綿

秦綿。河南孝廉。遭母喪。送葬不忍復還。鄉人爲作茅庵。仍止其中。若遇有米則食粥。無米食菜而已。哀號之聲。行者爲之潸淚。服訖猶不還家。遇疾不

療。卒臨亡告人曰。若死者無知。固不宜獨存。有知則大獲吾志。

張楚

張楚。益州梓潼人。母疾。命在屬纊。楚祈禱苦至。燒指自誓。精誠感悟。疾時得愈。見榜門曰。孝行張氏之閭。易其里爲孝行里。蠲租布三世。身加旌命。

丘景賓

丘景賓。字彥先。吳興人。以節義聞。父康祖。任無錫

令亡後僮僕數十人及宅宇畜產悉讓與兄震之震之推齋屋三間亦不肯受太守孔山士歎曰門夷惠之風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復見之矣後終於奉朝請

臧質

臧質字宣卿莒人居父母喪五年不出廬形骸枯瘁家人不識高祖聞而嘉之除丹陽尹遷御史中丞卒諡曰中

張敷

張敷字景胤吳郡人生而母殁十許歲求母遺物得一畫扇乃緘錄之每感思輒開笥流涕父亡吳興奔喪成服十餘日始進水漿葬畢不進鹽菜遂毀瘠成疾而卒孝武贈侍中改其所居曰張孝里

蔡廓

蔡廓字子度陳留考城人任晉爲著作郎孝武時遷爲太尉從事中郎未拜遭母憂三年不櫛沐泰

兄執如父家事大小皆咨而後行

臧燾

臧燾字德仁莒人以母老家貧與弟熹躬耕約已養親者十餘年父母亡居喪六年以毀瘠著稱宋武帝以后兄徵拜太常所得俸與親戚共卒贈榮祿大夫

焦華

焦華父遺曾病甚冬中思瓜忽夢人謂華曰而父思瓜故送助養呼從者進之華跪受籍而瓜在手

其香非常父食之病愈

謝瞻

謝瞻字宣鏡幼有殊行年數歲所生母郭氏久嬰痼疾晨昏溫凊嘗藥奉侍不怠恐僕役懈倦躬自執勞母病甚驚一家尊卑感瞻至性咸納履而行屏氣而語如此十餘年

師覺授

師覺授涅陽人與宗少文並有素業以琴書自娛
路遇一人貽書函題曰至孝師君苫前俄而不見
覺授卽奔歸母果歿一號而絕良久乃蘇後撰孝
子傳八卷

顧歡

顧歡鹽官人燃松讀書幼有孝行母亡水漿不入
口者七日廬于墓遂隱不仕

袁昂

袁昂字千里陽夏人顗從弟初武帝誅父顗藏其
首于武庫以漆題誌會赦乃還顗首昂號痛嘔血
絕而復蘇以淚洗所題字皆滅人以爲孝

袁最

袁最陽夏人順帝昇平初父粲謀誅蕭道成不克
被獲劉僧靜奮刀直前欲劈之最大叫抱父乞死
兵士莫不殞涕

孝友傳卷八終

孝友傳卷九

明武林郭正中輯　孫亮工重較

南齊

崔懷慎

崔懷慎清河東武城人也父邪利魯郡太守宋元
嘉中沒虜懷慎與妻房氏篤愛聞父陷沒卽日遣
妻布衣蔬食如居喪禮邪利後仕虜中書戒懷慎
不許如此懷慎得書更號泣懷慎從叔模爲滎陽
太守亦同沒虜模子雖居處改節而不廢婚宦大

明中懷慎宗人冀州刺史元孫北使虜問之曰崔
邪利模並力屈歸命二家子姪出處不同義將安
在元孫曰王尊驅驥王陽回車欲令忠孝並弘臣
子兩節泰始初淮北陷沒界上流奔者多有去就
懷慎因此入北至桑乾邪利時已卒懷慎絕而後
蘇載喪還青州徒跣氷雪土氣寒酷而手足不傷
時人以爲孝感喪畢以弟在南建元初又逃歸而

弟亦已亡懷愼孤貧獨立宗黨哀之日斂給其升米永明中卒

公孫僧遠

公孫僧遠會稽剡人也治父喪至孝事母及伯父謹年饑穀貴僧遠省飡減食以供母及伯弟亡無以葬身販貼與鄰里供斂送之費躬負土手種松栢兄姊未婚嫁乃自賣爲之成禮名聞郡縣太祖卽位遣兼散騎常侍虞炎十二部使行天下建元三年表列僧遠等二十三人詔並表門閭蠲租稅

吳欣之 附章起之

吳欣之晉陵利城人也宋元嘉末弟慰之爲武進縣吏隨王誕起義太祖遣軍主華欽討之吏民皆散慰之獨留見執將死欣之詣欽乞代弟命辭淚哀切兄弟皆見原建元二年有詔蠲表永明初廣陵民章起之二息犯罪爭死太守劉悛表以聞

韓係伯

韓係伯襄陽人也事父母謹孝襄陽土俗鄰居種桑樹於界上爲誌係伯以桑枝蔭妨他地遷界上開數尺鄰畔隨復侵之係伯輒更改種久之鄰人慙愧還所侵地躬往謝之建元三年蠲租稅表門閭以壽終

孫淡

孫淡太原人也居長沙事母孝母疾不眠食以差爲期母哀之後有疾不使知也豫章王領湘州辟驃騎行參軍建元三年蠲租稅表門閭卒于家

華寶 附薛天生 劉懷胤 劉懷則

華寶晉陵無錫人也父豪義熙末戍長安寶年八歲臨別謂寶曰須我還當爲汝上頭長安陷虜豪歿寶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者輒號慟彌日不忍答也同郡薛天生母遭艱菜食天生亦菜食母未免喪而死天生終身不食魚肉與弟有恩義又同郡劉懷胤與弟懷則年十歲遭父喪不絮帛不

貪璽榮。建元三年。並表門閭。

封延伯 附陳玄子 邵榮興 文獻叔 徐生之 范安祖 李聖伯 范道根 譚弘寶 何弘 陽黑頭 王續祖 郝道福

封延伯字仲璉。渤海人也。有學行。不與世人交。事寡嫂甚謹。州辟主簿。舉秀才。不就。後乃仕。垣崇祖爲豫州。啓太祖用爲長史帶梁郡太守。以疾自免。僑居東海。遂不至京師。三世同財。爲北州所宗。附豫章王嶷中兵。不就。卒。建元三年。大使巡行天下。

義興陳玄子四世一百七十口同居。武陵邵榮興文獻叔八世同居。東海徐生之。武陵范安祖。李聖伯。范道根五世同居。零陵譚弘寶。衡陽何弘。華陽陽黑頭疎從四世同居。並共衣食。詔表門閭。蠲租稅。又蜀郡王續祖。華陽郝道福。並累世同爨。建武三年。明帝詔表門閭。蠲調役。

吳達之 附辛普明 何伯璵 何幼璵

吳達之。義興人也。嫂亡。無以葬。自賣爲十夫客。廣營塚槨。從祖弟敬伯夫妻荒年被略。賣江北。達之有田十畝。貨以贖之。與之同財共宅。郡命爲主簿。固以讓兄。又讓世業舊田與族弟。弟亦不受。田遂閑廢。建元三年。詔表門閭。河南辛普明僑居會稽。自少與兄同處一帳。兄亡。以帳靈座。夏月多蚊。普明不以露寢見色。兄將葬。鄰人嘉其義。賻助甚多。普明初受。後皆反之。贈者甚恠。普明曰。本以兄墓不周。故不逆來意。今何忍亡者餘物以爲家財。後

遭母喪。幾至毀滅。揚州刺史豫章王嶷爲義曹從事。年五十卒。又有何伯璵弟幼璵。俱厲節操。養孤兄子。及長爲婚。推家業盡與之。安貧枯槁。誨人不倦。鄉里呼爲人師。郡守下車。莫不修謁。兄弟年並八十餘。

韓靈敏

韓靈敏。會稽剡人也。早孤。與兄靈珍並有孝性。尋母亡。家貧無以葬。兄弟種瓜。朝採暮還。復生。以此

遂辦葬事。靈珍亡。無子。妻卓氏守節不嫁。慮家人奪其志。未嘗告歸。靈敏事之如母。

王文殊

王文殊字令章。吳興故鄣人也。父沒魏。文殊思慕泣血。終身蔬食。不衣帛。不婚。如此三十餘年。太守謝瀹板爲功曹不就。永明十一年。太守孔琇之表曰。文殊性挺五常。心符三教。以父沒獯庭。抱終身之痛。專席恒居。銜罔極之卹。服紵縞以經年。餌蔬

菽以俟命。婚義滅於天情。官序空於素抱。儻降甄異之恩。牓其閭里。鬱林詔牓門。改所居爲孝行里。

朱謙之 附朱選之

朱謙之字處光。吳郡錢唐人也。父昭之以學解稱於鄉里。謙之年數歲。所生母亡。昭之假葬田側。爲族人朱幼方燎火所焚。同產姊密語之。謙之雖小。便哀戚如持喪。年長不婚娶。永明中。手刃殺幼方。詣獄自繫。縣令申靈勗表上。別駕孔稚珪。兼記室

劉璡。司徒左西掾張融。牋與刺史豫章王曰。禮開報仇之典。以申孝義之情。法斷相殺之條。以表權時之制。謙之揮刃酬冤。既申私禮。繫頸就死。又明公法。今仍殺之。則成當世罪人。宥而活之。即爲盛朝孝子。殺一罪人。未足弘憲。活一孝子。實廣風德。張緒陸澄。是其鄉舊。應具來孫。融等與謙之並不相識。區區短見。深有恨然。豫章王言之世祖。時吳郡太守王慈。太常張緒。尚書陸澄。並表論其事。世

祖嘉其義。慮相復報。乃遣謙之隨曹虎西行。將發。幼方子惲於津陽門伺殺謙之。謙之之兄選之。又刺殺惲。有司以聞。世祖曰。此皆是義事。不可問。悉赦之。吳興沈顗聞而歎云。弟死於孝。兄殉於義。孝友之節。萃此一門。選之字處林。有志節。著辯相論。幼時顧懽見而異之。以女妻焉。官至江夏王參軍。

蕭叡明

蕭叡明。字景濟。南蘭陵人也。叡明初仕員外殿中

將軍。少有至性。奉親謹篤。母病風。積年沉臥。敵明晝夜祈禱。時天寒。敵明下淚成冰如筯。額上叩頭。血亦冰不溜。忽有一人以小石函授之曰。此療夫人病。敵明跪受之。忽不見。以函奉母。函中惟有三寸絹。丹書爲日月字。母服之。即平復。及亡。不勝哀而卒。永明五年。世祖詔曰。龍驤將軍安西中兵參軍松滋令蕭敵明。愛敬淳深。色養盡禮。喪過乎哀。遂致毀滅。雖未達聖教。而一至可愍。宜加榮命。以

矜善人。可贈中書郎。

王虛之

王虛之字文靜。廬江石陽人也。年十三喪母。三十三喪父。二十五年。鹽酢不入口。疾病著床。忽有一人來問疾。謂之曰。君以孝聞。病當尋差。俄而不見。未幾病果差。庭中楊梅。隆冬三實。墓上橘樹冬亦再實。又居旁夜有光如燭。時人咸以爲孝感。齊武帝永明中。詔旌門閭。蠲其租三世。

聞人夐

聞人夐。吳興人。齊高帝時。年十七歲。結客報父仇。爲帝所賞。位至長水校尉。

樂頤 附樂預

樂頤。字文德。南陽涅陽人。世居南郡。仕爲京府參軍。父在郢病亡。頤忽悲戀涕泣。因請假還。中路果得父凶問。便徒跣號咷奔赴。水漿不入口數日。嘗遇病。與母隔壁。忍痛不言。齧被至碎。恐母之哀已

也。湘州刺史王僧虔引爲主簿。以同僚非人。棄官去。吏部郎庾杲之嘗往候頤。爲設食。惟枯魚菜菹。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母聞之。自出常膳魚羹數種。杲之曰。卿過於茅季偉。愧我非郭林宗也。仕至郢州治中卒。弟預亦孝。父臨亡。執其手以託郢州行事王奐。預悲感悶絕。吐血數升。遂發病。官至驃騎錄事。隆昌末。預謂丹陽尹徐孝嗣曰。外傳藉藉。似有伊周之事。君蒙武帝殊常之恩。荷託付之重。恐

不得同人此舉人笑褚公至今齒冷孝嗣必其猶
之建武中為永世令民懷其德卒官有一老嫗行
擔檞蔌葉將詣市聞預死棄擔號泣

解叔謙

解叔謙字楚梁鴈門人家行敦睦得纖毫財利輒
與兄弟平分母有疾叔謙夜于庭中稽顙祈福聞
空中語云此病得丁公藤為酒便差卽訪醫及本
草註皆無識者乃求訪至宜都郡遥見山中一老

公伐木問其所用答曰此丁公藤療風尤驗叔謙
拜伏流涕具言來意此公愴然以四段與之并示
以浸酒法叔謙受之顧視此人已忽不見依法為
酒母病卽差齊建武初以奉朝請徵不至

江泌

江泌字士清濟陽考城人也性行仁義母亡後以
生闕供養遇鮭不忍食食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
也歷仕南中郎行叅軍所給募吏去役得時病莫
有舍之者吏扶杖投泌泌親自隱卹吏死泌為買
棺無僮役兄弟共輿埋之領國子助教乘牽車至
染烏頭見老翁步行下車載之躬自步去世祖以
為南康王子琳侍讀建武中明帝害諸王後泌憂
念子琳詣誌公道人問其禍福誌公覆香爐灰示
之曰都盡無所餘及子琳被害泌往哭之淚盡繼
之以血親視殯葬乃去泌族人兗州治中泌黃門
郎念子也與泌同名世謂泌為孝江泌以別之

庾道愍

庾道愍潁川鄢陵人晉司空冰之玄孫也有孝行
頗能屬文少孤貧所生母漂流交州道愍尚在襁
褓及長知之求為廣州綏寧府佐至府尚遠乃自
負擔冐險而進及至交州求母經年不獲日夜悲
泣嘗入村值暴雨寄止一家乃有一嫗負薪自遠
還道愍心動因訪之卽其母也于是俯伏號哭遠
近赴之莫不揮淚道愍仕齊位射聲校尉

杜栖 附郯縣小兒

杜栖字孟山吳郡錢唐人徵士京產子也刺史豫章王辟議曹從事仍轉西曹佐國子祭酒何胤治禮又重栖以爲學士掌婚冠儀以父老歸養怡情壠畝栖肥白長壯及京產疾旬日間便皮骨自支京產亡水漿不入口七日晨夕不罷哭不食鹽菜每營買祭奠身自看視號泣不自持朔望節歲絕而復續吐血數升時何胤謝朏並隱東山遺書敦

譬誡以毀滅至祥禫暮夢見其父慟哭而絕時年三十六當世咸嗟惜焉建武二年剡縣有小兒年八歲與母俱得赤班病母死家人以小兒猶惡不令其知小兒疑之問云母嘗數問我病昨來覺聲羸今不復聞何謂也因自投下牀匍匐至母尸側頓絕而死鄉鄰告之縣令宗善才求表廬事竟不行

陸絳

陸絳字魏卿吳郡人也父閑有風槩仕至揚州別駕明帝崩閑謂所親曰宮車晏駕百司將聽於冢宰主上地重才弱必不能振難將至矣乃感心疾不復預州事刺史始安王遙光反事敗閑以綱佐被召至杜姥宅尚書令徐孝嗣啓閑不預逆謀未及報徐世檦令殺之絳時隨閑抱閑頸乞代死遂并見殺

張積

張積字公喬吳郡人宋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永之子也幼有孝性所生母劉氏無寵遘疾年十一侍養衣不解帶每劇則累夜不寢及終毀瘠過人杖而後起見年輩幼童輒哽咽泣下長兄瑋善彈箏稷以劉氏先執此伎聞瑋爲清調便悲感頓絕遂終身不忍聽之母先假葬瑯琊黃山齊明帝建武中改申葬禮賻助委積雖不拒絕事畢悉以還之自幼及長數十年中常設劉氏神主出告反面

如事生焉

匡昕

匡昕字令先廬陵人隱居金華山不與俗交事母至孝嘗因事出外母在家忽遘病死已經日昕聞訃奔還號叫母即蘇人以爲孝感所致

宗元卿

宗元卿字希蔣南陽人有至行早孤爲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在遠輙心痛即奔還救之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以此爲常鄉里宗事之號曰宗曾子

朱文濟

朱文濟字敬達吳興人自賣以葬母太守謝瀹命爲儒林不就

庾震

庾震字彥文新野人喪父母居貧無以葬賃書以營事至手掌穿然後葬事獲濟南陽劉虬因此爲撰孝子傳

曾康祚

曾康祚扶風人有至行母患乳癰諸醫療不愈康祚乃跪兩手捧癰大悲泣母即覺小寬因此漸差時人以其有冥應康祚位至屯騎校尉

謝昌寓

謝昌寓陳郡人也爲劉悛廣州參軍孝性甚至嘗養一鵲昌寓病二旬鵲二旬不食昌寓亡鵲遂飛去

鮮于文宗

鮮于文宗漁陽人年七歲喪父父以種芋時亡至明年芋時對芋嗚咽如此終身

顧昌衍

顧昌衍吳人以篤行知名居喪幾致滅性王儉言之天子曰昌衍既有至行且張永之甥宜居禮閣以光郎署乃以爲尚書庫部郎

劉歊

劉歊沛郡相人。幼有至性。祖母病疽。經年手持膏藥漬指爲爛。母孔氏甚嚴。謂親戚曰。阿稱便是今世曾子。阿稱歊小名也。年四十餘未娶。建元中。太祖與司徒褚淵爲娶王氏。穿壁掛履。土落孔氏床上。孔氏不悅。歊即出其妻。父喪。足不出廬。

劉渢

劉渢字處和。南陽人。母早亡。父紹仕宋中書郎。被

勅納太后兄女路氏爲繼室。渢始數歲。路氏不以子視之。已而路氏生子瀌。渢憐愛之。不忍舍。路氏病經年。渢晝夜不離。每有增加。即涕泣不食。路氏病差。感其意。慈愛遂隆。

劉靈哲

劉靈哲所生母病。靈哲躬自禱。所夢見黃衣翁與藥云。食此疾可立愈。靈哲驚覺。於枕閒得之。如言而疾愈。藥似竹根。

傅琰

傅琰靈州人。爲尚書右丞。遭母喪。居南岸。隣家失火。延燒琰屋。琰伏柩不動。隣人競救。得俱全。琰股髀之閒已被烟焰。

袁廓之

袁廓之字思度。陽夏人。因父死非罪。終身不聽音樂。布衣蔬食。足不出戶。誓不臣宋。

孝友傳卷九終

孝友傳卷十

明武林郭正中輯　孫亮工重校

梁

滕曇恭

滕曇恭豫章南昌人年五歲母楊氏患熱思食寒瓜土俗所不產曇恭歷訪不能得銜悲哀切俄値一桑門問其故曇恭具以告桑門曰我有兩瓜分一相遺曇恭拜謝因捧瓜還以薦其母舉室驚異

尋訪桑門莫知所在及親殁曇恭水漿不入口者旬日感慟嘔血絕而復甦隆冬不着繭絮蔬食終身每至忌日思慕不自堪晝夜哀慟時號爲滕曾子梁武帝天監元年陸璉奉使巡行風俗表言其狀曇恭有子三人皆有行業

徐普濟

徐普濟長沙臨湘人居喪未及葬而鄰家火起延及其舍普濟號慟伏棺上以身蔽火鄰人往救之焚炙已悶絕累日方穌

沈崇傃

沈崇傃字思整吳興武康人也父懷明宋兗州刺史崇傃六歲喪父哭踊過禮及長事母至孝家貧常傭書以養梁武帝天監三年太守柳惲辟爲主簿崇傃從惲到郡還迎其母未至而母卒崇傃以不及侍疾悔恨欲死水漿不入口晝夜號哭旬日殆將絕氣兄弟謂之曰殯葬未申遽自毀滅非全

孝之道也崇傃之瘞所不避雨雪每仰天哀慟飛鳥翔集家貧無以遷窆乃行乞經年始獲葬焉既而廬于墓側自以初行喪禮不備復於葬後更行服三年久食麥屑不噉鹽酢坐臥於單薦虛腫不能起郡縣舉至孝梁武聞即遣中書舍人慰勉之乃下詔曰前軍沈崇傃少有志行居喪踰禮齋制不終未得大葬自以行乞淹年哀典多闕方欲以永墓之晨更爲再朞之始雖即情可矜禮有明斷

可使令除釋褫補太子洗馬旌彼門閭敦茲風教崇俵奉詔釋服而涕泣如居喪固辭不受官苦自陳譲經年乃爲永寧令

荀匠 附荀瓔

荀匠字文師潁陰人晉太保勗九世孫祖瓔年十五復父仇於成都市以孝聞父法超齊中興末爲安復令卒官凶問至匠號慟氣絶身體皆冷至夜乃蘇既而奔喪每宿江渚商旅皆不忍聞其哭聲

梁天監元年兄斐爲鬱林太守征俚賊中流矢死喪還匠迎于豫章望舟投水傍人赴救僅而得全既至家貧不得時葬居父憂并兄服歷四年不出廬戶自括髮後不復櫛沐髮皆禿落號哭無時聲盡繼之以泣目眥皆爛形體枯顇皮骨裁連雖家人不復識郡縣以狀言武帝遣中書舍人爲其除服擢豫章王國左常侍匠雖即吉毀顇逾甚外祖孫謙誡之曰主上以孝治天下汝行過古人故擢汝此職非唯君父之命難拒故亦揚名後世所顯豈獨汝身哉匠於是乃拜子孫簪組蟬聯時以爲世代忠孝所積云

庾黔婁

庾黔婁字子貞新野人也徙居江陵性至孝少好學多講誦孝經齊永元初除孱陵令到縣未旬父易在家遘疾黔婁忽心驚擧身流汗卽日棄官歸家家人悉驚其忽至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差

劇但嘗糞甜苦易泄痢黔婁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逾憂苦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俄聞空中有聲曰徵君壽命盡不復可延汝誠禱既至故得至月末及晦而易亡黔婁居喪過禮廬于冢側服闋除西臺尚書儀曹郎梁臺建鄧元起爲益州刺史表黔婁爲府長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及成都平城中珍寶山積元起悉分與僚佐惟黔婁一無所取元起惡其異衆厲聲曰長史何獨爾爲黔婁

示不違之。請書數篋。尋除蜀郡太守。在職清素。百姓便之。元起死于蜀。部曲皆散。黔婁身管殯殮。躬持喪柩歸鄉里。屢遷散騎侍郎。荊州大中正。

庾子輿

庾子輿字孝卿。新野人。性至孝。任梁爲尚書郎。丁母憂。哀至輒嘔血。父戒以滅性。乃禁其哭泣。父域有功。封廣牧伯。先是出守巴西。子輿以蜀道艱險。乞求從行。以奉養獲許。從父遷寧蜀。道中感心疾。

每至。必叫呼。子輿亦悶絶。及父卒。哀慟將絶者再。奉喪還鄉。巴東有淫預石最險。其次則瞿塘。行旅忌之。子輿至此。時秋水猶壯。甚恐。乃撫心長號。其夕水驟退。明旦安流南下。巳而水復如故。行人爲之語曰。淫預如幞本不通。瞿塘水退爲庾公。初發蜀。有雙鳩巢舟中。及至。又栖廬側。每聞哭泣之聲。必飛翔簷宇。悲鳴激切。居墳所以養。喪服闋。手足枯攣。待人而起。仍布衣蔬食。志守墳墓。叔該諭勉之。于是始仕。雖以嫡長襲爵。國秩進推諸弟。

吉翂

吉翂字彦霄。馮翊蓮勺人也。世居襄陽。翂幼有孝性。年十一。遭所生母憂。水漿不入口。殆將滅性。梁天監初。父爲吳興原鄉令。爲吏所誣。逮詣廷尉。翂年十五。號泣衢路。祈請公卿。行人見者皆爲隕涕。其父理雖清白。耻爲使訊。乃虛自引咎。罪當大辟。翂乃撾登聞鼓。乞代父命。武帝以其童幼。疑受教於人。勑廷尉蔡法度嚴加脅誘。取其欵實。法度受

勑還寺。盛陳徽纆。備列官司。厲色問曰。爾求代父死。勑巳相許。便應伏法。然刀鋸至劇。審能死不。且爾童孺。志不及此。必爲人所教。姓名是誰。可具列答。若有悔異。亦相聽許。翂對曰。囚雖蒙弱。豈不知死可畏。憚顧諸弟稚藐。唯囚爲長。不忍見父極刑。自延視息。所以內斷胸臆。上干萬乘。今欲殉身不測。委骨泉壤。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邪。法度知翂

不可屈撓。乃更和顏語之曰。主上知爾父無罪。行當釋亮。觀爾神儀明秀。足稱佳兒。今若轉辭。幸父子同濟。奚以此妙年。苦求湯鑊。翂對曰。凡鯤鮞螻蟻。尚惜其生。况在人斯。豈願齏粉。但囚父挂深劾。必正刑書。故思殞仆。冀延父命。今瞑目引領。以聽大戮。情殫意極。無言復對。翂初見囚。獄掾依法。備加桎梏。法度矜之。命脫二械。更令着一小者。翂弗聽。曰。翂求代父死。死囚豈可減乎。竟不脫械。法度

以聞。帝乃宥其父。丹陽尹王志求其在廷尉故事。并請鄉居。欲於歲首舉充純孝。翂曰。異哉王尹。何量翂之薄。夫父辱子死。斯道固然。若翂有靦面目。當其此舉。則是因父買名。一何甚辱。拒之而止。後秣陵鄉人裴儉。丹陽郡守臧盾。揚州中正張仄。連名薦翂。以爲孝行純至。明通易老。敕付太常旌舉。

甄恬

甄恬。字彥約。中山無極人也。世居江陵。年數歲喪父。哀感有若成人。家人矜其小。以肉汁和飯飼之。恬不肯食。年八歲。問其母。恨生不識父。遂悲泣累日。忽若有見。言其形貌。則父也。時以爲孝感。家貧。養母常得珍饈。及居喪。廬於墓側。恒有烏玄黃雜色。集於廬樹。恬哭則鳴。哭止則止。又有白鳩白雀。栖宿其廬。州將始興王憺表其行狀。詔曰。朕虛己欽賢。寤寐盈想。詔彼羣岳。務盡搜揚。恬既孝行殊異。聲著邦壤。敦風厲俗。弘益茲多。牧守騰聞。義同

親覽。可旌表室閭。加以爵位。恬官至安南行參軍。

韓懷明

韓懷明。上黨人也。客居荊州。年十歲。母患尸疰。每發輒危殆。懷明夜於星下稽顙祈禱。時寒甚。忽聞香氣。空中有人語曰。童子母須臾疾差。無勞自苦。未曉而母豁然平復。鄉里異之。十五喪父。幾至滅性。負土成墳。賻助無所受。免喪。與鄉人郭麐俱師事南陽劉虯。虯嘗一日廢講。獨居涕泣。懷明竊問

其故。虬家人答云。是外祖亡日。時虬母亦亡矣。虬
明聞之。即日罷學。還家就養。虬歎曰。韓生無虞丘
之恨矣。家貧事母。肆力以供甘脆。嬉怡膝下。朝夕
不離側。母年九十一終。懐明水漿不入口者一旬。
號哭不絕聲。有雙白鳩巢其廬上。字乳馴狎。若家
禽焉。服釋乃去。既除喪。蔬食終身。衣衾無改。梁武
帝天監初。刺史始興王憺表言之。州累辟不就。卒
于家。

劉曇淨

劉曇淨字元光。彭城呂人也。祖元眞。淮南太守。居
郡得罪。父慧鏡。歷詣朝士乞哀。懇惻甚至。遂以孝
聞。曇淨篤行有父風。解褐安成王國左常侍。父卒
於郡。曇淨奔喪。不食飲者累日。絕而又蘇。每哭輒
嘔血。服闋。因毀瘠成疾。會有詔士姓各舉四科。曇
淨叔父慧斐。舉以應孝行。高祖用爲海寧令。曇淨
以兄未爲縣。因以讓兄。乃除安西行參軍。父亡後。
事母尤淳至。身營殯粥。不以委人。母疾。衣不解帶。
及母亡。水漿不入口者殆一旬。母喪權瘞藥王寺。
時天寒。曇淨身衣單布。廬於瘞所。晝夜哭泣不絕
聲。哀感行路。未及葬而卒。

何炯

何炯字士光。廬江灊人也。父撙。大中大夫。炯年十
五。從兄胤受業。一朞。並通五經章句。炯白晳美容
貌。從兄求點每稱之曰。叔寶神清。弘治膚清。今觀

此子。復見衛杜在目。炯常慕恬退。不樂進仕。從叔
昌寓謂曰。求點皆已高蹈。汝無宜復爾。且君子出
處。亦各一途。年十九。解褐揚州主簿。舉秀才。累遷
王府行參軍。尚書兵庫部二曹郎。出爲永康令。以
和理稱。還爲仁威南康王限內記室。遷治書侍御
史。以父疾經旬。衣不解帶。頭不櫛沐。信宿之間。形
貌頓改。及父卒。號慟不絕聲。枕日藉地。腰虛腳腫。
竟以毀卒。

庾沙彌

庾沙彌潁陰人也。父佩玉。仕宋爲長沙内史。坐事誅。時沙彌始生。及年五歲。所生母爲製綵衣。輒不肯服。母問其故。流涕對曰。家門禍酷。用是何爲。及長終身布衣蔬食。仕齊爲參軍。嫡母劉氏寢疾。沙彌晨昏侍側。衣不解帶。或應鍼灸。輒以身先試。及母亡。水漿不入口累日。終喪不食鹽味。冬日不衣綿纊。夏日不解衰絰。不出廬戶。晝夜號慟。鄰人不

忍聞。所坐薦淚霑爲爛。墓在新林。忽生旅松百許株。枝葉鬱茂。有異常松。劉好敢甘蔗。沙彌遂不食焉。梁武帝召見嘉之。特加褒寵。及官共二子。後邵陵王參軍事。隨府會稽。復丁所生母憂。喪還都。濟浙江中流遇風。舫將覆沒。沙彌抱柩號哭。俄而風静。蓋孝感所致。累遷寧遠錄事參軍。子持亦至孝。

江紑

江紑字含潔。濟陽考城人也。父蒨。光祿大夫。紑幼有孝性。年十三。父患眼。紑侍疾。將朞月。衣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慧眼水必差。及覺說之。莫能解者。紑第三叔祿與草堂寺智者法師善。往訪之。智者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眞。能渡彼岸。蒨乃因智者啓。捨同夏縣界牛屯里舍爲寺。乞賜嘉名。勅答云。純臣孝子。往往感應。晉世顏含。遂見冥中送藥。近見智者。知卿第二息感夢。云慧眼水。慧眼則是五眼之一號。若欲造寺。可以慧眼爲名。及就

創造。泄故井。井水清冽。異於常泉。依夢取水洗眼。及煮藥。稍覺有瘳。因此遂差。時人謂之孝感。南康王爲南州。召爲迎主簿。紑性靜。好老莊玄言。尤善佛義。不樂進仕。及父卒。紑廬于墓。終日號慟不絶聲。月餘卒。

劉霽

劉霽字士烜。平原人也。祖乘民。宋冀州刺史。父聞慰。齊工員郎。霽年九歲。能誦左氏傳。宗黨咸異之。

十四居父憂有至性每哭輙嘔血家貧與弟杳歊
相篤勵學既長博涉多通天監中起家奉朝請稍
遷宣惠晉安王府參軍兼限內記室出補西昌相
入為尚書主客侍郎未朞除海鹽令霽前後宰二
邑並以和理著稱還為建康正非所好頃之以疾
免尋除建康令不拜母明氏寢疾霽年已五十衣
不解帶者七旬誦觀世音經數至萬遍夜因感夢
見一僧謂曰夫人筭盡君精誠篤至當相為申延

後六十餘日乃亡霽廬于墓哀慟過禮常有雙白
鶴馴翔廬側處士阮孝緒致書抑譬霽思慕不已
服未終而卒時年五十二著釋俗語八卷文集十
卷弟杳在文士傳歊在處士傳

褚修

褚修吳郡錢唐人也父仲都善周易為當時最天
監中歷官五經博士修少傳父業兼通孝經論語
善尺牘頗解文章初為湘東王國侍郎稍遷輕車
湘東府行參軍並兼國子助教武陵王為揚州引
為宣惠參軍限內記室修性至孝父喪毀瘠過禮
因患冷氣及丁母憂水漿不入口二十三日氣絕
復蘇每號慟嘔血遂以毀卒

阮孝緒

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也梁武帝時嘗于鍾
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
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返鄰里嗟異之合藥

須得生人葠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累日
不逢忽見鹿前行孝緒感而隨後至一所遂滅就
視果獲此草

謝藺

謝藺字希如陳郡陽夏人也晉太保安八世孫幼
有至性父經北中郎諮議參軍藺五歲每父母未
飯乳媼欲令藺先飯藺曰既不覺饑彊食終不進
舅阮孝緒聞之歎曰此兒在家則曾子之流事君

則蘭生之匹因名曰蘭稍授以經史過目便能諷誦孝緒每曰吾家陽元也及丁父憂晝夜號慟毀瘠骨立母阮氏常自守視譬抑之服闋後吏部尚書蕭子顯表其至行擢爲王府法曹行參軍累遷外兵記室參軍後兼散騎常侍使魏會侯景入附境上交兵蘭母慮其不得還感疾而卒蘭還入境夜夢不祥旦便投劾馳歸既至號慟嘔血氣絶久之水漿不入口每哭眼耳鼻口皆血流經月餘日因夜臨而卒蘭所製詩賦碑頌數十篇

張松張景

張松張景建康人弟張悌家貧無以供養以情告鄰富人富人不與悌不勝忿遂結四人作劫所得衣物三劫持去實無一錢入已縣抵悌死罪松訴稱與弟景是前母子後母惟生悌松長不能教誨乞代悌死景又曰松是嫡長後母唯生悌若從法母亦不全亦請死母又云悌應死豈以弟罪枉及諸兄悌亦引分全兩兄供養縣以上讞帝以爲孝義特降死後不得爲例

陶子鏘

陶子鏘字海育丹陽秣陵人也母終居喪盡禮與范雲鄰雲每聞其哭聲必動容改色初子鏘母嗜蓴母歿後恒以供奠梁武帝義師初至此年冬祀求之不得子鏘痛恨慟哭而絶久之方蘇遂終身不味蓴菜

阮卓

阮卓陳留尉氏人也性至孝父問道梁岳陽王府記室參軍隨岳陽王出鎮江中卒卓年十五自都奔赴水漿不入口者累日載柩還都中流遇疾風船幾没者數四卓仰天悲號俄而風息人以爲孝感所致

張景仁

張景仁廣平人也父梁天監初爲同縣章法所殺

景仁時年八歲。及長。志在復讐。普通七年。遇法於公田渚。手斬其首。以祭父墓。事竟。詣郡自縛。乞依刑法。太守蔡天起上言於州。時簡文在鎮。乃下教褒美之。原其罪。下屬長蠲其一戶租調。以旌孝行。

劉景昕

劉景昕。河東人。事母孝謹。母嘗病癖三十餘年。一朝而瘳。鄉里以爲景昕誠感。荊州刺史湘東王繹辟爲主簿。

李慶緒

李慶緒字孝緒。廣漢郪人也。父爲人所害。慶緒九歲而孤。爲兄所養。日夜號泣。志在復讐。投州將陳顯達。仍於部伍白日手刃其仇。自縛歸罪。州將義而釋之。梁天監中。爲東莞太守。丁母憂去職。廬于墓側。每慟嘔血數升。後爲巴郡太守。號良吏。累遷衛尉。封安陸縣侯。益州二百年無復貴仕。慶緒承恩至此。便欲西歸。尋徙太子右衛率。未拜而卒。

韋鼎

韋鼎字超盛。事親以孝行稱。遭父喪。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哀毀過禮。服闋。爲邵陵王主簿。侯景之亂。兄昂戰死京口。鼎負屍出。寄中興寺。求棺無所得。哀憤慟哭。忽見江中有物冉冉流至。心竊異之。往視乃新棺也。因以充斂。梁元帝聞之。以爲精誠所致。

蕭修

蕭修字世和。梁室中子。封宜豐侯。性至孝。年十二。丁所生徐氏艱。自荊州反葬。中流遇風。前後部伍多致沉溺。修抱柩長號。血淚俱下。隨波搖蕩。終得無虞。葬訖。因廬墓次。先時山中多猛獸。至是絕迹。野鳥馴狎。棲息簷宇。武帝嘉之。頒告宗室。兼衛尉卿。出鎮鍾離。徙梁秦二州刺史。所至多善政。人號慈父。元帝時。拜湘州刺史。招集流人三千餘家。及西衛軍圍江陵。問至。即日登舟赴救。至江陵西面

江陵陷。敬帝立。遥授修太尉。遷太保。時梁室浸微。修雖圖義舉。力弱不能自振。遂發背而卒。

蕭勱

蕭勱。字文約。梁中室子也。爲太子洗馬。母憂去職。殆不勝丧。每一思至。必徒步至墓所。或遇風雨。仆臥中路。坐地號慟。起而復前。家人不能禁。父景特鍾愛。曰。吾百年後。其無此乎。使左右節哭。服闋除太子中舍人。景薨于郢鎮。勱聞丧奔赴。江夏不進

水漿者七日。廬于墓所。親友隔絕。悲慟嗚咽。傍人亦爲隕涕。既免丧。拜宣城内史。郡多猛獸。常爲人患。及勱在任。獸爲之歛。暴遷豫章内史。道不拾遺。男女異路。徙廣州刺史。去郡之日。吏人悲泣。數百里中。舟乘塡塞。各齋酒脯以送勱。勱爲納受。隨以錢帛與之。

蕭放

蕭放。字希逸。梁宗室子也。隨父祗至鄴。祗卒。居丧以孝聞。所居廬室前。有二烏來集。各據一樹爲巢。自午以前。馴庭飲啄。午後更不下樹。每臨時舒翅悲鳴。全似哀泣。家人則之。未嘗有缺。時以爲至孝之感。襲父爵清河郡公。累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

蕭統

蕭統。字德施。梁高祖太子。所生母薨。水漿不入口。哭輒慟絕。

成景儁

成景儁。范陽人。父安樂。淮陽太守。天監六年。常邕和殺安樂。以城内附。普通六年。邕和爲鄱陽内史。景儁購人刺殺之。未久。重購邕和家人。鴆殺其子弟。噍類無遺。武帝義之。每爲屈法。

劉覧

劉覧。字孝智。彭城安上里人。以所生母憂。廬於墓。不嘗鹽酪。冬止着單布衣。家人慮其不勝丧。中夜

竊寅炭於牀下覺因暖氣得睡既覺知之號慟嘔血高祖聞其至性數遣省視

江德藻 附江兼

江德藻革之子性至孝與異產昆弟居恩惠甚篤仕梁爲尚書比部郎以父憂去職服闋後容貌毀瘠如居喪時弟從簡位司徒從事中郎侯景亂爲任約所害子兼叩頭流血乞代父命以身蔽刃遂俱見殺

陸襄

陸襄餘干人母常猝患心痛醫方須三斗水漿是時冬月日又逼暮求索無所忽有老人詣門貨漿如方劑始欲酬直無何失之時以爲孝感

高眞

高眞與弟謐俱至孝父亡治葬廬次甘露白雉降集詔表其閭里

張稷

張稷字公喬母遘疾年十一侍養衣不解帶或竟夜不寢及終毀瘠杖而後起見孫善雅箏稷以母嘗熟此技聞之悲感頓絕遂不聽父永及嫡母繼殂六年廬于墓側

夏侯祥

夏侯祥字叔夏譙郡人年十六遭父艱居喪哀毀三年廬於墓常有雀三足飛來集其廬戶衆咸異焉

宋璵

宋璵字普少以孝行稱母曾病秋月思瓜不已璵夢想見求而隨獲時人稱異

王規

王規字威明臨沂人八歲丁所生母憂居喪有至性太尉徐孝嗣每見必爲之流涕稱曰孝童

劉霽

劉霽字孝稚彭城安上里人年十四居父喪毀瘠

骨立宗黨咸異之爲吏部尚書以母憂去職居喪未朞以毀卒

嚴植之

嚴植之字孝源建平秭歸人性純孝少遭父憂因菜食二十三載餘後得風冷疾乃止

庾蓽

庾蓽字休野新野人年十歲遭父憂居喪毀瘠爲州黨所稱

劉苞

劉苞字孝嘗彭城人年四歲而父終及六七歲見諸父常泣母謂兒憚諸父顯貴邪苞曰早孤不及識父聞諸父多相似故心中嘆悲無有他意

袁君正

袁君正少聰敏年數歲父疾晝夜不眠專侍左右家人勸令暫臥答曰父疾未差眠亦不安

孝友傳卷十終

孝友傳卷十一

明武林郭正中輯　曾孫元齡重輯

陳

殷不害

殷不害字長卿陳郡長平人也性至孝居父憂過禮繇是知名家世儉約居甚貧窶有弟五人皆幼弱不害事老母養小弟勤劇無所不至士大夫以篤行稱之梁簡文帝以不害善事親賜其母蔡氏

錦裙襦氈席被褥單複畢備魏平江陵不害失母所在時甚寒雪凍死者塡滿溝塹不害行哭求屍聲不暫輟見死人溝中卽投身捧視舉體凍僵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始得母屍不害憑屍而哭每舉音輒氣絶行路皆爲流涕卽於江陵權殯自是蔬食布衣枯槁骨立見者莫不哀之太建七年自周還朝其年詔除司農卿尋遷光祿大夫八年加明威將軍晉陵太守在郡感疾詔以光祿大夫徵還

養疾後主即位加給事中

殷不佞

殷不佞字季卿不害弟也少立名節居父喪以至孝稱承聖初遷武康令會江陵陷而母卒道路隔絕久不得奔赴四載之中晝夜號泣居處飲食常爲居喪之禮及母柩歸葬不佞居處之節如始聞問若此者又三年身自負土手植松柏每歲時伏臘必三日不食人稱其兄弟之孝

謝貞

謝貞字元正陳郡陽夏人晉太傅安九世孫也貞幼有至性祖母阮氏先苦風眩每發便一二日不能飲食貞時年七歲祖母不食貞亦不食親族莫不奇之十四丁父艱號頓於地絕而復蘇者數矣初父藺居母阮氏憂不食泣血而卒家人賓客懼貞復然從父洽族兄暠乃謂貞曰孝子既無兄弟極須自愛若憂毀滅性誰養母邪自後少進饘粥

陳後主時詔貞入掌中宮管記遷南平王友加招遠將軍掌記室事至德三年以母憂去職頃之敕起還府仍加招遠將軍掌記室貞累啓固辭敕報曰省啓具懷雖知哀榮在疚而官俟得才禮有權奪可便力疾還府也貞哀毀羸瘠終不能之官舍時尚書右丞徐祚尚書左丞沈客卿俱來候貞見其形體骨立祚等愴然歎息徐喻之曰弟年事已衰禮有恒制小宜引割自全貞因更感慟氣絕良

久二人涕泣不能自勝憫默而出祚謂客卿曰信哉孝門有孝子初貞在周嘗侍趙王讀王即周武帝之愛弟也王嘗聞貞每獨處必晝夜涕泣因私使訪問知貞母年老遠在江南乃謂貞曰寡人若出居藩當遣侍讀還家供養後數年王果出因辭見面奏曰謝貞至孝而母老臣願放還帝奇王仁愛而遣之因隨聘使杜子暉還國

司馬暠 附司馬延義

司馬暠字文昇河內溫人也幼有至性年十二丁內艱孺慕過禮水漿不入口殆經一旬毎號慟必致悶絕父子産毎曉諭之逼進饘粥然毀瘠骨立服闋以姻戚子弟預入問訊梁武帝見暠羸瘦歎息良久謂其父子産曰昨見羅兒面顏顦顇使人惻然便是不墜家風爲有子矣羅兒即暠小字也釋褐太學博士累遷正員郎丁父艱哀毀逾甚廬于墓側一日內唯進薄麥粥一升墓在新林連接

山阜舊多猛獸暠結廬數載豺狼絕迹常有兩鳩棲宿廬所馴狎異常承聖中除太子庶子陳大建八年自周還朝高宗特降殊禮除宜都王諮議參軍事徙安德宮長秋卿通直散騎常侍大中大夫司州大中正卒于官子延義字希忠少沈敏好學江陵之陷隨父入關丁母憂喪過于禮及暠還都延義乃躬負靈櫬晝伏宵行冒履冰霜手足皆皸瘃及至都以中風冷遂致攣癈數年方愈稍遷鄱陽王錄事參軍沅陵王友司徒從事中郎

張昭 附弟張乾

張昭字德明吳郡吳人也幼有孝性色養甚謹父常患消渴嗜鮮魚昭乃身自結網捕魚以供朝夕弟乾字玄明亦有至性及父卒兄弟並不衣綿帛不食鹽酢日唯食一升麥屑粥而已毎一感慟必致嘔血鄰里聞其哭聲皆爲之涕泣父服未終母陸氏又亡兄弟遂六年哀毀形容骨立親友見

者莫識焉家貧未得大葬遂布衣蔬食十有餘年杜門不出屏絕人事時衡陽王伯信臨郡舉乾孝廉固辭不就

王知玄

王知玄太原人僑居會稽剡縣居家以孝聞及丁父憂哀毀而卒高宗嘉之詔改其所居清苦爲孝家里

徐孝克

徐孝克東海郯人也性至孝事母陳氏盡就養之道梁末侯景寇亂孝克養母饘粥不能繼崎嶇乞食以充給入陳宣帝嘉其操行以爲國子祭酒每侍宴無所食至罷則以前膳修減損帝密使中書舍人管斌伺之知其常取珍饈果納紳帶中歸以遺母帝嗟嘆良久乃勅自今宴享孝克前饌並遣將還餉母時論美之後爲散騎常侍陳亡客長安家徒壁立母病欲粳米爲粥不能常得母亡後

孝克遂常噉麥有遺粳米孝克悲泣終身不食焉

徐份

徐份孝克姪也父陵孝友聰慧份少有父風九歲爲夢賦陵見謂人曰吾幼屬文亦不加此仕陳爲海鹽令有惠政入爲太子洗馬性孝悌陵嘗病篤醫禱百方不能愈份焚香泣涕跪誦孝經日夜不息如是者三日陵疾豁然而愈人謂份孝感所致

孝友傳卷十一終

孝友傳卷十二

明武林郭正中輯　曾孫元齡重較

魏

長孫慮

長孫慮代人也其父眞與母飲酒間誤以杖擊母致死縣囚眞處以重坐慮上書云父母忿爭本無餘惡直以謬誤致茲禍咎今母喪未殯父命旦夕慮兄弟五人並幼慮身居長今年十五有一女弟

始向四歲更相鞠養不能保全父若就刑交墜溝壑乞以身代老父命使嬰弱衆孤得蒙存立尚書奏云慮於父爲孝子於弟爲仁兄尋情究狀特可矜憫後魏孝文帝特恕其父死罪以從遠流

趙琰

趙琰字叔起天水人父溫爲楊難當司馬初符氏亂琰爲乳母攜奔壽春年十四乃歸孝心色養飪熟之節必親調之初爲兗州司馬轉團城鎮副將

還京爲淮南王他府長史時禁制甚嚴不聽越關葬於舊兆琰積三十餘年不得葬二親及蒸嘗拜獻未曾不嬰慕卒事每於時節不受子孫慶賀年餘耳順而孝思彌篤慨歲月推移遷窆無期乃絶鹽粟斷諸滋味食麥而已年八十卒遷都洛陽子應等乃還鄉葬焉

乞伏保

乞伏保高車部人也父居獻文時爲散騎常侍領

牧曹尚書賜爵寧國侯以忠謹愼密常在左右出内詔命賜宮人河南宗氏亡後賜以宮人申氏宋太子左率申坦兄女也歲餘居卒申撫養伏保性嚴肅捶罵切至而伏保奉事孝謹初無恨色蒹父侯爵例降爲伯稍遷左中郎將每請祿賜在外公私尺丈所用無不白知出爲無著鎭將申年餘八十伏保手製馬轝親自扶接申欣然隨之申亡伏保解官奉喪還洛復爲長兼南中郎將卒

孫益德

孫益德樂安人也其母爲人所害益德童幼爲母復仇還家哭於殯以待縣官孝文文明太后以其幼而孝決又不逃罪特免之

董洛生

董洛生代人也居父喪過禮詔遣秘書中散温紹伯奉璽書慰之令自抑割以全孝道又詔其宗親使相喩獎勿令有滅性之譏

楊引

楊引襄垣人也三歲喪父爲叔所養事母至孝母年九十三終引年七十五哀毀過禮三年服畢恨不識父追服斬衰食粥麤服誓終身經十三年哀慕不改郡縣鄉閭三百餘人上狀稱美有司奏宜旌賞復其一門樹其純孝詔集書標楊引至行仍假以散員之名

閻元明 附令狐仕 皇甫加 董養

閻元明河東安邑人也少至孝行著鄉閭太和五年除北隨郡太守元明以違離親養輿言悲慕母亦慈念泣淚喪明元明悲號上訴許歸奉養一見其母母目便開刺史呂壽恩列狀上聞詔下州郡表爲孝門復其租調兵役令終母年母亡服終心喪積載每忌日悲慟傍鄰昆弟雍和尊卑諧睦安貧樂道白首同歸又猗氏縣人令狐仕兄弟四人早喪父泣慕十載奉養其母孝著鄉邑而力田積

粟博施不已又河東郡人楊風等七百五十人列稱樂戶皇甫奴兄弟雖沉屈兵伍而操尚彌高奉養繼親甚著恭孝之稱又東郡小黃縣人董吐渾兄養事親至孝三世同居閨門有禮景明初畿內大使王顯奏請標異詔從之

吳悉達 附崔承宗

吳悉達河東聞喜人也兄弟三人年並幼父母爲人所殺四時號慕悲感鄉鄰及長報仇避地永安昆弟同居四十餘載閨門和睦讓逸競勞雖於儉年糊饘不繼賓客經過必傾所有鄰人孤貧窘困者莫不解衣輟糧以相賑卹鄉閭五百餘人詣州稱頌刺史以悉達兄弟行著鄉里表贈其父渤海太守悉達後欲改葬亡失墓所號哭推尋晝夜不止哀禱於神方出行所履之地忽陷得父銘記因遷葬曾祖已下三世九喪傾盡資業不假於人哀感毀悴有過初喪有司奏聞標閭復役以彰孝義

時有齊州人崔承宗其父於宋世仕漢中母喪尸殯彼後青徐歸魏遂爲隔絕承宗性至孝萬里投險偷路負喪還京師黃門侍郎孫惠蔚聞之曰吾於斯人見廉范之情矣於是弔贈盡禮如舊相識

王續生

王續生滎陽京縣人也遭繼母憂居喪杖而後起及終禮制鬢髮盡落有司奏聞世宗詔標旌門閭甄其徭役

李顯達

李顯達。潁川陽翟人也。父喪。水漿不入口七日。鬢髮墮落。形體枯悴。六年廬於墓側。哭不絕聲。殆於滅性。州牧高陽王雍以狀奏。靈太后詔表其門閭。

張昇

張昇。榮陽京縣人也。喪父。飲水絕鹽。哀毀過度。形骸枯悴。骨立而已。髮落殆盡。聲聞邑里。盜賊不侵其鄉。州表其事。詔旌門閭。

倉跋

倉跋。榮陽京縣人也。喪母。水漿不入口五日。吐血數升。居憂毀瘠。見稱州里。有司奏聞。孝武帝詔標門閭。

王崇

王崇。字乾邕。陽夏雍丘人也。兄弟並以孝稱。身勤稼穡。以養二親。仕梁州鎮南府主簿。母亡。居喪哀毀。頓瘠。杖而後起。鬢髮墮落。廬於殯所。晝夜哭泣。鳩鴿羣至。有一小鳥。素質黑眸。形大如雀。栖於崇廬。朝夕不去。母服初闋。復丁父憂。悲毀過禮。是年夏。風雹所經處。禽獸暴死。草木摧折。至崇田畔。風雹便止。禾麥十頃。竟無損落。及過崇地。風雹如初。咸稱至孝所感。崇雖除服。仍居墓側。室前生草一根。莖葉甚茂。人莫能識。至冬中。復有鳥巢崇屋。乳養三子。毛羽成長。馴而不驚。守令聞之。親自臨視。州以聞奏。標其門閭。

郭文恭

郭文恭。太原平遙人也。仕後魏。爲太平縣令。年踰七十。父母喪亡。文恭孝慕罔極。乃居祖父墓次。晨夕拜跪。跣足負土。培祖父二墓。寒暑竭力。積年不已。見者莫不哀歎。尚書聞奏。標其門閭。

李伯貴

李伯貴。渤海蓚人也。魏宣武時。官至魯郡守。有孝行。居父喪。哀感過禮。遂以毀卒。宣武嘉之。贈渤海

相。

陸印

陸印代人也。任東魏中書侍郎。父喪居憂。哀毀骨立。高澄時鎭鄴。詣門慰勉之。印母魏上庸公主。教訓諸子以義方。印雖創巨痛深。出于天性。克遵母訓。動依法度。朝廷發詔褒揚之。改其所居里爲孝終里。繼遭母喪。哀慕毀悴。遂至沉篤。頓伏牀枕。致成風疾。弟搏臥病臨終語家人曰。兄羸病若此。搏

死。不可使聞哭聲。懼致感動。及祖載。家人方始告之。印一慟而絕。朝野悲之。弟彥師叅襄城王旭軍事。以父艱去職。哀悴殆不勝喪。與印共廬于墓。鄉人重之。皆就墓側存問焉。

李德林

李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也。父敬族。東魏孝靜帝時爲內校書。德林年十六。遭父艱。自駕靈輿。返葬故里。時正嚴冬。單衰跣足。州里傷之。居貧轗軻。母氏多疾。無復宦情。其後母疾稍愈。乃令仕進。累官通直散騎侍郎。入典機密。尋丁母艱去職。勺飲不入口。因發熱病。遍體生瘡。而哀泣不絕。諸士友明醫爲合湯藥。德林不肯進。數日間瘡頓瘥。人皆云孝感致。

樊衡

樊衡。河東北猗氏人也。衡性至孝。喪父。負土成墳。植栢方數十畝。朝夕號慕。

吳明徹

吳明徹字通炤。秦郡人也。性至孝。年十四。念父母墳塋未治。家貧無以自給。乃勤力耕種。時天下亢旱。苗稼焦枯。明徹哀憤。往于田號哭。仰天自訴。數日。有自田還者云苗已更生。明徹疑其給已。及往如言。秋遂大穫。足克葬用。

瞿浩

瞿浩父疾篤。浩乃剪爪截髮。庭中仰禱斗極。爲父

請命求以身代叩頭流血踰年不息家人罕有知者及父終居喪盡禮時人稱之

楊固

楊固爲洛陽令丁母憂號慕毀瘠杖而能起練禫之後猶酒肉不進時固年踰五十而喪過於哀鄉黨宗族咸加嘆服

楊玄就

楊玄就安西將軍仲宣之子仲宣爲爾朱氏所害

就收捕時年九歲抱兵人謂曰欲害諸尊乞先就死兵人以刃斫斷其臂猶請死不止遂先殺之

北齊

楊愔

楊愔字尊彥魏太傅津之子幼喪父嘗詣舅子恭與之飲問讀何書曰誦詩子恭曰誦至渭陽未耶愔號泣感咽子恭亦對之歔欷爲罷酒後爲神武行臺右丞適催家難常以喪禮自居哀毀骨立神武憫之嘗聘梁過家舊佛寺見太傅容像悲感慟哭嘔血數升遂病瘵不成行

孝友傳卷十二終

原缺第一葉

杜叔毗字子弼其先京兆杜陵人也徙居襄陽叔毗早歲而孤事母以孝聞仕梁爲宜豐侯蕭修府中直兵參軍周文令大將軍達奚武圍修於南鄭修令叔毗詣闕請和周文見而禮之使未及還而修中直兵曹策參軍劉曉謀以城降武時叔毗兄君錫爲修中記室參軍從子映錄事參軍映弟晰中直兵參軍各領部曲策等忌之懼不同已遂誣以謀叛擅加害焉尋討策等擒之城降策至長安

叔毗朝夕號泣具申宛狀朝議以事在歸附之前不可追罪叔毗志在復讎然恐坐及其母母曰汝兄横罹禍酷痛切骨髓若曹策朝死吾以夕殁亦所甘心汝何疑焉叔毗拜受母言後遂白日手刃策於京城斷首刳腹解其肢體然後面縛請就戮焉周文嘉其志氣特命舍之尋拜都督輔國將軍中散大夫遭母憂哀毀骨立殆不勝喪服闋晉公護辟爲中外府樂曹參軍累遷陝州刺史後從南討軍敗爲陳人所禽陳人將降之叔毗辭色不撓遂被害

荆可

荆可河東猗氏人也苦身勤力供養其母隨時甘旨終無匱乏母喪水漿不入口三日悲號擗踊絶而復蘇者數四葬母之後遂廬於墓側晝夜悲哭負土成墳蓬髮不櫛菜食飲水而已可家舊墓塋域極大榛蕪至深去家十餘里可獨宿其中與禽

獸雜處哀感遠近大統中周文令州縣表異之及服終後猶若居喪大冢宰晉公護聞可孝行特引見焉與可言論時有會於護意而護亦至孝其母閻氏没於敵境不測存亡每見可自傷久乖膝下而重可至性可卒後護猶思其純孝收可妻子於京城恒給其衣食

秦族 附秦榮先

秦族上郡洛川人也祖白父觀並有至行聞於閭

里。旌性至孝。事親竭力。及父喪。哀毀過禮。每慟哭。酸感行路。既以母在。恒抑割哀情。以慰母意。與弟榮先復相友愛。及母歿。哭泣無時。雖飲水食菜而已。終喪之後。猶蔬食不入房室二十年。鄉里咸歎異之。邑人王元達等七十餘人上其狀。詔旌表其門閭。榮先亦至孝。遭父喪。哀慕毀瘁而卒。邑里化其孝行。後周文帝嘉之。乃下詔褒美。贈滄洲刺史。

皇甫遐

皇甫遐。字永賢。河東汾陰人也。遐性純至。少喪父。事母以孝聞。後遭母喪。乃廬於墓側。負土為墳。於墓南作一禪窟。陰雨則穿窟。晴霽則營墓。曉夕勤力。未嘗暫停。積以歲年。墳高數丈。周迴五十餘步。禪窟重臺兩匝。總成十有二室。中間行道。可容百人。遐食粥枕凷。櫛風沐雨。形容枯顇。家人不識。當其營墓之初。有鵄烏各一。徘徊悲鳴。不離墓側。若助遐者。經月餘日乃去。遠近聞其至孝。競以米麵遺之。遐皆受而不食。悉以營佛齋焉。郡縣表上其狀。詔旌異之。

張元

張元。字孝始。河北芮城人也。元性謙謹。有孝行。年六歲。其祖以夏中熱甚。欲將元就井浴。元固不肯從。祖乃以杖擊其頭曰。汝何為不浴。元對曰。衣以蓋形。為覆其褻。元不能褻露其體於白日之下。祖異而捨之。年十六。其祖喪明三年。元恒憂泣。晝夜

讀佛經禮拜。以祈福祐。後讀藥師經。見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然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行道每言天人師乎。元為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願祖目見明。元求代闇。如此經七日。其夜夢見一老翁。以金鎞療其祖目。元於夢中喜躍遂即驚覺。乃徧告家人。三日。祖目果明。後祖臥疾再周。元恒隨祖所食多少。衣冠不解。旦夕扶侍。及祖歿。號踊絕而復蘇。復喪其父。水漿不入口三日。

鄉里咸歎異之縣博士楊執等二百餘人上其狀
詔表門閭

柳遐

柳遐字子昇河東解人有孝行初爲州主簿父季遠卒于揚州遐自襄陽奔赴六日而至哀感行路毀悴不可識後奉喪西歸中流風起舟中人相顧失色遐抱棺號慟愬天求哀俄頃風止浪息其母乳間發疽醫不能治或云得人吮膿可止其痛遐

應聲吮之母疽遂瘳咸以爲孝感所致周高祖保定中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霍州刺史以德導人不用命者微加貶異示恥而已其下化之不復爲過咸曰刺史仁惠其可欺乎

梁彥光

梁彥光字修芝安定烏氏人少有至性年七歲父顯遇篤疾醫云必餌紫石英可愈彥光求之不得憂瘁不知所爲忽于園中見一物彥光初不識怪而拊歸醫視之即紫石英也親屬咸異之以爲至孝所感周武帝時累遷小馭大夫母憂去職毀瘁過禮未幾令起視事帝見其毀甚嗟嘆久之頻蒙慰諭

寇儁

寇儁馮翊人與兄某並有志行父亡雖久而猶於平生所處堂宇備設幃帳几杖以時節列拜垂涕陳薦吉凶之事必先啓告遠行往返亦如之

孝友傳卷十三終

明武林郭正中輯　男忠祐重較

隋

陸彥師

陸彥師字雲房魏郡臨漳人彥師少有行檢魏襄城王元旭引爲參軍事以父艱去職哀毀殆不勝喪與兄卬廬於墓次負土成墳公卿重之爹就墓側存問晦朔之際車馬不絕齊文宣聞而嘉歎旌表其閭號其所住爲孝終里彭城王浟爲司州牧召補主簿後歷中外府東閤祭酒兄卬當襲父始平侯以彥師昆弟中最幼表讓封焉彥師固辭而止時稱友悌孝義總萃一門隋高祖受禪彥師拜尚書左丞進爵爲子

田德懋

田德懋平涼長城人觀國公仁恭之子也少以孝友著名開皇初以父軍功賜爵平原郡公授太子

千牛備身丁父艱哀毀骨立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文帝嘉之遣員外散騎侍郎元志就弔焉復降璽書曰皇帝謝田德懋知在窮疚哀毀過禮倚廬墓所負土成墳朕孝理天下思弘名教有聞孝感嘉歎無深春日暄和氣力何似宜自抑割以禮自存也并賜縑二百匹米[illegible]石復下詔表其門閭後歷太子舍人義州司[illegible]業中爲給事郎尚書駕部郎卒官

薛濬

薛濬字道賾刑部尚書內陽公冑之從祖弟也父琰周渭南太守濬少喪父早孤養母以孝聞幼好學有志行周天保中襲爵虞城侯歷納言上士新豐令開皇初擢拜尚書虞部侍郎尋轉考功侍郎帝聞濬事母至孝以其母老賜輿服几杖四時珍味當時榮之後母疾濬貌甚憂瘁親故弗之識也暨丁母艱詔鴻臚監護喪事歸葬夏陽于時隆冬

祁寒。濟衰經徒跣。冒犯霜雪。自京及鄉五百餘里。足凍墮指。瘡血流離。朝野為之傷痛。

王頒

王頒。字景彥。太原祁人也。父僧辯。為陳武帝所殺。頒號慟絕食。頃乃蘇。哭不絕聲。毀瘠骨立。服闋。常布衣蔬食。藉藁而臥。周明帝嘉之。召授左侍上士。累遷漢中太守。尋拜儀同三司。隋開皇初。以平蠻功。加開府。封蛇丘縣公。獻取陳之策。上覽而異之。召見。言畢。歔欷。上為之改容。及大舉伐陳。頒自請行。率徒數百人。從韓擒虎先鋒夜濟。力戰被傷。恐不堪復鬬。悲感嗚咽。夜中睡夢有人授藥。比寤而瘡不痛。時人以為孝感。及陳滅。頒密召父時士卒。得千餘人。對之涕泣。其間壯士或問頒曰。郎君讐恥已雪。而悲哀不止者。將為霸先早死。不得手刃之邪。請發其丘壟。斲櫬焚骨。亦可申孝心矣。頒頓顙陳謝。額盡流血。答曰。其為墳塋甚大。恐一宵發

掘。不及其屍。更至明朝。事乃彰露。諸人請具鍪鍤。於是夜發其陵。剖棺。見陳武帝鬚皆不落。其本皆出自骨中。頒遂焚骨取灰。投水而飲之。既而自縛歸罪。晉王表其狀。文帝曰。朕以義平陳。王頒所為。亦孝義之道。何忍罪之。舍而不問。有司錄其戰功。將加柱國。賜物五千段。頒固辭曰。臣緣國威靈。得雪怨恥。所加官賞。終不敢當。高祖從之。拜代州刺史。甚有惠政。後為齊州刺史。卒官。

楊慶

楊慶。字伯悅。河間人也。祖玄。父剛。並以至孝知名。慶美容止。性辯慧。年十六。齊國子博士徐遵明見而異之。及長。頗涉書記。年二十五。郡察孝廉。以侍養不赴。母有疾。不解襟帶者七旬。及居母憂。哀毀骨立。負土成墳。齊文宣表其門閭。賜帛及綿粟各有差。隋文帝受禪。屢加褒賞。擢授儀同三司。版授平陽太守。年八十五。終于家。

郭世儁

郭世儁字弘乂太原文水人也家門雍睦七世同居犬豕同乳烏鵲同巢時人以爲義感之應州縣上其事隋文帝遣平昌公宇文弢詣其家勞問尚書侍御史柳彧巡省河北表其門閭漢王諒爲并州總管聞而嘉歎賜兄弟二十餘人衣各一襲

田翼

田翼不知何許人也養母以孝聞後母臥疾歲餘翼親易燥濕母食則食母不食則不食隋開皇中母患暴痢翼謂中毒遂親嘗穢惡母終翼一慟而絕妻亦不勝哀而死鄉人共厚葬之

紐因 附紐士雄

紐因字孝政河東安邑人也性至孝周武成中父母喪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廬前生麻一株高丈許圍之合拱枝葉鬱茂冬夏恒青有鳥棲其上因舉聲哭烏卽悲鳴時人異之周武帝表其閭擢授甘

棠令隋文帝開皇初卒子士雄少質直孝友喪父復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其庭前有一槐樹先甚鬱茂及士雄居喪樹遂枯死服闋還宅死槐復榮隋文帝聞之歎其父子至孝下詔褒揚號其所居爲累德里

劉士儁

劉士儁彭城人也性至孝丁母喪絕而復蘇者數矣勺飲不入口者七日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列植松柏狐狼馴擾爲之取食隋文帝受禪表其門閭

郎方貴 郎雙貴

郎方貴淮南人也少有志尚與從父弟雙貴同居開皇中方貴嘗因出行遇雨淮水泛長於津所寄渡船人怒之撾方貴臂折至家其弟雙貴驚問所繇方貴具言之雙貴恚恨遂向津毆擊船人致死守津者執送之縣官案問其狀以方貴爲首當死雙貴從坐當流兄弟二人爭爲首坐縣司不能斷

送詣州。兄弟各引咎。州不能定。二人爭欲赴水而死。州狀以聞。上聞而異之。特原其罪。表其門閭。賜物百段。後爲州主簿。

翟普林

翟普林。楚丘人。事親以孝聞。州郡辟命皆不就。躬耕色養。鄉閭謂爲楚丘先生。後父母疾。親易燥濕。不解衣者七旬。隋煬帝大業初。父母俱終。哀毀殆將滅性。廬於墓側。負土成墳。盛冬不衣繒絮。唯著

單縗而已。家有一烏犬。隨其在墓。若普林哀臨。犬亦悲號。見者嗟異焉。有二鵲巢廬前柏樹。每入其廬。馴狎不驚。大業中。司隸巡察。奏其孝感。擢授孝陽令。

李德饒

李德饒。趙郡柏人人也。少有至性。弱冠爲校書郎。仍直內史省。轉監察御史。大業三年。遷司隸從事。每巡四方。理雪冤枉。褒揚孝悌德行。爲當時所重。性至孝。父母寢疾。輒終日不食。十旬不解衣。親喪。水漿不入口五日。哀慟歐血數升。及送葬之日。會仲冬積雪。行四十餘里。單縗徒跣。號踊幾絕。會葬者千餘人。莫不爲之流涕。後甘露降於庭樹。有鳩巢其廬。納言楊達巡省河北。詣其廬弔慰之。因改所居村名孝敬村。里爲和順里。

華秋

華秋。汲郡臨河人也。幼喪父。事母以孝聞。家貧傭賃爲養。其母患病。秋容貌毀悴。鬚鬢盡改。州里咸

嗟異之。及母終。遂絕櫛沐。髮盡禿落。廬於墓側。負土成墳。隋煬帝大業初。調狐皮。郡縣大獵。有一兎奔入秋廬中。匿秋膝下。獵人至廬所。異而免之。自爾此兎常宿廬中。馴擾左右。郡縣嘉其孝感。以狀聞。降使勞問。表其門閭。後羣盜起。咸相誡曰。勿犯孝子鄉。人賴秋而全者甚衆。

徐孝肅

徐孝肅汲郡人也事親以孝聞雖在幼齒宗黨間每有爭訟皆至孝肅所平論爲孝肅所短者無不引咎而退孝肅早孤不識父及長問父形貌於其母因求畫工圖之置之廟而定省焉朔望則享之其母至孝數十年家人未見其有忿恚之色及母老疾孝肅親易燥濕憂悴數年見者莫不悲悼母終孝肅茹蔬飲水盛冬單縗毀瘠骨立祖父母父母墓皆負土成墳廬墓者四十餘年被髮徒跣至

於終身其弟德備河朔間稱爲儒者德備終其子處默又廬墓側奕葉稱孝焉

陳孝意

陳孝意河東人少有孝行隋煬帝大業中爲侍御史以父憂去職居喪盡禮有白兔馴擾其廬時人以爲孝感未朞起授鴈門郡丞在郡菜食齋居朝夕哀臨每發聲未嘗不絕倒柴毀骨立見者哀之後劉武周圍城外無聲援孝意誓以死守每遣使江都道路隔絕竟無報命旦暮向詔勑庫俯伏流涕悲動左右圍城百餘日糧盡爲校尉張倫所殺以城歸武周

朱昌寧

朱昌寧永城人有孝行母病思瓜時方四月瓜未熟昌寧號哭于瓜田中一夕瓜盡熟昌寧取以奉母母食之即瘥開皇中有司以聞詔旌其門

李士謙

李士謙字子約趙郡平棘人髫齔喪父事母以孝聞母曾嘔吐疑爲中毒因跪而嘗之

李孝子

李孝子吉水人幼喪母哀毀踰禮事父孝養惟勤父歿未及葬比舍失火火驟至慟哭伏棺死有司世表其墓

陳果仁

陳果仁晉陵人事繼母以孝稱母病思牛炙適屠

禁。封股作羹以進。病良已。郡上其事。詔表門閭。

崔定仁

崔定仁。博陵人。丁父母憂。廬居三十餘年。疏食哀服。刻木爲像。晨昏定省。

孝友傳卷十四終

孝友傳卷十五

明武林郭正中輯　　男忠祐重較

唐

陳叔達

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子也。武德間。授黃門侍郎。封江國公。嘗賜食。得葡萄不舉。高祖問之。對曰。臣母病渴。求不能致。願歸奉之。帝流涕曰。卿有母遺乎。因賜之。又賚物百段。

岑文本

岑文本。字景仁。鄧州棘陽人。父之象。仕隋爲邯鄲令。坐爲人訟。不得申。文本年十四。詣司隷理究辯對。哀暢無所詘。衆屬目。命作蓮花賦。文成。合臺嗟賞。父訟遂得直。

張志寬

張志寬。蒲州安邑人。居父喪。哀毀過禮。州里稱之。王君廓兵略地。不暴其閭。依全者百餘姓。後爲里

正忽詐忍稱母疾求歸急令問狀對曰母有疾志
寬輒病是以知之令謂其妄繫於獄馳驗如言乃
慰遣之母終負土成墳手蒔松栢高祖遣使者就
弔拜員外散騎常侍賜物四十段表其閭

房玄齡

房玄齡字喬齊州臨淄人爲司空事繼母能以色
養恭謹過人其母病請醫至門必迎拜垂泣及居
喪尤甚柴毀太宗命散騎常侍劉洎就加寬譬遺

寢牀粥食鹽菜

許坦

許坦豫州人年十歲餘隨父入山採藥父爲獸所
噬即號叫以杖擊之獸遂奔走父以得全唐太宗
聞之謂侍臣曰坦雖幼童遂能致命救親至孝自
衷深可嘉尚授文林郎賜物五十段

李知本

李知本趙州元氏人元魏洛州刺史靈六世孫父
孝端仕隋爲獲嘉丞與族弟太沖俱有世閥而太
沖官婚最高鄉人語曰太沖無兄孝端無弟知本
涉經術事親篤至與弟知隱雍順子孫百餘至貲
用僮僕無間也大業末盜賊過閭不入相戒曰無
犯義門往依者五百餘室皆以免貞觀初知隱爲
伊闕丞知本夏津令開元中孫貞爲給事中揚州
長史知隱孫顒有文辭至太常少卿從祖兄弟位
給事中凡四人

劉君良

劉君良瀛州饒陽人四世同居族兄弟猶同產也
門內斗粟尺帛無所私隋大業末荒饉妻勸其異
居因易置庭樹烏鶵忿鬭且鳴家人怪之妻曰天
下亂禽鳥不相容況人邪君良即與兄弟別處月
餘密知其計因斥去妻曰爾破吾家召兄弟流涕
以告更復同居天下亂鄉人共依之衆築爲堡曰
號義成堡武德中深州別駕楊弘業至其居凡六

院共一庖子弟皆有禮節歎悒而去貞觀六年表異門閭

王少玄

王少玄博州聊城人父隋末死亂兵遺腹生少玄甫十歲問父所在母以告少玄即哀泣求屍時野中白骨覆壓或曰以子血漬而滲者父骼也少玄鑱膚閱旬而獲遂以葬創甚彌年乃興唐太宗貞觀中州言狀拜徐王府參軍

任敬臣

任敬臣字希古棣州人五歲喪母哀毀天至七歲問父英曰若何可以報母英曰揚名顯親可也乃刻志從學舉孝廉授著作局正字父亡數殞絕繼母曰而不勝喪可謂孝乎敬臣乃強進饘粥服除遷秘書郎休沐輒闔門誦書後官至弘文館學士

沈季詮

沈季詮字子平洪州豫章人少孤事母孝未嘗與人爭皆以爲怯季詮曰吾非怯也吾恐遺憂於吾親也唐太宗貞觀中侍母渡江遇暴風母溺死季詮號呼投江中少選持母臂浮出水上都督謝叔方具禮祭而葬之

支叔才 附王遇 王遐

支叔才定州人生有至性隋末荒饉丐食野中將還進母爲賊所執欲殺之告以情賊憫其孝爲解縛母病癰叔才吮瘡注藥及亡廬墓有白鵲止廬傍唐高宗時表異其家至德間有常州人王遇弟遐俱爲賊執將釋一人兄弟相讓死賊感其意盡從之

盧操

盧操字安節河東人幼勤學九歲通孝經論語隨義解釋父老謂之聰明兒事繼母張氏至孝張生三子溺愛之命操常執勤主炊爲三弟設席操服勤不倦張遣其子讀書命操策驢隨之操即執鞭

引繩如僮僕。三弟嗜酒縱佚。抵忤於人。致人踵門
訴及其母。操即涕泣拜而解之。惡少年曰。不謂三
賊有此令兄。某抵忤長者不義也。相與拜操而去。
繼母亡。操訓養三弟。恩愛過於平日。服母喪。哀毀
骨立。每夕。有狐狸羅列左右。將旦乃去。時人以爲
孝感。後以明經擢第。調臨渙縣尉。佐政寬仁。官舍
設几筵以祀父母。出告反面。過其庭。鞠躬如也。每
旦。具冠帶。讀孝經一遍。然後視事。讀至喪親章。號

咽不勝。子昭。有文名。次子雲。恭謹有父風。高尚好
學。

程袁師

程袁師。宋州人。母病十旬。不褫帶。藥不嘗不進。代
弟戍洛州。母終聞訃。日走二百里。因負土築墳。號
擗人不復識。改葬曾閒以來。閱二十年乃畢。常有
白狼黃蛇馴墓左。每哭。羣鳥鳴翔。永徽中。刺史狀
諸朝。詔吏敦駕。既至。不願仕。授儒林郎還之。

武弘度

武弘度。士䕫兄之子。補相州司兵參軍。永徽中。父
卒。自徐州披髮徒跣趨喪。所負土築塋。晨夕號。日
一溢米。素芝産廬前。狸擾其旁。高宗下詔褒美旌
其門。

裴敬彝 附裴子通

裴敬彝。絳州聞喜人。曾祖子通。隋開皇中。以太中
大夫居母喪。哭喪明。有白烏巢冢樾。兄弟八人。皆

有孝行。詔書旌表。世謂義門。裴氏敬彝。父智周。補
臨黃令。爲下所訟。敬彝年十四。詣巡察使唐臨直
枉。臨奇之。試命作賦。賦工。父罪已釋。表敬彝于朝。
補陳王府典籤。一日。忽泣涕謂左右曰。大人疾病。
吾輒心悸而痛。今復然。事叵測。乃請急倍道歸。而
父已卒。羸毀踰禮。唐高宗乾封初。累遷監察御史。
母病。醫許仁則者。躄不能乘騎。敬彝自爲輿徃迎。
既居喪。哀慟毀瘠。詔贈縑帛。官爲作靈轝。終服以

著作郎兼修國史歷中書舍人太子左庶子。

宋思禮

宋思禮字過庭。事繼母徐爲聞孝。補蕭縣主簿。會大旱井池涸。母羸疾。非泉水不適口。思禮憂懼且禱。忽有泉出諸庭。味甘寒。日不乏汲。縣人異之。尉樊晃爲刻石頌其感。

元讓

元讓雍州武功人。擢明經。以母病。不肯調。侍膳不

出閭數十年。母終。廬墓次。廢櫛沐。飯菜飲水。咸亨中太子監國。下令表闕于門。永淳初。巡察使表讓孝悌卓越。擢太子右內率府長史。歲滿還鄉里。人有所訟。皆詣讓判。中宗在東宮。召拜司議郎。入謁武后。望謂曰。鄉孝於家。必能忠於國。宜以治道輔吾子。尋卒。

李日知

李日知鄭州滎陽人。性至孝。及進士第。唐中宗神龍初爲給事中。母老病。取急調侍數日。鬚髮輒白。母未及封而卒。方葬。吏乃齎贈制至。日知殞絕于道。左右爲泣。莫能視。巡察使路敬潛欲表其孝。使求狀。辭不報。

李迥秀

李迥秀中宗時累官修文館學士。其母少賤。妻嘗詈媵婢。母聞不樂。迥秀即出其妻。或問之。曰。娶婦欲事姑。苟違顏色。何可留。後所居堂產芝草。犬乳

鄰猫。帝以爲孝感。表其門閭。

狄仁傑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授并州法曹參軍。時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散乃去。及居母喪。有白鵲馴擾之異。

崔玄暐

崔玄暐博陵安平人。少舉明經。爲高陵主簿。居父

喪盡禮。有燕更巢共乳。母盧氏。有賢操。常戒訓辭語切至。玄嶷遵奉教戒。以清謹見稱。母亡。哀毀。甘露降庭樹。武后時。累官至鳳閣侍郎平章事。守正不阿。與張柬之等誅張易之兄弟。中宗反正。拜中書令博陵郡公。尋封博陵王。卒謚文獻。

陳集原

陳集原。瀧州開陽人。世爲酋長。父龍樹。爲欽州刺史。有疾。集原輙不食。及亡。嘔血數升。即堂作廬。

盡以田貲讓兄弟。里人高之。武后時。歷右豹韜衛大將軍。

鄭潛曜

鄭潛曜。父萬鈞。駙馬都尉滎陽郡公。母代國長公主。開元中主寢疾。潛曜侍左右。造次不去。累三月不櫛。面立疾侵。刺血爲書。請諸神丐以身代。火書。而神許二字獨不化。翌日主愈。戒左右無敢言。後尚臨晉長公主。歷太僕光祿卿。

張九齡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有至性。居父喪哀毀。庭中木連理。唐玄宗時。出爲冀州刺史。以母不肯去鄉里。表換洪州都督。徙桂州兼嶺南按察選補使。改工部侍郎知制誥。數乞歸養。詔不許。以其弟九臯九章爲嶺南刺史。歲時聽給驛省家。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解。毀不勝哀。有紫芝產坐側。白鳩白鵲巢塚樹。

梁文貞

梁文貞。虢州閿鄉人。少從軍守邊。逮還。親已亡。自傷不得養。即穿壙爲門。晨夕汎掃。廬墓左。喑默三十年。家人有所問。畫文以對。會官改新道出文貞廬前。行旅見之。皆爲流涕。有甘露降塋木。白兔馴擾。縣令刊石紀之。開元中。刺史許景先表文貞孝絕倫類。詔付史官。

孝友傳卷十五終

明武林郭正中輯　孫亮工重校

唐

元德秀

元德秀字紫芝河南河南人少孤事母孝玄宗時舉進士不忍去左右自負母入京師既擢第母亡廬墓側食不鹽酪藉無茵席

許法慎

許法慎滄州清池人甫三歲已有知時母病不飲乳慘慘有憂色或以珍珥詭悅之輒不食還以進母後親喪常廬于塋有甘露嘉禾靈芝木連理白兎之祥天寶中表異其閭

陸南金

陸南金蘇州吳人仕為太常奉禮郎開元初少卿盧崇道抵罪徙嶺南逃還東都南金居母喪崇道僞稱弔客入而道其情南金匿之俄為讐人跡告詔侍御史王旭捕按南金當重法弟趙璧詣旭自言匿崇道者我也請死南金固言弟自誣不情旭恠之趙璧曰母未葬妹未歸兄能辦之我生無益不如死旭驚上狀玄宗皆宥之南金知書史履操謹完張説陸象先以賢謂之繇庫部員外以痾疾改太子洗馬卒

張琇 附王君操 趙師舉 智壽 智爽 徐元慶 余常安 梁悅 康買得

張琇河中解人父審素為嶲州都督有陳纂仁者

誣其冒戰級私庸兵玄宗疑之詔監察御史楊汪即按纂仁復告審素與總管董堂禮謀反於是汪收審素繫雅州獄馳至嶲州按反狀堂禮不勝忿殺纂仁以兵七百圍汪脅使露章雪審素罪既而吏共斬堂禮汪得出遂當審素實反斬之沒其家琇與兄瑝尚幼徙嶺南久之逃還汪更名萬頃瑝時年十三琇少二歲夜狙萬頃於魏王池瑝斫其馬萬頃驚不及鬬為琇所殺條所以殺萬頃狀繫

于斧奔江南將殺構父罪者然後詣有司道汜水吏捕以聞中書令張九齡等皆稱其孝烈宜貸死侍中裴耀卿等陳不可帝亦謂然謂九齡曰孝子者義不顧命殺之可成其志赦之則虧律凡爲子孰不願孝轉相讎殺遂無已時卒用耀卿議議者以爲寃帝下詔申諭乃殺之臨刑賜食瑝不能進琇色自如曰下見先人復何恨人莫不憫之爲誄揭于道斂錢爲葬北邙尚恐仇人發之作疑塚使

不知其處太宗時有卽墨人王君操父隋末爲鄉人李君則所殺亡命去時君操尚幼至貞觀時朝世更易而君操窶孤仇家無所憚詣州自言君操密挾刃殺之刳其心肝噉立盡趨告刺史曰父死凶手歷二十年不克報乃今刷憤願歸死有司州上狀帝爲貸死高宗時絳州人趙師舉父爲人殺師舉幼母改嫁仇家不疑師舉長爲人庸夜讀書久之手殺讎人詣官自陳帝原之永徽初同官人

同蹄智壽父爲族人所害智壽與弟智爽候諸塗擊殺之相率歸有司爭爲首有司不能決者三年或言弟始謀乃論死臨刑曰讎已報死不恨智壽自投地委頓身無完膚舐智爽血盡乃已見者傷之武后時下邽人徐元慶父爽爲縣尉趙師韞所殺元慶變姓名爲驛家保久之師韞以御史舍亭下元慶手殺之自囚詣官后欲赦死左拾遺陳子昂議曰先王立禮以進人明罰以齊政枕干讎敵

人子義也誅罪禁亂王政綱也然無義不可訓人亂綱不可明法聖人修禮治內飭法防外使守法者不以禮廢刑居禮者不以法傷義然後暴亂銷廉恥興天下所以直道而行也元慶報父讎束身歸罪雖古烈士何以加然殺人者死畫一之制也法不可二元慶宜伏辜傳曰父讎不同天勸人之教也教之不苟元慶宜赦臣聞刑所以生遏亂也仁所以利崇德也今報父之仇非亂也行子之道

仁也。仁而無利。與同亂誅。是曰能刑。未可以訓。然則邪繇正生。治必亂作。故禮防不勝。先王以制刑也。今義元慶之節。則廢刑也。跡元慶所以能義動天下。以其忘生而趨其德也。若釋罪以利其生。是奪其德。虧其義。非所謂殺身成仁。全生忘死之節。臣謂宜正國之典。寘之以刑。然後旌閭墓可也。時韙其言。後禮部員外郎柳宗元駮曰。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

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不得並也。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若師韞獨以私怨。奮吏氣。虐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驁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禮之所謂讎者。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

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爲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爲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爲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憲宗時。衢州人余常安。父叔皆爲里人謝全所殺。常安八歲。已能謀復仇。十有七年。卒殺全。刺史元錫奏輕比。刑部尚書李鄘執不可。卒抵死。又富平人梁悅。父爲秦果所殺。悅殺仇。詣縣請罪。詔曰。在禮父讎不同天。而法殺人

必死。禮法二教大端也。二說異焉。下尚書省議。職方員外郎韓愈曰。子復父讎。見于春秋。于禮記周官。子若史不勝數。未有非而罪者。最宜詳于律。而律無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許復讎。則人將倚法顓殺。無以禁止。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以議也。周官

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者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子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下之辭。非百姓相殺也。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為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周官所稱將復

讎。先告於士。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宜定其制曰。有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下尚書省集議以聞。酌處之。則經無失指矣。有詔以悅申宽請罪詣公門。流循州。穆宗世。京兆人康買得年十四。父憲責錢於雲陽張莅。莅醉拉憲危死。買得以莅趫悍。度救不足解。則舉鍤擊其首。三日莅死。刑部侍郎孫革建言。買得救父難。不為暴。度

不解而擊。不為凶。先王制刑。必先父子之親。春秋原心定罪。周書諸罰有權。買得孝性天至。宜賜矜宥。有詔減死。

侯知道程俱羅

侯知道程俱羅者。靈州靈武人。居親喪。穿壙作塚。皆身執其勞。鄉人助者。即哭而卻之。廬墓次哭泣無節。知道七年。俱羅三年不止。知道垢塵積首。率夜半傳壙踊而哭。鳥獸為悲號。李華作二孝贊表

其行曰。厥初生人。有君有親。孝親爲子。忠君爲臣。兆自天命。降及人倫。背死不義。忘生不仁。過及智就。爲之禮文。至哉侯氏。創巨病殷。手足胼胝。以成高墳。夜黑飈動。如臨鬼神。哭無常聲。迴徹蒼旻。苴斬三年。爾獨終身。嗟嗟程生。其哀也均。顧後絕配。瞻前無鄰。

何澄粹

何澄粹者。池州人。親病日錮。俗尚鬼。病者不進藥。

澄粹剔股肉進。親疾爲瘳。後親沒。伏于墓。哭踊無數。以聞。李富時號青陽孝子。士爲作詠甚衆。

李興

李興。壽州安豐人。有至行。柳宗元爲作孝門銘曰。壽州刺史臣承思言。九月丁亥。安豐令上所部編戶甿興。父被惡疾。歲月就亟。興自刃股肉。假託饋獻。父老病已不能啖。宿而死。興號呼撫臆。口鼻垂血。捧土就墳。沾漬涕淚。墳左作小廬。蒙以苫茨。伏匿其中。扶服頓踊。晝夜哭訴。孝誠幽達。神爲見異。廬上產紫芝白芝。廬中醴泉湧。此皆陛下孝治神化。陰中其心。而克致斯事。謹按興匹庶賤陋。循習淺下。性非文字所導。生與耨耒爲業。而能鍾彼醇孝。超出古烈。天意神道。猶錫瑞物。以表殊異。伏惟陛下有唐堯如神之德。宜加旌褒。合于上下。請表其里閭。刻石明白。宣延風美。覩示後祀。永永無極。臣昧死請。制曰可。銘曰。懿厥孝思。茲惟淑靈。禀承

粹和。篤守天經。泣侍羸疾。默禱隱冥。引刃自嚮。殘肌敗形。饋膳奉進。憂勞孝誠。惟時高高。曾不視聽。創巨痛仍。號于穹旻。捧土濡涕。頓首成墳。搯膺腐眦。寒暑在廬。草木悴死。鳥獸踯躅。殊類異族。亦相其哀。肇有二位。孝道爰興。克修厥猷。載籍是登。在帝有虞。以孝烝烝。仲尼述經。以教于曾。惟昔曾侯。見命夷官。亦有考叔。寤莊稱純。顯顯李氏。實與之倫。哀嗟道路。涕慕里鄰。神錫秘祉。三秀靈泉。帝命

旌加。亦表其門。統於上下。交贊天人。建此碑號。億
齡揚芬。

許伯會

許伯會。越州蕭山人。或曰玄度十二世孫。舉孝廉。
唐肅宗上元中爲衡陽博士。母喪。負土成墳。不御
絮帛。不甘滋味。野火將逮塋樹。悲號于天。俄而雨
至火滅。歲旱。泉湧廬前。芝草屢生。

賈循

賈循。京兆華原人。其先家常山。父會有高節。親亡。
負土成墳。廬其左。手蒔松栢。時號關中曾子。既卒。
縣人私謚曰廣孝徵君。循有大略。禮部尚書蘇頲
嘗謂今之頗牧。安祿山兼節度河東。而循亦兼鴈
門太守副之。母亡將葬。宅有枯桑。一夕再生。芝出
比墉。人以爲瑞。玄宗以循嘗守邊有功。詔贈其父
常山太守。祿山反。使循守幽州。杲卿招之。以傾賊
巢穴。循許可。爲向潤客等發其謀。賊縊之。德宗建

中二年。贈太尉。謚曰忠。

林攢

林攢。泉州莆田人。唐德宗貞元間。仕爲福唐尉。討
羸老。未及迎養。攢聞母病。棄官還家。母亡。水漿不
入口者五日。自延甓作塚。廬其右。有白烏來。甘露
降。觀察使李若初遣官屬驗實。會露晞。里人失色。
攢哭慟不已。俄而露復降。烏亦回翔。詔旌表其墓
隧門廬。復蠲其家徭役。

杜羔

杜羔。相州洹水人。貞元初及進士第。有至性。其父
任河北尉而卒。母經兵亂。不知所在。羔徧求不獲。
憂號終日。後隨從兄兼任澤潞判官。兼嘗鞫獄于
庭。羔在側。有一老嫗見羔竊語曰。此少年狀貌類
吾夫。左右以告。詰之。乃羔母也。迎侍而歸。又省
父墓。邑中故老無存者。羔館于佛寺。日夜悲泣。忽
於屋柱烟煤下見字數行。拂視之。乃父遺蹟。云我

子孫若求吾墓當於某村某家問之。羔哭而從。果有父老年八十餘。指其丘隴。因得歸葬。羔後歷官振武節度使。以工部尚書致仕。

陳饒奴

陳饒奴饒州人。年十二。親併亡。窶弱居喪。又歳饑。或教其分弟妹可全性命。饒奴流涕自誓。訴相全養。刺史李復異之。給資儲。署其門曰孝友童子。

王博武

王博武許州人。會昌中。侍母至廣州。及沙涌口暴風。母溺死。博武自投于水。嶺南節度使盧貞俾吏沉罟。獲二屍焉。乃葬之。表其墓曰孝子墓。詔爲刻石。

萬敬儒

萬敬儒廬州人。三世同居。喪親廬墓。刺血寫浮屠書。斷手二指。輙復生。州改所居曰成孝鄉。廣孝聚。大中時表其家。

章全益

章全益梓州涪城人。少孤。爲兄全啓所鞠。母病。全啓刲股膳母而愈。及全啓亡。全益服斬衰。斷手一指以報。不畜妻僮僕。處一室。賣藥自業。甚傳能作黃金。居成都四十年。號章孝子。卒年九十八。

劉師貞

劉師貞。字文通。彭城人。蚤失母。及長不記容狀。至忌辰終日涕泣。未嘗寢食。忽夢見其狀。謂之曰。我

爾母也。爾孝通神明。故我得見夢於爾。師貞夢中大哭。及覺哀號逾甚。乃作偶人像以事之。朝夕起居反告如常。每新物必先薦。然後食。時人語曰。孝通幽明。漢有丁蘭。唐有師貞。父福年老患目。凡飲食非師貞親調。則不能食。師貞偶臥疾。其父食不安。師貞欻然起曰。飲食不精之所致耶。驚起而愈。兄有疾。經旬不瘥。師貞衣不解帶。夢神人曰。若兄苦風。取胡王使者酒漬服愈。師貞求之藥肆。皆不

眺因夢其母曰胡王使者羗活也覺而求之兄疾遂愈其後父歿居喪有雙白雀飛宿戶間除几筵之日對師貞悲鳴頓翅狀若號咷躑躅久之乃去

孝友傳卷十六終

孝友傳卷十七

明武林郭正中輯　曾孫元齡重較

唐

張公藝

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東安王永樂隋大使梁子恭躬慰撫表其門高宗有事太山臨幸其居問本末書忍字以對天子爲流涕賜縑帛而去

薛萬備

薛萬備燉煌人爲通事舍人初丁母艱截髮以充斂及葬廬於墓次負土成墳太祖聞而嘉之降璽書弔慰

黃桓

黃桓邵武人母喪廬墓三年芝二本生墓側邑素無鶴時有鶴來巢于墓貞觀中旌表門閭

張無擇 附張福

張無擇慈谿人高宗時官至中散大夫遷和州刺

吏。性篤孝。父死。七日絕漿。三年不櫛。廬墓。有醴泉芝草之瑞。今有孝子祠在邑之西南。春秋祭奠。以後裔之孝者張福配享。

王友貞

王友貞。瑯琊人。弱冠。母病篤。醫云。惟噉人肉乃差。友貞獨念無求理。乃刲股肉以貽親。病尋愈。貞亦無苦。則天聞而奇之。命就其家驗問。特蒙旌表。

潘晃

潘晃。廣德人。事親孝。肯役京師。夢神告曰。汝父病篤。晃驚還。宿于道。神復曰。父病已愈矣。歸果如夢。人以為孝感。及父卒。廬墓。有芝草之異。玄宗時旌其門。授廣德令。

沈景鈞

沈景鈞。烏程人。性至孝。母懼雷。及卒。葬宅西。每雷鳴。則奔墓所。號哭云。景鈞在此。賀知章為作孝子傳。

榮璧

榮璧。河南濟源人。開元二十四年。河南尹崔尹甫奏。璧割股肉以療母疾。及刺項血寫佛經。母疾以瘳。請宜付史館。從之。

顏眞卿

顏眞卿。臨沂人。顏子之裔。事親以孝聞。

高郢

高郢。字公楚。衛州人。九歲能屬文。父伯祥。為好畤尉。安祿山反。將殺之。郢尚幼。解衣請代。賦義弁釋之。寶應初舉進士。官至同平章事。以右僕射致仕。

李貞古

李貞古。南鄭縣人。肅宗寶應元年。梁州刺史臧希讓上言。貞古孝行彰聞。請付所司旌表。從之。初貞古六歲而孤。母欲改嫁。貞古雨泣留之。母遂守志。母未食寢。貞古不食寢。及母亡。負土成墳。廬于墓側。有白鼠見於墓門。猛虎馴於廬前。

賈直言

賈直言父道中以伎術得罪貶之賜酖於路直言令其父拜四方辭上下神祇伺使者視稍怠即取其酖以飲遂迷仆而死明日酖潰於足而後復蘇代宗聞之減父死直言亦自此病躄

王讚諦

王讚諦梓潼人少喪親培土成墳二十年不脫喪麻黜陟使韋禎奏劍南孝子十六人讚諦爲首

何起門

何起門建德人父死廬於墓大曆中刺史蕭定以狀聞表其門

徐仲源

徐仲源望江人性至孝母疾刲股爲羹以食邑宰以事聞德宗勅名所居里曰昭賢鄉曰孝感後母卒葬宅東南隅母性畏雷凡遇雷震輒伏墓曰仲源在斯仲源在斯郡守復上其事再命棨孝義坊爲白華軒以彰之

趙翶 附趙光遠

趙翶安州人徙居天水母沒廬墓刺血以寫佛書及父沒益毀瘠後翶死子光遠毀瘠如其父詔表門閭

楊炎

楊炎鳳翔天興人父喪廬墓號慕不絕有紫芝白雀之祥詔表其閭炎三世以孝聞門樹六闕

劉常

劉常建陽人父喪廬墓七年有芝兩莖生廬前建中元年詔旌其門賜粟帛改其里曰忠孝

董召南

董召南安豐人讀書苦學事親以孝聞韓愈作董生行以送之有云嗟哉董生孝且慈人不識惟有天翁知

曾季文

曾季文清江人貞元間廬父母墓每思江水遠不可汲忽一虎于廬側跑地得泉人以爲孝感所致

章成緬

章成緬於潛人喪母廬墓烏鵲亦巢麋鹿共處貞元中表其門人以章孝子稱之

費冠卿

費冠卿元和初登第聞母病革馳歸而母已卒號泣擗踊絶而復蘇遂廬墓終喪哭不輟聲召拜左

拾遺嘆曰干祿養親耳得祿而親没何以祿爲堅臥不起

廖洪

廖洪萬載人家貧養親至孝二親亡捧土成塋結廬于側哀慟不絶有青蛇白獸之異咸通中詔加旌表

朱寶積

朱寶積瀛州人自喪親後廬於墓側遂至逾年竟以毁卒

陳屺

陳屺眞州彭城人居父喪哀毁廬于墓側不掩蓽門

張士巖

張士巖汴州人父病藥須鯉魚冬月冰合有獺啣魚至前得以供父父遂愈母病癰士巖吮血父亡廬墓有虎狠依之

焦懷肅

焦懷肅益州人母病每嘗其唾若味異輒悲號幾絶母終水漿不入口五日負土成墳廬守日一食杖然後起繼母没亦如之

張進昭

張進昭巢縣人母患狐刺左手潰而終及殯進昭截左腕廬于墓

尹嗣宗 附尹忏 尹恭先 尹仁恕

尹嗣宗性至孝親沒居喪踰禮子忏侍養彌篤嗣
宗卒廬墓産紫芝孫恭先曾孫仁恕皆有孝行被
旌表世稱其一門四孝

張阿九趙言

張阿九趙言俱京兆人阿九母病割股肉餽之疾
遂愈言亦割股養母事聞朝廷嘉之賜阿九及言
物五十段以旌表其孝行

張常洧 附張公珽

張常洧字巨川句容人天性純孝父沒廬墓三年
廬側生瑞芝十二莖太守表奏旌其閭姪孫公珽
亦以孝聞時人謂張氏孝傳三世云

丁公著

丁公著字平子吳人舉明經高第授校書郎父喪
負土作塚詔賜粟帛旌其孝

馮猛

馮猛者邠州新平縣人居喪以孝聞慶雲見冬杏
結實詔有司旌表其門

許利川

許利川爲睦州司士參軍居母喪以孝聞有芝草
八莖及連理樹一株産於廬墓詔旌表其門

樊濟

樊濟邛州依政縣人居父喪負土成墳廬于墓側
有兎鴿馴擾木連理慈竹自生詔表其門閭

張球

張球信州弋陽人父歿五年廬於墓側哀毀過禮
墓門塼上生芝草七莖有鵲巢於墓之叢竹詔旌
表其門

尹務榮

尹務榮彭城人喪親廬於墓側有芝草之祥詔旌
表其門

應先

應先東郡人父亡廬於墓側生芝草連理樹詔旌

表其門。

甯弘宗

甯弘宗。京兆人。葬父母。廬墓次。廬前生芝草七十餘莖見者以爲孝感詔免其課

竇羣

竇羣扶風人。母卒嚙一指置棺中。因廬墓次。

路敬淳

路敬淳貝州臨淸人。遭喪三年不出廬寢。服竟方號慟入見其妻形容羸毀妻不識也。

許康佐

許康佐登進士第。以家貧母老。爲知院官人或輕恠笑而不答。及母亡服除不就府辟

吳奉

吳奉廣陵人。性至孝。太守張載舉爲孝廉。

朱仁軌 附朱敬則

朱仁軌字德容。永城人。隱居養親。親殁哀毁過禮。有赤烏白鵲棲其庭樹。觀察使趙承恩表其異。弟敬則好學重氣節。與三從昆弟居四十餘年。貲産無異。

李孝子

李孝子者。霍王元軌孽子也。年十一。母獲罪于父被逐。孝子隨母別居。母病思食肉。嘆無酬直。因割股充膳。

唐海

唐海巢人。母喪廬墓。手自耕植。以備祠祭。田産嘉禾一本五六穗。

孫旣

孫旣莒州人。少孤。母亡執喪哀毁。廬墓側。髮毵面垢尪瘵骨立。有泉湧于墓所。里人名曰孝源泉。

吳海

吳海邵武人。母喪廬墓十三年。墓側産芝二十莖。

陳太玥

陳太竭。浦江人。武鼎之子。二親併亡。即墓手蓺松栢。終身衰麻。哀哭弗輟。篝奠果殽。烏鳥不啄。

賈會

賈會。京兆華原人。親亡。負土成墳。廬其左。手蒔松栢。時號關中曾子。旣卒。縣人私謚曰廣孝徵君。

袁鳴

袁鳴。忠州臨江縣人。居喪。廬于墓側。晰哀發聲。猛獸咆哮而至。旣見搖尾有仁心。嘗哭必來。旣哭而去。

郭景華

郭景華。蜀郡人。孝行過人。父亡。景華晝夜啼泣。喪明。宅中忽湧甘泉。因以洗目。明漸復。

陳藏器

陳藏器。唐時人。著本草拾遺。謂人肉治羸疾。自是民間以父母疾。多割股而進。甚至刲肝剖心。不顧滅性者。然而親疾往往痊愈。果人肉之功歟。抑精誠所格。獲其佑歟。

王世貴等一百三十四人

唐時以孝悌名通朝廷者。如萬年王世貴。長安嚴待封。涇陽田伯明。華原韓難陀。華州王瞿曇。鄭縣辛法汪。郭士舉。張長。郭士度。鄭廸。柳仁忠。熊君德。劉崇甘。元爽。韓子爽。韓思約。下邽張萬徹。朝邑申屠思恭。呂昂。鶉觚張元亮。靈臺孫智和。宜川司馬恭。洛交周崇俊。洛川何善宜。蘘州燕遺倚。貝州馬

衡。滄州鄭士才。清池孫楚信。劉賢。渤海邊鳳舉。樂陵蘇伏念。邯鄲章徹。雞澤馮仁海。郭守素。文安董相。武邑王逵多。張丘感。張藝■。暨孫師才。張義節。滏河趙君惠。南樂谷感德。魏縣毛仁。武城茹智達。歷亭王師威。李肆仁。臨河李文綱。湯陰后斥奴。鼓城彭思義。田堤岳。太原盧遺仁。王知道。蒲州賈孝才。解縣衛玄表。南岳張利見。安邑曹文行。孫懷應。相里志降。楊王操。邵玄同。張衡。曹存勳。李文褒。董

文海。李文秀。張仙兒。張公憲。虞鄉董敬直。河東張
金城。呂神通。呂雲。呂志挺。呂元光。趙舉。張祐。姚儁。
張師德。馮巨源。杜山濊。河西郭文政。伊闕任仲。陳
留家師諒。董允恭。尉氏楊思貞。中牟潘良瑗。暨子
季通。陽武時惠珣。封丘楊嵩珪。許田。李顏道。胙城
蔡洪。石善雄。暨孫彥威。朗山胡君才。徐州皇甫恒。
荊州劉寶長壽。史搏。鄞縣曹少微。浩城趙炯。資陽
趙光寓。黃昇。梓潼馬冬。王泰舉。王興嗣。巴西韋士

宗。文博榮。暨子詮。南陵蘇仲方。鄱陽張藏。樂平謝
惟勤。沈普。姜崛。上饒鮑嘉福。虞銘真。弋陽李管。暨
子凝。孫楚。貴溪黃舟。建昌熊士贍。贛縣謝俊。餘杭
何公弁。方宗。桐廬祝希進。諸暨張萬和。蕭山李渭。
戴恭。俞僅。信安徐知新。徐惠諲。東陽唐君祐。邵武
黃旦。張巨錢。泉山黃嘉猷。永泰王奭。皆事親居喪。
著至行者。雖無事蹟可紀。而志乘所載。不敢逸焉。

趙正言等二十七人

奉天趙正言。滑縣清泌。羽林飛騎談榮祿。鄭縣吳
孝友。華陰君義華。潞州張光北。解縣南鍛。河東李
忠孝。韓放。鄢陵任客奴。絳縣張子英。平原楊仙朝。
樂工段日昇。河東將陳涉。襄陽馮子誠。固雍孫八。
虞鄉張抱玉。滑縣英秀。榆次馮秀誠。封丘楊嵩珪。
劉浩。清池朱庭玉。弟庭金。繁昌朱脩。歙縣黃芮。左
千牛薛鋒。及河陽劉士約。皆以父母疾。多刲股肉
而進。或給帛。或旌表門閭。皆名在國史。雖其居喪

廬墓。至行事實未詳。然亦因地著名于右。庶足垂
不朽云。

宋興貴等三十六人

萬年宋興貴。奉先張邪。澧陽張仁興。櫟陽董思寵。
湖城閻旻。高平雍仙高。湖城閻鄷。正平周思藝。張
子英。曲沃張君密。泰德方。馬玄操。李君則。太平趙
德儼。隴西陳嗣。北海呂元簡。經城宋洸之。單父劉
九江。無棣徐文亮。樂陵吳正表。河間劉宜。董永寀

邑任君義、衛開、龍門梁神義、賀見涉、張竒、異鄭縣王元緒、寇元童、舒城徐行周、睢州方良琨、桐盧戴元益、高安宋練、涇縣萬晏、弋陽李權、繁昌王丕、皆數世同居者。天子皆旌表門閭、賜粟帛、州縣存問、復賦稅、有授以官者。

後梁

王綰王繼王繹

王綰、王繼、王繹、趙州軍人。父去奢疾漸篤、三子爭割己肉以供其父。綰割左股、繼割右股、繹割左右股。去奢食之、病遂愈。梁太祖嘉其孝行、令本道給醫藥、賜以穀帛。

後唐

韓德

韓德、潞州屯留人。同光中母死、割乳以祭、廬於其側。累年種瓜、合歡同蔕、詔旌表之。

張建立

張建立、滄州乾符人。割股以治母病、母卒、割心瀝血以祭。辮髮跣足、廬於墓所三十年。

後晉

李澤

李澤、濮州人也。刻木爲父像、割股乳奠祭、廬墓持服。

宗修巳

宗修巳、濟州金鄉人。父母亡、葬送後、辮髮跣足、日一食、截指祭奠、廬於墓所。

北漢

王殷

王殷、大名人也。事母以孝聞。欲與人遊、必先白母、母所不可者、殷即不敢往。爲刺史、政有小失、母輒責殷、殷即以杖授婢、笞于母前。母亡、哀毀如不欲生。

孟熙

孟熙販果實養親承顏順志不憚苦辛其父常云我雖貧養得一曾參及父亡絕漿哀號幾至滅性布苫于地寢處其上三年不食鹽酪遠近嘆服因見鼠掘地得黃金數千兩遂巨富焉

後周

柳敏

柳敏河東解人九歲而孤事母以孝聞遭母憂居喪旬日之間鬢髮半白毀瘠過禮杖而後起太祖

見而異之特加廩賜

張藏英

張藏英舉族爲賊孫居道所害藏英年十六僅以身免後逢居道於幽州市引佩刀刺之不死爲吏所執節帥趙德鈞壯之釋不問就補牙職藏英後聞居道避地關南乃求爲關南都巡簡使微服携鐵撾匿伺其出擊之仆地齧其耳啖之遂擒歸設父母位縛居道於前號泣鞭之臠其肉經三日剜其心以祭即詣官首服官爲請而釋之燕薊間目爲報讐張孝子藏英范陽人

李化清

李化清建業人世以力田聞鄉里宋太祖平江南化清避地暨陽兄弟多雜伶人中給晨夕化清潛諷詩書動止循禮事父母至孝常持巨竿釣魚供養遭父喪哀毀柴立造廬墓側栽植松柏妻挐至亦不之顧暨陽山多虎夜無行人化清之廬絕焉

里人異之制滿還家蔬糲度日教授鄉里從者翕然

按李化清出胡安定孝行錄宋太祖平江南而化清避地暨陽故不載宋史附記五代之末

孝友傳卷十七終

孝友傳卷十八

明武林郭正中輯　曾孫元齡重校

宋

李璘 附甄婆兒

李璘瀛州河間人晉開運末契丹犯邊有陳友者乘亂殺璘父及家屬三人乾德初璘隸殿前散祗候友爲軍小校相遇於京師寶積坊北璘手刃殺友而不遁去自言復父讎案鞫得實太祖壯而釋

之雍熙中又有京兆鄠縣人甄婆兒母劉與同里人董知政忿競知政擊殺劉氏婆兒始十歲妹方襁褓託鄰人張氏乳養婆兒避仇徙居赦村後數年稍長大念母爲知政所殺又念其妹寄張氏與兄課兒同詣張氏求見妹張氏拒之不得見婆兒憤怒悲泣謂兄曰我母爲人所殺妹流寄他姓大讎不報何用生爲時方寒食具酒殽詣母墳慟哭歸取條桑斧置袖中徃見知政知政方與小兒戲婆兒出其後以斧斫其腦殺之有司以其事上請太宗嘉其能復母讎特貸焉

徐承珪

徐承珪萊州掖人幼失父母與兄弟三人及其族三十口同甘藜藿衣服相讓歷四十年不改其操所居崇善鄉緝俗里木連理瓜瓠異蔓同實州以聞乾德元年詔改鄉名義感里名和順承珪嘗爲贊皇令

劉孝忠

劉孝忠幷州太原人母病經三年孝忠割股肉斷左乳以食母母病心痛劇孝忠燃火掌中代母受痛母尋愈後數歲母死孝忠傭爲富家奴得錢以葬富家知其孝行養爲巳子後養父兩目失明孝忠爲舐之經七日復能視以親故事佛謹嘗於像前割雙股肉注油創中燃燈一晝夜劉鈞聞而召見給衣服錢帛銀鞍勒馬署宣陵副使開寶二年

太祖親征太原。召見慰諭。

呂昇 附王翰

呂昇。萊州人。父權失明。剖腹探肝。以救父疾。父復能視。而昇不死。冀州南宮人王翰。母喪明。翰自抉右目睛補之。母目明如故。淳化中。並下詔賜粟帛。

羅居通 附黄德輿

羅居通。益州成都人。母死。廬墓三年。有甘露降墳樹。芝草生其旁。開寶四年。長吏以聞。詔以居通爲

延長主簿。太中祥符初。資州人黄德輿。葬父母。負土成墳。甘泉湧其側。降詔旌表。

齊德一

齊德一。密州諸城人。晉末。德一父爲客將。時密州防禦使皇甫暉叛。歸淮南。屢率衆剽劫故郡。牛羊犬豕。悉取犒士。德一家被略殆盡。後王萬敢爲防禦使。性貪暴。執鄉民十八家。責其嘗以牛酒犒賊。盡殺之。而取其資產。德一親屬死者十餘人。唯德一與兄脫身獲免。明年。詣闕上訴。遣使按鞫得實。萬敢削官。判官胡轍坐死。德一乃歸鄉里。布衣蔬食。不樂仕進。開寶中。詔舉孝悌之士。郡以德一應詔。至闕策試中選。授章丘主簿。

易延慶

易延慶。字餘慶。筠州上高人。幼聰慧。涉獵經史。尤長聲律。襲蔭爲奉禮郎。遷大理評事。知臨淮縣事。親孝謹。宋太祖乾德中。父贇卒。葬臨淮。延慶居喪

摧毀。廬於墓側。植松栢凡數百本。旦出守墓。夕歸侍母。紫芝生於墓西北。數年又生玉芝十八莖。州將表其事。延慶以母老稱疾不就官。母卒。後葬殯數年。延慶出爲大理寺丞。嘗司建安市征。及母葬有期。私歸營葬。掩壙而返。知軍言其擅去職。坐免所居官。復廬墓側數年。母平生嗜栗。延慶樹二栗樹墓側。二樹連理。蘇易簡朱台符爲贊美之。後知端州。

李罕澄

李罕澄。冀州阜城人。七世同居。漢乾祐三年。詔改鄉里名。及旌其門閭。太平興國六年。長吏以漢所賜詔書來上。復旌表之。

邢神留 附沈正

邢神留。深州陸澤人。父超。逋官租。里胥督租與超鬬。超毆里胥死。神留年十六。詣吏求代父死。州以聞。特詔減死。賜里胥家萬錢爲棺斂具。端拱初。泰州海陵人沈正。父爲屯田院衙官。凶暴無賴。使酒毆平人死。正中塗見父恐懼。述其故。正卽號呼褫衣。就毆其屍。巡警者捕送官獄。具怡然就死。聞者悲之。

許祚 附李琳 田祚 惠從順 趙廣 鄭彥圭 俞雋 張文裕 張巨源 劉芳 瞿景鴻 陳偘 褚彥逢 彭程

許祚。江州德化人。八世同居。長幼七百八十一口。太平興國七年。旌其門閭。淳化二年。本州言祚家春夏常乏食。詔歲貸米千斛。又有信州李琳。十五世同居。貝州田祚。京兆惠從順。十世同居。廬州趙廣。順安軍鄭彥圭。信州俞雋。八世同居。陝州張文裕。六世同居。襄州張巨源。劉芳。潭州瞿景鴻。溫州陳偘。江陵褚彥逢。五世同居。徐州彭程。四世同居。皆賜詔旌表門閭。巨源素習法律。太平興國五年。賜明法及第。芳淳化四年。來賀壽寧節。賜進士出身。偘事母至孝。賜其母粟帛。彥逢兄弟五人。皆年七十餘。至道元年。轉運使表其事。詔補彥逢教練使。

胡仲堯

胡仲堯。洪州奉新人。累世聚居。至數百口。構學舍于華林山別墅。聚書萬卷。大設厨廩。以延四方游學之士。雍熙二年。詔旌其門閭。仲堯詣闕謝恩。賜白金器二百兩。淳化中。除本州助教。五年。遣弟仲容來賀壽寧節。召見仲容。特授試校書郎。賜袍笏

犀帶仲堯稍遷國子監主簿仲容字咸和後遷光祿丞仲容弟克順端拱二年進士子用之從子用莊用丹並進士及第

陳兢

陳兢江州德安人陳宜都王叔明之後叔明五世孫兼唐右補闕兼生京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無子以從子褒爲嗣褒至鹽官令褒生灌高安丞灌孫伯宣遊廬山因居德安嘗以著作佐郎召不起

伯宣子崇江州長史爲家法戒子孫擇羣從掌其事建書堂教誨之僖宗時嘗詔旌其門南唐又爲立義門免其徭役崇子袞江州司戶袞子昉試奉禮部昉家十三世同居長幼七百口不畜僕妾上下姻睦人無間言每食必羣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爲一席有犬百餘亦置一槽共食一犬不至羣犬亦皆不食建書樓於別墅延四方之士肄業者多依焉鄉里率化爭訟稀少開寶初平江南知州張齊上請仍舊免其徭役從之昉弟之子鴻太平興國七年江南轉運使張齊賢又奏免雜科兢即鴻之弟淳化元年知州康戩又上言兢家常苦食不足詔本州每歲貸粟二千石後兢死其從父弟旭每歲止受貸粟之半云省嗇而食可以及秋成屬歲儉穀貴或勸其全受而糶之可邀善價旭曰朝廷以旭家羣從千口軫其乏食代以公粟豈可見利忘義爲罔上之事乎至道初遣內侍裴愈就賜

御書還言旭家孝友儉讓近於淳古太宗嘗對近臣言之參知政事張洎對曰旭宗族千餘口世守家法孝謹不衰閨門之內肅於公府且言及旭受貸事上以遠民義聚復能固廉節爲之嘆息大中祥符四年以旭爲江州助教旭卒弟蘊主家事天聖元年又以蘊爲助教蘊卒弟泰主之泰弟度太子中舍致仕從子延賞可並舉進士延賞職方員外郎

洪文撫

洪文撫。南康建昌人。本姓犯宣祖偏諱改焉。曾祖諤。唐虔州司倉參軍。子孫眾多。以孝悌著稱。六世義居。室無異爨。就所居雷湖北創書舍。招來學者。至道中。本軍以聞。遣內侍裴愈齎御書百軸賜其家。文撫遣弟文舉詣闕貢土物為謝。太宗飛白一軸曰義居人以賜之。命文舉為江州助教。三年八月。又詔表其門閭。自是每歲遣子弟入貢。必厚賜答之。文撫兄子待用。登咸平二年進士。官員外郎。

查道

查道。字湛然。歙州休寧人。父元方。為滑州掌書記。道性至孝。在滑州。母疾。調煎藥劑。經旬不寐。母嘗思鱖羹。方冬苦寒。市之不獲。道泣禱于河。鑿冰取之。得鱖尺許以饋。又刲臂血寫佛經。母疾尋愈。親喪。口絕甘美。雖深冬積雪。常布素徒跣。杖而後起。

董道明

董道明。蔡州褒信人。母死出葬。道明潛匿墓中。入瘞之。經三日。家人發塚取之。道明無恙。終身廬於墓側。

郭琮

郭琮。台州黃巖人。幼喪父。事母極恭順。娶妻有子。移居母室。凡母之所欲。必親奉之。居常不過中食。絕飲酒茹葷者三十年。以祈母壽。母年百歲。耳目不衰。飲食不減。鄉里異之。至道三年。詔書存恤孝悌。鄉老陳贊率同里四十人。狀琮事于轉運使以聞。有詔旌表門閭。除其徭役。明年。母無疾而終。琮

哀號幾乎滅性。鄉閭率金帛以助葬。

顧忻

顧忻。泰州泰興人。十歲喪父。以母病。葷辛不入口者十載。雞初鳴。具冠帶。率妻子詣母之室。問其所欲。如此五十年。未嘗離母左右。母老。目不能視物。忻日夜號泣。祈天。刺血寫佛經數卷。母目忽明。燭

下能綴衽。九十餘無疾而終。

李瑊

李瑊。杭州仁和人。幼失父。家苦貧。而至孝。於母。後以鬻緡為業。家稍豐厚。孝心益堅。娶妻有子。瑊移居母室。夜常十餘起。母每諭之曰。汝年來筋力頗怠。盍求婢給侍。我免汝勞苦。瑊曰。凡母所欲。不親經手。意如有失。其母遂不之強。以是家人無敢怠惰。母喜食時新。瑊百方求市。得必十倍酬其直。淄

州人張用聞其至孝。因與之卜鄰而居。

朱泰

朱泰。湖州武康人。家貧。鬻薪養母。常適數十里外。易甘旨以奉母。泰服食麤糲。戒妻子常候母顏色。一日。雞初鳴入山。及明。憩于山足。遇虎搏攫負之而去。泰已瞑眩。行百餘步。忽稍醒。厲聲曰。虎為暴食我。所恨母無託爾。虎忽棄泰於地。走不顧。如人疾驅狀。泰匍匐而歸。母扶持以泣。泰亦彊舉動。不踰月如故。鄉里聞其孝感。率金帛遺之。里人目為朱虎殘。

成象

成象。渠州流江人。以詩書訓授里中。事父母以孝聞。母病。割股肉食之。詔賜束帛酪酒。淳化中。李順盜據郡縣。象父母驚悸而死。燼骨寄浮圖舍。象號泣營葬。賊平。鄉里率錢三百萬贈之。象廬於墓側。以衰服襟袂篩土於墳上。日三斗。每慟。聞者感愴。

未嘗食肉衣帛。或贈之。亦不受。虎豹環廬而臥。象無畏色。鸞百餘集廬中。禾生墓側。吐九穗。服終。猶未還家。知禮者為書以諭之。遂歸教授遠近。目為成孝子。

常真　附常宴　胡元興　常守規　王洤　李繼成

常真。陳州項城人。父母死。廬墓終喪。負土成墳。不茹葷血。周廣順中。詔旌其門閭。開寶七年。本州以聞。詔再加旌表。真妻病。子宴割股肉以養母。及死。

次子守規徒跣日一食廬墓三年太平興國八年
詔旌表之又有齊州王洤河南李繼成滄州胡元
興並母死負土成墳晝夜哭不絕聲州郡繼以聞
皆降詔旌其門閭賜以粟帛

陳思道

陳思道江陰人喪父事母兄以孝悌聞鬻醯市側
以給晨夕買物不酬價如所索與之母病思道衣
不解帶者數月雙目瘡爛飲食隨母多少洎母喪

水漿不入口七日既葬哀鬻醯之利得錢十萬奉
其兄結廬墓側日夜悲慟其妻時携兒女詣之拒
不與見夏日種瓜以待過客晝則白兎馴狎夜則
虎豹環其廬而臥咸平元年知軍上其事詔賜束
帛旌其門

李諮

李諮字仲詢新喻人幼有至性父文捷出其母諮
日夜號泣食飲不入口父憐之而還其母遂以孝
聞舉進士真宗顧左右曰是能安其親者擢第
三人除大理評事累官至戸部侍郎

王樵

王樵咸平中契丹遊騎渡河舉家被掠樵即棄妻
挺身入契丹訪父母累年不獲還淄州刻木招䰟
以葬立祠晝像事之如生服喪三年哀動行路嘗
北望嘆曰身世如此自比於人可乎遂與俗絕遊
塞下晝策于何承矩耿望求滅遼復讐不用乃於

城東南累塼自擴謂之繭室入室掩其戶而坐

許俞

許俞宣城人少喪母事父以孝謹聞供給甘旨晝
夜不怠父之所欲無遠邇必致之嘗臨計偕安輿
扶侍稅舍輦轂與妻子共食麤糲晨夕事父必盡
珍異常示豐厚恐貽父憂公卿聞者多率俸以助
其養父年垂八十謂俞曰覩汝登科後沒于地足
矣大中祥符七年俞果登第授溧陽從事扶侍歸

海陵別業卽路有日。父疾沉篤。俞晝夜供省。以致滌濯必親。或問其故。俞曰。滌濯於家人之手。慮其厭怠也。父喪。摧毀幾至滅性。或歷父經蹤之地。涕泣者永日。士流服其孝。

方綱

方綱池州青陽人。八世同爨。家屬七百口。居室六百區。每旦鳴鼓會食。嘗出稻五千斛振貸貧民。景德二年。轉運使馮亮以聞。詔旌其門。天禧中。侍御

史韓億安撫江南使還。言綱家稅籍錢四百餘千。米二千五百斛。同居四百年。而本縣科率一無寬假。望蠲其戶雜科。詔從之。

龐天祐

龐天祐江陵人。以經籍教授里中。父疾。天祐割股肉食之。疾愈。又復病目喪明。天祐號泣祈天舐之。父目復明。父年八十餘。大中祥符四年卒。天祐負土封墓。空之葬以禮。結草廬墓側。晝夜號不絕聲。知州陳堯咨親往致奠。上其事。詔旌表門閭。

劉斌

劉斌定州人。父加友。端拱中爲從弟志元所殺。斌兄弟皆幼。隨母改適人。母嘗戒之曰。爾等長。必復父仇。景德中。斌兄弟挾刀伺志元於道。刺之不殊。卽詣吏自陳。用具獄上請。詔志元黥面配隸汝州。釋斌等罪。

樊景溫 榮恕旻

樊景溫陝州芮城人。榮恕旻雄州歸信人。兄弟異居積年。大中祥符中。景溫欏樹五枝并爲一。恕旻家榆樹兩本自合。兩家感其異。復義聚。鄉人稱雍睦。

祁暐

祁暐字坦之。萊州膠水人。淳化二年進士。天禧中出知潍州。母卒。葬于州城之南。暐既解官。就墳側構小室。號泣守護。蔬食經六冬。墮足二指。有白烏

白兎馴擾墳側州人異之以狀聞有詔旌美賜帛三十匹粟三十石令長吏每月存問

何保之

何保之梓州通泉人業進士有至行母卒負土成墳廬於其側日有群烏飛集墳上哀鳴不去又嘗有兎馴於坐隅人稱異焉大中祥符降詔旌䘏

李玭

李玭大名宗城人性篤孝力耕以事母母卒讓田

與其弟堅遂廬於葬所晝夜號泣負土築墳高丈餘又以二代及諸族父母葉葬者盡禮築之凡二年成六墳皆丈餘不食肉衣帛不預人事墳成復留守三年常令兄之子賣藥以自給年六十餘足未嘗入縣門鄉人目爲李孝子天禧中知府張知白以狀聞詔賜粟帛令府縣安存之里中有昔在而析産者聞玭被旌兄弟慚懼復相率同居

侯義

侯義應天府楚丘人貧無産傭身以事母里人有葬其親而遽返者義母過其塚流涕謂義曰我死其若是乎義乃感激自誓而不欲言但慰其母曰勿悲義必不爾宋眞宗咸平中母卒義力自辦葬皆則負土築墳夜則慟哭墓側妻子困餒不給田主曹氏哀憐之資以餱糧踰年墳間瓜異蔕同實木連理又有巨虵遶其側不暴物野鴿飛而不去嘗遇盜刼其衣服既而知是義物悉還之

王光濟 附李祚 周善敏

王光濟廬州人喪母因刻像旦夕奉事如平生孝道純篤咸平二年本州以孝聞有詔旌之晴又有徐州豐人李祚親喪廬墓側凡二十七年家人百計勉諭不聽益州雙流人周善敏喪父廬於墓側母病又割股肉以啖之遂愈大中祥符九年特詔旌表祚賜善敏粟帛存慰之

江白

江白。建昌人。景德二年進士。父禹錫有節義。高年不仕。躬自教授大中祥符初。獻東封詩十五篇。有詔嘉美。賜以粟帛。歲時遣使存問。五年卒。白自都尉罷還負土營葬。廬於墓側。藜羹芒屩。晝夜號泣。將終制猶然。轉運使以其狀聞。詔賜帛二十匹粟麥二十石。醪酒十缸。

裘承詢 附孫浦 常元紹 王美 董孝章 高珪 朱仁貴 邢濬 趙祚 楊榮 趙友 李居正 張可象 張珪 崔諒 王覺 曹遵

童孔 樊可行 元守全 段德 張仁遇 王子上 瞿肅 王世及 李宗祐 劉闓 汪政 李耕 東野宜 竇益 張化基 闓用和 楊忠義

裘承詢。越州會稽人。居雲門山前。十九世無異爨。子弟習弦誦。鄉里稱其敦睦。州以聞。詔旌其門閭。咸平後。又有保定軍孫浦。襄州常元紹。蔡州王美。解州董孝章。並十世同居。貝州高珪。永定軍朱仁貴。潞州邢濬。相州趙祚。八世同居。麟州楊榮。隰州趙友。開封李居正。潁州張可象。衛州張珪。滄州崔諒。七世同居。邢州王覺。趙州曹遵。六世同居。兗州童孔。陳州樊可行。京兆元守全。平定軍段德。五世同居。開封張仁遇。亳州王子上。建昌軍瞿肅。四世同居。肅家百五十口。長幼孝悌。鄉人化之。又河陰王世及。大名李宗祐。陳州劉闓。宜州汪政。潭州李耕。或聚居至七百口。累數十百年。並所在請加旌表。詔從之。仍蠲其課調。大中祥符初。東封泰山。判

兗州王欽若言曲阜東野宜。乾封竇益。合居五六世。有節行。四年。祀汾陰。考制度使馬起言陝州張化基。闓用和。楊忠義。聚族累世。孝悌可稱。並郎行在所降詔褒美。各優賜粟帛。

杜誼

杜誼。字漢臣。台州黃巖人。事父母至孝。父剛嚴。誼獨失愛。惴惴不自容。伺顏色而後進。繼喪父母。號慟。晝夜不絕。勺水不入口者累日。卜葬。徙跣負土

爲墳往來十餘里日渡塘淵泥水沒骭雖大雨雪未嘗少止手足皸裂血流以漆塗之旬役一畚必三繞墳號而後去既葬遂芟舍墓旁負土終喪人往視之輒遣去日一飯不葷雖虎狼交於墓側誼泰然無所畏明年吳越山發洊水推巨石走十數里台州山最高而水夜至旁山之居廬墓田畜牧漂壞甚衆而獨不及誼邑人狀其事以聞詔書嘉奬以祖蔭入官至贊善大夫後通判梓州卒子揆

饒十六歲哭誼墓旁而卒

富弼

富弼字彥國河南人爲相以母喪去位時久無宰相持喪者朝命必欲起復詔再下力辭末又引事切責有云以相國而守匹夫之節任天下而爲門內之私朕所不取也且命中人督弼起復同就道不得先還弼復抗章不就

歐陽修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爲南京留守母艱奉喪歸葬吉之永豐瀧岡將興役忽陰雨彌月修念襄事愆期日夕憂懼里之父老告之曰鄉有沙山之神乃吾郡太守也廟祀於此里人遇水旱禱之必應盍以告焉修乃爲文齋潔而謁之翌日天宇開霽始克舉事人皆以爲孝感所致

司馬池

司馬池字和中夏縣人少喪父舉進士嘗試殿庭

而報母亡友匿其書池心動夜不能寐曰吾母素多疾家豈有異乎行至宮城門徘徊不能入因語其友而友止以母疾告遂號慟而歸

張知白

張知白字用晦滄州淸池人知白九歲其父終邢州殯於佛寺及契丹寇河北寺宇多頹廢殯不可辨知白既登第徒行訪之得佛寺殿址恍然識其處既發其衣衾皆可驗衆歎其誠孝

姚宗明

姚宗明河中永樂人也其十世祖栖雲當唐貞元中調卒戍邊栖雲之父語其兄曰兄嗣未立可無往某幸有子請代兄行遂戰沒塞上時栖雲方三歲其母再嫁栖雲養於伯母既長事伯母如其母伯母亡栖雲葬之又招魂葬其父痛其父死於邊乃廬於墓次終身哀慕不衰河中尹渾瑊上其事詔加優賜表其門名其鄉曰孝悌社曰節義里曰

敬愛栖雲生岳岳生君儒君儒生師正自岳至師正四世廬墓五世孫曰厚六世曰雅七世曰文八世曰敬眞九世曰直十世曰宗明當慶曆初有司以姚氏十世同居聞于朝仁宗詔復其家十一世孫用和十二世孫士明十三世孫德自宗明至德又三世自慶曆以後又五十餘年而其家孝睦不替姚氏世爲農無爲學者家不甚富有田數十頃聚族百餘人子孫躬事農桑僅給衣食歷三百餘年無異辭者經唐末五代兵戈亂離而子孫保守墳墓骨肉不相離散求之天下未或有焉

鄧中和

鄧中和字祖德開封長垣人舉三禮景佑慶曆間喪親廬墓終其喪定省往來如事生者二十年負土累墳高三丈

毛安輿

毛安輿嘉州洪雅人年九歲父死負土爲墳廬於

其側三年知益州張方平聞之遣以酒饌狀其事以聞

李訪

李訪韶州人業進士廬父母墓有虎暴傷旁人而不近訪又有白烏集墓上

范仲淹

范仲淹字希文平江人性至孝幼隨母適長山朱氏後貴迎其母歸養

卷十八終

原缺第一、二葉

聞詔壽昌還就官由是以孝聞天下自王安石蘇頌蘇軾以下士大夫爭爲詩美之壽昌以養母故求通判河中府迎其同母弟妹以歸居數歲母卒涕泣幾喪明既葬有白烏巢墓上累官司農少卿易朝議大夫遷中散大夫卒年七十

支漸 附句文鼎

支漸資州資陽人事父母至孝年七十持母喪負土成墳廬於墓側蓬首垢面三時號泣哀毀瘠甚有白兎白貍馴擾其傍白雀白烏日集墓木五色雀萬餘回翔悲鳴若助哀者鄉人句文鼎自娶婦即與父母離居覩漸孝行深自悔責號慟而歸孝養盡志鄉閭觀感而化者甚衆元豐中褒賜粟帛

鄧宗古

鄧宗古簡州陽安人父死自培土爲墳廬其側晨夕號慟甘露降于墓木里中號爲鄧孝子元豐中褒賜粟帛

沈宜

沈宜汝州梁人母亡既葬不塞墓門三十有八月晝負土夜祔棺而臥爲墳廣百尺妻高氏亦有孝行元豐中褒賜粟帛

彭瑜

彭瑜字君正吉之安福人熙寧間失其母瑜朝夕焚香祈天願知母所在如是十餘年俄有人言母爲泰和倪氏婦瑜竟迎以歸

蘇慶文 附臺亨

蘇慶文臺亨皆夏縣人慶文事父母以孝聞母少寡慶文懼其妻不能敬事每戒之曰汝事吾母少不謹必逐汝妻奉教母得安其室終身亨工畫元豐中朝廷修景靈宮調天下畫工詣京師選試其優者待詔翰林畀以官祿亨名第一以父老固辭歸養閭里賢之

徐積

徐積字仲車楚州山陽人三歲父死旦旦求之甚哀母使讀孝經輒淚落不能止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事母極謹嚴朝夕具公裳定省非有大故未嘗去母側所奉飲饌皆手自調味母飲食時輒率家人侍左右爲兒戲或謳歌以悅之舉貢禮部不忍遠去徒步載母入京師母亡水漿不入口悲慟嘔血廬墓三年哭不絕音翰林學士呂溱過其廬適聞之爲泣下曰使鬼神

有知亦垂泣也甘露歲降兆域杏兩枝合爲幹既終喪不撤筵几起居饋獻如平生州以行聞詔賜粟帛卒謚節孝處士

蘇頌

蘇頌字子容泉州南安人嘗知婺州方泝桐廬江水暴迅舟幾覆溺頌以母在舟中哀號赴水挽舟舟忽自正甫及岸奉母先登舟乃覆衆以爲純孝所致其後頌官至右僕射中書門下侍郎封趙國公母贈魏國太夫人

司馬康

司馬康字公休陝州夏縣人也幼端謹事親至孝丁母憂勺飲不入口者三日哀毀骨立父光薨喪祭皆用禮經家法不爲世俗事居廬疏食寢於地遂得腹疾服除爲著作佐郎兼侍講竟以腹疾終公卿士大夫以至市井之人無不哀之贈右諫議大夫

趙君錫

趙君錫洛陽人性至孝事父良規不違左右夜寢於傍凡衾裯厚薄衣服寒溫藥石精麤飲食旨否櫛髮剪爪整冠結帶如內則所載者無不親之哲宗時登進士第以親故不願仕良規每出必扶掖上下嘗從謁文彥博異其容止問而知之語諸子令視以爲法

郝戭

郝戭字伯牙石州定胡人家貧竭力營養或憐傷之貸以錢數百萬使取息自贍戭重謝留錢五六年不用復返之舉進士調宛丘尉舞陽主簿通山令時年未五十以父樵老不第上書請致仕爲父求官執政諭使赴官而後請曰如是則可升朝籍遇恩及親矣於是留妻子於家獨奉父行踰歲竟謝事上官以其治縣有績惜其去固留之耆老拜庭遮道皆不能止得太子中允以歸未至鄉里而

樵卒負畚土造冢人有助之者使寘土冢上去則隨撤之服除州以狀聞詔賜粟帛治平末以翰林學士呂公著薦起爲奉寧軍推官涇原經略使亦奏辟幕府戭曰向所以未老致仕欲官及親也既不能及尚庶幾以恩得贈今則無及矣姻族語其妻聶氏使勸戭仕曰吾不德無以助君子娖敢强其所不欲以累其高哉聶事舅姑亦以孝義著戭忠信自將篤行苦節不仕而卒司馬光爲銘其墓

仰忻

仰忻字天貺温州永嘉人力學以篤行稱年五十餘就母喪盡孝禮躬自負土廬于墓側有慈烏白竹之瑞紹聖中郡守楊蟠表其里孝廉坊大觀二年以行取士郡以忻應詔未幾卒特贈將仕郎

申積中 附陳芳 王襄

申積中成都人襁褓中楊繪從其父乞求之爲子及長知非楊氏而絕口不言年十九登進士第事

所養父母盡孝終身有二弟一妹爲畢婚娶始歸本族復爲申氏蜀人以純孝歸之政和六年以奉議郎通判德順軍翰林學士許光凝嘗守成都得其事薦諸朝召赴京師擢提舉永興軍學事道卒光凝復與宣和殿學士薛嗣昌中書舍人宇文黄中表其操行詔予一子官初光凝所同薦者三人其一河陽故大理丞陳芳一門十四世同居三百年一鄧州王襄經術登科年未六十請老事姉嫂

如母。養孤甥如子。教誨後進。賙恤鄉里貧民。以學
行稱。乞加獎異。詔表芳門閭。賜號處士。

毛洵　附毛溥　李籌　李衡　楊芾

毛洵。字子仁。吉州吉水人。天聖二年進士。又中拔
萃科。性至孝。凡守四官。再以親疾解任。執藥調膳。
嘗而後進。三月不之寢室。父應佺通判太平州卒
官。母高繼卒于池陽舟次。持喪荷土以爲墳。手胝
面黧。親友不能識。廬於墓。凡二十一月。朝夕哭踊。

食裁脫粟。諸生請問經義。對之流涕。未嘗言文。拘
疾歸數日而卒。郡以孝聞。賜其家帛五十匹。米五
十斛。兄溥。字文祖。亦以哀毀卒于舟中。李籌者。洵
同縣人。字彥良。與弟衡字平國生同乳。二歲喪母。
十歲喪父。兄弟每以不逮事親爲恨。政和中改葬
其母於楊山。負土成墳。廬于墓左。未幾。廬所產木
一本兩榦。高丈許。復合于一。至其末乃分兩榦五
枝。鄉人以爲瑞。有楊芾者。亦同縣人。字文卿。性至
孝。歸必市酒肉以奉二親。未嘗及妻子。紹興五年
大饑。爲親負米百里外。遇盜奪之。不與。盜欲兵之。
芾慟哭曰。吾爲親負米。不食三日矣。幸哀我。盜義
而釋之。

楊政

楊政。字直夫。原州臨涇人。宋徽宗崇寧三年。夏人
舉國入寇。父忠戰歿。政甫七歲。哀號如成人。其母
奇之。曰。孝于親者必忠于君。此兒其大吾門乎。宜

和末。應募爲弓箭手。拒夏人。高宗建炎以來。與金
人戰。積官至環慶路經略安撫使。時母留敵境。遣
人省覲。母每勉以忠義。政奉命惟謹。和議成。始迎
母歸。乞祠以便養。不許。詔封其母爲感義夫人。母
卒。居喪盡禮。起復。兵拒金人。奮不顧身。功劾顯著。
官至太尉。

趙伯深

趙伯深。字逢原。父子偁。宣和間爲棣州兵官。屬會

兵動燕雲子佪被徵往塞上伯深時尚幼與其母張留居棣州既而金人渡河伯深母子相失子佪亦隔絕建炎三年始得南歸子佪卒伯深訪尋其母二十餘年一旦聞在瀘南伯深徒步入蜀間關累年紹興二十一年乃得其母相持號泣哀感行路曾慥在夔州賦詩以美其孝

高登

高登字彥先漳浦人事母至孝舟行至封康間方

念無以奉晨膳忽有白魚躍于前母病思鹿肉忽有虎啣一鹿置門而去母食肉病遂愈宋欽宗宣和間金人犯京師登爲太學生與陳東等上書乞斬六賊羣臣復建和議奪种宗道李綱兵柄登與東再詣闕上疏極諫王時雍縱兵殲之登屹立不動金虜至六館諸生將遁去登不可曰君在可去乎與林邁等請扈車駕隷聶山帳中欽宗擢爲宣川主簿靜江府古縣令

岳飛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少負氣節沉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性至孝宋高宗時爲將母留河北遣人求訪迎歸母有固疾藥餌必親及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扶櫬還葬累詔起復飛連表乞終喪廬母墓側哀毀過人復詔就軍綦屬請廬以死請乃入見高宗慰遣之飛誠信任人愛養士卒行兵有紀律能以少擊衆有勝無敗力平羣盜

建議恢復慨然以雪國恥爲已任用師中原金人畏之至呼爲父望其旗亦不敢近焉嘗自涅其背爲盡忠報國四字深入膚理張浚謂人曰岳飛忠孝人也張宗元嘗監其軍還奏曰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至高宗大悅賜旌忠旗以嘉異焉

虞允文

虞允文字彬甫隆州仁壽人天性至孝丁母憂哀

毀骨立既葬朝夕哭墓側墓有枯桑兩烏來巢念父之鰥且疾七年不調跬步不忍離左右父死喪葬盡禮宋高宗紹興中舉進士自知渠州累官至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許國之忠炳如丹青金亮入寇其鋒銳甚諸將皆退卻允文以儒臣奮勇督戰一舉而挫之亮乃自斃宋事轉危爲安實繫于此高宗召見歎獎之曰允文公忠出于天性朕之裴度也

楊慶

楊慶鄞人父病貧不能召醫迺封股肉啖之良巳其後母病不能食慶取右乳焚之以灰和藥進焉入口遂差久之乳復生宜和三年守樓异名其坊曰崇孝紹興七年守仇悆爲之請十二年詔表其門復之悆曰韓退之作鄠人對以毀傷支體爲害義而匹夫單人身膏草莽軌訓之理未宏汲引之徒多闕而乃行成于內情發自天使稍知詩書禮

義之訟推其所存出身事主臨難仗節死義豈減介之推安金藏哉

陳宗

陳宗永嘉人年十六母蔡病篤刲股爲餌病愈巳而復病不救宗一慟而絕郡守陸德輿云陳宗自毀其體哀慟傷生雖非孝道之正而能爲人所難爲之事亦天性之至宜爲合葬榜曰陳孝子墓

郭義

郭義興化軍人早遊太學以操尚稱年四十餘客錢塘聞母喪徒跣奔喪每一慟輒嘔血家貧甚故人有所饋不受聚土爲墳手蒔松竹而廬于其旁甘露降于墓上烏鵲馴集郡上其事詔旌表其閭于所居前安綽楔左右建土臺高一丈二尺方正下廣上狹飾白間以赤仍植所宜木

申世寧

申世寧信州鉛山人紹興六年潘逵兵襲鉛山父

愈年七十未及出戶遇賊賊意其有藏金欲殺之也寧年未冠亟引頸願代父死賊感其孝兩全之

苟與齡

苟與齡字壽隆滁州來安人志尚高潔事其親生養死葬力竭而禮盡鄉黨稱之母歿廬墓側有芝十九莖生于墓亭郡縣以事聞下詔旌表

王珠

王珠字仲淵吉州龍泉人以孝謹聞建炎間居父

憂芝數本生墓側倒植竹以為杙復生柯葉紹興間再罹母喪復有雙竹靈芝之祥

顏詡

顏詡唐太師真卿之後真卿嘗謫廬陵故詡為吉州永新人詡少孤兄弟數人事繼母以孝聞一門千指家法嚴肅男女異序少長輯睦匜架無主廚饌不異義居數十年終日怡愉家人不見其喜慍年七十餘卒

蔡定

蔡定字元應越州會稽人家世微且貧父革依郡獄吏傭書以生資定使學遊鄉校稍稍有稱郡獄吏一日坐舞文法被繫革以詿誤年七十餘矣法當免繫鞫胥任澤削其籍年而入之罪且與獄吏等案具府奏上之方待命于朝故俱久囚而革不得獨決定切痛念父當耆年以非辜隆囹圄誓將身贖數詣府號愬請代坐獄弗許請效命于戎行弗許請隸王符為兵又弗許定知父終不可贖也

仰而呼曰天乎將使定坐視父纏徽纆乎父老耄不應連繫傭書罪不應與獄吏等理明矣而無所云愬父老而刑定之生其何益乎定圖死矣庶有司哀憐而釋父則雖死無憾矣於是預為志銘其墓又為狀若請府者結置袂間皆敘陳致死之冀其父之必免也以建炎元年十二月甲申自赴河死府帥聞之驚曰真孝子命出革厚為定具棺

欽事。而撫周其家。

李植

李植字元植。泗州臨淮人。事親以孝稱。宋欽宗靖康初。高宗以康王開府駐師鉅野。湖南向子諲轉運京畿。時餉道阻絕。環視左右。無足遣者。有以植薦。遂借補廸功郎。使督數百艘。招募忠義二萬餘衆轉戰以達高宗聞東南一布衣統衆而至士氣十倍。既見大悅。承制授承直郎。留之幕府。植三上

表勸進。願早正大寶以定人心以應天意。高宗既即位。累官朝奉大夫。通判荊南府。除尚書戶部員外郎。時秦檜當國。凡帥府舊僚。率皆屏黜。植即丐祠奉親。寓居長沙之醴陵。十有九年。杜門不仕。竭力以奉甘旨。恪恭子職。務得親心之歡。檜死。帝與子諲語舊事。識植姓名。召見。帝曰。朕故人也。方有意大用。以母老固辭。願便養。除知桂陽軍。丁母憂。歸葬。哀毀廬墓。有白鷺朱草之祥。劉錡遺之書曰。

忠臣孝子。元植兼之矣。

張伯威

張伯威。大安軍人。紹熙元年武舉進士。調神泉尉。大母黃年九十八。不忍之官。黃得血痢疾瀕殆。伯威刲左臂肉食之。遂愈。繼母楊因姑病篤。驚而成疾。伯威復刲臂肉作粥。以進。其疾亦愈。伯威妹嫁崔均其姑王疾。妹亦刲左臂肉作粥以進。逹旦即愈。知大安軍羅植。即伯威所居立純孝坊。崔均所

居立孝婦坊。事聞。詔伯威與升擢。倍賜其妹束帛。

鄭綺 附鄭德珪 鄭德璋

鄭綺。婺州浦江人。善讀書。通春秋穀梁學。以肅睦治家。九世不異爨。四世孫德珪德璋。孝友天至。晝則聯几案。夜則同衾寢。德璋素剛直。與物多迕。宋亡。仇家遂陷以死罪。當會逮揚州。德珪哀弟之見誣。乃陽謂曰。彼欲害吾也。何預爾事。我往則姦狀自爾去。得不死乎。即治行。德璋追至諸暨道中。凡

弟相持頓足哭爭欲就死德珪默計泚其行遂給以無往夜將半從間道逸去德璋復追至廣陵德珪已斃於獄德璋聞之慟絕者數四負骨歸葬廬墓再期每一悲號烏鳥皆翔集不食德珪之子文嗣幼病傳德璋鞠之如已子

歐陽守道

歐陽守道字公權吉州人少孤病無師自力于學里人聘爲子弟師主人瞯其食舍肉密歸遺母爲

別設一器馳送乃肯肉食鄰媼兒無不嘆息感動年未三十翕然以德行爲鄉郡所稱兄與嫂俱早喪姪子演年五歲後生甫幾月守道時未有室預無能乳哺者日夜抱二子泣里巷憐之後擢進士第授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秘書郎以直言罷徙步出錢唐門惟書兩篋而已宋度宗咸淳三年遷著作佐郎崇政殿說書極言當世之務忠亮剴切

鮑壽孫

鮑壽孫字子壽徽州歙人宋末盜起里中壽孫與父宗巖避地山谷間其父爲賊所得束縛樹上將殺之壽孫拜前願代父死宗巖曰吾老矣僅一子若見殺宗祀絕矣吾寧自死賊兩釋之

唐伯虎

唐伯虎父遊瀘南伯虎兄弟居母喪於丹山伯虎夜半蹴弟庚曰吾夢收父書發之得亟來二字吾心動矣汝奉母奠朝夕吾趨瀘南庚未及應伯虎

奮曰吾决矣起裹糧黎明走洪川僦舟遇江漲客舟皆艤岸不敢動伯虎彷徨江岸時有漁者持小艇繫港中啗以厚利不許伯虎趨入艇中叱僕夫解維漁者不得已從之二日半至瀘南父果疾甚見伯虎大驚問其故具告之是日病少間伯虎具舟侍父歸丹稜

趙善應

趙善應字彥遠餘干人性純孝母畏雷每聞雷則

披衣走其所。當寒夜遠歸。從者將扣門。遽止之曰。勿驚吾母。露立達明。門啓而後入。母喪。哭泣嘔血。瘠毀骨立。終日俛首柩傍。聞雷猶起。側立垂涕。既終喪。言及其親。未嘗不揮涕。生朝必哭於廟。父終肺疾。每膳不忍以諸肺爲饈。母生歲值卯。謂卯兔神也。終身不食兔。

孔旼

孔旼。字寧極。孔子四十六代孫。隱居汝州。事親至

孝。性孤潔。喜讀書。聞人之善。若出于己。動止必依禮法。環府居百里。人皆愛慕之。見旼于路。輒斂衽以避。葬其父。廬墓三年。臥破棺中。日食米一溢。壁間生紫芝數十本。州以行義聞。特賜旌表。

夏侯訢

夏侯訢。字長兄。梁國寧陵人也。母疾屢經危困。訢哀不釋帶者一年。母憐其辛苦。令出便寢息。訢方假寐。忽夢其父告之曰。汝病深痼。非凡藥可愈。天帝矜汝至孝。賜以仙藥。在居後桑樹枝上。訢忽驚起。如所言得藥。進之。母病頓瘥。

崔希喬

崔希喬。清河人也。平居以孝悌稱。觧褐尉臨清。丁母憂。哀毀過人。服闋。補鄭縣尉。清介公方。轉鄭縣丞。室有芝草生焉。一夕葩蓋盈尺。州以狀聞。遷御史。出授并州兵曹。轉馮翊令。人吏畏愛。風化大行。細民感其仁恕。一日有雲如蓋。當其廳事。須臾五

彩煥爛。周於城郭。事聞。宣付史館。在并州時。居前叢葦中。有小鳥來巢。如鴝鵒。孕卵纔數日。殷而誕卽離於母。月餘五色成文。狀如鶩。馴擾閑暇。無復驚畏。曁能飛翔。時歸舊所。人稱爲兵曹鳥。初居喪一哭臨。羣鳥畢集。徧墻宇。壓林木。周于原野。鄉里嗟異之。所居每巢燕乳雛。必反哺。逾旬後乃分飛。皆以爲孝義感通云。

吳二臨川水東小民也事母至孝一夕有神來見夢曰汝明日午刻當爲雷擊死吳以老母在堂乞救護神曰此受命于天不可免也吳恐驚其母凌晨具饌以進自云將他適請暫詣妹家母不許俄黑雲起日中天地冥暗雷聲閧闐然吳益慮驚母趣使閉戶自出野田以待其罰頃之雲氣廓開吳幸免禍亟歸拊其母猶疑神言不實未敢以告自是復夢神曰汝至孝感天已宥宿惡宜加敬事也

徐志道　附徐志達

徐志道字元思吉水人事母以孝聞建炎間金虜遊騎奄至志道與弟志遠舁母以避爲流矢所中挾矢行數舍而卒志遠負母撫兄痛哭幾絕虜追至備告以故虜慚謝曰一門孝友也遂釋之紹興間以孝薦舉官至楚州團練使

孝友傳卷十九終

孝友傳卷二十

明武林郭正中輯　男忠祐重輯

宋

陳侃

陳侃字君和永泰人事親以孝聞親有疾省膳嘗藥夜不解衣執喪盡禮五世同居家無異爨至道二年郡守何蒙上其事太宗嘉之詔旌門曰孝門賜母李氏粟帛

王文義

王文義大寧人景德中母疾篤刲股進藥疾愈後母卒廬墓鄉人憫其貧日給之食墳去水遠無以資洗滌祭奠器用感夢得泉人稱孝感泉

畢士安

畢士安字仁叟代州雲中人事繼母以孝聞

丁儁

丁儁新喻人事父母至孝大中祥符間旌其門

盧世豪

盧世豪贛州人。仁宗天聖中。母歿廬墓。廬中泉湧。一虎爲守視有巨蛇入壙俄震死縣令陳廷碣其事于石。

范廷召

范廷召棗强人。父鐸爲里中惡少所害。廷召手刃父仇剖取其心以祭父墓。

鄒長孺

鄒長孺字齊賢泰寧人。仁宗時與父入太學試居上第。聞父喪哀毀過禮。既葬廬墓芝生塚上。

張掞

張掞歷城人。父蘊病刲股療之。舉進士。慶曆中知益都。

孫唐卿

孫唐卿字希元青州人。仁宗時登進士。判汝州未幾丁父憂毁瘠嘔血卒。詔賻其家。

曹矩

曹矩休寧人。登景祐進士。以純孝聞。其任都官日。父汝弼贈殿中丞。燎黃之夕。芝產塋上。郡上其事。詔以所居爲忠孝鄉孝芝里。孫央死于方臘之難。時稱忠孝曹家。

毋卬

毋卬安丘人。善事父母。父卒葬邑西郊。朝夕哭奠。風雨不輟。妻馬氏從哭。焚香于臂。母卒亦如之。邑

令馬驥以事聞。進士周元賓銘其墓碑刻尚存。

朱道誠 附楊善

朱道誠全州人。母卒廬墓。冬筍生。瑞竹覆其墓。詔賜絹米號朱孝子。其子楊善孝亦如之。至和中旌表門閭。

林正華

林正華字君輔。福清人。至和中入太學。後棄歸養母。母卒水漿不入口者累日。卜葬于湧泉山。鑿石

管壙手胝足胼不少暇既葬廬于墓寢苫枕塊哀
慕不已俄而祥雲滃甘露降烏鳥翔集虎豹遁藏
鄉人白于官旌之正華安之六代孫也安母死廬
墓旁石湧泉鄉人異之以其廬爲湧泉寺故世稱
湧泉大小孝子

胡淵

胡淵字澤之崇安人熙寧初以親老家貧授學江
浙每歲終度父母所須力能致者盡市歸以獻後

以母疾不復遠遊即里閈教生徒晨夕歸省每諸
生餽食有甘膬必持歸以佐母膳母憐其誠爲之
强進食

陳道周

陳道周湘潭人少孤家貧奉母至孝母沒廬墓自
陶甎日成五枚歷四年甃墓高三丈墓成而道周
繼亡從葬母傍鄉人立碑表之

李肅之

李肅之鄄城人廸從子也母喪廬墓撫幼孤弟承
之成立神宗稱其一門忠孝

錢褒

錢褒晉江人性純孝母喪負土成墳結廬居山葷
腥不入口形容毀瘠終制方還嘗著志孝六篇州
繳以進熙寧中郡守兩聞于朝乞召試擢用

艾君瑜

艾君瑜永豐人性至孝母疾革刲股和藥以進病

果愈母喪廬于墓側崇寧中郡守以聞詔復其家

劉詵

劉詵福清人崇寧中歷官太常居母喪盡禮有芝
產墓側

陳天隱

陳天隱蘭谿人端重好學事母以至孝聞大觀初
詔以孝弟睦婣任卹忠和八字旌其門

趙文澤

趙文澤麗水人六歲喪父廬墓有羣鼠啣花白鶴來巢之異郡[illegible]表于朝大觀初詔賜帛五十匹

李華

李華溧陽人父歿居喪毀瘠盡哀母疾華衣不解帶者十餘年有田十餘頃穀貴平價食其一方大觀政和間蝗數害稼不食其田

張根

張根饒州德興人徽宗時以朝散大夫終于家性

至孝父病蠱戒鹽根爲食淡母嗜河豚及蟹母終根不復食母方病每至鷄鳴少蘇後不忍聞鷄鳴

苟允中

苟允中中江人葬父自培其墓三年有虎豹馴擾其旁醴泉湧其下

張琪

張琪莘人靖康中有賊掠村琪負母而逃賊欲害之二賊曰此孝子也遂得免

王大臨

王大臨吉水人建炎中胡馬南牧父被虜大臨年十二徒跣從行盜欲兵其父大臨抱持號哭請代盜義而免之

汪輿成

汪輿成銅陵人一家百餘人盡斃于建炎之難獨遺輿成後三年改葬其父念母形骸不存刻木肖形侍養十年而後附葬

李彭年

李彭年廣德人紹興中進士嘗割股愈親病親歿蔬食終身郡守洪興祖聞于朝旌表其門號孝里

李儼甫

李儼甫鄱陽人母疾籲天刲股疾亟鑿肝以進母疾頓蘇紹興間表之曰孝子李儼甫之門

王進慶

王進慶澄邁人性至孝紹興間其母陳氏病瞽而

疾且殆。進慶刲股爲粥以奉。母疾愈。瞽目復明。

程俊

程俊徽州宜陽社人。幼歲。父母陷于夏國。號泣自毀。幾不能生。後爲中大夫康州防禦使權鈐轄隴右都護。悉捐家財數十萬以贖父母。西鄙號泣祈禱。飲食幾廢。夏人感動。遂歸其母祁氏。旣歸。日夕侍奉。承顏色。紹興十年旌表門閭。又事族兄恭謹。諸弟友愛。復收養母祁氏族黨百餘口。服食器用與己同焉。

楊富老

楊富老麗水人。七歲喪父。廬墓三年不返。感烏鵲來巢。木生連理之異。紹興中。太守葉顒廷入都學。奏於朝。詔賜粟帛。錄付國史。

劉子翬

劉子翬字彥冲。崇安人。父韐死靖康之難。痛憤哭墳三年。事繼母及兄子羽盡孝友。

詹惠明

詹惠明婺源人。紹興中。父直坐殺人當死。惠明乞以身代不許。乃齧斷指取艾灼頂。辭旨甚哀。太守曾開奏聞。詔減父死而釋之。因名其所居爲孝弟里。

胡師徐

胡師徐字宗武。崇安人。紹興中第進士。幼失怙。事母盡孝。朱文公亦稱其操行。母喪。廬墓三年。

陳亨運

陳亨運字俊民。仙遊人。父母繼歿。廬墓三年。常倚墓木而哭。木爲之枯。縣令餽粟帛以旌其孝。乾道間詔舉孝廉。

李宗質

李宗質字文叔。先濮州人。文定公廸裔。母展氏。罹靖康亂相失者十餘年。宗質求之不已。行次江州水南市中得之。遂奉以還。

鄞之石塘色養者二

十餘年。樓鑰銘其墓。楊萬里爲之傳。

張超

張超。定海人。年十九。父瑩患氣疾革。懇禱無效。乃刲股取肝煮粥以進。不踰日父愈。乾道四年。郡守趙伯圭命縣優恤。嘉泰四年。令葛洪復其家。封殖其父母墓。禁樵採焉。

吳瓀 附吳安時

吳瓀。定海人。母宋氏臥疾。瓀刲股療之而愈。妻楊氏亦遘疾。子安時皆刲股以愈。嘉定三年。建崇孝門旌之。

袁鎮

袁鎮。奉化人。端平初。父年七十病羸。鎮刲股和藥愈之。父病垂絕復存者十有五年。

江文卿

江文卿。永新人。端平間。其母病革不可療。文卿刲股和藥進之。病遂愈。詔表其門。

張茂　馮忠 附李德勝 聶汝清 黃顯 吳應發 盧十一 仇大任 晏十二 王文旺 吳仲三 雷大年 劉信伯 戈廷秀

張茂。馮忠俱上高人。端平嘉熙間。父母病篤。皆刲股以進。遂愈。同郡又有割股救父者。李德勝。聶汝清。黃顯。吳應發。盧十一。仇大任。晏十二。割股救母者。王文旺。吳仲三。雷大年。劉信伯。戈廷秀。

張興渭

張興渭。德化人。性至孝。母楊氏病篤。累百藥勿効。興渭窮迫。叩額天。欲割肝以進。既而母疾立愈。淳祐六年。有司奏表其門。

王仲友

王仲友。武寧人。淳祐七年。父文才病劇。仲友割股作肉糜以進。疾遂愈。有司爲書篤孝之門。

東崇芳

東崇芳。丹陽人。德祐時。北兵俘其父國寶。崇芳詣軍門。號泣請代父。于是釋國寶。留崇芳。久之。惻其

孝思縱之歸父子皆得免

羅避

羅避雩都人父卒負土爲墳廬其墓蔬食飲水三年縣令劉藻躬造問之

劉深

劉深館陶人有孝行母值沉痾割左股爲羹以飼母卽愈

郭居敬

郭居敬尤溪人性至孝事親左右承順得其歡心嘗摭虞舜而下二十四人孝行之槩序而詩之名二十四孝詩以訓童蒙

鄒致

鄒致新昌人事母篤孝母死廬墓有芝五色產墓

沈麟

沈麟性至孝父死廬墓感慈烏集廬之異

曾肅

曾肅泰和人性純孝居父喪廬墓側有慈烏來集之祥子安止安中安强皆登科第有節行

鄒異

鄒異長樂人親終廬墓凡六年有甘露芝草之瑞

許知言 附許逢言 許知億 許知白 許知仕

許知言閩人兄逢言弟知白知仕知億母病知言兄弟晝夕不離側越三月藥弗効知言乃齋戒籲天刲股肉烹調以進母病遂愈年七十卒知言兄

弟哀毀踰禮俱燃香于臂以資冥福

林公遇 附林養直

林公遇字養正閩人性孝謹初以父蔭補寧化尉不忍舍朝夕養乞奉南岳祠弟養直亦有至性母歿養直兄弟懽戚其父服勤左右跬步不離每夜闌燭盡不忍退

上官怡

上官怡字友先閩人母年高羸疾方暑晨夕侍側

驅蚊蚋不寢逾月居憂極哀毀二兄繼歿奉嫂撫孤敬愛兼至

史本

史本鄱陽人性至孝父歿廬墓悲號有芝草之瑞

姜崌

姜崌樂平人性至孝庭生連理木刺史常頌署曰姜崌行孝有聞兄弟兼美陶我王化毓此休祥

王凱

王凱字和中晉江人事父母篤孝居喪廬墓三年不忍去與其弟相友未嘗一日離

黃槩

黃槩字平叔龍溪人父忠劬遘疾傾貲求醫或言不爲子孫計槩泣曰苟疾愈雖子孫饑餓我亦無憾父年九十六母鄭氏年九十九父將卒曰爲人子者如爾甚少吾願爲爾子以報言畢而卒後槩妻有娠將彌月夢其舅曰吾某月日某時爲爾子及期生子彥臣官至朝散大夫封槩承議郎賜緋累贈朝散郎

徐定 附徐義　徐傳霖

徐定豐城人性至孝父國會卒廬墓三年晝夜不絕哭有紅紫牡丹忽變爲白號大孝子定子義未弱冠居父喪足不履房闥寢于墓號少孝子曾孫傳霖事親孝謹人謂徐氏世襲孝子

過昱

過昱豐城人母早卒刻木爲像早暮飲食必以進愈久愈虔考古人勉于孝者類成三十卷號至孝通神集

丁天錫

丁天錫如皋人事母克盡愛敬盜忽入其家以刃脅母索財天錫勇往爭之曰寧殺我所有任取之勿驚吾母盜因感動曰天道不殺孝子遂捨去

吳汝明

吳汝明揚州人志與之子性至孝嘗割股療母疾有靈芝生堂側開禧中虜入境他室廬皆焚蕩汝明室獨存嘉定中旌其門

張汝明

張汝明廬陵人事親孝執喪水漿不入口三日病羸疾行步輒踣夢父諭以服天南星法用之果驗人以爲孝感

柯應烈

柯應烈建德人性孝母闞氏病不解衣侍湯藥癰瘠盡瘁每夕露禱減筭以益母壽空中有聲特延一紀後果如數

羅裳

羅裳新喻人性至孝母病篤刲肝以救刲腹未寸許刃摧折母病亦瘥

章瑢

章瑢丹徒人事親盡孝母亡思慕切至墓上枯竹復生

鍾伷

鍾伷龍南人性至孝喪母盡哀有羣烏鳴于墓人名其廬曰感烏堂

黃覲衆

黃覲衆江夏人家于寶興居喪哀毀廬墓六年墓側產芝詔賜粟帛蠲其役旌之

伍瑞厚

伍瑞厚安福人事父母以孝著部使者聞於朝賜號孝節處士

甯從龍

甯從龍浮梁人事親以色養母疾嘗封股事聞授徵仕郎以旌其孝

熊仁贍

熊仁贍建昌人爲宜春令居父母喪廬于墓側有慈烏來翔事聞詔旌其門

上官超

上官超光澤人性純孝母病篤刲左脇取肝飼母已而母愈縣令張碩名其門曰孝感

薛半千

薛半千字子中漳浦人天性孝友母疾嘗藥視膳衣不解帶疾轉劇乃割股肉以進其伯兄亦嘗鑴心血以調藥仲兄復焚香于項以資冥福母疾隨愈兄弟三人日侍親側雍雍愉愉鄉里推重縣令

林稽道因即所居立孝義坊以旌之

張以中

張以中甌寧人仕至都提舉生事既盡孝及父歿訃至哀毀踰禮自以親老在堂宦遊于外且有厚祿生不能爲養死不得就殮遂不食哭死道中詔旌表其門曰純孝之家

檀念二

檀念二母章氏病幾絕念二刲脛取髓食母母遂愈王希呂上其事詔付史館仍令有司優給

楊祥

楊祥事親盡孝親亡哀毀泣盡繼以血廬墓終身有白芝白烏白兎之瑞事聞褒封至孝公植坊墓道以旌之

嚴晃

嚴晃溧水人舉武舉進士授學諭時元兵渡江晃負母避之道遇兵欲刃其母晃挺以身蔽爲兵所

傷甦吳草廬澄嘗哀以詩

潘祺

潘祺溧陽人性至孝好學尚氣節父疾篤焚香籲天請以身代後果愈僉謂誠孝所感

許遂

許遂宣城人早喪父事母以孝聞里人每勵其子輒曰汝獨不慚許伯通乎伯通遂字也

張恪

張恪金壇人居母喪祥禫逾年猶不御酒肉有甘
露白鵲之祥

孫之翰

孫之翰字文舉慈谿人母病刲體取肝爲粥以進
病遂愈郡守趙伯圭將聞于朝翰曰本心救母非
爲他也止之

張子英

張子英建寧人幼孤侍母王氏獨居宋季盜賊擾

攘妻子俱被擄子英負母外避備經險阻後居寓
黃溪傭書爲養母常思婦孫寢食不安子英曰
但得母安妻子可復返賊退奉母歸故里妻子亦
果得還

馮順德

馮順德建寧人早喪父奉母王氏至孝飲食必親
供時遭亂離負母逃于山谷孝敬不替母病順德
或終夜不寢勵志學醫親調藥物母病遂愈

吳順

吳順興道人累官爲永昌太守性至孝有赤烏集
其門人以爲孝感

徐膺

徐膺字思文莆田人七歲喪父朝夕號慕若成人
母歿哀毀骨立卜兆于虎嘯巖廬其傍蔬食三年
時陟巖巔哀號聲震原野虎爲遁去墳左有坑塹
深數十丈一夕山有聲如雷翼旦視之平地矣

劉潛

劉潛定陶人知蓬萊縣過鄆州聞母疾亟歸母死
一慟遂絕其妻哭潛亦死時人傷之曰子死于孝
妻死于義

羅威

羅威番禺人事母至孝遇寒必先以身溫席母歿
盡哀有白鹿止其墓側

劉孝誠 附李奭

劉孝誠。富順人。親喪。廬墓。有芝草之異。李見。紀其行于學之鴈塔。同邑又有李夔。既葬父母。廬墓。有白虎白鳥馴擾之祥。

徐初

徐初。華亭人。早喪母。父信後母讒。初事之益恭。父暑月病疽。穢惡流袵席。初身自浣滌。不解帶者經月。父乃悟曰。汝吾孝子也。後母子亨少。鍾愛長不以兄事初。初愛之不衰。聞者莫不高其孝友。

金景文

金景文。蘭谿人。親歿。廬墓。夜有五色光焰。爛然射墓上。人以為孝感所致。咸淳間。知縣沈應龍請于朝。立碑建祠于學。

周二 附周三 周九

周二。弟周三。周九。巢官人。母俞。三子竭力耕養。母病甚。計無復之。二與三各刲肝調羹以進。九則通體鈎燈禱于神。母疾瘳。時稱一門三孝子。 卷

孝友傳卷二十一

明武林郭正中輯　孫亮工重校

遼

蕭蒲离不

蕭蒲离不。字椏懶。魏國王惠之四世孫。父母蚤喪。鞠于祖父兀古匿。性孝悌。年十三。兀古匿卒。自以早失怙恃。復遭祖喪。哀毀踰禮。族里嘉歎。嘗謂人曰。我於親不得終養。今誰為訓者。苟不自勉。何以

報鞠育恩。自是力學。於文藝無不精。乾統間。累徵皆以疾辭。晚年謝絕人事。卜居林古山。屏遠葷茹。潛心佛書。延有道者談論彌日。人問所得何如。但曰。有深樂。惟覺六鑿不相攘。餘無知者。一日易服無疾而逝。

金

溫迪罕斡魯補

溫迪罕斡魯補。西北路宋葛斜斯渾猛安人。父喪。

不飲酒食肉廬于墓側母疾刲股肉療之疾愈詔以爲護衛

陳顔

陳顔衛州汲縣人父光爲壽陽尉未赴值金兵取汴光病圍城中顔艱關渡河往省其父因扶疾北歸光家奴誣告光與賊殺人光繫獄搒掠不勝因自誣服顔詣郡請代父死郡守哀之不敢決適帥臣至郡以其狀白帥曰此眞孝子也遂併釋之金

太宗天會七年詔旌表其門閭

劉瑜

劉瑜棣州人家貧其母喪不能具葬乃賣其子以給喪事明昌三年詔賜粟帛復其終身

孟興

孟興蚤喪父事母孝謹母沒喪葬盡禮事兄如事其父明昌三年詔賜帛十匹粟二十石

王震

王震寧海州文登縣人爲進士學母患風疾刲股肉雜飲食中疾遂愈母沒哀泣過禮目生翳服除目不療而愈皆以爲孝感所致特賜同進士出身詔尚書省擬注職任

劉政

劉政洺州人性篤孝母老喪明政每以舌舐母目踰旬母能視物母疾晝夜侍側衣不解帶刲股肉啖之者再三母死負土起墳鄉鄰欲佐其勞政謝

之葬之日飛鳥哀鳴翔集丘木間廬於墓側者三年防禦使以聞除太子掌飲丞

溫石

溫石相州人幼孤八歲奉母居郡[illegible]後母以天年終石自穿土起墳既葬親舊勸令歸石曰營辦未就姑待之時石已骨立親舊恐其遂死固勸令歸石曰祥而歸未晚也竟至禫祔廬側設竈旦作粥祭而析爲三食之不復舉火負土累月鄉人願代

之。石稽顙謝曰。非石願也。晉老將享。祭器必親滌年七十有一而卒。

劉全

劉全。武陟人。性至孝。金末河朔擾攘。父源。母崔氏俱爲北兵所掠。父病卒。母被虜不知所往。全就虜而去。後三年。以母故祝天。子身南遁。尋訪于祁蠡之間。數月。果得母所在。哀號所請。主家拒而弗許。全行乞于市。得金若干贖之。復爲母子者三十餘

年。克盡孝敬。

薛繼元

薛繼元。字晏卿。河東人。事母孝。所居化之。

孝友傳卷二十一終

孝友傳卷二十二

明武林郭正中輯 孫亮工重校

元

燕希憲

燕希憲。字善甫。布魯海牙子也。元世祖時。歷官至中書平章政事。丁母憂。行古喪禮。勺飲不入口者三日。慟則嘔血。不能起。寢臥草土。廬于墓傍。宰執以憂制未定。欲極力起之。相與詣廬。聞號痛聲。竟

不忍言。

王閏

王閏。東平須城人。父素多貲。既老而貧。不甘淡薄每食必需魚肉。閏朝夕勤苦。入市營奉無闕。父性復乖戾。閏左右順承。甚得其歡心。鄉里稱焉。父嘗臥疾。一夕室中火延離壁間。閏聞火聲。驚起馳救。火已熾。烟焰蔽寢戶。閏突入火中。解衣蒙父抱而出。饑體灼爛。而父無少傷。一女不能救。遂焚死。元

世祖聞之。復其役。

郭道卿 附弟佐卿 子廷煒

郭道卿。興化莆田人。四世祖義重至孝。宋紹興間。有詔旌之。鄉里為立孝子祠。至元初。內附。閩盜起。居人竄匿。道卿與弟佐卿獨守孝子祠。不忍去。遂俱被執。盜將殺佐卿。道卿泣告曰。吾有兒已長。弟弱子幼。請代弟死。佐卿亦泣告曰。吾家事賴兄以理。請殺我。道卿因引頸請刃。盜相顧曰。汝孝門兄

弟若此。吾何忍害。兩釋之。道卿年八十。子廷煒為建寧路平準行用庫使。辭歸侍養。道卿嘗病痢危甚。廷煒憂瘁扶護。一夕髮盡白。有司言狀旌之。

蕭道壽

蕭道壽。京兆興平人。家貧。鬻鹹自給。母年八十餘。道壽事養盡禮。每旦候母起。夫婦親侍盥櫛。日二飯。必待母食。然後退就食。至夕。必待母寢。然後退就寢。出外必以告。母許乃敢出。母或怒欲罰之。道壽自進杖。伏地以受杖。足。母命起乃起。起復再拜謝。違教拱立左右。候色喜乃退。母嘗有疾。醫累歲不能療。道壽刲股肉啖之而愈。至元八年。賜羊酒表其門。

郭狗狗

郭狗狗。平陽翼城人。父寧。為欽察先鋒使首領官。戍大良平。宋將史太尉攻陷大良平。寧全家被俘。史將殺寧。狗狗年五歲。告史曰。勿殺我父。當殺我。

史驚問寧曰。是兒幾歲耶。寧曰五歲。史曰。五歲兒能為是言。吾當全汝家。即以騎送寧等往合州。寧家俱得還。御史以事聞。命旌之。

張閏 附芮世通 向存義 丁照

張閏。延安延長縣人。隸軍籍。八世不異爨。家人百餘口。無間言。日使諸女諸婦各聚一室為女功。工畢。斂貯一庫。室無私藏。幼稚啼泣。諸母見者即抱哺。一婦歸寧。留其子。衆婦共乳。不問孰為己兒。兒

亦不知孰爲已母也。閏兒顯卒。即以家事付姪聚。聚辭曰。叔父行也。叔宜主之。閏曰。姪。宗子也。姪宜主之。相讓既久。卒以付聚。至元二十八年。旌表其門。又有蕪湖芮世通。十世同居。峽州向存義。汴梁丁照。八世同居。州縣請于朝。並加旌美。

田改住 附王住兒

田改住。汝上人。父病不能愈。禱于天。去衣臥冰上一月。同縣王住兒母病。臥冰上半月。

寗猪狗

寗猪狗。山丹州人。母年七十餘。患風疾。藥餌不効。猪狗割股肉進啖。遂愈。歲餘復作。不能行。猪狗千滌涸穢。護視甚周。造板輿載母。夫婦共舁行閭巷以娛之。後卒。居喪有禮。鄉閭稱焉。

李家奴 附管如林 朱天祥

李家奴。潭州萬戶移剌瓊子。九歲。母病。醫言不可治。家奴刲股肉煮糜以進。病乃痊。撫州路總管管如林。潭州民朱天祥。並以母疾刲股。旌其家。

畢也速答立 附尹夢龍

畢也速答立。遂襄氏。家泰州。父喪。廬墓次。晝夜悲號。有飛鳥翔集墳土。踊起。又有尹夢龍。中興人。母喪。負土爲墳。結廬居其側。手書孝經千餘卷。散鄉人讀之。有羣鳥集其冢樹。

樊淵

樊淵。建康句容人。幼失父。事母篤孝。元世祖至元

十二年。奉母避兵茅山。兵至。欲殺其母。淵抱母號哭。以身代死。兵兩釋之。三十年。江東廉訪使者辟爲吏。母亡。奔喪哀感行路。服闋。奉神主事之。起居飲食。十年如平生。臺憲交薦。淵不忍去墳墓。終不起。事聞。旌之。

賴祿孫

賴祿孫。汀州寧化人。延祐間。母病。值蔡五九作亂。負母從邑人避南山。盜至。衆散走。祿孫守母不去。

盜將刃其母祿孫以身翼蔽曰勿傷吾母寧殺我母渴不得水祿孫含唾煦之盜相顧駭歎不忍害反取水與之有掠其妻去者衆責之曰柰何辱孝子婦使歸之事聞並賜褒表

劉德泉 附朱顯 吳思達 朱汝諧

劉德泉汴梁杞縣人早喪母父榮再娶王氏生二子居敬居元俱幼德泉共撫之及王氏病卒乃益相友愛至元末歲饑父欲使析居德泉泣止不能

得乃各受其業以去久之父卒兄弟相約同爨和好如初至治三年眞定朱顯自至元間其祖父巳分財至顯念姪彥昉等年幼無恃謂弟耀曰父子兄弟本同一氣可異處乎乃會拜祖墓下取分券焚之復與同居延祐間蔚州吳思達兄弟六人皆以父命析居思達爲開平縣主簿父卒還家治葬畢會宗族泣告其母曰吾兄弟別處十餘年矣今多破產以一母所生忍使兄弟苦樂不均耶即以家財代償其逋更復共居母卒哀毀甚宅後柳連理人以爲友義所感又有朱汝諧濮州人父子明嘗命與兄汝弼別產子明卒汝弼家盡廢汝諧泣請共居仲父子昭子玉貧病汝弼迎至家奉湯藥甘旨甚謹後卒喪葬盡禮鄉人賢之州縣各以名聞表其閭

郭回

郭回邵武人素貧年六十無妻奉母寄宿神祠中

嘗食甚艱母年九十八卒回傭身得錢葬之每旦詣墳哭祭十四年不輟州上狀命給衣糧贍濟仍表異之

孔全 附張子夔 陳乞兒 趙國安 張琛 李庭瑞 移剌伯顏 怯烈歹

孔全亳州鹿邑人父成病刲股肉啖之愈後卒居喪盡哀廬墓左負土爲墳日六十肩風雨有虧候霽則補之三年起墳廣一畝高三丈餘張子夔安西人父喪每夜半以背負土肘膝行地匍匐至葬

所。飾細土爲墳。陳乞兒歸德夏邑人。年九歲。母喪哀毀。親負土爲墳。高一丈。廣十六步。人憫其幼。欲助之。則泣拜而辭。又有娥眉趙國安。觧州張琛。南陽李庭瑞。息州移利伯顏。南陽怯烈歹。皆居喪行至行。廬墓次。負土爲墳。並以有司所請表異之。

楊一 附張本 張慶 元善

楊一。懷孟人。至元間。憐其叔淸家貧。以分契請神祠焚之。與淸同居者三十年無間言。張本東昌

茌平人。篤孝。事伯父叔父皆甚謹。伯父嘗病。本晝夜不去側。復載以巾車。步挽詣岱嶽禱之。張慶貞定人。善事繼母。伯父泰異居河南。慶聞其貧。迎歸養之。供饍豐備。過於所生。元善大名人。父有兄弟五人。因貧流散江淮。久之遂客死。至大四年。善往尋其骸骨。并迎弟姪等一十五喪而歸。改葬祖父母。以諸喪序列祔於塋次。州縣以聞。並旌其家。

趙鋐

趙鋐。唐州人。父福。遷鄭之管城。其先三世同爨。鋐官福州司獄。以母老不復仕。一日會諸弟泣申遺訓。願世世無異處。且祝天歃血以盟。自是大小百口。略無間言。同力合作。家道以殷。鋐長兄瑞早世。嫂劉氏守志。鋐事之甚恭。次兄選繼歿。嫂王氏。鋐母以其少。許歸改嫁。王氏曰。婦無再嫁之義。願終身事姑。人謂孝友節義萃鋐一家。元貞初旌之。

胡光遠 附龎遵

胡光遠。太平人。母喪。廬墓。一夕夢母欲食魚。晨起號天。將求魚以祭。見生魚五尾列墓前。俱有齧痕。隣里驚異。方共聚觀。有獺出草中浮水去。衆知是獺所獻。以狀聞于官。表其閭。至順間。永平龎遵母病瘇。三年不能起。忽思食魚。遵求于市不得。歸途歎恨。忽有鯉躍入其舟。作羮以獻。母悅病瘥。

陳韶孫

陳韶孫。廣州番禺人。父瀏。以罪流肇州。韶孫年十

歲不忍父遠謫朝夕號泣願從父不能奪遂與俱往跋涉萬里道過遼陽平章塔出見而憫焉語之曰天子寬仁罰不及嗣邊地苦寒非汝所堪吾返汝故鄉汝願之乎部孫曰既不能以身代父當死生以之歸非所願也塔出驚異以錢賞之元成宗大德六年劉死部孫哀慟見者爲之泣下肇州萬戶以聞命遣還鄉里仍旌異之

李忠 附吳國寶

李忠晉寧人幼孤事母至孝大德七年地大震鄉保山移所過居民廬舍皆摧壓傾圮將近忠家分爲二行五十餘步復合忠家獨完吳國寶雷州人性孝友父喪廬墓大德八年境內蝗害稼惟國寶田無損人皆以爲孝感所致云

李茂

李茂大名人徙家揚州性至孝父與壽臨卒語茂曰吾病且死爾善事母茂泣受命奉母孟氏益謹母嘗病目失明茂祈禱于泰安山三年復明又[illegible]夕祝天乞損己年以益母壽孟氏竟年八十四而歿元成宗大德九年揚州再火延燒千餘家火及茂廬風返而滅事聞旌之

羊仁 附黃覺經 章卿孫 俞全 李鵬飛

羊仁廬州廬江人至元初阿朮兵南下仁家爲所掠父被殺母及兄弟皆散去仁年七歲賣爲汴人李子安家奴力作二十餘年子安憐之縱爲良仁

踪蹟得母於潁州兄於雎州弟於邯鄲皆爲役乃徧貸親故歷詣諸家求贖之經營百計更六十乃得遂大小二十餘口復聚居爲良孝友甚篤鄉里義之大德十二年旌其家又有黃覺經建昌人五歲因亂失母稍長誓天誦佛書願求母所在乃渡江涉淮行乞而往衝冒風雨備歷艱苦至汝州梁縣春店得其母以歸章卿孫蜀人本劉氏幼爲章提刑養子與母富氏相失三十八年遍訪於江[illegible]

諸郡。迎歸養之。俞全。杭州人。幼被掠賣爲劉僉家奴。後獲爲良。自汴步歸杭。尋其母及姊得之。事母以孝聞。李鵬飛。池州人。生母姚氏爲嫡母不容。改嫁爲朱氏妻。鵬飛幼不知也。年十九。思慕哀痛。誓學醫以濟人。願蚤見母。行求三歲。至蘄州羅田縣得焉。時朱氏家方疫。鵬飛悉愈之。遂迎還奉養。久之復歸朱氏。時渡江省覲。歲時攜子孫往祭墓。終其身。並以有司所請旌其閭。

趙一德

趙一德。龍興新建人。元兵南伐。被俘至燕。爲鄭留守家奴。歷事三世。號忠幹。武宗至大元年。一日拜請於其主鄭阿思蘭及其母澤國太夫人曰。一德自去父母。得全生倚門下者三十餘年矣。故鄉萬里。不獲歸省。雖思慕刻骨。未嘗敢言。今父母已老。脫有不幸。則永爲天地間罪人矣。因伏地涕泣不能起。阿思蘭母子皆感動。許之歸。期一歲而返。一德至家。父兄已沒。惟母在。年八十餘。一德卜地葬二柩畢。欲少留事母。懼得罪。如期還燕。阿思蘭母子嘆曰。彼賤隸乃能是。吾可不成其孝乎。即縱爲良。一德將歸。會阿思蘭以兇被誅。詔簿錄其家。舊奴各亡去。一德獨奮曰。主家有禍。吾忍同路人耶。即留不去。與張錦童詣中書訴枉狀。得昭雪。還其所籍。太夫人勞一德曰。當吏籍吾家時。親戚不相顧。汝獨冒險以白吾枉。疾風勁草。於汝見之。今吾

家業既喪而復存者。皆汝力也。吾何以報汝。因分美田廬遺之。一德謝曰。一德雖鄙人。非有利於是也。重哀吾主無罪而受戮。故留以報主。今老母八十餘。得歸侍養。主之賜厚矣。何以田廬爲。遂不受而去。養其母以壽終。仁宗皇慶元年。旌其門。

王思聰

王思聰。延安安塞人。素力田。農隙則教諸生。得束修以養親。母喪盡哀。父繼娶楊氏。事之如所生。以

家多幼稚侵父食別築室曰養老堂奉之朝夕定省愈久不怠父嘗病劇思聰憂甚拜祈于天額膝皆成瘡得神泉飲之愈後復失明思聰舐之即能視縣上狀命表異之

徹徹

徹徹祖古思氏幼喪父事母篤孝稍壯母歿慟哭頓絕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既葬居喪有禮每節序祭祀哭泣常如祖括時年四十餘思慕猶如孩童

每見人父母則嗚咽流涕人問其故曰人皆有父母我獨無是以泣耳至大三年褒異

王初應 附施合德 施發仔

王初應漳州長泰人至大四年從父義士樵劉嶺山有虎出叢棘中搏義士傷右肩初應赴救抽鐮刀刺虎鼻殺之義士得生泰定二年同縣施合德父眞祐嘗出耘爲虎扼于田合德與從弟發仔持斧前殺虎父得生並旌其門

鄭文嗣 附鄭大和

鄭文嗣婺州浦江人其家十世同居凡二百四十餘年一錢尺帛無敢私至大間表其門文嗣歿從弟大和繼主家事益嚴而有恩家庭中凜如公府子弟稍有過頒白者猶鞭之每遇歲時大和坐堂上羣從子皆盛衣冠鴈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者見者嗟慕謂有三代遺風狀聞復其家

部使者余闕爲書東浙第一家以褒之大和方正不奉浮屠老子教冠婚喪葬必稽朱熹家禮而行執親喪哀甚三年不御酒肉子孫從化皆孝謹雖嘗仕宦不敢一毫有違家法諸婦唯事女工不使預家政宗族里閭皆懷之以恩家畜兩馬一出則一爲之不食人以爲孝義所感有家範三卷傳于世

王薦

王薦。福寧人。性孝而好義。父嘗疾甚。薦夜禱於天。願減己年益父壽。父絕而復甦。告其友曰。適有神人黃衣紅帕首。恍惚語我曰。汝子孝。上帝命錫汝十二齡。疾遂愈。後果十二年而卒。母沈氏病渴。語薦曰。得瓜以啖我。渴可止。時冬月。求於鄉不得。行至深奧嶺。值大雪。薦避雪樹下。思母病。仰天而哭。忽見巖石間青蔓離披。有二瓜焉。因摘歸奉母。母食之。渴頓止。福建宣慰司上狀。旌之。

郭全 附劉德 劉居敬

郭全。遼陽人。幼喪母。哀戚如成人。及壯。父庭玉又卒。居廬三載。啜粥面墨。事繼母唐古氏甚孝。唐古氏生四子。皆幼。全躬耕以食。既長娶婦。各求分財異居。全不能止。凡田廬器物。悉自取朽弊者。奉唐古氏以居。甘旨無乏。唐古氏卒。全年六十餘。哀痛致疾。廬墓終喪。又有劉德。奉元人。父娶後妻何氏。德事之如所生。家貧。傭工取值。寸錢尺帛皆上之。四弟並何出。德撫愛尤篤。年五十未娶。稱貸得錢。先爲弟求婦。諸弟亦化其德。一門藹然。劉居敬。大都人。年十歲。繼母郝氏病。居敬憂之。懇天以求代。狀聞。並褒表之。

楊皞

楊皞。扶風人。母牛氏嘗病劇。皞叩天求代。遂痊。如是者再。後牛氏失明。皞登太白山取神泉洗之。復如故。牛氏歿。哀毀特甚。葬之日大雨。獨皞墓前後數里。密雲蔽之。雨不沾土。送者大悅。葬畢。獨廬墓上。負土爲墳。蔬食水飲。終其喪。

丁文忠

丁文忠。許州偃城人。母和氏疾。與弟文孝竭力調侍。母卒。文忠廬墓前。不與妻面者三年。父貴又疾。醫不能療。文忠造車一輛。兄弟共御之。載父禱于嵩山五臺奉安河瀆諸祠。途遇異僧。遺藥而愈。延祐七年旌之。

邵敬祖 附李彦忠 譚景星 郭成

邵敬祖宛丘人父喪廬墓母繼歿河決不克葬殯于城西敬祖露宿依其側風雨不去友人哀之爲縛草舍庇之前後居廬六年兩髀俱成濕疾至治三年旌其家其後又有永平李彦忠父喪廬墓八年不至家茶陵譚景星幼失父追念之廬其墓十年亳州郭成年七十一母喪廬墓三年朝夕哭臨人哀其老而能孝

尼鐸

尼鐸汴梁蘭陽人蚤喪父事伯父如所生伯父老無子遺腹生一男鐸告其母及妻妹護視之已復廬戶外中夜審察不敢安寢弟能食常自抱哺與同臥起十年不少怠弟有疾鐸夜稽顙星斗哀籲曰天不伐余家鐸父子間可去一人勿喪吾弟使伯父無後也明旦弟愈母卒哀毀踰禮廬于墓側宗族勸之歸鐸曰今歲凶多盜倘驚吾親之靈雖生何爲卒守廬不去

宗祀

宗祀大都人年十九父內宰卒擗踊號泣絕而復甦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哀傷遂成疾伏臥牀榻猶哭不止淚盡繼之以血既葬疾轉甚祀有繼母無他兄弟度不能自起作遺書囑其妻楊氏曰汝善守志以事吾母遂卒楊氏遺腹生一男人以爲孝感天不絕其嗣云泰定三年旌其門

趙榮

趙榮扶風人母強氏有疾榮割股肉啖之者三復負母登太白山禱于神得聖水飲之乃痊後年七十五卒榮號痛不食三日方飲水七日乃食粥葬之日白雲庇其墓前後十五里葬畢而散榮負土成墳廬其側終喪

吳好直 附柴郁 陳舜咨

吳好直華州蒲城人父歿事繼母孝兄弟嘗求分

財好直勸諭不能止即以巳所當得悉推與之出
從師學淡泊三十年無少悔又有甄城柴郁陳舜
咨皆能孝友以巳財產分讓兄弟縣令言狀並表
美之

余丙

余丙建德遂安人幼喪母泣血成疾父亡不忍葬
結廬古山下殯其中日閉戶守視有牧童遺火延
殯廬丙與子慈亟撲不止欲投身火中與柩俱焚

俄暴雨火滅

徐鈺

徐鈺鎮江人始冠侍父鎮將之婺源過丹陽小谿
鎮失足墮水中同行者立岸上不能救鈺投谿攩
鎮出鎮得挽行舟以升鈺力憊且水勢湍急遂溺
死屍流四十五里得于灘江浙行省言狀表異之

尹莘 附孫希賢　卜滕榮

尹莘汴梁洧川人至治初遊學京師忽夢母疾心
怔之馳歸母巳亡居廬蔬食哀毀骨立每雞鳴而
起手治祭饌詣墓所哭奠之風雪不廢父輔臣嘗
病疫莘侍奉湯藥衣不解帶嘗其糞以驗差劇夜
則禱於天曰莘母亡不能見父病不能治為人子
若此何以自立於世願死以代父命數日父愈又
有高唐孫希賢母病痢希賢閱方書有曰血溫身
熱者死血冷身涼者生希賢嘗之其血溫乃號泣
祈天求身代之母遂愈高郵卜滕榮母痢不能藥

日嘗痢以求愈兄疾禮北辰乞減巳年延之並痊

劉廷讓

劉廷讓大寧武平人至順初北方兵起民被殺掠
廷讓挈家避山中有幼弟方乳母王氏置于懷兵
急廷讓乃棄巳子一手抱幼弟一手扶母疾驅得
免事聞旌之

劉通 附黃鑑　丁祥一

劉通亳州譙縣人家貧業農母卜氏好聲樂每眩

技者以簫鼓至門必令娛侍或自歌舞以悅母心卜氏目失明通誓斷酒肉禱之三十年不懈卜氏年八十五忽復明至大間鄱陽黃鎰皇慶間諸暨丁祥一皆以親喪明以舌舐之復能視並命褒表

張旺舅

張旺舅安豐霍丘人幼失父母陳氏居貧守志旺舅九歲賣餳以養及長母病伏枕數月旺舅無貲命醫唯日夜痛哭禱天求代未幾遂愈又自以生

業微不能多給竟不娶以終母年事聞于朝詔旌之

張思孝

張思孝華州人母喪以孝聞父疾調護甚至不愈以父涕洟半器啜泣盡飲之復潔齋致禱乞以身代未幾遂痊至順三年表其門

杜佑

杜佑邳州人河南行省署爲三义水馬站提領父成病于家佑忽心驚舉體沾汗即棄職歸父病始三日佑禱神求代且嘗糞以驗疾父卒廬墓盡哀有馴兎之瑞

孝友傳卷二十二終

孝友傳卷二十三

明武林郭正中輯　曾孫元齡重較

元

長壽 附永壽 福壽 忙古海牙 梁外僧 那海 秋秋 高中 武進

長壽父帖住官平章政事生五子長山壽早世次即長壽次永壽福壽忙古海牙元統間帖住歿長壽哀毀盡禮服闋當蔭叙與弟羅拜母前曰吾父廉貧諸弟未有所立願以職讓永壽永壽讓福壽福壽曰二兄能讓福壽獨不能耶以讓忙古海牙

母從之忙古海牙遂告蔭爲太禧宗禋院神御殿侍禮佐郎階奉議大夫兄弟奉母尤篤邦閭美之至大間河中梁外僧親喪廬墓兄那海爲奥魯官自以嘗遠仕不得養其親即棄職舉外僧代之人稱外僧能孝那海能義又有畏吾氏秋秋及濠州高中嘉定武進皆以侍親不願仕以祖父蔭讓叔父昆弟云

孫瑾 附吳希曾

孫瑾鎮江丹徒人父喪哀毀嚴冬跣足而步停柩四載衣不解帶常食粥誦佛書及葬載柩渡江潮波方湧俄順風翼帆如履平地事繼母唐氏尤孝嘗患癰瑾親吮之又喪目瑾舐之復明唐氏卒卜日將葬時春苦雨瑾夜號天乞霽至旦雲日開朗甫掩壙陰氣復合雨注數日不止又有吳希曾睢寧人父卒葬之日大雨希曾跪柩前炷艾燃腕火熾雨止既葬廬于墓左縣上狀旌之

張恭

張恭河南偃師人以兵部符署鷹房府案牘親老辭歸侍養壘理先墓身負水灌松栢父喪過哀侍母馮氏尤謹歲凶恭夫婦采野菜爲食而營奉甘旨無乏母有疾恭手除溷穢喂哺飲食且嘗糞以驗疾勢天曆初西兵至河南居民悉竄恭守視母病項中一劍不去母驚悸而歿恭居喪盡禮人稱

孝焉有詔旌其閭。

訾汝道

訾汝道。德州齊河人。父與卒居喪以孝聞。母高氏治家嚴。汝道承順甚恭。母嘗寢疾。晝夜不去側。一日。母屏人授以金珠若干。曰。汝素孝。室無私蓄。我一旦不諱。此物非汝有矣。可善藏之。母令他兄弟知也。汝道泣拜曰。吾父母起艱難成家業。今田宅牛羊已多。汝道恨無以報大恩。尚敢受此以重不

孝之罪乎。竟辭之。母卒。哀毀終喪。不御酒肉。性尤友愛。二弟將析居。汝道悉以美田廬讓之。二弟早世。撫幼孤如己子。縣令李讓爲請旌其家。

王庸

王庸字伯常。雄州歸信人。事母李氏以孝聞。母有疾。庸夜禱北辰。叩頭出血。母疾遂愈。及母卒。哀毀幾絕。露處墓前。旦夕悲號。一夕雷雨暴至。鄰人持寢席往。欲蔽之。見庸所坐臥之地。獨不霑濕。咸感異而去。復有蜜蜂數十房來止其家。歲得利以供祭祀。

黃贇

黃贇字止敬。臨江人。父君道。延祐間求官京師。留贇江南。時贇年幼。及長。聞父娶妾居永平。乃往省之。則父歿已三年矣。庶母聞贇來。盡挾其資去。更嫁。拒不見贇。贇號哭語人曰。吾來省父也。不幸父歿。思奉柩歸葬。莫知其墓。苟得見庶母。示以葬所。

所[illegible]尚忍利遺財耶。久之。聞庶母居海濱。亟果[illegible]復拒之。三日不納。庶母之弟憐之。與偕[illegible]灤縣樂亭。求父墓。又弗得。贇哭禱于神[illegible]以杖指葬所。曰見片磚即可得。明日就[illegible]庶母之弟曰。眞是已。斂時有某物可驗。啓[illegible]得父骨以歸。

石明三

石明三與母居餘姚山中。樵蘇以給炊爨。人稱其

孝。一日明三自外歸。覓母不見。視其壁壞。而臥內有三虎子。知母爲虎所害。乃盡殺虎子。礪巨斧立壁後。伺母虎至。斫之。腦裂而死。復持斧。往倚巖傍伺候。俄有牡虎至。遂并斫殺之。明三亦立死。其傍不仆。張目如生。而手中所執斧。牢不可拔。

劉琦

劉琦。岳州臨湘人。生二歲。母劉氏。遭亂陷于兵。琦稍長。思母不置。常歎曰。人皆有母。而我獨無。輙歔

欷泣下。及冠。請于父。往求其母。遍歷河之南北淮之東西。數歲不得。後求得于池州之貴池。迎以歸養。其後十五年。父殁。又三年。母殁。終喪蔬食。有司上其事。旌表其門曰孝義。

劉源

劉源。歸德中牟人。母吳氏。年七十餘。病甚不能行。適兵火起。且延至其家。鄰里俱逃。源力不能救。乃呼天號泣。趨入抱母。爲火所焚而死。

祝公榮

祝公榮。字大昌。處州麗水人。隱居養親。事母甚孝。母殁。居喪盡禮。竈突失火。公榮力不能救。乃伏棺悲哭。其火自滅。又塑二親像於堂。朝夕事之。如事生焉。

陸思孝

陸思孝。紹興山陰樵者。性至孝。母老病痢。思孝醫禱久之不効。思孝方欲封股肉爲糜以進。忽夢寐

間若有神人者。授以藥劑。思孝得而異之。卽以奉母。其疾遂愈。

姜兼

姜兼。嚴州淳安人。七歲而孤。與二兄養母至孝。母死。兼哀慕幾絕。既葬。獨居墓下。朝夕哭奠。寂焉荒山中。躬自樵爨。蔬食水飲。一衰麻寒暑不易。同里陳氏戴氏子。不能事其父母。聞兼之行。慙感而悔。皆迎養焉。

胡伴侶

胡伴侶鈞州密縣人父實嘗患心疾數月幾死更數醫俱莫能療伴侶乃齋沐焚香泣告於天以所佩小刀於右脇傍割其皮膚割脂一片煎藥以進父疾遂瘳傷亦旋愈朝廷旌表其門

王士弘

王士弘延安中部人父搏有疾士弘傾家貲求醫見醫師拜禱諸神扣頟成瘡父歿哀毀盡禮廬墓三年足未嘗至家墓廬上有奇鵲來巢飛鳥翔集與士弘親狎衆咸異之終喪復建祠於塋前朔望必往奠祭有司上其事于朝旌表之

何從義

何從義延安洛川人祖良祖母李氏偕亡從義廬於墓側旦夕哀慕不脫絰帶不食菜果惟啖蔬食而已事父世榮母王氏孝養尤至伯祖温叔祖恭叔父珍皆無子比其亡也從義咸爲治葬築高墳祭奠以禮時人義之

哈都赤

哈都赤大都固安州人天性篤孝幼孤養母母嘗有疾醫治不痊哈都赤礪其所佩小刀拜天泣曰慈母生我劬勞今當捐身報之乃割開左脇取肉一片作羹進母母曰此何肉也其甘如是數日而病愈

高必達

高必達建昌人五歲時父明大忽棄家遠遊莫知所適必達既長晝夜哀慕乃娶妻以養母而歷往四方求其父十餘年不得見心愈悲忽相傳黃州全眞道院中有虛明子者學道三十年矣本姓高氏建昌人也匿姓名爲道人云必達詢問知爲父即往拜之具言家世及已之所生歲月大父母之喪葬始末因哀號叩頭不已虛明猶瞑坐不顧久之斥曰我非汝父不去何爲必達留侍左右不少

憐辭氣哀惻可矜其徒謂虛明曰師有子如此忍弗歸乎虛明不得已乃還家必達孝養篤至鄉里稱之

曾德

曾德漁陽人宗聖公五十七代孫母早亡父仲祥再娶左氏仲祥遊襄陽樂其土俗因携左氏家焉亂兵陷襄陽遂失左氏德遍往南土求之五年乃得于廣海間奉迎以歸孝養甚至有司以聞詔旌

復其家

靳昺

靳昺字克昌絳州曲沃人兄榮爲奎章閣承制學士奉母王氏官于朝母歿昺與兄榮護喪還家至平定大雷雨流水驟至昺伏柩上榮呼之避水昺不忍舍去遂爲水所漂沒後得王氏柩於三里外得昺屍於五里外詔賜孝子靳昺碑

黃道賢

黃道賢泉州人嫡母唐無子道賢在襁褓而生母蘇以疾去既長思念生母屢請於父得召之歸道賢竭力養二母得其歡心父病篤道賢晝夜奉湯藥不離膝下遍求良醫莫効乃夜禱于天願減已一紀之筭以益父壽其父遂愈至元統二年乃歿果符一紀之數道賢居喪盡禮負土築墳廬于墓側蔬食終制至元二年有司上其事旌其門曰孝子黃氏之門

史彥斌

史彥斌邳州人嗜學有孝行至正十四年河溢金鄉魚臺墳墓多壞彥斌母卒慮有後患乃爲厚棺刻銘曰邳州沙河店史彥斌母柩仍以四鐵環釘其上然後葬明年墓果爲水所漂彥斌縛草爲人置水中仰天呼曰母棺被水不知其處願天矜憐哀子之心假此芻靈指示母棺言訖涕泣橫流乃乘所縛草人所之經十餘日行三百餘里草人止

桑林中覘之母柩在焉載歸復葬之

張紹祖

張紹祖字子讓穎州人讀書力學以孝行聞于朝特授河南路儒學教授元順帝至正十五年奉父避兵山間賊至執其父將殺之紹祖泣曰吾父善人不當害請殺我以代父死且若等非父母所生乎何忍害人父也賊怒以戈擊之戈應手挫鈍賊因感而相謂曰此眞孝子不可害乃釋之

李明德

李明德瑞州路上高縣人讀書有志操孝行篤至至正十四年亂兵陷袁州因抄掠上高兵執其父欲殺之明德泣告曰子豈不能代父乎願勿害吾父也兵遂殺明德而免其父後以高壽終

張緝

張緝字士明益都膠州人性孝友能詩文至正七年與兄紳弟經同領鄉薦由澤州儒學正陞泰州幕職秉之養親居揚州十五年揚州亂緝母姬氏方臥病賊突入臥內舉槍欲刺姬緝以身蔽姬槍中緝脇三日而死

魏敬益

魏敬益字士友雄州容城人性至孝居母喪哀毀骨立素好施與有男女失時者出貲財爲之嫁娶歲凶老弱之饑者爲糜以食之敬益有田僅十六頃一日語其子曰自吾買四莊村之田十頃環村

之民皆不能自給吾深憫焉今將以田歸其人汝謹守餘田可無餒也乃呼四莊村民諭之曰吾買若等業使若等貧不聊生有親無以養吾之不仁甚矣請以田歸若等衆皆不敢受强與之乃受而言諸有司有司以聞于中書請加旌表丞相賀太平歎曰世乃有斯人哉

湯霖

湯霖字伯雨龍興新建人早喪父事母至孝母嘗

病熱更數醫弗能効母不肯飲藥曰惟得冰我疾乃可愈爾時天氣甚燠霖求冰不得日夜號哭池上忽聞池中戛戛有聲拭淚視之乃冰澌也亟取以奉母其疾果愈

孫抑

孫抑字希武晉寧洪洞縣人抑登進士第歷仕至刑部郎中關保之變挈父母妻子避兵平陽之栢村有亂兵至村剽掠拔白刃嚇抑母求財不得舉

刃欲斫之抑亟以身蔽母請代受斫母乃得釋而父為所虜不知所向或語之曰汝父被驅而東矣然東軍得所掠民皆殺之汝慎無往就死也抑曰吾可畏死而棄吾父乎遂往出入死地屢瀕危殆卒得父以歸

石永

石永紹興新昌人事親至孝值亂兵掠鄉里永父謙孫年八十老不能行永負父匿山谷中亂兵執其父欲殺之永亟前抱父請以身代兵遂殺永而釋其父

王克己

王克己延安中部人父伯通歿克己負土築墳廬於墓側貊高縱兵暴掠縣民皆逃竄克己獨守墓不去家人呼之避兵克己曰吾誓守墓三年以報吾親雖死不可棄也遂不去俄而兵至見其身衣衰絰形容憔悴曰此孝子也遂不忍害竟終喪而

歸

劉思敬

劉思敬延安宜君人事繼母沙氏杜氏孝養無異親母父年八十兩目俱喪明會亂兵剽掠其鄉思敬負父避巖穴中有兵至欲殺思敬思敬泣言曰我父老矣又無目我死不足惜使我父何依乎兵憐其孝不忍殺父子皆免於難

呂祐

呂祐字伯通晉江人元順帝至正二十六年郡城破有卒入其室拔白刃脅其母林氏索財寶不得揮刃欲斫母祐急以身蔽母而奪其刃手指盡裂被傷仆地良久而甦開目視母曰母幸無恙我死無憾矣遂瞑目死

周樂

周樂温州瑞安人宋狀元坦之後父日成通經能文海賊據温州拘日成置海舟上樂隨往事其父甚謹一日賊酋遣人沉日成于水樂泣請曰我有祖母幸留父侍養請以巳代父死不聽樂抱父不忍捨遂同死焉

趙應祥

趙應祥廬陵人也性至孝年十四歲其父行賈不還既長徃尋其父時從父從北來言父巳久死而不知其處日夜哀號即辭母徃求父骨誓必得乃還聞都下有曾老者與父厚善即走數千里往詢焉知父死濵州利津縣又徒跣至利津得朱珙張文者言若父吾所瘞棺具有題識在城南門外然歲久多榛莽塜墓纍纍不可辨識矣應祥徃復行哭七日求不得即解髮繫馬鞍祝曰隨馬所之遇吾父墳者當髮解鞍墮既歷數墳不應忽經一墳髮解鞍墮發視之棺上具有父姓名召朱張視之信然遂獲父骨歸葬廬陵人以爲孝感所致

武德政

武德政眞定人也四歲父歿母蘇氏守寡育德政德政稍長備甘旨之養奉順顏色以至孝聞母死時天大旱德政掘地求水以供葬事不能得方徬徨悲泣忽有二蛇躍山德政因默禱焉二蛇一東一北隨其地掘之果得泉有司上其事旌復其家

孝友傳卷二十三終

孝友傳卷二十四

明武林郭正中輯　曾孫元齡重較

元

詹士龍

詹士龍字雲卿固始人宋都統鈞之子元兵破鄂鈞歿士龍甫三歲董忠獻公獲之以見世祖歎曰此忠臣子也汝善養之既長知非董出晝夜痛哭他日從鎭滹沱懇求復姓忠獻戲曰原欲復爾姓

乎試爲投石水中浮則爾從士龍祝天曰吾父有靈石當暫浮因以石投水中沉而復浮者數四忠獻愕然曰天也遂許之

廖人俊

廖人俊寧都人元初父死于寇母亦被虜人俊七歲與祖母居既長誓求父骨得于叢塚間又徃北方求母聞在滄州至則巳死欲負骨歸葬異父弟不許遂刻母像而還合葬焉吳澄有文記其事

周古象

周古象蘄水人元初兵虜于蓟贅蒙古氏既生子未嘗喜妻詢其故曰有母在欲得歸省妻許之且囑曰母在當奉養勿以妾故復來及歸母尚無恙古象奉養盡孝母歿廬墓妻亦終身不嫁淮西憲僉韓克莊爲立孝義門

周良佐

周良佐唐山人事親孝親歿廬墓三年至元間旌

表其門

孟君用

孟君用臨川人至元間兵掠臨川君用生三歲母被驅不知所徃後求得之則巳歿矣請喪歸葬不從乃號慟墓下得其遺衣杯棬以還而喪祭焉

胡景清

胡景清龍溪人元兵下漳南景清甫五歲隨父母迯難倉卒失其母景清長知學每念母輙涕下一

日辭其父抵幽薊。覓之于燕市。遇其叔胡巨川。知母已至燕。而未知其處。踰年始得之。益母子不相見者四十年矣。事聞。詔旌表之。仍給驛以歸。

陳譽 附陳觀泗

陳譽字譽夫。福清人。性孝友。至元中母林氏病。譽刲股肉療之。子觀泗。字友達。亦篤孝。父母疾。俱嘗刲股肉和粥以進。

張鐩

張鐩。下蔡人。事母至孝。母卒。居廬三年。致有紅蓮變白之異。郡立孝遶坊。事聞。大德二年旌表。

祖浩然

祖浩然。字養吾。建寧浦城人。至元中盜起政和。朝廷命將往討。回軍經浦城。焚其廬舍。浩然母全氏遭掠而北。時浩然年六歲。母子相失者二十八年。至大三年。福建闢府檄為三山書院山長。將之任。或告之曰。而母在河南。不能名其處。浩然欣然棄職。辭父抵河南。每舍逆旅。行道塗間。聞操南音者。必就與語。或云。此有趙副使。故為軍校。歸自軍中得婦人全氏。非而母耶。趙死而家替。全氏歸一蒙古氏。挈之而南。當在汝鄧間耳。浩然喜。遂回汝州。抵鴉路山。不遇。至牛蹄白石。不遇。至棗陽雀橋。又不遇。浩然夢神入顧而言。有月缺再圓之語。益喜忭。自雀橋至別益山。訪其母在焉。抱持涕泣。遂奉南歸。人皆歌詩美之。會稽韓性為作孝子傳。

黃直

黃直。星子人。皇慶壬子。母疾。割股為藥。疾即愈。郡守立碑以彰其孝。

王良吉

王良吉。吳郡姑熟之支塘里民也。延祐乙卯。母錢氏年六十餘。嘗病劇。良吉沐浴禱天。以刀剖胸割取心肉一片。煮粥以飲。母食粥而病愈。良吉心痛就榻不可起。隣里憐其欲絕。乃累財醮告神明。陰

祈佑之。是日邑人俞浩齋問而過其家。覩艮吉胸間瘡裂幾五寸。氣騰出。痛莫能言。俞爲納其心。以桑白皮線縫合。未及期月已無恙。

匡國政

匡國政。母病。刲肝以進。病愈。既而復病。又刲腸肉。和藥愈之。及卒。廬墓終喪。延祐中旌表。

越楓

越楓。橋里人。母丁氏。雙目失明。楓事丁至孝。每朝盥漱訖。即䑛母之目。積有年矣。俄而母左目明。未久右目復明。至治間憲司上其事。表曰孝子之門。

高可壽

高可壽。有孝行。文宗二年旌其門。

張聚

張聚。新鄉人。性至孝。天曆間母卒。廬于墓側三年。朝夕負土成墳。有司以聞。詔旌其門。

繆倫

繆倫。字叔彝。東平人。侍父宦遊。寓居錢塘。至正十六年淮兵寇城。執其父將殺之。倫哀號乞免。弗聽。傾家貲以贖。又弗聽。乃自縛請代。于是殺倫而釋其父。

陳道

陳道。鄞武人。至正七年群虎晝傷人。一日道父樵。爲虎所噬。道以柴擔奮前縱擊。虎舍其父。遂噬道啖盡。鄉人爲殮其父屍葬之。

朱仁

朱仁。靖安人。至正間母劉氏病篤。割肝取服。救母得活。立旌孝坊表之。

秦十一

秦十一。輝縣人。早孤。養母劉氏。元末兵至。母目失明。十一負母携妻子避兵于山。時子方三歲。母得食。嘗哺之。十一謀于妻曰。今兵荒缺食。母餐不飽。莫若棄其兒。幸得母全。兒不足惜。妻從之。遂棄兒

負母避處險阻。採食爲養。事定乃歸。

郭通

郭通徐州人。少以孝稱。父柩在殯。隣火延及通舍。通仰天訴曰。柩不能移。寧與柩俱焚死。伏柩痛哭。火須臾遂息。

俠文質

俠文質字孟彬。十歲。封股以療母疾。

黃一清

黃一清休寧人。少孤。母吳氏守節臥病。醫欲得蜜。乃夜乞諸隣。遇虎。一清號曰。死不足惜。如母何。虎熟視而去。人謂孝感之應。

楊明

楊明性至孝。父秀病。適隆冬。明冒雪跪行禱祝神水飲之。病愈。母張氏卒。廬于墓側。鄉黨稱其孝。

張茂

張茂濱州人。母王氏病不愈。剖右脇出肝。假湯飼以進。病即愈。人以爲孝感。

鮑輿

鮑輿字雄飛。鄒平人。事父母孝。母疾。罄貲求醫。母喪。三年不入私室。復慮父缺侍。置大樓船。共載隨遇。爲家浮游江河。以娛其志。

陶恍仲 附陶凱

陶恍仲台之臨海人。少失母。繼母弗之愛。及長娶吳氏。繼母不能容。乃出居外。後父年老。家又匱。迎

父繼母養之。更爲繼母弟娶婦。嫁其妹。子凱亦有孝友之行。

祝大朋

祝大朋字公亮。麗水人。事母呂氏孝。母卒。刻木爲像。事之如平生。

白珽

白珽檇李人。性至孝。親嘗患奇病。珽封股和藥而進。病遂愈。

董茂春

董茂春。莊慤之子。事母至孝。飲食寒煖未嘗一日少離。母疾。輒籲天願以身代

趙和

趙和。母遭兵被虜。和年十四。思之不置。籲天至遼東尋獲母。被得者留不遣。和具奏。乃得與母俱還

林逸

林逸字國安。自號愚愚。龍溪人。早喪父。獨奉母以

居。一兄贅居桐城。逸欲貽書請其兄及嫂氏同居以養母。妻楊氏不聽。乃自撾以感動之。甚至對案不食者累日。楊氏化而順從。及兄嫂歸。逸事之甚謹。私房不蓄一錢

陶煜

陶煜字明元。用道家法。事玄武神甚謹。母病心痛歲瀕死者六七。發醫莫能愈。煜每稽心嚼舌以代母痛。一日危甚。計無所出。走禱玄武前。曰。刲股割肝。非先王禮。在法當禁。煜非不知也。今事急矣。敢犯死取一臠爲湯劑。爾神有靈。病庶其瘳。禱畢。引刀欲下。忽有二童自外躍入叱曰。毋自損。我天醫也。煜大駭伏地乞哀。童子取案上筆書數字于几面。擲筆二童子咸仆地。隨呼家人救之。噀以水。良久蘇。乃鄰家兒。叩之無所知。視其書藥方也。隨請隨隱。煜私喜曰。此必玄武神。吾母其瘳矣。即如方治之。藥甫及口。而痛已矣。終母身不再舉

楊惠

楊惠。父早卒。事母劉氏盡孝。母疾。求以身代。母忽夢神告之曰。爾疾當終。爲爾子誠孝所感。今特延之。疾果瘳。母歿。廬墓哀毀喪明。有司以聞。旌表其門。仍蠲其徭役

吳大中

吳大中。羅田人。天性孝敬。父七十二。寢疾。衣不解帶。父歿。泣血幾絕。既葬。奉母陳氏廬于墓側十有

七年。母年踰九十而卒。居喪哀痛逾昔。有司以孝聞。上旌其門曰吳氏孝子。

袁知周

袁知周。泰州人。父敬夫。鹽丁。爲總催虐死。知周誓復仇。寢苫枕塊。陰佩刀伺間者六年。後仇爲他人所殺。乃以刀棄之郊。事聞。詔旌之。

李仲叔

李仲叔。新淦人。幼孤。事二母俱孝。一日母病思橘。仲叔求橘以食之。遺核床下。生而漸長。仲叔撤屋成之。有司以其事聞。召爲贛州巡簡。

趙孟玖

趙孟玖。母徐氏病。割股和藥以進。病愈。旌表其門曰篤孝。

劉從竹

劉從竹。字友直。福清人。事母孝。母終。廬于墓。俄所居門楣及墓前之石。皆有芝產。

李奉先

李奉先。蘄縣人。性至孝。父卒。既葬。竊自嘆曰。奉先兒時。父嘗戒家人。兒幼勿令獨入林野。恐其驚恐。今親歿。一旦棄于林野。安所忍乎。乃結庵于墓側。晝夜臨哭其中。植樹數百株。時呼爲孝子林。

梁琮 附梁鐸　趙信　皇甫達

梁琮。安陽人。父卒。廬墓。負土爲墳。朝饘暮粥。若將終身。從子鐸。父喪廬墓。與弟五人同居。無間言。時同邑趙信。皇甫達。皆以孝聞。居喪廬墓。達念母老無棺。一日大雨。漂巨木至門。視之良材也。後遂取以殮母云。

顏應祈

顏應祈。同安人。母許氏。先以患難遷徙。失所之。母子不相知者二十六年。應祈訪求不得。嘗悲號流涕。一日得書。知在滇南。卽往求之。果得母。遠迎以歸。士君子咸歌詩以嘉其孝。

彭季世

彭季世江州人爲義門陳氏之傭父喪明已久有子一人嘗聞陳之子弟言舜爲父瞽瞍䑛目而致明乃歸效之不旬日父目忽然明朗

季原禮 附季立 季廷春

季原禮性最孝親終廬墓不食鹽醬其子立與曾孫廷春居父母喪並如之立餂母瞽目復明人謂一門純孝

楊汝義

楊汝義昆明人仕爲騰衝府同知事親至孝親歿負土成墳詔旌其門

馬伯傑

馬伯傑山東鄒縣人父拜江南行臺監察御史不以家行伯傑獨與母居徐邳汝潁轉掠齊魯境伯傑負母匿草間母死倉卒不能具棺歛聚石葬鄄地西盜入鄆城伯傑伏于墓上衆欲驅而前脅以白刃伯傑大慟曰母在此母在此盜曰此孝子也乃舍之復送以衣糧旣　一剗于兵失墓所在伯傑求之二年得于榛莽中故衣尚存始克遷祔祖塋父御史轉[illegible]憲僉留江南者八年伯傑遂冒鋒鏑間關數千里省之錢塘人咸稱爲馬孝子云

夏永慶

夏永慶字章甫定海人大德中侍父文德轉粟京師浮海而北舟抵海洋鎮時易一小舟盤載喧呼

雜揉文德顚仆溺水永慶驚駭號天沒入洪濤載父出波面柁工提戟鉤其衣父賴不死永慶力不支竟沒其後諸弟傷之皆以孝義維其家居同室食同爨至正十三年表曰孝義之門

馬英

馬英河內人性孝友父喪哀毀二兄繼沒獨事母并奉二寡嫂與居比母喪卜地葬諸喪親負土爲四墳手植松栢廬于墓側終其身

唐輳唐轂

唐輳唐轂鄞人父復禮以擅匿官艤事被陷且拘以歸于京輳詣吏代父命不省乃叩頭流血繼之以死吏憫其情脫父梏而梏之行至越州時轂自杭回遇諸途挽輳衣袂哭曰兄爲冢子宗祀所托不可以死弟請代兄行輳不從轂紿之曰兄訥言往必不免弟有計可生幸無苦竟奪其械加巳手吏憫而從之轂抵京係獄旬日近臣奏其非罪得免

馬安

馬安父喪滕行負土成墳廬于側號泣三年有司以聞旌表其門

杜世壽

杜世壽母劉氏病篤刲股煮粥以進母病遂愈事聞詔旌其門曰純孝

段德隆

段德隆寧晉人事父母孝母歿廬墓二千石聞于朝命復其家

王忠

王忠三原長孫里人能盡孝道値母有疾欲爲之娶忠曰吾母疾安忍爲此後母卒廬墓日夜號哭蔬食飲水人所不堪有司奏旌其門

許敬觀

許敬觀明州衛兵事母至孝一日扯十兵駕舟販鹽至邵江北渡忽暴風電掣霹靂挈舟人上泥塗衆皆震死時敬觀昏絕默念我死母將誰依如有人援之去死所三丈許而甦雷火燎髮如禿人以爲孝行之報

鄭覺民

鄭覺民字以道鄞人母嘗患目日以舌舐之卽愈後病痱衣不解帶父嘗奔適病痞甚劇人止其臨壙泣曰幸從先人訖大事卽道死無憾旣還而瘥

葉志道

葉志道德興人事母至孝母歿廬墓側有馴虎烏巢之異事聞旌表其門

段文瑞

段文瑞雲南河陽人讀書奉母盡孝母卒以手履地行一里外送母喪事聞旌表曰孝義之門

一馬仲弼

馬仲弼安陽人性至孝每定省必得親悅方休父母卒結廬墓側詔旌其家

王慶

王慶新鄉人幼孤事母克孝母病慶禱于天地願以身代母病遂愈朝夕奉甘旨二十餘年未嘗少怠鄉里化之有司以聞詔褒其家

耿昌

耿昌獲嘉人少有志家貧養親竭力以供甘旨父亡廬于墓側三年有司以聞旌表其門

李全

李全獲嘉人王節婦之子年十歲喪父家貧躬耕以養母者四十年一日母疾藥不可療全籲天祈以身代割股作羹以啖母母尋愈後母卒全哀毀骨立廬墓側三年縣官以聞詔旌表門閭

戚敬

戚敬嘉興人事母至孝居喪哀毀過禮既葬廬墓有白芝之瑞又以木刻母像事之如生邦人稱之

蕭珝

蕭珝字公璲武陟人父母相繼而卒先後皆廬于墓側哀慟無已凡二年竟以羸憊而卒部使者上其事特加旌表

趙天爵

趙天爵字伯熹平陽解州夏縣人母喪廬墓三年父繼喪又如之惟蔬食菜羹不飲酒食肉不與妻妾見有司聞于朝旌表門閭復其身

陳汝楫

陳汝楫字傳巖象山人父應魁母楊氏汝楫事親至孝親沒未葬隣家失火延及其室汝楫與妻徐氏伏柩哀慟誓不獨存風反火息親柩獲全人以爲孝感

華昭

華昭鄞人生未晬父亡母沈氏家貧不能自存父母欲奪其志誓死不從後疾亟昭尚幼刻意茹素

禱之弗痊乃露禱于天刲左股作糜以進母愈至正十年尹許廣大書節孝字表其門

章夢賢

章夢賢上海人至元中薦授營田提舉以父母蚤亡伯兄多疾卽棄官歸終身不仕事其兄如父兄歿撫其孤如子闔門二百餘口無間言

鄭佛生

鄭佛生建昌人蚤孤母病拘攣家貧賣菜以養母日代盥櫛進飲食扶掖掃除必敬必愼二十餘年無少怠鄉里高其行元末詔表其閭

葉儁

葉儁字良弼松溪人有孝行祖母年高足疾不能動履與娣姒孺昇而起臥者五年至正乙未閒父景仁死于賊傾家貲募壯士入賊境殺其渠魁載父屍以還事聞授南豐州同知力辭不拜廬于墓側旦夕悲泣芝之生隧道

方時發

附 陳伯宣 同山周氏 向遜 吳起孫 張弘毅 王理 張政 劉讓陽 王榮 羅世華 辛世顯 陰幼遇 陳成 任天祐 田章阜 李恭讓 吳傑 陳忠

方時發青陽人綱之後十一世同居至時發克世其家以孝義被旌起爲潮嶽二州教授又有陳伯宣江州德安人子孫同居十餘世旌表爲義門同山周氏金陵人自紹興至順帝時同居九世歷二百餘年老幼千指功緦以降幾至親盡朝夕聚處

同邇宜都人九世同居人無間言稱義門其十世孫存仁存禮早卒二妻俱守節至元中旌其門曰節義又有吳起孫高安人九世同居張弘毅修武人七世同居一門孝友敦睦財無私蓄有連理樹生焉詔旌其門所居之地名孝義鄉王理蒲城人七世同居延祐天曆中表其門張政臨漳人六世同居家口四十餘人各守禮法族黨稱其孝義有司以狀聞詔旌其孝劉讓陽文口人六世同居閨

門四十餘口懽然無間大德元年表其門王榮句容人為人孝友五世同居時歲荒有饑者出粟以賑死者置棺以殮延祐間旌其門羅世華字明遠慈谿人與弟世英弘惠天錫世昌一氣偕老五世同居至正二十四年旌表辛世顯字伯榮臨朐人年踰七旬日與弟宴集怡怡如也老稚百餘口閨門肅雍人無間言同居五世人稱美之又有陰幼遇奉新人五世同居陳成字公美晉江人敦行孝

友四世同居六葉相見監郡偰玉立表其門任天麟武安人躬履忠信子孫七十餘人無敢積蓄四世同居泰定三年表其門田幸皐累世同居李恭讓安平人累代同居並詔旌為義門吳傑博興人兄弟四人同居五十年知州郭允以聞旌表陳忠壽光人兄弟四人同居孝友大德八年旌之

汪俊德

汪俊德歙人元季侍祖父避亂途遇羣賊欲刃之

俊德懇曰我幼孤非祖無我殺我以活祖必為良鬼以報君賊義而釋之

劉良臣等二十四人

臨江劉良臣汴梁陳善同官强安潘州高守賢安豐高澤華昌王欽修武眞思忠榆縣王士寧河南朱友諒泉州葉森寧陵呂德汲縣劉淇建昌鄭佛生堂邑張復亨保定邢政寧夏趙那海臨漳任居敬隴西周慶徐德興汝寧李從善華州要敬眞定

張慶。樂安許正臣。色目氏沙的。以上俱事親篤孝。
事跡未詳者。

王構等一百三人

太原王構。萊州任梓。平灤王振。北京張洪範。登封王佐。下蔡許從政。富平王賈僧。鄭州段好仁。趙[illegible]偉明善。張齊。汴梁薛榮。張裕。河南史恪。高成。鄧[illegible]祖。李文淵。杜天麟。張緻[illegible]。涇陽張國[illegible]。延安[illegible]東昌張翬。永平梁訥。高唐鄭榮。劉居敬。同州趙[illegible]。

南陽周郁。陳介。劉權。大同高著。江郁。毛翔。歸德祥。張德成。張遜。王珪。劉弼。汲縣徐昌祖。眞定宋貞。王世賢。晉寧史貴。保定耿德温。張行一。賈秉實。張易。河南王宗道。孫裔。夾谷天祐。趙州趙德隆。安豊王德新。石思讓。冀寧何溥。大都王麟。李簡。華陰李寧。屈秀。懷慶侯榮。丁用。郭天一。耀州王思中。牟閭讓。曹州鄧淵。呂政。徐州胡居仁。張允中。扁建。朱虞龍。濟寧魏鐸。武康王子中。温縣趙成。峨眉鄭國

淮安翟諟。汝上趙恒。須城許時中。衡山歐陽誠[illegible]。江陵穆堅。薊州王欽。定陶元顯祖。絳州姚好智。宿州孫克忠。集慶傅霖。濟南宋懷忠。牟克孝。汝寧張郁。谷城王福。解州靖興會。殷陽戴貞。兗州王治。汙陽徐勝祖興中石林昌齡峽州秦桂華蒙古色目氏納曾赤丁思馬攺住阿合馬拜住木八剌玉帖木兒瑣住唐兀歹晏只哥李朶羅歹塔塔思歹。以上皆居喪廬墓。嘗表其閭。或復其家。

朱震雷等十七人

休寧朱震雷。池州方時發。河南李福。眞定杜良[illegible]。[illegible]州王顯政。建寧王貴甫。句容王榮。周成。鄢陵夏全。保定成珪。開平温義。大同王瑞之。平江湯文英。鄜州負從政。江州范士奇。涇州李子才。宿州王珍。以上俱累世同居者。天子皆嘗表其門閭。或復其家。雖事蹟未著。而姓名具列。故附載篇末。以備[illegible]焉。

道紀

道紀南齊時人習成實論金藏論七卷於鄴城東郊講演往則荷擔其母及經像等語人曰母必親供者以福與登地菩薩等也衣着食飲大小便利躬自經理不煩他人有助之者輒止之曰吾母也非爾母也形骸之累並吾身也有身必苦何以勞人道俗聞者多感化焉

法雲

法雲梁時陽羨人七歲出家爲莊嚴寺寶亮弟子傳朗英秀於妙音寺開法華淨名二經學者海[illegible]性誠孝勞於色養居母憂毀瘠過禮累日不食旻法師謂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肖者跂及且毀不滅性尚出儒宗況佛有至言欲報生恩近則時奉顔儀遠則啓發菩提以導神識宜速思遠理使有成津何可恣情同於細近雲乃割哀微進饘粥

智聚

智聚隋時人住蘇州虎丘東山寺至德三年丁母憂泣血悲哀幾於毀滅止東山精舍善說不休法輪常轉

敬脫

敬脫隋時汲郡人少出家以孝行清直聞其聽學也常施荷擔母置一頭經籍楮筆置一頭若當食時坐母樹下入村乞食

慧斌

慧斌唐時兗州人父則在朝年迫期頤愛敬無踰乃於汶水之陰九達之會建義井一區以報父恩立碑銘之有殷憂暮景見子無期百年幾日對此長悲之句

子鄰

子鄰唐時人范氏子母王氏不信三寶鄰逃東都依廣愛寺慶修律師出家忽思親歸寧父失明母

巳故三載矣因詣岳府敷坐具誦法華誓見岳帝求母生處其夜岳帝召謂曰汝母禁獄見受諸苦鄰悲泣請免帝曰可往鄮山禮育王塔庶可救也鄰即詣塔哀泣禮拜至於四旬忽聞有呼鄰聲望空中見母謝曰承汝之力得生忉利天矣倏然不見

師備

師備唐時人姓謝氏父以漁爲業墮水死備因出

家欲報其父芒鞋布衲食纔接氣與雪峯存禪師爲友雪峯以其苦行呼爲頭陀嘗携囊出嶺擬欲遍參忽傷足流血豁然而悟遂不出嶺依雪峯咨决心要雪峯嘗稱曰備頭陀再來人也後忽夢父來謝云荷子出家了明心地巳得生天故來報耳

鑒宗

鑒宗唐時湖州長城人姓錢氏父嵗有疾宗刲股肉饋之紿曰他畜之肉父病因愈乃求出家後謁

鹽官悟空禪師[illegible]求參請頓徹心源咸通中止天目東峯[illegible]號徑山第二祖

陳尊宿

陳尊宿諱道明唐時睦州人初遊方契旨於黃蘗住觀音院常餘百衆後捨衆入開元寺房作蒲屨施道路貨屨養母人號陳蒲鞋云

張策

張策後梁時人少爲僧居雍之慈恩精廬廣明末

盜犯闕策遂反初服奉父母逃難及丁父艱以孝聞太祖聞而嘉之奏爲鄭滑支使

道丕

道丕後周時長安貴胄里人唐宗室也七歲出家十九值駕幸洛京長安焚蕩乃負母入華山安止巖穴時穀湧貴丕自辟穀惟乞食供母母問食未恐傷母意必曰巳齋母曰汝父霍山戰沒骨暴霜露能收取歸葬乎遂往霍山拾聚白骨晝夜誦經

呪之曰昔人精誠所感滴血認骨願羣骨之中有動轉者即吾父遺骸也一心注想目不輕捨數日間有髑髏從骨聚躍出搖曳良久不辭踊抱持賫歸見母是夜母夢夫歸明晨骨至人以爲孝感所致後應制論道多居元席朝野歸重

應天寺僧

應天寺僧失其名幼貧無以養母剃髮乞食以給母年一百五歲而終

紹清

宋紹清禪師居潭州興化寺乃南嶽下十二世法嗣上堂云祖師門下佛法不存善法堂前仁義休說然雖如是事無一向竊聞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深恩昊天罔極髮膚身體弗敢毀傷此曾仲尼之孝也輪轉三界中恩愛不能捨棄恩入無爲眞實報恩者故我大覺世尊雪山苦行摩竭成道往忉利天爲母說法此釋迦之孝也得大解脫運大神通手擎金錫掌拓龍盂詣地獄門卓然尋省見其慈母悲泣無甚此目連之孝也作麼生是興化之孝良久曰興化今日不上天堂不入地獄於善法堂中登王座上爲母說法以報劬勞且道我母即今在甚麼處乃曰我母生前足善緣無勞問佛定生天人間上壽古今少九十春秋減一年下座敢煩大衆燒一炷香以助山僧報孝既是山僧之母爲甚麼却煩諸人燒香不見道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以手拊胷曰蒼天蒼天

宗賾

宗賾宋時襄陽人父早喪母陳氏携養於舅氏少習儒業年二十九禮長蘆秀禪師出家參通玄理迎母於方丈東室勸母剪髮甘旨之外勉進念佛後無疾而終製勸孝文行於世號慈覺禪師

孝友傳卷二十四終

原缺第一葉

其言如布帛菽粟語語切近並無高奇玄渺之談可以驚世駭俗然而人生於世不可一日無孝弟猶之不可一日無布帛菽粟也一日無布帛菽粟焉則饑寒切身矣一日不孝不弟焉即飽食煖衣其能安乎若人而盡孝弟之道卽爲堯爲舜爲周爲孔若人而不孝弟也者則爲桀爲跖爲窮奇檮杌而已矣可不思乎且如烏反哺羔跪乳禽獸猶有孝弟之性焉而況於人乎豈可禽獸之不如哉凝之不肖嘗反躬思省有不孝者五菽水未盡而風木含悲一不孝也慈闈謝世適遊長安瞻雲弗及終天抱恨二不孝也奔訃南旋嚴君繼逝湯藥未親衾棺畧具三不孝也窀穸巳定爲豪右所發數世幽靈播越草野力不能保其丘隴四不孝也行未脩德未至無能立身揚名以顯吾親五不孝也負此大罪五幾不自列於人類焉其他微細處更難具論如一言不愼非孝也一行不敬非孝也與人不誠非孝也師傅不習非孝也交友不信非孝也御下不慈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臨難苟免非孝也取與不辨非孝也歷歷自考吾之不孝不弟者多矣吾則不孝不弟而欲天下人之爲孝爲弟其道必不能然天下有一人之不孝弟焉是卽吾孝弟之未盡也吾能於人巳二視哉且以堯舜周孔之道待人人孰不欣然從之者而況人人可爲堯舜可爲周孔祇在父子兄弟尋常言行間體認具足奚俟他求孔子以家庭孝友是亦爲政孟子亦云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矣可見千古帝王眞實經綸俱不外此我

太祖高皇帝敦厲風化以孝治天下故人莫不觀

感而起自

國初迄今二百六十六年上自公卿下至氓庶
孝友之行隆於前古余因次第古今事蹟爲
孝友傳二十四卷
皇明孝友傳八卷誠以與孝與悌爲脩身齊家之
實務治國平天下之樞要也其附見先大人
者亦猶子思稱述仲尼兮治具存不欲自替
其箕裘耳弟慚寡陋多所遺闕嗣有聞見當
續輯之癸酉孟冬朔武林郭正中自序

孝友傳二十四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郭凝之撰凝之字正中海寧人天啓甲子舉人官至兗東兵備副使是書採摭商至元末孝義事迹按代編次然體例猥雜如君陳絕無事迹以成王孝友一言列之猶有說也顏子並不專以孝稱而亦虛載其名晉文公對秦使乃舅犯之謀而亦混標厥目至論語問孝四人以子夏爲主子游附傳已屬妄分賓主孟懿子孟武伯亦與子游同附則不知二人之孝以何爲據矣

皇明孝友傳八卷

〔明〕郭正中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明孝友傳八卷》提要

皇明孝友傳目次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皇明孝友傳目次終

皇明孝友傳卷一

明武林郭正中輯　男忠祐重較

姚伯華

姚伯華桐廬人寓居錢塘事父母淳孝晨昏定省未嘗去左右元末寇盜剽掠奉二親匿閶原山中父爲盜所得妻馳救盜併驅以去[illegible]俱六十餘山澗崎嶮不能步哀懇乞免盜怒並推崖下墜石死明日盜稍退伯華遍野號泣追求不可得哭聲徹

天或指示爾親在崖下趨視之則皆死矣伯華累以絳紬被肩擔之乘夜間道奔桐江詣姚山祖塋採樹葉掩之徐用木錐空土饑寒無力慮盜窺覘晝伏夜作二晝夜穴成深可丈餘負土築壘高三尺痛哭嘔血而出　明興伯華乃歸痛親二月遇難每臨二月則終月絕酒食不茹葷不接賓客獨擁爐自泣手持火杖畫灰隱痛裂肺肝淚傾注灰盡濕不已家人妻子或問之故不答勸之益嗚咽弗能聲進飲食推去不能舉節奉祀執爵哀哀呼泣如在膝下時路人聞之無不感動伯華記逃難日乏草履幾不免尋以銀釵購得之始獲濟遂終身手織草履以施貧乏弗取直孫夔吏部尚書龍河南參政伯華年七十卒贈禮部左侍郎

瞿嗣典

瞿嗣典字華卿蘇之常熟人嗣典天性純孝母患癰潰當長夏臭穢不可近嗣典煑湯洗滌執扇驅

蚊蚋靡晝夜月餘乃休既而母罹積氣疾衝擊下上百藥不治嗣典視刀于天刲股肉作羹以進母不食已五日忽盡啖之氣消如失一日母思芰食時芰始華嗣典求諸市不獲凡川有芰者解衣入水覆其葉覓之雙脛皆赤腫嗣典號呼曰天不相我乎俄得三芰水　人以爲精誠所感宅心仁厚與負販者市物一聽其言即與直見有鶉衣百結告糴者受其直五千復佯問曰若欲糴十千耶遂

如數與之後以壽終子莊洪武初擢禮部員外郎

李貞

李貞泗州盱眙人尚皇姊長公主貞性孝友母太夫人性嚴微忤其意輒加叱責嘗侍食值母怒投其食器於地貞徐拾之恭敬愈至有弟四人父既殁求分財異居貞語之曰父殁而母在苟分財異居老母得無不可於意乎先人田廬俱俟老母百歲後隨所欲取之吾不較也諸弟皆媿服

章溢

章溢字三溢龍泉人性篤孝友父喪未葬而盜發里閈室廬被焚溢叩顙籲天火至柩所滅事母夫人備極孝養洪武初擢營田司僉事嘗有疾在告

上問章溢疾平否中書左司張來碩對曰溢念母不置思之成疾耳即日遣歸省仍賜銀綺後拜御史中丞母殁乞丁憂不允章數上知其情不可奪遂可其請溢居喪悲戚甚居常忽忽若不能自

存者及營宅兆親負土石感疾益深尋卒

過宗一

過宗一字貫之平湖人喪父獨與母居至正間張士誠陷姑蘇聞其才畧欲收爲用遣使踵門迎之宗一以養母辭堅執不赴士誠復以兵刼之宗一負母逃海上因其不屈欲殺其母宗一以身蔽母面被數鎗卒憐其孝舍而去既返益困傭以給食母卒六年不克葬縗苴服哀疏食不變語輒泣下

白燕巢其室東西相向及葬燕不復至洪武初以事聞建坊旌之

徐允讓

徐允讓山陰人元末兵亂允讓奉其父安避山谷間遇寇斫安傷頸允讓大呼曰汝寧殺我勿殺吾父寇捨安殺讓

崔敏

崔敏字好學平陽襄陵人敏生四十日其父仕元

爲綿竹令。父子不相知識者三十年矣。敏遭亂離。永懷父母。遂辭官家求之。乃繇泰入蜀。經褒斜。[illegible]雲棧度劍閣。抵綿竹邑。經兵亂。城郭丘墟。詢諸遺民求父丘壠所在。無一知者。乃獨彷徨躑躅荒榛叢棘間。仰天號慟。頓絕復蘇者數四。旣無所見。復自蜀經秦。行次鳳翔。於親識訪之。知祖父丘壠所在。卽啓殯負其骸以歸。葬於先塋。同邑張昌傳其事。

錢瑛

錢瑛。字可大。吉水人。元末紅巾盜起。瑛奉其祖及母崎嶇避之。走廬陵之富田。又還泰和之梅岡。旣又走其邑之大洲。尋又奔雷川。最後又奔廬陵之李坑。李坑路極險。盜追及之。祖梧岡被鎗不死。縛之。瑛聞。卽冒白刃奔訴。乞以身代。盜并縶之。瑛訴不已。梧岡亦哀訴無子。惟此一孫耳。兩人爭相代死。情極悲慘。賊憐其意。遂兩釋之。瑛方脫嶮。其母亦被執。可大妻張氏竄伏叢薄中。窺見賊已執其姑。卽自出迎。謂賊曰。姑老矣。請釋姑縛我。賊熟視良久。卽解姑縛縛張氏。張氏旣就縛。擲所携袖中雙鞋。與其姑訣曰。婦無用此矣。且行且罵。睨其姑稍遠。卽罵賊不肯行。遂死之。洪武初。有司以瑛賢。凡三薦。皆以親老辭。親歿。終身爲之悲痛。梧岡故所築樓。瑛每一登之。輒流涕。因名之曰思樓。瑛豪健負氣。鄉有劇寇嘗殺人。有司憚不敢捕。以屬瑛。瑛立捕殺之。子遂志。官山東按察僉事。

朱煦

朱煦。台州仙居人。性至孝。母楊。性嚴難事。諸子稍不如指。輒笞擊。煦事楊愈恭謹。父季用。洪武中。福州太守。任五月。詿誤逮赴京。論罪輸役。時城役嚴。日費錢數十緡。季用病痢被楚。不能堪。謂子煦曰。吾貲力豈足任此。吾旦夕死已矣。無爲汝累。汝第負吾骸骨歸葬耳。煦惶懼不敢頃刻離左右。復戒

二弟守視之。時在役告枉令嚴甚。告而戍極邊者三人。祇極刑者四人矣。煦奮曰。吾無術以脫吾父訴不訴等死。萬有一父緣訴獲免。卽萬戮死無恨父僚同役者交阻。不聽。具告枉狀上。 上悲傷其意。赦季用復官。例復官者十四人。皆拜季用謝曰微君有孝子。吾輩骨肉皆爲城下土矣。

陳圭

陳圭。字錫玄。黄巖人。父叔弘坐贓論死。圭請代。以

狀告於通政司曰。圭爲子不能諫其父。以陷於不義得罪死。此圭之不孝所致。義當死。乞罪圭。原圭父使得自新。誠不勝至願。通政司以聞。 上大喜曰。不意今日乃復有孝子。宜赦其死。俾天下百官朝覲將播告之。爲天下勸。刑部尚書開濟奏曰。罪有常刑。不宜屈法。開僥倖路。請論如法。遂聽圭代父死。而謫其父叔弘隷兵雲南。聞者皆嘆圭之孝而惜其死。嗚呼。圭之死。圭之志也。於圭何憾焉。

危貞昉

危貞昉。字孟陽。臨海人。事親以孝聞。父孝先。洪武辛亥進士。官麟游丞。再遷陵川。坐法謫役浦江縣。貞昉奔訴郡守。欲走代之。守以其名隷學籍難其行。貞昉號泣于庭曰。人孰無父哉。奈何獨阻於我也。左右爲之言。獲如其請。卽日上道詣京師。伏闕上疏曰。臣父陵川丞孝先。不幸絓吏議。輸作大江之濵。筋力向衰。不能執事。而大母范氏。春秋復踰

九十。旦旦念之。恐染霜露之疾。無以遂其菽水之懽。臣犬馬之齒方殷。願代父作。使其歸養。雖卽死無恨。疏奏。 上惻然從之。貞昉乃解儒衣。易短製。欣然就役。施施無難色。然質體尩弱。不勝負任之苦。越七月病卒。貞昉通周易。兼能學唐人歌詩。性剛直。讀古忠孝事。欷歔久之。且曰。使貞昉生其時。亦當若是爾。卒時年二十八。聞者皆悲之。

王洵王淳

王洵。王淳。吳人也。父鑄。辟爲都督府掾屬。洪武初坐事。鑄當伏法。洵淳號泣無日夜。爭請代。走御史言父以洵故懷祿。洵不能有所以事之。免於過。洵應戮。淳復進云。繇淳故。不當坐父兄。者御史訊其詞志皆堅定無二。聞於 上。特免焉。

莫轅

莫轅字巽仲。吳人。幼從張適學。適甚異之。洪武初父繫治當刑。轅年十一。詣李請代。李試笞掠問。誰

教使。轅無恐。言代父死。亦豈人所能相導耶。遂上言之。如其請。父乃更爲轅陳非辜。竟死於繫。轅已釋。季父侍郎禮方寵貴用事。時持法嚴。轅頗恐及繆指一人戍閭左者爲其屬後。禮見法。轅竟以前被伍。得免。兄遺僦幾殄。取而育之。又間行求得其父骨。歸。轅屢觸網。卒全。已而遇赦宥。既痛其家禍深自刻責。常茹糲飯疏。鄰失火勢迫。轅躍入火。抱其母出。毛髮爲焦。得不死。

王忠

王忠。武進人。洪武初。父友諒以輸稅後期。法當死。忠時年十七。即自詣京。懇請代父。比至。會赦得免。人以孝稱。宣德中。以國子生除兵部主事。竟以母老乞致仕。

錢廸徐植

錢廸。常熟人。父甦。洪武間當伏法。廸年十八。詣曹請代父刑。上其事。 詔從之。時同邑徐植。父達以

稅事當刑。植亦未弱冠。請代。既伏鑕。猶從容賦詩無懼色。

劉敏

劉敏。字好學。阜城人。以孝行著。洪武三年。舉孝廉。爲中書吏。時暮以小車出龍江市蘆葦。旦載於家而後入錄事。妻以蘆織席鬻以奉母。人或瞰亡。以績帛瓦器遺其家者。敏懸於梁。候其復來。竟還之。爲楚相府錄事。値中書以沒官女婦給文臣家。衆

感勸其請給以奉母敏固辭曰事母乃子婦事何預他人及權奸事敗敏獨無所預人稱其有行誼洪武十三年擢工部侍郎轉刑部特授通議大夫

顏琇 附顏昌

顏琇字季粟吳人洪武初父戍鳳翔以母韓行琇獨留久之聞母歿即奔赴負母骨歸行數千里未嘗釋於地寢則庋置之宿其下涉則戴之泳焉父既放免奉事尤謹旦夕自洗厠牏其父勞苦之云

幸不乏食又何以爾爲令人趨代亦竟不肯意將視父渡以審安否也逮卒日夜號泣水漿不入口者五日不勝喪死子昌亦有孝行

枚應發

枚應發吳市人也事母孝母病弗瘳應發刲股進而愈他日又疾作應發露禱於庭灼肌以代母痛願損己年益母算夕方晦忽睹見斗六星惟一星尚隱頃則雲復合入視母母已擁衾坐云有六人來以水灑之霍然蘇

吳淳

吳淳字伯善長洲人少與兄學兄中遭疾癈不良於行者二十年元釁作人不自保淳負兄趨避之遇强暴剚以刃淳以身翼蔽中二十餘創皆仆於地兄竟死淳復蘇得入餘杭山藂遁以終

陳與

陳與故元鎮撫洪武三年庚戌放歸常州養母仍

賜白金衣帽先是 上遊後苑偶見巢鵲卵翼之勞嘆曰禽鳥劬勞若是況人母子之情乎下令羣臣有親老願歸養者聽適與被俘來京因奏云有母在常州年八十餘乞歸養 上即許之與陛辭 上顧謂侍臣曰陳與雖武夫聞朕言即愴然朕始不知其有母若知之肯令其離遠耶侍臣曰陛下以孝治天下無微不燭 上曰人情莫不愛其親必使之得盡其孝一人孝而衆人皆趨於孝

此風化之本也。故聖王之於天下。必本人情而爲治。

王溥

王溥。貴溪人也。父晉。母葉氏。生溥及弟漢二。陳友諒據江南。以漢二任宣慰。溥守建昌。至正辛丑。漢二爲胡大海所獲。 太祖破江州。溥亦自建昌來降。拜中書右丞。仍鎭建昌。初。溥父早世。兄弟二人。奉其母避兵貴溪之桃源山。倉卒兵至。母子相失。

溥日夜思母不置。及洪武庚戌春正月。忽夢母告以所在。因命卜者筮之。其繇辭曰。非巖即穴。朽骨是藏。溥以情告于 太祖。惻然聽之。 勑賜祭物以歸。溥旣至。遂躬率士卒。詰母舊時避兵處。伐木入山。以物色之。不得。哀號者三日。旣乃得其居人吳誨。能告以賊兵逼時。夫人病不能行。卽自投井中死矣。溥披榛棘。尋獲其井。俄有一鼠自井中跳入溥懷。旋復入井。溥汲井索之。遂得其骸。仍具衣衾棺槨。卽其地葬之。

簡祖英

簡祖英。字世英。東莞人。學問該博。且有才畧。事元爲江西都省員外。又從左丞何眞起兵。保護鄕邑。贊畫平邵宗愚之功居多。廖永忠克服廣東。乃徵祖英赴闕。錫燕勞之。賚以縑帛。拜建平縣知縣。以母辭歸。其陳表畧曰。臣祖英九歲失怙。惟慈親鞠育。逮長知訓。冀或用世。以酬罔極之恩。臣之志也。

向以叨食元祿。爲何左丞參佐。適值三山强寇。剽掠廣城。一門妻女死節五人。而老母陳氏。爲所拘囚。臣祖英隱忍不能卽死。有媿於石苞之殉國也多矣。玆遇 聖朝維新。征討不服。率土效順。咸蒙嘉休。乃者三山逆虜。悉嬰鈇鑕。臣母得以生還。雖不孝之罪。固所難逃。而得以展區區舐烏私情者。 陛下之賜也。臣母子離散。得完白骨。復肉銘感 聖德。徹於肝肺。雖九死其能報耶。 陛下又復

既錄。寄以民社。此正臣隕首思效之秋也。而臣僥願自懟。不敢拜命者。以罪戾已深。不宜職在民牧。欽惟　聖朝以孝道治天下。以仁心懷遠人。臣經事元朝。幸已逃誅。母年逾耄。孤苦特甚。尤宜惻怛而欽恤者也。伏望　聖慈。矜其愛日之短。俾遂歸養之願。則臣母子拭目清平。謳歌德澤。爲賜多矣。今臣年四十有九。老母年八十有一。鶴髮垂堂。西山之日已薄。苟遂親而事主。　陛下安所用之。果

盡奉歡之期。然後復求仕進。以盡忠盡節。非惟盡人子私。亦　聖朝孝理之道也。　上俯從之。人榮祖英之能養焉。

李得成

李得成。淶水人。父德儀早卒。母張氏。洪武初避兵溺死。得成臥水求其屍。塑父母像與妻事之甚謹。洪武十九年。縣舉孝廉。爲大官署丞。二十四年。改太常贊禮郎。二十五年。又以割肝報效之忠。陞尚寶司丞。二十七年八月。旌其門孝子。靖難兵起。李景隆敗於德州。濟南被圍急。黃子澄等謀緩燕師。遣人講和。得成慷慨請行。見　成祖濟南城下。請回軍還燕。　成祖必欲得齊黃乃肯解兵。遣得成歸報。　朝廷以得成辱命下獄。已而宥之。

喻德昭

喻德昭。臨川人。洪武初。父以戶無田。移種鳳陽。德昭六歲。育于所親。年十四知之。請鳳陽尋。弗得。間

關十年。得見于漢中屯所。而母已歿。乃扶父歸。病卒。廬于墓。哀慟過禮。竟死墓傍。

岳仲明

岳仲明。固始人。宋鄂王七世孫也。洪武初。徙家于汴。仲明少負清節。隱居不仕。嘗廬墓九年。有司以孝廉舉。　朝廷三召不起。賜號純孝先生。所著有遺安集。

龔仲賢

龔仲賢光澤人父均實早喪家貧母吳氏紡績撫養底於成人洪武壬戌母以壽終仲賢痛念不已即母誕日刻木肖像以奉衣服飲食一如生前出告反面朝夕不怠妻王氏亦至孝奉養未嘗有違十八年如一日鄉閭咸稱爲孝子

樂枅 附樂棿

樂枅定海人也性孝友家以亭戶籍官枅承役弗替洪武十二年春會稽錢清高氏訐從兄弟歲輸

鹽痛自縮迫小民倍輸以掩巳數事上聞 上以浙河以東亭戶大家皆罔上賊下如一律即遣使編各倉覆鹽有損常數者悉起赴京鞫訊咸承罪生輸作而枅亦在逮中方治行其仲氏棿願代往枅曰吾之往也生死未可知設死焉吾有三子爾尚無後其可哉棿又詣縣庭請代枅枅白於官曰枅之名固不可易服力鹽事皆枅也棿罔知使往而被鞫必失對縣因不敢遣及枅行可一舍許棿又追及之枅叱之去不聽即乘垝垣以塊提棿垣之塊去者半棿慟哭而返十三年夏枅果死京役中年三十有六里人聞其死莫不泣下

楊伯安

楊伯安字文思建安人性敏能文早喪父事母孝尤篤友于之義洪武初有司嘗以人材薦伯安以母老不就兄伯祥應斗役虧糧罪當死伯安請于母曰兄無嗣而不肖有子可以代兄死母泣然其

請即詣獄被械者歲餘臨決日忽遇恩宥乃得還

盛逮

盛逮字景華吳江人洪武初 詔求賢才得對稱旨賜冠服使預論議與陳寧忤乞歸及寧來蘇州欲甘心焉乃令衞籍於里中俾以穀入雖他所逋必登之以滿其額逮竭力畢輸其友唐當入金二百不能償逮又爲輸寧無以加罪而弟坐鹽筴方見錄父憐其少逮遂逸之而身出就吏論徙夏州

范祖幹

范祖幹字景先金華人性篤孝郡守王忠顯立純孝坊以表之學者稱爲純孝先生李文忠守嚴州特加敬禮恒稱師而不字

胡璉

胡璉字商用高安人母喪終制弗御酒肉元季兵起父旅殁於括蒼時道阻不通璉蒙難跰跚走二千里卒負骨以歸人歎異之洪武間擢句容教

何執中

何執中南陵人洪武初襲父爵民兵萬戶與弟若中聚族同居九世不分

王中

王中登封人家業農未嘗知書而性至孝母殁廬墓三年身被衰麻日食飦粥旦夕哭奠未嘗櫛髮易衣墓側無水浚井四丈餘不得泉中環井再拜籲天泉水湧出鄉里以爲孝感洪武十六年二月事聞詔旌表之

李英

李英邳州人年十五喪父家貧力作養其母劉氏冬寒必温衾席母嘗病疽英爲吮之數日而愈母又病滯下英取糞嘗之味甜心切驚怖母尋卒日夜號哭廬墓三年事聞洪武十六年八月　詔旌表其門

高巍

高巍遼州人事母蕭至孝洪武十七年以孝行旌

靖難兵起巍上書於燕不報建文二年與鐵鉉死守濟南拒退靖難兵京師破巍縊死驛舍中

張宗魯

張宗魯開封鈞州人四歲失明二十遭亂負母路氏逃難其妻扶掖以行歲饑宗魯賣卜以爲養日給不足則妻采野菜以繼之天下既定宗魯奉母還故鄉竭力供養母卒仍求其前母曹氏沈氏吳

氏三人遺骸合葬父墓洪武十七年四月禮部請表其門曰孝行　詔從之

張十

張十蘄州邃化人有孝行六歲父歿獨與母居稍長力作爲養元末兵亂身隸軍伍每晨出從役必拜母而往暮歸亦如之夜則俟母安寢乃退母嘗病目旦夕焚香祈禱復臥冰河上幾一月母目復明洪武十八年六月事聞　詔旌門閭蠲其軍役

古朴

古朴字文質陳州人國子生洪武丁卯除工部主事先是朴奏言家貧母老願仕與祿養母　太祖嘉其志遂除是職朴得迎養京師

王彥達

王彥達餘姚人父綱洪武初擢廣東參議往督兵餉還至增城爲海寇曹眞所得爲壇羅拜脅爲謀主綱唾罵不絕口遂遇害彥達哀號請代不得且哭且罵曰賊弁殺我其酋長曰父忠而子孝殺之不祥與之食不顧賊憫其誠孝釋之乃綴羊革裹綱屍以歸彥達痛父以忠死力耕養母麄衣惡食終其身不仕

呂宗爵 附趙士亨

呂宗爵其先晉江人洪武初避寇來漳家於龍溪性純篤有孝行父疾夙夜扶持奉湯藥父瘦痢必躬滌廁滌衣歷十餘年孝敬彌篤鄉黨咸稱其孝

趙士亨字應嘉晉江人父蚤喪明母復風癱士亨奉養極其甘旨湯藥必親累歲不少懈父母卒喪葬盡禮廬墓以終制洪武初以人材授繁昌仰窪河泊官

王濂

王濂字習古定遠人洪武初遷提刑按察司僉事事親盡孝奉意承顏惟恐毫髮有違鄉邦尤稱之咸曰孝如王習古庶幾無愧於古人云

皇明孝友傳卷二

明武林郭正中輯　男忠祐重較

劉謹

劉謹。山陰人。洪武中。父謫戍雲南。伯兄又以督運死京師。謹甫六歲。輒知痛父。一日問家人曰。雲南在越何方。家人以西南指之。輒朝夕向西南遥拜。年十四歲。瞿然曰。雲南雖萬里。天下豈有無父之子哉。治裝爲尋父計。時滇夷初服。道路荊楚。歷六

月。抵雲南。艱辛萬狀。遇父於逆旅。相持號慟。行道傷悲。俄而父患瘋痺。欲以身代戍。莫得歸父。而國法戍邊者。惟十六以上嫡長男。始得更替。於是復歸。携伯兄子往。而伯兄子亦尚孱弱。又復歸。悉鬻家貲以往。蓋三返雲南。始得歸其父也。父歸。家徒四壁。幾不能爲生。謹力供菽水。晨昏必極其歡。督學使者張倬爲傳其事。

丘鐸

丘鐸。字文振。汴之祥符人。故御史中丞劉基弟子。至正末。父誠爲湖廣等處儒學提舉。鐸侍母馬夫人留吳越。武昌陷。二浙繹騷。鐸急避地四明。暨江南歸職方。復奉母至南京。每西向翹首曰。武昌有來者。庶幾知吾父之所在乎。已而父果至自武昌。父子相見。悲喜交集。鐸賣藥市中。以給親。弟鈞擢會稽上虞巡簡。鐸與父母同赴官。母疾。鐸晝夜泣禱神祇。乞以身代。及歿。哀慟幾絕。卜葬鳴鳳山。結

廬墓側。朝夕上食如生。時當寒夜月黑。悲風蕭颯。鐸輒延墓號曰。鐸在斯。鐸在斯。其地多虎。聞鐸哭聲。輒避去。會稽人異之。稱爲丘孝子。

王典

王典。保定新城人。母李氏。年七十。病嗽。醫禱皆弗效。乃臥冰白溝河。籲天以請。如是三年。母病遂愈。洪武中。詔旌表其門。仍復其家三年。

顧仲禮

瑱仲禮。保定人。幼孤。事母至孝。嘗遇歲凶。負母流移他郡。供養甚至。七年始歸。遇蝗起。仲禮行田間泣曰。蝗食苗且盡。吾何以爲養。俄有疾風吹蝗去。苗得不傷。母卒。仲禮年已六十。廬墓側三年。悲慟如一日。洪武中事聞。詔旌其門

劉鎬

劉鎬。字武性。龍泉人。父允中。洪武間爲廣西憑祥巡簡。鎬其次子。幼喪母。哀慕如成人。後允中没于憑祥。憑祥在廣西窮處。與交趾接境。人跡罕及。鎬以不得歸骨爲恨。每念之輒悲慟。鄉先生晏彥文知而憐之。乃言于廣西藩憲大臣。聘爲臨桂縣學訓導。鎬以疾辭職而往。授經焉。因以其情告之。郡博士陳廷器。廷器爲達於參議班公。班公嘉其孝。假以公事往。鎬至憑祥求之。客塚纍纍。荊棘中莫可辨識。鎬日夜環而哭。幾欲無生。既數日。允中所嘗養家僮劉四者。已轉入交趾矣。忽從暮來。若有

憑之者。因得知其處。啓視故衣余宛然。又刺血驗之。誠是。遂負骨歸葬。然尤恨昔者不得躬侍疾。嘗醫藥。故久而猶悲焉

權謹

權謹。徐州人。十歲喪父。哀毀幾絶。洪武中以薦知樂安縣。歷光祿署丞。迎母祿養。母疾。籲天求以身代。母年九十卒。躬負土成墳。廬墓三年。哭泣不輟。事聞。 召拜 文華殿大學士。固辭。 朝廷不允。欲以風勵天下之爲人子者。尋改通政司參議。致仕。仍旌其門曰孝行

程通

程通。字彥亨。績溪人。少有至性。動必遵禮。嗜學不倦。年十四。補弟子員。洪武乙丑。貢入太學。時年二十二。丙寅。父以誠死嶺南。通徒步扶喪還葬。廬墓三年。哀慟毀形。妻子至不相識。戊辰。復上太學。時祖平謫戍延安。年耄耋。通乃上書言。臣幼而無父

祖猶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更相爲命。今邊徼戍卒如林。豈少臣祖者。辭極哀切。書奏。 上憐之。持其章不下。除命兵部驛召平。既至。廼并召通東西立殿陛下。顧通曰。汝識此人否。於是祖孫相持而泣。哽咽不能仰視。 上歎曰。孝哉此人。命除其籍。驛送平還鄉。

魏敏

魏敏洪武戊辰進士。授吏科給事中。以母病。謁告

歸省。未至而母卒。敏即之墓所哀慟。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廬墓三年。旦夕衰服哭奠如初喪。鄉里稱其孝。

毛聚

毛聚字德玄。萊州掖縣人。事繼母秦盡孝。里中嘗寇至。衆驚走。秦老不能行。聚獨侍左右弗去。寇問曰。爾不畏死耶。何不避我。聚泣曰。我老母在。敢自求活乎。寇義之不忍犯。父嘗病疫。居崑崙山中。夜渴求酒。山深多虎狼。聚弗憚。跣走出山。乞得酒以還。父飲而愈。與兄弟分財。恣其所取。而受其棄遺者。長兄葬。柩將及壙。訛言盜且至。衆懼欲奔匿。聚曰。兄柩在斯。安忍棄之。卒掩壙而還。再從母殯城隅。人取其塼殆盡。聚買地瘞之。嫁族女貧不能嫁者六人。葬族中貧不克葬者十餘喪。歲食有餘粟。則推以濟鄰里。貧不償者焚其劵。有客宿其舍。且遺錢數百緡而行。聚徒步追五十里還之。鄰人耕

侵其畔。或以告聚。聚曰。寧知非彼地耶。

鄭濟

鄭濟浦江人。十世同爨。食指千餘人。田賦皆有所司出納。絲毫無敢私者。冠婚喪葬。不用浮屠。諸婦事女工。不與家政。子孫馴行孝謹。有家務。羣趨並赴。雖勞不懈。家畜兩馬。一出則一爲之不食。入國初。曰濟。曰洧。曰濂。曰湜。皆以行誼聞。 高廟召濟湜拜官。嘗問治家長久之道。對曰。守祖宗家法。

不聽婦人言而已。

鄭克敬

鄭克敬以薦受知　高廟嘗賜宴不食飲光祿卿以聞　上詰其故對曰今日臣父忌不忍食酒肉　上曰尊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況君命乎克敬對曰臣聞有父子而後有君臣。

鄭淵

鄭淵字仲涵浦江人也德璋曾孫祖父矗父鉅淵

性孝母疾逾年淵保抱扶持終日不離側夜則泣禱於天請以身代忽臂患惡疽不能坐跪鍊藥劑以進膝爲生胝母病革思食西瓜既食而卒淵後見瓜輒泣終身弗忍食之因懸懸念母不置氣鬱結弗舒遂得脾疾繼居父喪拊膺悲號絕而再蘇者數四杖而後起服雖闋凡遇諱辰却酒肉弗御者七日至期哭奠如初喪從弟澧與妻早夭三女傫傫然無依淵鞠育盡道各選名冑而配供張之豐逾于已女[illegible]家義居十世族屬頗衆或有疾不擇晩戚夜必四三起視遇有死喪急難不顧利害身任之從學宋濂以古文知名於時所著有遂初稿續文類及卒宋太史銘其墓謚曰貞孝處士

鄭欽

鄭欽字子敬浦江人也太和弟文厚子太和無子立爲後欽孝友天至年十七生父得癃疾醫言人血可治輒刺肯血以和藥既歿痛悼終身母疾凡

三蘱頂灼臂以籲天撫弟妹極盡恩意視一家如一身資婚嫁有家禮其週疎族有續食粟禦寒衾恤異姓周窮匱常續完太和所著家規共七十三則自號青蓮居士云

鄭湜

鄭湜字仲持浦江人洪武十四年奸人誣告其家以交通賊臣事甚危兄弟二十五人存者幾二十人而五人爲湜之兄仲兄濂先以事在京師吏逮

捕急。四兄欲行。湜奮曰。有弟在。其忍使兄陷刑辟。自詣吏請行。至京。兄濂迎謂曰。吾家長當任其罪。弟無與。湜曰。兄年耄。弟當任其罪。二人爭相入獄。既而　太祖聞之。召二人至殿前。勞勉之。即赦其罪。賜湯沐酒食。詔拜湜福建布政司參政。吏部奏無缺。特設參議之官以處之。

鄭沂

鄭沂。字仲與。浦江人。洪武二十五年。宣召義門子

弟年三十以上者至御前選擢。備用。沂其一焉。三十年。又徵取大姓賢能者授以重任。吏部引奏。上特召沂詣前。語曰。爾家大孝。大義累世同居。前朝雖皆仕宦。我今使汝大貴。特筆親除爲禮部尚書。永樂六年。鄉人誣告義門私造軍器。朝廷遣官搜索。一無所有。止有舊紅漆器尚存。以罪坐家長。劉當之。沂詣前請曰。家長乃沂之兄。昏耄無聞。沂皆爲禮官。不能使家衆遵國法。罪坐沂。兄弟爭再三。事聞於　朝。未幾。蒙恩宥。仍賜冠帶還家。

張壽祖

張壽祖。字伯授。浦江人。性孝。父早喪。母患乳核。二十年成癰。忽潰。壽祖吮出其毒。母病隨愈。至年九十餘。寢疾累歲。壽祖侍奉不懈。母後亡。哀毀骨立。貧不外慕。授徒爲業。洪武二十五年。以耆老召。歷事戶曹。除光化知縣。

崔永

崔永。海鹽人。七歲喪父。母韓氏從繼父諭海南。後永徒步至瓊州。求母。時繼父已沒。有司以配屬不許歸。永復號泣。請於[illegible][illegible]之。舟行遇風。永入水負母。因感病卒。江西布政司以聞。爲之祭葬。仍給驛舟歸其母。永往返數四。廣海間人以崔孝子稱之。

王紳　附王稌

王紳。字仲縉。義烏人。忠文禕之子。禕殉節滇南。紳爲成都訓導。請于蜀王。冒險往求遺骨。不得。即死

所祭之號慟幾絕遂流寓成都有滇南慟哭記建
文元年疏請得贈諡召爲國子博士卒子稌亦有
至性初紳痛念父歿每食必斥兼味稌一遵其志
子孫相承閱數十年不變

孫瓛

孫瓛武陟人初登洪武丙子鄉試後代祖父行戍
十有四年母喪廬墓躬負土築室丈五許年幾
百齡而卒

包實夫

包實夫進賢人元名儒希魯子力學明經事親至
孝嘗授經大常里暮歸道遇虎虎伏其前狀類拜
者徐起銜其衣置林中虎釋實夫相瞷熟
視良久實夫語虎曰吾肉可啖吾父母不可缺養
苟罪吾養當以肉付汝虎乃起復曳其衣裾至故
處而去人以爲孝誠所感至今稱其地爲虎拜岡
永樂中　詔旌其門

陳謙

陳謙字子平父病革思鱖父歿遂終身不食鱖事
兄訓甚謹訓爲張士誠兵逼拜不屈遂刃其胸謙
以身翼蔽之

周炳

周炳事母焦氏至孝母嘗病篤炳呼天禱神求以
身代遂愈後復病痢思食獐肉炳求之不得忽一
獐入其家即以供母母病復痊人以爲孝感所致

侯昱

侯昱事母甚謹嘗受業於東平州學聞母病即詣
告歸省晝夜侍湯藥衣不解帶母歿廬於墓側寢
苫枕塊蔬食飲水旦夕哭奠如初喪三年然後歸
旌其門曰孝行

張翼

張翼爲國子監生父母死皆蔬食廬墓三年有慈
烏數百旦暮飛鳴墓樹人以爲孝感有司上其事

詔旌表其行

李文選

李文選早喪父事母莫氏至孝具甘旨候寒溫晨昏不少懈母喜則喜母或不樂則拜問其故致婉辭以慰之必母喜乃止尤能友愛其兄弟鄉閭宗族稱之無間言

楊敬

楊敬歸德衛人父昱洪武間死於陣時敬纔十歲

聞訃哭踊每思求父遺骸不果乃取衣冠葬于先塋之次事母艾氏溫凊以時服食有節凡母意所向無敢少違暇則讀經史開家塾以授生徒每閱戰陣事輒流涕不已時人以王裒擬之後母卒敬哀毀踰禮方殯在堂而西鄰不戒於火將及柩敬仰天大哭俄風反火息鄉里思之事聞　詔旌其門子慇舉人仕至知州

范從文

范從文吳人仲淹之十三世孫也從文六世祖秀食邑於崑父爲吏潮州卒不能歸從文尚幼遂奔走求喪哀感道路初失所在偶遇天雨土隤乃露父柩遂啟之以歸人謂孝感所致洪武中以孝廉徵奉使不辱命擢御史改綜戶曹事奏貸株送徙百餘人其僚嫉之中以法將伏鑕呼曰幸以議賢得百世宥　上問而知爲仲淹後乃免之謫莊浪項復追戍金齒永樂初復以薦召爲掌故歸年八

十餘乃卒所論著甚衆

易楚誠

易楚誠吉水人洪武間父遊貴陽歲久老且病楚誠侍養不倦父嘗感夏思冰楚誠泣天致懇已而大雨雹又嘗病瘍醫欲得兎髓和藥楚誠求之野偶有鷙鷹攫一狡兎爭食之持歸付醫疾旋瘥有司欲上其事固辭曰此非吾誠所感偶相遇耳不願以是得名事遂寢

楊述

楊述邢臺人洪武間任歸安知縣陞兵馬指揮使事父母至孝敬飲食必親供每進酒壽親必俟僕跪勸屢再不違顏色愉愉後二百餘年其族人長老猶有談其孝者

林祖

林祖潮陽人早孤遇寇亂失母弟所在遍歷郡縣訪至梅州山中得見爲獠人所阻祖乃潛赴梅州

訴之得還相離十有四年矣人以爲誠孝所感洪武中有司上其事 賜衣九套鈔千貫官終河府通判

盛本源

盛本源蘭谿人洪武中兄本道被鄉里詿誤罪當死本源謂其兄曰兄未有嗣理不可死我有子女四人願以身代兄在我猶不死也遂毅然就吏代死聞者莫不嘆異杜長史桓嘗爲作傳

伍洪

伍洪字伯宏安福人隱於梅溪以養母至於衆積憑弟自擇惟拾一二疲敝之具庶弟仲舒甚穉母子孑立洪子視之及長割其所有俾獲成立洪武丙寅與母弟伯讓得罪出亡 上遣官校捕之弗得直趨梅溪執其母復命洪哭求代母曰汝往必死莫若老身當之姻族朋儕諷之亦然洪曰母離步子即自死敢以弟故累老母而全己身也官校

頗難之洪奮然曰罪果死矣以子代母以兄代弟何不可之有遂就縶而行

蕭與賢

蕭與賢吉水人聚族合爨五世同居兄弟三人伯與賢仲與權季與恭雖遭變故家日以削而孝友之風彌久益著諸子善守家法朝夕與諸孫力田服賈共子弟之職與賢教之以禮內外數百指莫不唯唯致謹大夫士嘉之名其堂曰友恭

江伯兒

江伯兒洪武時母疾割脇肉以食不愈禱於岱嶽願母病愈則殺子以祭已而母愈遂殺其三歲子祭事聞　太祖怒逮伯兒杖一百謫戍海南命禮部詳議旌表孝行事例禮部議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拜托良醫常進善藥至於呼天禱神此懇切之至情人子之心不容已者若臥冰割股前古所無事出後世亦是間見割

肝之舉殘害爲最且如父母止有一子割股割肝或至喪生臥冰或至凍死使父母無依宗祀乏主豈不反爲大不孝乎原其所自愚昧之徒一時激發反務爲詭異之行以驚俗駭世希求旌表規避徭役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割肝不已至於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爲甚自今人子遇父母病醫治弗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臥冰割股亦聽其爲惟不在於旌表之例從之

卷二終

皇明孝友傳卷三

明武林郭正中輯　孫亮工重較

孫惟中

孫惟中萊州昌邑人惟中長身美髯朝耕暮讀雅愛宋名臣言行錄亟稱之以爲省括爲寧海州史用推擇上益都倉父卒皇皇如不欲生既葬結廬墓側苫塊曠野中深夜月冷哭聲依依隨悲風遠聞人爲泣下日啜淖糜二盂而止晨起掬雪頮面

已輒詣墓前拜久之手足皸瘃形容憔悴或勸其反哭不對事聞縣令夜半攜二蒼頭往廡之見惟中蕭然塊處風雪中也歎息而去娶劉氏亦從其化惟中居廬三年劉亦居堊室不近酒肉者三年

祝大昌

祝大昌麗水人天性孝友能以色養父母意有所欲候知之不言而事集得甘味雖百里外必歸薦乃敢食母疾晝夜煉藥奉淖糜以進衣久不解幾

蝨叢生其間。走萃祠。且泣且禱不成聲。及母殁。號慟幾絕。會火起。勢烈莫能救。大昌伏母棺號慟。誓與柩俱焚。火忽自滅。既葬。肖二親像于堂。祀之如生。存州里嗟異。以爲古蔡順丁蘭復見。事兄公亮如父。家事大小必關白而行。公亮出。大昌不敢中席而坐。弟公直歿。號哭頓仆。久乃蘇。孳孳以同爨爲家政。或問之。分財。大昌撫膺長慟。痛自責。以爲吾不睦不友之過也。故處人稱大昌孝友無間言。

朱環

朱環義烏人。仲父桂無子。養爲子。巳桂生子璧。及宗周頗疎環。環事之彌謹。時境內多盜。桂有金數百兩。與璧謀瘞窖中。璧夜發之去。復誣環。桂怒。褫環襦袴。立之大雪中。一日夜。環涕泣謝過。終無一語辨其冤。桂虐使日甚。環五六年間。瀕死者數矣。恒順受無怨言。桂死。遇璧益厚。璧子慶多暴遇死獄。環竭力營救。卒免之。

何宇新

何宇新字子完。廣東博羅人。幼失父。事母至孝。鄉人稱之。母殁。貧不能葬。問者爭助。比發引。與者七十餘筵。遇積雨不止。及輀車屆道。天輒晴霽。既葬。縛草廬墓側。夜有虎踞其門。宇新祝曰。罪惡之人。孤哀萬死。盍蚤食我。母徒相怖。穴壁覘之。二虎左右馴如也。既旦散去。夜輒復至。旬浹。旬則易二虎。猶瓜代然。宇新忽得危疾。鄉人舁歸治之。其家在

市。虎亦尾之去。疾愈還墓。虎又至。遂狎焉。若素豢者。先是家畜一黄犬。三五日輒候墓所。宇新欲有所需。即書片紙繫其頸。家人如之。具備繫使負還。人皆以爲孝感。藩司以聞。詔旌其門。後宇新舉鄉貢。入南太學。與蘇人錢士[illegible]友善。見其近體尚結衰絰帶。牢不可解。以示終身之哀。

吳宗元

吳宗元字長卿。山陰人。宗元孕十有四月而生。蚤

喪父事母甚孝母病夢白衣人謂曰汝壽止此今以汝子孝特延一紀疾果瘳宣慰使辟用之太息曰母耄年願力田爲養力謝免歷十二年母以壽終宗元號慟幾絕服除每語及輒嗚咽流涕如新喪已念父母歿唯教子孫毋析居乃可以繼先志詣浦江鄭義門得其家範力遵行之庭無閒言和氣所感家有犬病足子卿食哺之

黃珏

黃珏字玉合餘姚人八歲喪母哀毀如成人以庶母譏失愛於父珏孝敬益篤父令諸子析爨家貲聽諸弟所欲及父歿竭力治喪一不干其弟毋譏語及母輒涕泣不能食

王經

王經字孟遠金谿人母老有疾且死經籲天請捐壽三齡益之母蹶然而蘇後三年終人異之選龐西縣令至泗州卒

王讓

王讓字宗禮益都人事親有孝行嘗廬墓致湧泉之應洪武末縣鄉薦授國子學錄施教以孝爲先文藝書翰皆在所畧諸生有以惟艱告者讓一聞涕淚輒下以故多所感化永樂十年　文皇帝特簡侍　皇太孫讀書大司成胡儼薦讓孝行　上謂侍臣曰孝者百行之原朕聞讓孝於其親故擢用之讓在講筵首陳堯舜之道惟在孝弟人主躬

行孝弟則天下感化不勞而治宣德改元以輔導功首陞讓爲吏部右侍郎

郭張善

郭張善潮陽人永樂丁酉夏六月縣儒士爲翰林簡討先是善自陳少孤賴繼母撫成而教之今願出仕資養　上嘉其孝令翰林試之有文學故授是官人咸謂不媿孝廉之選

麹祥

龔祥。字景德。其先永平人。永樂初。侍父百戶亮謫任金山。年十四。爲島夷所虜。轉商日本。其王召見之。留侍左右。遂爲土官。善妻子。然心未嘗一日忘中國也。屢諷王入貢。宣德中。與使臣抵京。上疏陳情。臣夙遭虜抱釁痛心。死生路梗。流離困頓。辛苦萬狀。生還中國。夫豈孫人。伏乞歸省侍。上意在柔遠。不欲遽留之。遣令還。即許給驛。暫詣金山。獨其母存耳。母曰。果吾兒。則耳陰有赤痣驗之。信然

抱持慟哭。悲動鄰里。未幾。重違 上命。別去。祥至日本。啓以 聖意。仍令入貢。申前請。詔許襲職歸養。祥母子相失二十載。又有華夷之限。得遂其養。亦天幸矣。祥事母備甘旨。聞言及父事。輒哽咽不已。後母寢疾三載。朝夕扶持。不離左右。及卒。哀毀骨立。衰經三年。祥博覽經史。通左氏春秋。善吟詠。年八十餘。以壽終。

葉彬

葉彬。字允均。建安人。父澹。永樂丙戌進士。知都陽縣。一日公出。暴水壞廨垣。彬祖母令人撤榜板以權蔽。讐家發其事。彬母聞法當論死。欲以身代。彬時年十歲。即自詣官首實。得收贖。後都察院疑其獄。逮問拷掠。再四終始一詞。而得 聖裁宥免

焦瑾

焦瑾。諸城人。父汝霖。永樂初。被薦留京。思念二親怏怏成疾。瑾方弱冠。在側。即慨然陳情。乞身代。留

上。怜其孝行。賜允。明年。授瑾澹縣稅課大使。秩滿。保陞知縣事。後改贊皇。澹與贊皇之民。交章爭留。上方以黄巖難治。得瑾甚喜。特進六品俸。知黄巖。有變秀兩岐。字生三男之異。

張信

張信。字彥實。拔縣人。天性至孝。母病數更醫不效聞割股可救。即自割臂煮液進之。遂愈。永樂初。鄉里上其行。有司達于 朝。詔旌其門。命爲尚實司

丞尋陞少卿　仁廟初首進尚寶司卿

張天保

張天保字求安浦城人天性至孝痛父早世言及流涕哽塞事母尤謹承顏順志未嘗少懈母患癰親爲吮血及卒殯歛葬祭一于禮長子善登永樂辛丑進士拜監察御史

張甫明

張甫明易州人父在時與叔鏞既異産三十餘年

後鏞食不自支貸帛以給甫明曰我家自足給人何貸他人物乎遂盡以家資匙鑰簿籍送叔及兄收掌略無難色鄉人高其義

陳仲賢

陳仲賢武寧人母病割股以食母尋愈永樂初以事聞擢鴻臚署丞旌表其門

蘇原芳

蘇原芳龍溪人事母極孝以田讓與弟絶無吝色鄉郡咸敬慕之永樂初以懷材抱德薦有司敦促就道未行卒于家

陳繼

陳繼字嗣初吳人家貧甚繼躬事農圃以供祭養親母卒喪葬盡禮初有司上其節孝御史使人廉之繼方隨母抱甕行灌[illegible][illegible]怡恭若爲樹藝以娛親者頃母入以壺漿來繼趨而前奉以進母嚼之乃拜而飲御史亟以聞　詔旌其門

趙讓

趙讓肥城人事母孝傭力以給母終廬墓虎夜至聞讓悲泣輒避去有劫入廬讓告止存二升米爲母忌祭資賊感其孝以百錢遺之永樂中旌孝行

趙巖　附李尚賢　王璀　楊琮

趙巖堂邑人母早卒事父甚孝家貧嘗稱貸供甘膬艱苦不使父知父卒合葬建祠墓側廬居三年肖像事之旦夕上食如生時夏大雨雹自西北來

摧傷禾稼甚爍至墓而止里人異之有司上其孝
永樂中詔旌表祀學宮同邑李尚賢王璡楊琮
俱以孝聞

彭豫

彭豫字與志泰和人永樂間擢香山丞居家事親
孝執喪三年不御酒肉人未嘗見其啟齒

劉元貞

劉元貞冀城人性至孝父平授宜黄知縣卒元貞

哀毀踰禮既葬廬墓三年羣烏馴擾瓜蔕開連永
樂間有司上其事詔表其門

林希蔭 附林厚

林希蔭揭陽人幼敦孝行父客死貸錢歸葬奉母
甚謹母歿廬于墓有白烏來巢蟒子千羣聚楹三
日妻亡不再耦與潮士林厚俱以孝聞永樂間同
舉孝廉希蔭謂厚曰君幸親在宜祿仕余祿不及
親矣奚仕爲厚繼進士累官參政希蔭終不易志
天順間海寇行刼過其門大書林先生廬愼勿犯
嘗一日出遇賊希蔭衣冠坐舟中賊識之避去族
兄與鄉人訟郡守不能決召希蔭至涕泣言曰至
誠不能化族黨非善也證父攘羊非直也守益賢
之著有二十四孝贊

劉鈍

劉鈍上海人永樂間兄銑以會計事坐法繫京師
鈍婚二日即趣裝護行兄四年餘思歸鈍陰乞守

者代兄兄既歸乃詒父母曰弟窘病道卒父母悲
哀不已時刑部訪善字書者錄古文辭獄官知鈍
能書以名上試之大稱意爲出其罪而禮遣焉比
歸值夜午家人驚以爲鬼曰而餒欲求食吾當醮
祭之鈍具言非鬼父母開門視之乃對泣道故兄
自愧從後竇逸去鈍亦不明兄之詒己也後銑生
二子育夭鈍四子璵中己卯鄉試累官建寧知府

夏時

夏時字以正。錢塘人。永樂戊戌進士。歷官廣西左布政使。篤孝二親。及歿廬于墓次。哀號不輟。致烏巢芝產之異。郡守張禧事聞。當道一時鎮巡藩臬大吏。咸爲嘉嘆。題其祠曰孝廬。

嚴烜

嚴烜字熙叔。懷安人。性至孝。少時祖母陳疾篤。烜每夕禱北辰。求以身代。刲股肉和粥以進。永樂中拜監察御史。

范秉

范秉豐城人。永樂中進士。知汝州。居官清苦。時天下廉官三人。秉爲第一。性至孝。廬父墓。瓜生連理。又有二白兎遶墓馴走。人謂孝感所致。

陳榮

陳榮字希仁。既寧人。少失怙。事母孝謹。備極甘旨。母患目疾失明。扶侍不少離。每夕稽顙北辰。祈母目復明。似聞有人語曰。以舌舐之愈。榮如其言。凡十年。一旦復明。母後患病卒。二日忽尚微溫。乃以蒜灌入鼻。至夜復甦。年九十四終。永樂丙申。建寧大水。二子俱髫年。乘流一夜。餘抵福之螺洲。遇潮衝迸岸。得不死。鄰家勿戒于火。及其廬數四。輒反風而滅。鄉人以爲孝感所致。

金問

金問字公素。吳縣人。官禮部右侍郎。事兄聲如嚴師。兄嘗病熱劇。醫云。必得螺蚌可治。方盛寒。問解衣循河覓之。得百枚以進。兄病艮已。

梁崑

梁崑星子人。嘗罹疫。舉家避去。母病危。衆諭使棄之出避。崑曰。如崑去。母誰視湯藥。竟不去。

劉鉉

劉鉉字宗器。長洲人。母疾。刲股肉以進。旦夕籲天求代。比歿哀毀垂絕。見者莫不敬嘆。事兄若嚴師。雖加楚箠不慫。迎寡母養於家。永樂戊戌。以善書

徵入翰林仕至少詹事贈禮部左侍郎謚文恭

羅瑋

羅瑋字宗器吉水人汝敬之孫以蔭官常州同知初居母喪廬墓於螺子山下三年嘗隨一白犬主哀亦哀主息亦息山故無虎至是一虎渡江來周旋塋次與犬狎而不害孝子病而廬臥所枝竹倚壁生枝葉一白鶴爲鳩鳴久而不去及將禫再感異夢越三日廬火有毒蟲死者五墳生芝荷花生於原人以爲異感

曹端

曹端號月川河南沔池人戊子鄉薦擢霍州學正改蒲州教事父母養志愉色飲食衣服惟務精潔及遭喪五味不入口寢苫枕塊始終不易既葬廬墓六年學以踐履爲主日著述爲世名儒

郭睿

郭睿霍州人性至孝嘗從李白雲曹端講明性理之學永樂甲午鄉舉任南城兵馬指揮聞父喪徒步奔歸以不及治葬爲痛遂廬墓側有白兎穴於廬次馴若家畜曹端作歌以表章之

陳淮

陳淮字巨淵性至孝事親必躬視膳服有疾侍湯藥不頃刻離愈而後止隨父賢官南康每日鷄鳴起所須皆先具洪熙元年賢入覲卒於京淮迎櫬歸至寧化次河滸夜宿柩旁岸多虎或勸之避淮

曰吾父在此竟不去夜大雨懼河溢柩且沒撫柩呼號雨忽止人以爲孝感遇父母忌日必縞素哭奠哀慕終日女兄嫡出也有贅壻母欲析箸淮重違其情涕泣引咎遜姊腴田美稼而取其餘母乃悅復許同爨焉遂祀尚書仁壁僕射靖祠墓被侵毀淮焦思十餘年而訴陳懇上官卒復而新之縣上其孝與彭司寇韶相友善終其身字之子大同亦孝謹林司寇俊題其居曰述孝里

楊士奇

楊士奇名遇以字行泰和人官內閣大學士微時鄉人請爲童子師有餼生携書過館下色凄甚士奇問故曰有母不能養士奇曰嗟乎人孰無母乃分其徒之半與之俾得束修養母

支琮

支琮吳人少爲博士弟子貧甚遇寒母衾單不能寐盡解衣覆之已危坐至旦客候之良久不出呼

敬將何在乃短衣見云方以所服覆母睡恐覺之故遲耳客嘆息惻之周恤撫吳郡之僅獲濟後仕爲從事

麗景華

麗景華字宇春上元人父彥恭歿景華方九齡即知哀毀宣德戊辰母吳疾阽危湯藥必親嘗夜則稽顙北辰以禱差而復作乃刲股爲糜以進疾果瘳又嘗作痢刲股如初復嘗糞甜苦謂其妻曰糞苦母不死矣果復瘳天順戊寅鄰火爇近居乃籲天曰吾母老矣願天佑此終餘年頃之風反火息人以爲孝感母壽九十餘有司以聞天順巳卯　詔旌其門曰孝行復其家丁役成化初纂修實錄采其行跡以進母至九十六而終景華號慟痛絕廬墓側朝夕哭奠有盜十餘人欲發其墓聞其哭聲曰此孝子也遂各遁去有慈烏集松栢靈芝産階砌縉紳多爲詩文美之

于顒德

于顒德新淦人六歲失父踰年求父像拜哭如成人家貧事母竭力供養母卒廬于墓朝夕哀慟虎馴其旁鄉里異之事聞宣德三年　詔旌其門

高挺

高挺峽江人爲諸生母鄧氏病疫挺尚幼躬進湯藥晝夜不離側後母復遘危疾挺號泣籲天請代感奇夢許爲延壽母壽愈迨父母歿廬於墓側事

聞　詔旌其門祀鄉賢

王文義

王文義大寧人宣德中母疾篤割股進藥疾愈母卒廬墓鄉人憫其貧日給之食墳去水遠無以滌祭奠器感夢得泉人扁曰孝感事聞賜之衣帛

杜璦

杜璦字用嘉吳縣人生一月而孤母顧育而教之長從陳繼學博綜古今性至孝父早亡念不得見

從人問知其容儀往往形諸夢寐具圖繪其像母泣謂酷肖其生平以父名玉終身諱之嘗刲股已母疾有司將上其孝璦曰此豈得已邪惟母節未白可念耳有司以聞遂得旌其母每求賢　詔下有司輒以璦應皆辭不就學者稱東原先生年七十有九卒三吳交從會葬者千餘人私諡淵孝先生所著有東原齋卷紀善錄耕餘雜錄

朱顥

朱顥字景南長洲人父病不飲酒不葷不內處不鮮冠服蟣蝨滿襞積問卜迎醫倀倀奔市中若狂及死廬墓終喪甲午下　詔旌之

金子安

金子安上海人事母孝母疾甚禱神願以身代母忽甦曰神語我加壽三十四矣後母歿月數如之人以爲孝感

劉衢

劉衢星子人縣鄉舉任長寧教諭性最仁孝宣德間舉家罹疾母將危求以身代一夕焚香籲天割股烹粥啖之母病瘥鄉人稱劉孝子

王燧

王燧高平人父起孝嘗以孝行蒙旌燧宣德間爲南城兵馬遭丁二艱廬墓側六年不如城市有司奏請　詔旌表之正統間歷官太僕寺丞

陳叔剛 附陳叔紹

陳叔剛。名棖。以字行。閩縣人。永樂中登進士。宣德初拜監察御史。預修 太宗 仁宗實錄。遷翰林修撰。丁內艱。廬於墓側。哀毀逾禮。尋陞侍讀。以父病乞歸省。卒。弟叔紹。亦有孝行。母病至嘗糞驗差劇。正統中進士。拜監察御史。

皇明孝友傳卷三終

皇明孝友傳卷四

明武林郭正中輯　曾孫元齡重較

史五常

史五常。內黃人。父萱。洪武間任廣東按察司僉事。卒官。五常甫七歲。力不能扶柩還家。其母諭五常曰。汝父歿時。有大錢置柩中。汝謹識之。俟汝長。尋訪歸葬。五常事母至孝。不去左右。及母死。乃入廣中求父櫬。歲久迷失所在。五常旦夕號籲。見者無

不流涕。已而臬司諸寮聞之。命所司物色。竟獲骸骨。并大錢。如母言。遂以禮殮殯。官給舟車歸葬祖塋。去其父歿時垂五十載矣。廬墓三年。正統間有司以聞。旌表其閭。

申祐

申祐。字天錫。婺川縣人。常從父之田。道逢虎。父入虎口。祐挺身持杖尾擊之。虎逸。父得免。正統辛酉中雲南鄉試。入 國學肄業。時祭酒李時勉以言

事忤　旨下獄荷校　國學門祈俱六館諸生伏
闕申救願代其死　上爲之霽威

許恩

許恩歙水人年甫冠正統辛巳季冬鄰家火延恩
舍恩母江氏未出即反救母遂俱爲煨止存其
手尚抱母身邑人痛之

劉敬

劉敬字謙之上杭人事母吳氏至孝凡得食必遺

母正統己巳沙冦攻縣甚亟家悉驚竄惟母在室
年八十有二敬度不能行誓死弗離乃負母出城
西奔二里許賊追及之箠楚索金杖及於母敬抱
母號天乞免母因傷病不能興敬含哺以飼賊退
貧甚日採拾以養母卒哀毀踰禮人稱其孝

畢鸞

畢鸞井陘人父貴莒州學正卒官鸞時年少窮不
能歸喪遂藁葬于莒獨奉母暨幼弟歸井陘家業

荒落鸞朝則經營力食夜則讀書尤以父骨未葬
爲恨與人言輒涕淚交下不止正統元年母卒鸞
哭踊幾絕水漿不入口者四日乃諭弟曰母歿無
事于養我其歸父骨以葬遂衰絰徒步負父
骨歸躬營合壙葬邑之西山既事乃廬墓側朝夕
哀哭之有野鹿當哭痛時亦爲之悲若助其哀者
又有兎領其雛遊於廬之前後動息如家畜然忽
巨蛇蟠門上不驚不愕若有所守衆始爲異後如

其初咸歎孝感所致有司以聞　詔旌表其門後
舉正統壬戌進士授福建道監察御史歷山西湖
廣參議學士劉儼傳其事稱爲孝燕云

檀郁

檀郁桐鄉人家貧少孤母汪氏孀居守節郁事之
極孝晨昏定省愉色婉容言動兢兢恒恐辱及其
親母飲食衣服悉躬致之母疾郁晝夜扶持湯餌
不解帶夜則稽顙北辰求以身代母卒哀毀踰禮

葬縣治西北二里山多石不可以穴郁徬徨悲泣焚香叩神曰郁不孝使吾母葬無處所罪莫大焉神其牖之越四夕鄉人胡伯恭夢一人偉衣冠告之曰檀孝子有穴湧泉可丈餘耳既覺走語郁詢堪輿家無所謂湧泉穴者醫士程伊聞之曰吾醫家有湧泉穴在足心意者山之麓乎因求之果得土僅容棺母遂得葬郁廬其側哀慕常如初喪蓬首垢面三易寒暑山素無泉每食必下山取水往

返甚艱後忽有泉自石罅湧出流於坎色瑩味甘郁資之得免下汲至終喪而泉隨竭邑令郴賜李公請于直指奏聞正統丁卯 詔旌其門復其身

王約

王約猗氏人父早亡母牛氏遘風疾不能動履二十餘年約朝夕扶持躬侍湯藥不怠母亡安葬如禮廬守墓側寢苫枕塊不飲酒食肉者三年正統初旌表其門

呂仲和

呂仲和歸德人少喪父事母路氏至孝路因疾喪明百藥罔療仲和叩天泣禱舐之遂愈後卒廬墓鳩雀馴集墓所正統初旌之

顧儼

顧儼字廷璧金陵人性孝友早喪父迎母就養官舍奉侍甚備少嘗鞠于伯父賢伯父卒無嗣每思及輒悲泣季父疾幾危儼刲股煮液以進遂愈兄

弟三人極相親愛無間爾汝正統戊辰巡按御史聞其賢以經明行修薦于 朝授嘉興訓導景泰乙亥擢監察御史

張諫

張諫字孟弼赤水衛人正統己未進士官太僕卿貴州登進士自諫始丁母憂哀毀骨立廬墓三年致羣烏芝草之感父卒復廬墓三年芝再產墓傍

沈琮 附沈琫

沈琮字公禮平湖人居喪與弟瑮廬墓六年不御酒肉事聞　詔旌其門琮正統壬戌進士授廣州守瑮景泰辛未進士任山東監察御史

張琛

張琛東平人正統間孫舉人爲衛州府同知迎父就養父卒廬於墓側泣血三年不視家室服闋陞吏部文選郎中銓選公明仕至福建左布政使

趙說

趙說麻城人性孝友以詩書教授鄉里父母同日而死說號慟欲絕者累日負土成墳廬于墓側有白雀馴擾之祥正統間旌表

楊智

楊智介休人母亡廬墓哀毀正統末旌爲孝子

王玄弼

王玄弼龍巖人正統丁卯沙賊楊福寇縣民逃避死者甚衆時玄弼父與繼母及弟先避難漳城賊勢旣逼玄弼與兄用享不得出境遂走邑之上坪其兄爲仇家所知欲捜殺之玄弼曰吾有子三人俱長兄惟一子尚幼我出兄必得免庶老親有所托遂出訴懇于賊以身代兄死聞者義之

唐孟元

唐孟元龍溪人正統戊辰叛賊寇掠郡邑多脅良民從亂孟元洎其弟孟遠與衆誓曰吾黨俱良民豈可從賊遂率衆據橋拒戰賊不得進自辰至酉衆見賊益增勢不能敵欲退走孟元乃告其弟曰

爾可以去奉先祀我當以死敵之賊勢稍緩鄉人得登舟脫免孟遠曰吾兄方危急吾何忍去遂輔孟元力戰同死于賊

趙謐

趙謐字子安涇陽人性孝友母王訃聞號痛幾絕廬墓側淡食草寢者八載旦夕哭奠哀如初喪嘗有慈烏飛遶其傍不去有盜竊其家資後或[illegible]

歸之皆改行焉有司以聞 詔旌異之曰員外郎
趙謚孝行之門兄弟以父母俱棄園分異謚泣止
之不能盡以所遺貲產讓之

魏祖忠

魏祖忠字邦直建安人父康以丁產應廣實倉斗
級虧糧法當論死祖忠毅然別妻子詣官請代父
罪繫獄歲餘典刑官至忽遇恩宥得原免人以為
孝感所致

黃賔

黃賔寄朝用崇安人性孝友入南雍援例歸省中
途聞父喪徒跣匍匐至家葬父于白花巖下蔬食
水飲廬墓側三年親族有不克葬者推地以與之

盧元

盧元漳浦人景泰二年父卒貧不克葬乃鬻其男
春以為葬具錢主欲就攜春去元乞襄事即如約
錢主允之一日春出採薪於山忽得金三錠歸以
會葬并償錢主父遂得完聚鄉人以為孝感所致

方觀

方觀武岡州人性至孝年十四喪母哭泣踰禮父
患痰嗽觀憂思每夕焚香籲天尋愈及卒水漿不
入口者三日比葬久雨走禱羣神已果霽負土成
墳廬其墓三年不御酒肉養繼母沈氏若所生沈
卒遂終身廬墓墓木為牛踐傷乃辟踊悲號牛忽
自斃鼠嚙祭器觀以不善護藏自責俄一鼠蹤伏
祭器中不去觀舉而釋之景泰中事聞旌表其門

朱舉 附裴俊 王安 孫良 梁瑾

朱舉聊城人景泰庚午鄉薦性至孝母老百道承
順以衰疾故兩試不上春官會母病卒慟哭殞地
家人環守之多方諭解溢米不入口者兼旬已葬
身操畚鍤築墳結茅廬墓側三年朝夕哭奠哀感
路人白燕乳巢兎蛇馴擾有司具其事聞于 朝
詔旌其里時同邑裴俊王安孫良梁瑾俱以孝聞

楊旻

楊旻字克彰淮安人事父母孝父早世哀毁甚母陸慰解之卽强顔以悅母心而哀不衰家無厚貲甘毳饋養必如母志母酷愛諸孫時牽率抱弄於前有憂戚不卽告母嘗愉色婉容在左右以安母心誨諸子及鄉鄰必以躬行孝悌爲先母嘗病醫禱無不至晝夜未嘗安寢飽食母歿哀號頓仆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及葬廬墓側衰絰不解晨奉櫛

頮夕奉浣濯如生時不少廢哀號之聲聞者感動鳥爲之翔獸爲之伏太守丘陵聞於都憲王竑薦得實遂上聞旌其門

岑義

岑義邳州人自幼以至孝聞問安必拜跪飲食湯藥必親調而後進母盲義朝夕餂之目復明父母卒義哀毁苫次幾於滅性及葬負土成墳廬墓三年甘露降墓樹有司上其事 詔旌其門

高明

高明字上達貴溪人自幼以孝聞年十三母病甚明焚香籲天請以身代割股投粥中母食之頓愈景泰中進士歷官左僉都御史

吳轔

吳轔清苑人景泰間領鄉薦官中書歷德府左長史父罹疾轔嘗糞以驗安危

杜謙

杜謙字益之昌黎人官工部左侍郎居家事親能盡子道父嘗病疽醫莫能療泣禱于天躬吮之良久愈後父年九十猶就養于官且迎其兄姊事之人稱其孝友無間言

呂晟

呂晟字景熙永豐人景泰進士繇庶吉士歷官至夔州府知府著有聲績晟至性和順事親極孝養親歿廬于墓側朝夕哀號感動行路有司以聞

詔表其閭。

衛英

衛英。洪銅人。景泰中舉人。歷官河南叅政。父母歿。俱廬墓三年。早失伉儷。守義四十年。不再婚。巡撫韓邦奇暨忠孝廉節坊以表其門。

李子高

李子高。少孤。奉母孝謹。處於兄弟之間。上順下友。宗黨稱之。景泰庚午。母以兵革之患。客死金陵。得

報慟絕。飲恨而卒。

任義

任義。平遙人。景泰元年。鄉薦。孝思純篤。執喪廬墓三年。後知眞寧縣。

王允

王允。字執中。歷城人。正統間登進士。官至左布政使。事母曲盡孝愛。母卒。廬墓三年。景泰二年。有司上其母貞節。允孝行。詔旌其門。

韓定

韓定。字世安。順天人。以儒生選入。翰林院。習學夷字。授鴻臚寺序班。景泰元年。選入內閣辦事。累陞太僕少卿。定自幼事親孝。處兄弟友愛。親有疾。躬侍湯藥。衣不解帶。旣卒。哀毀骨立。依禮殯葬。

陳眞晟

陳眞晟。字剩夫。漳州布衣。家始微賤。父業銀工。主人寄爲防。眞晟年十一。語父曰。何業而棠盜賊之

防乎。勸父舍之。問賣油者所得。曰。日餘油二壺。喜曰。此足備養矣。貨油至書舍。聞講有子孝弟章。大悅。明日又聞弟子入則孝。益喜。入請其師曰。小人願受學。日以餘油爲贄。師曰諾。復告曰。我本以賣油代父業。備日養耳。專一于學。則累我父。願得每旦一受講。日仍賣油。師從之。逾年。學大進。成名儒。

甘澤 附甘潤

甘澤。開州人。與弟潤。俱以純孝稱。自爲兒時。凛若

成人能以色養歷官御史山西憲副常祿悉以奉養既而謫滁州天順召還至張秋聞父訃痛哭擗踊幾絕徒跣三百餘里歸葬遂廬墓側蓬首垢面旦暮泣奠盡哀期年兎蛇游墓傍馴擾如常潤亦篤孝成化間有司以聞兄弟並蒙旌表

宗祉

宗祉字濟才蘭谿人性至孝父疾竭力就養及歿廬墓三年母陳目雙瞽祉每旦出郭汲溪流爲母

洗滌且以舌舐之目遂復明母後以壽終葬日陰雨幾不克葬祉號泣呼天天忽朗霽禮成復雨人以爲孝感復廬墓三年天順中有司上其事　詔旌其門

崔克升

崔克升內黃人幼以孝聞父遘疾醫弗能療克昇取父大小便嘗之以審輕重卒治得瘳父年九十九卒克昇跣足負土築墳廬墓三年有司上其事

詔旌表

黎崇　附潘烈　余永壽

黎崇南城人居父喪哀毀踰禮啜糜飲水三日不進鹽菜旦夕哭臨不輟及葬結廬墓側三年不節沐終喪猶縞衣糲食每遇諱日輒嗚咽流涕與同邑潘烈新城余永壽皆以孝行重於鄉國

盧廷佐

盧廷佐字保竹江寧人登天順丁丑進士官閩藩

左參議外艱歸毀瘠骨立結廬墓側朝夕哀慟不輟有五色芝二十餘本產于墓左右有司以聞詔旌其門起浙藩參議迎母夫人就養朝夕躬奉甘旨以適其志夜必率妻孥候寢所俟安寢始退佳時則具酒殽稱觴爲壽或效嬰兒歌舞以樂其心極歡乃罷復有五色芝產於公署叢竹之傍人皆以爲孝感

吳茂

吳茂陽城人天性孝友母死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廬于墓所食粥淡甕繼絕鹽醋土厚苦無水掘地得泉水湧盈尺母性嗜瓜種於廬側二蔕並生人以爲孝感所致楊繼宗詩曰地湧一泉呈孝至瓜生二蔕著心淳復爲序紀之

張隆

張隆字伯典建水人正統間孫國子生授杭州知府治行爲天下第一天順間聞母訃奔歸廬於墓側有狐兎馴擾之與人以爲孝感

劉瑛

劉瑛襄陵人年十歲喪父卽知哀家甚貧事母凶盡其誠後母疾不能動履瑛常背負出入母卒不飲水漿者三日以禮殮葬廬於墓側三載面垢髮結日食饘粥親識有饋悉分散不少留蕎天順間旌表其門

劉誠

劉誠字敬之廣平雞澤人天順間擢翰林院簡討歷官湖廣布政司叅議童時喪父悲哀毀瘠如成人事母以孝聞家貧爲童子師資束修爲養既仕俸祿悉歸於母錙銖不入私室每賓客讌會先具甘旨進母然後出以待客終其身以爲常嘗以公事蒞施州久不見母一日方治文書忽潸然不自勝從吏請其故誠曰吾思吾母不得見耳

彭教

彭教字敷五吉水人天順間官侍讀家居篤孝友執親喪哀毀骨立蔬食苦纎非杖不能起見者莫不動容父在殯鄰火倉皇遷湜有頃二百餘家俱灰燼獨殯還室得無恙人以爲孝誠所致

宋瑛

宋瑛字克輝華亭人天順間授工部主事事母至孝居喪哀毀有燕乳白雛于堂時人以爲孝感

李錦

李錦字在中咸寧人事親色養執喪盡禮周先生嘗難之曰有人親病劇思食一梨求諸市不得鄰人有種者非竊不獲將竊之乎錦曰辱身以及其親非孝也周歎曰在中可謂立身揚名者矣

李悅

李悅字子喜新會人性孝友年七十言及父母輒流涕長兄七子二十餘孫産薄不給召與同居以已財産均之族人多求依者至百餘口庭無閒言

王愛義

王愛義永川人天順間有盜慓掠村落刼殺人財母羅氏病臥寢室愛義侍不忍去賊人索財不得母子俱死

皇明孝友傳卷四終

兄醉堯舜之道孝道而已

胡居仁

胡居仁字叔心餘干人家居日以悅親為事父病劇嘗糞味苦疾果愈兄每外歸逆於門外有疾躬調藥家人化之篤宗族訓子侄不倦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哭踊幾絕久之柴毀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寢室

虞謙

虞謙字静之鄞縣人總髮就外傅讀詩至明發有懷蘇蘇隕涕尚書楊守陳見而拍其首曰篤孝兒篤孝兒成化甲子從兄謙以富民籍亡歸有司逮捕甚亟父憐謙衰老命謙代之行謙曰父命也惡敢辭行無難色入哭拜隴續墓次彭城訪劉士傳遺事過沛哭王陵像抵安定毅然就役楊尚書為之請得免歸弘治辛亥父遘痢謙侍疾劈禱備極懇惻每夜稽顙北辰祝曰寧悔於予身無災吾親

久之額爲墳赤血縷縷見及父卒哭絕復甦瘞殯率中度喪三日水漿不入口坐臥苫塊恒髮而黑如囚垢背念父好老氏日誦道經一卷畢乃哭涙下寢磚磚爲毀裂喪畢懸像置器如所生備陳平生若所見作哀文五篇以見志丁巳母病劇痛不欲生及逝哭歛哀莫一如其父至遠其丙子非祭不相接非病不入問如此者十五年或勸之曰孰無室家子何自苦謹仰天拊心嘆曰予天地間一

罪人吾身亦已多矣邉顧其他每月朔哭有白鴿鴿來巢寢室馴若依人聞哭聲則鳴鳴鳴若助之者謹體貌壯偉至是哀毀骨立不復舊容因自號痩齋尚書楊碧川大叅張白齋侈爲歌章以憐其志里中人稱虞孝子

杜棨 附馬尚賓 師維學

杜棨字善政三原人舉鄉舉官雲南知府性至孝母喪廬於墓側時靖川馬尚賓封股和藥喪親愈疾涇陽師維學亦執喪廬墓遠近稱三孝焉

葉文榮

葉文榮海寧人性孝友弟文龍醉毆殺人官司訊服母鍾愛其弟日夜悲泣不食文榮痛弟無知犯法恐母成疾奮然辭母而訣曰兒長有後願代弟罪俾歸奉養遂詣官暴殺人狀釋弟歸文榮竟坐法

張崙

張崙宿遷順德鄉人十世同居其家自元時有始祖張榮凡八世同居成化七年有司上其事 詔表其閭凡十世二百餘口云

石璦 附石廷河 石偉冉

石璦常德武陵人祖廷河嘗著家訓約子孫同爨傳至璦家益蕃衍人無間言孫偉冉益守其訓惇崇禮讓十世同居知府陸珊屢造其廬事聞 旌表復其家

談錄

談錄武陵人自祖子隆以下曰文亮曰典曰惟福曰志貴曰仲旻至錄十世不分居成化間事聞旌之子孫數傳猶守家規不變

李玘

李玘蒲圻人敦孝義子孫七世同居成化間表其門

王燾

王燾蘄水人七世同居少長三百餘口庭無間言詔旌其門曰孝義

韓錦李昇

韓錦潞城人六世同居家衆凡四十餘人庭無間言同邑李昇亦同居六世成化六年並旌其門

盧藝

盧藝字士能息縣人居家孝義五世同居成化中以里選歷陞太僕少卿

虞訥

虞訥樂平人五世同居有家範人無間言

廖秉綏

廖秉綏廣昌人性友愛五世同居婦入門無敢言分異者有司旌其門曰雍睦

王宗義

王宗義石首人五世同居長幼二百餘人藹然雍睦詔表其門

屠滽

屠滽字朝宗鄞縣人七歲母徐得疾劇用藥罔效恒跪問疾母戲曰須汝肉愈爾滽即往割股肉破血流父見而驚抱滽泣不已母強止之成化丙戌舉進士歷官左都御史

董暈 附董遵

董暈蘭溪人從父遵事親曲盡孝道暈篤志力行事父母及生母以孝養聞三喪九年不御酒肉不

人內寢雖衰絰已除而哀慕不替縣令疏聞於
朝以貢格異等授思南府推官人以一門二孝廉
稱焉

沈忠 附沈淡 沈瀚

沈忠歸德人父疾籲天願以身代父卒母姚氏喪
明忠送死養生盡禮未幾姚卒廬墓手自封植成
化間旌之忠後患癱長子淡吮之忠卒季子瀚廬
墓人謂一門三孝

魏必通

魏必通儀隴人成化中賊犯境父成率兵禦之被
虜必通入賊營以身代父賊乃釋成而留必通抗
言不屈被殺邑人皆恤其孝

任良才

任良才平遥人成化進士初尹江陰晉高郵守歷
任清介及謝政歸母病親為嘗糞父病願以身代
孝心至老不衰

何清

何清許州人繇貢授陜西環縣訓導聞母喪遂徒
步奔歸廬守墓側朝夕悲泣有黃狸相隨紫燕二
巢累年不去成化初旌之

董譓

董譓海寧人有孝行親喪廬墓成化中旌表其門

焦鑑

焦鑑大同人父喪廬墓成化六年旌為孝子

施溥

施溥醴陵人性至孝母董氏疾溥籲天刲股作羹
奉母母食之頓有起色既卒廬於墓側哀號如初
喪有二鳥栖於墓樹聞哭聲輒悲鳴若助其哀者
地故多鼠巾服皆為所嚙俄有貓至盡捕諸鼠磔
之置墓旁而去

邵敏

邵敏湘陰人事母至孝母歿廬墓側三年一夕有

虎來墓所馴了無懼色忽數鹿來逐之去墓旁產
靈芝數本人以爲孝感成化間旌其門

李振民

李振民高平人有孝行父卒哀痛幾絕既葬結廬
墓側朝夕奠哭不甘滋味不衣絮帛會旱霜秋禾
盡枯惟周遭四十餘畝不爲灾有一莖雙穗者人
以爲孝感事聞成化間旌表

張文佐

張文佐字艮弼西平人成化甲辰進士累官山東
叅政父淵歿徒跣哀號既絕復甦及葬身自肩輿
而行廬墓三年負土築墳高數尋手植松栢千餘
株哀勞過度忽感疾夜夢異人賜以藥方醒合服
之即愈後居母喪亦廬墓三年墓左產靈芝三本
色赤如鷄冠事 聞旌表其門

陳廷璲

陳廷璲汶縣人性孝友母彭氏卒哀毀柴立負土
築墳結廬墓側居三年致有靈芝烏鵲馴虎死徑
之異成化間知縣陳鉞以其事奏聞應詔赴吏部
考未及授選而卒

張倫

張倫潞安府人居母喪廬墓致馬兎馴擾禾生瑞
穗之瑞成化十一年旌之

王禮 附史蘭

王禮朝城人早喪父事母至孝日上食非手調不

以進母疾藥即親嘗寄禱于神乞減巳算以益母
壽及卒勺水不入口者三日慟哭瀕死葬畢跣足
負土築室墓側三年薪栖成林有二蛇馴擾廬畔
事聞旌表 詔復其家又同邑人史蘭邑諸生父
歿廬墓日啖米屑一盂以毀瘠卒

張彥正

張彥正寧化人性孝友少時母疾甚刲股籲天求
以身代母疾果愈咸謂孝感所致

魏紳

魏紳字廷珮曲阜人母卒廬墓三年朝夕哭奠舉成化辛丑進士官至刑部侍郎

閻倫

閻倫字天叙息縣人弱冠舉於鄉父歿哀毀骨立及葬遂築室于塋側居之晨夕悲號哀感行路登成化戊戌進士歷官禮部郎中清慎端敏以疾乞歸加叅議服闋徵不起卒祀鄉賢祠

饒鳳翔

饒鳳翔安陸人爲郡諸生居喪晝夜哀毀柩側三年既葬廬于墓哭奠告面一如生依土成丘碑有甲枝鳥巢之越六年始歸朔望徒步泣奠雖雨雪不廢不赴宴會服衰麻終身有司以孝行奬

劉珝

劉珝字叔温壽光人丁母憂歸廬墓側鄉人化之號其里曰仁孝成化間入内閣

曹時中 附奚昊

曹時中華亭人成化巳丑進士歷官浙江僉事以家難歸廬墓三年山麓産有瑞芝人以爲孝感同邑奚昊字時亨弱冠父疾刺血籲天求以身代又重傷母心匿不使聞成化巳丑進士官刑部郎中

王麟

王麟黄梅人成化辛卯鄉薦事親誠孝躬力甘旨不計有無父歿廬墓三年

宋甫

宋甫澤州人成化甲午鄉舉天性至孝清修苦節居父喪築廬哀思三載如一日感芝草瑞鳥之異有司奏聞旌表弘治間知忠州

李文泰

李文泰字時雍輝縣人成化丁酉[illegible]薦任翰林院待詔性至孝遇父母疾衣冠不解親嘗藥餌以進宗黨咸以孝稱

顧福

顧福字天錫姑蘇人母喪廬墓側三年朝夕泣奠孺慕不異于生存焉事兄禎甚謹嫂欲析居即俯遜于外泣告于兄乃得歸然引咎自責歷官河南參政

舒綱

舒綱進賢人父喪廬墓三年事母孝撫弟遺孤恤族中婚娶者動遵古典

吳凱

吳凱字廷輔合肥人成化壬辰進士乞歸省親會母疾抵城即步入趨候衣冠拜牀下晝夜躬湯藥母死既葬每旦至墓所號泣進香饌運土封植不資傭役官兵科給事中

史琳

史琳字天瑞餘姚人成化丙戌進士官右都御史天性孝友執親之喪哀毀踰節廬于墓側者三年

鄧翰

鄧翰內江人成化進士任知縣卓有異政陞府同知致仕家居繼母停柩火災延及堂室翰以身蔽捍火至不動尋滅人以爲至孝所感

劉機

劉機字世衡大興人大父中敷官戶部尚書父璉官遼東苑馬寺卿十歲喪母哀毀如成人及長父卒官機徒步往護喪歸至卜葬族人泥陰陽家言各以生年與葬期犯久不克葬機泣拜曰願以機生年所值月日葬父乃克葬事繼母尤孝謹成化戊戌第進士歷官吏部尚書

鄭杲

鄭杲字義民合肥人淹博經史一日省悟宵出遊訪豐城楊廉閭醫閭賀欽有古人風將往卒業焉頃之丁外艱廬於墓所哀毀骨立染羸疾不起作絕命詞云不孝罪通天一病幾五月調攝弗自遑

遂爾成永訣三年未終竟四物尚茲缺老母孤且衰誰爲侍巾櫛萬事吾已休含恨向夜穴遂卒年二十九新淦于鳳題其墓碣曰篤孝鄭生

陳選

陳選字士賢臨海人歷官廣東布政使贈光祿卿諡恭愍選倣范文正置義田贍族號思遠莊及卒族人以公無餘貲舉田歸其子載戴不可曰先人置此以行義也設取而私之獨無愧乎

薛遠

薛遠字維遠無爲州人歷官南京兵部尚書仕宦四十年家無長物食無兼味室無媵妾曰少吾事親不足今安忍有餘

盛全

盛全普安衛戍卒家貧而孝母恒疾齋戒三載弘治己酉母病革不能爲藥度勢不可活詣城南龍王廟齋戒秉虔仰天禱焉質明刲腹出其肝封之死而復蘇持歸與妻和羹以食其母衆聞奔至廟血跡在地壁書盛全爲母四字恐死患及鄉人也有司憫其孝給之醫藥七日而愈母疾亦瘳莆田林廷玉賦普安盛孝子歌

劉閔

劉閔字子賢六合人家貧極力養母定省溫凊疾不解帶母或恚怒則衣冠跪牀下竟夕不敢起以父與祖母二喪不克葬遂斷酒肉遠房室訓徒鄉邑朔望則號慟于殯所如是者三年母殁哀毀骨

立廬墓側衰絰疏食終其喪祭祀必齋沐率男婦奠獻如禮妻失愛於母出之終身不復娶林俊起留臺疏薦曰劉閔德宇道風人所難及宜徵侍清官講讀不報御史宗彝知府陳效又薦之　詔授本縣儒學訓導前後按部大夫及守令均致禮焉

李錦

李錦丙城人性至孝母卒哀毀不已廬墓三年弘

治問旌表後貢入太學父卒復廬墓側以疾卒于墓所子澤孫柄居親喪一如錦人謂之三世孝思

何孟春

何孟春字子元先世廬陵人性至孝父官戶曹郎卒扶櫬南還風飄舟下流抵石崖翼日乃定孟春抱櫬相爲存亡居喪致毀其母病痿弗良于言嘗揣色候得其意一夕寇至親負之而逃撫弟妹甚厚歷官南京工部侍郎諡文簡

陳鏞

陳鏞湖廣施州衛人性至孝母夏遘疾慮不起乃陳刀几上旦夕拜禱刀忽躍起自剖肋左取肝方寸和粥進母以桑皮線紉其創母疾遂愈父母歿哀毀骨立殆無人形

陳倫

陳倫字斯常祁門人父喜賓朋觴豆之需旦夕畢備及嫁女弟四人皆辦資送臥不貼席至父前則喜見辭色不令知之父每謂人曰吾兒孝子也弘治元年夏夜失火家悉奔竄時父在殯倫倉惶無措撫棺號慟曰父若有靈默相吾力以脫此災卽與妻舁出之後數人莫能舉時以爲異感

程振

程振字玉夫歙縣人髫歲失妣唐號泣甚悲人不忍聞長事父文旻暨繼母黃益盡誠敬振嘗有事於浙得父報病劇卽兼程歸行且禱願減已年以

增父壽及歸病益劇醫者弗藥振計無所出遂刲股爲糜疾果愈未幾患溺痢於起居振躬湯藥伺燥濕旦夕不離寢所者三年家有戾猫犬一旦化而相馴及居喪哀毀過禮庭花曰紅金錢者忽變自如玉人以爲誠孝所感

謝用

謝用字希中祁門人父永貞納妾馬氏生一女永貞客外嫡汪出之時馬已娠四月矣改適孚溪而

生用焉。永貞歸。即抱寄乳鄰母孫氏。囑曰。此離蚌之珠。幸善保之。嫡聞之。遂自收而鞠之。踰年嫡生愛無厚薄。用不知其異出也。十五習舉子業。善屬文。嫡慰永貞曰。有此可忘蚌矣。用甫冠。始知爲馬所生。恐拂嫡意。乃謀於族人珣。遂因事與珣偕行。日則哀詢於路。夜則焚香籲天。如是者幾一載。千里之內。水村山廓。覓之殆徧。弘治壬戌夏。暮宿休寧黃畲農家。一寡嫗出。問曰。子爲誰。用具以告。曰。

汝母爲誰。曰。馬氏。曰。汝非永貞之子歟。曰。然。嫗即抱用曰。汝母即是我也。於是子母相告。故悲泣不能已。聞者皆爲之揮涕。明日歸告其父。語未訖。仆地。既而得命。乃并其同母弟余浩迎歸別室以居。用敬奉二母。曲盡誠孝。撫二弟恩愛俱至。乳母孤。用養之不缺。親族朋友咸稱之。嫡卒。感悔令用迎馬同居無間言。嘗語其族之女婦曰。用善事我。無慭心。誠孝子也。必食天報。一日鄰不戒火。延及數十家。至用舍風反無恙。其父墓木拔。勢西壓祠屋。用懼。急趨之。木急東墜。祠墓亦保無恙。人以爲孝誠食報之驗。用補弟子員。觀風使者聞其事。列於德行優等。月給廩餼。

白聚艮

白聚艮。潞城人。朴魯不知書。母卒。廬墓六年。始終無少懈。弘治六年。有司以孝聞。旌之。

李銳

李銳。河間人。弘治辛酉鄉薦。有孝行。親喪。廬於墓側。獨居三載。悲動鄉閭。任平定知州。

王鵷

王鵷。東明人。性孝友。居喪執禮。廬墓三年。致平地湧泉。事聞。　詔旌表。弘治壬子鄉薦。歷官監察御史浙江僉事。

田耔

田耔。汾州人。弘治舉人。知長清縣事。親孝養誠至。

親歿。廬於墓所。哀思骨立。時早霜殺禾。獨近墓禾不傷。人以爲孝感。與辛彦博立爲忠孝祠祀之。

劉仲原

劉仲原。汾州人。歲貢生。母郭沒。仲原廬墓。晝夜悲號。有盜嘗夜叩廬求火。仲原與之。其盜化而爲善。牧童樵子。皆識其墓爲孝子墳云。

豐熙

豐熙。字原學。鄞縣人。年十六遭母喪。水漿不入口

者數日。倚廬三年。弘治己未進士。官春坊右諭德。嘉靖初議大禮不合。謫戍鎭海。

顧璘

顧璘。字華玉。上元人。歷官南京刑部尚書。平居事親孝。父病疽。璘年已五十餘。與同卧起。吮濯扶掖。曾不委勞于人。

楊禬

楊禬。字希祥。宣慰司人。弘治戊午鄕舉。性至孝。母嬰心疾。每發輒顛。往往如不克生。禬號泣以隨。露禱于神。求以身代。母卒。哀毀骨立。杖而後興。竭力營喪葬。具幾于毀性。守服三年如一日。甫畢。於鄕父已垂白。禬眷戀不忍離左右。人强之仕。不應。終養十餘年。父卒。始投牒。授新寧縣。年八十餘卒。

魏校

魏校。字子才。崑山人。官太常寺卿。性孝友。毎夙興即省其父母。夜則就寢所晤語。無恙乃即安。或疾

則累晝夜目不交睫。致政時。日依依侍食母側焉。

孫緒

孫緒。字誠甫。故城人。官太僕卿。迎母官邸。歲暮大雪。日晏而養具未備。因婉辭以悅母心。朝夕侍母。愉愉如也。母性嚴急。或怒。緒長跪。暑月揮汗如雨。遇初度。愀然塊坐。終日蔬食。曰。吾念母氏劬勞也。

潘鏜

潘鏜。字宗節。六安州人。性孝友。事繼母。曲盡顏色。

寒煥饑飽躬自慰問珍果名醞獻而後嘗謹於祭先非疾病不敢不親臨父母忌日素服屏居不御酒肉弘治丙辰進士擢監察御史歷官廣東僉事

吳爵

吳爵歙巖鎮人與兄鼎弟珊客黃州衆夜鬬殺人誣鼎吏捕急鼎不知所出爵曰兄年高未有子弱弟老母所憐皆不可死獨爵孑已長願代兄以塞禍遂詣吏就繫鼎究之求直不已爵謂曰空自苦

必無生望不若保餘貲善事老母撫弟姪立門戶無以弟爲念其夜具衣冠自經死州人傷之時陳司徒金劉司寇天和義其事以詩文吊之正德中郡守張公書取義字表其門鐫其名于里之節孝坊

皇明孝友傳卷五終

皇明孝友傳卷六

明武林郭正中輯　孫亮工重校

歸鉞歸繡

歸鉞字汝威後母有子而鉞失愛父提鉞後母索大杖與之曰毋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瞻炊將熟即議議數鉞不置父大怒逐鉞於是乃母子飽食鉞匍匐道中北歸父復杖之屢瀕死鉞依依戶外俯首涙下不忍去父卒後母獨與其子居摈

鉞不見鉞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後母飲食狀敎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饑後母不能自活鉞往涕泣迎養後母内自慚終感孝子誠懇從之鉞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饑色弟尋死鉞孝養後母終其身鉞少饑餓面黃體瘠族人呼爲萊大人嘉靖壬辰鉞無疾而卒孝子既老且死終不言其後母事也鉞族子繡字華伯亦販鹽養母已乃坐市舍中賣麻與弟紋緯友愛無間緯不法坐繫繡力營救緯又

不自節犯者數四緇傾貲脫之終始無愠容繼妻米製衣必三襲令兄弟均平曰二叔無室豈可使郎君獨被完潔耶叔之亡妻有遺子撫愛之如已出故人稱歸氏二孝子

陳茂烈

陳茂烈字時周莆田人爲監察御史以母老乞終養力供甘旨短床敝席不辦一蚊帳身治畦一蒼頭給薪水出則自挽小舟蓄妻子服食麤糲一女

適彭韶孫輔嫁甚涼薄皆人所甚不堪而泰然自足正德中吏部以其養母淸苦奏改爲晉江教諭資其祿養疏辭不拜既又援侍郎潘禮例奏給月米三石又辭曰陛下隆孝理之化長淸白之風下逮微臣亦荷收恤豈獨臣一家之幸而已第念臣家素貧寒食本儉薄故臣母自安于臣之家而臣亦得以自遂其貧非誠有及人之庶盡己之孝也古人行傭負米皆以爲親臣之貧尚未至是而臣母鞠臣守貧居寡艱苦獨至臣雖勉盡心力之義竟未酬涓滴之恩且臣母年八十有六來日無多返哺至情固欲自盡資養月米心竊不安　奏上不允後母年九十而終時方抱疾强起號哭寢地疾轉亟卒都御史王應鵬薦以庶約如石守道而所養獨純孝行如徐仲車而所處尤困　詔表宅里曰孝廉恤其家

湛若水

湛若水字元明增城人正德丁亥奉母喪歸葬荷塘廬墓三年墓産瑞瓜人以爲孝感所致

王艮

王艮字汝止泰州人孝出天性寒日見親以冷水沃面乃痛哭曰其爲子而令親天寒盥冷水乎出代親役入掃舍奉席晨省夜定如古禮唯謹艮見王守仁於贑衣斑襴之衣曰吾以表孝也守仁曰衣此就寢乎對曰否曰子孝通晝夜乎曰然曰子

必以是衣爲孝則脫衣而寢子之孝不能逾乎彼
矣曰吾孝在吾心耳豈在衣乎曰既不在衣則何
必異其服艮避席曰敬受教

羅汝芳

羅汝芳字惟德南城人甫三歲偶念母而啼父抱
之即止隨思曰心一耳何苦樂倏變乃爾爲輒[illegible]
追尋不置五歲從母授孝經諸書篤志以聖賢自
任後爲名儒所著有仁孝訓

潘自新

潘自新字汝明丹徒人聞王心齋布衣起海濱心
怦怦動謂聖賢爲必可學聞從[illegible]之儒先論道德
性命之旨起居飲食家庭間一尚先民程法性至
孝友事父竭力色養待弟又新故友愛一日父涉
江舟覆時居維楊領生徒說詩至欲報之德昊天
罔極忽涕泗滂湜曰異哉何祥乎少項訃至徒跣
走六十里抵江濱大號五日夜曰天乎地乎神耶
鬼耶我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不可得也郡守下
令屬延江舟子操舠上下百里大索風濤十日夜
自新亦兩歷沒沙泥中幾敗不支卒不能得乃以
父生時所嘗服御内棺中表曰衣冠之葬自是二
年讀禮啜粥食蔬無笑顏悅色終其世不入內室
焉

方重杰 附方夢升

方重杰字思輿南海人尚書簡肅公冢子母陳氏
病劇徧叩諸醫勿効重杰時年十五一夕焚香籲
天曰母以父憂子恃母育願毋生即耶躬奚郵哉
乃持七首割左臂肉和粥以進母啖之疾愈嗣有
訛傳父遭兵劒者母驚怖卒重杰哀毀殞復蘇扶
櫬還遇夜風雨露次弗離遇荒林野藪聲烏烏孺
慕使人不忍聞父歿廬墓側時有朱蛇盤旋廬舍
中弗去者旬日臺司檄旌其門正德己卯舉於鄉
以顏淵程明道爲矩矱著希明錄卒之日自作輓

文至死不亂大理卿黃華嘗曰簡肅之有重杰猶張忠獻之有南軒也學憲江以遠檄送孝子祠與唐林攢明陳茂烈諸公並祀 世廟時巡按御史曾佩疏言孝行 詔立坊旌表重杰子夢升字君符因父羸疾亦舐糞割臂肉願以身代孝義彰聞督學田汝成特寘優等廩食之人稱其世孝

劉和

劉和字元中廬陵人父理豫溺死池州時和年十

三痛哭嘔血母周氏解髻得不死後往來溺處輙悲痛不食設酒餚江滸號而招焉每食甘美必懷歸奉母後母喪廬墓玉華山朝夕哭泣朔望令節有奠物不給則織屨易之遇忌日齋必三日而祭明年夏風雹伐屋獨其廬不壞山多虎虎夜繞廬不相驚人始疑之已廉詢衆實多往慰問又明年人有惡之者結黨僞爲盜夜火其廬執和苦楚之久乃得脫抱木主避焉時苦寒童子進衣不素衣不受歸納主於廟而終喪於外寢平居寡言笑遇侮忍受嘗自號耐辱居士

謝麟

謝麟高安人正德初華林賊劫其家麟負母避賊追尋益迫家人速之走麟曰母在安可棄乎既而賊劫其母麟努力奪之母獲免麟死于賊

劉憲

劉憲靈石人爲邑學生性朴實有孝行父歿母八

十餘歲正德六年流賊入境憲負母避難賊至憲曰寧殺我勿殺吾母遂遇害御史相繼以事聞詔旌其孝令立石賜金助葬

孫清

孫清睢寧人縣學生少孤事母以孝稱於鄉黨正德七年母卒時流賊入境清守柩不移竟日哀慟賊爲感泣相戒勿犯鄉里賴以不擾事聞 詔旌其門

鄧顯芳

鄧顯芳辰州人正德七年鎮筸苗叛侵掠村寨衆皆逃避顯芳以母柩在堂固守勿去人怵以禍顯芳曰棄母而逃心實不忍况平生讀書所學何事苗至使爲鄉導顯芳不從遂遇害支解于母柩之前聞者憐之

初貞

初貞濟南濱州人正德中流賊入城父雄被執賊欲刃其父貞以身蔽之賊怒斫折貞右手二指貞抱護如故賊濡兵血書孝子二字於垣而去父子得免于難事聞旌表

楊蔭

楊蔭遂寧人正德間廖賊刼掠蔭奉母蘇氏避險崖草中賊獲之欲殺其母蔭抱母痛哭願以身代賊以刀屢試其頸蔭色不變遂釋其母截蔭髮去當道重之表其門

傳與

傳與高安人性至孝父疾感夢百里外徒跣求醫得撫絕嶺古井水調藥愈祖母曹氏孀居爲華林賊所掠欲殺之與渡水以救賊以巨梃壓之梃忽斷賊驚異釋之事聞 詔冠帶表其門

宋顯章

宋顯章字文光濮州人正德辛未廬父墓流賊至伐其墓樹顯章大哭請止之賊首咄嗟曰此孝子里也戒勿復遺之矢約五里內不得殘傷一木里人依之賴全活甚衆學使者高其行越格廩之累舉不第卒不旬日妻辛氏自經殉側州守李緝上其事建祠樹碑黃詹事佐作孝烈祠樂章二闋云

楊惟懷

楊惟懷新都人從父宦游扶母櫬歸至三峽夜遇羣賊衆皆逃匿惟懷獨守母棺賊疑其有財欲發之惟懷以身仆柩賊殺之沉尸於水母柩得全

何應宜

何應宜梁山人庠生正德間母爲流賊所執應宜求以身代死賊果殺應宜而存其母林都御史熹其孝入祀鄉賢

熊萬變

熊萬變榮昌縣庠生正德中流賊圍其居舉家倉皇母尚未行萬變告其兄曰母被圍我輩脫出何爲相與還赴難擊殺二賊負母逃爲賊所執被殺

母伏於屍罵賊亦被殺

韓邦奇

韓邦奇字汝節陝西朝邑人官南京兵部尚書性孝友與弟邦靖同舉進士交相砥礪嘗疾於廬幾一載汙惡之氣人咸不堪靖侍側未嘗少離飲食必親奉湯藥必分飲卿士夫立孝弟碑後弟病亟邦奇日慟泣不解衣不滋味者三月餘形且瘁弟嘗曉之邦奇泣曰吾弟憶東坡詩乎來生之因尚嘗同兄弟也及靖卒屢廢寢食哭絕衰經疏食祥而弗解嘗謂友樊恕夫曰世安有司馬遷關漢卿之筆能寫吾思弟痛弟之情吾當以此身報之

鄭紳

鄭紳字公佩淶水人官工部尚書父卒廬於墓側不入私室不與宴會者三年紳事父母孝事仲父如所生與諸兄弟約曰毋爾我視也毋有餘不足論也吾今則七人其先一身耳願世世同居合食

毋改於今日約定俸入不問所費久之食指以千計紳乃悉捐先世遺業讓諸兄弟曰吾固食公家人也烏用此諸兄弟感泣

楊成章

楊成章道州人正德時父泰任浙江巡簡以妻何氏無子娶妾丁氏生成章年四歲而孤丁改適母何携成章扶櫬歸比長爲諸生何臨歿具告之故成章痛哭曰天下豈有無母之人乎乃遠歷金衢

逐鄉訪跡再往乃得之孝養終身知州葉文浩以聞吏部侍郎唐龍上其事授國子學錄以旌其孝

景暘

景暘字伯時金陵人正德戊辰進士官司業素篤孝義母目盲萬方療之不愈暘旦夕禱于神母雙眸忽炯然舊疾如失人稱其孝感

趙德宏

趙德宏字有容鶴慶人舉人累官慶府長史爲人

孝友篤恭父遠病痢宏爲嘗糞父卒哀毀骨立旅食無資假貸營殯徒跣偕傭人肩柩以歸旣葬廬墓三年嘗有一白犬自來相伴小鳥巢於桃樹呼即喙食知府汪標聞異之親至墓所慰賻有加御史唐龍奏聞榜曰孝子趙氏之門

葉琦

葉琦字廷珪祁門人幼稱神童年十一補邑諸生十八發解南畿甲戌成進士觀政工曹即焚香自矢以立身行道爲先忽聞父疾篤即上疏乞歸虔禱願以身代藥必躬調衣不解帶凡七日夜忽有異人授摩運法疾脫然愈衆謂孝感所致當道强之仕竟以親老終養力辭不赴

王以旂

王以旂字士招江寧人正德辛未進士官兵部尚書事父至孝父病十年食飲起居不暫離側滌器亦自浣滌

徐文敏

徐文敏武義人父早卒母朱遺腹生文敏及長事母克盡孝道母患瘋疾文敏百方醫療不痊乃斷葷酒每夜叩北辰祈以身代越四年勿懈忽一夕夢老人示以方如方劑藥母疾遂愈鄉人嘆異正德間知縣張泳核其孝行奏之

徐顒

徐顒字子淳錢塘人正德辛巳進士官臨江太守

少時善飲酒父誡之絶口不飲及鹿鳴舉觶猶以未奉父命爲辭父嘗患怔忡疾不解衣半歲父殁養母躬備甘毳家事必稟進止廩祿貨財悉委於二弟傾囊助之

徐聰

徐聰字聞博鄖城人以薦孝聞母病思櫻桃非時無從得聰泣禱而行徬徨叢薄間得櫻桃以歸母食之愈人異之稱徐孝子

吳泰

吳泰井研人任湖廣鹽利知縣事祖母以孝聞母徐氏目盲泰以舌舐之母目復明鄉人稱爲孝子嘗道旌其門

張時中

張時中金堂人父傑目盲旦夕躬授七箸夜必焚香籲天如此者三年偶遇醫復明及患腹脹常同臥起遍求醫藥尋亦愈父常曰吾無報汝願汝子

亦爲孝子耳藍寇至城弗可守棄其妻子負其父先逃累遇賊哀求得免居喪哀慟祥禫如初起復爲清平司訓

向光振

向光振字伯羽應山人正德中鄉薦奔父喪渡海遇風以身禱母病當應制不行祖所遺產悉讓其兄嘉靖中知四川高縣

唐治始

唐治始江西清江人僑居華亭之圓江父尚儒卒苫塊未除而隣家火起旱久火勢昌熾治始盡出資粧募人出其父柩人無應者或挽治始出曰父柩在此我死不出火息後所居巋然獨存治始竟以薰炙伏棺死柩上皆成血掌痕事聞有司爲旌門曰孝子

蕭華

蕭華字中美永州人事母孝家貧苦耕養母朝夕

愉色不異嬰孺正德初母歿廬墓三年丙夜猶聞哭聲竊其妻不得往顧服除猶不忍歸又以父早世未伸子職復廬墓三年遠近莫不以孝歸之嘉靖中巡按御史黄季瑞表其墓

亢艮玉 附張璽 李大經 靳馳 王寵

亢艮玉臨汾人爲府學生事父母能色養得其歡心母卒廬於墓側朝夕哀號有朱草叢生衆葉如蓮之異正德四年旌表其門又有同邑張璽李大經曲沃人靳馳萬泉人王寵並以孝行先後旌異

洪祥

洪祥字士高黄梅人事親孝養備至服勞終身父友璋病癘年餘起臥粥飦衣被垢穢祥必躬治之未嘗解帶一日父强坐詔祥曰吾病將愈汝姑去就室宿一僕扶我足矣祥徉諾而伏父寢旁夜父欲起溺呼僕不肎力殆而仆忽一人衆脇驚問爾爲誰知是祥也相持而泣曰天乎兒孝至矣吾其瘥乎已而病愈祥與妻完顔氏益竭力承歡十餘年及父卒思慕不置見父形於醮薦鏡中人謂誠孝所感祥壽九十七卒子亮金華武義丞亦曲盡孝愛云

史玉明

史玉明廣濟人父早喪事母至孝及母卒玉明傭工自給有山數丈田一畞以父祖墳墓在焉構蓬墓側以居有虎過之玉明拜虎低頭而去鄉人曰

而急易而居不爾將不免泣曰焉有祖父在此而爲虎所食每遇陰雨虵蝎侵苦塊間玉明視若固有鄉父老曰汝死後此山此田終屬他人孰若鬻備衣棺以終身母爲自若玉明泣曰吾寧死溝壑安忍賣父業以備已私乎嘉靖初病卒于墓蓬中隣里憫其純孝備殮具葬于祖墓士大夫嘉之建孝子亭樹碑曰孝子墓

賀鈞

賀鈞字信夫廬陵人正德間爲麗水令居父母喪哀毀苫塊三年家人嘗失火亟取累世神主奔出他一無所問

卜懷

卜懷寧海人父早卒母教之甚嚴嘗課其業輒以杖擊之母年九十六卒懷執母杖而泣曰安得復教我耶祀其杖于母側因廬于墓人以孝稱有司上其事　詔旌其門後歲貢就銓以孝行擢首選

授鄖陽府通判

孫鵬

孫鵬文登人性至孝日侍父母左右飲膳必躬視昏定然後就寢母卒鵬哀慟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幾絕既葬依墓弗去時隆冬大雪且無棲廬族人勸歸不從遂相與三日而成一廬鵬朝夕哭奠負土增墳忽野燒將及廬鵬望拜風返火滅墓上枯木秋生萌櫱人以爲孝感所致三年衆勸歸鵬曰孤少多病五歲方離親懷抱今嘗五載以酬親德又二載始歸楊參政維聰聞之曰是可以風吾民矣遣粟勸獎縣令王允言奏聞旌表其門

徐應魁

徐應魁登州人庠生父母早世孝養祖母盧氏妻朱事之尤篤盧歿應魁哀毀嘔血隻身廬墓跣足取薪水爲粥朝夕哭奠負土成墳至冬雪深數尺廬門道徑盡封水火絕六日應魁幾死忽地響若

雷廬中醴泉湧出能愈疾服闋鄉黨數千人迎歸次日復地震而泉竭孝感羣盜愧以百金入之於官知府李承選賜墓地官宅提學李化龍賜廩併辭之士大夫立感泉碑妻亡竟死不娶御史韓應庚扁其門曰至孝格天事聞　詔旌表

陸僑

陸僑登州衛人父鎬僑事親盡孝母病刲骨愈年至九十四人曰孝徵督學鄒旌之仕廣平訓導

錢敏

錢敏舒城人幼喪父家貧力學事母至孝及登進士乞還鄉侍母母患痿侍湯藥頃刻不離側母歿廬墓 詔旌表

高典

高典合肥人性至孝父歿哀毀骨立廬墓三年歸有白鵲數百隨集于宅人以爲孝感事聞旌表

龔曇

龔曇字汝霖義烏人性至孝年十七父瀕病躬侍湯藥衣不解帶父卒哀毀瘠羸如禮事母尤孝謹凡四十年母卒廬墓苫塊饘粥奠獻悲號三年如一日有司以聞 詔旌表其門賜八品官復其家

朱玏

朱玏字士貞浦江人天性孝友母卒廬墓孝感三異家燬而祿而師萊堂扁出煨燼若漸盆栢蒼枝致黃鳥邨有馴而不驚家有母犬病狾其兒哺食食之

潘琢

潘琢字時循蘭溪人性孝友不私妻子父喪毀瘠骨立酒肉不入口者三年母患瘋痺琢衣不解帶痒疴痛楚隨意搔摩梳洗水火皆親理之每久臥思起乃制軟輿與弟舁之惟其所適如此者七年母歿哀痛幾死既葬廬墓九年人皆稱其克盡子道有司旌其門曰孝行

何垕

何垕字朝舉新城人母喪苫塊晝夜哭不絕言動葬祭一於禮哀毀幾不能生廬墓側三年

林黼

林黼字質夫閩人性孝友居父母喪哀毀蔬粥三年跬步未嘗遠几筵事二兄甚謹登正德丁丑進士授大理寺左評事 武廟將疏諫南巡入詔獄三日廷杖而卒

歐陽瑜

歐陽瑜字汝重安福人官四川參議丁外艱守制不處內者三年既葬廬墓側虎每環廬而號瑜不爲動

張尚忠

張尚忠沁州人少失母爲祖母王氏撫育長事祖母甚謹及卒廬於墓側日夜悲號而死鄉人莫不矜念焉

梁廷振

梁廷振字伯綱廣州人甫十齡事親盡禮時稱孝童嘉靖間官布政

許象先

許象先歙縣人父歿于淮奔喪歸葬三年不入內室母病旦夕侍側藥餌必親嘗而後進母歿擗痛逾甚十月卒于喪次有司申請祀于賢祠

劉瑞

劉瑞字德符內江人歷官禮部侍郎性至孝蚤孤事母田孝敬備至既歿哭踊幾絕哀毀踰禮歸葬經萬流驛遇風舟人錯愕瑞焚香籲天風即止人以爲孝感所致忌日追奠尤極哀痛家廟時祭齋戒必誠牲醴必豐潔宦遊數千里必載木主以行

陳烱 附陳翀

陳烱上虞人父旺坐誣繫于理烱泣血哀籲百計不能脫歸渡錢塘江覆舟死子翀年十四痛念祖

繫父歿矢志疏冤會越守病疫召巫翀奏錢於巫怖守鬼神之說立釋旺奉御以歸戚里異之海寧葛徵奇嘗作歌以紀其孝翀曾孫約鄉薦約子美發官翰林人謂孝子慈孫之食報云

明孝友傳卷六終

皇明孝友傳卷七

明武林郭正中輯　孫亮工重較

何倫

何倫字宗道江山人事母毛氏至孝家雖乏而甘旨不缺衣服必備或營辦不足輙借貸于人及母亡殯殮遵古禮蔬食三年如一日喪畢猶不釋服不入內鄉飲亦不赴曰吾親在淺土吾其忍乎郡邑李劉黃諸公咸貽葬賻對使者拜受於家終不

造謝曰吾罪人不敢至公庭也有盜夜入室竊器物倫覺其人而不言及將取釜始言曰盍留此備吾母晨炊盜赧然盡還其器物大聲言盜孝子者不祥自是其人不復為盜趙中丞鏜常言過其門輙徘徊不忍去

呂柟

呂柟字仲木陜西高陵人戊辰廷試第一以抗疏為劉瑾所嫉遂請告歸瑾遣官校偵其過無所得至半途返抵家數月瑾誅陜搢紳株連無筭柟獨超然杜門力耕養親父或因小過責次子梓必跪而分罪父嘗病柟侍湯藥晝夜衣不解帶履恒無聲如是一年鬢髮變白父卒哀毀咯血歷官南京禮部右侍郎歸事繼母侯孝養備至侯病頭風畏寒柟親為艾褥進乃安侯歿殯殮如禮及柟卒遠邇赴弔者千人巷為罷市

王原

王原文安人父珣逃避里役不知所往時原在襁褓母張氏撫之及長問父存亡母曰汝父累於貧不能顧我母子棄家避差今已二十年矣淚下如雨原酸痛不能言及冠娶段氏月餘一日跪白母吾將去尋父歸母曰汝父去家二十年不通音耗尋詎可得乎原仰天號曰人而無父何以為人泣與母別初去涿鹿轉而東周旋齊魯之郊者數年經於田橫島時日已西沉颶風甚急止宿岔路口

王神祠。夜夢入古刹。日近午。見廊僧煮飯。就乞食。與一盂。曰。此菰米飯也。味苦。爲汝澆以羹。乃肉汁也。曰。甘乎。曰。甘。曰。如來眞箇來。好去還須去。忽驚祠門軋然有聲。一丈夫携杖入。問原奚自。原具實對。語以夜夢。丈人曰。夢日當午。南方也。菰草根。附子也。調以肉汁。附子膾也。急去於寺中求之。原如其言。趣清源而上。渡淇水。晝行夜禱。踰月入輝縣。縣有夢覺寺。原雪夜造寺。寢寺門下。天將曙。一菰蒻出見而駭之。曰。少年何處人。何以至此。原噤噤

曰。文安人。尋父而來。曰。識其面乎。曰。不識也。引至禪堂。住持法林哀而食之。粥法林素知珣文安人。因召而問曰。汝識此少年乎。曰。不識也。曰。同桑梓曷敘寒溫。珣曰。汝父謂誰。曰。某。珣呼原乳名。不覺欷歔。原曰。是也。相抱而哭。珣絕無歸意。原以頭觸地牽珣衣向法林哀而大號。法林强之歸。時珣年六十四矣。有司嘉其行。以壽官榮之。

唐儼

唐儼全州人。父隆。嘗知郴州。老得危疾。儼年十二。恒侍疾不懈。迎醫弗能療。儼泣。潛割右臂肉。鼎臑進之。父嘗之愈。未幾父疾復作而歿。哀毀如成人。儼游學從兄於亳。其嫡母蒙寢疾於家。儼妻鄧氏年十八。奉姑甚篤。蒙疾劇。鄧曰。吾婦人安所事湯藥。吾夫以臂肉療吾舅。吾獨無以療吾姑哉。割右脇肉以進。蒙病亦愈。儼聞母疾馳歸。至則無恙。儼

拜其妻曰。此吾分當爲。而召我何自苦。鄧曰。子事姑婦事姑。有二道哉。方危急之際。召子何及。且事必遲。子安用婦爲。儼嘆曰。吾得子。吾無憂事親矣。時督學使者廉知狀。錄儼於庠。以粟帛給其妻。儼事嫡母甚謹。生母宋事之兼隆。而儀節衣食視嫡殺焉。曰。禮不敢踰也。蒙歿二十年而宋歿。儼朝夕號慕。葬宋於金盆山。廬其次三年。寢苫負土。惟從一童子。龍蛇虎豹縱橫其間。儼日取薪水甚憊。[illegible]

相其勞儼曰吾爲母氏爾豈敢以私勞煩諸君學謝遣之金陵顧璘知全州慕而訪之賦詩詠其事書山壁曰望母巖嘉靖乙酉儼以貢至京師縉紳聞儼名多欲見之儼輒避之後儼肄業南雍有司奏之旌其門

侯英 附侯侃

侯英開州人任至河南副憲與兄侃俱以孝稱年十三母鍾氏眼疾憂泣輟食每夜稽首祈禱越四十九日疾乃愈後官江西按察使母訃聞號泣幾滅性奔還與侃同廬墓側有白鷺數千旦夕飛鳴塋前人以爲孝感所致有司以聞旌表

易直

易直宜春人少讀小學家禮即躬行之父性嚴急諸子少有違輒遣怒直跪伏終日不起父疾嘗糞苦輒愈及再疾糞甘直竊憂之父竟卒嘗遇寇抱母痛哭賊舍之去治喪不用浮屠廬於墓者三年

服闋傷祠墓無主則嘗貢辭去嘉靖初有司上其事詔旌其門

吳玭

吳玭字汝瑩錢塘人嘉靖癸未進士歷官參政母病痢玭刲股肉和藥血淋漓下不絕痛父以食芋遘疾終其身不忍食芋宦遊四方必奉像櫝懸之祭則拜以泣比病不能言數引手指像忽自墜其僕曰得非欲奉以行乎頷之而逝

方鵬

方鵬字其大安慶人登嘉靖丙戌進士幼時家甚貧繼母馬氏遇之無道百計順承母有女云嫁我女必鬻其居及母死不忍食言果鬻居稱貸以爲粧奩助父槃病篤吐血一升跪接而吞之幾不自保尋父歿親刻木像飲食必祭曾他出夢父有怒色醒即歸視有家僮簮其像號泣治之孝感如此

華察

華察。字子潛。無錫人。嘉靖丙戌進士。官侍讀學士。以親老乞歸。二親相繼歿。廬居四載。不御葷酒。如一日。

張後覺

張後覺。字志仁。茌平人。事父母至孝。居喪哀毀骨立。三年不御私室。

戚景通

戚景通。字世顯。定遠人。官大寧都司。奉　詔坐神

機營。母閻貞節年老。請終養。從之。仍支俸山東。便奉給。景通白首子舍。每上食。率諸子女弄雛戲。一不當母心。蒲伏請受杖。母有疾。夜叩北辰。請身代。居喪哀毀。子繼光著戰功。爲東南名將。

蘇祐

蘇祐。字允吉。濮州人。居母憂。會流賊刼畧至郡。父恩趣之走避。泣曰。母殯在堂。兒將焉往。願以死守。竟不避。俄而寇去。嘉靖間。歷官兵部尚書。

丘緒

丘緒。字繼充。鄞縣人。父鑑。娶妾黃。而妻余出之。適江東包氏。未幾。復轉適他所。遂不復聞問。時緒年尚幼。或徵詔以母故。輒欷歔不自勝。年十五。父卒。頓首銜恤。涕泗霑灑下也。孝事母余氏。久之。余亦心傷之。均愛若已出。余病且劇。嫡產兒經及弟綸。俱客京師。緒獨侍湯藥。惟謹。不解衣帶者數月。及余卒。居喪痏毀盡哀。嘗是時。距黃去時二十年

矣。忽一夕夢神告之曰。子之母在台州金鰲寺前。緒即上郡。偕一人憩于途。則包氏故養馬厮也。詰以母向往。故厮歸訊其母。其母曰。昔居浮橋東。有周平者。曾曰其事。然今已配戍京衛矣。而緒兄女夫則王李也。時以進士待次京邸。遺書囑王爲訪其人。久之未得也。偶一日大雨。有避雨于王邸門者。奴聞其聲爲鄞人也。而叩之。乃即其所訪周平者也。延而問之。始知黃適台州李憲副之子云。緒

得報卽裝而之台時李已故無嗣而所後者乃遠族子也漫不知前事緒徬徨掩泣于道有見而傷之者曰此中有東門王老齒踰耄故嘗作媒氏爲生儋知之乎導往詢之則知黃居李無依而復適仙居吳氏明旦再詣叩王老而其夕已暴亡矣吳仙居望族緒至其里歷矚數十家見一門頗適踏而入則庠生吳秉剛秉勳者感其事而留止焉中夜遍詢諸族有嫦氏室於內聞留止異鄉人恚而

咮焉姪語之故嫦故黃舊主母也因憶前事然亦不詳所往呼舊蒼頭問之云適於金鰲寺前去歲經之官已殯寺傍矣緒以其言與夢符信之且行且泣期一見柩爲慰而二生與之偕道過馬長之門爲牛所觸馬兄弟駭而出因問所從二生以告馬長曰吾先傭肩輿度日憶曾輿一婦人至緒雲蒼嶺下殆其人乎彼所傳寺傍柩者謬耳二人忽入門縛輿而出曰願執厮役爲先生導緒喜甚卽

別二生乘輿行至其地馬兄弟卸輿辭去酬之金不受曰吾兄弟憐君哀苦而來豈爲金耶固授之輒授金而去居嶺下旬餘一無所咨邂逅行人惟以鄞人物色之有織屨者云此去三舍地名王碧川有陳六十婦蕎鄞人去歲其殆亡乎緒懇祈與俱先造其姑氏家諗如其言遂往王碧川詢之閭左老嫗亦如其言乃緒不自信遣奴徧詢悵悵行委巷中忽一老嫗佇立於門探之爲鄞人也而叩

其從來具悉嫗亦轉詢丘氏息耗合焉知其爲黃也馳報緒緒愕不自持亟跟蹌以往抱持悲號遂迎歸養閭里莫不感動焉陳翁無子而家貧多負緒還取金徧償之併迎翁築別室奉之翁死則請母入室率妻子孝養終身處兄弟友愛純篤嘉靖辛卯邑宰入覲以事聞　詔旌其閭

襄陵王

襄陵王五世同居嘉靖十一年韓王聞于　朝

命撰。勅遣官旌其門。

仇時濟

仇時濟潞安人為宿州吏日五世同居閨門百有餘口歡然無間嘗與弟時茂作仇氏家範以為世守復與鄉人舉行藍田呂氏鄉約河內何塘稱其門有義讓之風云

楊汧

楊汧字宗源祥符人性孝父母卒悲哀幾絕四族

同爨內外無間言嘉靖壬午貢入太學授安肅訓導

譚維

譚維遂溪人舉嘉靖壬辰會試以親老不就廷對後六年始舉進士授戶部主事月以老母為念懇疏乞歸及母終躬營葬具人稱至孝撫按以忠孝世家表其門

范芝

范芝字德和黃岡人嘉靖間知定遠縣性至孝父嘗病滯三年芝侍養寒暑不變未嘗一解襟帶比卒癃瘠骨立殆不克喪醫療數年乃起

王嘉祥

王嘉祥字兆興華縣人早孤稍長父諱日雪涕不食事伯父如父善事母蚤莫問衣燠寒疾痛疴癢而抑搔之門無雜賓譏會不卜夜人問之曰吾謹奉慈訓不敢妄交游貪杯勺以傷母志母卒哀毀

瀕死二年不御酒肉每哭鄰里感動人稱至孝嘉靖間官工部郎中

楊峪

楊峪泥谿人廩生嘉靖中鄰火延燒其屋峪他出所顧惟以身翼母火焰不得出母子俱斃於火

鮮懷經

鮮懷經馬湖人母侯氏病疽躬為吮之母復病割股和藥以進又嘗糞以驗甘苦母歿毀痛幾絕廬

于墓側。夜有虎近廬。懷經泣曰。吾守母塚。於此幸勿見傷。虎咆哮久之始去。人以爲孝感

邵璋

邵璋字宜卿。朝城人。周歲喪母。及髫謁墓。未嘗不痛哭失聲。嘉靖庚子舉于鄉。事繼母孝。父年八十餘。病痢甚。璋臥床下。一夕數十起。手奉溺器。滌腧浣廁。盛暑無難色。已嘗其糞苦。喜曰。父無恙也。尋起。後五年卒。璋柴毀骨立。喪儀一稟古禮。提學袁洪愈旌其廬。璋固辭不受旌。後知西平縣。子弟門人相觀而化。邑人傳其孝廉錄。

劉效祖

劉效祖字仲修。濱州人。嘉靖庚子領順天鄉薦。時年甫十九。祖達以明經爲御史大夫。效祖侍養盡歡。父疾。日夜侍湯藥。籲天願代。父不起。哭幾絕。人以孝稱。

張基

張基字德載。吳人。嘉靖庚子鄉薦。念大母且耄。遂逡巡不赴公車。亡何大母死。其父亦死。乃歎曰。母老矣。誰與朝夕耶。自是步武不忍離。治一室扁曰愛日。以居母。手擇果實。浣蔬茹。嘗而進之。湯粥滌瀡。非親調不薦。一夕候母安者十餘。蚤起跌坐而逝。手書數行。皆身後奉養事。年五十有九。

張寰

張寰字允清。崑山人。嘉靖辛丑進士。官刑部員外郎。疏乞歸養。父卒。居喪廬墓。有乳燕之祥。服除。授通政使右參議。

廖廷皓

廖廷皓貴池人。廪無宿儲。日偕妻耕以膳繼母。嘉靖己酉。皓往于田。妻治爨。母採蔬于圃。忽有虎入其中堂。家衆逐出。母自外入。遇虎。咬母臂而去。皓自田來。見母被傷。急追及。抱虎項且泣且訴。願以身代。虎不舍。即以拳撞入虎口。母始得脫。暈地。皓

手猶在虎口。隨虎去十數步方脫。回赴母所。恐痛負母歸至床側亦暈地。猶連呼曰急爲我救母項之少甦。見母傷腫甚。乃口吮其毒數日母腫漸消而皓之頭目腫甚。數月始愈。又數年母卒。皓年六十餘而終。

胡濂

胡濂字深甫。崇陽人。嘉靖己酉鄉薦。任蘭縣知縣。性至孝。居南雍。夜輒焚香籲天。祈母長年。母疾躬侍湯藥。晝夜不解帶。兄弟分產泣涕者數。只田地

盡取磽薄者。

湯賓

湯賓字繼寅。南皮人。嘉靖庚戌進士。母病篤。賓侍湯藥。目不承睫。衣不解帶者逾月。晝夜焚香籲天。願以身代。母病霍然已。人以爲孝感。

高承順

高承順。華亭人。性至孝。母亡。哀毀過禮。父嘗疾劇日。舟厄於風。順哀禱獲免。嘉靖壬子。父遇倭。迫之以兵。承順延頸請代。倭兩釋之。子振聲亦有至性。人稱爲兩世孝子。

王在復

王在復。太倉州人。嘉靖三十三年。倭夷內訌。所在誅掠。時在復年二十一。隨父亮讀書朗澄庵。同父奔逃至中途遇倭。父子相失。在復已脫身二里許。輒轉尋父。聞父爲倭執。急趨父所。見倭露刃以待。

跽求解免。倭以刃背擊其父。隨以身蔽之。痛哭哀求。相挽不釋。倭怒奮刃一揮。父子二首墮地而兩軀猶相扭峙立。亮家亡祀絕。父子藁葬城北。萬曆丁酉。督學陳子貞言於 朝。旌表其墓。

官思恕

官思恕字子仁。光山人。嘉靖乙卯舉于鄉。母彭殁。思恕哀毀幾絕。結廬墓旁。有白烏冬笋之祥。隆慶間。兩臺疏薦孝友。 詔下徵用。會病卒。

周潞 附關世安

周潞字謙之蜀廣漢人迎養父母于京邸夙宵必冠帶入子舍候省爲常日市江魚浙酒爲供具酒數行輒高吟座隅吟巳起舞當彈吹班綴之樂二親懽甚忘其在客出守肇昌旌揚貞孝隴民關世安獨居養母廬墓三年潞捐俸予世安置妻

梁策

梁策鄢陵人性至孝七歲母病將不起旦夕焚香

泣中庭請以身代持香謁城隍神廟伏地涕泣幾絕一黃冠授藥一莖僅寸許曰煎湯服之服卽旋已亦不知爲何藥人謂孝感致然時稱孝童就外傳手孝經不釋登嘉靖乙丑進士陞知成都府抵任數月疏請終養時父母年皆七十躬調甘脆未嘗任侍兒一茶一湯必跪進夜深候寢定而退質明盥沐至寢門問侍婢安否安則喜不安則憂惶廢食徒步往太和山禱祈親壽十步一下拜行于

有餘里二人壽並八十父病胛不離衽席調飲食跪榻下手舉匕筯以進及父母歿日廬墓側至服闋不忍去

彭寶

彭寶字惟善桐城人少事父母甚恭其父母性皆卞急每交怒寶踧踖求解不得則涕泣叩頭必得解乃起一日天雨雪父醉怒母就臥寶跪臥外旦啓門見之問寶何爲者對曰兒不能和兩親乞賜

箠楚父曰我偶醉詈汝母汝何罪引入就爐寶再拜父母自是不復相怒矣妻事姑稍不敬欲去之里戚百計留不聽母曰新婦素事我善今小失豈遂處於不可自新之地乎寶跽受教退謂妻曰妻者齊也而事親不我齊乎妻感泣卒以婦道稱寶於父母所親者必善遇之弟容病心父欲置之死寶諫曰弟病當救治奈何罪之友愛益篤數年弟死撫其孤世父濟無子寶躬書爲營塚擴祖考妣

忌日必齋居素服致祭省齋何先生嘗稱惟善德
行子恒文學子恒者趙州守銳也實嘗夢道傍遺
金顧而不攫子恒曰美心未忘耶不攫則已安用
顧爲實矍然不寧者屢日立稽過錄一行失則書
一念妄則書月朔正席自數之曰奈何過而不改
乎書古聖賢列上座衣冠跪拜以爲罰曰奈何不
改過而愧聖賢乎常曰昭昭之惡實不敢有冥冥
之過實不能無自訟切至如此逾四十侍父母益

愉悅衣服飲食盥滌必親夜尤衽枕席伺寢取襦
袴冠履定之父病躬湯藥虔禱祀不愈慟絶復蘇
治喪準家禮處外寢苫逾年病以事母屬其子曰
居喪死當以衰絰斂遂卒知與不知皆爲流涕

夏子孝

夏子孝初名恩桐城人六歲失母嗚嗚孺子慕恃
服如成人嘉靖甲辰甫九歲父龍爽病瀕危恩涕
泣彷徨禱天地假屠兒刀潛於暗室刲左股一臠

六寸許躬烹羹以進父食之遂愈翼日創臥父詰
何創乃知向所食者子羹也驚而大號鄰父老趨
視嘆異聞于縣令胡枋義申府太守胡麟先一夕
夢王祥來謁詰朝得申孝子父詫曰孺子殆祥後
身哉賜名子孝字以忠請於督學使者胡植命籍
邑博士諸生月給廩膳癸亥父終哀慟幾絶構茅
廬墓側獨居朝夕奠哀聞於野鄰人魏國夜出遥
見墓所有火炬百人尺許者千艮久滅旦詢之子

孝無所見也虎哮桐梓山子孝子棲自如廬墓三
年身無完衣戸無甘味鬚髮皆焦形容槁瘠服闋
始奉主反室始徙子甫歲有半女三月及反子女
能貌人不知其爲父也驚問母曰徑入室者爲誰
既終喪游學四方歷事耿楚侗王龍溪張甑山羅
近溪諸公質疑請益督學耿定向欲類奏子孝固
辭曰不肖子不忍以亡親買名司理郭嵩錄其行
請于直指劉公移文獎之賜白金文綺將號間會

病卒。

周聘

周聘字延聘。青陽人。父銑。母錢氏。聘溫凊定省。問安視膳。探親志所向。殫力而圖。怡色承之。終身不替。常曰。行一不義。非孝也。言一不信。非孝也。受一不潔。非孝也。視貌斤斤。不邇匪𩔰。二弟婚食指漸繁。親命析箸。聘讓腴產于二弟。而獨受其窪潦。授經自食。其室災。鄉隣趨救。聘止之曰。天實有討。于

不肖。敢拒命乎。望火百拜而已。嘉靖末。外艱。擗踴哀慟。水漿不入口七日。幾殆。弟執飲強之。少許。始歠粥。不茹蔬。日三奠。奠必孺子慕。寢苫枕塊。不離喪次。歲餘。忽謂其子曰。旦日遠客來。預爲具。已果然。自是言休咎頻驗。內艱。稟禮致哀。欲附葬先隴。宗人難之。聘曰。匪宗人之尤。惟予不肖。有罪。哀奠至六年。宗人曰。時可免喪矣。聘曰。大事未襄。霄壤間一巨憾。安忍從錦衣者後乎。哀經不去身。哀號不絕口。深墨之容。常如袒免。十年不踰閾。苫敗塊剖。鄉人靡不憫惻。儀部阮自嵩言于邑令李尚默。恭藩張淳亦言之。令乃表其宅。捐金營葬于時。宗人感其孝。許葬先隴。或謂當詣縣謝。聘曰。令自爲治邑計。吾何謝爲。李[illegible]歎美之。人曰。服未可闋乎。聘曰。爲人子而以親喪煩長吏。其何能安。又服二年。然後釋。

王應元

王應元。武陵人。力農爲養。父友文每出飲。應元候于途。扶之以歸。一日友文醉臥。應元往于田。家偶火災。急奔回。烈焰甚熾。身濡泥水。出而復入。救之者三。號哭火中。抱父死。

方孟縉

方孟縉。武寧人。早失父。事母孝。比歿。廬墓三年。歷官僉事。致仕卒。

朱衣

朱衣字正伯金陵人母病痿篤衣丙夜禮斗乞以身代有白光降几榻之異母疾遂愈嘉靖丙子鄉薦官至沅州守

譚紀

譚紀字廷憲潼川州人孝友性成父有足疾扶侍四十年不少間父殁泣血三年不御酒肉建思親堂垒親臺時復悲哀至老不替焉

蹇衡

蹇衡衡州人性至孝母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葬祭一遵家禮後摧郁木主事居父繼母喪哀毀廬墓鳥聞哭聲輒飛集哭已乃散事聞旌表

史筆 附蘇文

史筆字秉直南陽衛人性至孝父病劇嘗糞母卒遺命以白綾歛不得終身不服綾以鄉薦官太僕寺丞同邑蘇文字子朴事母至孝母病暑月思牛脯不可得遂終身不食牛

蘇奎章

蘇奎章筠連人岷滿教授事父至孝一日與父入山遇虎無所避奎章倉惶泣告願舍父食已虎俯舍之而去人咸稱異督學郭公作猛虎歌紀其事

楊騰

楊騰遷安人廬母吳氏墓有冰花結於盆絲文秀異儼如樹下人拜伏墳前之象已芝草生焉隆慶元年親殁哀毀踰禮幾于滅性既葬居廬咸如初

喪三年地產芝四枝黃紫二色廬左右成列若植縣以聞總督劉應節巡按賀一桂督學傅孟春奏旌之立純孝格天華表于通衢仍給冠帶復其家

馮行可

馮行可華亭人父恩御史直言詔獄行可年十四刺血上疏請代 世廟感動改戍隆慶間 詔旌廬仕佐南京兆

江圻

江圻字子望仁和人隆慶戊辰進士歷廣西提學純孝天植父母病嘗藥舐糞衣不解帶行不正履居父喪泣血三年枕苫履塊食淡茹蔬不入燕室三年每過內目必俯不一視婦過亦如之當路高其行欲以孝旌廬力辭謝門人私謚爲端孝先生

劉文煥 附沈之陛

劉文煥字世英永平樂亭人父早逝事母王氏至孝妻盧氏亦孝姑疾焚香祝天誓冬着單衣者三

年疾果愈姑歿妻願廬墓文煥曰廬墓爲子事也葬母後卽廬墓所哀毀骨立每日舉土三次墳可望數里嘗鑿井墓傍汲以自爨不數尺泉水湧出人以爲孝感號其井曰孝子泉署邑篆推官沈之陛造其廬月給廩餼聞其言劬勞罔極抱蓼莪之戚乃思歸侍親後選給事中不赴任告病歸養

張登元

張登元新鄭人爲諸生有孝行隆慶五年旌表

向化

向化山東靖海衛人父上衛指揮隆慶五年署衛篆慮班軍缺數負累降級投海死化年十八因尋父屍不見沿海號泣五日亦觸海濤死是日方霽城南海潮中浮出上屍所穿沉香色布襖被水脫失忽雷雹大雨隨見化首頂父襖徐徐浮至父屍一處家人撈取歸葬焉

皇明孝友傳卷七終

明武林郭正中撰　曾孫元樸重梓

華侯

宗室通山王華侯父故哭臨至死萬曆中巡撫郭惟賢奏其孝行　恩賜表揚額名旌孝

朝侖

宗室原武王朝侖　周府下郡王也萬曆二十六年以禮部覆請旌奬孝行

王世名

王世名金華武義人父良爲族俊以爭屋毆死世名時年十七恐殘父屍不忍就理乃佯聽其輸田議和凡田所入輒易價封識俊有所餽亦佯受之雖錙銖罔不討值封識者私繪父像自像帶劍侍置寢室朝夕泣拜購一刃銘之報讐母妻不知也服闋遊庠不事舉子業惟手書忠孝格言佩之已而生子甫數月撫之謂母妻曰吾已有後可以死矣母妻亦不知所謂也一日俊飲於其鄰醉歸世名乃迎而揮其所購刃立碎其首以報讐故號於衆歸以白其母遂出其向所封識租價餽值及宿搆刃狀赴邑請死時萬曆九年正月去父死日六年于玆矣邑陳令驗其實乃曰是眞孝子不可令對獄卒別館之上其事當道委金華汪令往訊之汪曰簡若父屍有傷子未應得死世名曰吾忍痛六年始發者不忍殘父屍也以吾命抵讐命奚簡

爲遂乞放歸故里拜父辭母撫子囑妻絕吭柩前獻屍臺下汪憐之遂移文請於郡言世名宿抱父寃潛懷壯志强顏與讐同室矢志終不共天封買和之資不遺錙銖鑄報讐之刃懸之繪像就理恐殘父屍卽死慮絕親後歲序屢遷剛腸愈烈及甫生男一歲謂可從父九原遂揮刃於讐人甘挍身於法吏驗父若果有傷擅殺應從末減但世名誓不毀父屍以生惟求卽父柩而死一簡則世名且

自盡。是世名不能匡。死簡亦死也。捐生慷慨。既難卒保其身。而就義從容。是宜曲成其志。令無放歸故里。聽其自裁。當道可其議。世名遂得歸。其母迎而泣。世名曰。身。父所遺也。以父之遺爲父死。雖離母得從父矣。復何憾。謂妻曰。善事若姑。善撫若子。餘無言。見武義陳令。仍館之。囑守者曰。無令孝子死。迨汪至武義。邑人迎而直世名者千人。汪遂令舁其父棺至。世名聞之大慟。遂以頭觸地。守者持

之不得死。明日諸生翼而見汪。世名望見父棺。卽以頭觸堦石。血噴如雨。地爲之赤。諸生相持大號。陳汪二令亦不忍視。爲之泣數行下。諸生請從孝子志。汪乃舁其父棺去。遺文而弔之。世名少甦。卽求至灘。視父棺。爲一再慟。望弟扶棺登舟。久之乃返。讀所遺文曰。汪君知我哉。陳令又欲白於上。免簡其父。以全孝子志。世名曰。此非法也。非法無君。何以生爲。遂不食而死。死之日。霾霧昏慘。烈風迅雷。大雨如注。迨迎屍歸。始開霽焉。遠近莫不曰眞孝子也。

崔鑑

孝童崔鑑。燕人。年十三。父佑賈于市。性嗜酒。有魏娼善治淫聲。佑說之。遂留與居。鑑母王嫉其非類。諫止不聽。娼恨。遂日搆王。佑每被酒。輒窘辱王。箠楚之。娼益肆。如是者數月矣。一日佑出。娼以語侵王。王復之。娼怒擊王敗面。王含忿入室。撫牀涕泣。

鑑自學舍歸。王悲慟不自勝。因謂曰。吾爲娼搆。被辱萬狀。今且自引決。爾善自愛。鑑聞且泣且怒曰。母第安。志勿他也。語畢。卽潛入學舍。挾刃以歸。躡娼所在。從旁拔刃刺其左脇。深入寸許。娼墮斃。鑑以刃匿牖下。亡走數里。忽自念曰。吾殺娼而父不知。必謂母矣。吾走。母無以自明。必被逮。因復歸。未至。佑果疑王甲者。已縶王赴理。鑑至。請解王縛曰。殺人者我也。母何罪。衆不信。鑑曰。若不吾信。吾刃

尚存牖下第視果然衆乃釋王而獨以鑑馳報
詔下法司議聞司寇議曰可緩死故事減死者悉
發伍以鑑幼且情可原議併釋之劉廷尉奏曰臣
等竊見崔鑑所犯母子之情根于天性雖冒重罪
志在全母司寇議是 上曰崔鑑爲母冒辟情可
矜恤其原之鑑遂釋萬曆丙申吳桂芳董秆事壯
其志爲之作傳

尹氏四童 夢炎 夢昌 夢呂 夢友

尹氏四童歙之巖鎭人父周虎母鮑生四子長夢
炎年十六次夢昌次夢呂最少者夢友纔八歲幼
見其父竭力行孝又從勝蓮巷聞潘孝子以割股
救父交禮拜之及母產二妹成瘵將不起四子哀
號屢夕不能寐夜共臥一樓虔禱於天咸願以身
代炎與昌又步拜觀音大士乞靈於潛川紫雲巖
若聞人言母病深矣豈勺水所能救惟割股乃可
耳炎昌歸夜藏薙髮小刀二私語弟縛臂令代之
割皆曰均母也有一不割是人子耶惟友少可勿
割友不肯寐謂兄不先我割我乃號號則父母覺
皆不得割於是毅然伸臂交縛而相爲割不覺痛
凌晨炊糜投臂肉其中進母母若甘之者而父亦
不知然弱肉不堪割長與次瘠甚而少者口爲斜
父見其衣漬謂爲鼻血也偶曳少者臂畏縮而苦
之則創大潰矣詈而加笞驗之三子各有創遂不
得蔽父心憐之而佯數其罪祖母年七十五矣歔

泣而交諭之市人乃覺觀者塞於塗夢炎猶羞澁
不忍舉臂夢友含淚麾其肱俾示人灸痕蓋割後
而復爇香以籲天者也

李學梅

李學梅麻城人初爲臬司幕掾 世宗賓天詔下
諸司哭臨學梅伏亭下哭之獨哀督學顏冲宇義
之因晉署司刑功曹兄弟四人學梅嫡且長父聽
諸孽而疏薄之田宅便利者悉與諸孽故諸孽常

厚。而學梅獨奪。祖不平。欲訟諸官。學梅跪祖膝下。泣曰。弟吾手足。父鍾愛弟。即愛我。柰何以腐鼠傷父意。祖乃已。母死。學梅廬墓三年。獨棲林莽間。暑雨一簦。嚴冬一藁席。又苦貧。月拮据生理。出必返即深夜必至墓所。一夜至墓近溪滸。忽雷雨暴作。溪漲不可渡。乃持簦立溪上。望墓踊號曰。兒在此。如是者達旦。又一夜雪積數尺許。隣有張姓者。意學梅苦雪。或他之。深夜往瞯。席藁臥雪中。没不可辨。環視久之。始見雪中隱隱一髻。高張益嗟嘆。父死。亦廬墓側。如喪母。學梅少師里儒張高。高師郭慶善。善甫師王文成。其行誼。蓋有本云。

張梅

張梅。合肥人。家貧。事母韋能盡子道。萬曆六年。母肺病篤。梅嘗穢并痰。焚香告天。願以身代。母病尋愈。十一年。母復病癰。親爲吮舐。病復愈。又葬祖綏。適隆冬大雪。泣告天地。偃臥穴中。忽然晴霽。父文貴。病歿。築廬墓側。日夕悲號。三冬之時。山花徧發。人以爲孝感之祥。

貢靖國

貢靖國。字玄忠。宣城人。事父母至孝。母喪柴毀骨立。日夜爲孺子泣。不欲生。哀慕之久。彷彿覩其狀聞聆其聲。一夕父病篤。侍藥榻前。怔忡不知所計。昏瞀中恍見其母撫而慰之曰。無過慮。頃之父病漸蘇。詰朝霍然愈。人咸異之。

張英

張英。字世傑。完縣人。任大寧都司都指揮僉事。性至孝。母趙氏年七十餘。患傷寒疾。屢醫弗効。英憂甚。禱於上下。欲以身代。母疾轉劇。英供奉晝夜。衣不解帶。藥必親嘗。踰月。默禱於神。刲股煎湯調服。即愈。越數年。母患癰疽。英令妻遮其母目。吮三次。不日愈。有司上其事。旌表其門。

邊靜

邊靜字以寧慶都人任遼東廣寧衛經歷父友諒嘗得危疾靜乃嘗其糞味甜滑晝夜憂悶父病尋瘥越二年父乃卒靜晝夜哀號七日幾絕葬畢廬於墓側植以松栢時天旱少雨樹將枯槁靜朝夕竭力汲水灌溉墓傍泉忽湧出松栢得以滋茂人皆以爲孝感所致有司以聞　詔旌表其門

劉進

劉進光州人鄉薦除太平府判居喪廬墓負土成

墳致烏鵲鷗鷺馴集之異旌爲孝子陞太僕寺丞

孫經 附孫緯　褚文奎　查禴　潘茂賢

孫經海寧人父早歿與弟緯躬耕養母母有奇疾非藥餌能療但思食一物隨得隨起稍遲即劇二子竭力營辦備諸品以俟一日疾作思蝦羮二子即輟耒徧求市中不獲正躊躇忽水際浮動二子競解衣入水求之得巨蝦數尾急調羮以進母病隨已同邑褚文奎訓蒙里中以養母母病劇不能救文奎夜禱于天潛操刀刲左股爲羮以進母疾而少間查禴事繼母孝能得其懽撫訓仲弟庭韡無間潘茂賢字希聖事嫡母孝養篤至凡可悅母意者不惜盡力致之

王表

王表字孔儀嘉州人舉於鄉母老孀病不樂仕進朝夕躬侍手調甘旨母有疾兩刲股以進禱輒愈三赴禮部皆中途返其詩云未忍慈闈終日別故

將小艇幾番回母年九十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有司以聞　詔旌其家

張祥

張祥字夢麟潮縣人爲人孝友舉父遺產盡與兄姪蕩盡復以己產與之登萬曆丙子鄉薦任原武縣令

胡孟清

胡孟清字汝揚光山人萬曆丙子舉於鄉母陳氏

病。孟清旦暮侍側。衣不解帶。及卒。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己丑成進士。擢戶部主事。榷稅九江。與稅璫力諍。感憤成疴。遂不起。

劉鵰 附劉政

劉鵰。確山人。始劉政以孝行受旌。鵰其從孫也。事父母極備色養。母病。衣不解帶。焚香籲禱。母方在昏夢中。恍有告者曰。汝子孝。汝病至某日愈。後果然。六年。流寇至。鵰負病母。携弟侍父。走避山谷間。

阪跡險阻。手足凊裂。賊入城。大肆焚刼。至鵰舍。乃曰。世孝子家。勿犯。後父母繼歿。鵰哀毀骨立。目幾喪明。葬祭悉如禮。終身孺慕。化及鄉鄰。萬曆丁丑。邑令東渠以事聞。旌之。

楊黼

楊黼。太和人。素好學。讀五經。皆百遍。尤好釋典。戶絕羶味。人勸其應舉。笑曰。性命不理。而理外物乎。畢竟何用。黼以父母在堂。不欲遠離。家貧。躬耕以爲養。親甘旨。但求親悅。不願餘也。一日。聞蜀有無際大士悟道。因辭親往訪之。半途。遇一老僧。問何往。黼曰。欲訪無際。老僧曰。見無際不如見佛。曰。佛安在。曰。汝但回。遇着某色衣履者。即佛也。遂回。數日無所遇。暮夜至家。叩門。其母聞聲喜甚。即披衾倒屣出戶。乃向來老僧所言佛狀也。自此知父母是佛。不用遠慕。繇是竭力事親。註疏孝經數萬餘言。引證羣書。極談性命。編摹皆小古篆作字。硯滴

既乾。欲下取水。硯池已盈。不知其故。人以爲孝感。父母歿。爲傭以營葬。葬畢。入鷄足山。棲於羅漢壁石窟中十餘年。壽八十而逝。

徐彪

徐彪。字宏傑。浦城人。性至孝。事父母。菽水必親。善承顏色。無有違志。父疾。湯藥嘗而後進。宵衣侍臥。起不解帶者三十餘年。既終。爲孺子泣。骨瘠幾不勝。葬殮一皆如禮。廬於墓側。日夜悲號不絕聲。歸

乃刻木爲二像。謹事之。時時上食。有他出。則告而行。四時物。必薦而後敢嘗。遇忌辰。素服哭泣。兄死。遺一女。撫養如己子。既屬有貧而鬻男者。取券代贖。鄰蔡四被負而嫁其妻。爲償負而返之。盜袪篋竊貲。既獲。諭曰。若逼饑歲耳。予何忍被爾盜名。亟改行。無罹於辜。後子姓蕃。目甲第。接武。邑令書其堂曰熙德。萬曆二十二年。陳御史具奏。監坊旌表其門。

張後甲

張後甲字丁也。金陵人。官四川叅議。性孝友。髫年父病疽。泣吮其血。弱冠。母病疡。終夜籲禱。願以己身代。有鮮衣。輒解以奉兄。盡推先人遺產讓之。且代償其宿逋。親族有急。或婚葬不能舉。損貲佐其費。自奉無重綺兼味焉。

黄杰

黄杰字式彦。息縣人。萬曆間。擢庫部員外郎。母楊患疾。杰躬侍湯藥。至廢寢食。籲天求以身代。母竟不起。杰扶櫬南歸。哭不絕聲。抵里之日。僅存皮骨。遂以此成疾。終。巳奉 詔旌表。

過橋

過橋字龍濱。宗一七世孫也。少孤。事繼母至孝。所得嗣產。悉推與弟。繼母病。嘗焚香刺股。未逾年而終。萬曆間。與宗一建雙孝坊。

楊應祈

楊應祈。華亭人。父允繩。給事中。建言死于 朝。應祈刺血上書以幽卒。後子舉人忠裕。奏聞。萬曆三十三年。與妻節婦袁氏。同旌豎坊。

蔡毅中

蔡毅中。光州人。萬曆二十六年三月。巡按姚思仁奏其孝行。旌表。後官禮部侍郎。

郝烈

郝烈。邯鄲人。萬曆二十六年。以子戶部主事郝大

訃奏父列孝行旌表如例

李文詠

李文詠崑山人素性孝友父大經沂水知縣萬曆二十七年夜不戒火文詠臥室與父懸隔一牆驚號悲泣突入抱父斬以俱出而炎燎燭天棟榱盡覆橫身翼父竟不得免父子俱遭煨燼夜半火息簡撥尾礫見父剩全體子餘殘肢督學陳子貞以其事聞旌表其墓

彭洪 附彭英 彭繼榮

彭洪六合人母張氏病瘵危甚洪焚香叩天割股肉以進母服之愈壽八十有五洪子英母王氏病蠱甚劇勺水不入口英亦焚香叩天割左臂肉以進母服之愈壽八十有八英後病心氣呼聲徹管書幾殆英子繼榮仰天泣拜亦割左臂肉以進英服之隨愈南京禮部侍郎楊起元道經四合墩民舍詢知三世割股召彭英禮焉表曰世篤孝誠

郭文範 男凝之抆淚述 後學史官吳太沖填諱

附張次仲 周佩 吳都 謝紹芳

郭文範字型伯海寧人至性孝友母吳氏早喪擗踊盡禮水漿不入口者三日父臬繼娶李氏文範事養如親母孝敬備至父年六十時嘗病熱困陽道梗結楚痛徹夜號呼醫言藥劑難療須口吸而通之文範泣禱于天引氣摩噏熱旋通解父病尋愈享年七十而終姑適呂蚤寡而貧文範迎歸與繼母同居奉養三十年無倦色弟文德父極鍾愛

文範善承父志凡美田宅良婢僕悉推與弟自擇取瘠薄癃弱者及弟破產還復賑給諸逋負五十萬緡悉鬻產代償之閭里欽其行誼萬曆間御史胡繼升巡撫高舉督學周延光邑令陳揚明吳煥並加旌異同邑孝廉張次仲字元岵母密氏疾劇次仲年十六刲臂肉和藥療之愈同邑周佩吳都俱割股療親疾有司旌之又邑令謝紹芳毗寧人父朝佐官御史母性嚴急紹芳愈孝謹妻失母歡

何孝子

何孝子蕭山人爲父報仇挺身赴法人稱其孝。

董孝子

董孝子湖州人逸其名親疾篤醫藥不愈孝子焚禱于天㩦刃剖胸横割之不能得復直剖之取肝一片烹以進親疾尋愈萬曆丁巳御史胡繼升特加旌表

郭金科

郭金科錢塘人天性至孝萬曆甲寅夜火焚其廬金科年十五已脫於火不見母遂慟哭欲入火救母鄰人牽𢹂止之不能得遂投身而入烟燄障塞竟焚死明晨出其屍煨燼中子母相抱不解椎劚使者楊師孔勒碑題曰郭孝童里御史聞之命葬之孤山表曰郭孝童墓

鮑邦志

鮑邦志旌德人父景晃母汪余男六邦志居四勤藝給親而自持齋體無完衣萬曆辛亥邦志年十九母患痢半載邦志晝夜號泣割股調羹以進母病旋愈越二年父故事母彌篤丁巳夏仲母患心痛幾殆邦志多方問醫每夕遍告諸神請以身代一日從冶工鑄小刀磨礪極銳借宿本里張睢陽廟僧詰何因邦志詒之曰母病祈夢於神耳僧信之掩梵扉臥漏下二鼓度僧已熟睡遂向神虔禱取刀置案上其刀忽躍起邦志謂神啓我也迺於

胸坎下割一寸許伸指內探無物再割劃然有聲踴出一肉以刀截之昏暈仆地恍見有峨冠緋服者用柳葉水洗之安置其臟腑而去邦志甦自以楮封刀口用舊布裹之就僧借鍋烹復炙乾爲末歸作羹進母母啖之立瘳邦志初囑僧毋泄久之僧員壽露其事覩者肩摩於道邦志羞澁不與人見對親識惟俛首而已族父老諸生舉於邑請旌之令李允任簿柴紹煇司理虞廷陛徽寧道林茂

槪各贈金爲之娶婦

青芝寺沙彌

青芝寺沙彌福清人佚其名性朴鈍止知扣木魚念彌陀佛數聲而已母疾沙彌割肝救母都不覺痛已乃微痛割下肝狀大可一指色如猪肝而龕作羹以進母疾遂愈董崇相至寺詢驗親見其胸坎一疤如稚兒掌嗟異久之因紀其事

吳市丐兒

吳市丐兒逸其名行乞吳市中吳門有貴人月夜道橋上聽其下有歌唱聲下覘之則丐子也坐一老嫗塊上以所丐得酒捧釜跪進唱歌以侑貴人訝詰之丐子驚嗟曰儂婆人聊爲阿母歡貴人嗟良久歸明日轉相語稱異焉後時時人窺之見所娛其母者多類是自此諸貴人每宴輒置餘豆間曰以待孝乞兒也

長興孝子

長興孝子逸其名事母有至性其舊業俱以養母故至衰落僅餘屋數椽其從父贏於貲一日飲諸媚呼孝子侍媚多豪貴人僎且腆其孝子未及舉即私念曰令何緣得致我母前耶時時目左右盼每何賓所不顧急摘諸什脆品裹紙納袖中未見一再御即御若未嘗旨焉紙盡而袂已盈盈矣縮縮逡巡席間復私念曰令何緣客罷即致我母前耶會席闌酒酣主人出金卮酒貴客貴客不勝酒

以卮置棧簷間覆以瓦先間歸俄侍者報亡其卮衆客欲自明約曰請急扃戶令人人袒簡之必得乃已孝子兩手捫袖中至羞澁也弇卒不得計即謬曰孫我詰出之則曰匪他所矣至後再詰之則又謬曰求諸所不得或爲他人乘也奈何然當卒償之耳詰朝從父責所償孝子願鬻其屋且曰幸稍寬我俾先儎屋奉母居令無訝也不爾懼傷母氏心從父雖嗔恚聽其語取道母氏已默默心動

矣無何貴客憶前卮乃折簡主人語以故且曰昨蒼黃歸未有以也將無枉君家僕耶主人如言簡之得急呼孝子至孝子猶謬對如初從父曰癡兒吾業已得卮知非若矣顧若何苦自誣負不韙名孝子始吐實淚淋漓下曰某苦不能勉奉母氏懼而兒女態若此北諸貴客在設令把吾袖將大詬我且重爲叔父羞故寧爾爾從父大感悟曰若欲孝乃力不能我即贏餘兩豚犬兒能似爾萬分一

不耶乃召前坐上客遍語之曰是子如是如是忍與吾兒二視哉卒三分其產令得終奉母氏焉

附記海寧孝廉張次仲字元岵母甯氏疾劇次仲年十六刲臂肉和藥療之愈同邑周佩吳都俱刲股療親疾有司旌之又謝紹芳歸寧人妻失母歡紹芳即欲去其妻後鄉薦爲海寧令妻不之任獨迎母侍養焉又沂州許孔申親歿廬墓縉紳多爲詩文美之（已上俱生存故不立傳附記於此）

附　蝶柳子傳　　仁和黃汝亨撰

寓庸子曰余萬曆丁未始獲交於海寧郭型伯崇型伯爲慕陳仲弓爲人故以文範自名其人質直而敦偉秉性孝友母吳氏早喪型伯躃踊盡禮水漿不入口三日父宗憲公泉繼娶李氏型伯事養如親母孝敬備至父年六十時嘗病熱困陽脈梗結徧體痛楚呼號徹宵晝醫言藥劑難療型伯泣禱於天引氣摩喻熱旋通解父病尋愈享年七十

而終姑適呂早寡貧不自贍型伯迎歸與繼母同居奉養三十年無倦色弟文德父極鍾愛型伯善承父志凡美田宅良婢僕悉推與弟自擇取瘠薄瘠弱者及弟破產還復賑給諸逋負五十萬緡悉鬻已產代償之族子承玄身爲僕隸型伯爲償身值贖歸宗外父湯公奉恭十五年死爲殯葬有翁大使翁煌虧糧坐法鬻女爲妾型伯贖還其女并資給以歸金陵陳郊衣食之五年及死曰於我殯

原缺二十三葉

蝶栩子贊　　仁和黃汝亨撰

君家之先眞有異傳子玄之玄畀純之儒逸姿妙解不食火烟惟蝶栩子亦復翩翩惟酒惟史非儒非禪少篤醇行晚葬眞筌慕陶徵士自志其阡抱膝何吟吟逍遥篇莊周吾師神超道潛我覽斯圖爲之爽然

蝶栩翁抱膝吟贊　　同邑許令典撰

小兒物化有托斯傳人生大夢夢卽是儒滕王盤薄羅浮絕烟康伊求友漆園與翩海濱逸叟非禪似禪托物適志得魚忘筌市囂不入抱膝東阡陽春餘韻郢架遺篇振起鳳子力闡幽潛垂[illegible]展栩栩胡然

蝶栩子孝友行畧　　後學陳鼎新[illegible]

先生諱文範字型伯海寧人性孝友母吳早喪躃踊盡禮水漿不入口者三日父臬繼娶李氏文範事養如親母孝敬備至父年六十時嘗病熱困陽脈梗結偏體痛楚號呼徹宵晝醫言藥劑難療範泣禱于天引氣摩喻熱旋通解父病尋愈享年七十而終姑適呂爲寡而貧文範迎歸與繼母同居奉養三十年無倦色弟文德父極鍾愛文範善承父志凡美田宅良婢僕悉推與弟自擇取瘠薄羸弱者及弟破產還復賑給諸逋負五十萬緡悉嚮產代償之閭里欽其行誼萬曆間御史胡繼升巡撫高舉督學周延光邑令陳揚明吳煥並加旌異

明孝友傳卷八終

明孝友傳八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郭凝之撰此書採摭明代之事以續所作孝友傳上自士大夫下迄沙彌乞丐人各爲傳共四百二十九人